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八〇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2015/1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八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八〇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句讀釋義十九卷(存卷十二至卷十九)

〔清〕范凝鼎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述善堂刻本

..... 一

四書講義尊聞錄二十卷(一)

〔清〕戴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六年至七年懷新堂刻本

..... 四〇八

四書句讀釋義十九卷(存)

卷十二至卷十九)

〔清〕范凝鼎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述善

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句讀

釋義十九卷》提要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邦國也。受業于思之門人。云王劭以人為行宅而趙

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過

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

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

又曰王者之述想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

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

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

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

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

孟子源序

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

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

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

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

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

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

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

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

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

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

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

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楊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會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

孟子原序

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會子也。觀其下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

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

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

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

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

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

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

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

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

孟子原序

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其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

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

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于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

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

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釋〕語類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仔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貫通。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

孟子原序 四 述善堂 藏板

孟子段段有箇致命處。看得這般處。方有精神。讀孟子非徒看他義理。熟讀之。使曉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脉通貫。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閑人。若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

四書句讀釋義卷之十二

古楊師岡范凝鼎手錄 門人箕陽劉光晉謹鐫

孟子上

梁惠王章句上

〔註〕凡七章

孟子 見梁惠王 句

〔註〕梁惠王。魏侯替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釋〕或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曰。不見諸

孟子 卷十二

述善堂 藏板

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獨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爾。故史記以爲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

王曰 叟 不遠千里而來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句

〔註〕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釋〕西山真氏曰。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

已故惠王利國之問。發於見賢之初。

孟子對曰。王頓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句

註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釋精義明道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或問仁義

之說。奈何曰。程子至矣。而予於論語之首篇。論之亦詳矣。曰。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

孟子梁惠王卷十

述善堂藏板

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

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

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

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

歸。而信亦無不在也。曰。然則其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

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

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

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

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然則其必為體用而不可混者。

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

以為用也。是豈可以混而無別哉。然又有一說焉。以其

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

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

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焉。程子之

言。蓋特舉其一爾。曰。義以制事而言。則固外矣。而程子

非之。奈何曰。義之為用。則固施於外矣。若其施者。則又

安得而外之乎。此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內外之別。

學者所宜明辨而熟察之也。語類事之宜。雖若在外。

孟子梁惠王卷十

述善堂藏板

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附論語單言仁。包義禮智

信。孟子兼言仁義。包禮智信。蓋皆舉性之全體而言也。

論語罕言利。孟子不言利。皆不欲人計利以害義。所以

去人心而存道心也。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

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

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

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不廢於豎反。

〔註〕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釋〕附利之端。自王啟之。害之實。亦是王受之。本欲求利。而反得害。則利之不必言可知。單言義。而仁在其中。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四

述善堂 藏板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註〕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釋〕或問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

之閒。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為是為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為是為言。則人之為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此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附仁義自王始。包大夫士庶人在內。蓋正與上王曰三句相反。不遺親後君。切在下者說。與上千乘百乘殺奪相反。仁義有利無害。此仁義所以當言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五

述善堂 藏板

〔註〕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

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釋或問太史公之歎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爾。使其誠知孟子之學也。則豈其崇勢利。羞賤貧。而不自知其非耶。○語類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着。才說義乃所以為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纔於為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為義時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為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孟子大綱都剖析得分明。如說義利等處。如答宋牼處。見得事只有箇是非。不通去說利害。看來惟是孟子說得斬釘截鐵。○新安陳氏曰。孟子一書。以過人欲存天理為主。何必曰利。過人欲也。亦有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可以此六字該貫章旨者。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六

述善堂藏板

孟子 見梁惠王 王 立於沼上 顧鴻鴈麋鹿 曰

賢者 亦樂此乎 洛篇內同

註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釋 楊龜山云。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則是曰字當連上也。○附此字單指所顧說。孟子下兩節。則兼所立所顧並言之也。

孟子對曰 賢者 而後樂此 不賢者 雖有此 不樂也

註 此一章之大指。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七 述善堂藏板

釋 附後樂不樂內。俱有一能字在。觀下兩節自分明。惠王但問樂不樂。孟子則推進一層。與之言不能。所以戒其獨樂。引之與民偕樂也。是危言。非婉言。昔人謂不拂其欲者。恐非孟子告王之本意。

詩云 經始靈臺 經之營之 庶民攻之 不日成之

句 經始 勿亟 庶民子來 王 在靈囿 麋鹿攸伏

句 鹿濯濯 白鳥鶴鶴 王 在靈沼 於 物魚躍

句 文王 以民力為臺為沼 而民歡樂之 謂其臺曰

靈臺 謂其沼曰 靈沼 樂其有麋鹿魚鼈 古之

人與民借樂故能樂也詩作鷺戶角反於音鳥

註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

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

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

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牝鹿

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

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

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

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孟子梁惠王卷十二述善堂藏板

釋蒙引古之人與民借樂是說平日有恩惠及人治岐

之政是也。衛絳山曰詩辭全是民樂文王之所有經

始靈臺六句。即而民歡樂之曰靈臺靈沼。即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也。王在靈臺六句。即樂其有麋鹿

魚鼈。孟子從詩中涵泳而出一語。道其所由然曰古之

人與民借樂。故能樂也。賢者而後樂此之旨分曉矣。

附能樂者。能保有其樂。非謂文王真必以此為樂也。

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

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去聲女音汝

註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

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

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爾。民怨其虐。故因其自

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

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

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釋南軒張氏曰。民一也。得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

其心。則害喪而欲君之亡。究其本。則由夫順天理與狗

私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退人

孟子梁惠王卷十二述善堂藏板

欲矣。常懷與民借樂之心。則足以擴天理矣。附此因

言樂而引之以借樂於民。孟子之切於救民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

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

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註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

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釋蒙引何也二字。歸罪歲凶。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

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

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

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

多於鄰國也。句。好去。聲。填。音。田。

註。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

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

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

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十 述善堂 藏板

釋。存疑戰以勝敵為上。走之遠近弗計也。猶治以王道

為上。小惠之能行與否。弗計也。行小惠不可望民加多。

欲民加多。惟在行王道爾。故下二節遂言王道。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

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

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

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

始也。句。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

註。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

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

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

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

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

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

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

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

王道之始。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十 述善堂 藏板

釋。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

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

入之。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

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王府。頒其餘於萬民。註。厲。遮列

也。物為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

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禮記王制。獺祭

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

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雲峰胡氏曰。澤梁無

禁者。不禁民之取。愛民之仁也。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

以時取。愛物之仁也。蒙引田以講武。則四時皆可伺

農隙以役民故春有蒐夏有苗秋有獮冬有狩凡有興作則決須至冬也興作興徒作事也○慶源輔氏曰養生送死乃人世之始終於是二者皆有以濟之則人世之始終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為王道之始也○附喪死註作送死○法制未備者有法制但未全備爾

五畝之宅讀樹之以桑句五十者讀可以衣帛矣句雞豚

狗彘之畜讀無失其時句七十者讀可以食肉矣句百畝

之田讀勿奪其時句數口之家讀可以無飢矣句謹庠序

孟子梁惠王卷十二述善堂藏板主

之教句申之以孝悌之義句頒白者讀不負戴於道路矣

七十者讀衣帛食肉讀黎民讀不飢不寒讀然而不王

者讀未之有也句○衣去聲畜勅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而言曰王則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去聲後皆做此

註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

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

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

時如孟春犧牲母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

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

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

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斑同老人

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

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

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

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

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

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

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孟子梁惠王卷十二述善堂藏板主

釋或問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曰老者然後衣帛食

肉何也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

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

食之矣先王制度之節始於畧而終於詳大率如此曰

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品節

之意所以教民尊長敬老而節用勤生也若其意則豈

不欲少者之皆衣帛而食肉哉顧其財有不贍則老者

或反不得其所當得爾賈誼有言古之治天下者至纖

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亦此意也曰謹庠序以申孝悌之

義徐氏之說奈何。徐氏曰：老者衣帛食肉，而少者不與。則民固已知尊長養老之義矣。蓋方其養之，而教固已行其間。然猶以為未也。故為之庠序以申之，而致其詳焉。曰：孟子之意未必然。然其為說亦密矣。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為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百畝當今之

孟子

卷十二

古

述善堂藏板

四十一畝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洫封植之界也。東陽許氏曰：庠序之教，教以人倫，於其常教之中，又以孝悌二者重明之，而篤之尤力也。蒙引：豚，小豕也。彘，豕也。狗有三，守狗、獵狗、養狗。此是指養狗也。存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內含教民意。雙峰饒氏曰：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有法制無品節，則泛而不足用；有品節無法制，則於何處取用。附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兼教養在內。

狗彘

食人食

而不知檢

塗

有餓莩

而不知發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句。平表。

反刺七亦反。

註：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

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

孟子

卷十二

五

述善堂藏板

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釋

精義

伊川曰

孔子之時

諸侯甚強

然皆周所封建

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

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語類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爲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新安陳氏曰。天命之改未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六

述善堂藏板

改驗之人。心而已。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達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溫公李泰伯尚不達此。而非孟子固哉。讀者不可不勘破此義。

梁惠王曰

寡人

願安承教

註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

殺人以梃與刃

有以異乎

曰無以

異也

徒頂反

註梃杖也

以刃與政

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註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釋新安陳氏曰。政謂虐政。梃刃殺人。承上章歲兵之意而敷演之。

曰庖

有肥肉

廐

有肥馬

民

有飢色

野

有餓莩

此率獸而食人也

註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饑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七

述善堂藏板

釋新安陳氏曰。此因前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莩之意。而究言之。卽以虐政殺人也。

獸相食

且人惡之

爲民父母行政

不免於率獸而

食人

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註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釋衆引獸相食一節。言人君以子民之責。而反爲殘民之事。作備一節。又痛言民之不可殘也。

仲尼曰

始作俑者

其無後乎

爲其象人而用之也

如之何

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勇爲去聲

〔註〕偏、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偏，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偏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饑而死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卒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于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釋〕新安陳氏曰：以率獸食人，箴其昏迷之錮習，遏人欲也。以為民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擴天理也。○附虐政除而後仁政可行。孟子教惠王對症之藥也。

孟子梁惠王卷十二述善堂藏板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

如之何，則可。比必二反，酒與洗同。

〔註〕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

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釋〕慶源輔氏曰：惠王之志，疑若剛勇而有為者。然細考之史，則其敗於三國，皆非義舉也。徒以爭城爭地，不失之貪，則失之繆。事既如此，猶不知所以自反，乃於見賢之際，歷叙其喪敗，而欲為死者一洗之。此正如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者所為。爾豈有君人之度，而知所謂大勇之理哉。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句

〔註〕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釋〕蒙引地方方字，與方寸方丈之義同。○附行仁政，是所以可王之實事。下節指出策勵惠王。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

〔註〕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

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釋〕慶源輔氏曰。仁政在於養民而已。省刑罰。則民不至無所措其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至有所關於衣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二者。

下面數句。則又其效驗也。○附刑罰二句。非仁政之全。所謂救急之政是也。暇日。正是刑賦所寬之日。暇日修孝悌忠信。對不暇治禮義看。蓋刑賦未寬。上雖教民修民自不暇修。此則言民暇於修爾。至所以修之道。雖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三

述善堂 藏板

不能無借於上之教。但此處不重上教。但言民暇及於此爾。單言壯者。注下撻秦楚言也。入以二句。猶首章不

遺親後君之意。畧抑揚重下句。起下撻秦楚也。○省薄只是各得其平。可使云者。言民樂於效死也。○此節言在我有必勝之理。下二節言在彼有必敗之勢。合看乃

盡可撻之義。○施仁政全不為報讐起見。但志在救民爾。

彼 頓 奪其民時 句 使不得耕耨 讀 以養其父母 句 父母凍

餓 句 兄弟妻子離散 句 去聲

〔註〕彼。謂敵國也。

彼 陷溺其民 句 王 頓 往而征之 句 夫誰與王敵 句 夫

〔註〕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 仁者無敵 句 王 頓 請勿疑 句

〔註〕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三

述善堂 藏板

本意

〔釋〕新安陳氏曰。逞忿報怨。私欲也。行仁救民。公理也。行仁則自無敵。不得已而用兵。亦正之之征也。不行仁而惟報私怨。忿爭而已矣。豈惟怨不可報。敗亡當必由之。此章亦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 頓 見梁襄王 句

〔註〕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 頓 語人曰 句 望之 讀 不似人君 句 就之 讀 而不見所畏

焉 句 卒然問曰 句 天下惡乎定 句 吾對曰 句 定于一 句 去

聲卒七沒
反惡平聲

〔註〕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釋〕或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而譏之然則必以勢位自高而厲威嚴以待物耶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曰言之急遽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一

圭

述善堂藏板

亦何譏耶曰良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舉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論言其君之失如此何耶曰聖賢之分固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為之賓師其地又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復久於梁耶

孰能一之句

〔註〕王問也

對曰句 不嗜殺人者 孰能一之句

〔註〕嗜其也

孰能與之句

〔註〕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句 天下莫不與也 王 知夫苗乎 七八月之間

旱 則苗稿矣 天 油然作雲 沛然下雨 則苗

淳然興之矣 其如是 孰能禦之 今夫天下之人牧

未有不嗜殺人者也 如有不嗜殺人者 則天下之

民 皆引領而望之矣 誠如是也 民歸之 由水之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一

圭

述善堂藏板

就下 讀 沛然誰能禦之 句○大音扶淳音勃由當 作猶古字借用後多倣此

〔註〕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淳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

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

○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

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

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

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

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

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

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釋覺軒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毋此言萬世人牧之龜鑑也。慶源輔氏曰。不嗜殺之對。以見理勢之當。然非有為而為之者也。蓋人君之心。誠能不嗜殺人。則舉天下皆在我仁愛之中。又孰有渙散乖戾而不一歸於我哉。固非以不嗜殺人為一天下之具也。○茅引不嗜殺人者能一。此亦觀其時何如。在戰國時。決然如此。湯武若不遇桀紂。終身只是諸侯。故周公不有天下。是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三

述善堂藏板

以孟子以五六月之旱。苗得雨為喻。而上章言百里可王。亦必以彼奪其民時者為言。斷斷乎其然矣。○附孰能與之。疑有禦之者也。此誰能禦之。所以莫不與也。

齊宣王問曰

句齊桓晉文之事

句可得聞乎

註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

句仲尼之徒

讀無道桓文之事者

句是以後世

無傳焉

句臣未之聞也

讀無以則王乎

註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

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釋精義明道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

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

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

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

而已。或問王霸之辨。曰。古之聖人。致誠心以順天理

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後之君子。能行其道。則不必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三

述善堂藏板

有其位。而固已有其德矣。故用之則為王者之佐。伊尹太公是也。不用則為王者之學。孔孟是也。若夫齊桓晉文。則假仁義以濟私欲而已。設使僥倖於一時。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則固霸者之道也。故漢宣帝自言漢家雜用王霸。其自知也明矣。遂以為制度之當。然而斥儒者為不可用。則其見之謬爾。○語類無道桓文之事。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

曰句德何如讀則可以王矣句曰句保民讀而王莫之能句

註保愛護也。

釋慶源輔氏曰保如保赤子之保。新安陳氏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一句為此章之綱領。

曰句若寡人者讀可以保民乎哉句曰句可句曰句何由

知吾可也句曰句臣聞之胡齏曰句王讀坐於堂上句有

牽牛而過堂下者句王見之句曰句牛何之句對曰句將

以饗鐘句王曰句舍之句吾讀不忍其觳觫讀若讀無罪

孟子梁惠王卷十二 美述善堂藏板

而就死地句對曰句然則廢釁鐘與句曰句何可廢也句

以羊易之句不識有諸句○釁音核合上聲釁音斛釁音速與平聲

註胡齏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觥

郤也。觥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齏之語而問王不知

果有此事否。

釋附此見牛觥觶之心。即見孺子入井之心也。但王不

自知爾。故下文教他察識。

曰句有之句曰句是心讀足以王矣句百姓讀皆以王為

愛也句臣讀固知王之不忍也句

註王見牛之觥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釋或問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微矣。而孟子遽以是

心為足以王者。何也。曰不忍者。心之發而仁者。天地生

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是心之存。則其於親

也。必知所以親之。於民也。必知所以仁之。於物也。必知

所以愛之矣。然人或蔽於物欲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

故其所發有不然者。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則終不可

孟子梁惠王卷十二 美述善堂藏板

得而亡也。故閉而值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見焉。

若齊王之與兵結怨。而急於戰伐之功。則其所蔽為不

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

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眾。而仁覆天下。亦即

是心以推之而已。豈自外至哉。王既不能自知。而反以

桓文為問。則孟子安得不指此而開示之耶。然戰國之

時。舉世沒於功利。而不知仁義之固有。齊之百姓。又未

見王之所以及民之功。是以疑其貪一牛之利。非孟子

得其本心之正。而有以通天下之志。盡人物之情。亦孰

知此為本心之發。而足以王於天下哉。真氏云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蒙引是心足以王。不是愛一牛便足以王天下。為有此心在擴而充之。則可以王天下矣。擴充之實。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云云。附此處先要王察識。而得其不忍之本心也。若不先識得此不忍之心。為仁心之發見。則擴充之功。從何處用得。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夫 述善堂 藏板

註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釋精言誠有百姓者。是說我實有可議之迹。不是說百姓有議我之言也。體註只把孟子所述不忍觶觶二句。依樣葫蘆答去。只求解脫個愛字。全不能自道這個不忍之心出來。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註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釋附上節吾何愛以下。欲自解脫於百姓謂愛之言。至此何心以下。卒無以自解脫於百姓謂愛之言。總由不能反求而得其不忍之本心故也。我非愛財。可以自解。而易之以羊。則迹似愛。卒無以自解。故宜乎百姓之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夫 述善堂 藏板

謂愛也。不忍牛之心。是當日仁心偶然流露處。王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故至今不能察識。觀此節隱其無罪其字。及註中牛羊皆無罪。則上節無罪而就死地。宜即指牛說。蓋言其若本無宜死之罪。不得已而就於死地者。夫有罪無罪。牛豈有知。但言其觶觶之狀。有似於此爾。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固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鬻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辛

述善堂藏板

原其稟氣賦形之所自而察其悅生惡死之大情則亦未始不與人同也故君子嘗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嘗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蓋本心之發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為而為之也曰然則曷為不若浮屠之止殺而撒肉也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本同一理而稟氣有異焉稟其清明純粹則為人稟其昏濁偏駁則為物故人之與人自為同類而物莫得以班焉乃天理人心之自然非有所造作而故為是等差也故君子之於民則仁之雖其有罪猶不得已然後斷以義而殺之於物則愛

之而已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不身勦不暴殄而既足以盡於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人物異等仁義不偏此先王之道所以為正非異端之比也彼浮屠之於物則固仁之過矣而於其親乃反恣然其無情也其錯亂顛倒乃如此而又何足法哉曰器成而豐之禮也今以小不忍而易以次牲可乎曰鬻鐘禮之小者失之未足以病夫大體而不忍之心仁之端也由是充之則仁有不可勝用者其大小輕重之際蓋有分矣孟子所以急於此而緩於彼豈無意哉曰所謂見牛未見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辛

述善堂藏板

羊者豈必見之而後有是心耶曰心體渾然無內外動靜始終之閒未見之時此心固自若也但未感而無自以發之爾然齊王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又正合乎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為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且觀齊王聞孟子之言而心復有感戚焉則此心之未嘗亡而感之無不應者又可見矣曰有以齊王愛牛之說明學者求仁之事者曰此心之發在人不同能察識存養而擴充之則可以至於仁矣曰此心之發固當密察存養而擴充之矣然其明暗通塞之

幾乃存乎平日所以涵養之厚薄。若曰必待其發見之已然。而後始用力焉。則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學者為無所用力。可乎。語類術字本非不好底事。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着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覺鐘事大似住不得。只得以前不見者而易之。乃是他就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過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過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附牛鐘要兩全。全牛所以全仁也。然使所以全鐘。或有害於仁。則牛雖全而仁終有未全處。不可謂仁術。惟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則牛鐘兩全。而於仁亦無所害。乃為善全其仁之巧術也。牛羊本無擇。所擇在見不見爾。見則仁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則仁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可謂仁術。設見羊未見牛。則以牛易羊。亦可謂之仁術矣。未發曰理。已發曰心。理性也。心情也。情隨見而發。故全牛所以全仁。性無見未形。故不全羊無害於仁。以羊易牛。於覺鐘未為合宜。於仁心却自無妨。庖廚

孟子

卷十二

三

述善堂藏板

者有見有聞之地。又別無可以曲全之法。惟遠之。則有以預養其見聞之心。而此心得以常流行無阻矣。是於用之以禮之時。而仍不失其不忍之心也。故曰廣為仁之術也。上文愛不愛。特就牛羊較論。此節直說到心體感通處。故動王戚戚之心也。指出仁字。使知不忍之為仁心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

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孟子

卷十二

三

述善堂藏板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註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釋條辨前日之心。今復戚戚。則知不忍之發。不生於覺鐘之牛。而生於惻隱之良心也。故曰此心不從外得。其謂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者。以不能由惻隱之一端。而知卽吾仁之全體。而吾仁之全體。又必由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行之有序也。附王猶未知不忍牛之

心。卽保民之心。故有所以合於王之間。下文孟子遂言能愛物。自能仁民。見二者只是一心。而推之更必自親親如爾。

曰。有後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

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

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

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

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

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述善堂 藏板

為去 聲

註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

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

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

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

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

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

不能也。但自不肯為爾。

釋精言此心何以合於王。是看得保民而王甚難。此與

下節只言其易爾。

曰。不為者。輿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

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

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

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註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

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

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述善堂 藏板

釋蔡氏曰。此節只完得不為也。非不能也。二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

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

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

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

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註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

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

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釋或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天下可運於掌。何也。曰。天地之間。人物之眾。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已可以及人。以其分殊。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美

述善堂藏板

故立愛自親始。為天下者。誠能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親疎遠邇。無一物不得其所焉。其治豈不易哉。○雙峰饒氏曰。因愛牛之心。說到此。欲其因愛物之心。反而見得仁民。因愛人之心。反而見得親親。又因親親推而至於仁民。由仁民推而至於愛物。運於掌。言其近而易。天下雖大。只由一家老老幼幼推去。又何難且遠之有。運於掌。與視諸掌不同。運屬行。視屬知。那箇是易知。這箇是易行。○西山真氏曰。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直

王之不善推也。○雲峰胡氏曰。此章大要只二句。欲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蒙引引詩重在序上。解詩就揭一心字出。以應前是心字。是心也。所以老幼吾老幼者此也。所以及人之老幼者亦此也。如此則天下可運於掌。是心足以王矣。此之謂也。

權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句○度之之度待浴反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美

述善堂藏板

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釋語類問本然之權度。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仔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又却忍為之。

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又曰亦是察之未精。問物皆然。心為甚。曰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心之輕重長短之差難見。物之差無害。心之差有害。故曰心為甚。又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差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以本然之權度度心。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黃際飛曰。權字度字是死字。所謂本然之權度也。然此死字。却作活字用。故兩曰。然後知。惟其以權權之。以度度之。然後知之也。度之度字。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述善堂 藏板

是本活字。兼權度在內。存疑王請度之者為齊王愛物之心重且長。仁民之心輕且短。請王度民之與物孰重孰輕。孰長孰短也。附此心即不忍之仁心。其本然之權度。則仁中之義。所謂心之制。事之宜也。物有輕重長短之形。心之應物亦有輕重長短之理。物無權度則昧其形。心無權度則差其理。昧形之害小。差理之害大。故心為甚。宜王雖有不忍之心。而少本然之權度。故仁民愛物。輕重長短失宜。孟子請王用本然之權度。以度此不忍之心。正欲王審於用恩之全理。使親親仁民愛

物各有序而不失其宜也。古人之善推所為。正以有此本然之權度也。此緊接上恩及禽獸二句。言王之待民物失輕重長短之序而不自知。由其心失本然之權度也。故請王度而知之。則自無此失矣。度之者。察之精也。然非心存不能察。

抑王頓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

與平聲 與

註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述善堂 藏板

之所快。有甚於殺穀觶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釋附此教王自度興兵構怨之快。心與否。所以挑動其不忍於民之仁心也。蓋興兵構怨。原非可快之事。王平日為之。不復自返於心。故功不至百姓。此教他以本然之權度度之。則自知此事之不忍而不可為矣。以三事與前殺穀觶之牛對看。以快心與前不忍二字對看。上節度字兼民物。此則專度三事。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註〕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
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
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釋〕附不快於是。卽不忍於牛之心也。以大欲誘而必爲
之。則與舍敵敵之牛異矣。蓋無所誘而不忍者。良心之
發有所誘而忍爲者。私欲之蔽也。王心蔽於大欲。正其
所以功不至於百姓之故也。前兩獨何與。至此方說明。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曰。
爲肥耳。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罕 述善堂 藏板

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
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
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

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
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抑爲豈爲不爲之
爲皆去聲。便令皆平。
聲僻與同。朝音潮。

〔註〕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
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
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釋〕新安陳氏曰。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便欲聞桓文
霸圖事。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
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
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

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
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
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
句。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罕 述善堂 藏板

〔註〕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
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
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釋〕附大欲不可得。則興兵構怨。徒有殺人之慘。爾王之
蔽。獨至此。亦可少開矣。自胡亂至此。借不忍牛發端。
層層引入。總是因其所明。通其所蔽。要王先存得不忍
人之心也。下文乃教以行不忍人之政。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

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

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

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句。朝音潮。音古。愬與訴同。

註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

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

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

章意同。

釋附王道以得人心為本。得人心以仁政為本。果發政

施仁使天下人人皆歸心則保民而王莫之能禦。王之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望 述善堂

大欲不求而至矣。此孰能禦之與。前莫之能禦。應。發

政施仁舉心加彼也。老老幼幼推恩有序而功至於百

姓也。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該甚廣。所及

無窮。故近者被其澤而悅。遠者聞其風而來。大小彊弱

又何足論哉。此反本之實也。末節制產又發政施仁之

本。欲雖在人所以使之欲則各有實政在。故使字緊

貼政說。不徒侈陳效驗也。政字統冒使以下分疏。見政

之無所不及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

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註惛與昏同。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

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

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

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與併同。焉於度反。

註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

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

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望 述善堂

釋慶源輔氏曰。恒產常生之業。則下文所言五畝之宅

百畝之田是也。恒心常有之善心。則下文所言善與禮

義是也。善禮義之總名。附此合下二節。先反覆發明

制產為本之理。後乃教王反本制產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

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

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六反。下同。

註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

妻子句樂歲願終身苦句凶年願不免於死亡句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句奚暇治禮義哉句
義者去聲 後皆倣此
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

註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願欲行之句則盍反其本矣句

註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釋附此本字。在前反本內。乃本中之本也。

五畝之宅讀樹之以桑句五十者讀可以衣帛矣句雞豚

狗彘之畜讀無失其時句七十者讀可以食肉矣句百畝

之田讀勿奪其時句八口之家讀可以無飢矣句謹庠序

之教句申之以孝悌之義句頒白者讀不負戴於道路矣

老者讀衣帛食肉讀黎民讀不飢不寒讀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句
見前章

註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

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

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

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

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

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釋附此老老幼幼推恩之實事。乃發政施仁之本。即保

民而王之本也。此王字正應章首王字。此章前教以

存不忍人之心。後教以行不忍人之政。皆天理也。霸國

全是人欲。孟子黜霸崇王。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聖 述善堂 藏板

梁惠王章句下

註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

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如何孟子曰王之好

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句。見於之見音現下同謂夫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註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釋蒙引王之好樂甚二句通篇之意已具而暴不能再

問也故他日見於王云云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

孟子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註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的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註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釋蒙引言但好樂之甚則齊其庶幾不必計樂之今古也范氏曰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爾得孟子之旨矣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與人樂孰樂

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與衆樂孰樂

曰不若與衆句。問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註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句。爲去聲

註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

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註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愛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釋新安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

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

孟子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註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愛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釋新安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

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

孟子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註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愛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釋新安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

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句吾王頓庶幾無疾病與句

何以能鼓樂也句今王頓田獵於此句百姓聞王車馬之

音句見羽旌之美句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句吾王

庶幾無疾病與句何以能田獵也句此無他句與民同

樂也頓句病與之與平頓聲同樂之樂音洛

註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釋語類孟子開道時君故曰今之樂由古之樂至於喜音

姓聞樂音欣欣有喜色處則關閉得甚密如好色好貨

亦此類也。巖峰饒氏曰庶幾無疾病民惟恐君不安

樂有愛之欲其生之意。蒙引蓋其心原有憂樂之異

故聞王之樂而憂樂之容亦隨之。惟恐其有疾病見

其能鼓樂而喜也。

今王頓與百姓同樂讀則王矣句

註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

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

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

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由古樂其

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

異爾。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

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

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

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

孟子告齊王以此始正其本而已。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樂

述善堂 藏板

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爾。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始正其本而已。

釋或問首章范楊之說不同何也曰非不同也范氏以

孟子之言為救時之急務而楊氏亦以為姑正其本則

其意固皆以為使孟子得政於齊則夫所謂世俗之樂

者必將以漸而去之矣。但二公之說皆有所未竟故使

人不能無疑。然從范氏之說而失之不過為失孟子之

微意而未害乎為邦之正道。從楊氏之說而失之則是

古樂終不必復。今樂終不必廢。而於孟子之意為邦之

道將兩失之。此不可不審也。新安陳氏曰不卹民而

自好世俗之樂以縱其荒樂人欲之縱肆也。因賢者之

問而自慚所好之不正。天理之萌動也。齊王慚之。孟子

不詆而開導之。戒其縱獨樂之私而勉其充同樂之公

過人欲而擴天理也。王道在過人欲擴天理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

曰於傳有之傳直樂反

囿者蓄青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

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

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

也與傳謂古書

釋語類問所謂傳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須有據但孟子

此說其意亦只在風宣王爾附文囿未必果有七

十里孟子只要引他與民同其有無不必深辨也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辛

述善堂

藏板

若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

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

之囿方七十里勿蕪者往焉雉兔者往焉

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初莢音僕

註芻草也莢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

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

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

不亦宜乎才性反

註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闕阱坎地以

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釋新安陳氏曰苑囿一也設禁阱民者人欲之私與民

同利者天理之公無非欲過人欲擴天理而已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

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

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犬王事獯鬻

句踐事吳音有句音鈞

註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辛

述善堂

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

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

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

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釋語類仁者自然合理智者知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

其大概是如此若細分之則太王句踐意思自不同也

○智者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

勢之事彊皆是道理合恁地○大抵湯之事葛文王事

昆夷其本心所以事之之時猶望其有悔悟之心必待

伐之。豈得已哉。亦所當然爾。○附事大事小。交鄰之道。不越此兩端。仁者智者在王勉而為之。○兩樣事字內。俱包有懲小忿用大勇之理在。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註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之規模也。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述善堂 藏板

釋或問樂天畏天之說。其詳復有可得而聞者乎。曰。予聞之亡友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為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使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又慤慤而厚卹之。及夫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如獯鬻與吳之方強。太王句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利其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湯文

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使太王句踐。惟敵人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其說當矣。○語類樂天是聖人氣象。畏天是賢人氣象。○仁者與天為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為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附事小事大。雖有樂畏之殊。要皆合乎天理之當然。得交鄰之善道也。樂天者容保天下。不專於事小。故曰包含徧覆。無不周徧。畏天者保守其國。非徒務事大。故曰制節謹度。不敢縱逸。此各以其氣象規模言。非效驗也。○天下指鄰國。不指百姓。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述善堂 藏板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註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釋或問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周頌之言。保天下之事也。而以畏天為言。何哉。曰。聖賢之言。各有攸當。彼以成王而言。則固以畏天而能保文武之天下矣。且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固不如是之拘也。○語類此智者畏天而保其國之事。○幾降饒氏曰。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

便是天威了。○附此以上。皆教宣王順天以交鄰也。

王曰句大哉言矣句寡人有疾句寡人好勇句

〔註〕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鄙小也。

〔釋〕附王疑好勇有妨於仁智。不知小勇有妨。大勇正所以濟仁智之窮。

以濟仁智之窮。

對曰句王頓請無好小勇句夫撫劍疾視曰句彼頓惡敢

當我哉句此頓匹夫之勇讀敵一人者也句王頓請大之

音扶惡平聲

〔註〕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孟子梁惠王卷十二孟述善堂藏板

〔釋〕附小勇為我不為天下。大勇為天下不為我。

詩云句王頓赫斯怒句爰整其旅句以遏徂莒句以篤周

祜句以對于天下句此頓文王之勇也句文王頓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句

〔註〕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眾也。遏詩作

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眾

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

王之大勇也。

〔釋〕條辨安天下之民。正從對於天下句生出。

書曰句天降下民句作之君句作之師句惟曰頓其助上

帝句寵之四方句有罪無罪頓惟我在句天下曷敢有越

厥志句一人衡行於天下句武王恥之句此頓武王之勇

也句而武王頓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句與橫同

〔註〕書周書秦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

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

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

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

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孟子梁惠王卷十二孟述善堂藏板

〔釋〕條辨首五句。先大概言天立君師之意如此。有罪無

罪句。方是武王自任。既惟我在。則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此又是找足一句。一人衡行於天下二句。是孟子找足

書辭。見惟其有罪無罪皆在武王。故紂一人衡行於天

下。正越志而為有罪之大者。所以武王恥而誅之。此武

王之所以為勇也。

今王頓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句民頓惟恐王之不好勇

也句

〔註〕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五

述善堂藏板

仁智不相背

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爾。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郵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釋增註。仁智其常也。勇者不得已而用之。我自盡其仁智之道。此時有侵阮如密者。如文王可也。有衡行若紂者。如武王可也。一怒不是勸他勇。正是教他不輕用其勇也。故曰王請大之。附一怒安民。亦順天之理。故與

齊宣王 見孟子於雪宮 王曰 賢者 亦有此樂乎

孟子對曰 有 人不得 則非其上矣

註。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釋慶源輔氏曰。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此釋有之一字。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君上之心。此釋人不得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五

述善堂藏板

則非其上矣一句

不得 而非其上者 非也 為民上 而不與民同樂者 亦非也

註。下不安分。上不郵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 民亦樂其樂 憂民之憂者 民亦

憂其憂 樂以天下 憂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

註。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釋南軒張氏曰。憂樂不以己而以天下。天理之公也。於是舉景公事。蓋道其國故典以告之。附樂以天下二句。以君言。天下二字。兼民在內。言人君以己之憂樂通

乎民。因使民之憂樂通於己。則是其所憂樂者。非一己之私。乃合天下之所共憂共樂者。以為憂樂也。不特樂民之樂。是樂以天下。即民樂其樂處。亦可見君之所樂者。皆民所共以為樂之事。亦是樂以天下之意也。憂亦然。此大公之至也。

昔者 齊景公 問於晏子曰 吾欲 觀於轉附朝舞

句遵海而南讀放於琅邪句吾何修讀而可以比於先王

觀也句朝音潮放上聲

〔註〕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

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釋〕蒙引蓋嘗聞有省方觀民之說。故有此問。

晏子對曰句善哉問也句天子適諸侯讀曰巡狩句巡狩

者讀巡所守也句諸侯朝於天子讀曰述職句述職者讀

述所職也句無非事者句春省耕讀而補不足句秋省斂

而助不給句夏諺曰句吾王不遊讀吾何以休句吾

孟子梁惠王卷十二美述善堂藏板

王不豫讀吾何以助句一遊一豫讀為諸侯度句舒救反

省悉井反

〔註〕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

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士也。述所職。陳

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

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

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

遊以病其民也。

〔釋〕新安陳氏曰。以上晏子言先王之法。此下言當時之

弊。陳西陵曰。景公意在遊觀爾。晏子却借他比先王

觀進規。巡狩述職。省耕省斂。豈是觀。亦借作觀看。所謂

諫諍也。蒙引曰。巡狩曰述職也。便見非無事者。非訓

解之辭。精言省耕省斂。正恐其有不足不給爾。補之

助之。此遊豫所以休助吾民。而為諸侯度也。夏諺一段

正與不得則非其上相反。省耕省斂。天子諸侯皆然。

夏諺獨言王者。蓋畿內之諺也。附遊豫一意。遊即所

以豫也。助休一意。助即所以休也。二句叠言。詠歌之體

也。天子二段是叙。無非事句是斷。春秋二句是叙。夏

孟子梁惠王卷十二美述善堂藏板

諺是斷。總見非無事慢遊以病民。所以規景公也。孟子

引來。却要見人君一舉一動。無不勤卹民隱。以明愛樂

同民之意。

今也不然句師行讀而糧食句饑者讀弗食句勞者讀弗

息句賙賙胥讒句民乃作慝句方命虐民句飲食若流

流連荒亡句為諸侯憂句古縣反

〔註〕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

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賙賙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

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

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釋存疑師行則夫征之擾，民實供之。糧食則供億之費，民實出之。若流就上糧食所費之奢說。流連句承上文而言其久。附自師行至虐民，言其每出如此。況飲食

若流無有窮極。流連荒亡不一而足。豈不為諸侯憂乎。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

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釋附流連荒亡，乃遊觀之極弊。正與前觀字針對。故特詳言之。下文又斷以先王所無，其畜君之意切矣。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去聲。釋附自今也。以下敘此先王二句斷。

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爾。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

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

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述善堂 藏板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空 述善堂 藏板

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釋附引景公行晏子之言，以勸宣王行己之言也。故此節是上數節結穴處。畜君好君，蓋以自況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詔同。畜勅六反。

註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釋精義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伊川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精言出政令。如考律度量衡等事。行王政。則九一世祿諸項也。雖事可相通。然各有頭項。不可混。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

孟子深惠王 卷十二 述善堂

澤梁無禁。罪人無不。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獨

句。與平聲。卒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熒音瓊。

註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

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潞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熒。困悴貌。

孟子深惠王 卷十二 述善堂

釋附文王固是諸侯而行王政者。三分有二之王業。皆始於此。王政不過使人人各得其所而已。人之類不一。士農工商之外。又有鰥寡孤獨。此人各異類。類各有異情。文王無不一曲體。使之各遂其情。此王政所以不出人情之外也。下貨色。同民之意。早已包含在內了。故好貨好色。同民。正是推行王政。固無妨於王政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稟。乃囊。于橐于囊。思戢用

句。詩云。乃積乃倉。乃稟。乃囊。于橐于囊。思戢用

孟子深惠王 卷十二

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潞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熒。困悴貌。

述善堂

釋附文王固是諸侯而行王政者。三分有二之王業。皆始於此。王政不過使人人各得其所而已。人之類不一。士農工商之外。又有鰥寡孤獨。此人各異類。類各有異情。文王無不一曲體。使之各遂其情。此王政所以不出人情之外也。下貨色。同民之意。早已包含在內了。故好貨好色。同民。正是推行王政。固無妨於王政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稟。乃囊。于橐于囊。思戢用

句。詩云。乃積乃倉。乃稟。乃囊。于橐于囊。思戢用

句。詩云。乃積乃倉。乃稟。乃囊。于橐于囊。思戢用

句。詩云。乃積乃倉。乃稟。乃囊。于橐于囊。思戢用

句。詩云。乃積乃倉。乃稟。乃囊。于橐于囊。思戢用

句。詩云。乃積乃倉。乃稟。乃囊。于橐于囊。思戢用

句。詩云。乃積乃倉。乃稟。乃囊。于橐于囊。思戢用

句。詩云。乃積乃倉。乃稟。乃囊。于橐于囊。思戢用

句。詩云。乃積乃倉。乃稟。乃囊。于橐于囊。思戢用

光句 弓矢斯張 句 干戈戚揚 句 爰方啟行 句 故居者有積

倉 讀 行者有裹糧也 讀 然後可以爰方啟行 句 王如好貨

與百姓同之 句 於王何有 句 餽音候 彙音 拓賦詩作輯音集

註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

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餽乾糧也

無底曰囊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餽糧也載安集也言思

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威也爰於也

啟行言往遷於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

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今王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畜

述善堂 藏板

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釋或問好貨好色人情所不免但齊王尊於私已而不

思及民故孟子欲其與民同之非欲因其邪心而利道

之也。語類問孟子以公劉太王之事告其君恐亦是

委曲誘掖之意曰這兩事却不是告以好貨好色乃是

告以公劉太王之事如此。精言公劉好貨同民在兩

有字。大王好色同民在兩無字。五月林曰兩個與百

姓同之便是王政於王何有便是王者然則明堂何必

毀哉。附居者三句孟子只就詩說詩言公劉當日必

先使居行皆有備然後啟行所以然者由其能推好貨

之心以及民也故字意從好貨來言由其好貨故必如

此云云然後可三字自公劉心上看出見得非有不可

正可想見其好貨同民之深心也

王曰 寡人有疾 寡人好色 對曰 昔者 大王好

色 愛厥妃 詩云 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 率西

水許 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 聿來胥宇 當是時也

內 無怨女 外 無曠夫 王 如好色 與百姓

同之 於王何有 音泰 大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畜

述善堂 藏板

註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

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

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

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許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

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

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

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

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

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

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述善堂 藏板

厥妃於前。詩原無好色。同民意。故既言姜及姜女。而復補無怨曠於後。其立言條理之密如此。附言好貨。而至民有積糧。言好色而至民無怨曠。則公劉大王與民同之之實昭然矣。

孟子 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交。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王曰。棄之。必二反。 註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註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釋 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注。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縣獄。○精言不能治士。不能率屬以正刑也。上如之何。就友言。此如之何。就君言。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曰。顧左右而言他。

註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釋 蒙引。四境之內不治。或治道乖方。而邑里之蕭條。或教化陵夷。而風俗之薄惡。○慶源輔氏曰。顧左右以釋其慚。言他事以亂其說。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已求言之意。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曰。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

日不知其亡也。

〔註〕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

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

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

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釋〕衛匪莪曰。此章用人專主相臣言。蓋所以固結人心。

匡扶國運。祈天永命。子子孫孫。永保民社者。端賴乎此。

○附泛論故國。意主傳後不重已往。故下從親臣說起。

蓋由親臣為世臣。乃能傳世久遠。而為故國爾。此示以

保國裕後之本。即大學一個臣能保我子孫黎民之義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突

述善堂 藏板

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註〕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

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爾。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

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

可不慎與。

〔註〕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

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

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釋〕語類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以

識其不才而舍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

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也。○附

凡云不得已者。皆欲已不得。有不得任便自由之意。此

蓋言國君進賢。不由己私。恰似迫於國人之公論。不得

已而進之者。謹之至也。如此則所進得真賢。而自無踰

尊踰戚之弊。○踰尊踰戚。由不慎使然。蓋賢有宜尊宜

戚。宜卑宜疏之不等。用之慎。則尊卑親疏咸宜。而不才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突

述善堂 藏板

者不得以侍進。不慎則尊卑親疏倒置。而不才者不免

於誤用。故慎即識不才而舍之之道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

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註〕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

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

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倖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釋附必察而見。只要覈實國人之言爾。仍是聽用國人之言。非如左右諸大夫之未可勿聽也。故下節國人殺之。雖專言殺人。意實統貫此節用去在內。觀註中統論可見。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

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

曰。國人殺之也。

註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釋附國人殺之。見非由人君之私也。因論進退人才。

並及用刑。蓋欲王事事不由己私。聽順民心。以盡為民父母之道。即大學絜矩之義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註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母。

釋附好惡俱以民之公心言。所謂民心即天心也。如此然後可。要見不如此便不可之意。所以規宣王也。通章結穴。注此一句。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

對曰。於傳有之。

註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註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

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註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

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

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釋呂叔簡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夷齊非湯武。明臣

道也。此天下之大防也。不然則亂臣賊子接踵矣。而難為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民。故孔孟是湯武。明君道也。此天下之大懼也。不然則暴君亂主接踵矣。而難為民。雪菴論堯舜。則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論湯武。則曰未聞弑君也。非命世之英。不能有此超絕一世之識。附賊仁賊義。俱照大註。以己甚者言。不必分輕重大小。所以謂之一夫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

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三

我則何如。舍上聲。女音汝。下同。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釋蒙引。幼而學者。仁義也。故壯則欲行。夫仁義。今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是欲令舍其所學之仁義。而徇吾所欲之功利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

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註。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爾。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三

齊人伐燕。勝之。疑兩條之意。上是治國不如作室。下是愛國不如愛玉。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註。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釋何氏曰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遂其私爾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

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

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註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

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閉不容髮一日

之閒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

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

孟子梁惠王卷十二 述善堂藏板

安得而止之哉

釋大全朱子曰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

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

已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爾附論其理者論其

取不取理各有當也當文王時三分有二是人心未盡

叛商即商之天命未絕自無可取之理故文之不取為

當理至武王時八百來會是人心已盡叛商即商之天

命已絕實有可取之理故武之取商為當理若原其心

則文王武王皆初未有取商之心也孟子之以此告宣

王亦欲其順人心以合天理而不必以己之私意與乎

其閒也孔子之尊周者以天命未改也即文王之事

也孟子勸齊梁致王者以天命已改也即武王之事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

亦運而已矣如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

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

悅則天意得矣

孟子梁惠王卷十二 述善堂藏板

釋附上教以順民心此又戒其行虐政以失民心亦逆

之言所謂民罔常懷歸於有德者也至燕人叛而孟子

之言驗矣兩如字皆假設之詞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

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

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註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釋新安陳氏曰七十里為政千里畏人立兩句為杜下

文分兩節應之

書曰句湯頓一征讀自葛始句天下信之句東面而征讀

西夷怨句南面而征讀北狄怨句曰句奚為後我句民望

之讀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句歸市者讀不止句耕者讀不

變句誅其君讀而弔其民句若時雨降句民大悅句書曰

後頓我后句後來其蘇句○寬五○稽反後胡禮反

註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

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

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

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

孟子梁惠王卷十二述善堂藏板

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

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頓虐其民句王頓往而征之句民以為頓將拯已於

水火之中也句簞食壺漿讀以迎王師句若頓殺其父兄

係累其子弟句毀其宗廟句遷其重器句如之何其可

也句天下頓固畏齊之疆也句今又倍地讀而不行仁政

是頓動天下之兵也句○累力○追反

註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

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

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

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

千里而畏人也

王頓速出令句反其旄倪句止其重器句謀於燕眾讀置

君頓而後去之句則猶可及止也句○旄與○耄同○倪與○耄同○倪與○耄同

註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畧之老小也猶

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

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

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

孟子梁惠王卷十二述善堂藏板

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釋存疑為齊王畫策正答其何以待之之詞

鄒頓與魯聞句穆公問曰句吾有司死者讀三十三人句

而民頓莫之死也句誅之讀則不可勝誅句不誅讀則疾

視其長上之死頓而不救句如之何頓則可也句○闕胡○胡弄○闕胡○胡弄

註闕闕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

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釋雪菴鄒與者鄒為主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

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

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

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

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聲夫音扶

註轉飢餓輟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釋存疑上兼君有司說倉廩實府庫充君之慢也莫以告有司之慢也。附君之民與吾有司對幾千人與三

十三人對莫以告與莫之死對穆公但知有司為吾有

司而不知民為君之民但知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不

知民之死者幾千人但知民莫之死而不知有司莫以

告孟子對舉言之反字之義昭然矣。得反得字慶之

之詞也。

君頓行仁政讀斯民頓親其上讀死其長矣句

註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

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

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

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

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

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釋附責重在君對穆公言也此亦出爾反爾之義但有仁暴之不同爾君不愛其倉廩府庫有司不愛其官爵則民亦不愛其軀命矣。

孟子梁惠王卷十二堯述善堂藏板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

楚乎去聲

註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

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

去則是可為也

註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

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

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

可僥倖而苟免。

釋蒙引此數章意實相承初因文公問而告以死守後

而請其自擇。蓋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是謀非所及。以其欲為僥倖。苟免之計。而拒之也。效死者。君之守義也。民弗去者。由愛民而然也。故云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附事齊事楚。與智者之以小事大不同。彼畏天自守。而不敢失禮於大國。此則欲苟且依大國以圖存爾。故必不可為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

可。

註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逼已而

孟子

卷十二

全

述善堂藏板

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

之下。

讀

居焉。非擇而取之。

不得已也。

與邠同

去之岐山

註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

下章。

釋附此因文公之恐。告以太王遷國之事。蓋不得已處

變之道也。故不得已。不可畧。國非萬不得已。斷無可輕遷之理也。然非有如太王之德。則雖萬不得已。亦有不可輕遷者。故下節只泛以為善。勉文公。雖不脫遷國

意。却亦不拘定是必遷國也。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

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

疆為善而已矣。

註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太王雖失其地。而其後

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其業於前。而垂統緒

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爾。若夫成功

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疆於為

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爾。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

孟子

卷十二

全

述善堂藏板

於其所當為。不可微幸於其所難必。

釋附苟為善。承上遷國之意。而概言之。遷國即在其中

蓋為善者。為乎理之所當為也。遷國正是處不得已之

時。理所當為之事。故象引謂太王之遷國。即太王之為

善也。但孟子只概以為善言。其不拘定是教文公遷國

可知。總註亦但言竭力於所當為。並未及遷國事。子孫

必王。必之於理也。理可必。事却不可必。君子為善。但能

使子孫可繼爾。不能使子孫必王也。疆為善而已矣。兼

兩意。疆為善者。竭力於其所當為而已矣。者。不微幸於

其所難必也。為善恐亦是修德自強意。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

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

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

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

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

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

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

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

如歸市。音燭

〔註〕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

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

邑，作邑也。歸市，人眾而爭先也。

〔釋〕附此節叙太王遷岐之事甚詳。要歸重仁人三句見

太王雖去國而不失民，是乃去國之善道也。不如此而

徒然去之，則與紀侯之大去其國等矣。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

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

君請擇於斯二者。

〔註〕能如太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

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

也。至其甚恐，則以太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太王

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

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

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

儀素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

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釋〕或問小注李氏曰：孟子數語，文公以太王之事，蓋以

其國小人弱，不過能為善以待子孫，其次則效死而已。

固不以湯文之事望之也。然當時諸侯，賢而有禮，能篤

信孟子之言而力行之，未有能過之者。惜其國小人弱，

非有湯文之德，不能以興起爾。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

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

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

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

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

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

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

君所為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

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任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

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

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

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之不遇哉。

反尼文乙反。焉於虔反。

註。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

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

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

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

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釋。或問。范氏所言。魯侯不可言天者。甚善。蓋出於李泌

君相不可言命之說。范氏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

侯不可以言天。賢者在己者有義。在天者有命。修其在

己。而聽其在天。至於人君。則當尊用賢德。奉行天命。不

當諉之天也。蒙引此。天字以氣數言。附孟子不尤

人。此亦可見。

孟子。梁惠王。卷十二。金。述善堂藏板。

四書句讀釋義卷之十三

公孫丑章句上

註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句夫子頓當路於齊句管仲晏子之功讀可

復許乎句復扶又反

註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

蓋設辭以問也

釋或問楊氏初說甚善至斥管仲為徒能救之於已亂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一

述善堂藏板

則不足以服其口矣蓋周之衰亂固非一日之積而小雅盡廢又豈桓公管仲之罪哉適當其時起而救之蓋亦仁人君子之所必為但責其非有至公血誠之心以復於文武規模之盛則管仲無所逃其責而其辭意又若有所遺者豈記者失之與其以專封一事為不尊周之驗亦未足以見其心術之隱微至論五霸假之管仲知義之說則皆得之矣西山真氏曰齊宣既慕桓文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

孟子曰句子頓誠齊人也句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句

註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釋蒙引聖賢之事謂正心修德而致主於王道也即大學一部孟子所謂以齊王者

或問乎曾西曰句吾子頓與子路讀孰賢句曾西蹙然曰

吾先子之所畏也句曰句然則吾子與管仲讀孰賢句

曾西蹙然不悅頓曰句爾何頓曾比子於管仲句管仲頓

得君讀如彼其專也句行乎國政讀如彼其久也句功烈

如彼其卑也句爾何頓曾比子於是句音拂又音勃曾並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二

述善堂藏板

註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蹙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爾曾西仲尼

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釋問聖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為卑。如何。

朱子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

○存疑卑之者。律以聖賢之法。大之者。取其救時之功。

○蒙引或人初擬曾西於子路。因其不敢當。乃始以管

仲擬之。然則或人之權衡。殆亦審矣。第猶未知曾西爾。

此人見識優於公孫丑。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子為之。為去聲。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述善堂 藏板

註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註顯顯名也。

註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註反手言易也。

釋精言以字內有德。在齊字內有時勢。在以齊王由反手。以德乘時勢為之也。○附孟子有文王之德。故不屑為管晏。異於文王之時勢。故致王亦易於文王。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

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

冷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註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

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

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釋精言此節總見文王致王之難。註中才有然後等字。

緊相呼應。與反手對針。○附未洽於天下。天下字宜着

眼。洽於天下。即王也。大行。即洽於天下也。文王之德。教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述善堂 藏板

近自成周之地。遠不過青兗及冀。至武周有天下。乃溢

乎四海。無遠弗屆爾。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

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

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

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

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

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

難也句。朝音潮。高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註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

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釋蒙引當猶敵也。以其德不可當也。孰謂文王不足法哉。但文王所遭之時勢難。爾由湯至於武丁。至故久而

後失之也。此言其時之難。尺地莫非其有。至是以難也。是言勢之難。賢聖之君六七作。則其教化之陶習民

俗者厚。惠澤之固結。民心者深。故天下歸服久矣。故

孟子公孫丑

卷十三

五

述善堂藏板

家舊臣家也。此在下者。流風以修身齊家之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此全是在上者。附久而後失之於武

王時。則文王之難王可知。遺俗舊民俗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

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音茲

註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釋附今時勢異於文王。故王易猶反手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

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

王莫之能禦也。與闕同

註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

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釋雙峰饒氏曰。有地則有財。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聚則兵強。既富且強。所以舉事易。蒙引勢易以齊

之力量言。時易以天下之機會言。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

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

卷十三

六

述善堂藏板

易為飲。句
註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

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

食。言饑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釋精言饑渴總上四句。便是時。易為飲食。便是時之易

食之飲之。即德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音尤

註置郵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釋黃際飛曰：上二節分言時勢之易，此節亦只分言德之易，下節乃兼言之。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

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註：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釋：條辨德行原不因時勢之易而後速。然時勢易則德行益見其速。爾文王德行非不速，如置郵傳命，路途却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七 述善堂 藏板

有阻隔相似。孟子以齊王非德更過於文王，如驛馬更快，步遞善走，路途全無阻隔，安得不事半功倍。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

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

我四十不動心。

註：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

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感而動其心乎？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釋：或問孟子之不動心，何也？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

皆合義，無所畏懼。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

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

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公孫丑非謂孟子以卿相當

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

動其心爾。不知霸王當甚閒事。雙峰饒氏曰：道明屬

知言，德立屬養氣。聽言處事之際，不能灑落快活，便

是心動了。附孟子此章，只是一箇勇者不懼，知言知

也，集義仁也，合知仁以成勇，所謂義理之大勇也。若勦

舍告子輩，只是血氣用事。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

先我不動心。

註：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

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

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釋：語類：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

子不動心，是硬把定，是魔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

酌酢萬變而不動也。附孟子之心，知言如明鏡，集義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八 述善堂 藏板

如止水故不動。是不難。如孟子之不動心却難。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釋新安陳氏曰：有主二字，包得濶。下文黜舍會孟皆是。有主，但有精麤之分。

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

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

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

句惡聲至。必反之。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九 述善堂 藏板

註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

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服者

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

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

者也。

釋顧麟士曰：不膚撓，言膚不至被刺而撓屈也。不目逃，

言目不至被刺而轉睛逃避也。便見必勝意。附不受

刺，不受挫，不受惡言，已却專要刺人，非刺客而何。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

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

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聲下同。

註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

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

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釋朱子曰：量敵慮勝，是畏三軍者。此舍譏別人。舍自云

我則能無懼而已。新安陳氏曰：黜舍蓋是麤猛之不

動心。孟子此處且敷演麤說。

孟施舍似會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十 述善堂 藏板

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音扶。

註黜，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會子，反求諸己。

故二子之與會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

所以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

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

釋或問孟施舍之於會子北宮黜之於子夏，奈何。曰：二

人勇力之士爾。孟子特以其氣象之所似而明之。非以

其道為同乎二子也。語類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其

守之孰約。存疑舍比於黜為得其要者。黜務敵人。舍

專守已。在人者不可必在己者有可據。附北宮黜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守約也。

昔者類曾子謂子襄曰句子好勇乎句吾嘗聞大勇於

夫子矣句自反讀而不縮句雖褐寬博讀吾不慄焉句自

反讀而縮句雖千萬人讀吾往矣句好去聲句慄之瑞反

註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銜縫。又曰。棺束縮二銜。三。慄。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釋語類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於自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述善堂藏板

反而縮。下文詳之。新安陳氏曰。此曾子之大勇。以義理之直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之說。蓋自此自反而縮發之也。雙峰饒氏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慄吾往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屈則氣餒。附不動心有許多樣。勵舍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曾子是自反而縮而不動心。孟子曾子其道一也。千萬人吾往。即浩然之氣之塞天地處。

孟施舍之守氣類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句

註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釋或問孟子既以孟施舍為守約矣。又曰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何也。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爾。非以約為一物而可守也。蓋勵舍皆守氣以養勇。然以勵比舍。則舍之守為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於曾子。則曾子之守尤為得其要也。今謂約為一物而可守。而遂以守氣不如守約為言。則是約者孟子既以與孟施舍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述善堂藏板

矣。而可又奪而歸之曾子耶。語類曾子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爾。附舍之守氣。比勵之守氣為得。要比曾子之守理。却不如。蓋彼之守約。止是人己之分。此之守約。更是已上理氣之分。守在人。不如在己。己又不如己之反身循理。為得其至要也。孟子層次言之。精蘊不遺。而得失不紊。言之廣大而精微者也。

曰句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讀與告子之不動心讀可得

聞與句告子曰句不得於言讀勿求於心句不得於心讀

勿求於氣句不得於心讀勿求於氣句可句不得於言讀

勿求於心讀不可句夫志讀氣之師也句氣讀體之充也句
夫志讀至焉句氣讀次焉句故曰句持其志句無暴其句
氣句○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註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

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爾。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釋或問如子之言則告子之所不得者己之言也。孟子之所知者他人之言二者亦不同矣。而以一說貫之何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三

述善堂藏板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四

述善堂藏板

耶曰是亦嘗欲一之矣。然以告子之所不得為人之言則與其下文心若氣者為不類。而所謂勿求諸心者與後所謂生於其心者亦復不同。以孟子之所知為己之言則不應無一辭之合理。而常自處於詖淫邪遁之間。也是以反復推之而得其說如此。蓋告子不自知其言之所以失。而孟子乃兼貫物我。雖天下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是以其心正理明而無疑於天下之故。至其由是以集義而無不慊於心。則非義之義亦不得以入於其間。而真無不慊於心矣。持志養氣之為交養何也。曰持志所以直其內也。無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交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語類告子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驗也。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

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亦未為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言則雖發於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窮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為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深矣。故斷然以為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哉。志至氣次。只是一箇緩急底意思。志固是至。然氣亦次。那志所爭亦不多。蓋為告子將氣忒放低說了。故說出此話。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雲峰胡氏曰。告子於己之言且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於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於己之言可知也。蒙引氣自是氣。體自是體。自首至足都是體。氣則行乎體之中。體無氣則餒而不能運動矣。故曰氣體之充也。附言之不得。全由於心。心之不得。則不盡由於氣。故兩勿求略分。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五

述善堂

藏板

末

述善堂

不可。持志少不得一敬字。故註云敬守。蓋敬以直內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註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釋或問程子所謂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何也。曰此言其多少之分也。而孟子所以猶有取於勿求於氣之云者。而不盡非之。於此亦可見矣。語類公孫丑疑只就志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故云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孟子下文專說氣云。蹶趨之氣。亦能動心。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五

述善堂

藏板

末

述善堂

蹶趨是氣之暴而不出於志者。若養氣工夫到。則行中
鸞和步中采齊。自不至有顛蹶趨走。

敢問頓夫子惡乎長句曰句我頓知言句我頓善養吾浩

然之氣句○惡
平聲

註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

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述善堂藏板

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釋或問知言養氣之說。如何。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已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麾。聽其金鼓。故為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

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所養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為人擒者。特

幸而已。○語類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知言然後能養氣。○才說浩然。便有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之類。皆低不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述善堂藏板

可以語此。公孫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樣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勇。故說出浩然之氣。○似今人說氣魄相似。有這氣魄。便做得這事。無氣魄。便做不得。氣魄大底。雖金石也。透過了。○問浩然之氣。即是人所受於天地之正氣否。曰。然。又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為浩然之氣。石不由義而發。則只是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弱者。則委靡異懦。都不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

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這箇孟子本說得來。麤只看他一章本意。是說箇不動心。所謂浩然之氣。只似箇麤豪之氣。他做工夫處。雖細膩。然其成也。却只似箇麤豪之氣。但非世俗所謂麤豪者爾。○孔子

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得這箇道理。若慈善柔弱底。終不濟事。如曾子之為人。語孟中諸語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又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笑可以與我友。孟子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成。如今人多將顏子做箇柔善底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反是他剛果得來細密。不發露。如箇有大氣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九

述善堂藏板

無人抵得他。孟子則撲臂扼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孟子麤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學者則須由麤以入細。須先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功。如顏子聖人也。附此養氣與論語三戒章參看。彼矯偏氣。此扶正氣。總要以理御氣。使氣配乎理爾。人生初皆有此浩然之氣。因失養故。能養成則仍浩然矣。

敢問

何謂浩然之氣

曰

難言也

註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

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釋精義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他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註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十

述善堂藏板

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儼。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釋語類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乃其效也。兩箇其為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氣可將如此用。義便是直。此直字。從曾子聞大勇於夫子。自反而縮處說起。後來又

說集義與此以直養而無害。皆一章緊切處。所謂浩然之氣。處說是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無所疑畏。故上面從北宮黝孟施舍說來。只是說箇不怕。但二子不怕得處。曾子不怕細膩。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所以上蔡說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問他書不言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問塞乎天地之間曰。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存疑至大是極盛大。他那力量隨甚麼事都做。雖旋乾轉坤事也做得。故曰初無限量。至剛是極剛勁。他要這等做。隨甚麼人都止他不得。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止他不得。故曰不可屈撓。塞于天地之間。只是至大至剛。凡天地閒無一事不做。無一處不到。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物。皆其運用所及。豈不塞乎天地。○蒙引至大至剛。即是浩然。以直養而無害。則塞

孟子公孫丑

卷十三

三

述善堂藏板

于天地之間。即是復於浩然者矣。附孟子此章。從當大任說來。故說到剛大塞天地處。其實浩然之氣。無所不貫。行乞不受嗔蹙。亦其一端也。心得其正時。更是氣之本源處。

其為氣也 讀 **配義與道** 句 **無是** 讀 **餒也** 句 **餒** 奴罪反

註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饑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釋精義伊川曰。氣是積義所生者。却言配義。如以金為器。既成則目為金器可也。或問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為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為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

孟子公孫丑

卷十三

三

述善堂藏板

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為慊然之餒矣。或略知道義之為貴。而欲恃之以有為。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語類道是體。義是用。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以能處此理者也。○以道義為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勇敢果決以進。如這一事合當恁地做。是義也。自家勇敢果決去做。便是有這浩然之氣去助他。○初下工夫時。便自集義然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又却助道義而行。○雙峰饒氏曰。理氣不相離。氣以理為主。理以氣為輔。大凡人不能為善。為是無那氣來襯貼。有那氣來襯貼起。做得定是有力。○雲峰胡氏曰。所謂合。即延平所謂一滾出來之意。所謂助。即延平所謂襯貼起來之意也。○附理氣本自合一。失養才分為二。善養後仍自合一。但氣能助理。理不能助氣。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黜舍之氣離道義。浩然之氣合道義。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述善堂 藏板

之也。句。慊口算。口劫二反。

〔註〕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述善堂 藏板

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釋〕精義問義。莫是中理否。伊川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或問氣所以配乎道義者也。而又曰。集義所生。何耶。曰。是則程子金器土山之喻至矣。而吾所謂有理然後有氣。故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者。亦詳且明矣。曰。孟子深闢義外之說矣。而其言曰。集義。又似有取乎彼而集之於此者。何也。曰。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之謂也。事物之來。無不以義裁之。而必合其宜焉。是則所謂集義者也。豈曰

取於彼而集於此哉。語類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義是以直養。然此工夫須積漸集義。自然生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掩取浩然之氣也。集義是歲月積久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已有也。是字與非字應。生字正與取字對。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在外面取來。襲如用兵之襲。有襲奪之意。如掩人不備而攻襲之。謂如才行得一件事。今義便將來壯吾氣。以為浩然之氣。可以攫挈而來。夫是之謂襲。然無生底道理。只是些客氣爾。不久則消矣。義襲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五

述善堂 藏板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註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與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五

述善堂 藏板

〔釋〕或問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者何謂也。曰：必有事焉。言必當有所事乎此也。勿正者，言不可預期其效也。心勿忘者，言不可忘其所有事也。勿助長者，不可強其所謂充也。大抵今人之學，或以預爲之期，而不爲其事。其或能有所爲者，則亦必期其功，期而不至，則或以爲無益而忘之，或不勝其欲速而助之。此衆人之通患也。故孟子言養氣者，唯當集義以爲事，而不可期於襲取之功。不可以集義爲無益而忘之，又不可以其氣未充而助之也。然則助長之害，甚於舍之，何也？曰：舍之之害，特不察乎義之所在，無以慊足其心而已。助之長，則知其不慊，而又作爲以張之也。較是二者，其爲罪之輕重可見矣。曰：以上下文意推之，孟子所謂有事者，集義而已。至於程子之論，則每以有事於敬爲言。何哉？曰：孟子之學，以義爲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爲入德之門。此其言之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不能以自集。故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志敬，非義不能以自行。故程子雖言持敬而於其門人有事於敬之問，亦未嘗不以集義爲言也。曰：程子所謂活潑潑地者，何也？曰：此所以形容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三

述善堂藏板

天理流行自然之妙也。蓋無所事而忘，則人欲之私作正焉而助之長，則其用心之過，亦不免於人欲之私也。故必絕是二者之累，而後天理自然之妙，得以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若鳶之飛而戾於天也，魚之躍而出於淵也，若曾點之浴沂風雩而詠以歸也，活潑潑地者，蓋以俗語明之，取其易知而已。或者乃以此語爲原於禪學，則誤也。或曰：上文兼言志氣，而以持志爲主，此乃專言養氣，而不及持志，何耶？曰：養氣以集義爲功，而集義以居敬爲本。此言集義，則固非持志不能矣。程子曰：志爲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氣。至於浩然已成，則又何者爲志氣之別？正謂此也。語類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物事，不得不要等待，不要催促。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便是集義底火法。必有事焉，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須要把做事去做。如主敬也，須把做事去主。如求放心也，須把做事去求。南軒張氏曰：勿助長者，待其自充，不可強使之充也。此爲循天理之當然，而不以人爲加也。附集義工夫，怠慢不得，閒斷不得，欲速亦不得，須要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三

述善堂藏板

篤厚漸積。優柔厭厭。做到氣自生處。乃純是天理流行自然之妙。活潑潑地也。○集義少不得持志。不持志。則心之裁制處。未必皆能適空。○持志敬以直內。集義義以方外也。

何謂知言。曰。詖辭。讀其所蔽。淫辭。讀其所陷。

邪辭。讀其所離。遁辭。讀其所窮。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

吾言矣。句。○詖。彼奇反。復。扶又反。

註。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堯

述善堂藏板

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

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

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

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

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

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

能之。被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

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

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

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釋。或問。詖而不安。則必為淫辭。以張其說。淫而過實。則必有邪辭。以離於道。邪必有窮。故必為遁辭。以自解免。

凡曰異端。無不具此。故程子以為楊墨兼有。而張子亦

以釋氏為然。張子曰。釋氏之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治。難

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不必指一

人以主一事也。○語類。詖淫邪遁。蔽陷離窮。四者相因。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幸

幸

述善堂藏板

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

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詖。詖是偏陂。此理本正。他只說得

一邊。蔽則陷。陷深入之義也。如陷溺於水。只見水不見

岸了。故其辭放蕩而過。說得週遮浩瀚。纔恁地陷入深

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開去愈遠。遂與正路相離了。故

其辭邪。既離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

遂至於窮。窮是說不去了。故其辭遁。遁是既離後走脚

底語。如楊子本是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

毛所能利。夷之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

無父母却說父母經。皆是遁辭。誠是少了那一邊。淫是添了這一邊。然誠與淫只是見偏了。猶自是道理。只管淫而不止。便失了那道理。既是不正。無緣立得住。便至於遁。知言只說誠淫邪遁四者。蓋辨得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好辨章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此章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口。雙峰饒氏曰。當看四箇所字。如看病相似。誠淫邪遁是病。病在離窮是病源。四所字。是各病源之所在。墨氏之蔽。在於見仁而不見義。楊氏之蔽。在於見義而不見仁。其蔽雖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三

述善堂藏板

同。而所以蔽則異。孟子知言。如明醫然。纔見病症。便說病源在何處。欲治蔽陷離窮之病。在先去其蔽。無所蔽。便無下面三件。蔽之源不一。有為氣稟所蔽。有為物欲所蔽。有為學術所蔽。有為習俗所蔽。去蔽之道。當自好聖賢之學始。附知其心之失。知其蔽之所從生也。知害於政事。知其蔽之所終極也。卽一言而始終本末無不了微。如此方謂之知言。誠淫邪遁。害政害事。各有許多般樣。此只大綱說。

宰我

子貢

善為說辭

冉牛

閔子

顏淵

善言

德行

孔子兼之

曰

我於辭命

則不能也

然則

夫子既聖矣乎

行

句

句

行

主聲

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

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三

述善堂藏板

釋問善為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自己分上事也。朱子曰。得之。附丑謂數子不能兼。孔子兼有而不居。所以明兼有之既聖也。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註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

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釋朱子曰中庸成己仁也是體成物智也是用此學不厭智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用

昔者頓竊聞之讀子夏讀子游讀子張讀皆有聖人之一體句冉牛讀閔子讀顏淵讀則具體而微句敢問所安句

註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放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爾安處也公孫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述善堂藏板

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釋或問六子之不同何也曰聖人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如

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理義完具故其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

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猶役於思勉滯於形迹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復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體而微爾

曰句姑舍是句舍上聲

註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釋蒙引要之孟子所就雖猶不及顏子然其所志已在孔子則雖顏子亦在所舍矣

曰句伯夷讀伊尹讀何如句曰句不同道句非其君頓不句非其民頓不使句治頓則進句亂頓則退句伯夷也句

何事非君句何使非民句治頓亦進句亂頓亦進句伊尹也句可以仕頓則仕句可以止頓則止句可以久頓則久句可以速頓則速句孔子也句皆古聖人也句吾頓未

能有行焉句乃所願頓則學孔子也句去聲治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述善堂藏板

註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釋東陽許氏曰願學孔子是答知言以後之意蒙引何如者言夫子肯處之否曰不同道則亦在所不處矣

。附夷之道清尹之道任孟子則願學時中之道者也願學孔子是於知言養氣後又進一層非推知言養氣之所從來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頓。若是班乎句。曰句。否句。自有生民以

來讀。未有孔子也句。

註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釋蒙引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此句似只承上節仕

止久速之各當其可而言。然以下文敢問其所以異。數

段証之。則又是以事功言。大抵孔子只是一箇孔子。自

古聖人。則自羲皇堯舜。以至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儔。皆

古聖人也。以孔子之時。中言之。則伯夷伊尹柳下惠等

數聖人所未有。以孔子之事功言之。則羲皇堯舜等羣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孟

述善堂

聖人所未有。蓋孔子一身。其時中之道。既集伯夷伊尹

之大成。而其事功之盛。又集堯舜禹湯羣聖人之大成

也。故曰兼說為盡。

曰

句。然則有同與。

曰

句。有

得百里之地

而君之

句。

皆能以朝諸侯

讀。有天下

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

而

得天下

句。皆不為也。

是則同

與平

聲朝音潮

與平

與平

與平

與平

註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

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

不足以為聖人矣。

釋或問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

所不為。何以言之也。曰。以其讓國而逃。諫伐而餓。非其

道義。一介不以取於人。觀之。則可見矣。語類問浩然

之氣。後面說伯夷伊尹孔子是則同處。曰。後面自是散

說出去。不須更回引前頭。這裏地位極高。浩然之氣。又

不足言。不須更說氣了。

曰。敢問其所以異。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

足以知聖人

汗

不至阿其所好

汗

汗

汗

汗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孟

述善堂

述善堂

註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

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

以予

觀於夫子

賢於堯舜

遠矣

遠矣

遠矣

註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

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

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釋五峰云。成其一時之勳業。有限。開萬世之道。學無窮

。輔氏云。當時若無孔子。今日連堯舜也不識。

子貢曰

見其禮

而知其政

聞其樂

而知其德

聞其樂

由頓百世之後讀等頓百世之王讀莫之能違也句自生

民以來讀未有夫子也句

註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道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釋問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是謂夫子是謂他人朱子曰只是大槩如此說○蒙引此正是子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的訣子○原解自生民二句正從由後等前莫能違中見得夫子之盛政指紛來動

孟子公孫丑

卷十三

三

述善堂藏板

和言德指猶天不可階言

有若曰句豈惟民哉句麒麟之於走獸讀鳳凰之於飛鳥

泰山之於丘垤讀河海之於行潦讀類也句聖人之於

民讀亦類也句出於其類讀拔乎其萃句自生民以來讀

未有盛於孔子也句反音老大結

註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

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釋蒙引出類二句自同說到異自生民二句自異說到尤異○原解出類對並生言謂獨能踐形盡性拔萃對

並處言謂拔起於一國天下拔萃正申足出類意

孟子曰句以力假仁者讀霸句必有讀大國句以德行仁者讀王句王頓不待讀大句湯頓以讀七十句里頓文王頓以

百里句

註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過而非仁也

孟子公孫丑

卷十三

三

述善堂藏板

釋或問王霸之別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己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語類以德

行仁德非止謂有救民於水火之誠心道德字說得來

濶是自己身上事都做來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來便是仁如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至彰信兆民是先

有前而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水火之中若無前而底

雖欲救民不可得也武王竄聰明作元后是竄聰明方

能作元后救民水火之中若無這竄聰明雖欲救民其

道何由○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德若假仁便是

恃其甲兵之強。財賦之多。須有如是資力。方可服人。是假仁之名。以欺其眾。非有仁之實也。○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句。詩云。

瞻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堯 述善堂 藏板

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饑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也。附上節王霸有誠偽此節。人應之亦有誠偽。而所以待大不待大之故。在其

中。服人人字。俱指諸侯言。○學術之辨在人己。治術之辨在誠偽。其實一也。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堯 述善堂 藏板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句。惡去聲。下同。

註。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釋。語類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伊川易傳比象辭有云。以聖人之心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正此謂也。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堯 述善堂 藏板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句。閒音閑。

註。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釋。或問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何也。曰。國家閒暇。

人心無事。日力有餘。可以從容審諦。而有所為之時也。然人情安肆。則亦易以怠惰。是以因循苟且。常失其可為之時。以至於蠱弊積而禍敗生。則倉皇迫遽。雖欲為之。而有所不及矣。故惡夫不仁之辱者。必及此。可為之時。而為之。則可以無因循之失。而有積累之功。顧乃不然。而欲及此之時。肆其荒樂。惟恐日之不足。其甚者。雖明知禍患之來。近在朝夕。而不暇顧也。若高緯楊廣之流是矣。其國有不亡哉。蒙引預收賢能以實吾國。一旦國家可以有為。則遂及時而使賢者能者各效其力。榮理固然也。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

望

述善堂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註。詩。幽風。鴟鶚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

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釋。或問。夫子引鴟鶚之詩。而歎其知道。何也。曰。孔子誦周公之詩。而有感於其言也。然聖人之所謂知道者。如此。而近世陋儒。乃有謂釋氏之徒。知道而不可以治世者。則亦異乎孔子之言矣。夫知道矣。而不可以治世。則彼所謂道者。果何物哉。附玩迨字。正是及時意。蓋引詩。正申明當及時有為之理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息敖。是日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是日求禍也。○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

望

述善堂

註。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釋。蒙引。般。旋也。般。樂。蓋樂而又樂。樂而忘返。故有般旋之意。○附般樂息敖。正與上節貴德尊士。修明政刑。相反。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註。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不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註。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

也。此言福之自。已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遠避也。活生也。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已求者。

釋附常人論禍福歸於天。聖賢論禍福操於己。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

而願立於其朝矣。音潮

註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釋附當時亦有所尊使在位者。特未必果賢能位。係爾。

○通章所言王政。皆因當時之弊政而矯之。欲其一遵

古法之舊。而革今茲之弊也。○孟子凡與時君言。皆勸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墨

他遵行先王之法。爾非別有創制也。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

而願藏於其市矣。

註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

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

之少。則不必廛也。

釋語類問市廛。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

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

宮室前一區。為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

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

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

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左右各三區。

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

規模之大槩也。○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

廛賦若干。如今人賃舖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

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

之也。問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

之爾。此是周禮市官之法否。曰。然。○存疑廛市宅也。本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墨

是死字。今却作活字用。蓋取其稅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

路矣。

註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

其野矣。

註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

矣。

〔註〕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釋〕語類問二十五家之布。曰亦不可考。又問民無常產者。罰之如何。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慶源輔氏曰。先王之政。宅不種桑麻。與閑民無職事者。上之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

聖

述善堂

人皆有法以抑之。此所以當其盛時。民皆著業。而無游手與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過驟寡孤獨者而已。戰國時如夫里之布。一切取之。皆末流之害。縱人欲滅天理者也。雙峰饒氏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輪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如今納絹。附此廛是市廛。不是民廛。觀上節廛而不征。是市宅之民。已有賦其廛者矣。至戰國時。又加以夫里之征。便是罰外加罰了。故孟子言此市宅之民。已賦其廛。不立又令出此夫里之布也。集註自分明。若是民廛。

如何得有已賦其廛之事。前曰商。此曰民。商以所為之事言。民指其人言。此雖仍說待商。此却另是一條。夫里之布。戰國時一切取之。則其不立取而取者多矣。不止市宅之民也。孟子偶舉市宅之民言。以見此弊政之當革者爾。不專為市宅之民計也。故上四條各有所當行之政。此則單指出弊政。

信能頓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讀仰之。若父母矣。

率其子弟讀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讀未有能濟者也。

如此則無敵於天下讀無敵於天下者讀天吏也。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

聖

述善堂

然而不王者讀未之有也句

〔註〕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取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釋〕附湯武奉行天命。觀武言助上帝。湯言簡在帝心。可見。鄰國之民。本吾寇戎也。因我行王政而來歸。非父子乎。鄰國之民。本彼赤子也。因彼不行王政。反來歸我。

非仇讎乎。

孟子曰句人頓皆有不忍人之心句

〔註〕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釋語〕類天地以生物為心。譬如甑蒸飯。氣從下面滾到上面。又滾下。只管在裏面滾。便蒸得熟。天地只是包許

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物。他別無勾當。只是生物。所謂為心者。豈是切切然去做。但如磨子相

似。只管磨出這物事。天地生物。自是溫暖和煦。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人物

皆得此理。只緣上面一箇母子如此。所以生物無不肖他。○附天地之心。元亨利貞。人之心。仁義禮智。而渾言之。只是一箇不忍之心。心統性情而言也。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七 述善堂

先王 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註〕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

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釋〕附先王不待察識。擴充自然。心政合一。故能親親仁民而深四海。

所以謂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註〕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

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

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釋語〕類方乍見孺子時。也。着手脚不得。縱有許多私意。也未暇思量到。問心所發處。不一便說。惻隱如何。曰。惻

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見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亦豈無此心。○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

底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

窳底事。如何令人不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

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處一般出來。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聖

述善堂 藏板

臧子猶言軀殼爾。只是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着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如針子略挑些血出來。也便痛。故日用所當應接。更無些子閒隔。癢疥疾痛。莫不相關。纔有些子不通。便是被些私意隔了。滿臧子不特是惻隱之心。滿臧子是羞惡之心。滿臧子是辭遜之心。滿臧子是是非之心。彌滿充塞。都無空缺處。勉齋黃氏曰。陵陽李氏謂臧子指人身言。天地閒充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空處。人得此以為心。則亦四體百骸充塞

通滿。無非此惻隱之心。觸處即是。無有欠缺也。此說極好。附今人皆有此心。不獨先王也。但須知皆擴而充之爾。程子謂人滿臧子是惻隱之心。竊謂滿天地閒是天地惻隱之心。人本有此心。隨感而動。其不動者。私欲蔽之也。去蔽則萬物一體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句。惡去。聲下同。

註。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五

述善堂 藏板

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釋。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曰。不忍之心。即惻隱之心也。蓋性之為德。無所不具。總之則為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總之則惟是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也。又安得而無先後輕重之別耶。曰。子以四端為情。而孟子皆以心言之。何也。曰。心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性也。四端情也。而皆得以心名之。蓋以其所統者言爾。曰。其不言信者。何也。曰。程子言之詳矣。蓋信之於五常。猶土之於五行也。五行非土不立。而土無定位。五常非信不有。而信非一端。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亦可以觀矣。曰。然則諸說如何。曰。是皆善矣。抑謝顯道身汗面赤。實羞惡之發也。而程子以為惻隱之心。是亦其實四端之一驗也與。語類問惻隱之心如何。包得四端。曰。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是非恭敬。亦須是這箇先動一動了。方會恁地。只於動處便見。譬如四時。

若不是有春生之氣。夏來長箇甚麼。秋時又把甚收。冬時又把甚藏。惻隱是一箇腦子。羞惡辭遜是非。須從這裏發來。若非惻隱三者俱是死物了。惻隱之心通貫此三者。附此節正申明皆有意。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不忍之心所統貫者也。

惻隱之心讀仁之端也。羞惡之心讀義之端也。辭讓之心讀禮之端也。是非之心讀智之端也。

註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

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釋語類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緣是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着。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箇物事說仁。譬如草木之萌芽。可以因萌芽知得他下面有根。惟是先有這物事在裏面。但隨所感觸。便自然發出來。故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至 述善堂

心之類。從那縫罅裏迸將出來。恰似寶塔裏面四面毫光放出來。四端未是盡。所以只謂之端。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性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潛室陳氏曰。端者端倪也。物之緒也。譬之繭系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系。若其無系在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附心統性情。心性情是三件。却自貫通合一。心是氣。性情是理。性是理之體。情是理之用。心有動靜。理因之分。體用心靜。則體存。心動則用見。故理之體用皆是心為之主宰。統貫心有覺理無為也。敬則心氣清。而理存。不敬則心氣昏。而理亡。故敬以存心。即所以全性情之本也。四端能擴充。則全體流行。不擴充。則止是一端發見。如見孺子見牛之類。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註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爾。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至 述善堂

釋條辨此節承上皆有而起下擴充之意。附人皆有能為善之才。

凡有四端於我者，讀知皆擴而充之矣。讀若火之始然

句，泉之始達，讀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讀苟不充之，

不足以事父母。音廓。擴。

註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

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

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

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聖 述善堂 藏板

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

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

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

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

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

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

寄主焉。其理亦猶是也。

釋語類問推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充，則填得來滿

了。如注水相似，推是注水下去，充則注得器滿了。蓋仁

義之性，本自可以充塞天地，若自不能充廣，則無緣得

這殼子滿。只是空殼子。問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曰：

不能擴充者，正為不知，都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

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般相似。問兩說充字未

曉，曰：上只說知皆擴而充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

滿，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能充滿此

心之量，上帶知皆擴字說，下就能充滿說，惟擴而後能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聖 述善堂 藏板

充能充則不必說擴矣。苟能知去擴充，則此道漸漸

生長，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中間矣字，文勢不斷。此

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

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

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天下，此皆是未足

以盡其本然之量，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

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者，

又要推出去，此章是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

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

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看來此說那時若行。楊墨亦不攻而自退。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真箇是活潑潑地。○雪菴前後五章。皆示諸侯以行仁。而此章尤詳明真切。闡發性善之微旨。其示人也切矣。○附不充不足以事父母。可知保四海須從事父母做起。有子所謂孝弟為仁之本也。孟子謂老幼吾之老幼亦然。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也。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蓋 述善堂 藏板

也。音含。函。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

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所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

利人之死。

釋新安陳氏曰。此只借以術之當擇說起。引出人當擇

仁而處之。○附矢人匠人皆以術失其本心。由其不慎

故也。○治國更術之大者。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

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

不智也。反夫音扶。馬於度。

註。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

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

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

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

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

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

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蓋 述善堂 藏板

釋語類問。如何是得之最先。曰。人得那生底道理。所以

說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也。○存疑論語處

仁指仁里言。此處仁指仁道言。○附此雖引孔子之言。

却不拘孔子立言之本意。蓋借其言以明己意。猶引詩

之斷章取義也。故夫仁以下。並不粘里字。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而恥為役。

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註。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釋慶源輔氏曰。不仁則頑然不覺。故不智。不智則懵然

無知。故不知禮義所在。存疑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德不足以服人。彼有德有力者。皆足以服我。而我當為之役矣。故曰人役也。

如恥之。莫如為仁。

註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釋存疑為仁如何。前章貴德而尊士云云。則為之仁也。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

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三

三

述善堂藏板

註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釋語類仁者如射。但那發時毫釐不可差。雙峰饒氏曰。此章與仁則榮二章之意同。皆是教時。君因恥辱而勉於仁。言不能行仁。則既無尊爵之可貴。又無安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為人役不免焉。則不當歸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己。己能為仁。大國安能役之。此役字。即小國役大國。楚六千里為鄰人役之役。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註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

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釋南軒張氏曰。聞過則喜。非能克其驕吝者不能。驕則自以為善而惡人議已。吝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人。路用力於克已。其功深矣。

禹。聞善言則拜。

註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釋慶源輔氏曰。子路賢者也。故不能無過。但勇於自改。是以喜於得聞而改之。禹則聖人也。其心純是天理。然之善。故不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則至誠屈己拜受之。附猶有人己之分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以為善。

註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三

三

述善堂藏板

釋慶源輔氏曰。子路賢者也。故不能無過。但勇於自改。是以喜於得聞而改之。禹則聖人也。其心純是天理。然之善。故不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則至誠屈己拜受之。附猶有人己之分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以為善。

註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

釋或問大舜之善與人同何也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已而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其孰為在己孰為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為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謂之舍己者特言其亡私順理而已非謂其已有不善而舍之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堯

述善堂藏板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句
註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釋或問觀其居深山中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及其格於文祖則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則其自始及終無一毫之私一息之間可知所謂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豈虛語哉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句

註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本

述善堂藏板

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閒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釋語類問是與人為善當其取人之際莫未有助之意否曰然曰三者本亦似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為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否曰然蒙引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云云俱通三人說朱子統言此章之文而總其旨以示人也顧麟士曰此章兩大字有大焉之大說取人莫大乎之大說成人雪菴取善與善即成已成物意附于路與禹舜雖淺深不同要皆

取諸人以為善者也。故末節總結之。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

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

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

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

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

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

汗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

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李 述善堂 藏板

羣也。附此節一步緊一步，分明有一隘字在。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

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

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

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

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錫裸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度反。

焉能之焉於度反。

焉能之焉於度反。

註：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

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

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

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

去而可留也。

釋：新安陳氏曰：此言惠之和寬以處眾而不輕與人絕

也。附此節一步寬一步，分明有一不恭在。伯夷之

意，總是恐人浼已。柳下惠之意，總是我不管人，恐人浼

已。故狹窄於人無所容。我不管人，故簡慢不把人當人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李 述善堂 藏板

看。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

子不由也。

註：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

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釋：或問卒章程張諸說，皆以為隘與不恭，非夷惠之過

乃其流之弊。爾子之說不然。何也？曰：諸先生之意厚矣。

然以孟子之言考之，則恐其意未必果然也。語類伯

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

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纔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附與人為善者。聖賢中正之道也。外此則嚴以絕人。則為伯夷之隘。輕以恕人。則為柳下惠之不恭。○自其從天理中流出。無線毫查滓言。則曰聖之清和。自其各倚一偏。失中過當處言。則曰隘不恭。○隘不恭。就在清和上見。孔子集大成之清和。自不如是。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奎

述善堂 藏板

公孫丑章句下

註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註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釋。饕餮饒氏曰。用兵也要天時地利。但人和為本。人心不和。雖有天時地利。亦不可取勝。况時不時。屬天利不利。屬地。人心不和。則在我而已。在天地者難必。在我者可恃。○蔡氏曰。時四時也。日日辰也。史記注六甲孤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奎

述善堂 藏板

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後五甲倣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虛。○饕餮饒氏曰。此大槩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水為母。木為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曰。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是直。○象引支干不出於時日。孤虛旺相不出於支干。時日有支干。而支干有孤虛王相。

也。兵家蓋只就孤虛旺相上論吉凶。時謂四時。該十二月在其中。日則該十二時。此猶年有四時。而錯舉春秋二字以該之也。附饒氏論孤虛與蔡氏不同。蓋各發一義。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音扶

註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堯 述善堂 藏板

釋蒙引此條申天時不如地利。就上說。條辨四面攻圍。必有得天時方位之吉者矣。曠日持久。必有得天時時日之利者矣。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註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釋蒙引此條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上說。趙氏曰古甲以革為之。故函人為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

李岱雲曰。空城難守。故兼言兵革米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註域界限也。

釋精言上節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此即承其意而究言之。故曰是承接之詞。封疆之界。正跟上城池等項。起下得道二句。附得道者。以仁心行仁政。是所以得人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奕 述善堂 藏板

和之本也。多助人和之驗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註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釋新安陳氏曰。孟子見當時用兵者。惟以天時地利為務。而不知以得道得人心為本。故發此論。

孟子 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

寡人得見乎句對曰句不幸頓而有疾句不能造朝句章內

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註〕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釋〕或問孟子本欲朝王矣。王召之則辭而不往。何也。曰。

孟子於齊實處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蓋非齊王之所得臣也。其相見之節。王就而見孟子則可。孟子自往而

見王則不可。王而召之。則既失禮矣。而其託疾者。又不誠也。則若之何而可往哉。語類看孟子意。只說他不

孟子公孫丑

卷十三

卷

述善堂藏板

合來名。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禮。只應以幣來聘。

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

惠王。也是惠王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為賓師。有事則

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

之意。故不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

其國而言。問孟子亦兼惡其托疾不真實否。曰。觀其終

篇不如此說。蒙引如往也。

明日讀出弔於東郭氏句公孫丑曰句昔者辭以疾句今

日弔句或者不可乎句曰句昔者疾句今日愈句如之何頓不弔頓

〔註〕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釋〕附出弔與取瑟而歌同意。皆所以警而教之也。但孔

子之使聞。就在於將命之際。孟子之使知。則必待於宿

景丑氏之後。以公孫丑孟子皆未及知孟子之心也。

王使人問疾句醫來句孟子對曰句昔者有王命句有

探薪之憂句不能造朝句今病小愈句趨造於朝句我

孟子公孫丑

卷十三

述善堂藏板

不識能至否乎句使數人要於路讀曰句請頓必無歸讀

而造於朝句平聲

〔註〕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

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釋〕附孟子辭疾之心。至此益晦矣。無由警教於王矣。景

不得已頓而之景丑氏宿焉句景子曰句內頓則父子句

外頓則君臣句人之大倫也句父子頓主恩句君臣頓主

敬句丑頓見王之敬子也句未見所以句王也句曰句惡

是何言也句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句豈以仁義為

不美也句其心曰讀是何足與言仁義也讀云爾句則不

敬頓莫大乎是句我頓非堯舜之道讀不敢以陳於王前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句聲句惡平句

註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

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釋慶源輔氏曰：丑之說，擊跽曲拳，奔走承順之敬。敬君

以貌，世俗之所知。故曰敬之小。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致

君子堯舜之敬，敬君以心，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存

疑孟子出乎，是欲使齊王知其非疾，使問醫來，正可達

齊王之機也。孟仲子乃權辭以對，則孟子一段意思，竟

不得達於齊王，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蓋景子齊

臣，宿其家，欲使齊王知其非疾，即前出乎之意也。○附

既出乎，又宿景丑氏，必要使王知其非疾，其一段惓惓

不得自己之意，正欲致君堯舜，望王大有為之心所見

端也。敬之大者也。○景丑，齊大夫，氏指其家言。

景子曰句否句非此之謂也句禮曰句父名讀無諾句君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堯 述善堂

命名讀不俟駕句固將朝也讀聞王命頓而遂不果句宜

與夫禮頓若不相似然扶句夫音句

註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

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

意不同也。

釋淺說景子此言，蓋以人臣之常禮律孟子，而不知賓

師不與臣同也。

曰句豈謂是與句曾子曰句晉楚之富讀不可及也句彼

以其富讀我頓以吾仁句彼頓以其爵讀我頓以吾義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牟 述善堂

吾頓何慊乎哉句夫豈不義頓而曾子言之讀是或一

道也句天下有達尊讀三句爵句一句齒句一句德句一句朝廷

莫如爵句鄉黨頓莫如齒句輔世長民頓莫如德句惡

得頓有其一句以慢其二句哉句口讀筆讀反讀長讀上讀聲讀

註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

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

而所銜有不同爾。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

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

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

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爾。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釋朱子曰。達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者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曾子曰。彼以其富其爵。我以吾仁。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述善堂 藏板

吾義。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師弟之閒。意見之相合。固如此。○雙峰饒氏曰。景子之言。是人臣事君之常。孟子之言。是人君尊賢之道。存疑。豈謂是是字。指景子所說言。豈謂是者。言我之意。豈說道如子之所言也。蓋子之言。以我不當不赴王之召。我之意。則以王不當召我也。曾子曰。以下。正是說不當召己之意。然其意猶未甚顯。至故將大有為之君。以下三條。則意思明白說出矣。至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則圭角盡露矣。○附是

或一道。即有一不得慢二之道也。達尊數句。上承曾子之言。下趕出有一不得慢二句。總言德與爵並尊。有爵者不可不尊德也。齒字帶言。○曾子就己之有德言。故曰何慊。孟子就君之尊德言。故曰惡得慢。○長民蒙引長治也。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註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述善堂 藏板

為是故爾。○釋蒙引尊德樂道不如是。謂不如是其尊德樂道也。非尊德樂道而不如是也。○德就賢者身上說道就賢者所抱說。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其德也。如孟子所舉平治天下之具。其道也。○附所不召之臣。臣指其人言。即上有仁義之德。下所云受教之臣也。不召。是君不召見。即上不敢慢。下所云學焉者也。有謀則就。正指明不召之實也。不分兩層。將者未然之詞。必有云者。言其事理之必然也。必先有所不召見之臣。然後將來能成大

有為之業。不如是不足與有為。又反言以決其必有也。下湯桓二節。皆反覆申言必有之理。觀此則孟子之不應召。其惓惓望王大有為之意。隱然見於言外矣。

故頓湯之於伊尹讀學焉讀而後臣之句故頓不勞而王

桓公之於管仲讀學焉讀而後臣之句故頓不勞而霸句

註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釋附學焉後臣。有所不召之臣也。不勞而王。霸大有為也。

孟子公孫丑

卷十三

盡

述善堂藏板

今天下頓地醜德齊讀莫能相尚句無他句好臣其所教句

而不頓好臣其所受教句好去聲

註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釋蒙引德以所就功業言。附地醜德齊。不能大有為也。好臣其所教。無所不召之臣也。

湯之於伊尹讀桓公之於管仲讀則不敢召句管仲頓且

猶不可召句而況頓不為管仲者乎句

註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

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釋附明言不可召。欲王有所不召之臣也。不為管仲。黜

霸崇王之意自在也。賓師與為臣不同。為臣論爵貴。貴之義也。故可召。賓師論德尊賢之義也。故不可召。

陳臻問曰句前日於齊讀王餽兼金二百頓而不受句於

宋讀餽七十鎰頓而受句於薛讀餽五十鎰頓而受句前

日之不受頓是讀則今日之受頓非也句今日之受頓是

孟子公孫丑

卷十三

盡

述善堂藏板

則前日之不受頓非也句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句

註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

百鎰也。

釋蒙引夫子必居一於此矣。謂不免於一不是也。

孟子曰句皆是也句

註皆適於義也。

釋慶源輔氏曰。陳臻則就事迹校量。孟子則以義理斷

制。附陳臻但就孟子之受不受邊看。便不見得有當然之義。故疑有是有非。孟子則就三國之餽上論。便各

有當受不當受之義。故有是無非。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

餽贖。予何為不受。

註贖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

予何為不受。

註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

餽為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釋附於宋於薛皆有所處。故受之皆是也。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

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註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

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釋朱子曰。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他以貨賄籠

絡了。問處字是處物為義之處否。曰。是。南軒張氏曰。

人於不當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當受不受。亦是為物

所動。何則。以其蔽於物。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

惟義之安。外物何有焉。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爾。附

於齊未有遠行戒心之事。故不受亦是也。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

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註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

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釋趙氏惠曰。雙枝曰戟。單枝曰戈。蒙引下邑屬邑也。

如云管下。附三字對下多字看。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

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註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

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釋雙峰饒氏曰。凶年說得濶。如水旱疾疫之類。饑歲只

是五穀不熟。條辨幾千人矣。是合上二者總計約略

之詞。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

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

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與之與
平聲

〔註〕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釋〕附求牧與芻而不得，指上不得為句。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

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

之罪也。句。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

〔註〕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

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釋〕雲峰胡氏曰：齊之君臣皆知其罪，天理之乍明也。終於不改，人欲錮之也。顧麟士曰：為都治邑，恐亦是大

樂語。邑有先君之廟曰都。雖都字一解，然不應執定以

証此處也。不然，何得齊先君廟遽有五處，而一時治者

皆孟子之所識耶。附孟子雖云為都，大槩只是治邑

之意。

孟子謂蚺龍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

〔註〕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

〔釋〕

〔釋〕

〔釋〕

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句。蚺音反為去聲。與平聲。

〔註〕蚺，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釋〕條辨辭請之意，原不可辨。孟子謂其在於可以言是

欲諷之言，故作如此解。附可見士師是有言責者。

蚺龍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句。

〔註〕致，猶還也。

〔釋〕蒙引：蚺龍賢於距心，以能諫又能去。

孟子曰：所以為蚺龍，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

知也。句。為去聲。

〔註〕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句。

〔註〕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

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

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句。

〔註〕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

也。

也。

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釋南軒張氏曰。孟子異乎蜚龍。故得從容不迫。陳善閉邪。以俟王之改。可徐處乎進退之宜也。然卒致為臣而歸。誠意備至。啓告曲盡。而王終莫悟。則有去之而已。然三宿出晝。猶庶幾王之改。終從容不迫也。豈悻悻者能識之。條辨兩則字。見一毫寬展不得。正與綽綽有餘裕相反。附前章重賓師。此重不受祿。兩則去。皆有不

可苟祿之意。孟子未嘗受祿。故去得從容不迫也。進字帶言。即不去意。此只大槩言。可以不速去之義。下宿晝出晝。又見有惓惓行道濟時之深心。

孟子

卷十三

美

述善堂 藏板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句。蓋古盍。反見音現。

註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釋語類問孟子賓師之禮。如何。曰。當時有所謂客卿者是也。大槩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召之則不往。又却為

使出弔於滕。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註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釋蒙引公孫丑此章之問。與論語子奚不為政之問畧同。孟子孔子。當時皆有難顯言者。皆是托詞以告之。附不惡而嚴者。不拒絕之。亦不親附之也。惟於莊威嚴

孟子

卷十三

平

述善堂 藏板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註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大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稱去聲

註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梓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釋慶源輔氏曰。古者棺槨無度。想只是過於厚。觀易喪葬取之太過可見。至周公制禮時。始為七寸之制也。

蒙引曰。盡心曰為悅。曰心校。孟子於此。只是要自盡其心而已。豈有一毫外慕之心哉。附註中堅厚久遠。預

提下節無使土親膚意。以明所以盡心之實義也。孟子却到下節方明言之。人心即無使土親膚之心。乃天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全

述善堂 藏板

理人情之至。無貴賤一也。周公制禮。深得乎人心之同然也。有此禮制。則木美在所當為矣。但恐有不得與

無財者爾。故下詳言之。

不得讀不可以為悅句無財讀不可以為悅句得之讀為

有財讀古之人頓皆用之句吾頓何為獨不然句

註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

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釋蒙引悅快也。所謂盡於人心也。附此承上節中古定制之意。言得之有財者皆用之。故吾亦用之也。

且比化者讀無使土親膚句於人心頓獨無悅乎句必二反

效音

註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悅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釋附悅快也。即上悅字。且字推進一層。言不但得之有財當用。且用之則不使土親膚。可以悅於心而為悅。此

申明上節為悅意。即所謂堅厚久遠。然後盡於人心之實義也。註比猶為之為去聲。

吾聞之也讀君子頓不以天下頓儉其親句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全

述善堂 藏板

註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釋朱子曰。以猶為也。不為天下惜棺槨之費而儉於其親也。附註之言送終之禮。不專指棺槨。而棺槨在其

中。世俗送終之禮。非儉即觀美。求自盡於心者鮮矣。當為得為而不為。乃是為天下儉親。

沈同以其私頓問曰句燕頓可伐與句孟子曰句可句子

噲頓不得與人燕句子之頓不得受燕於子噲句有仕於

此讀而子悅之句不告於王讀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句

夫士也讀亦無王命讀而私受之於子句則可乎句何以

異於是句伐與之與平聲下

註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喻子之事見前篇諸

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釋附燕之私相授受為不奉天命齊之擅行征伐為不奉天討皆非天也通章以天字貫

齊人伐燕句或問曰句勸齊伐燕前有諸句曰句未也句

沈同句問燕可伐與句吾應之曰讀可句彼然讀而伐之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全述善堂

也句彼如曰讀孰可以伐之句則將應之曰讀為天吏讀

則可以伐之句今有殺人者句或讀問之曰讀人可殺與

則將應之曰讀可句彼如曰讀孰可以殺之句則將應

之曰讀為士師讀則可以殺之句今讀以燕伐燕讀何為

勸之哉句

註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

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

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釋或問孟子於沈同之問曷為不盡其辭以告之也曰

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其以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

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探其情而預設詞以待之則是猜防險詖之私爾豈所謂聖賢之心哉

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係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為而不可哉。語類孟子

居齊許久伐燕之事必親見之齊王乃無一語謀於孟子而孟子亦無一語諫之何也想得孟子亦必以伐之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全述善堂

為是但不意齊師之暴虐爾不然齊有一大事如此而

齊王不相謀孟子豈可更居齊耶。附天吏伐暴救民

者也若齊之伐燕能救民於水火之中而不更為暴虐

則亦可謂之仁義之師而為一時之天吏矣豈以其素

不能行仁義而遂謂必不可伐哉至後為殺係等事方

決見其不可爾。註齊之無道即指殺係等事言

燕人畔王曰句吾甚慙於孟子句

註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句王讀無患焉句王自以為讀與周公孰仁且智

句王曰惡句是何言也句曰周公頓使管叔監殷句

管叔以殷畔句知頓而使之讀是不仁也句不知頓而使

之讀是不智也句仁智頓周公未之盡也句而況於王乎

句賈頓請見而解之句皆平聲

註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王兄也武王勝

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

之

釋附仁智未盡重不知邊為齊之不知燕畔也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金述善堂

見孟子頓問曰周公何人也句曰古聖人也句曰

使管叔監殷讀管叔以殷畔也讀有謂曰然句曰

周公知其將畔讀而使之與句曰不知也句然則聖

人且有過與句曰周公弟也句管叔兄也句周公

之過讀不亦宜乎平聲

註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

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

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

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

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

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

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

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釋精義伊川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

為至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

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

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

亦宜乎○雲峰胡氏曰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此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金述善堂

一句最見得周公之用心舜之心誠信而喜象不忍逆

以其弟為詐舜為兄之道盡矣周公之心誠信而任管

叔不忍逆以其兄為畔周公為弟之道盡矣故曰此天

理人倫之至○存疑周公之過當有不當無○周公果

是不知其將畔而使之蓋愛兄之心蔽之也若謂本知

其將畔但不忍以不仁待兄而姑使之是以惡養天倫

若莊公之於叔段其不仁甚矣

且頓古之君子過則改之句今之君子過則順

之句古之君子其過也讀如日月之食讀民皆見之

及其更也讀民頓皆仰之句今之君子讀豈徒順之讀

又從為之辭平聲更平聲

註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

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賈不能勉其君以遷

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

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

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

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

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全

述善堂藏板

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

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釋新安陳氏曰。孟子窺賈為君文過之心。於不言之表

而責之。

孟子致為臣而歸句

註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頓就見孟子讀曰句前日頓願見而不可得句得待讀

同朝甚喜句今又棄寡人而歸句不識頓可以繼此而得讀

見乎句對曰句不敢請耳句固所願也音潮

他日頓王謂時子曰句我欲頓中國而授孟子室句養弟

子以萬鍾句使諸大夫國人讀皆有所矜式句子頓盍為

我言之句為去聲

註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

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釋蒙引他日二字。見得孟子亦有遲遲其去之意。

時子因陳子頓而以告孟子句陳子以時子之言頓告孟

子句

註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全

述善堂藏板

孟子曰句然句夫時子頓惡知其不可也句如使句欲富

辭讀十萬頓而受萬讀是為欲富乎句扶惡平聲

註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

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

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

亦不為此也。

釋蒙引此然字。只因陳子所述時子之言。而曰是如此

耶。然時子惡知我之不可以復留耶。附十萬。只大槩

言所辭之多爾。非指實數也。

季孫曰句異哉讀子叔疑句使已為政不用讀則亦已矣

又使其子弟為卿句人亦孰不欲富貴句而獨於富貴

之中讀有私龍斷焉音龍音龍

註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

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

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

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

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讀以其所有讀易其所無者讀有司者讀治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堯述善堂

之耳句有賤丈夫焉句必求龍斷而登之句以左右望而

罔市利句人皆以為賤句故從而征之句征商句自

此賤丈夫始矣句

註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

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

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

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

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

子拒而不受。

釋精言此節釋龍斷之說。正以見其不可為爾。雪菴

前篇齊伐燕後記鄒滕事。則孟子去齊矣。此於伐燕之

後遂記去齊而綱目亦大書孟子去齊其旨深矣。三代

之治遂不復見矣。惜哉。龍斷墻閒斷盡儀秦一輩人

孟子目為賤丈夫。又曰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真壁

立萬仞氣象。

孟子去齊宿於晝句當如字或曰當晝音獲下同

註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句坐而言句不應句隱几而臥句為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堯述善堂

同隱於堯斬反

註隱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釋附要畱行須是奉王命。且不但奉王命須是如後所

云王庶幾改諸者而後可。不然孟子即畱將何以為用

孟子地耶。下文孟子且只責不奉王命。猶前章未顯言

道之不行且只言其不欲富也。

客不悅讀曰句弟子讀齊宿而後敢言句夫子讀臥而不

聽句請句勿復敢見矣句曰句坐句我讀明語子句昔者

魯繆公讀無人乎子思之側讀則不能安子思句泄柳

申詳頓無人乎繆公之側讀則不能安其身句○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聲

語去聲

註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雷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釋或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心為然也。語其勢則然爾。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汗行而事

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附兩人乎人字，正與雷行者對看。此人一在君側，一在賢者之側，皆奉王命，不止出一己之欲，故皆與欲為王雷行者相反。孟子所以並舉以語之也。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述善堂藏板

子頓為長者慮讀而不及子思句子絕長者乎句長者絕句子乎上聲

註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雷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雷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釋附是時雷行者來孟子之側，與有人乎子思之側略相似，但不奉王命，便與在子思之側之人不同，故責其不及子思，謂不及繆公雷子思之事，非孟子以子思自處，而責其待己不如子思也。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述善堂藏板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述善堂藏板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述善堂藏板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述善堂藏板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述善堂藏板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述善堂藏板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述善堂藏板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述善堂藏板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述善堂藏板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述善堂藏板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述善堂藏板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述善堂藏板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述善堂藏板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述善堂藏板

之句王頓如改諸讀則必反予句

註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釋問孟子於齊一見王便有去志又何出晝之遲遲沈

無回曰聖賢之救亂世如慈母之伏死子有一分未絕

亦不肯去手此便是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之家法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頓然後浩然有歸志句予

雖然豈舍王哉句王頓由足用為善句王頓如用予頓

則豈徒齊民安頓天下之民頓舉安句王頓庶幾改之句

予頓日望之句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

齒

述善堂藏板

註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樸實如

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

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

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釋附王由足用由字有斟酌見王雖非湯武之姿猶有

可取者非他人比爾兩庶幾改之見孟子惓惓之餘

意

予頓豈若是小丈夫然哉句諫於其君頓而不受句則怒

悻悻然見於其面句去頓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句悻悻然見於其面句

頂反見音現

註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釋附小丈夫不可低看了亦是可去則去者但少惓惓

之餘意爾若荷蕢之果是也觀諫於其君而不受句

可知孟子當日亦必因有一事諫君不受而去所謂改

諸者或即指此所諫之一事也

尹士聞之讀曰句士頓誠小人也句

註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

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

孟子公孫丑卷十三

齒

述善堂藏板

所以為果也

釋附勇於認過是其心虛處尹士誠君子哉君子憂

則違之雖同而情自不同有惓惓之餘意故也若荷蕢

之情則果而已矣聖賢為天地立心蓋聖賢之心即

天地生物之心也故蒙引云天地無心以聖賢為心

孟子去齊句充虞頓路問曰夫子頓若有不豫色然句

前日頓虞聞諸夫子曰句君子頓不怨天句不尤人句

註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

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爾

曰彼一時讀此一時也句

註彼前日此今日

釋附不怨不尤是君子反己自修之實彼一時即指自修之時言此一時關係天下治亂生民休戚於此而無不豫便不足為聖賢矣此不豫即惓惓之餘意未忘也

五百年讀必有王者興其閒讀必有名世者句

註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臯陶

孟子公孫丑

卷十三

堯

述善堂藏板

稷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釋附天下治亂相循五百年必有王者名世亦是亂極必有返治之理

由周而來讀七百有餘歲矣句以其數讀則過矣句以其時考之讀則可矣句

註周謂文武之閒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為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讀未欲平治天下也句如欲平治天下讀當今之世

讀舍我其誰也句吾讀何為不豫哉句夫音

註言當此之時而使我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釋或問孟子既曰憂天下之憂矣又曰何為不豫何也曰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聖人有疑乎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或人退文中子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若孟子不忘

孟子公孫丑

卷十三

堯

述善堂藏板

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庶幾乎慶源輔氏曰不能無不豫憂世之志也實未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則相反自聖賢言之則並行而不悖也附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是兩意故用又字言天心未必不厭亂而致治之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猶言我何故不豫哉致治之具即壯而欲行之道也以此自樂故無不豫有不豫者憂天下之憂無不豫者樂己之樂

孟子去齊句居休句公孫丑問曰仕讀而不受祿讀古

之道乎句

註休地名。

曰句非也句於崇讀吾得見王句退頓而有去志句不欲

變讀故不受也句

註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

謂變其去志。

繼頓而有師命句不可以請句久於齊讀非我志也句

註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

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七

述善堂藏板

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釋或問孟子見齊王而有去志矣。而其去也。則又曰王

由足用為善。何也。曰齊王無湯武之姿。此孟子所以有

去志也。然比當時之諸侯。則猶有可取者。而况孟子居

齊之久。又當有所啓發而增益於前者。且其君臣之義

亦略定矣。所以將去而不能無眷眷之情也。南軒張

氏曰。此篇載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備。學者

所宜深究也。

四書句讀釋義卷之十四

滕文公章句上

註凡五章

滕文公頓為世子句將之楚句過宋讀而見孟子句

註世子太子也。

孟子頓道性善句言頓必稱堯舜句

註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

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

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一

述善堂藏板

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

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懶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

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

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

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

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釋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

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

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

可爲。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陵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順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謂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皆謂此也。曰。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十一

述善堂藏板

孟子之言性善。非與惡對之善也。特贊美之詞。爾信乎。曰。此亦異乎吾所聞矣。夫孟子性善之論至矣。而荀楊韓氏或以爲惡。或以爲混。或以爲有二品。最後釋氏者出。然後復有無善無惡之論焉。儒者雖習聞乎孟子之說。然或未知性之所以爲性。於是悅於彼說之高。而反羞吾說爲不及。則牽孟子之說以附焉。而造爲是說以文之。蓋推性於善惡之前。而置孟子於異同之外。自以爲得性之真。而有功於孟氏之門矣。而不知其實陷於釋氏之餘。直以精神魂魄至粗之質。而論仁義禮智至

微之理也。且又不究秉彘之實德。而指爲贊美之空言。不察至善之本然。而別立無對之虛位。推而言之。至以天理人欲爲同體。特因其發之中節與否。而後有善惡之名焉。則亦勞力費辭。而無復彷彿孟子之遺意矣。惜乎吾不得從事於其門。庶乎其有相長之益也。語類伊川謂性卽理也。一句。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雲峰胡氏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十二

述善堂藏板

謂道。正是從源頭處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程子曰。性善二字。孟子擴前聖之所未發。而有功於聖門。愚亦敢曰。性卽理也。一句。程子擴前聖所未發。而有功於孟子。吳氏程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新安陳氏曰。性善是虛說其理。稱堯舜是指能盡性之人。以實其說。如朱子著小學書。列立教明倫於前。盡是說其理。列實立教實明倫於後。並是實有是人。實有是事。以實前而之說。此之謂實之。附性善是堯舜之理。堯舜是性

善之事。性善堯舜。括盡七篇之指。

世子句自楚反句復見孟子句孟子曰句世子句疑吾言句

乎句夫道句一而已矣句復扶又句反夫音扶

註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

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

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

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釋或問世子疑孟子之言而孟子不之拒何也曰孟子

之言非當時之所常聞也故聞者非徒不之信也而亦

孟子篇文公卷十四藏善堂

莫之疑也是其漠然如飄風之過耳亦不可復冀其思

釋而信從矣世子復來則豈其思之未得而不舍於心

與故孟子之言雖若怪之實則喜其能思而將有以進

乎此也。蒙引此道字。正指性也。道者性命道德之總

名。何者不是道。此處不必拘於中庸性道之分。附上

言性之本善。此則言性善之皆同。無古今聖愚之殊。則

堯舜可為在其中。一而已矣者。道只此一樣。更無第二

樣也。言道一。正見堯舜之必可為也。故下節引為聖

賢之言以明之。

成蹊句謂齊景公曰句彼丈夫也句我丈夫也句吾

何畏彼哉句顏淵曰句舜何人也句予何人也句

有為者句亦若是句公明儀曰句文王我師也句周公

豈欺我哉句古竟反

註成蹊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

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

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

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

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

孟子篇文公卷十四藏善堂

他說也。

釋朱子曰。孟子引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

日用之閒。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裡。此外更無

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

然。則是畫脂練水。無真實得力處。雲峰胡氏曰。性之

本善。堯舜無異於人。行之不力。人自異於堯舜。蒙引

成蹊顏淵公明儀所以如此云者。正以古今聖愚本同

一性爾。然則世子復何疑。惟篤信力行。以師聖賢而已

矣。

今勝頓絕長補短句將五十里也句猶可以為善國句書

曰句若藥不瞑眩頓厥疾不瘳句反眩音懸

註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勝國雖小。猶

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

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

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

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釋朱子曰。勝小不過如今一鄉。孟子只說可為善國。終

不成以告齊梁之君者告之。○人要為聖賢。須是猛起。

孟子滕文公卷十四六述善堂藏板

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痼之疾。直是不可悠悠。○勉齋

黃氏曰。歷引三人之言。所以釋滕文之疑。終以藥瞑眩。

所以厲其志。

滕定公頓薨句世子頓謂然友曰句昔者頓孟子嘗與我

言於宋句於心終不忘句今也頓不幸頓至於大故句吾

欲頓使子問於孟子頓然後行事句

註定公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

喪禮。

然友之鄒頓問於孟子句孟子曰句不亦善乎句親喪頓

固所自盡也句曾子曰句生頓事之以禮句死頓葬之以

禮句祭之以禮句可謂孝矣句諸侯之禮頓吾頓未之學

也句雖然句吾頓嘗聞之矣句三年之喪句齊疏之服句

飭粥之食句自天子頓達於庶人句三代共之句齊音

反飭粥句齊音

註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

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

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

自己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

孟子滕文王卷十四七述善堂藏板

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

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

日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

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釋或問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聖人以為

子生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也。故為之立中制節。使

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也。齊。疏之服。飭粥之食。

何也。曰。服美不安。而食旨不甘也。其為大本大經。何也。

曰。自盡其心者。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飭粥。喪禮之

大經也。孟子生於戰國分爭之際，不得見先王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門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則既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疏濶，有如張子之所病者，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毫釐之間，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節文度數之小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刻向所以深歎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欲為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八

述善堂藏板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註：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

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爾。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九

述善堂藏板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好，有好者，下必有其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世子好為，皆去聲。後。註：不我足，謂不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釋：衛絳山曰：復問孟子，蓋求所以取信父兄百官之道也。孟子曰：不可以他求者也。是在世子，即發前親喪固所自盡語意，引孔子之言，皆是說自盡處。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

未有命戒句百官族人讀可謂曰知句及至葬句四方來觀之句顏色之戚句哭泣之哀句弔者大悅句

註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

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唯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爾。

又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啟發其良心矣。是以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

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問為國句

註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句民事讀不可緩也句詩云句晝讀爾于茅句宵

爾索綯句亟其乘屋句其始播百穀句○繩音陶○亟紀力反

註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釋慶源輔氏曰。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然如此。其亟。孟子引之。以証民事不可緩之說。存疑。民事不可緩。一句。是一章大指。

民之為道也讀有恒產者讀有恒心句無恒產者讀無恒心句苟無恒心讀放辟邪侈讀無不為已句及讀陷乎罪

然後從而刑之句是罔民也句焉有仁人在位讀罔民而可為也句○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讀賢君必恭儉句禮下句取於民有制句

註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釋蒙引。恭儉以持身言。禮下取民。有制以其所施者言。

陽虎曰句為富讀不仁矣句為仁讀不富矣句

註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

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釋附引為富不仁。以見取民不可無制也。民之為道一節。言恒產當制。恭儉二節。言取民當有制。下夏后氏節。乃言制恒產與取之之制也。

夏后氏頓五十而貢句殷人頓七十而助句周人頓百畝

而徹句其實頓皆什一也句徹者讀徹也句助者讀藉也讀

句○徹勅列反藉子夜反

註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

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

孟子滕文公

卷十四

圭

述善堂藏板

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

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

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

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

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

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

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

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

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

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釋或問所言井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有未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不必盡於其細也。師其意而不必泥於其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派。乃經

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曰

三代授田之多少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

氏亦有說焉。然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

畛域。亦必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更制。每有增

加。則其勞民動眾。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

孟子滕文公

卷十四

圭

述善堂藏板

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

果何耶。○精言徹者二句。不但疏解名義。正見助徹之

善。助是助而不稅。徹是通力合作。計畝均分。俱隨年之

有無以為上下。不至病民。皆與貢法有常相反。○附曰

五十曰七十。曰百畝。數雖有多寡。然皆授之於民。以為

恒產。孟子於此。只大概言三代皆制民恒產爾。不以多

寡分彼此也。曰貢曰助曰徹。其實亦有不相同處。孟子

總以什一概之。亦是大概言三代取民。皆不越堯舜什

一中正之制爾。所以教文公也。徹者二句。合下龍子節。對看。分別貢助徹之善否。使文公知所取法也。世祿二節。正教以行助法。則制民恒產。取民有制。皆在其中矣。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虛。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或音音音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五 地善堂 藏板

註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擁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釋或問貢法。大禹之遺制。而其不善若此。何也。曰。蘇氏林氏嘗言之矣。蘇氏曰。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之不及此。非不知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為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為歲之常數。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

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爾。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音扶

註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爾。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釋存疑。既引龍子之言。見助法當行。又說夫世祿滕固行之。一句。意含只是未行助法爾。遂引詩以証。雖周亦助。以教文公之。行助法也。附滕之世祿。不知是如何行法。孟子只見得此法原與助法相表裏。故言今滕已行世祿。則所少者助法爾。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於付反

註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五 地善堂 藏板

釋朱子曰考之周禮。行助法處有公田。行貢法處無公田。孟子也不會見周禮。只據詩裏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說井田只說得這幾句。是少好。這也是大源大本處。却不理會細碎。附周雖名徹。亦必用助法。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

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述善堂 藏板

小民親於下。

註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

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

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釋精義伊川曰。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

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或問先王之學教民其效

如此。後世學校固未嘗廢。而獨未觀其效。何耶。曰。先王

之學以明人倫為本。故自其咏歌。絃誦之閒。洒掃應對

之際。所以漸摩誘掖。勸勵作成之者。無非有以養其愛

親。教長之心。而教之以修己治人之術。是以當是之時

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學校雖存。而不

復此意。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技。而其所以勸

勉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無恥之心。雖有長材

美質。可與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反為俗學頹風。驅

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望其能教化民成俗之

效。如先王之時哉。先生君子。蓋有憂之。故程夫子兄弟

皆常建言。欲以漸變流俗之惡。而復於先王之意。顧皆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述善堂 藏板

屈於俗儒之陋說。而不得有所施行也。後之君子。有能

深考其說而申明之。其亦庶幾矣乎。語類問鄉學如

何。曰。皆是農隙而學。曰。孰與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

致其仕者教之。雙峰饒氏曰。孟子教時君行仁政。只

是教與養兩事。井田以養之。學校以教之。告齊王。滕文

皆如此。小民親於下者。蓋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教

以人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

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問夫婦有別。如何相親。曰。夫

婦無別。則相賣。賣便相離了。趙氏憲曰。庠序皆可言

養庠亦可言教。孟子特因立名之義。舉其重者爾。附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此孟子之論學得大本處。與子夏學務敦倫意同。庠序校皆鄉學也。三代不相襲名。今亦不必兼襲其名。孟子特統舉三代之名以示則爾。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註：滕國禍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述善堂 藏板

釋：語類問滕文公為善如何。行王道不得。只可為後法。曰：他當時大故展拓不去。只有五十里。如何做得事。看得來。渠國亦不甚久便亡。問所謂小國七年者。非是封建小國。恐是燕韓之類。曰：然。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註：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釋：附此亦後世子孫必有王之意。蓋據理而言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

擇而使之。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

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

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音扶

註：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述善堂 藏板

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釋：附井地均。穀祿平。使上下各得其安。此井田所以為仁政也。不如是。或損下益上。與損上益下。皆後世一偏之私。非先王中正無弊之道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扶養去聲

註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釋附此卽下章勞心治人。勞力食人之通義。故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

請野 九一而助 國中 什一使自賦

註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

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三 述善堂 藏板

釋蒙引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總言行周之徹也。周監於二代。故周之徹法。鄉遂用夏之貢。都鄙用殷之助。附徹以助為主。而貢輔之。蓋因鄉遂都鄙之地。而各制其宜。法之盡善者也。故請滕行之。使君子治野人。野人養君子也。

鄉以下 必有圭田 五十畝

註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爾。

餘夫 二十五畝

註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釋顧麟士曰。圭田在公田百畝之中。中分之。餘夫田在私田百畝中。四分之。

死徙 無出鄉 鄉田 同井 出入 相望 守望

相助 疾病 相扶持 則 百姓親睦

孟子 滕文王 卷十四 三 述善堂 藏板

註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交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釋附井田制定。百姓已有相親睦之情。況又有庠序學校。以明人倫乎。

方里而井 井 九百畝 其中為公田 八家皆私百畝 同養公田 公事畢 然後敢治私事 所以別野人也

註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也。

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音扶

註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畧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

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述善堂 幸 藏板

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備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郵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

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釋雙峰饒氏曰。前面說底是箇硬局子。到這裡須是要會變通。使合人情。宜土俗。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不全是硬局子。溫潤滑澤。方可行得。附孟子雖云大畧。却都是為國之大本大經。滕果尊信而力行之。則為善國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

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註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挾。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述善堂 幸 藏板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述善堂 幸 藏板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述善堂 幸 藏板

釋或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市不二賈之說何耶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為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況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戰國之時乎。附為神農之言者其所言皆稱述神農之事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述善堂 藏板

註陳良楚之儒者。相所以起土耒其柄也。釋附陳相歸滕本與許行不同。至下節乃變爾負耒耜自是出疆不合耒耜意。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

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

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

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句。養音雍。聲。音孫。惡平聲。

註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釋精義伊川曰儒者其卒必多入異教非其志願也其勢自然如此只為於已道無所得故不能安雖曰聞道終不會實有之。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

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

曰曰冠曰曰奚冠曰曰冠素曰曰自織之與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述善堂 藏板

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曰害

於耕曰許子以釜餽饔以鐵耕乎曰然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聲與平聲

註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釋原解以下二節先就許子之身問作引是現前說法

亦是就所明而通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

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

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
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
為也。去聲

註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金甌之屬也。陶為甌者。

治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釋新安陳氏曰。厲陶治厲農夫之說。乃是因行厲民自

養之言。承其厲字而明辨以開之。附且許子以下。又

就易字詰出不可並之意。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

孟子滕文公卷十四述善堂

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

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

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句。與平

註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

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

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

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

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
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釋精義呂曰。言治者必曰太平。習聞其名而未見其象。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

於人。則勞佚平矣。富有天下不為有餘。貧食百畝不為

不足。則貧富均矣。至於祿厚者責重。祿薄者責輕。役重

則賦輕。役輕則賦重。視其迹若參差不齊。要其實則其

道如砥。若夫以封建均邦國。以井田均萬民。則又太平

之著見者也。附治天下不必並耕之說。至此已分明。

孟子滕文公卷十四述善堂

下又引堯舜之事以明之。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

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

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

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禹疏九河。瀰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

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

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

乎。禮反。滄音。藥濟子。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淪。亦疏通之意。濟。深。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天 述善堂 藏板

后稷頌教民稼穡讀樹藝五穀句五穀熟讀而民人育句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讀聖人有憂之。使契頌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句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天 述善堂 藏板

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

之。後從而教之。新安陳氏曰。聖人有憂之。又言堯所
憂者大。使契爲司徒以教民。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聖
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是再提撥耕字。以照應獨可
耕且爲與一句。○原解聖人有憂。主堯言。而舜在其中。
觀下引放勳言可見。蓋此上二節。叙堯時事之憂勞。故
用獨憂有憂提撥。而臣統於君。至下節承此二節。申明
君相大人勞心治人。事功之大。故以堯舜相因並言。
放勳所命。乃施教之方。用力於人倫者。則獎勵之。歸向
於人倫者。則招徠之。此長善之教。立心背人倫者。則閑
其邪以正之。行事戾人倫者。則矯其曲以直之。此救失
之教。志靡者輔之。使立力弛者翼之。使行此助不及之
教。此皆從容誘掖。優游涵育。俟其自化。使自得其性之
固有。蓋教雖設自聖人。到本性會悟處。須自家心中得
力。提撕警覺二句。卽禹謨戒用休。重用威。勸以九歌。俾勿
壞之事。使自得以上。已是惠。故振爲加惠。○聖人之憂
民。亦主堯言。而舜在其中。○蒙引雖欲耕得乎。只承禹
八年於外說。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亦只承勞來
匡直輔翼四句說。○附父子有親等五有字。從人之有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述善堂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述善堂

道一有字來。蓋人秉彝之性中。本有此五者之德。聖人
設教。特使之還其固有者而已。所謂修道之教也。自得
得乎此。振德振乎此也。蓋此五者教民之實事。勞來等
乃所以教之之法也。○振德只是勞來匡直勿倦之意。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
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扶易去聲
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釋或問禹之功大矣。而孟子以皋陶配之。何也。曰。皋陶
之學純粹精密。而其陳謨種德。明刑弼教。爲助尤多。故
舜欲傳位於禹。而禹獨讓之。則其德業已盛。固聖人之
偶矣。○原解此承上節斷明堯舜所憂之大。以証明大
人勞心。不屑屑於耕意義。○附堯憂不得舜。承上堯獨
憂舉舜敷治言。舜憂不得禹皋陶。承上舜使益禹稷契
大概言。憂不得人者。勞心治人。大人之事也。憂百畝不
易者。勞力養人。小人之事也。大人豈必並爲小人之事
哉。○上二節不暇耕。帶繳並耕意。此節不必耕。與通義
節應。正明不必並耕意。○堯舜於民。水火稼倫。事事而

憂之。孟子却總歸於得人。此堯舜之急先務。孟子之議大要處。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讀句。○為易。並去聲。

註分人以財。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善。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三 述善堂

釋附此承上節堯舜憂不得人。言其皆是為天下得人者。可謂之為仁。又其事為甚難。仁則與厲民大相反。難則與小人瑣屑之事迥不同。皆隱與並耕意相對。惠忠與以天下與人三句。皆引起作陪襯。與中庸均天下國家三句一例。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句。○與。去聲。

註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釋附大哉君哉。與前賢君對看。賢莫過於蕩蕩巍巍之堯舜。而皆不用心於耕。則賢者並耕而食之說誤矣。自當堯之時至此。言堯舜之事。步步與並耕反對。却未曾正言堯舜不並耕。至此不用於耕句。方正言以結之。所以辨許行者詳矣。下文乃責陳相。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讀句。○與。去聲。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三 述善堂

註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

築室於場句獨居三年句然後歸句他日頓子夏讀子張

子游讀以有若似聖人句欲以所事孔子頓事之句彊

曾子句曾子曰句不可句江漢以濯之句秋陽以暴之句

皜皜乎頓不可尚已句○任平聲。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果。

註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

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

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

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

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

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

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釋存疑江漢水多而濯之潔無一點之汙也秋陽燥烈

而暴之乾無一毫之濕氣也在聖人則是一絲不存萬

理明淨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附曾子之不倍師在慕

聖人之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雖相似者不事也況相背

者乎

今也頓南蠻馭舌之人句非頓先王之道句子倍子之師

而學之句亦異於曾子矣句○缺亦作

頓今也頓南蠻馭舌之人句非頓先王之道句子倍子之師

註馭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頓出於幽谷讀遷于喬木者句未聞頓下喬木讀而

入於幽谷者句

註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

于喬木

魯頌曰句戎狄是膺句荊舒是懲句周公頓方且膺之句

子是之學讀亦為不善變矣句

註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荊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

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

之亦斷章取義也

釋附不善變應前變於夷

從頓許子之道讀則市買不貳句國中無偽句雖使五尺

之童頓適市讀莫之或欺句布帛頓長短同讀則買相若

麻縷絲絮頓輕重同讀則買相若句五穀頓多寡同讀

則買相若句履頓大小同讀則買相若句○賈音

註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

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

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

重

孟子

卷十四

述善堂

藏板

孟子

卷十四

述善堂

藏板

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釋條辨開口說從許子之道。便是承上倍師之意而辨之。見許子之道自有可從者。精言不論精粗美惡。正是許子齊賈宗旨。前言並耕。欲舉天下尊卑貴賤之等而一之也。此言齊賈。欲舉天下精粗美惡之分而泯之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

小履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述善堂 藏板

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徒音師又山。竊反此必二反惡平聲。

註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履小履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釋徐傲紘曰。許子始託神農並耕之說。欲齊人也。而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相兼。繼託神農市賈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以同價。張彥陵曰。

獨言屨者。緣許行是箇捆屨底人。故就其明者通之。

彼謂國中無偽。是謂可以治國家也。故此云惡能。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

來。壁又音開。

註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釋雲峰胡氏曰。許行與民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於眾人。皆非。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述善堂 藏板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

以所賤事親也。之見音現。

註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

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

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釋或問夷之請見者再。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為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寤於心而自得之爾。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親與之角哉。慶源輔氏曰。夷子雖師墨氏之教。至於葬親之時。天理自然發動。有不得如其師之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宜有之。故孟子因舉此一事以詰之。而下文又舉喪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正夷子之天理一點明處也。陸象山曰。所賤事親句。非直折語。是故意激他。只要他自省。這一點厚葬底念頭。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五

述善堂藏板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

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

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

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

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

句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句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音蒲。比反。

註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五

述善堂藏板

釋或問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何也。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莖。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一焉。蓋一體而分。血氣連屬。眷戀之情。自不能已。固非他人之可比也。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疎遠近。而所以為愛

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於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子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知此身之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也。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焉。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是非二本而何哉。而說者乃或謂其施由親始之言。暗合於吾儒之一本者。愚以為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為是說者。亦自不知一本所以為一本矣。又有以愛有差等為一本者。雖無大失。而於文義有未盡。蓋謂其一本。故愛有差等。則可。直以愛有差等為一本。則不可也。曰。夷子之學於墨矣。而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者。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且胡不以近世之佛學觀之乎。夫吾所以拒彼至矣。而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者也。雖其陰陽離合。有不可信。要不如是。則吾知其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概見。惜乎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明以誘之者。是以卒於漂蕩而不反也。語類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罕

述善堂藏板

子臨時撰出來。湊孟子却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自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以為愛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事他人之親。如己之親。則是兩箇一樣重了。如一木有兩根也。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夷子所以卒能感動而白知其非。蓋因下文極言非為人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着眼目。慶源輔氏曰。夷子蓋以儒者若保赤子。是愛他人子。如愛我之赤子。有似墨子愛無差等之說。故謂其欲引儒家入墨教中去。新安陳氏曰。施由親始一句。髣髴竊取儒家立愛自親始之意。是推墨氏而依附於儒家也。存疑墨子之言。意謂孟子以吾兼愛為非是也。然儒者之道。如康誥之言。古人保民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不猶吾之兼愛者乎。在之則以為愛無差等矣。但其施必由親始。於此宜稍從厚。此吾所以厚葬其親也。此其兩自救之詞也。雙峰饒氏曰。夷子之引若保赤子。來証愛無差等。孟子謂其差認了此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罕

述善堂藏板

句意。彼有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取譬也。下二句却解周書本意。又曰。一本便有厚薄。如不然。根幹枝葉。自有大小次第。二本則天下皆是父母。無分根幹枝葉了。○顧麟士曰。夫夷子信以為至非赤子之罪也。先辨儒無兼愛之說。且天之生物至二本故也。方正愛無差等之誤。既辨儒無兼愛之說。則不得援儒入墨也。復正愛無差等之誤。亦不得推墨附儒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

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嘜之。其類

孟子滕文公卷十四 聖 述善堂藏板

有泚。眈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

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

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此此禮反眈音請為去

聲藁力追反 裡力知反

註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

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

螻蛄也。嘜。攢共食之也。類。類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眈。邪

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

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

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

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

反覆也。藁。土籠也。裡。土輦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

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

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釋雙峰饒氏曰。厚葬其親。發於其心之不能自已。這便

是夷子求見孟子之萌芽。孟子就舉上世不葬其親之

說。亦見得厚葬其親。自有不容已者。葬其親厚。則愛無

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慶源輔氏曰。夷子雖陷於墨

孟子滕文公卷十四 聖 述善堂藏板

教。而其天理一點之明。終有不可息滅者。蓋秉炎之心

也。故孟子之言。得因所明而入之。夷子亦得因其明而

受之也。存疑非為人泚。猶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

母三句意。言非有所為而然也。○附夷子之厚葬其親

蓋亦出於中心之誠然。自不容已者。孟子於此指而言

之。夷子之心。當亦有戚戚焉者。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命猶教也。

註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

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釋〕新安陳氏曰：驗人性之本善於此章尤可見焉。附納約自牖。孟子之教往往皆然。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四

述善堂

滕文公章句下

〔註〕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

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

若可為也。

〔註〕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

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

者小，所伸者大也。

〔釋〕南軒張氏曰：謂屈己之事小，致王霸之業大。此自春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四

述善堂

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

孟子曰：昔齊景公問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

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

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

何哉？

〔註〕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

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

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

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

不往。沈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釋語類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刀鋸在前面不避。非其氣不餒。如何強得。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裡參取。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人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南軒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是以夫子取之。附志士勇士。惟知守義。雖窮通死生不顧也。不忘者。此心常存不變也。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聖

述善堂藏板

此節先言守身之常道。以義理言。不以利害言也。下方正其言利之非。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害也。如以利則枉尋

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扶與平聲。

註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釋精言陳代言枉尺直尋可為。原在利上計較。孟子就他意翻跌一層。謂子以枉尺直尋而利可為。設枉尋直

尺而利。亦將為之耶。亦可為與。是反喝之詞。甚言其不可。不是言枉尋直尺之不可。是甚言枉尺直尋之不可也。附亦可為與。正破他宜若可為句。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矣。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禽。詩云。不失其馳。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聖

述善堂藏板

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為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

註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疆而後可。嬖奚不肯疆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釋語類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做人不敢做底。○雙峰饒氏曰射者是驅禽獸來迎而射之。此禽當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得不正則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不能迎而射之。則不中非關御者事。詭遇是詭道以遇禽獸。射者不能迎而射之。而御者以詭遇。則得中非射者之能。乃御者之力也。又曰前引虞人明不可往見之意。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附所以引王良之意。至下節方說明。

御者讀 且羞與射者比 句 比 類 而得禽獸 讀 雖若丘陵 讀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樂 述善堂 藏板

弗為也 句 如枉道而從彼 讀 何也 句 且子過矣 句 枉已者

未有能直入者也 句 必二反 必 比 註 比 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

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入乎。古之人寧道之不

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

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子豈不欲道之行哉。

釋蒙引御者至何也。連屬上條。是不肯枉尺而直尋者。

且子過矣下。更為一條。言枉尺必無直尋之理。○附枉已不能直人。即不能以手援天下之義。○何也與前何哉相應。總言如何其可也。

景春曰 句 公孫衍 讀 張儀 讀 豈不誠大丈夫哉 句 一怒 讀 而諸侯懼 句 安居 讀 而天下熄 句

註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釋條辨諸侯懼。天下熄。景春但在氣談上說也。孟子下文拈出一順字。二子之底裏盡現矣。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樂 述善堂 藏板

孟子曰 句 是 焉得為大丈夫乎 句 子未學禮乎 句 丈夫

之冠也 讀 父命之 句 女子之嫁也 讀 母命之 句 往送之門

戒之曰 句 往之女家 句 必敬必戒 句 無違夫子 句 以順

為正者 讀 妾婦之道也 句 聲 女家之女音汝

註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

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釋雙峰饒氏曰。丈夫且不可為。况大丈夫乎。居 天下之麀屠 句 立 天下之正位 句 行 天下之大

道句得志讀與民由之句不得志讀獨行其道句富貴讀

不能淫句貧賤讀不能移句威武讀不能屈句此之謂大

丈夫句

註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

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

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

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

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

道耳。何足道哉。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幸

述善堂

釋或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廓然大公。心不

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蹈矩。身不苟安。

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彜循理。事不苟從。則所

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

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

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

脅而屈其節哉。此其下視儀衍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

一時。直可謂妾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

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

為主。而此三言者。又以廣居為主也。○語類居廣居。立

正位。行大道。唯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着他。便能如此。

○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浩然。

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存疑孟子此章。是以平生所

得者見之言。看他何等氣魄。何等力量。泰山巖巖氣象。

於此可見。○附儀衍都是被富貴等壓倒了。

周霄問曰

古之君子

仕乎

孟子曰

仕

傳曰

孔子

三月無君

則皇皇如也

出疆

必載質

公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幸

述善堂

明儀曰

古之人

三月無君

則弔

質與費同

下同

反

也

註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

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

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

也。

釋或問君子之必仕。何也。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

大倫也。況君子學先王之道。必得君而事之。然後有以

行其道。而及於人。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其民為堯舜之

民。是君子之所願欲也。退而窮處。蓋不得已而然耳。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註周香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

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

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

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

以祭。則不敢以晏，亦不足弔乎。

註禮曰：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絃，躬秉耒以耕，而庶人

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述善堂

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而受

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而

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

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釋雙峰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恐是為士先有位後失

位者言之。畢竟于為士則祭，以士子為大夫則祭，以大

夫尋常有祭，一旦失位而不得祭，一年有四時之祭，若

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弔之。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

得君也。古人重祭祀，故如此。

出疆必載質，何也。

註周香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

舍其耒耜哉。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

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

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

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

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述善堂

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

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註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寓意以孟子

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

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約亦媒也。言為父

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

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釋蒙引由前段出疆必載質，三月無君則弔之說，則君

子急於仕也如此。由後段又惡不由其道之說，則君子

子急於仕也如此。由後段又惡不由其道之說，則君子

又有不欲速者在。雖曰不敢以祭。則不敢以晏。而有所不恤也。○附此與論語美玉章同意。

彭更問曰。後車讀數十乘。從者讀數百人。以傳食

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

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

乎。子頓以爲泰乎。句。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算音丹。食音嗣。

〔註〕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釋〕雪菴橫絕一世之論。

曰。否。士頓無事而食。不可也。句。

孟子滕文公卷十四孟述善堂

〔註〕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頓不通功易事。以羨頓補不足。則農頓有餘

粟。女頓有餘布。子頓如通之。則梓匠輪輿頓皆

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頓則孝。出頓則悌。守

先王之道。以待頓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

何尊梓匠輪輿讀而輕爲仁義者哉。句。延面反。

〔註〕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

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

車工也。

車工也。

〔釋〕附先王之道。仁義概之。孝悌仁義之實也。

曰。梓匠輪輿讀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

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頓何其志爲哉。其

有功於子。可食頓而食之矣。且子頓食志乎。食功

乎。曰。食志句。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註〕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

當食之。

〔釋〕或問孟子之論食志食功之別。何也。曰。食志而不食

功。則正士日遠。而苟賤不廉之人。至食功而不審其大

小之分。則梓匠輪輿。得以加諸爲仁義者上矣。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句。其志頓將以求食也。則

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頓非食志也。食功

也。句。毀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註〕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

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直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

者矣。

〔釋〕新安陳氏曰。此章當與不素餐兮章參看。

萬章問曰句宋讀小國也句今將行王政句齊楚惡而伐之句則如之何句去聲惡

註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

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句湯讀居亳句與葛為鄰句葛伯讀放而不祀句

湯讀使人問之曰句何為不祀句曰句無以供犧牲也句

湯讀使遺之牛羊句葛伯食之讀又不以祀句湯讀又使

人問之曰句何為不祀句曰句無以供粢盛也句湯讀使

亳眾往讀為之耕句老弱饋食句葛伯讀率其民讀要其

孟子讀滕文公讀卷十四讀堯讀述善堂讀

有酒食黍稻者讀奪之句不授者讀殺之句有童子讀以

黍肉餉句殺讀而奪之句書曰句葛伯仇餉句此之謂也

句遺雅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讀饋食酒食之食音副要平聲餉式亮反

註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

眾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

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釋原解王者只為義所以但望人好伯者只為利所以

但望人不好王者於天下每遲遲而後得之冀人之悔

也伯者亦遲遲而後得之益人之疾也

為其殺是童子讀而征之句四海之內讀皆曰讀非富天

註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釋或問湯為童子復讎而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

何也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為則

天下信之如雨暘寒暑之無不感而無不通也然書所

謂葛伯仇餉者非孟子之言則人孰知其曲折之如此

哉

湯始征讀自葛載句十一征讀而無敵於天下句東面而

孟子讀滕文公讀卷十四讀堯讀述善堂讀

征讀西夷怨句南面而征讀北狄怨句曰句奚為後我句

民之望之讀若大旱之望雨也句歸市者讀弗止句芸者

不變句誅其君句弔其民句如時雨降句民大悅句書

曰句後我后句後來其無罰句

註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釋新安陳氏曰此湯行王政而王之事也

有攸不為臣句東征讀綏厥士女句匪厥玄黃句紹我周

王讀見休句惟臣附於大邑周句其君子讀實玄黃於匪

以迎其君子句其小人讀簞食壺漿讀以迎其小人句

救民於水火之中讀取其殘而已矣音嗣

註按周書武城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

助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僮同。玄黃幣也。紹繼也。

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

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

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

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

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

孟子滕文公卷十四 美述善堂藏板

爾。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

張句于湯有光句

註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

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

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釋新安陳氏曰。此武王行王政而王之事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

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

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

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

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釋附此王政。即湯武之誅君弔民。救民取殘是也。此只

就萬章所問。而言宋實未能行湯武之王政爾。苟能行

孟子滕文公卷十四 美述善堂藏板

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

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

之。眾楚人咻之。雖曰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

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曰撻。而求其楚

亦不可得矣。音休

註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讓也。齊齊

語也。莊獄。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

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

及。

孟子滕文公卷十四 美述善堂藏板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

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

及。

孟子滕文公卷十四 美述善堂藏板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

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

及。

孟子滕文公卷十四 美述善堂藏板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

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

及。

王所者讀長幼卑尊讀皆讀非薛居州也句王讀誰與為

善句一薛居州讀獨讀如宋王何句上聲

註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釋南軒張氏曰衆君子之閒置一小人猶足以蔽主而

敗類一君子而遇衆小人且不能安其身如正君何格

君之任有孟子而戴不勝不能知也尚何望焉

公孫丑問曰句不見諸侯讀何義句孟子曰句古者句不

為臣讀不見句

註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孟子讀滕文公讀卷十四

卒讀述善堂藏板

段干木讀踰垣而辟之句泄柳讀閉門而不內句是皆已

甚句迫讀斯可以見矣句內與納同

註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

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

迫謂求見之切也

釋慶源輔氏曰士固當守義而不往見國君如二君屈

已求見意已誠切聖賢處此必將出見今拒絕之如此

則過甚而非義矣

陽貨讀欲見孔子讀而惡無禮句大夫有賜於士句不得

受於其家讀則往拜其門句陽貨讀矚孔子之亡也讀而

饋孔子蒸豚句孔子讀亦矚其亡也讀而往拜之句當是

時讀陽貨先句豈得不見句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劫

註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

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

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

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

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釋慶源輔氏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雖小人秉彜

孟子讀滕文公讀卷十四

卒讀述善堂藏板

不可矚貨既先來加禮於已則已為得而不答之然貨

之意則非誠矣故但往答其禮而不欲見其人是亦不

屑之教誨也存疑孔子矚亡往拜雖然不見其名則

欲見之也此處不重矚亡意只重在往見上附不為

臣不見者不先往見也如君先來加禮於已斯可以見

之矣蓋所謂際可之仕也

曾子曰句魯肩諂笑讀病于夏畦句子路曰句未同而言

觀其色讀赧赧然句非讀由之所知也句由是觀之句

則讀君子之所養讀可知已矣句反報奴備反

註肩。竦體。詔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

哇。夏月治哇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哇之人也。

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彊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

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

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

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

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汗賤而可恥。

釋王觀濤曰。赧赧是良心難昧處。條辨二子之言。非

爲不往見諸侯而設。然卽其言觀之。則不肯不俟其禮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奎 述善堂 藏板

之至而輒往見之也。可知已。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

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上聲。去。

註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

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

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

然後已。如半反。

註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句

註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釋南軒張氏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遇

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徒義也。如

飢渴之於飲食。蓋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爲不如是

則不足以自拔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

而爲盈之之說。則將終身汨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

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爲盈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

且之域。故自修身至於治國。知仁勇之三德。缺一不可。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奎 述善堂 藏板

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決之。可不務哉。附子路

勇於改過。故可爲百世師。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

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聲下同。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去聲。

註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

尋理之常也。

釋語類問孟子豈好辯章。先生令看大意。曰。此段最好

看看見諸聖賢遺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

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缺陷處。得聖賢出來。補得教周全。補得

周全後。過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

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闡闢乾坤之功。附天地緣氣勝

理。故不免有缺。聖賢以理御氣。故能補天地之缺。有

治無亂者。天地之心。一治一亂者。天地之化。喜治厭亂

者。聖賢之心。撥亂反治者。聖賢之功。人事因氣化生

得失。氣化隨人事為盛衰。聖賢務盡人事。不聽氣化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

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

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胡貢胡三反。

註。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

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

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釋。雲峰胡氏曰。自開闢至於堯之時。不知幾治亂。斷自

堯起。有徵也。洚水。自繫乎氣化。而曰警余。未嘗不反而

求諸人事也。所以此一亂即轉而為一治也。附。洚水

雖繫乎氣化。亦由人事未施也。以後之亂。雖有氣化在

內。孟子却專責重人事。觀暴君代作。邪說暴行。放恣橫

議等語可見。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

道。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

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險阻既遠。鳥

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險阻既遠。鳥

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釋。新安陳氏曰。洪水乃治世之一亂。禹反其亂而治之。

此禹之不得已於有為者也。蒙引禹之一治。以人事

內。孟子却專責重人事。觀暴君代作。邪說暴行。放恣橫

議等語可見。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

道。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

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險阻既遠。鳥

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險阻既遠。鳥

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釋。新安陳氏曰。洪水乃治世之一亂。禹反其亂而治之。

此禹之不得已於有為者也。蒙引禹之一治。以人事

挽回。氣化者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

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

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

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宮室。行去

註。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

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

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釋。雙峰饒氏曰。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田宅也。必有邪

說。雙峰饒氏曰。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田宅也。必有邪

說。雙峰饒氏曰。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田宅也。必有邪

說。雙峰饒氏曰。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田宅也。必有邪

說。雙峰饒氏曰。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田宅也。必有邪

說。雙峰饒氏曰。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田宅也。必有邪

說。雙峰饒氏曰。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田宅也。必有邪

說。雙峰饒氏曰。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田宅也。必有邪

說。雙峰饒氏曰。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田宅也。必有邪

說糊塗了箇義理。然後暴行始作。精言此云聖人之
道衰。世衰道微。孔子之道不著。閉先聖之道。可見自古
聖賢。擔當世教。維持宇宙。止此一道也。上有善治。則道
行於上。下有善學。則道存於下。自堯舜至於孔孟。總無
二道。觀後存之數章。及篇末歷叙道統可見。此章屢提
道字。正宜着眼。○附此節宜分三截看。自堯舜至不得
衣食一截。自邪說至禽獸至一截。及紂下又一截。乃見
治亂非一。又作又大亂兩又字。不犯重複。及紂又加一
大字爾。

孟子

卷十四

幸

述善堂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
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
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
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句。相去聲。奄平聲。
〔註〕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啟。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釋〕王觀濤曰。誅紂至五十。是除人害。下句是除物害。誅紂一頭。奄是紂之助。飛廉紂之幸。五十國紂之黨。三平

看天下大悅。悅其無人物之害。條辨提出周公相武
王。便是以周公作主。文謨帶說。武烈之承。皆周公輔相
以承之。○附此周公之不得已於有為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

子。弑其父者。有之。
〔註〕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釋〕慶源輔氏曰。前此但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猶未
至賊人之性。至此則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歸
其禍。又慘矣。

孟子

卷十四

幸

述善堂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註〕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釋〕語類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緣便懼。

且何足為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這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善者惡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爾。潛室陳氏曰。此謂聖人以王法繩諸侯。所褒所貶。皆是奉行王法。此聖人大用。非孟子不能知。胡氏發明備矣。雲峰胡氏曰。集註前言禹與周公之功。曰此一治也。此當時之治也。此言孔子春秋之功。曰此亦一治也。萬世之治也。新安陳氏曰。孔子雖不能與治道於當時。而能垂治法於後世。此孔子之不得已。於有言者也。蒙引亂臣賊子。豈謂當時亂臣賊子耶。是自有春秋之後。底亂臣賊子。懼也。豈非致治之法。垂於後世也耶。蓋是誅其既死者。以警其將來者。附春秋奉王法為褒貶。雖未有天子之實事。却都是天子之事理。故曰寓王法。蓋理存即法存也。王法即天子之事也。作春秋。所以存天子之事於萬世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宋 述善堂 藏板

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皆去聲。皮表反。

註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一亂也。

釋語類楊氏見世間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為。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宋 述善堂 藏板

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為禽獸也。孟子之辨，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見佛老家之說者，或以為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又以為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被故，不能與之辨。若真箇見得是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辨？所謂孟子好辨者，非好辨也。自是住不得也。問率獸食人，亦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簡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述善堂 藏板

使天下俚俚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即老莊之道。少閒百事廢弛，遂放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工墟，亦其驗也。附孔子曰：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楊氏無君之謂也。非流弊也。近世佛老之食人心甚矣。可畏可畏。

吾 為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復扶又反

〔註〕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釋〕精言閑先聖之道，如道性善，稱堯舜，使仁義君父之理，不至泯滅喪亡。即後正人心是也。距楊墨，放淫辭，正屏斥異端實事。閑道如衛守城邑，不使賊來侵害。此內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述善堂 藏板

修之功。距放則聲罪致討，使片甲不留，乃外攘之事也。○王觀濤曰：楊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政事害則俱害。不分先後。衛終山曰：事謂見於一身者，視聽言動之類。政謂措之天下者，紀綱法度之類。皆有關於君臣父子者也。仁山金氏曰：佛氏寂滅類楊，而禪定立脫之說，過之慈悲普施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無父無君之教，而資率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為尤甚。○附孟子闢楊墨，其功不在禹下。程朱闢佛氏，其功亦不在孟子下。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

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註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

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註說見上篇承當也。

釋附單舉周公。接上文兼夷狄而言也。然他聖人亦可

知。此正言無父無君為夷狄之教。三聖人所不容也。以

起下文承字。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

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註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

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

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知道之君子孰能

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釋或問孟子之欲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而必以正人

一心為先者，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之不明，是以

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

以正人心而已矣。又何必為此之紛紛而涉於好辯之

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

此又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必

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人心而為

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

詖之不可由也。此其所以息邪距詖而為正人心之用

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

反之正。此其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故不得已而然爾。昔湯

伐桀而誓其眾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而誓

其眾曰：予弗順天，厥罪惟斃。夫豈好戰也哉？孟子之心

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

語類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都不管他。蓋他只管

得箇粗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着與之辯也。然孟子

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

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學為非。

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爾。附息邪說是總綱，距詖行

放淫辭。是所以息邪說之條件。此欲字從吾爲此懼。懼字生來與上舜之警余孔子之懼同一心源。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註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

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

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

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

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說之徒。亂賊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志 述善堂

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

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

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辨目之。是以

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釋或問其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何也。曰吾亦既

言之矣。然反其言而推之。則知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

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

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附聖

賢立距邪說之法。同於討賊。蓋以邪說之害人。與亂賊

無異也。可不懼哉。

無異也。可不懼哉。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

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

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註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

蟪蛄。蟪蛄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

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志 述善堂

也。句。學。齊。尼。反。惡。平。聲。蚓。音。引。

註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

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工。蚓也。言仲子未得爲

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五蚓之無求於世。然後

可以爲廉爾。

釋慶源輔氏曰。齊俗奢侈放縱。當戰國時。士之傷廉者

必多有之。此匡章所以推仲子之廉。而孟子亦以爲齊

人之巨擘也。附仲子未得爲廉。以其未能充其操如

蚓也。但未能充操如蚓。至下文方說明。此處且先反言

也。

其必充操如蚓。而後可以為廉爾。充操與蚓只一意。充操是正說。蚓是比樣。言若仲子之操而能充。則惟蚓為然。觀章末句可見。註中若字惟字亦自明。

夫蚓讀上頓食稿壤下頓飲黃泉仲子頓所居之室

伯夷之所築與句抑亦盜跖之所築與句所食之粟句

伯夷之所樹與句抑亦盜跖之所樹與句是頓未可知也

扶與平聲

〔註〕稿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述善堂 藏板

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釋〕附此節先概言仲子所居食之室粟。未能如蚓之廉。以見其未得為廉也。

曰句是何傷哉句彼頓身織屨讀妻辟纊讀以易之也

壁纊音虛

〔註〕辟纊也。纊，練麻也。

〔釋〕原解言所居食未可知。要無傷其廉。彼自以義取之也。○附此在他人則無傷。在仲子則有傷。何也。操不能充也。下文詳之。

曰句仲子頓齊之世家也句兄戴讀蓋祿萬鍾句以兄之

祿頓為不義之祿讀而不食也句以兄之室頓為不義之

室頓而不居也句辟兄離母句處於於陵句他日歸讀則

有饋其兄生鵝者句已頓頻願曰句惡用是駢駢者為哉

他日頓其母殺是鵝也讀與之食之句其兄自外至句

曰句是駢駢之肉也句出頓而哇之句蓋音閣辟音避頓

子六反惡平聲駢 魚一反哇音哇

〔註〕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駢駢，鵝聲也。頻願而言。以其兄愛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述善堂 藏板

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釋〕附不食母食。不居兄室。此仲子之操也。下節方正言其不能充。

以母頓則不食讀以妻頓則食之句以兄之室頓則弗居

以於陵頓則居之句是尚為頓能充其類也乎句若仲

子者讀蚓頓而後充其操者也句

〔註〕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

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工蚘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釋或問司馬公曰。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蓋謂其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蓋謂其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獨者。有所不為也。孟子過之。何其與其說奈何。曰。仲子齊之世家。則其祿與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其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夫母子兄弟之間。豈可以是而遂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所謂獨者。則亦言行之閒。小過乎中而已。夫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附此正言。仲子不能充其操。而不得為廉也。蓋不食母食。不居兄室。則外此別無可居可食者矣。故必如蚘之食槁壤飲黃泉。而後能充其不食不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夫

述善堂

孟子

滕文公

卷十四

夫

述善堂

居之類也。然仲子豈能如蚘哉。以人而同於蚘。則人道安在哉。信乎仲子不能充其操而不得為廉也。

四書句讀釋義卷之十五

古楊師岡范凝鼎手錄 門人箕陽劉光晉謹鐫

孟子下

離婁章句上

註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句離婁之明句公輸子之巧句不以規矩讀不能

成方員句師曠之聰句不以六律讀不能正五音句堯舜

之道句不以仁政讀不能平治天下句

註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述善堂

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

者也。六律。截竹為筒。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

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

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

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釋雙峰饒氏曰。規矩六律。當來皆是聖人做起。雖離婁

公輸師曠。亦不可無之。况庸匠庸工乎。不以仁政。雖聖

人也不能平治天下。况後世乎。說統上二段。興起堯

舜。然即堯舜亦是借來說。雖堯舜亦不能外仁政為治。

極見法之不可無也。

今有仁心仁聞讀而民不被其澤讀不可法於後世者句

不行先王之道也句。聞去聲

註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

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

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

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

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

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述善堂

釋或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

王政之本也。今日有仁心仁聞。而不能行先王之道。則

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

心之外也。曰。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

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謂制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

爾。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因亦由是

而推之。以為法爾。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

故。其為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而有所不能

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擴充之。以盡夫法制之善。

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他求也。後人雖有是心。然或未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徇私妄作之失。譬之茂業規矩。而欲以手制方員。其器之不至於苦窳也幾希矣。雲峰胡氏曰。上文云堯舜之道。下文云先王之。道。道一而已。有仁心。則此道蘊於中。是為美意。有仁政。則能行此道於外。是為良法。附仁心仁聞。與先王之。法。本是一理。既有仁心仁聞。而所行却非先王之法者。以有私意小智為之累也。宣王之奪於功利。梁武之敗。於異端是也。

孟子 卷十五

三

逆善堂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註〕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為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釋〕附徒善之弊。與徒法等。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註〕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釋〕慶源輔氏曰。過差。謂用意過當處。遺忘。謂照管不及處。遵用舊典。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附先王之法。斟酌確當。故遵之而不過差。又周詳無遺。故遵之而無遺忘。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註〕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釋〕蒙引自此以上。皆言為政者當行先王之政。此則承言先王正為仁心。不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仁政以繼續之。下即承之而言此為政者所以當因之也。聖人既竭目力耳力。不與公輸等相干。此皆以制器立法之聖人言。公輸等所用之規矩六律。皆出自聖人。然

孟子 卷十五

四

逆善堂

請

重在心思仁政。大註其用不窮。貼二不可勝用。仁之所被者廣。專貼仁覆天下。精言仁政由心思而出。不竭則經畫不精。是為徒法。心思藉仁政以行。不繼則規模不備。是為徒善。皆不能仁覆天下也。既竭繼之。則心與政合。而為一矣。仁政邊尤重。附心思既竭。猶未足以仁覆天下。必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蓋仁政所以繼續心思而廣其施也。心思體也。仁政用也。用無體不立。體無用不行。此曰既竭。曰繼之。抑揚重用。邊見聖人所以必制為仁政之意。正以心思必須仁政。

孟子

卷十五

五

述善堂藏板

以繼之也。此心思與上仁心不同。彼但有愛人之心。又不能無私意小智之累。此則純是天理。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也。心思未竭須竭。既竭又須有以繼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註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釋附此總結上意。以下分責君臣。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註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

釋附仁者在高位。則臣民胥被其化。不仁者反是。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註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孟子

卷十五

六

述善堂藏板

釋語類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信道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以

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冒法以為姦。便是不信度也。○存疑法者道之用。非有二也。禮義以治君子。故上之朝與君子不言法而言道義。刑法以治小人。故下之工與小人不言道而言法度刑。○附信以心言。犯以身言。惟心不信。故身易犯。其本源皆從上無道揆來。○上無道揆。則雖有仁心仁聞。而國亦必亡。如梁武帝是也。○無法守以下。皆播惡於衆之實事。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

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

民興。喪無日矣。同喪去聲

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釋語類惟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居高位。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蠹國害民。非賊而何。然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矣。○體註此申証上節。甚言播惡於衆之禍。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句。蹶居衛。反泄弋制反。

註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釋附引詩即接上喪亡說下。所以專責人臣也。

泄泄。猶沓沓也。句。沓徒合反。

註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句。

註非。詆毀也。

釋附此不必粘上泄泄。乃孟子另指出一般猶沓沓之

孟子。實事以示戒。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

君不能。謂之賊。句。

註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釋〕或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平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其自謂敬上者豈虛語哉語類恭與敬大槩也一般只是恭意思較濶大敬意思較細密責難之恭是先立箇大志以帝王之道為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即是做那責難底工夫○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趨之高下固有不同

孟子離婁

卷十五

九

述善堂藏板

然吾之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如飯必用喫衣必用着脾胃壯者喫得來多弱者喫得來少然不可不喫那飯也人君資質縱說卑近不足與有為然不修身得否不講學得否不明德得否此皆是必用做底到得隨他資質做得出來自有高下大小然不可不如此做也○慶源輔氏曰為治者固當以仁心仁聞而行先王之政然非君臣同心各任其責則亦安能有成哉

孟子曰

規矩

方員之至也

聖人

人倫之至也

〔註〕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

〔釋〕或問二章之說曰人之生也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而所由無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為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為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方員而天下之為方員者莫不出乎此也故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一有毫髮之私介乎其間則蔽於人欲而不得盡乎天理之全矣故仁與不仁其間不能以髮一出乎此則入乎彼不可以不審其幾也○語類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為人倫之至

孟子離婁

卷十五

十

述善堂藏板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蔽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註〕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釋〕語類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典大槩可見是事事做得盡○南軒張氏曰堯舜盡君臣之道非有所

增益也。無所虧焉。爾後之人以堯舜為不可及。是自誣其性者也。不以舜所以事堯事君。蓋不以厥后為可聖。是誣其君。不以堯所以治民治民。蓋不以斯民為有恒性。是誣其民也。附堯舜盡君臣之道。只是自盡其性。以盡君民之性。爾仁之至者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十一 述善堂 藏板

釋語類問不仁何以亦曰道。曰譬如說有大路小路。何疑之有。又曰猶言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也。若論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箇。所謂夫道一而已矣者也。附法堯舜而仁。便自盡其性。不仁。便自失其性。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暴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釋附不法堯舜便是幽厲。出此入彼可不謹哉。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欲人法堯舜而仁。戒人如幽厲之不仁。遏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十一 述善堂 藏板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

釋慶源輔氏曰。上章第言道。二與桀紂幽厲之事而已。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仁之禍。皆必至之理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

禮人不答。反其敬。聲不洽。治之治去聲。

註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釋語類聖人說話。是趨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愛人。

不親。至天下歸之。這都是趨向上去。更無退下來。如今

孟子 卷十五 士 藏板

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親也。休我也不解。恁地得。你也不仁。我也不仁。大家做箇鶻突。沒理會底

人。附愛人治人禮人。已是以仁智敬修身了。因不親

不治。不答而反求。是恐我之仁智敬未至。更加精進工

夫。求其至極意。所謂趨向上去也。

行 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註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

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

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釋蒙引。天下字說得廣。不但一方一國之人。我親我治

我答而已。天下則盡乎人也。附上三反其分說。此皆

反求合說。曰有曰皆。言其隨有皆然。正見無一件不反

求諸己也。包下章三自反之意在內。故自治益詳。而身

無不正也。身正即無不仁智敬。天下歸即皆我親治

答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註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 卷十五 士 藏板

釋蒙引。命以理言。附反求諸己。直趨向到永言配命

處。多福。即天下歸之意也。上章不仁有死亡之禍。此

章反求仁智敬。有天下歸之福。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

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胡登反。

註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

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

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釋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身正則天下歸之意。孟子祖

大學而言之。曾子以大學傳于思。子思以傳孟子可見矣。○附天下之本三句。一氣趕下。到身字方住。蓋言天下國家之本皆在於身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

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頓沛然德。

教溢乎四海。

註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

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

孟子

卷十五

五

述善堂

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

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

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

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

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

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

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

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畱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

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歛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

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釋語類不得罪於巨室。只是服得他心。慶源輔氏曰。此承上章家之本在身而言也。○附此從為政說起。注

意。跌重不得罪巨室上。蓋當時巨室擅權。孟子因言此

必須要人君正身以服其心。能服其心。則為政不難。不

能服其心。則雖有德教。亦不可得行矣。正身是所以服

巨室之本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

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

孟子

卷十五

六

述善堂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註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德之大小。天下無

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釋語類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口到那時不得不

然。亦是理當如此。○附順天二句。決言役不役為存亡

所係。正見理勢當然。所以發明天也。句意。雖是教人兩

順不違。然聖賢決無教人徒受無道之天之理也。○當

無道之時。雖役大役強。為理勢當然。君子處此。却自有

修德自強之道在。不可但如象人之安受其役已也。雙

峰饒氏曰。雖曰理勢如此。然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便勝這勢。如文王自小至大。由百里而三分有二。不為紂所役。此可以見德足以勝時勢處。此說最當。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句。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十七 述善堂 藏板

必當以齊景公女吳為法。而後世之和親匈奴。稱姪金人者。皆謂能保其國也。附景公正不能修德以自強者。故屈已受役於人。然終不免有涕出之恥。心在。故君子貴自強也。

今也。讀。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句。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息教。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釋附師大國。故不得不役於人。師文王。則可以役人矣。

以恥字提醒。師大國恥受命。猶惡濕居下。

如恥之。讀。莫若師文王。師文王。讀。大國五年。讀。小國七年。讀。必為政於天下矣。句。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爾。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十六 述善堂 藏板

文王。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讀。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

子曰。句。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音扶好去聲。

註。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

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眾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

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庸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釋附其麗不億與膚敏。俱是衆字意。與前强大遂應仁字。是師文王之實事。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孟子

卷十五

九

述善堂藏板

註。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釋附不能自強。則命主於天。人無如何也。修德行仁。則命轉於人。天亦無如何矣。故小人聽命。君子造命。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句。菑與災同。樂音洛。

註。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釋附危災亡。俱緊連其字說。言彼之所為者。本皆是危災。與所以敗亡之道。而彼不自知。反以為安利。而可樂也。由私欲錮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孟子

卷十五

三

述善堂藏板

註。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釋莫中江曰。可以字。乃水之可。非孺子可之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註。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釋精言兩斯字。從可以字生來。故曰自取。自取雖指水言。而寓意深遠。若沾煞水上。便非教小子聽之之旨。

○附等言爾。常人聽得是一意。聖人聽得是一意。彼見物。此見理也。

夫人頓必自侮讀然後人侮之句。家頓必自毀讀而後人毀之句。國頓必自伐讀而後人伐之音扶。

註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句。天作孽讀猶可違句。自作孽讀不可活句。此之謂也句。

註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

卷十五

三

述善堂

孟子曰句。桀紂之失天下也讀。失其民也句。失其民者讀。

失其心也句。得天下頓有道句。得其民讀斯得天下矣句。

得其民頓有道句。得其心讀斯得民矣句。得其心頓有道句。

所欲頓與之聚之讀所惡頓勿施讀爾也句。○惡去聲。

註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釋陸稼書曰。所欲惡須去其己私。以誠體周察。與聚勿

施。須盡其法制。以經營區畫。此即仁也。

民之歸仁也讀。猶頓水之就下讀。獸之走壙也音奏。

註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頓為淵毆魚者讀。獺也句。為叢毆爵者讀。鷩也句。為湯

武毆民者讀。桀與紂也音聞。爵與雀同。鷩諸延反。

註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鷩。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釋或問小註此二節。正申上文得民不外與聚勿施之意。○新安陳氏曰。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即所以仁民也。

孟子

卷十五

三

述善堂

故民歸之。○存疑故為淵毆魚一節。是承上言民所欲

在仁。則所惡在不仁。而不仁者適為之毆爾。故字分明

是承上面意思說。蒙引亦言二節只是一項事。附觀

下節合說可見。

今天下之君讀。有好仁者讀。則頓諸侯皆為之毆矣句。雖

欲無王讀。不可得已句。○好為。王並去聲。

釋附上三節泛論理。此以下皆論時事。

今之欲王者讀。猶頓七年之病讀。求三年之艾也句。苟為

不畜 讀終身不得 苟不志於仁 讀終身憂辱 讀以陷於

死亡 句○王 去聲

〔註〕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釋〕附七年之病句。宜着眼看。言此時病已深矣。及今畜艾。猶或可及。少緩則無及矣。今天下之君。平日不仁已甚。及今反而為仁。猶可有為。不然。則死亡至矣。總是言當速於為仁之意。以其病已深故也。○仁非旦夕閒事。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七

述善堂 藏板

必積久乃成。故以三年之艾喻之。然須要自今做起。方可有濟。此則孟子審時度勢之言也。苟不速於為仁。則死亡立至矣。故下引詩單言死亡之意。蓋危言以惕之也。○七年之病。猶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之意。孟子所以惓惓於齊梁之君。蓋畏天而憫人也。

詩云 其何能淑 載胥及溺 此之謂也 句

〔註〕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 自暴者 不可與有言也 句 自棄者 不可與

有為也 句 言 非禮義 謂之自暴也 句 吾身 不能居

仁由義 謂之自棄也 句

〔註〕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人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七

述善堂 藏板

〔釋〕語類自暴者。所言必非詆禮義。說沒這道理。是之謂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言也。自棄者。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知有道理。甘心自絕。以為不能。我雖言仁義之美。彼自割斷了不肯做。是不足與有為也。自暴者。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言非禮義。以禮義為非。而拒之以不信。自暴自棄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而絕之以不為。自棄自棄也。○存疑。仁是體。義是用。禮義只在義字內。○暴棄皆自已為主。人不能與其力也。要皆自賊其性者也。

仁讀人之安宅也。句義讀人之正路也。句

註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釋附兩人字宜玩。言其理為人所固有也。

曠安宅讀而弗居句。舍正路讀而不由句。哀哉讀。上聲

註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釋語類曠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路。

孟子離婁卷十五通 孟通 孟通

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南軒張氏曰。仁言安宅者。謂其安而可處也。義言正路者。謂其正而可遵也。是二者性之所有也。曠之舍之。以自絕其天性。不亦可哀乎。○雪菴此章為愚不肖者言之。

孟子曰句。道在爾讀。而求諸遠句。事在易讀。而求諸難句。

人人讀親其親讀。長其長讀。而天下平句。用易去聲。長上聲。通

註親長在人為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

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釋雲峰胡氏曰。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為之當然。○原解上兩句是喚醒他歧途。末句是指示他實地。指示正所以喚醒。○人人便是天下。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天下平。○雪菴此為賢智者言之。○附釋老蓋未聞此說。

孟子曰句。居下位讀。而不獲於上讀。民讀不可得而治也讀。

獲於上讀。有道讀。不信於友讀。弗獲於上矣讀。信於友讀。有道讀。事親弗悅讀。弗信於友矣讀。悅親讀。有道讀。反讀。

孟子離婁卷十五通 孟通 孟通

身不誠讀。不悅於親矣讀。誠身讀。有道讀。不明乎善讀。不誠其身矣讀。

註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釋或問獲上信友悅親誠身。皆以有道言之。蓋有不由

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諛說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詭隨。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冥行助長。而求以誠其身者。皆是也。孟子之言。固已開其所入之塗矣。而其交徑別岐。亦不可以弗之表也。曰。所以擇乎諸說者。奈何。曰。如呂氏之論明善誠身。皆有所未盡。其於明善。直以為凡在我者。皆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殊不知天下事物之理。皆有所謂善。要當明其所當然。而識其所以然。使吾心曉然真知善之為善。而不可不為。是乃所謂明善者。若曰。知在我者之所從來而已。則恐其狃而未究於理也。其於誠身。直以為知有是善於吾身而已。是亦未知孟子所謂誠身。正謂心思言行之間。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也。其以知至為非思勉之所及。亦過高之失。語類反身而誠。見其本具是理。而今不會虧欠了他底。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會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附事事有實心。便於理無虧欠。

是故誠者讀天之道也。句思誠者讀人之道也。句

孟子離婁 卷十五 述善堂 藏板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釋語類問思誠莫須是明善否。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自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着思有以實之始得。存疑誠者天之道。此天道自在人者。言天之道本無不實。理之在人者。無不實。是亦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是君子誠之為貴意。二句總是言理本實。而人之當實也。附人本來實有是仁。實有是義。是即在人者之天道也。

至誠而不動者讀未之有也。句不誠讀未有能動者也。句

註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

孟子離婁 卷十五 述善堂 藏板

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釋附誠則動不誠便不能動可見思誠之不容已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句○解

註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

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

王發政必先鯨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

孟子

卷十五

堯

述善堂藏板

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者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

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於度反

註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

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

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

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釋蒙引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一條是言文王之所以為

政於天下處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

矣句

註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

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可也句

註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

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

責之也

孟子

卷十五

辛

述善堂藏板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

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

戰殺人盈城此所謂幸土地而食人肉罪

不容於死去聲

註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爾而夫子猶惡之况為

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幸土地而食人

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

任土地者次之與闢同

〔註〕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釋〕附連諸侯。即我能為君約與國者也。兵連禍結。皆此輩為之。故其罪雖較善戰者為次。而亦較富國者為有加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昏中不正。則眸子瞭焉。昏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三 進善堂 藏板

〔註〕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昏中正。則精神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釋〕附言眸子之良。便含當觀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註〕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釋〕精言註中。并此以觀。是於聽言常法外。更添觀眸子新法。乃為詳密。非謂聽言可廢也。一也。字神理連屬不

斷。附并此以觀。是要人將觀眸子與聽言並用。不廢聽言。亦不遺觀眸子也。并聽言以觀眸子。則人不可廋。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註〕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釋〕附不侮奪。乃恭儉之實事。無此實事。則恭儉皆偽爾。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三 進善堂 藏板

〔註〕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釋〕語類事有緩急。理有大小。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北溪陳氏曰。權字。乃就稱錘上取義。稱錘之為物。能輕重以取平。故名曰權。權變也。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

也。〔註〕與平。聲援音發。

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度。探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又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使無過不及者也。新安陳氏曰。此乃禮之權。而不肯乎經者也。張彥陵曰。髡意不在問禮。只要討出權字。為下識諷言張本。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註〕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述善堂藏板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

援天下乎。

〔註〕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

〔釋〕語類古人所以救世。以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哉。附所謂枉己不能直人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註〕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註〕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註〕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註〕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于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釋〕朱子曰。易子而教。考之孔子亦然。蒙引朱子亦嘗送其子往婺源從學。新安陳氏曰。父之於子。正身率之。以責善望師友固也。然遇不賢之子。不得已亦當自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述善堂藏板

焉。

〔註〕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于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釋〕朱子曰。易子而教。考之孔子亦然。蒙引朱子亦嘗送其子往婺源從學。新安陳氏曰。父之於子。正身率之。以責善望師友固也。然遇不賢之子。不得已亦當自

之。以責善望師友固也。然遇不賢之子。不得已亦當自

之。以責善望師友固也。然遇不賢之子。不得已亦當自

教戒之。若懼傷恩而全不教戒。及其不肖。徒諉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此所謂慈而敗子矣。孟子之言經也。此所云權也。權以濟經。非反乎經也。附孔子曰能勿勞。孟子曰養不中養不才。養正所以勞之之妙道也。

孟子曰。事親孰為大。事親為大。守身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不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註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月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述善堂 藏板

釋新安陳氏曰。初言事親為事之大。守身為守之大。二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事親。二貫為一。分輕重說。此章前言守身為事親之本。後言養志為事親之大。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註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釋新安陳氏曰。事之本。守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二者

平說。惟其為本。所以見其為大。王觀濤曰。本與大有辨。大是一件最重。本是諸件皆自此一件而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註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又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

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釋蒙引事親本於能守身。此意上段發之已盡。不復用贅。此段特舉曾子之養志。以示人于事親之法。蓋養志實事親之大要也。存疑養志不徒在於飲食。凡繼志

述事之類皆是。舉飲食以示例。爾。看來此章只重在事親上。其言守身。特為事親之本爾。故既以事親與守身平說。復歸本於守身。又舉曾子以為事親之則。是皆

為事親而發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註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釋或問：程子所論曾子周公事，先儒所不及也。程子曰：

孟子云：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為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嘗聞其

孟子

卷十五

七

述善堂藏板

以為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為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又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

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

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

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譴。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爾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

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

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

孟子

卷十五

七

述善堂藏板

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釋語類：大人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

於巷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孔子不能格魯哀孟

子，不能格齊宣，要之有此理在我，而在人者不可必。

人不足與適。格君心之非三句。當作一句讀。某嘗說此處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皆須急忙連下句讀。若偶然脫去下句。豈不害事。南軒張氏曰。後世道學不明。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才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乎。附適開治其末。格心端其本也。大人之德。又格心之本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註〕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

孟子

卷十五

五

藏板

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遠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釋〕精言兩有字。是從修己觀人者。意中婉轉喚醒。見毀譽有此一等。不可樂信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註〕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爾。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註〕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釋〕附學要曰。進不已。好為人師者。自足而不復有進。故為大患。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註〕子敖。王驥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曰。昔者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孟子

卷十五

五

藏板

〔註〕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驥。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始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註〕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

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

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

頓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註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爾。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釋語類王驥齊幸臣。蓋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使滕王以為介。孟子未嘗與言。弔公行子。又不與言。絕之深矣。

樂正子不察。輕身從之。意特藉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而已。故以舖啜罪之。若孟子之所以去齊。其詳雖不可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聖 述善堂 藏板

考疑驩以是積憾而去之也。雙峰饒氏曰。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依王驥來省糧食之費。視為無要緊事。殊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孟子所以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註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 頓 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之為 去聲

註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

天下之罪人也。

釋語類以事理度之。意其未及告而受堯之命爾。其後固不容終不告而遂娶以歸也。蒙引告而娶。孝也不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聖 述善堂 藏板

告而娶。以無絕其先祖祀。亦同歸於孝也。故曰君子以為猶告。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註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釋語類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

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忠君弟長。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之華采。實對華而言。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為根本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焉。且如愛親仁民愛物。無非仁也。但是愛親。乃是切近而直實者。乃是仁最先發處。義之實亦然。

智之實。讀。知斯二者。弗去。讀。是也。禮之實。讀。節文斯。孟學 離婁 卷十五 聖 述善堂 藏板

二者。是也。樂之實。讀。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音洛惡平聲。樂則之。

註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

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釋語類此一段。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仁民愛物。義是長長貴貴尊尊賢。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尊尊。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尊賢。便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言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實字緊要。問樂則生。

孟學 離婁 卷十五 聖 述善堂 藏板

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己。只是要到這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節者等級也。文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之類也。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二句上。須是知得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着檢點教詳密仔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開斷。方始樂方始生。蔡氏曰。智之知而弗去。與禮之節文。猶是

守之也。到得樂則生而不知手舞足蹈則化之矣。此學問之極功也。慶源輔氏曰：不知手舞足蹈，此聖人之作樂所以必有舞也。樂之意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見，血脉自然流溢，手舞足蹈皆自然。然而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蒙引仁之實章。孟子所見道理自周遍，非謂天下道理都不出乎事親從兄。只謂天下道理都原本於事親從兄，故一一下箇實字，有生道焉。附有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孟子則更謂孝弟為仁義禮智之實，蓋從性善源頭處說下來。見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聖 述善堂藏板

得性中許多道理，都要先從事親從兄做起，然後推廣以及其餘。故事親從兄為天下之道之原本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入孝出弟，守先王之道，皆是此意。事親從兄到樂生，不知手舞足蹈處，唯聖者能之。不知手舞足蹈，蓋孝弟之意施於四體，不言而喻也。

孟子 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句視頓天下悅而歸己，讀猶草芥也，句惟舜為然，句不得乎親，讀不可以為人，句不順乎親，讀不可以為子，句

註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論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釋語類人字只大綱說，子字却說得重，固有人承順顏色，看父母做甚麼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也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子。此所以為尤難也。順乎親，則和那道理也順了，非特得親之悅，又使之不陷於非義。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聖 述善堂藏板

所以說烝烝又不格，姦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王永嘉曰：從行，事上合親心為得從道理，上合親心為順。

舜 頓盡事親之道，讀而瞽瞍底豫，句而天下化，讀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句此之謂大孝，讀

註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爾，於是莫不勉而為

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其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

釋新安陳氏曰。化以心言。定以分言。○慶源輔氏曰。孝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聖

述善堂藏板

子之心與親為一。凡親之過。皆己之過。舜之所以負罪引慝者此也。故孝子自不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之語約而盡。質而當。萬世不可易。凡父母之不是。皆己之不是也。已底是。父母豈有不是者哉。○西山真氏曰。舜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不以父母為不是。而自引以為己之慝。惟見自己之不是而已。世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惟患為子者未盡事親之道爾。孰有不勉於為孝者哉。是故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

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或遇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聖

述善堂藏板

離婁章句下

註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句舜頓生於諸馮句遷於負夏句卒於鳴條句東

夷之人也句

註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釋或問此以為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

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曰孟子之

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則亦論

而闕之可也。蒙引在東方夷服之地夷服二字按周

孟子離婁

卷十五

究

述善堂藏板

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荒也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

郢古今皆屬中國但以其際西而極東故云爾

文王頓生於岐周句卒於畢郢句西夷之人也句

註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吠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

墓

釋新安陳氏曰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

地之相去也讀千有餘里句世之相後也讀千有餘歲句

得志頓行乎中國讀若合符節句

註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

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

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

也

釋語類古人所為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平千

百世之已往後平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凡

符節右畱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

以為信也

先聖後聖讀其揆一也句

註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

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釋南軒張氏曰聖人純乎天理舜文父子君臣之際蓋

不同矣其揆一者所契合者天之理也舜與文王易地

則皆然。新安陳氏曰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之

同以此心此理言。蒙引揆度也度不是料度乃是比

度也。附道無二致故聖無異道若其不同則不足以

為聖人矣。先後承舜文而樂言之舜文在其中

子產聽鄭國之政句以其乘輿讀濟人於溱洧句乘去

美反

孟子離婁

卷十五

卒

述善堂藏板

註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釋附乘與濟人一事有三失。非先王之政一也。失上下

之體二也。恩難遍及三也。故孟子示之以王政。又示之以辟人。又明其難周。三層皆備。而未總歸於私恩難遍。甚言小惠之不可為也。通章大意是辨小惠不可為。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註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孟子

卷十五

至

述善堂藏板

釋或問孔子以子產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與濟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矣。

曰。子產濟人之事。有仁人之心焉。其惠雖小。猶不失乎為政之本。若孟子所謂先王之政者。乃獨以時修橋梁而已。將不反為治之末耶。徒謹於此。而愛人之心不至。吾恐其所以自結於民者。或反不若子產之深也。曰。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有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

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

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

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而結其驩虞之愛。顧其

耳目之所不及。則恩惠之施。已不免於有所遺矣。况以

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耶。昔諸葛武侯嘗

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

道路。莫不繕理。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

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非

不知為政者。橋梁之修。尤非難事。乃獨有闕於此。何耶。

孟子

卷十五

至

述善堂藏板

曰。聞之師曰。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與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為是爾。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為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此說最為得之。

歲十一月

徒杠成

十二月

輿梁成

民未病

涉也

音江

註枉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汜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釋語類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纖細之閒。亦無遺憾如此。

君子率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孟子離婁
馬於度反

卷十五

五

藏板

註辟。辟除也。如周禮閹人為之辟之。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况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釋語類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行人。使之辟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為惠。又况人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合車濟人。正相反也。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亦不足矣。

註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釋南軒張氏曰。先王之制。為之井田。為之封建。與天下公共。使俱得其平。下至於鰥寡廢疾。皆得所養。而微不至。於次舍橋梁芻秣之事。亦皆有經制。此豈先王強為之哉。因事而制法。其法皆循乎天理。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後世欲人人而悅。而日亦不足。公義私恩之相去。

孟子離婁

卷十五

五

藏板

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此正說子產之用心。錯處夫子產固賢。但以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有時內交要譽之私。萌而不可揜。孟子明辨之。所以立教也。附子產乘輿濟人。特偶然事。非常如此也。孟子便謂其以私恩悅人。不可為。蓋防微杜漸之意。嚴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註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

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釋慶源輔氏曰。此說特為宣王發。所謂有為之言也。

潛室陳氏曰。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孟子離婁 卷十五 五

為之 同 藏板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

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

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

矣。

註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釋語類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為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為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蒙引此之謂三有禮。自是去後。三有禮。如此云云。通結諫行言聽以下。不只帶三有禮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孟子離婁 卷十五 五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樂盈也。潘與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爾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註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句君仁讀莫不仁句君義讀莫不義句

註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

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爾。

孟子曰句非禮之禮讀非義之義讀大人弗為句

註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

而處宜。豈為是哉。

釋或問張子所謂真禮義者至矣。其曰守禮未為失者。

尤學者之所當知也。○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

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

孟子離婁卷十五

五

逆善堂藏板

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禮義也。行其典禮而不達

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須是執禮。蓋禮亦是自

會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盡天下之事。守禮亦未為失。

但大人見之。則為非禮非義不時中也。君子要多識前

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得前言往行熟。則自能比

物醜類。亦能見得時中。○附禮義隨事隨時各不同。惟

能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乃得禮義之真。而無似是

而非者矣。大人即時中之聖人也。

孟子曰句中也讀養不中句才也讀養不才句故讀人樂

有賢父兄也句如讀中也讀棄不中句才也讀棄不才句

則賢不肖之相去讀其閒讀不能以寸音洛

註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熏陶

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

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

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能幾何哉。

釋而軒張氏曰父兄之於子弟。教之之道。莫如養之養

之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雷之所振

和氣之熏陶。寧有閒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

孟子離婁卷十五

五

逆善堂藏板

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

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

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如

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慶源輔氏曰集註涵育以天

地之生物言。熏陶以工冶之成物言。此循其理。而彼自

成其形焉。無心也。○附棄與養正相反。不能養便是棄

為父兄者不可不知也。○棄不是全不教。只是不能養

成爾。不能養成子弟之不中不才。便是自己亦同歸於

不中不才了。故相去無多。

孟子曰句人頓有不為也讀而後可以有為句

註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

釋精義橫渠曰。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

孟子曰句言頓人之不善讀當如後患何句

註此亦有為而言。
釋或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耶。亦恐其亦言己

之不善耶。曰。是皆有之。

孟子離婁卷十五

堯

述善堂藏板

孟子曰句仲尼頓不為己甚者句

註己。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釋或問楊氏之說甚善。然所謂本分者。乃義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於此。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

入鄉原之亂德矣。附己甚者。過中之謂也。仲尼所為。皆合義理。恰好處。無絲毫過乎中道。正所謂時中者也。

孟子曰句大人者讀言頓不必信句行頓不必果句惟義

所在句行去聲

註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

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釋精義楊曰。夫子謂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言此。以發孔子之意。附大人之信果。皆是從義

中得來者。此大人精義之學。較必信必果者高出一

等。然初學且須從信果做起。

孟子曰句大人者讀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句

孟子離婁卷十五

李

述善堂藏板

註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

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釋語類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相拘。如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

所知。無所能。做出。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

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

赤子之心。若失了此心。使麥子機關。計麥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不成箇大底人了。大人心中無許多事。附此明大人能全其純一無偽之心也。純一無偽者。純任天理自然。無少人欲偽妄。如見孺子怵惕惻隱。非內交要譽之類。在赤子則只是飢啼喜笑。皆真情無偽而已。至大人則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皆是此純一無偽之心。推廣至極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

大事。去聲。○養。

孟子謝斐

卷十五

空

述善堂藏板

註。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爾。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釋。附惟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故送死尤為大事也。孟子言此。所以勉人必誠必信。不可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

之讀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

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七到反。

註。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

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閒。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

孟子離婁

卷十五

空

述善堂藏板

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釋。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何也。曰。學是理。則必是理之得於身也。不得於身。則口耳焉而已矣。然又不可以強探而力取也。必其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也。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夕之閒。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默識心通之妙。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其自然得之。將有

不可禦者矣。若程子所謂篤誠燭理，潛心積慮，優游涵養，栽培深厚，皆其所以造之道。而君子之所以自得者，其所謂聞淺近事，莫非義理，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便須放開，不靠書冊之類，則又著夫自得之驗。而欲學者有以審之也。其曰放開，亦非惡其拘而故放，使開也。曰自得之則居之安，何也？曰未得之則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由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曰居之安，則資之深，何也？曰未得其所居，則無所藉以為用。居而未安，則其所藉以為用者，淺迫而易窮。惟居之安，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藉以為用而無窮。如富人蓄積之多，金珠穀帛，無求不獲，見其出而不見其盡也。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何也？曰無所資者，固無本之可求。資之淺者，取之艱遠，而或值或不值也。惟資之深者，不待遠求，而所取無不得。如既取諸其身之左，而值其所資之本，又取諸其身之右，而復值其所資之本，以水譬之，苟其源之盛，則滔滔汨汨，不舍晝夜，或沂或公，無不值其來處。此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奎

進善堂 藏板

君子所以欲其自得之也。語類深造，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待其真積力久，則自得之矣。道是進為之方，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以道是工夫，深造之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為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一句，又要人看資字，恰是資給資助一般。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皆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滾滾地出來，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水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則易竭矣。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皆撞着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纔自得，則下面節次自如此。○資助既深，看是甚事來，無不湊着這道理，不待自家將道理去應他，且如為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為人臣，便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奎

進善堂 藏板

有那敬從那邊來。子之孝。有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源頭處。自家靠着他。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慶源輔氏曰。自得如子貢聞性天之不可聞。曾子唯吾道一貫之說。此何待於言語而後見。正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者也。存疑資之深。言所藉者深遠無窮盡也。所藉為何。藉之以應物也。所藉者深。言道理在習中。充足有餘。足以備吾應物之用。足以爲吾資藉。取之不窮。用之不竭。是所藉者深遠無窮盡也。附取之左右逢原。言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蓋所資之本。深遠無窮盡。至日用之間。自必隨事各流露出一理來。以應之。則隨事皆恰撞着本原道理。故曰逢原。左右至近非一處。正見其無往不然也。資深是一本。故只是一路來。逢原是萬殊。故四方八面都來。資深立逢原之體。逢原達資深之用。原字妙。萬殊皆一本。此曾子之一貫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註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闕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奎

述善堂 藏板

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爾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釋或問所謂約者。吾於論語已言之矣。此則正以知要而言也。然此亦上章之餘意。故記者屬之。蓋博學詳說者。以道深造之謂。其曰將以反說約者。則欲其自得之深也。所謂博約。由孟子之言。則博者所以極夫理之散殊。約則舉是散殊之理而一貫之爾。是以既博學之又詳說之。而卒有會於約。蓋所謂博且詳者。固未嘗出於約之外。而所謂約於其博且詳者。又未嘗有所遺也。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奎 述善堂 藏板

語類約自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才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爲約。又曰貫通處便是約。伊川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得隱僻之事。鈎摘奇異之說。以爲博。如此豈能

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附約是子貢之一貫。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

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何○王
去聲

註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

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

也。

釋或問范氏引德力服人之異。以明之。則亦非此章之

意也。蓋彼言服人。而以德力分王。勸此。則皆以德而服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五

藏善堂
藏板

人。養人。又有公私大小之不同。不當引彼以釋此也。

語類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

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說。是也。以善養人者。

惟恐人不入於善。如湯於葛。遺之牛羊。又使人往為之

耕。是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句

註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

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一說不同。

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釋去疑者指言。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

於水也。

註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註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

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五

藏善堂
藏板

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

漸進。以至於極也。

釋新安陳氏曰。有本者如是。孟子自以此句承接上意。

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放乎四海。是之取爾。答

徐子何取於水之問。謂孔子所以亟稱於水者。此意之

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附此如詩之比體。言水而人

在其中。

荀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

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各反聞
去聲

〔註〕集聚也。滄田開水道也。澗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
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取者取其無實
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
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
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夫子嘗以聞達
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
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充

述善堂
藏板

〔釋〕或問范氏以精實為本。名譽為末。亦非孟子之意。孟
子之意正以實心實行為本。而言其有是者。所行通達
無所不至。其無是者。雖有聲譽。終不能久爾。非以情實
對名譽為本末也。尹氏自本而往者。語雖約而意則周
矣。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溝澗皆
盈而澗可立待。與上文混混盈科而進。以至放乎四海
者相反。暴得虛譽而不能長久之譬也。慶源輔氏曰。
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只以虛名實行為
言。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躐等干譽之病爾。孔子之
稱水。固不專在此也。附此節如詩之興體。先言雨集

以引起聲聞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

〔註〕幾希。少也。庶。眾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
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閒得形氣
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爾。雖曰少異。然人物之
所以分。實在於此。眾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
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
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充

述善堂
藏板

〔釋〕或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稟賦有異於物。而
得是。天理之全也。語類。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
者。心也。人心虛靈無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
明。如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
獸便更推不去。人若以私欲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
只爭這些子。所謂幾希。飢食渴飲之類。是人與禽獸
同者。有親有義之倫。此乃與禽獸異者。存是存所以異
於禽獸之道理。今人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
爾。新安陳氏曰。集註知之一字。示人以存之之門。戰

兢惕厲四字。授人以存之之法。○附人心之虛靈。以其稟形氣之正。得天理之全也。禽獸便有明有昏了。君子存之。必要存得此天理之全體爾。

舜讀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註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主 藏板

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釋或問。明物察倫。而後能由仁義。程子張子之說。何如。曰。是三言者。以學言之。則有序。猶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矣。二。夫子之言。亦以其始終條理言之。非真以為有先後也。○語類。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為仁為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

利仁。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為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為利矣。○雙峰饒氏曰。孟子舉舜做箇存底樣子。孟子言必稱堯舜。直是要人學之。○附此章以下。孟子皆是教人行仁義。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註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釋慶源輔氏曰。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言。則天理昭著。○蒙引此雖二事。所該甚廣。此禹之憂勤惕厲。即存其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主 藏板

所以異於禽獸也。

湯執中。立賢無方。

註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釋語類。這執中。與子莫執中不同。湯只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蒙引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必欲其恰好。而後已。其憂勤惕厲之心。何如也。立賢無方。蓋念天位之維艱。欲與天下之賢共理之故也。所謂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憂勤惕厲。又何如。

文王讀視民如傷句望道而未之見句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註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釋或問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之心也。奈何。曰。為是說者。正以其德為聖人。而心不足如此。是乃所以深明聖人之心也。且子胡不以視民如傷者。例而觀之乎。夫文王之民。固已無凍餒者矣。而視之若猶有傷。則其於道。雖已與之為一。亦何害其望之如未見哉。若夫博施濟眾。堯舜猶以為病。而君子之道。夫子自謂未能。其心亦若此而已矣。如果聖人也。而其心侈然。每以聖人自居焉。則亦豈所以為聖哉。

孟子離婁卷十五藏板 孟 述善堂

武王讀不泄通不忘遠句

註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釋或問有謂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曰。此以世俗計較利害之私心。窺度聖人者之言也。聖人之心。所以異於眾人者。以其大公至正。周

流貫徹。無所偏倚。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視之無異於一身爾。是以其於人之疴癢疾痛。無有不知。而所以撫摩而抑搔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所以為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日迫於勢。而非仁。則不知其視聖人之心。為何如。而指所謂仁者。為何物哉。

○語類聖人之心。如潮水上來。灣澗浦澂。一時皆得。無有遠邇。○泄。邇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狎。忽略之意。○精言存於己者。謂之德。施於物者。謂之仁。二句統言為是。○附或問亦是統辨仁不仁。

孟子離婁卷十五藏板 孟 述善堂

周公讀思兼三王讀以施四事句其有不合者讀仰

而思之讀夜以繼日句幸讀而得之句坐以待旦句

註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釋南軒張氏曰。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潛室陳氏曰。斟酌三王之事。而損益之。猶孔子之集大成。雲峰胡氏曰。朱子嘗曰。讀此章。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毫不敢自逸。○附惟天理常存。故人心不死。自古聖賢。只是存得人心。常活爾。不如此。便與禽獸無異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句。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作句

註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釋語類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為百王之大法也。○問黍離降為國風。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鎬豐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享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諷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附雅詩亡。是王迹熄之驗。春秋作於詩亡之後。却不是要繼詩。全是要繼王迹。蓋詩載王迹之事。春秋存王迹之理。此孔子所以存萬世之人心也。雪菴先生云。敘孔子如此起局。何等眼界。

孟子曰。楚之檣杵。魯之春秋。句。楚之檣杵。魯之春秋。

註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檣杵。惡獸名。古者因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

晉之乘。楚之檣杵。魯之春秋。句。一也。音。乘。去聲。檣。杵。音。元。

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釋蒙引晉之乘一條言其與列國之史同其事則齊桓

晉文一條言其與列國之史異蓋未經聖筆之前同為列國記事之書也已經聖筆之後遂為王者經世之典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讀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讀

則丘竊取之矣句

註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

孟子

卷十五

七

述善堂藏板

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

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

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釋黃際飛曰三其字遙接首節春秋字謂春秋之事之文之義也皆指已作之春秋說附尹註亦字對次節

魯之春秋言言魯之春秋固是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

孔子所作之春秋亦仍是如此但有其義存焉爾

孔子所作之春秋亦仍是如此但有其義存焉爾

孟子曰君子之澤讀五世而斬句小人之澤讀五世而

斬句

註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

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

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

矣服窮則遺澤寔微故五世而斬

釋南軒張氏曰五世大槩約度如此自今觀之孔子之

澤其所浸灌萬世不斬也蒙引君子小人蓋以位言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句私淑諸人也句

孟子

卷十五

末

述善堂藏板

註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

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

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

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

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

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

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

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釋張子曰孟子蓋謂孔子猶在五世之內雖不親為弟

子其餘澤在人。我得私取之以為善。○附孟子所以自任之重。非欲輕附羣聖之列也。只是見得不如此便無以自異於禽獸。故不敢不繼羣聖以存人心爾。○孔子論人尚分許多等級。如聖賢中人上下之類。孟子却將人與禽獸對說。纔於人道有愧。便是禽獸。其警人之意切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堯 逆善堂 藏板

註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釋或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為惠。不與之為畜。死之為勇。不死之為怯也。今之過取者為傷於廉。則宜以不與為傷惠。不死為傷勇矣。而反以與為傷惠。死為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

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為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為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孔子過猶不及之意爾。○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與而輕死也。○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得。○雙峰饒氏曰。傷廉與傷惠傷勇。是兩般意思。朱子所以上面下倚固字。下面下兩箇反字。過取固傷廉。與本是惠與之過。則反害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則反害其勇。○附三段皆失之太過者。皆有所傷。

孟子 離婁 卷十五 堯 逆善堂 藏板

但過取之傷廉。人所易知。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人所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傷惠傷勇。蓋言其所傷雖不同。而其為各有所傷。則一也。總見太過者之無一而可。與孔子謂過猶不及。其不取太過之意正同也。或問自明。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蓬夏自立。

後為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爾。

鄭人頓使子濯孺子頓侵衛頓使庾公之斯頓追之

子濯孺子曰句今日我疾作讀不可以執弓句吾死矣

夫句問其僕頓曰句追我者頓誰也句其僕曰句庾公之

斯也句曰句吾生矣句其僕曰句庾公之斯讀衛之善射

者也句夫子曰讀吾生讀何謂也句曰句庾公之斯讀學

射於尹公之他句尹公之他讀學射於我句夫尹公之他

端人也句其取友讀必端矣句庾公之斯至句曰句夫

子何為不執弓句曰句今日我疾作讀不可以執弓句曰

孟子離婁卷十五全述善堂

句小人讀學射於尹公之他句尹公之他讀學射於夫子

我頓不忍以夫子之道讀反害夫子句雖然句今日之

事讀君事也句我頓不敢廢句抽矢扣輪讀去其金句發

乘矢讀而後反句他讀徒河反矣夫夫尹之讀

註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

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

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

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

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

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

言爾。

釋程子曰。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爾。若國之安危

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

何用虛發四矢哉。東陽許氏曰。此章專為交友發。羿

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

孟子曰。西子頓蒙不潔讀則人皆掩鼻而過之句

註西子美婦人。蒙。塗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其

臭也。孟子離婁全述善堂

雖有惡人讀齊戒沐浴讀則可以祀上帝句齊讀

註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

以自新也。

釋新安陳氏曰。此章似詩六義中之比。蒙引其辭以

貌言其意以行言。

孟子曰句天下之言性也讀則故頓而已矣句故者讀以

利為本句

註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

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

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
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
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
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
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程子以為皆為智而發。今以章
首之言推之。恐其或為性發。而非智之謂也。曰不然。章
首之言。所以發明天下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而是
理又皆有迹。而可尋。以見智之不必用。而不可用。其下

孟子離婁

卷十五

金

述善堂
藏板

遂言惡夫鑿智之說詳焉。而卒又歸章首之意。使其專
為性而發。則其言之詳略。豈當若是其倒置哉。語類
性是箇糊塗。不分明底物事。且只就那故上說。故却是
實有痕迹底。故有兩件。如水之有順利者。又有逆行者。
畢竟順利底是善。逆行底是惡。所以說行其所無事。又
說惡於鑿鑿。則是那逆行底。故是已然之迹。孟子說
四端皆是。然故有惻隱。亦有殘忍。故當以順為本。如星
辰亦有逆行。大要循躔度者是順。利順者從道理上
發出來。是也。是所謂善也。若不利順。則是鑿。故下面以

禹之行水言之。問天下之言性。伊川以為言天下萬
物之性。是否。曰。此倒了。文勢只是云天下之言性者。止
可說故而已矣。如此。則天下萬物之性。在其間矣。附
事物之理。皆是人物性分中道理。故此言性。便是言事
物之理。不單指人性。而人性在其中。物性亦在其中。理
雖無形難知。事物却自有迹易見。但此迹有本從性理
發出者。便自然而順利。有後來人力矯造者。便勉強而
不順利。其順利者是性之故。其勉強不順利者非性之
故。則事物之理。本皆自然可知矣。事物之故。事物之

孟子離婁

卷十五

金

述善堂
藏板

性也。以利為本。事物之順其性者也。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讀句。惡為並去聲。
註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
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釋語類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也。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日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鑿也。附順事物之

性理者為大智。逆事物之性理者為小智。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

可坐而致也。

註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

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於事物之近。若因

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

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

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

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

孟子

卷十五

金

藏板

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釋語類。歷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

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爾。天與星辰。開

或躔度。少有差錯。久久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

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蒙引千歲

之日至。朱子說只是已往者。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

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註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

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註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

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

亦異乎。

註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

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

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

孟子

卷十五

金

藏板

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

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

與右師言也。

釋或問。愚嘗聞之師曰。陳司敗譏孔子為有黨。而孔子

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為簡。已而孟子辨之。如此其力。

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聞右師之言。而曰禮也足

矣。無已。則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

已微見圭角矣。然猶未也。而又必盡其辭焉。此所以鋒

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學者於此。宜致察焉。

語類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禮既然。則當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於出甲處已見。此章意則以朝廷之禮為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而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為愧眾人為己甚。而姑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眾人之失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

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註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釋語類這箇在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

孟子

卷十五

全

述善堂藏板

者。以其存心不同爾。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這箇存心只是處心。附君子把仁禮來常放在心頭。只是立心要自己為仁為禮爾。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註此仁禮之施。

釋附有內施外。

愛人者。恒愛之。敬人者。恒敬之。

註此仁禮之驗。

釋附我感人應。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

註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釋附人有不應者。君子則不責人而反責我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

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我必不忠。

註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

盡其心也。

孟子

卷十五

全

述善堂藏板

釋新安陳氏曰。忠非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心。即忠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

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

焉。

註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釋附君子只要盡其在我。故既自反而忠矣。橫逆仍不

責人也。三自反皆是因人省己。總要求自己實實為

仁為禮也。此正以仁禮存心之實也。

是故讀君子有終身之憂讀無一朝之患也句乃若所憂

讀則有之句舜讀人也句我讀亦人也句舜讀為法於天

下句可傳於後世句我讀由未免為鄉人也句是讀則可

憂也句憂之如何讀如舜而已矣句若夫君子所患讀則

亡矣句非仁讀無為也句非禮讀無行也句如有一朝之

患讀則君子不患矣音扶

註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釋或問古之聖人多矣，必言舜為法於天下，何也？曰：法

者人倫而已。他聖人者，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以見

孟子離婁卷十五九藏板

人道之盡也。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

於此尤可以見焉。故特舉舜而為言爾。然其所謂法者

亦豈舜之自為哉？但性天之妙，人所難明，而舜之所行

有以盡發其蘊，使天下後世無不見聞，故舉舜以見法

爾。程子所謂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者，正謂此也。曰：楊氏

以為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自

修，學者之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之事也。其淺深之

序，信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

當用力處。若反之未至，而遽欲自以不校為高，則恐其

無修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頹惰之域也。○附終身之憂

在我者也。一朝之患，在人者也。君子終身盡其在我，無

一朝責人。○君子只要我之仁禮如舜爾。

禹稷讀當平世句三過其門而不入句孔子賢之句

註事見前篇。

釋語類問過門不入，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

事亦須量箇緩急。若只是泛泛底水，未便傾國覆都。過

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甚急，有傾國覆都，君父

危急之災，也只得奔君父之急。雖不過家見父母，亦不

妨也。○新安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愛民之愛

顏子讀當亂世句居於陋巷句一簞食句一瓢飲句人

不堪其憂句顏子讀不改其樂句孔子賢之句音音

釋新安陳氏曰：賢其避世而樂已之樂

孟子曰句禹稷顏回讀同道句

註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釋附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兩則字甚活。猶云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蓋進退無預於己。救民修己安於所遇也。禹

稷顏子同此心源，故皆同道。如顏子之與孔子，同一時

中之道也。

禹讀思天下有溺者讀由讀已溺之也句稷讀思天下有

飢者讀由讀已飢之也句是以如是其急也與猶同

註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釋附禹稷之急進則救民也禹稷無容心也顏子之修

己亦然。

禹稷顏子讀易地讀則皆然句

註聖賢之心無所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

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

孟子離婁卷十五

亦能愛禹稷之憂也。

釋精義伊川曰記曰君子而時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

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在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

之時為中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故曰禹稷顏子

易地則皆然。附禹稷顏子之心不偏倚於憂樂其憂

樂皆是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易地則皆能為之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句救之讀雖被髮纓冠而救之讀可

也句

註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釋附喻禹稷之憂當其可也盡乎救民之道也。

鄉鄰有鬪者句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讀則惑也句雖閉戶

讀可也句

註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

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

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釋附喻顏子之樂當其可也盡乎修己之道也。禹稷

顏子皆盡乎道故同道也。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張子所謂觀人臨時

孟子離婁卷十五

志如何者尤有以曲盡夫聖賢之心也尹氏辭約理明

而其後說尤善也。

公都子曰句匡章讀通國皆稱不孝焉句夫子與之遊句

又從而禮貌之句敢問何也句

註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句世俗所謂不孝者讀五句惰其四支讀不顧父

母之養句一不孝也句博奕讀好飲酒讀不顧父母之養句

二不孝也句好貨財讀私妻子讀不顧父母之養句三

不孝也句從耳目之欲讀以為父母戮句四不孝也句好

勇鬪狠讀以危父母句五不孝也句章子頓有一於是乎

句。奸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

註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頓子父責善讀而不相遇也句夫

註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讀朋友之道也句父子責善讀賊恩之大者句

註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頓豈不欲頓有夫妻子母之屬哉句為得罪於父

孟子離婁卷十五五 齋述善堂藏板

不得近句出妻屏子讀終身不養焉句其設心以為

不若是讀是頓則罪之大者句是頓則章子已矣句夫

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

註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

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

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必

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

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爾。

釋語類：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爾，非取其孝也。據章所

為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遂為父所逐，雖是父不是，己是

然便至如此，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

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

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

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俗之不孝者五以曉之。若如此

五者，則誠在所絕，爾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雪

章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必若孟

子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或云：看得

匡章想是箇初強底人，觀其意屬於陳仲子，則可見其

孟子離婁卷十五五 齋述善堂藏板

為人爾。先生甚然之曰：兩箇都是此樣人，故說得合味

道云：舜不告而娶，蓋不欲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如匡

章，則其對也甚矣。○雙峰饒氏曰：章資質自好，但無學

力，雖知愛父，而不知愛父之道，既得見孟子，必教他回

父之意，未必止於此。章子通國稱其不孝，仲子通國稱

其廉，孟子於此二人，所謂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

焉。

曾子居武城句有越寇句或曰句寇至句盡去諸句曰句

無寓人於我室句毀傷其薪木句寇退句則曰讀修我牆

屋句我將反句寇退句曾子反句左右曰句待先生讀如

此其忠且敬也句寇至讀則先去句以為民望句寇退讀則

反句殆於不可句沈猶行曰句是非汝所知也句昔沈

猶讀有負芻之禍句從先生者讀七十人讀未有與焉句

與去

註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

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

從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

人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

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句有齊寇句或曰句寇至句盍去諸句子思

曰句如伋去讀君讀誰與守句

註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句曾子子思讀同道句曾子讀師也句父兄也句

子思讀臣也句微也句曾子子思讀易地讀則皆然句

註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

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

地則皆能為之。孔子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

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

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釋附會子子思各隨地以盡道。惟不同所以為同也。

儲子曰句王讀使人瞞夫子讀果有以異於人乎句孟子

曰句何以異於人哉句堯舜與人同耳古莫反

註儲子齊人也。瞞竊視也。聖人亦人爾。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句而處室者句其良人出讀則必厭酒

肉而後反句其妻讀問所與飲食者讀則盡富貴也句其

妻讀告其妾曰句良人出讀則必厭酒肉而後反句問其

孟子讀卷十五讀 矣讀

與飲食者讀盡富貴也句而未嘗有顯者來句吾讀將瞞

良人之所之也句蚤起句施從良人之所之句徧國中讀

無與立談者句卒讀之東郭讀墻間之祭者讀乞其餘句

不足句又顧而之他句此其為廢足之道也句其妻歸句

告其妾曰句良人者讀所仰望而終身也句今若此句與

其妾讀訕其良人讀而相泣於中庭句而良人未之知也

句施施從外來讀驕其妻妾句施音施又音異

註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厭飽也。顯者

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墻塚也。顧望也。

經 180-181

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

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註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爾使

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

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索以求之。

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異哉。

釋衛絳山曰。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也。

孟子離婁 卷之十一

四書句讀釋義卷之十六

萬章章句上

註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

也。孟子曰。怨慕也。

註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

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

得其親而思慕也。

釋附怨慕二字。括舜終身。蓋此心即憂不順父母之心。

孟子 萬章 卷之十六

述善堂 藏板

憂無時可解。即怨慕無時可已。舜所以能致賢。暇底豫

者。皆本於此也。書云。負罪引慝。即此怨字之意。末節雖

單言慕。而怨自在其中。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

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

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我。竭力耕田。共

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忍苦八反
其平聲

〔註〕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
言呼父母而泣也。忍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
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
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
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釋〕雪菴家引不若是忍。連下二句一氣讀。反說。父母二
句正說。大全無明文。淺說與蒙引同。○附號泣於我何。
便是如窮人無所歸。下節更備言其處順境時亦如此。

孟子

卷十六

二

述善堂
藏板

不但于田也。

帝頓使其子九男二女頓百官牛羊倉廩頓備讀以事舜
於畝畝之中句天下之士頓多就之者句帝將胥天下而
遷之焉句為頓不順於父母讀如窮人無所歸句為去聲

〔註〕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
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
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

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釋〕附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慕父母者。所以為

人倫之至也。

天下之士頓悅之讀人之所欲也句而不足以解憂句好
色頓人之所欲句妻頓帝之二女讀而不足以解憂句富
人之所欲句富頓有天下讀而不足以解憂句貴頓人
之所欲句貴頓為天子讀而不足以解憂句人悅之頓好
色頓富頓貴頓無足以解憂者句惟順於父母讀可以解
憂句

〔註〕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
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

孟子

卷十六

三

述善堂
藏板

哉。

〔釋〕慶源輔氏曰。上文是說舜之實事。此又孟子推舜之
心。以解上文之意。
人頓少讀則慕父母句知好色讀則慕少艾句有妻子讀
則慕妻子句仕讀則慕君句不得於君讀則熱中句大孝
終身慕父母句五十而慕者讀予頓於大舜讀見之矣

〔註〕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

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

皆去聲。

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眾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釋或問諸說皆善。而尹氏盡性之云尤精。○尹曰舜之號泣。無以解憂故也。人悅之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非盡性則不能也。○語類聖人一身渾是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階焚廩。到得免死下來。當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入。又從而揜之。到得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契不過。非獨以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已。此心亦契不過。定是動了象為弟。日以殺舜為事。若是別人如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契不過。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為人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四

述善堂 藏板

人皆可為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惟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罅子未盡。但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着窮索教盡。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聖人做出純是道理。更無罅子隔礙。是他合下渾全。都無欠闕。眾人却是已虧損了。須加修治之功。如世上固是無限事。然大要也只是幾項大頭項。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須看見定是着如此。不可不如此。自家何故却不如。此。○附此即前章視天下歸若草芥

之意。而詳言之。蓋舜之心。惟務要得親順親。故極天下悅而歸。已好色富貴。俱不足以解其不順乎親之憂。欲得親順親者。天理也。貪好色富貴者。人心也。舜心純是天理。流行耳。人欲何得以閒之哉。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直類反
註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五

述善堂 藏板

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嘗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釋或問不告而娶。已見於七篇矣。游氏之意。亦為曲盡。

游曰。告而娶。義之小者也。廢人之大倫。罪之大者也。

瞽瞍之頑。告則不得娶。舜知之。宜審矣。故受不告之名。

而不忍陷父於廢大倫之罪。如必先告。俟其不從。然後

違之。則是重拂其親之意。而反彰其惡也。故其不告君

子以為猶告。存疑告而後娶。則父母不之聽。是廢人

之大倫。又生一場憎怪。是徒見怨於其父母也。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七

述善堂藏板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

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去聲 句。妻

註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

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釋伊川曰。象以殺舜為事。堯奚為不治。蓋象之殺舜。無

可見之迹。發人隱慝而治之。非堯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

出。從而揜之。象曰。謀蓋都君。咸我績。牛羊

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抵。朕。

二嫂。使治朕樓。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

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

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

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亦喜。亦喜。

註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

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

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

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仰其事也。象。舜異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七

述善堂藏板

母弟也。謀。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

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

為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張。珣弓

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

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

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

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

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

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

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釋或問所疑萬章之言。則林氏論之為詳。然學者止欲識得舜之心耳。此亦不足深論也。楊氏謂舜惟恐不獲於象者。如何。曰。舜之所以然者。不為是也。但其兄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已而有變。爾若曰。惟恐不獲於象。而後同其憂喜焉。則是畏其殺已。而幸其寬已。亦非。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八

藏善堂

所以語聖人矣。語類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狠闕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先生所謂人情天理。於是為至。正謂此爾。○象謀害舜者。舜隨卽化了。更無一毫在心。但有愛象之心常存。今人被弟激惱。便常以為恨。而愛弟之心減少矣。○西山真氏曰。世儒疑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

如此。豈必真有是哉。○附舜但見象目前之憂喜。亦憂喜之。至前此之怒怨。則已忘之矣。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

曰。始舍之。圍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九

藏善堂

匡。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釋語類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附象之愛兄。是人為假節。舜之喜象。却是天機自然。信者不疑其偽。故已之喜。亦誠實。

無偽也。處變不失其常。處五倫皆當如此。

萬章問曰：象曰：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

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註：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

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

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

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十 述善堂 藏板

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

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

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

乎？音鼻。

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

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

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

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地也。未知是

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

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釋：雙峰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怒，亦不藏之。雖有怨，

亦不留之。少閒便釋然。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

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

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註：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

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

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

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

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

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

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

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

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釋：語類：封之有庠，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

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十 述善堂 藏板

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

不口。唐明皇於諸王為長枕大衾。雖甚親愛。亦是無

以限制之。無足觀者。舜之於象。是平日見其不肖。故

處之得道。封之有庠。但富之而已。周公於管蔡事。又別

蓋管蔡初無不好底心。後來被武庚煽惑至此。使先有

此心思。公必不使之也。附親愛之無已。非舜之盡性

不能如此。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亦不能言及此也。舜

之怨慕親。親愛弟。皆仁也。怨慕必論親於道。親愛却不

縱其惡。則義存乎其間矣。此皆舜由仁義行之大端也。

孟子 萬章

卷十末

主

述善堂 藏板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

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

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

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

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

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

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

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

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一天子

矣。朝音潮。及反。

註。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蹙不自安也。岌

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

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

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

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

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

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

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主

述善堂 藏板

也。附說不得臣。不得子。以堯瞍朝舜証實。蓋言君父皆

朝盛德之士。便是不得以他為臣為子也。此節孟子先

辨堯無朝舜之事。只堯老舜攝一句斷盡。引堯典証之

於事。以見其為攝也。引孔子決之於理。益見其為攝也。

則堯無北面而朝之事昭然矣。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

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

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

也。讀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句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句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句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句

註：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述善堂 藏板

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釋：語類逆是前去追迎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此是教人讀書之法，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

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牽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碍，實有所不可行乎。鄒嶧山曰：此節只是解詩，舜不臣父之意尚在下節。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句。養，去聲。註：言替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述善堂 藏板

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釋：慶源輔氏曰：上既言讀詩之法，以破咸工蒙之惑。此又言尊親養親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己之理。附蒙謂舜為天子當臣其父。孟子謂舜為天子，則正以之尊養其父，豈有臣父之理。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句。見音現。齊側皆反。

〔註〕善、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孟、業之說也。

〔釋〕雲峰胡氏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此舜之盛德處。瞽瞍亦名若，則反見化於其子盛德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附孟子引書另發出一段，父不得而子之義，見咸、孟、業之說，非理也。猶云以堯舜之道要湯。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六

述善堂藏板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註〕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註〕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註〕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註〕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

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

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

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

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

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

示之而已矣。

〔註〕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

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七

述善堂藏板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

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

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釋〕語類問百神享之，曰：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

之。存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即書類于上帝，禮于

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之類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

姓安之，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叙，賓於

四門，四門穆穆之類是也。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

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

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

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

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

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相去聲朝音 朝夫音扶

註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

訟之也

孟子萬章

卷十六

六

述善堂藏板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

謂也

註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

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釋精義尹曰堯不能以天下私與舜非孟子不足以識

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誠哉是言也後世以

天人為二道者豈窮理者哉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

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

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

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

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

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

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

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

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

註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啟禹之

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

孟子萬章

卷十六

九

述善堂藏板

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

一毫私意也

釋或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為舜禹之為相攝

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

朱均不順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耶抑將奉其君

之子而違天下之心耶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以致

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

不敢為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為之哉是其說也奈何

曰愚嘗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舜也禹

也益也。於其君之老也。奉命以行其事而已。未嘗攝其位也。於其君之終也。位冢宰總百官。以行方喪之禮而已。未嘗繼其統也。及夫三年之喪畢。則當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宜爾。然其避去也。其心固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蓋迫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若益則求仁而得仁。又何恥之有哉。論者之學不足以及此。而徂於利害權謀之習。妄意以為聖賢之心。亦若已之心而已矣。蓋以曹操不肯釋兵歸國之心。而為舜禹益謀。則宜其以為不當去位。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三

述善堂 藏板

而避朱均。以曹丕累表陳讓之心。以為舜禹益謀。則宜其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為可恥也。嗚呼。學者能反是心以求之。則聖人之心庶乎其可見矣。精言此節方是叙事。下節承其意而剖析之。見其皆出於天。各兼傳賢傳子說。附此節平敘兩薦。見禹之於益。猶舜之於禹也。非有私意也。堯舜禹傳位之心。孟子發明之。舜禹益避位之心。朱子或問發明之。宜並存。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

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相並去聲

此啟所以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三

述善堂 藏板

釋精義伊川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耶。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為而夭。既何為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語類命有兩般。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文蔚問得之不得曰有命。是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賦之理。曰。固是。天便如君。命便如命令。性便如職事條貫。君命這箇人去。做這箇職事。其俸祿有。

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與于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比干之死。以理論之。亦可謂之正命。若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看。精言此正。申解上節意。註兩開平說。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三

述善堂藏板

一是堯舜所以傳賢之故。一是禹所以傳子之故。附二者均出於天命。非有私意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註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釋附此以下。推言古來不有天下者。不獨一益。要皆出於天。無私意也。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

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註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啟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

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釋附繼世之廢出於天。堯舜善體天意。故不待天之廢之。而早自廢之。是堯舜之事。皆天事也。且不待若桀紂。是天理之極至也。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三

述善堂藏板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子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新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去聲。艾音義。

去聲。艾音義。

去聲。艾音義。

去聲。艾音義。

釋附天不廢太甲故伊尹不有天下

周公之不有天下讀頌猶益之於夏讀頌伊尹之於殷也句

註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釋附天不廢成王故周公不有天下

孔子曰句唐虞禪夏后殷周頌繼其義一也禪音

檀

註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

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

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

孟子萬章卷十六述善堂藏板

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釋精言萬章專問禹益孟子却就千古禪繼大局面通

盤打算見皆出於天聖人不過奉若天道初無私意傳

子非德衰也

萬章問曰句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

同聲下

註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

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

有為此說者

孟子曰句否句不然句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

舜之道焉句非其義也讀頌非其道也讀頌祿之以天下頌弗

顧也句繫馬于駒頌弗視也句非其義也讀頌非其道也讀頌

一介不以與人句一介不以取諸人音洛

註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

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

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釋或問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一介不妄取與

則其大者亦可知矣而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曰一介

孟子萬章卷十六述善堂藏板

又曰天下千駟何也曰道義云者兼舉體用而言曰一

介于駒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

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

後足以見其德之全爾夫豈贅於言哉新安陳氏曰

詩如康衢之謠舜舉之歌之類書如二典三謨是也

存疑道即理也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是體義是用

附尹守道義之嚴細大無間如此則不辱身根本早於

此立定

湯使人以幣聘之句賢頌然曰句我何以湯之聘幣

為哉。我頓豈若處猷猷之中讀由是頓以樂堯舜之道。

哉句。○需五高反。又戶驕反。

註實露無欲自得之貌。

釋或問楊氏樂堯舜之道之說似亦過之。夫田夫野老之所日用。固莫非堯舜之道。然堯舜之所以為堯舜者。其盛德大業之全體。非一端所能盡。而伊尹之所樂。亦豈其專在於此而已哉。語類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

如書天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

孟子萬章卷十六

述善堂藏板

黎民於變時雍。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會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附一則曰湯使人聘。再則曰湯三使聘。則非尹之要湯明矣。但此處且只是叙。至後在己節方斷。

湯頓三使往聘之句既而幡然改曰句與頓我處猷猷之中讀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句吾頓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

君哉句吾頓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句吾頓豈若於

吾身親見之哉句

註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

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矣。

釋顧騰士曰。前節豈若。內重外輕之別。此節豈若。空言實事之別。

天之生此民也讀使先知頓覺後知讀使先覺頓覺後覺頓也句予頓天民之先覺者也句予頓將以斯道頓覺斯民也句非予覺之頓而誰也句

註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

孟子萬章卷十六

述善堂藏板

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釋語類先知者。因事而知。先覺者。因理而覺。知者。因事。因物。皆可以知。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先覺後覺

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及其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慶源輔氏曰。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覺無偏

全程子曰。魯之人。雖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揭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已覺也。元無欠少。而亦未嘗有增加。適一般爾。此說得覺字極爲全備。○原解上節明已欲應聘。此節申已所以當應聘義理。

思頓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讀若

已推而內之溝中句其自任以天下之重頓如此句故

就湯而說之讀以伐夏救民句內音納說音稅

註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

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

孟子萬章卷十六述善堂藏板天

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

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

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釋附自親見至自任。皆言伊尹有正天下之志。就湯伐

夏。實做出正天下之事。

吾未聞頓枉已而正人者也句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

聖人之行讀不同也句或遠讀或近讀或去讀或不去

歸頓潔其身而已矣句○行去聲

註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

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道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釋附辱已不能正天下。聖人亦自必無辱已之事。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頓要湯句未聞以割烹也句

註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

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平人之

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句天誅頓造攻自牧宮句朕頓載自亳句

孟子萬章卷十六述善堂藏板三

註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

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

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句或謂孔子頓於衛讀主癰疽句於齊讀主侍

人瘠環句有諸乎句孟子曰句否句不然也句好事者頓

爲之也句○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註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

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

生事之人也。

於衛讀主顏雝由句彌子之妻讀與子路之妻讀兄弟也

彌子謂子路曰句孔子主我讀衛卿可得也句子路以

告句孔子曰句有命句孔子進以禮句退以義句得之

不得讀曰有命句而主癰疽讀與待人瘠環讀是無義無

命也句○錄如
字又音弊

註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

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

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

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孟子萬章

卷十六

三

述善堂
藏板

釋或問程子所謂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

此說非是者。奈何。曰。人事。即天命也。人事不盡。則禍患

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故盡人事者。是乃所以順夫

天命。而謹守之。此知命所以不立乎巖牆之下也。若曰

已知命之若彼。而姑盡其事之如此。則是乃天人義命

判然二物。且聖人之知命也。未嘗審。而其行事或出於

苟然矣。○語類。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

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之也。○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

果決斷割。又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孔子讀不悅於魯衛句遭讀宋桓司馬讀將要而殺之句

微服而過宋句是時孔子當阨句主讀司城貞子讀為陳

侯周臣句○要
平聲

註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

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

寇。齊人饋女樂以閒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

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

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

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孟子萬章

卷十六

三

述善堂
藏板

吾聞讀觀近臣讀以其所為主句觀遠臣讀以其所主句

若孔子讀主癰疽讀與待人瘠環讀何以為孔子句

註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

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釋附以上三節。皆引客証主。

萬章問曰句或曰讀百里奚讀自鬻於秦養牲者讀五羊

之皮讀食牛讀以要秦穆公句信乎句孟子曰句否句不

然句好事者讀為之也句○食音副
好去聲下同

註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

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頓虞人也。晉人頓以垂棘之璧讀與屈產之乘

假道於虞讀以伐虢句宮之奇頓諫句百里奚頓不諫

句。屈求勿反乘去聲。

註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

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

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

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

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孟子萬章

卷十六

三

述善堂藏板

釋存疑此條先說百里奚之出處。然後即其事而斷之。

知頓虞公之不可諫讀而去之秦句年已七十矣句曾不

知頓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讀可謂智乎句不可諫

而不諫句可謂不智乎句知頓虞公之將亡讀而先去

之句不可謂不智也句時舉於秦句知頓穆公之可與有

行也讀而相之句可謂不智乎句相秦讀而顯其君於天

下句可傳於後世句不賢而能之乎句自鬻頓以成其君

鄉黨自好者頓不為句而謂賢者為之乎句相

註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

知食牛以干主為之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

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

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

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

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

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

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

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

度聖賢也。

孟子萬章

卷十六

三

述善堂藏板

釋或問九章之說。曰。范氏詳且明矣。其論百里奚。隱於

市井。本無干穆公之意。又言聖賢不遇。不恥鄙賤之事。

而惡不由其道。以得富貴。此意甚正。宜深味之所引莊

子之言亦甚善。其辯史記之失尤佳。然按左氏之言。則

勝秦穆姬者乃井百。非百里奚也。尹氏之說。則切中時

俗之弊矣。大全范氏曰。虞之將亡。宮之奇諫。百里奚

不諫。二人皆是也。宮之奇不忍虞之亡。諫而不聽。然後

以其族行。君臣之義盡。百里奚事虞公年七十矣。而無

所遇知其不可諫。不諫而先去之。去就之理明。奇為忠臣。奚為智士。故曰皆是也。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三

述善堂藏板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

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

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

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

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有立。去聲。朝音潮。

註。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弱也。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三

述善堂藏板

餘並見前篇。

釋。附步步有恐逸之意在。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

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

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

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

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

重也。句。與音預。

註。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

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餘見前篇。

釋吳因之曰。有隨所事使。即可使為堯舜君民意。附

治亂亦然。

柳下惠讀不羞汙君句不辭小官句進讀不隱賢讀必以

其道句遺佚而不怨句阨窮而不憫句與鄉人處讀油油

然讀不忍去也句爾讀為爾句我讀為我句雖讀袒裼裸

程於我側讀爾讀焉能免我哉句故讀聞柳下惠之風者

鄙夫讀寬讀薄夫讀敦讀

註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孟子萬章

卷十六

美

述善堂藏板

孔子之去齊讀接淅而行句去魯讀曰讀遲遲吾行也句

去父母國之道也句可以速讀而速句可以久讀而久句

可以處讀而處句可以仕讀而仕句孔子也句先歷反

註接猶承也。淅瀆水也。瀆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

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

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

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

膳肉不至。則可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釋附舉去國之一端。以見其仕止久速之各當其可。四

句分看。是各當可。合看。是皆當可。四可以字辨之。甚精。

便是智。四而字處之極當。便是聖。仕止久速皆當其可。

便是集大成之聖智。知可以如此而後如此。便是聖由

於智。

孟子萬章曰句伯夷讀聖之清者也句伊尹讀聖之任者也句

柳下惠讀聖之和者也句孔子讀聖之時者也句

註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

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

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

孟子萬章

卷十六

美

述善堂藏板

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

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

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釋語類聖只是做到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

之聖。聖非中之謂也。三子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

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鹄。問何以為

聖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是

無纖毫查滓。孔子集大成。無所不該。非特兼三子所長

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是兼其所長。易中說中正。

伊川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

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註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

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

籥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

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堯 述善堂 藏板

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

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

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

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

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

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鐃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

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

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

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

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釋附集大成。包衆小成在內。金聲所以始衆音。則所以

成始者大矣。玉振所以終衆音。則所以成終者大矣。條

理兼全。始終俱備。此所以為集大成也。條理只是一

個條理。始者如此。終亦終此。但其一始無不始。孔子知

之至。能始衆理者如之。一終無不終。孔子行之極。能終

衆理者如之。始終要得兼結條貫意。智要見全覺意。聖

要見全體意。三子皆在條理內。三子只是於衆條理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堯 述善堂 藏板

內。見得一端。只就此一端做去。以至其極。故始終只是

此一端。外此更不覺得天地間有許多條理在。亦不能

做盡得許多條理。故只成其為一偏之聖也。此節智

聖平說。下節方見聖由於智。又附智之事。是知之一

貫。聖之事。是行之一貫。博文約禮。正是做此智聖工夫。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

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註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

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

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平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
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以偏者由其
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
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
流行於四時也。

釋或問三子之偏如此。而孟子以聖名之。何也。曰。三子
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以造極。卒至乎不思不勉
之地。而表裏洞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雖謂之聖。然於
孔子則有不得而班者矣。蓋以孟子之言差之。則金玉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罕

述善堂
藏板

備而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於文而約以禮。竭
其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足以中。而
力有未克者。與。故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之成。
以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序而論之。
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
序以進。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惜乎早死而不及見其成
耳。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語
類問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
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

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曰。如此則不可謂之聖。曰。

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和是聖之和。
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顏子則巧處工夫已至。點
點皆可中。但只是力不至耳。使顏子力至。便與孔子一
般。所以偏處。亦只是有些私意。却是一種義理上私
意。見得這清和。任是個好道理。只管主張這一邊重了。

亦是私意。附此私意。亦從見偏來。此節概論聖智
二字之義。兼孔子三子在內。先以巧力譬聖智。下專言
射者巧力之用。而聖智在其中。由字連上兩譬字意。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罕

述善堂
藏板

巧運於未發矢之先。力行於既發之後。故亦有始終意。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魚絲反
註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
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惡去聲
註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
釋或問孟子所論班爵封國之制。皆與周禮不同。何也。
曰。是不可攷矣。蓋自孟子時已無明驗。而周禮後出。又
有不可盡信者。是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

也。

天子頓一位句公頓一位句侯頓一位句伯頓一位句子

男頓同一位句凡五等也君頓一位句卿頓一位句

大夫頓一位句上士頓一位句中士頓一位句下士頓一

位句凡六等也也句

註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釋附五等天下之君臣。六等國中君臣。位猶級也。

一者各一其位不相消也。等者以漸而殺不可過也。

天子之制讀地頓方千里句公侯頓皆方百里句伯頓七

十里句子男頓五十里句凡四等不能五十里句不達

於天子句附於諸侯讀曰頓附庸句

註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

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

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釋蒙引方。正也。庸。城也。附庸猶屬城也。○精言天子千

里。公侯百里。此即君十卿祿之意。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即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之意。

天子之卿頓受地視侯句大夫頓受地視伯句元士頓受

地視子男句

地視子男句

註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

士也。

釋附天子之臣。受地多於侯國之臣者。從天子之千里

差等之也。故公侯諸國之臣。受地亦各有差等不同。

其多少之數。與外諸侯同。其不容世守與外諸侯異。

大國頓地頓方百里句君頓十卿祿句卿祿頓四大夫句

大夫頓倍上士句上士頓倍中士句中士頓倍下士句下

士頓與庶人在官者頓同祿句祿頓足以代其耕也句

孟子萬章卷十六望述善堂藏板

註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

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八人。卿田三

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

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

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

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

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

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釋語類問天子六卿。諸侯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孤

卿一國之土地為卿大夫士分了。國君所得祿不多。曰君十卿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非所謂祿也。○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為之。抑別募游手為之。曰不可曉。想只是民為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游手矣。○附註徐氏所言。俱以百畝食九人起數。○府治藏史掌書胥徒民服徭役者。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墨 述善堂 藏板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足以代其耕也。

註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

註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釋趙氏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

國同者。蓋卿而上。其祿優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淺薄。苟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釋。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關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釋。附此例叙文法。末二句是主農之五等。以力之勤惰而分官祿五等。以事之煩簡而分單言庶人在官之差。而下士之差可知。以同祿故也。

萬章問曰 敢問友 **孟子曰** 不挾長 不挾貴 不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墨 述善堂 藏板

挾兄弟讀而友句友也者讀友其德也句不可以有挾也句

註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釋附友也者友其德也一句千古交友定準。外此以勢

利相交。便非交友之正道。長貴兄弟皆是勢利邊事。不

惟不可恃之於外。亦並不可有之於心。不惟於己之勢

利不可有於心。即於友之勢利亦不可有於心。彼此惟

以德相交。乃是交友之正道。下節五人無獻子之家。即

是不慕勢利之意。有挾便是務勢利邊事。與友德相

孟子萬章

卷十六

聖

述善堂

反。

孟獻子讀百乘之家也句有友五人焉句樂正襄讀牧仲

其三人讀則予忘之矣句獻子之與此五人者讀友也

無獻子之家者也句此五人者讀亦有獻子之家讀則

不與之友矣句乘去聲下同

註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

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

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釋附獻子與五人友數句。一正一反。所以與友者。以其

無家也。有家便不與之友矣。蓋無家便有德。有家便無德。故也有無俱以心言。

非惟讀百乘之家讀為然也句雖讀小國之君讀亦有之

費惠公曰句吾於子思讀則師之矣句吾於顏般讀則

友之矣句王順長息讀則事我者也句費音班

註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讀小國之君讀為然也句雖讀大國之君讀亦有之

晉平公讀之於亥唐也讀入云句則入句坐云句則坐

孟子萬章

卷十六

聖

述善堂

食云句則食句雖讀疏食菜羹讀未嘗不飽句蓋讀不

敢不飽也句然讀終於此而已矣句弗與共天位也句弗

與治天職也句弗與食天祿也句士之尊賢者也句非王

公之尊賢也句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註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

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

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

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釋淺說即平公能如是。亦可見平公所友在德而無所

挾也。

舜頌尚見帝句帝頌館甥於貳室句亦饗舜句迭為賓主句

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句

註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

註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讀謂之貴讀用上敬下讀謂之尊讀賢讀貴讀

尊賢其義一也句

註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

孟子萬章

卷十六

哭

述善堂藏板

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

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

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釋附天子友匹夫。堯舜之心。皆不知其為天子匹夫也。

惟知友德爾。挾於何有哉。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句孟子曰恭也句

註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也。

曰句卻之卻之讀為不恭讀何哉句曰句尊者賜之句曰

其所取之者讀義乎讀不義乎句而後受之句以是讀

為不恭故弗卻也句

註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

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

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釋新安陳氏曰。若計其物之初得合義與否。而酌其辭受。受其合義者。則卻之者必以為不合義也。有此心非

恭矣。

曰句請讀無以辭卻之句以心卻之句曰讀其取諸民之

孟子萬章

卷十六

哭

述善堂藏板

不義也讀而以他辭無受句不可乎句曰句其交也以

道讀其接也以禮讀斯讀孔子受之矣句

註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

辭。閉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

此可否。交以道。如餽贖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

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賜貨。烝豚之類也。

釋慶源輔氏曰。他辭卻之。視貪利者固優。然亦失之過。

由此而甚之。必至於為於陵仲子而後已。孔子受之者。

得中道也。達說其交也以道。非出於無名。其接也以

禮不失之苟簡。條辨只就當下論。何必更計其物之所由來。拈出孔子為禮義中正之準。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

其接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

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

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

為烈。如之何。其受之。書作慙。徒對反。

註。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

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手 述善堂 藏板

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

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啓。無。凡民二

字。讞。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

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

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

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

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

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

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

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

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

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音扶較音角。

註。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

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

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

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

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三 述善堂 藏板

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

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

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

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

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

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

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

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

兆頓足以行矣讀而不行句而後去句是以未嘗有所終

三年淹也句與平聲

註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辨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

事道矣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

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

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

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

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

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

孟子萬章

卷十六

聖

述善堂藏板

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

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釋存疑孔子先簿正祭器。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此聖

人陰移默奪之功。其不變俗之中。自有變之者在。蒙

引孔子之同俗者。不得已也。故萬章曰奚為不去。而必

為此不得已之事乎。吳因之曰。此節大旨。萬章終以

為非事道。孟子終以為事道。附然則二字。緊承上亦

獵較來。開口却先以仕為問。待孟子說出事道。乃指問

事道矣。獵較也。蓋以獵較非事道也。先簿正祭器。正孔

子以道化俗。為之從容不迫處。存疑所謂陰移默奪之

功也。此非事道而何。奚不去。仍連獵較意問。蒙引所謂

奚必為此不得已之事。則為之兆句。自當仍粘正祭器

實事說。不應說開落空去。蓋以道化俗。不可謂非小試

行道之一端也。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辨論如此。非以

証上受交際意。蓋交際交道接禮。自有可受之理。並非

為委曲行道計也。若為委曲行道而受交際。恐不免枉

尺直尋之弊。

孟子萬章

卷十六

聖

述善堂藏板

孔子頓有見行可之仕句有際可之仕句有公養之仕句

於頓季桓子讀見行可之仕也句於頓衛靈公讀際可之

仕也句於頓衛孝公讀公養之仕也句

註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

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

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軌也。因孔子仕魯而

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

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

○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又義多不可曉。不

必強為之說。

釋黃際飛曰：孔子三者之仕，原不執一。則交際之不卻，亦猶行孔子之道耳。陸稼書曰：季桓衛靈衛孝，即今之諸侯一流也。而孔子所謂行可際可公養，即在乎此。然則豈為己甚者哉。條辨豈季桓衛靈衛孝皆不為取非其有之事，而後孔子受之者哉。附此節歷言孔子不為己甚之事，與前斯受意相應，以明交際之不必過卻也。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

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句。為養並去聲下同。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句。為養並去聲下同。

註：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饒養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句。

註：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己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句。惡乎音平聲柝音平聲。

託音

註：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釋王觀濤曰：抱關擊柝，亦不限定，只是舉例之詞。重不苟祿上方得權中之正。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句。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

反長上聲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句。為養並去聲下同。

註：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釋或問前三節章意已盡，下只引証推原爾。蒙引二曰：字是孟子度其所以為賤官之意而已矣。見其職易稱，外此別無行道之責，所以可居。照下節看，便有位卑不必言高之意。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句。朝音潮。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句。朝音潮。

恥也。句。朝音潮。

〔註〕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釋〕或問小注位卑節。只是辭尊居卑兩句註脚。附以出位為罪。見卑貧之可安。以廢道為恥。見尊富之難居。兩句都是為為貧而仕者發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美

述善堂 藏板

〔註〕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釋〕徐傲曰。士之自待。固不敢同於有國之君。亦不敢同於有位之臣。君之待士。不但當有以養之。而且當有以舉之。一章大意如此。在士宜守分。在君宜重德。慶

源輔氏曰。諸侯之視諸侯。雖其爵有五等之殊。然其實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士不幸出奔而來適我國。則其國君以廩餼之。是乃禮之所宜也。故可受而謂之寄公。

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又本無爵。士豈可自比於諸侯。故必仕而後當賜以祿。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

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註〕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

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

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

恭也。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美

述善堂 藏板

〔註〕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釋〕新安陳氏曰。未仕為民。既仕乃為臣。方為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救。未為臣不敢受有常數之俸祿。士之自

處當然也。正月林曰。上不敢。是不敢當君禮。有土無土之分也。此不敢。是不當臣禮。有職無職之分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

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

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

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

賢讀不能舉讀又不能養也讀可謂悅賢乎句○孟去聲

使去聲

註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

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

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伎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

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

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

釋顧麟士曰。於卒卒字。亦自臺無餽也。句倒看出。蒙

引鼎非訓熟。肉經鼎則熟矣。○精言章疑餽未必能繼。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堯

述善堂藏板

孟子言繼餽富有其道。子思不悅。以其非道也。

曰敢問讀國君欲養君子讀如何讀斯可謂養矣句曰

以君命將之讀再拜稽首而受句其後讀廩人繼粟讀

庖人繼肉讀不以君命將之句子思以為讀鼎肉讀使已

僕僕爾讀亟拜也讀非養君子之道也句

註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

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

猥貌。

釋條辨粟肉曰繼。則只是不令匱乏之意。聽賢者所需

而不限一定之數。

堯之於舜也讀使其子讀九男事之句二女女焉句百官

牛羊倉廩讀備讀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句後讀舉而加諸

上位句故曰讀王公之尊賢者也句○下女

註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

所當法也。

釋精言後字。乃繼事之詞。始而能養。終而能舉。所以為

王公之尊賢也。○上位猶言高位。謂為相也。

萬章曰句敢問不見諸侯讀何義也句孟子曰句在國讀

萬章

卷十六

堯

述善堂藏板

曰讀市井之臣讀在野讀曰讀草莽之臣讀皆謂庶人句

庶人不傳質為臣讀不敢見於諸侯句禮也句○質

註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

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

見也。

釋條辨不見諸侯。不是抗節自高。却是循分自下。○附

此節不見。安於庶人之分也。故曰不敢。下節不見。守為

士之禮也。故曰不義。

萬章曰句庶人讀召之役讀則往役句君欲見之讀召之

則不往見之句何也句曰句往役讀義也句往見讀不義也句

註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釋馮少墟曰：士與庶人只一個人。以道而言則為士。以

分而言則為庶人。往役是分所當然。故曰義。往見非道

所當然。故曰不義。庶人賤當役。貴士則不肖當事賢

且君之欲見之也讀何為也哉句曰句為其多聞也句

為其賢也句曰句為其多聞也讀則天子不召師讀而

況諸侯乎句為其賢也讀則吾未聞讀欲見賢而召之也

孟子萬章卷十六卒述善堂藏板

並去聲

繆公亟見於子思讀曰句古千乘之國讀以友士讀何

如句子思不悅讀曰句古之人有言曰讀事之云乎句

豈曰友之云乎句子思之不悅也讀豈不曰讀以位讀則

子君也讀我臣也讀何敢與君友也句以德讀則子

事我者也讀奚可以與我友句千乘之君讀求與之友

而不可得也句而況可召與句召與之與平聲

註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

不忘在溝壑句勇士讀不忘喪其元句孔子奚取焉讀

註說見前篇。

釋附引繆公事。言賢者不可召。引景公事。言賢者不可

應召。皆以明往見不義之意也。

曰句敢問讀招虞人何以句曰句以皮冠句庶人讀以旌

士讀以旂句大夫讀以旌句

註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

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旂。士謂

孟子萬章卷十六卒述善堂藏板

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釋附此節以虞人為主。連類舉之。以見旌不可概用。要

之只是為上節非其招三字下註脚爾。通帛謂無飾

也。帛色純赤。從周正色也。

以大夫之招讀招虞人讀虞人讀死不敢往句以士之招

招庶人讀庶人讀豈敢往哉句況乎讀以不賢人之招

招賢人乎句

註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

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釋家引不敢往。是過其分也。不可往。是屈其節也。附

上兩句引答陪襯出招賢人句。

欲見賢人讀而不以其道句猶欲其入讀而閉之門也

夫義讀路也句禮讀門也句惟君子讀能讀由是路讀

出入是門也句詩云句周道如底句其直如矢句君子所

履句小人所視句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註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

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釋孫貽仲云。惟君子數句。是士之守禮義如此。欲見賢

孟子萬章卷十六

不可不以禮義也。存疑此理為人所宜行。是義行之

而有節文無過不及。是禮。

萬章曰句孔子讀君命召讀不俟駕讀而行句然則孔子

非與句曰句孔子當仕讀有官職讀而以其官讀召之也

句。與平聲

註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

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

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

盡。

釋附有官職不俟駕而行。庶人未為臣。則召之而不往

見首節不敢見。又另是一義。不見諸侯。此章兼守分

自重兩義。陳代章明不枉已從人之義。公孫丑章又明

不見中正之義理。合看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句一鄉之善士讀斯友一鄉之善士句一

國之善士讀斯友一國之善士句天下之善士讀斯友天

下之善士句

註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

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孟子萬章卷十六

釋原解通章皆主觀法切磋以取其善說。附隨高下

以為廣狹。觀舜禹與子路可見。蓋其好善之誠心雖同。

而取善之廣狹自異。惟舜則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

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非能友盡天下。而更尚友古人

者乎。君子路則不能矣。

以讀友天下之善士讀為未足讀又尚論古之人句頌其

詩讀讀其書讀不知其人讀可乎句是以論其世也句是

尚友也句

註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

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釋原解其識量愈廣。其取善愈深。有上下千古之識。有網羅百代之量。是能益精其觀法切磋之資。而有以成其繼往開來之修。○孟子以夷尹惠爲聖人。孔子爲至聖而願學。是尚論隻眼。友善極則。○附尚友與斯友。其友善同。但上節言己之善。蓋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之國天下皆然。此則從友天下之善士。更推進一層。言又尚論古人。頌讀論世。是所友不止於天下之善士。更能進上一層了。則已亦必不止爲天下之善士。註所謂非止爲一世之士也。上順說。此倒說。皆是隨己之高下。以爲廣狹之義也。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壺

述善堂藏板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註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釋或問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若三仁之事。則比干箕子固有所不及爲。若微子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世。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爲。則伊尹霍光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況有骨肉之親者乎。然世或疑此言有以起篡奪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乎。

孟子 萬章

卷十六

壺

述善堂藏板

王勃然變乎色。

註勃然。變色貌。

王曰。無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註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

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

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四書句讀釋義卷之十七

告子章句上

註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捲也。以人性為

仁義。猶以杞柳為柎捲。句。讀。柎。音。柳。柎。音。柳。柎。音。柳。

註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柎柳。柎捲。屈木所為。

若厄匱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

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釋語類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拘他方。

孟子告子

卷十七

一

述善堂藏板

善此惟是程先生斷得定。所謂性即理也。附理氣二字是孟子告子言性之所以不同處。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柎捲乎。將

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柎捲也。如將戕賊杞柳。而

為柎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

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句。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註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

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釋語類孟子與告子論杞柳處。大槩只是言杞柳柎捲。

不可比性與仁義。杞柳必矯揉而後為栝櫨。性非矯揉而為仁義。孟子辨告子數處。皆是辨倒着告子便休。不會說盡道理。○附孟子從為字抉出戕賊二字。為字自破。禍仁義者。嫌仁義有害於性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他端反

〔註〕湍，波流濚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告子

卷十七

二

述善堂藏板

〔釋〕蒙引告子之言以性無定體。可善亦可惡。孟子之言以性有定體。有善而無惡。其曰人無有不善。此章之要指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無有不下。

〔註〕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釋〕附人無有不善。正是破他無分善不善意。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註〕搏，擊也。躍，跳也。頽，額也。水之過頽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爾。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釋〕蒙引既曰人無有不善而又曰今夫水云云者。以天下自有惡者一脚。須着如此解破。○薛敬軒曰：反性為惡。而本善常在。

孟子告子

卷十七

三

述善堂藏板

告子曰：生之謂性。

〔註〕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釋〕語類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曰告子不知性之為理。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

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

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為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未喻已之意也。遂於此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繁。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為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曰。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與曰。告子之所謂性者。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為氣質。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雙峰饒氏曰。生活也。其所以能知覺運動。為是箇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生氣。所以有這活底在裏面。告子是見得這氣。不曾見得這理。蓋精神魂魄之所以能知覺運動者。屬乎氣。其所得於天。以為仁義禮智之性者。則屬乎理。告子認氣為性。故云生之謂性。問知覺運動何分。曰。總言之。都是精神。分言之。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句。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曰。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句。然。句。與。平。

孟子告子 卷十七 述善堂 藏板

註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釋附此節承上起下。言生之謂性。是謂凡有生者同一性也。指出羽雪玉名目。為下節犬牛人伏豚。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是依他立說本旨。是謂凡有生者同一性。猶凡物之白者同一白也。白羽以下。又指實羽雪玉三者。以申說凡物之白者同一白之意。正申說凡有生者同一性之意也。下節然則二字。緊承此立說。羽雪玉白同而質異。論白而不論白之質。則凡白皆同一白。人與物生同而理異。論生而不論生之理。則凡生皆同一性。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句。

註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

孟子告子 卷十七 述善堂 藏板

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釋語類告子只說那生來底便是性。他合下便錯了他。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六

述善堂 藏板

只是說生處精神魂魄。凡動用處是也。正如禪家說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捉。足之運。奔。皆性也。說來說去。只說得箇形而下者。故孟子闢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又闢之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三節謂猶戲謔然。只得告子不知所答便休了。竟亦不曾說得性之本體是如何。附此章孟子只依告子之說窮告子。其說自有難通者。至人與物。氣有偏正。理有偏全。告子不知也。孟子亦未嘗與言也。

告子曰。句 食色。性也。句 仁。讀內也。句 非外也。句 義。讀外也。句 非內也。句

註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釋或問飲食男女。固出於性。然告子以生為性。則以性為止於是矣。因此又生仁內義外之說。正與今口佛者之言。以作用為性。義理為障者。相類。然孟子不攻其食色之云者。使彼知義之非外。則性之不止於食色。其有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七

述善堂 藏板

以察之矣。語類告子謂仁愛之心自我而出。故謂之內。食色之可甘可悅。由彼有此而後甘之悅之。故謂之外。

孟子曰。句 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句 曰。彼長而我長之。讀 非有長於我也。句 猶。彼白而我白之。讀 從其白於外也。句 故謂之外也。句 聲。下同。

註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釋語類告子只知得人心。却不知有道心。他覺那趨利避害。飢寒飽煖等處。而不知辨別那利害等處。正是本

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為外也。

曰句異於白馬之白也讀無以異於頓白人之白也句不

識頓長馬之長也讀無以異於頓長人之長與句且謂頓

長者讀義乎句長之者讀義乎句與平聲下同

註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

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

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

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

孟子告子卷十七八藏板

明矣。

釋語類彼白而我白之言。彼是白馬。我道這是白馬。如

着白衣服底人。我道這人是着白。言之則一。若長馬長

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

誠敬之心發於中。推誠而敬之。所以謂內也。○蒙引白

無不同。長則有不同。即其不同處。便是心之制。乃所謂

義也。更有一說。汝以長者為義乎。長之者為義乎。據本

文當有兩節意。○長者二句。專就長人言。

曰句吾弟讀則愛之句秦人之弟讀則不愛也句是以我

為悅者也讀故謂之內句長頓楚人之長句亦長頓吾之

長句是以長為悅者也讀故謂之外也句

註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釋附此仍是彼長而我長之意。必帶仁內說者。特借

以我為悅。形容以長為悅之在外爾。一是強不得我之

愛。一是沒不得人之長。

曰句者頓秦人之炙讀無以異於頓者吾炙句夫物則

亦有然者也句然則者炙頓亦有外與句夫音扶者與嗜

註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

孟子告子卷十七九藏板

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

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

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

而不得其正也。

釋附此即長之者義乎之意。告子以長有同然。明義之

在外。孟子則謂者亦有同然者。若謂長之同然在外。則

者之同然者亦在外。與蓋長之與者之皆出於心而非

外也。○物字指炙。然字指者之同。亦字對上長有同然

說。言豈獨於人為然。物亦有如此者。

孟子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註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

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註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釋蒙引此即上章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之意附前章以敬之同者言此章以敬之異者言總不

外行吾敬三字之意此章以因時變通處明義之在

孟子告子

卷十七

十

述善堂藏板

內與前章微不同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

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

果在外非由內也

註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

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程附此即告子長楚人之長四句意但彼就外面同處

說此就外面異處說在彼在此於我無與總要打破

他吾字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曰敬叔父乎

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戶則誰敬

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

在位故也子曰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

斯須之敬在鄉人

註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

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

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孟子告子

卷十七

十一

述善堂藏板

子但知常而不知變故不能答孟子庸敬二句正解所

敬在此二句言敬兄敬鄉人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兩

敬字俱帶有吾字在內在位即斯須意

季子問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

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

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註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

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

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釋附季子未喻庸敬二句之意。言敬因時異。仍是在外。非在內也。公都子乃即其易明者。以曉之。使知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二章總見仁義施於外。而其理則在內。性之所以善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註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

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孟子告子 卷十七

註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

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

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註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

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釋附上歷引三說。皆見與今性善之說不同。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註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釋語類情者。性之所發。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情可為善。

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所謂性只是那仁

義禮智而已。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

是情。北溪陳氏曰。在心裏未發動底是性。事物觸着

便發動出來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那性中發出來。不

是別物。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其不中節。是

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不善。附情亦有不

孟子告子 卷十七

善者。其本然處。却是善。蓋情之本然者。發於性之本

然者也。所謂性之故之利者也。情本善。則性之本善可

知矣。可以為善。與前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

反對。彼謂可以為善為不善。此則言情。但可以為善。不

可以為不善。情既如此。則性可以為善。不可以為不善

可知矣。可以為善。便包才善在內。故下節接說為不

善。非才之罪。才字在為善為字中。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註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

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釋或問公都子問性。而孟子以情與才者告之。何也。曰。性之本體。理而已矣。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馨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為善必矣。曰。然則程子何以言才之有不善也。曰。此以其稟於氣者言之也。蓋性不自立。依氣而形。故形生質具。則性之在是者。為氣所拘。而其理之為善者。終不可得而變。但氣之不美者。則其情多流於不善。才亦有時而偏於不善。若其所以為善。告子

卷十七
藏板 述善堂

情與才之本然者。則初亦未嘗不善也。孟子程子之說。所以小異。而不害其為同也。語類問才與情何分別。曰。情是這心裏動出。有箇路脉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用做事底。同這一事。有人會做得。有人不會做。此可見其才。才字是以其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兼形體說。如說材料相似。問情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汗。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白者。未染時只是白也。孟子論才亦善者。是說本來善底才。若夫就氣質上言。才如何無善惡。

性既善。則其才亦可以為善。今乃至於為不善。是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雙峰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惻隱之心。讀人頓。皆有之。句。羞惡之心。讀人頓。皆有之。句。恭敬之心。讀人頓。皆有之。句。是非之心。讀人頓。皆有之。句。禮也。是非之心。讀智也。句。仁義禮智。讀非由外鑠我也。我頓。固有之也。句。弗思耳矣。句。故曰。求則得之。句。舍孟子告子

卷十七
藏板 述善堂

則失之。句。或相倍蓰而無算者。讀不能盡其才者也。句。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

註。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爾。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爾。

釋。語類。天便似天子。命便似將。告勅付與人。性便似人。

所受職事。情便似親臨。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做許多事。惻隱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他至於仁義。不可勝用者才也。才本是善。但為氣所染。故有善不善。亦是人不能盡其才。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步子出。故孟子謂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是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惻隱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眾。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

孟子告子

卷十七

六

述善堂藏板

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祿之天下弗顧。繫馬于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止緣人為私意阻隔。多是略有發動後。便遏折了。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用出來。事事做得。便是盡其才。其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閒架。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過廟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閒架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

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附四皆有字。一固有字。對前兩無字。兩有字。兩可以字看。則彼之皆非明矣。思求便是用才處。必養成浩然之氣。方為能盡其才。才人之能也。此才字與天地並列為三才。則此能字。即中庸盡其性。盡人物之性。參贊天地化育。許多能字。必備盡其能。方為能盡其才。方無愧於為人。性盡則才盡。

詩曰天生蒸民

孟子告子

卷十七

七

述善堂藏板

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是懿德。好是懿德。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眾也。物事也。則法也。更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

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六

述善堂藏板

釋 精義伊川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或問孟子初未嘗有氣質之說也。孔子雖以性之相近而言。然亦不明言其為氣質也。程張之說。亦何所據而云乎。曰。孔子雖不言相近之為氣質。然其於易大傳之言性。則皆與相近之云者不類。是固不無二者之分矣。但聖人於此。蓋罕言之。而弟子有不得而聞者。故其傳者止是。而無以互相發明。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九

述善堂藏板

爾。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辨。則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辨。故亦不得盡其辭焉。孟子既沒。學失其傳。吾儒之言性者。漫不省此。而支離穿鑿之說滿天下。學者方且昏迷眩瞶。不知所定。而為釋氏者。又鼓其荒誕之說而乘之。雖其高妙虛無。若不可詰。然覈其實。則所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所謂作用是性之說。皆不過告子生與食色之偽論。爾至於性之為理。與其仁義禮智之蘊。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則反以為前程妄想。而棄絕之。及論智愚善惡之不齊。則舉而歸之輪迴宿習。不可致詰之地。舉世之人。亦且崇信而歸往之。無有能異其說者。及周子出。始復推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揉。有如此之不齊者。至於程子。則又始明性之為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然後性之為善者。無害於氣質之有不善。氣質之不善者。終亦不能亂性之必為善也。此其有功於聖門。而惠於後學也厚矣。子尚安得以其無所據而為疑耶。曰。孟子之言性也。情也。才也。皆未嘗不善也。而程子以來。乃有

以才爲有善不善者何也。曰：以性而言。則才與情本非
有不善者也。特氣質之稟不齊。是以才有所拘。情有所
徇。而不能一於義理爾。至於性則理而已矣。其純粹至
善之德。不以氣質之美而加多。不以氣質之惡而爲有
損。特其蔽之厚薄。隨有不同爾。曰：然則孔子之所罕言
者。孟子詳言之。孟子之所言而不盡者。周程張子又詳
言之。若是何耶。曰：性學不明。異端競起。時變事異。不得
不然也。曰：程子嘗云。佛亦言性本善。然則所以異於吾
說者何也。曰：佛之所謂善。空而無物之謂也。若吾之所
謂善者。則被固以爲塵勞妄想。而爲不善之尤矣。惜乎
問者之不及此。而不足以盡發程子之言也。若其所謂
性。卽是理。而原其所自。未嘗不善者。則自孟子以來。未
有及此者矣。○語類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
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
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
而萬殊也。氣質之性。卽此理墮在氣質之中。爾非別有
一性也。○性只是理。然無那氣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
得氣之清明。則不蔽錮此理。順發出來。蔽錮少者。發出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三

述善堂藏板

來天理勝。蔽錮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
不善。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
存矣。○理如寶珠。氣如水。稟氣之清者爲聖賢。如珠落
在清水中。稟氣之濁者爲愚暗。如珠落在濁水中。○問
氣出於天否。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
於形象。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因指天氣而
言。如天氣清明舒豁。便是好底氣。稟得這般氣。豈不好。
到陰沉黯淡時。便是不好底氣。稟得這般氣。如何會好。
畢竟不好底氣常多。好底氣常少。以一歲言之。一般天
氣晴和不寒不燥。却是好。能有幾時如此。看來不是夏
寒。便是冬煖。不是恁陽。便是伏陰。所以昏愚凶狠底人
常多。又曰：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不齊處。都是被氣滾亂
了。都沒理會。有清而薄者。有濁而厚者。顏夭而跖壽。亦
是被氣滾亂汨沒了。堯舜自稟得清明純粹底氣。又稟
得極厚。所以爲聖人。居天子位。又做得許大事業。又享
許大福壽。又有許大名譽。如孔子之聖。亦是稟得清明
純粹。然他是當氣之衰。稟得來薄了。但有許多名譽。所
以終身栖栖爲旅人。又僅得中壽。到顏子又自沒興了。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三

述善堂藏板

○雙峰饒氏曰。人未生以前。不喚做性。既生以後。方喚做性。纔喚做性。便滾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此氣質之性也。然性之本来。惟有善而已。就氣質中。指那本然者。說是則天地之性也。○勉齋黃氏曰。學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加存養之功。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施矯揉之力。○附孟子即情善驗性善。末引詩與孔子之言。復自天命源頭處。一直說下。見性善確有所從來。而即情驗性。亦非無據而云然也。○有物有則。即所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者也。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三

述善堂 藏板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註〕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釋〕附為不善。非才之罪也。陷溺其心。故不能得我心之所同然也。

今夫粃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反若交

〔註〕粃。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釋〕附粃麥同類。其地樹生熟之皆同者。性相似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

聖人。與我同類者。〔註〕聖人亦人爾。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釋〕存疑何獨至於人而疑之。二句。承上相似言。何獨至於人而疑其不相似。聖人與我同類者。皆相似也。以此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三

述善堂 藏板

觀之。則降才之同可見。彼多暴之異於多賴者。非以陷溺其心而然耶。○附舉聖人則盡乎人矣。無不同類者。即無不相似者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註〕黃。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黃也。

〔釋〕附此。只大槩言足同類。故屨相似。以引起下三節口耳目相同意。故末節總收處並未及足。○上二節。即物

同類相似。引出人同類相似。以下五節。又即人身所同。引出人心所同。身所同者嗜慾之性。心所同者義理之性也。

口之於味讀有同者也。易牙頓先得我口之所者也。

如使頓口之於味也讀其性頓與人殊讀若犬馬之與

我頓不同類也句則天下頓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句

至於味讀天下期於易牙句是頓天下之口相似也句者與

皆同

註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

孟子告子

卷一七

孟

述善堂藏板

美也。

釋新安陳氏曰。先得我口之所者。已為下先得我心之

所同然者張本矣。附如使口之於味也。與天下之口

相似也。反正相應。皆就天下之口言。

惟耳亦然句至於聲讀天下期於師曠句是頓天下之耳

相似也句

註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

美也。

惟目亦然句至於子都讀天下莫不知其姣也句不知子

都之姣者讀無目者也句古如反姣

註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句口之於味也讀有同者焉句耳之於聲也讀有同

聽焉句目之於色也讀有同美焉句至於心讀獨無所同

然乎句心之所同然者讀何也句謂理也讀義也句聖人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句故頓理義之悅我心讀猶

芻豢之悅我口句

註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

孟子告子

卷十七

孟

述善堂藏板

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爾。非有以異

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

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

口始得。

釋語類同然之然。如然否之然。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

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宜。便是義。物之宜雖在外。

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理義悅心。此說

理義之在事者。如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

亦以為當然。無有道不好者。只緣人心都有這箇義理。

都好善。都惡不善。新安陳氏曰：此章大意以人心義理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附人心同然義理者天之降才無殊也。聖人先得能勿陷溺爾。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讀斧斤伐之，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註：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爾。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釋：新安陳氏曰：山以生物為性。猶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謂為無材。豈山之本性哉。此全是引起，以譬喻下一節。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

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註：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閒，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釋：精義問夜氣如何。伊川曰：此只言是休息時氣清，爾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

得也。又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且晝之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或問夜氣者，特休息之餘，氣清明者爾。而程子遽以為良知良能者，何哉？曰：良知良能，非指夜氣而言也。指夜氣之所存者而言也。蓋此章之說，本以仁義之良心為主。以為雖或流於物慾，而其莫夜既得休息，則其氣復清明，而有以存夫此心爾。及其旦晝而接物也，則又枯而亡之，是以流於禽獸而不反爾。其存其亡，蓋皆以心言之。初不以為氣之存亡也。故其下文引孔子之言，以

孟子告子 卷十七 无 述善堂 藏板

明心之不可不操者，則其意益明矣。語類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是兩件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有枯亡，而彼未嘗不生。枯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旦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今只要得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閒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晝理會。問旦晝不枯亡，則養得夜氣清明，曰不是靠氣為主，蓋要此氣去。

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氣只是這箇氣，日裏也生，夜閒也生，只是日閒生底為物欲枯亡，隨手又耗散了。夜閒生底則聚得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若從平旦起時便接續操存而不放，則此氣常生而不已。若日閒不存得此心，夜閒雖聚得些小，又不足以勝其旦晝之枯亡。少閒這氣都乾耗了，便不足以存其仁義之心。且晝之所為，便來枯亡之。此仁義之心，便依前都不見了。至於甚也。夜閒雖得休息，氣亦不清，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心如箇寶珠，氣如水。若水清，則寶珠在那裏也瑩徹光明。若水濁，則和那寶珠也昏濁了。附良心隨氣為存亡，氣亦隨良心為昏清。故平旦氣清則良心見，至旦晝良心枯亡太甚，則夜氣亦不能清。學者但當於良心上着力，不必於氣上着力。故下文歸結到操心上。

孟子告子 卷十七 无 述善堂 藏板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

註：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釋語類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見得雖枯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卽存。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舍則亡。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眇忽之間。才操便在這裏。才舍便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旦晝之所爲。無非良心之發見矣。慶源輔氏曰。此總結上二段意。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惟心之謂與。句。舍音。操與平聲。

孟子告子

卷十七

三

述善堂藏板

註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爾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卽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

深省之也。

釋或問程子以爲心無出入。然則其有出入者。其無乃非心之正耶。曰。出而逐物者。固非本心之正。然不可謂本心之外。別有出入之心也。但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恍惚無常。莫知其定處。爾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爾學者於此。若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爲主於內矣。易之陽絕於外。而生於內者。於卦爲復。象正如此。而其象曰。出入無

孟子告子

卷十七

三

述善堂藏板

疾。朋來無咎。則其意亦猶是也。語類他前面說許多。這裏只是教人操存其心。又曰。若存得此心。則氣常時清。不特平旦時清。若不會存得此心。雖歇得夢時。氣亦不清。良心亦不長。又曰。睡夢裏亦七撈八攘。如井水不。打他便清。只管去打便濁了。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要人旦晝時。不爲事物所汨。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

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驚忽有事。至於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裏。只要提。教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操則存。四句。只是狀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有一息之閒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箇界限節制。奏着那天然恰好處。附存亡出入。大槩言心之神明不測。是如此。程子所謂通衆人論者也。若聖人則不待操而常存。學者苟能常操。不舍。則心亦常存不亡矣。更何出入之可言哉。浩然之氣。須從平坦之氣養成。敬以直內。敬兼內外。未有外不敬而內直者。不使旦晝所為。枯亡良心。亦是做敬以直內底工夫也。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三

述善堂 藏板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

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

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反見音現。

注。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維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亦亦安能如之何哉。

釋附。王心萌蘖之生。猶所謂平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三

述善堂 藏板

者也。寒之者多。則枯之反覆。而王遂不智矣。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

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心

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

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注。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

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熏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亦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口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釋〕蒙引使。設使。非實事。非智弗若。亦可見非天之降才。爾殊之意。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孟 述善堂 藏板

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註〕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釋〕附舍生不為苟得也。下釋所以然之故。

生。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

也。死。亦我所欲也。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註〕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

者能存之而不喪爾。

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釋〕附舍生即死。言所欲便見所惡。故此兩釋之。兩甚字指義不義說。兩有字天性自有。非勉然也。孟子特指出示人。使識其本心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註〕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孟 述善堂 藏板

〔釋〕附反言以決其必有。下又正言以明其必有。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註〕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

賢者。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註〕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爾。

〔釋〕存疑以上四節。只是一意。反覆說人有羞惡之心。爾故遂結斷之曰。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爾。顧麟士曰。賢者能勿喪。與聖人先得我心同然語意一般。是要見其同處。不要見其異處。

一簞食。讀一豆羹。得之則生。句。弗得則死。句。噉爾而與

之。讀行道之人。弗受。句。蹴爾而與之。讀乞人。不屑也。

句。食音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

〔註〕豆。木器也。噉。咄咄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肖。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美 述善堂 藏板

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釋〕存疑一簞食條。又是即義心之激發處。以明之。與孺子入井事一般。附此正含生取義之實事。舉行道乞

人。則人人皆然矣。蓋指點皆有之本心。與人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句。萬鍾。於我何加焉。句。為

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句。為

聲平

〔註〕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

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釋〕或問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得我。此三者。或物欲之尤。人所易溺。或意氣之私人。所不能免者。

自非燭理素明。涵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者也。但義理不能勝私欲之心。則此

爾。附羞惡之心。只是辨義理。不辨便是失其本心。則字有多少不平。不可解處。與字是結辭。非疑辭。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美 述善堂 藏板

孟子推原人情。至為此三者。所謂發其病而藥之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句。鄉為身

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句。鄉為身死。而

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句。是亦不可以

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為之。句。鄉為並去聲。為之。句。並如字。

〔註〕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

猶不肯受。噉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

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

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釋附將三者逐件比較。皆見其可已也。乎字是喚醒語。所謂晨鐘暮鼓也。失其本心句。應前喪字。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註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孟子告子

卷十七

義

述善堂藏板

釋語類。仁。人心。是就心上言。義。人路。是就事上言。附仁。本是心所具之生理。此直名之為心者。欲人知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放也。義。本是事所當然之宜。此直指之為路者。欲人知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舍也。人。但知有知有覺者。心。不知道知覺。一離乎天理。便與禽獸一般。如何叫做人心。須是知覺與天理合。方可叫做人心。故這仁。乃人心也。人。但知走得底。便叫做路。不知若不在正理上走。便如行荆棘一般。如何叫得人路。須步步在正理上走。方是人路。故這義。

乃人路也。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註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釋伊川曰。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心也。精言道心。其本然。人心後起者。自道心放出。為人心。自人心收回。依然是道心也。雲峰胡氏曰。兩其字。即是上文。兩人字。人舍其為人之路。而不由。放其為人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謂之人矣。孟子所以深哀之。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孟子告子

卷十七

義

述善堂藏板

註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釋語類。雞犬放。有未必可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知其為放。而求之。則不放矣。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纔昏睡去了。便是放。慶源輔氏曰。能求其心。則心存。

心存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合時措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句

註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心之心約之使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

勿失也

釋附此遵集註能如是不然反正兩意皆是言求放心有益於學問學問不可不求放心故求放心為學問之要道也此猶大學之敬主一無適自格致誠正以至齊治均平皆不外此意故敬成聖學之始終此求放心以貫學問之始終蓋當學問時此心專一毫不外馳是亦主一無適之意也或問謂此孟子發明學者用力最緊切處而程伯子之言至矣

孟子曰句今有無名之指讀屈而不信句非疾痛害事也

孟子告子卷十七罕述善堂藏板

孟子曰句今有無名之指讀屈而不信句非疾痛害事也

孟子曰句今有無名之指讀屈而不信句非疾痛害事也

孟子曰句今有無名之指讀屈而不信句非疾痛害事也

孟子曰句今有無名之指讀屈而不信句非疾痛害事也

孟子曰句今有無名之指讀屈而不信句非疾痛害事也

孟子曰句今有無名之指讀屈而不信句非疾痛害事也

孟子曰句今有無名之指讀屈而不信句非疾痛害事也

孟子曰句今有無名之指讀屈而不信句非疾痛害事也

孟子曰句今有無名之指讀屈而不信句非疾痛害事也

孟子曰句今有無名之指讀屈而不信句非疾痛害事也

孟子曰句今有無名之指讀屈而不信句非疾痛害事也

如有能信之者讀則不遠秦楚之路句為指之不若人也句信與伸同為去聲

註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釋姚承菴曰人心本伸於萬物之上今却屈於物欲而不能伸故借指之屈伸為喻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句

此之謂不知類也句惡去聲

註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句拱把之桐梓句人荷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句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句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句弗思甚也句

孟子告子卷十七罕述善堂藏板

孟子曰句拱把之桐梓句人荷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句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句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句弗思甚也句

孟子曰句拱把之桐梓句人荷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句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句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句弗思甚也句

孟子曰句拱把之桐梓句人荷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句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句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句弗思甚也句

孟子曰句拱把之桐梓句人荷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句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句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句弗思甚也句

孟子曰句拱把之桐梓句人荷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句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句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句弗思甚也句

孟子曰句拱把之桐梓句人荷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句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句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句弗思甚也句

孟子曰句拱把之桐梓句人荷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句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句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句弗思甚也句

孟子曰句拱把之桐梓句人荷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句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句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句弗思甚也句

孟子曰句拱把之桐梓句人荷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句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句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句弗思甚也句

孟子曰句拱把之桐梓句人荷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句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句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句弗思甚也句

孟子曰句拱把之桐梓句人荷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句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句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句弗思甚也句

也句無尺寸之膚頓不愛焉讀則無尺寸之膚頓不養也

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讀豈有他哉句於已取之而已矣句

註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

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類有貴賤句有大小句無頓以小害大句無頓以賤害

貴句養其小者讀為小人句養其大者讀為大人句

註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釋附此正於已取之所以考其善不善者也

孟子告子卷十七望今有場師讀舍其梧檟讀養其楸棘讀則為賤場師焉句

舍上聲檟音賈楸音貳
註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楸棘小棗

非美材也

釋附此及下節俱譬養小失大以起飲食之人節

養其一指讀而失其肩背讀而不知也句則為狼疾人也句

註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讀則人賤之矣句為其頓養小以失大也句為去

聲

註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讀無有失也讀則口腹頓豈適為尺寸之膚哉句

註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

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

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

也

釋附此只反言養小之必失大以見小之不可專養也

孟子告子卷十七望公都子問曰句鈞是人也句或為大人讀或為小人讀何

也句孟子曰句從其大體讀為大人句從其小體讀為小

人句

註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句或從其大體讀或從其小體讀何也句

曰耳目之官讀不思讀而蔽於物句物交物讀則引之

而已矣句心之官讀則思句思則得之句不思則不

得也句此頓天之所與我者句先立乎其大者讀則其小

註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
 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
 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
 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
 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
 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
 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
 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
 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述善堂 藏板
 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
 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
 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
 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
 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釋或問孟子此章之要在夫先立乎其大者之一言爾
 蓋大者既立則凡動靜云為皆主於思而不隨於物其
 不中理者鮮矣范氏之箴蓋得其旨未可以晚出而易
 之也○語類物交物上物字指外物下物字指耳目耳

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為大體君子固
 當於思處用工能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者然後耳目
 之小者不能奪此句最有力謂之立者是要卓然堅起
 此心使自立所謂敬以直內也○心固是主於思然須
 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是底却做不是則
 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却害事○心元有思須是人自
 主張起來○附立之如何亦曰操而存之使得其自思
 之職而已小不能奪者得其理故也
 孟子曰 有天爵者 有人爵者 仁義忠信 樂善不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述善堂 藏板
 倦讀 此天爵也 句 公卿大夫 讀 此人爵也 句 音洛
 註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釋 尹氏曰莫之貴而貴者曰天待人而後貴者曰人
 古之人 讀 修其天爵 讀 而人爵從之 句
 註 修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爾人爵從之蓋不
 待求之而自至也
 釋 或問人爵從之有以為從之者猶言其任之云爾如
 何曰是蓋嫌其猶有意於人爵之從爾殊不知此章之
 意所以為天理人欲之別者特在乎求與不求之間有

意於求。則是乃所謂修天爵以要人爵者。君子固已斥之矣。其或不求自至。則是乃理勢之必然者。而又何嫌之有哉。

今之人讀修其天爵讀以要人爵句既得人爵讀而棄其天爵句則惑之甚者也句終亦必亡而已矣音邀

註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釋或問修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修之而實已棄之久矣。何待得人爵之後始謂之棄耶。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而不修爾。聖人之心。寬宏平正。善善早而惡惡遲。不如是之急迫也。且若是言。則彼直棄而不修者。又將何以處之耶。

孟子告子 卷十七 巽述善堂

孟子曰句欲貴者讀人之同心也句人人有貴於己者讀弗思耳句

註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釋附因人欲貴之心。而引之以良貴也。

人之所貴者讀非良貴也句趙孟之所貴讀趙孟能賤之

句

註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句既醉以酒句既飽以德句言讀飽乎仁義也句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句令聞廣譽讀施於身句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句

註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告子 卷十七 望述善堂

釋附。上言人貴之不足貴。此言有良貴之不願人貴。所以喚醒欲貴者。使自思之也。

孟子曰句仁之勝不仁也讀猶讀水勝火句今之為仁者讀猶讀以一杯水讀救一車薪之火也句不熄讀則謂之水不勝火句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句

註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釋語類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註言此人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哭

述善堂 藏板

釋附水能勝火者理也。一杯水不能勝一車薪之火者。勢也。因勢未能勝。而人遂謂為理真不能勝。而已亦不復反。已有為。則不惟深有助於不仁。而亦且終并其所為而亡之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莠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註莠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莠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

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釋附不如莠稗。所以甚言不熟之不可也。豈遂欲其為他道哉。集註謂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補意密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

彀。古候反。

註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哭

述善堂 藏板

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註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

釋雙峰饒氏曰。聖門教人之法。無如一部大學。附瀧

掃應對。小學之規矩也。格致誠正。大學之規矩也。

告子章句下

註凡十六章

任人任平有問屋廬子曰句禮與食孰重句曰句禮重句

聲

註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句

註任人復問也

曰句禮重句曰句以禮食讀則飢而死句不以禮食讀則

得食句必以禮乎句親迎讀則不得妻句不親迎讀則得

孟子告子

卷十七

五

述善堂藏板

妻句必親迎乎句去聲

釋附飲食男女之際不可無禮以防閑之也不然惟飲

食者欲之是求則人道之不入於禽獸者幾何矣此禮

之所以重於食色也若任人禮食親迎之問則偏重在

飢死與不得妻上不以禮食謂如其嗟也可去其謝也

可食之類未至如紵兄之臂之甚也不親迎謂其家貧

不能舉六禮之類未至踰牆樓處子之甚也正所謂食

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也故禮不必重於食色也

屋廬子不能對句明日之鄒讀以告孟子句孟子曰句於

答是也讀何有句於

註何有不難也

釋顧麟士曰於答何有正謂往應一節下三節先就其

言而斷之

不揣其本讀而齊其末句方寸之木讀可使讀高於岑樓

初委反

註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榭之高

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

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孟子告子

卷十七

五

述善堂藏板

釋附寸木可高於岑樓喻食色之可重於禮也

金重於羽者讀豈謂讀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句

註鈎帶鈎也金本重而帶鈎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

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釋附一鈎金不重於一輿羽喻禮之不重於食色也此

二節起下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也

取讀食之重者讀與讀禮之輕者讀而比之句奚翅食重

句取讀色之重者讀與讀禮之輕者讀而比之句奚翅色

重句字通用施智反

〔註〕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釋〕附此承上二節之意。正就任人之言而斷之也。

往應之曰。句。紵兄之臂。頓。而奪之食。讀。則得食。句。不紵。讀。

則不得食。句。則將紵之乎。句。踰東家牆。頓。而摟其處。子。讀。

則得妻。句。不摟。讀。則不得妻。句。則將摟之乎。句。摟。音妻。

〔註〕紵。屣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此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奎

述善堂 藏板

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釋〕或問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閒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爾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鈎金之喻。孟子之意亦可見矣。

○附孟子所言食色與任人同。所言禮與任人異。彼就禮之輕者言。見禮之輕於食色。此就禮之與食色並重。

者言見禮之尤重也。如稱物相似。任人是一頭重一頭輕。偏較。孟子是兩頭俱重。平較。禮與食色固有輕重之大分。而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不得混淆。不得執一也。

曹交問曰。句。人。頓。皆可以為堯舜。句。有諸。句。孟子曰。句。然。

〔註〕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舜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頓。文王十尺。讀。湯九尺。句。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

粟而已。句。如何則可。句。

〔註〕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奎

述善堂 藏板

曰。句。奚有於是。句。亦為之而已矣。句。有人於此。句。力。頓。不。

能勝一匹雞。讀。則為無力人矣。句。今日舉百鈞。讀。則為有力人矣。句。然則。頓。舉烏獲之任。讀。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句。

夫人。頓。豈以不勝為患哉。句。弗為耳。句。平聲。勝。

〔註〕匹字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釋〕新安陳氏曰。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弗為爾。及

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而已矣。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與歸而求之行也。求也。皆所以為之也。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以譬能為堯舜之事。是亦為堯舜也。

徐行頤後長者讀謂之弟句疾行頤先長者讀謂之不弟句

夫徐行者讀豈人所不能哉句所不為也句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讀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註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爾。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孟

述善堂 藏板

釋或問楊氏之說亦為親切。但其書又有曰。佛者麗蘊有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之說。此自得者之言。最為達理。但其言周遮。使便通徹。亦須把來做一件事。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矣。愚竊惑之。夫釋氏之言。偶與聖賢相似者多矣。但其本不同。則雖相似而實相反也。蓋如此章孟子之言。均是行也。而一疾一徐。其閒便有堯桀之異。是乃物則民彝。自然之實理。而豈人之所能為哉。若釋氏之言。則但能識此運水搬柴之物。則雖倒行

逆施。亦無所適而不可矣。何必徐行而後可以為堯哉。蓋其學以空為真。以理為障。而以縱橫作用為奇特。故與吾儒之論正相南北。至於如此。今不察焉。而以達理自得稱之。至語其病。則以為特在於周遮着意而已。如此。則是凡為佛者。去此二病。而遂與吾學不殊也。且其所謂無適不然者。亦未見其有以發明孟子之意。而異於釋氏之言者。豈其記者之失與。不然。則殆於儒佛語性之不同。亦有所未辨矣。程子有言。以吾觀於釋氏。句句同事。事合。然以其本之不正。是以卒無一句一事之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孟

述善堂 藏板

同正謂此爾。或問於胡文定公曰。禪者以拈槌豎拂為妙用。如何。公曰。以此為用。而不妙。須是動容周旋中。禮方始是妙用。以此求之。楊氏之言。其得失可見矣。語類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這只是對那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南軒張氏曰。人性莫大於仁義。仁莫先於愛親。義莫先於從兄。此孝弟之所由立也。盡得孝弟。則仁義亦無不盡。是則堯舜之道。豈不可以一言蔽之乎。人孰無是心哉。顧體而充之何如爾。附此亦是要他盡性以法堯舜。但盡

性工夫。且要他先從孝弟做起。

子頌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

子頌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矣。行並去聲。

〔註〕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靡率。必

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

之如此兩節云。

〔釋〕新安陳氏曰。上一節告以徐行疾行。此一節告以衣

服言行。皆是就其病之切處箴教之。附服言行。揀書

孟子告子

卷十七

五

述善堂藏板

俱緊跟孝弟說。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畱而受業於門。

現見音

〔註〕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

子頌歸而求之。有餘師。

〔註〕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

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畱此而受業也。

○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

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

屑之教誨也。

〔釋〕或問學莫難於知道。故欲修身者。必以知為先。今

曰。道豈難知。而特患於不為。何哉。曰。道之精微固難知

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為孝。如是而為弟。如是而

為不孝。如是而為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間。豈不明而易

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即其已行之知。而推致之爾。今曹

交於此。似有所未知。借曰知之。亦未必能行之也。亦何

孟子告子

卷十七

五

述善堂藏板

成功。而後力有所施。蓋為此爾。語類歸而求之。須是

做工夫。若芒芒恁地。只是如此。大都在疾行徐行上面。

要知工夫。須是自理會。不是別人干預得底事。新安

陳氏曰。有餘師。非謂人師也。如先儒所謂當以己心為

嚴師之意。附道字淺說。即上孝弟是也。孝弟之理。非

淺也。但此章所言。只在行止疾徐之間。蓋為曹交淺言

之也。故明而易知。若道之精微。此未及言也。○求非求

知。不求猶云不為。蓋道必躬行而後可知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

句何以言之句曰怨音盤。

註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釋淺說詩之意。貴乎溫厚和平。况小弁之詩。又處父子之間乎。讀其詩。但見哀痛迫切。怨而已矣。此所以謂小人也。附小弁哀痛迫切之情。即下節涕泣而道之之情也。所以為親親也。以其處父子之間。遇親過大。故也。

高子欲執他詩。例論非固。而何。

孟子告子

卷十七

美

述善堂藏板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

句有人於此。

句越人。

句關弓而射之。

則已談笑而道之。

句無他。

句疏之也。

句其兄。

關弓而射之。

句則已垂涕泣而道之。

句無他。

句戚之也。

小弁之怨。

句親親也。

句親親。

句仁也。

為詩也。

句食亦反。夫音扶。

句固矣夫。

句高叟之

註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

親之心。仁之發也。

釋附關弓射人。是下節過大之喻。疏之戚之。指談笑涕泣之情言也。涕泣而道者。乃不忍坐視其如此。而迫切

陳詞。必欲冀其悔悟。蓋親愛其兄之心。所迫而出之。不能自安之甚者也。故曰戚之也。小弁之詩。極其憂悲苦切。不忍忽然自處。猶欲以哀痛迫切之意。感悟其君父。故曰小弁之怨親親也。以其全是涕泣而道之情也。怨處正是親親處。親親即仁之所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註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

句小弁。

句親之過大者也。

句

孟子告子

卷十七

美

述善堂藏板

親之過大。

句而不怨。

句是愈疏也。

句親之過小。

而怨。

句是不可磯也。

句愈疏。

句不孝也。

不可磯也。

句不可磯。

句亦不孝也。

句

註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釋語類親之過大。則傷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於大惡。忽然不少動

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虧於父子之天性。若此而遽怒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磯石。一有磯石。則叫號而遽怒

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為不孝也。黃際飛曰：親之過大過小，特因其絕天性之愛，傷陰陽之和，有甚有不甚，從此而分爾。俗說乃以為一關宗社事大，一止於身家事小，如此說，則虞舜不當怨慕矣。蒙引：水激石，謂水所見激之石也。存疑蓋當水之行處下石，水行不去，遂激起而叫號矣。顧麟士曰：石喻母，水喻子。附父子本親也，而父乃極疏，已傷天地之太和，屏父子之至愛，是親之過大矣。已復安然恕視不怨，非因疏而愈疏乎？怨之者不敢自疏於親，且欲冀親之疏己者復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李

述善堂 藏板

轉而為親也。怨之者，哀痛迫切，不能自安之甚者也。若遇過小，則不必如此。凱風之過，當在幾諫之列。小弁之過，則人子不可以一日自安者也。不可猶云不容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註：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

釋：或問程子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曰：舜之怨曰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之辭，小弁之怨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則自以為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歟。語類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爾。附此節引証，只重當怨意，言舜之至孝猶怨慕，則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不是以怨慕贊舜之至孝，亦不是以舜之至孝贊小弁也。親疏二字，是此章大眼目。孟子不咎小弁之怨，正以其於至親者不敢自疏也。

宋 經 頓

將之楚 孟子遇於石丘

句 頓 口 頓 反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李

述善堂 藏板

註：宋姓，經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註：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搆兵，將見秦王，而罷之。

曰：楚王不悅，將見秦王，而罷之。

我將有所遇焉。

註：時宋經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也。按莊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句軻也。願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故也。孟子拔本塞源而救之。其與人言也。一斷之正而已。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

孟子告子 卷十七 空 述善堂 藏板

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

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

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

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

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

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

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

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利心競熾。而大倫將不暇顧。其禍有甚於交兵者。交兵

不過殺人身爾。言利則必盡害人心。孟子此章。於造人

欲存天理。尤嚴焉。附懷利以事君父兄者。有所為而

為之。懷仁義以事君父兄者。無所為而為之也。

孟子告子 卷十七 空 述善堂 藏板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

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

報。相去聲下同。

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

幣交。則不必報也。

則當報。季任儲子皆以幣交。皆未來見。故皆受之。而不

報。但季任之不來見。不得之鄒。而不來見也。儲子之不

報。但季任之不來見。不得之鄒。而不來見也。儲子之不

報。但季任之不來見。不得之鄒。而不來見也。儲子之不

來見得之平陸而不來見也。則即此見不見之閒。而禮
意之厚薄可知矣。故孟子曰。日有見不見之異。因屋廬
子之問。而謂其儀不及物也。至屋廬子之告。或人。則所
謂不及物而不往見之意。更明白無疑矣。

他日頓由鄒之任讀見季子句由平陸之齊讀不見儲子

屋廬子喜讀曰句連得閒矣句

註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
問之。

釋附之任之平陸。各以有事之其國。非為見不見之故

孟子告子

卷十七

畜

述善堂藏板

也。而見不見則各自異爾。閒字註加其字。又連喜字。恐

當指孟子所處有閒隙說。

問曰句夫子頓之任見季子讀之齊不見儲子讀為其為

相與句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

註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句非也句書曰句享頓多儀句儀不及物讀曰不享句

惟不役志于享句

註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
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

享故也。

釋或問儲子儀不及物。幣可反乎。曰。始交未容逆料其
不誠。既受則不可反矣。

為其不成享也句

註孟子釋書意如此。

釋附惟不役志于享。是書自解曰不享意。為其不成享。
又是孟子解書曰不享意。而所以不見儲子之意在其
中矣。

屋廬子悅句或問之句屋廬子曰句季子頓不得之鄒句

孟子告子

卷十七

奎

述善堂藏板

儲子頓得之平陸句

註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
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
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釋慶源輔氏曰。不得之鄒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者也。得
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為而不
可。簡於禮者。可為而不欲。君子之所為。一視其禮意之
輕重。而行吾義而已。○附悅字內。已含有得之不得之
意了。下特因問而發之。

淳于髡曰句先名實者讀為人也句後名實者讀自為也

句夫子頌在三卿之中句名實頌未加於上下讀而去之

句仁者頌固如此乎句先後為皆去聲

註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

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

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

民也。

釋附通章着眼在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句。此譏不

仁在去上說。不知仁不論去就之迹。後譏不賢在名實

事告子

卷十七

去

述善堂

未加上說。不知孟子却是因齊不能用。故名實未加。

孟子曰句居下位讀不以賢事不肖者讀伯夷也句五就

湯讀五就築者讀伊尹也句不惡汙君讀不辭小官者讀

柳下惠也句三子者讀不同道句其趨讀一也句一者讀

何也句曰讀仁也句君子頌亦仁而已矣句何必同句

聲並去

註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

三聘之勤也。其就築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築之意哉。

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

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

而伐之爾。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築之心。而伊尹遂相

之以伐築。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

之心哉。

釋存疑夫子在三卿之中。為人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而

去。為人又不成矣。故以為未仁。不知為人固君子之本

心。然時之用舍。有不能必者。故古之聖賢。雖立人之本

朝道苟不合。則奉身而退。孔子之去魯。孟子之去齊。皆

是道也。但此意有難以語髡者。故特舉伯夷伊尹柳下

惠之事以曉之。蓋伯夷去也。柳下惠就也。伊尹有去有

就者也。去者是仁。就者亦是仁。以見已既在三卿之中。

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者。亦仁也。故曰君子亦仁而

已矣。何必同。蒙引此下位。謂士庶也。伯夷居北海之

濱是也。附孟子因不用而去之意。至末節引孔子之

事以明之。

曰句魯繆公之時句公儀子頌為政句子柳子思頌為臣

魯之削也頌滋甚句若是乎頌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句

註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

孟子告子

卷十七

去

述善堂

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釋趙注曰公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子思二人為師傅之臣。

曰句虞頓不用百里奚讀而亡句秦穆公用之讀而霸句不用賢頓則亡句削頓何可得與句與平聲

註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句昔者讀王豹頓處於淇讀而河西善謳句絲駒頓處於高唐讀而齊右善歌句華周杞梁之妻讀善哭其夫讀

而變國俗句有諸內讀必形諸外句為其事頓而無其功讀

孟子告子

卷十七

堯

述善堂藏板

者讀髡頓未嘗觀之也句是故頓無賢者也句有讀則髡讀

必識之句華去聲

註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絲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

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釋精言前言賢者無益於國此又言無益於國不足為賢為其事而無其功分明打轉名實未加意

曰句孔子頓為魯司寇句不用句從而祭讀燔肉不至句不稅冕而行句不知者讀以為為肉也句其知者讀以為

為無禮也句乃孔子頓則欲以微罪行讀不欲為苟去句

君子之所為讀眾人頓固不識也句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

註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

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燔俎于大夫

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以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

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

孟子告子

卷十七

堯

述善堂藏板

燔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

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釋汪氏曰為肉為無禮皆非知孔子蓋不能用聖人而耽聲色君之大罪燔肉不至君之微罪若不以為微罪行

而著君之罪則為不仁苟去則為不義以微罪行仁也不為苟去義也君子之所為仁義而已。新安陳氏曰

髡雖譏孟子未立功而去而孟子所以去齊之故終不自言以顯齊王之失亦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焉宛然

孔氏家法也。○附燔肉一事。兼微罪荷去兩意。蓋於上為以微罪行於己為不苟去也。○罪字猶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之罪。微罪蓋言小過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註〕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豸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釋〕新安陳氏曰。自王道衰。霸圖盛。人惟知五霸之功。豈敢議五霸之罪。惟孟子崇王賤霸。故以三王律五霸。而名其為罪人焉。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七

述善堂藏板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

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註〕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也。讓。賁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釋〕南軒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祭其土田。次詢其賢才。蓋為國之道。莫先於農桑。莫要於人才也。○新安陳氏曰。無王如此。使居三王之世。豈非罪人。○蒙引自天子適諸侯。至六師移之。是舉先王之法。而承之以天子討而不伐。至伐諸侯者也。以見當時諸侯之違王法。不止摟諸侯以伐諸侯一事。但即此一節。明其無王。而上文所舉先王之法。皆在所違中矣。○其伐諸侯必摟諸侯者。明其事之出於公。是亦假仁義之意也。○衛匪莪曰。蓋竊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罪之法。而未奉天子之命。適以壞先王之法也。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七

述善堂藏板

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讀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讀東牲載書而不

歎血句初命曰誅不孝句無易樹子無句以妾為妻

再命句尊賢育才以彰有德句三命曰敬老讀

慈幼句無忘賓旅四命句士無世官句官事無攝

取士句必得無句專殺大夫句五命曰無句曲防句

無句遏糴句無句有封而不告句曰凡我同盟之人句

既盟之後讀言歸于好句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句故

曰讀今之諸侯讀五霸之罪人也釋音狄好去聲

註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

孟子告子卷十七述善堂藏板

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

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

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

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

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

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

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

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釋新安陳氏曰五命即載書之辭。慶源輔氏曰壹明

天子之禁但壹意以明天子之禁而已不孝是惡之大

者故居首世子必告於天子而後立既立則豈可擅自

易之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為妻則無夫婦

之別。賢固德也才亦德之用也尊之育之皆以彰有

德育次於尊正是彰有德中差等。言歸於好便是遵

守此五禁蓋此一會原為五禁而設也此葵丘之會所

以盛也。下犯此五禁句正與此句相反。前一符極力

鋪張三王之制而以摟伐一句斷五霸罪案此節極力

鋪張五霸之禁而以犯禁一句斷諸侯之罪案筆法何

孟子告子卷十七述善堂藏板

等老辣。五霸雖不能用天子之命猶能明天子之禁

此所以為功之首雖能明天子之禁究不能用天子之

命此所以為罪之魁也。

長君之惡讀其罪小句逢君之惡其罪大句今之大夫

皆逢君之惡讀故曰讀今之大夫讀今之諸侯之罪人

也句上聲

註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

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

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

心春秋之閒。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釋南軒張氏曰。君有惡。承順而長之。固為罪矣。迨君惡者。逆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其詭秘姦譎為甚。而戕賊蠱害尤深。蓋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未

孟子告子

卷十七

旨

述善堂藏板

敢遽達也。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為己意。未形於事。而被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惡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姦臣之得君。未有不自逆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卒至於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為極小人之情狀矣。

魯頌 欲使慎子為將軍

註 慎子魯臣

孟子曰 不教民 而用之 謂之殃民 殃民者 不

容於堯舜之世

註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 遂有南陽 然且不可

註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 曰 此 則滑釐所不識也

註 滑釐慎子名

曰 吾 明告子 天子之地 方千里 不千里

孟子告子

卷十七

旨

述善堂藏板

足以待諸侯 諸侯之地 方百里 不百里 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註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釋慶源輔氏曰。觀此二句。則知先生之制封國大小。自有意義。豈私意可得而損益之哉。附千里百里。皆減之無容減者。則其增之無可增不待言矣。

周公之封於魯 為方百里也 地 非不足 而儉於

百里 太公之封於齊也 亦為方百里也 地 非不

足也讀而儉於百里句

註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釋附上節統論封國定制。此則專遡齊魯始封。皆無過於百里者。兩儉字內。皆有王制凜然。毫不可過之意。在則魯之當損。已隱然言下矣。

今魯頓方百里者頓五子以為頓有王者作讀則魯頓在所損乎讀在所益乎句

註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孟子告子 卷十七 美 述善堂 藏板

徒取諸彼讀以與此句然且仁者不為句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句

註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釋附徒取諸彼以與此。卽一戰勝齊意。仁者不為。緊承違制。卽然且不可意。況殺人以求。纔說殃民意。

君子之事君也讀務引其君頓以當道讀志於仁而已句

註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釋附上責魯。此專責慎子。當道則不過制。志仁則不殃。

民。

孟子曰句今之事君者讀曰我能為君頓辟土地讀充府庫句今之所謂良臣句古之所謂民賊也句君頓不鄉道讀不志於仁讀而求富之句是富桀也句與關同鄉與向

註辟開墾也。
我能為君頓約與國讀戰必克句今之所謂良臣句古之所謂民賊也句君頓不鄉道讀不志於仁讀而求為之強戰句是輔桀也句

孟子告子 卷十七 老 述善堂 藏板

註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釋新安陳氏曰。前是為君富國。剝下奉上者。此是為君強兵。戰勝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治世之民賊也。附鄉道志仁。註不分疏。緊承上章也。

由頓今之道讀無變頓今之俗句雖頓與之天下讀不能一朝居也句

註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釋附富國強兵。皆有爭奪之禍。為君為臣。皆不可不知此義也。

此義也。

白圭曰句吾欲頓二十而取一讀何如句

註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

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

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

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句子之道讀貉道也句○貉

註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句一人陶讀則可乎句曰不可句器頓不足

用也句

孟子告子

卷十七

夫述善堂藏板

註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句夫貉讀五穀不生句惟黍生之句無頓城郭宮室讀

宗廟祭祀之禮句無頓諸侯幣帛饗殮句無頓百官有司

故頓二十取一而足也句○夫音扶

註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殮以飲食饋

客之禮也

今頓居中國句去人倫句無君子句如之何頓其可也句

註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

君子

陶頓以寡讀且不可以為國句况無君子乎句

註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讀大貉頓小貉也句欲重之於堯

舜之道者讀大桀頓小桀也句

註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

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釋條辨此亦孟子闢邪衛道之一端○雪菴言必稱堯

舜真足推倒一世

白圭曰句丹之治水也讀愈於禹句

孟子告子

卷十七

夫述善堂藏板

註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壅而注之

他國

孟子曰句子過矣句禹之治水讀水之道也句

註順水之性也

是故頓禹頓以四海為壑句今吾子頓以鄰國為壑句

註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讀謂之洚水句洚水者讀洪水也句仁人之所惡

也句吾子頓過矣句○惡去聲

註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

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釋新安陳氏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委之於海。

圭除一國之害，不順水之性而但委之於鄰，是禹為天

下除害而圭乃為鄰國之害也，不仁甚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乎？讀平聲。惡。

註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釋慶源輔氏曰：此與論語人而無信章同意。此以守言

彼以行言也。附亮信也。以實心言，此言不信則無所

執守，彼言不信則不可行。

孟子告子卷十七

魯頃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

寐。句。

註喜其道之將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

否。多聞識乎？曰：否。句。知。去聲。

註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

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句。

註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讀。好去。聲。下同。

好善足乎？句。

註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句。

註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釋趙氏曰：善反於己，則有盡。善取於人，則無窮。此其所

以治天下猶有餘力也。附善不止，強知多聞，而三者

亦在其中。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

孟子告子卷十七

善。扶下同。夫音。

註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釋蒙引以天下之善理天下之事，豈不誠綽綽有餘裕

哉。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

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

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

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

註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

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釋幾亭大智與邦無過集眾思大愚誤國無過好自用。

陳子曰句古之君子讀何如則仕句孟子曰句所就頓三句所去頓三句

註其日在下。

迎之頓致敬以有禮句將行其言也句則就之句禮

貌未衰讀言弗行也句則去之句

孟子告子

卷十七

全

述善堂藏板

註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讀雖未行其言也句迎之致敬以有禮讀則就之句

禮貌衰讀則去之句

註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讀朝不食讀夕不食讀飢餓讀不能出門戶句君聞

之讀曰句吾頓大者頓不能行其道句又不能從其言也

使頓飢餓於我土地讀吾恥之句周之讀亦可受也句

免死而已矣句

註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釋或問尹氏去就之說曰。三者之去就。亦視其所遭之時如何爾。孔子皆嘗為之。又可以上下等之耶。意者其有所未達於免死之說故歟。蒙引從其言。只是因事

納海。如有所諫諍之類。與上文言將行其言也。言字不同。彼即是行其道也。觀本文大者及又字最分明。淺

孟子告子

卷十七

全

述善堂藏板

說此一節雖不見其為仕。但受其所用。是亦就也。

孟子曰句舜發於畎畝之中句傅說舉於版築之間

膠鬲讀舉於魚鹽之中句管夷吾讀舉於士句孫叔敖

舉於海句百里奚讀舉於市句說

註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

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釋新安陳氏曰。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傅說以下五

賢皆臣也。故皆曰舉。蒙引百里奚為人養牛。莊周與

范氏皆明言之。此不足辭。但無干穆公之事。

故頓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頓苦其心志。勞其

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頓拂亂其所為。所

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與增同。

註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

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

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爾。

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釋語類只是要事事經歷過。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金

述善堂藏板

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

然一旦撞行去。少閒定墮坑落塹也。動心忍性者。動

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慶源輔氏曰。

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權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

盡。處事多幸。故謂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蒙引動心

忍性。成其德也。曾益不能。成其才也。存疑行拂亂所

為。為是作為。有經營運用意。行是以所為者見之行也。

拂亂者。言行出底事。與所為者相拂亂也。陳西陵曰。

大任不是富貴莫錯看。附此承上節舜說已然之事。

而推論天降大任必然之理。以明生於憂患之道也。苦

心志五句。皆具於上。賦畀版築等內。此歷歷言之。非徒

鋪排困境也。正要於此五者內。實發出所以動忍曾益

之實爾。蓋心性能不在此五者外。所困苦在此。即所以

動忍曾益在此。觀後君子所性。辟面盎背。施四體處可

見。因憂患以成德。乃自然實理。若天之使然。故曰天

也。但聖賢順天。庸眾未免逆天爾。

人恒頓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

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與橫同。

孟子 告子

卷十七

金

述善堂藏板

註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

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

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

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

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釋語類困。心衡慮者。心覺其有過。徵。色發聲者。其過形

於外。原解困。衡是怠惰之過。而心自覺其有過於已。

徵。發是昏昧之過。而人並暴其過於外。洪覺山曰。動

忍。曾。是自進步。困。慮。徵。發。是跌脚而後轉步。附此即

中人之改過。以明生於憂患之理。

人讀則無法家拂士讀出讀則無敵國外患者讀國恒亡

與句。拂與與與同。

註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釋附此即國以明生於憂患之理。

然後知讀生於憂患讀而死亡於安樂也音樂

註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

孟子告子

卷十七

矣

述善堂

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釋附生於憂患。是通章結穴。安樂即憂患之反。

孟子曰讀教亦多術矣讀子不脩之教誨也者讀是亦

教誨之而已矣讀

註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

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

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

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釋條辨兩亦字。見無往非教。欲受教者隨在體認。予字

是現身說法。○附教字是主。予字是証。孟子以不屑之教。明教之多術。尹氏則補出多術全義。○上章天以困窮成人之才德。此章聖人以不教教人修省。皆逆而成之也。

孟子告子

卷十七

矣

述善堂

四書句讀釋義卷之十八

盡心章句上

註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句盡其心者讀知其性也句知其性讀則知天矣句

註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述善堂藏板

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釋或問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用無所不周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可以無所不知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通之用矣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無毫髮疑慮存於胸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閒者亦無不劃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謂盡心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限量也大概此章所謂盡

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會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夫子之道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會子所以

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致身焉會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由是推之則一章之旨略可見矣曰然則心之爲物與其盡之之方奈何曰由窮理致知積累其功以至於盡心則心之體用在我不必先事揣量着想像而別求所以盡之語類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述善堂藏板

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旦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爲性與天之所以爲天者皆不外此而一以貫之矣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性就知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爲知其性此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者字不可不

仔細看。心無限量。如何盡得。物有多少。亦如何窮得。盡。但到那貫通處。則纔拈來便曉得。是為盡也。此心本來無有。些子不該。須是盡識得許多道理。無些子窒碍。方是盡心。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便是箇大底人。人便是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矣。附盡心兼體用。或問虛明洞達以體言。迎刃而解。以用言。所謂全體大用無不明也。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述善堂 藏板

存其心 養其性 所以事天也

〔註〕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釋〕或問存心養性。儒者之說。可得聞乎。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以此推之。則儒者異端之辨明矣。語類盡心就見處說。存心却是就持守處說。存字無終始。只存這裏。先存心而後養性。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慶源輔氏曰。心是活物。須是操則存。不然便放去矣。性是實理。須當順之而不害。害謂違悖而戕傷之。姚

行表曰。存心是敬。以直內。養性是義。以方外。

夭壽不貳 讀 修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也

〔註〕夭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夭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述善堂 藏板

〔釋〕語類夭壽不貳。不以生死為吾心之悅戚也。問立命是豈立得這天之所命。不以私意參雜。倒了天之正命否。曰。然。既不以夭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教是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須教事事是當。始得若既

不以歿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氏以絕滅為事。亦可謂之歿壽不貳。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會理會。所以做底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歿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陳西陵曰。知性知天者。知理之是非。爾而是非之心。每有利害之見。奪之利害之心。一起。究竟是非之心。信不真。到得利害不能感。其知乃徹底不著。故曰知之至。存養工夫。務至開闢一有開闢。便是工夫。做不到。則必到以俟。一息尚存。此志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五 述善堂藏板

不容少懈。乃為仁之盡也。必到此方是純乎天理。而私欲不能害。故曰立命。通章皆就做工夫言。附修身以俟。俟待也。猶云直等待到他來時也。註所謂專天以終身也。與安然聽其自至意不同。命不外心性。立者完全心性。無忝所生也。但命兼心性。壽歿立字。單言心性。而壽歿得正意。尚未說出。故下章更詳之。

孟子 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句

註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釋 語類此命字指氣言。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歿。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歿。伯牛之疾是也。若桎梏而死。與立乎巖牆之下而死。便是你自取。不干天事。附莫之致。而至者是正命。若有以致之。便非正命。故正不正。只就人事上分。不就天命上分。有在天為非正。而在人却為正命者。如惠迪而不吉是也。有在天為正命。而在人却為非正命者。如從逆而得凶是也。總之不正者。人有以致之。正者。人無以致之。而天自為之也。○人事能盡。則命為正命。不盡。便非正命。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六 述善堂藏板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句

註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釋 新安陳氏曰。巖牆。下理不當立。立而壓死。人所自取。非正命也。

盡其道 而死者。正命也。 句

註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釋 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即上章修身是也。○雪菴與二氏異處。

桎梏死者讀非正命也句

註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簷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釋或問程子至矣。其曰桎梏死者莫非命。然聖人却不說。是命。此最是其文義者。○附修身以俟。所以立命。亦所以順受正命也。

孟子曰句求則得之句舍則失之句是求有益於

得也句求在我者也句舍則失之句是求有益於

孟子盡心卷十八七述善堂藏板

註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句得之有命句是求無益於得也句求在外者也句

註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釋精義伊川曰。君子有義。有命。求有益於得。求在我。此言義也。求無益於得。求在外。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此言。

義而不言命也。又曰。求無益於得。此猶為中人言之。若

為中人以上言。却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

言命也。又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

以命處義。如言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

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又曰。聖

人言命。蓋為中人以下設。非為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下。

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

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

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下。安於

孟子盡心卷十八八述善堂藏板

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君子以

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或問程子。以求在我者為義。

求在外者為命。何也。曰。在我者如仁義禮智之屬。皆此

理所當為。以其求之得之。莫不有義。故曰義在外者如

富貴利達之類。皆命有所制。以其求之。雖有道。而得之

則有命。故曰命。然聖人。則力為我之所當為。而不問彼

之所制。故曰有義而無命。此以所求之內外而言也。若

專為在外者言。則後段所謂求之有道者。義也。得之有

命者。命也。是其言各有當。意各有指。然錯綜而言。則理

亦無所不通也。曰：最後一說，又在我未盡，雖不可以言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然則人之所取，亦前定耶？曰：若是者，其貧賤而歿，固或有非人所取，而得之於天者。然無以驗其必然，則君子固不謂命。若其富貴，則君子處之固，有得天下而不為者矣。亦安得遽謂之命而安之乎？此程子言義不言命之說，所以有功於學者。其亦前聖所未發之一端也。附求之有道，言有簡理義在，不可妄求。蓋言名節不可棄，廉隅不可損，分義不可越也。非言求之有法也。○孟子謂非人所取者，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九

述善堂藏板

為正命。勉人修身以盡道也。程子又謂聖人言義不言命，更要人惟務自盡其道，不復問命之如何。此所謂前聖所未發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句

註：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釋：精義明道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

着。幾時道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子道多，元來只依舊。○或問：萬物皆備之說，程子至矣。蓋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所謂萬物皆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語類橫渠一段，將來說得甚實。所謂萬物皆在我者，便只是君臣本來有義，父子本來有親，夫婦本來有別之類，皆是本來在我者。

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

句○樂音洛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十

述善堂藏板

註：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釋：精義明道曰：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素有於我也。反身而誠，謂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或問：反身而誠，則張子無不慊於心，作德日休，實到實有之說為實。若不責之處，心行事之實，而但欲反心以求衆理，而想像安排，使其備於此焉，則將何所據以為實而

其為心亦已勞矣。尚何樂之可言哉。○語類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這道理本來皆備於吾身。反之於吾身。於君臣必盡其義。於父子必盡其親。於兄弟必盡其愛。於夫婦必盡其別。莫不各盡其當然之實理。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你不愧。俯不怍。自然是快活。若是反之於身。有些子未盡。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得會樂。○附皆備之實理。無虧則滔滔行將去。有手舞足蹈之妙。故樂。此天理自然之樂也。

孟子

卷十八

十一

述善堂藏板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上句。強

〔註〕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釋〕精義伊川曰。恕者入仁之門。又曰。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尹曰。萬物皆備。天理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也。強恕。謂

行誠之者也。○語類所謂強恕。蓋是他心裏不能推己及人。便須勉強行恕。拘轉這道理。然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理自無欠闕處矣。○強恕不言忠。無忠何以為恕。若自己心裏元自不實不盡。更將何物推以及人。以此見凡說恕字。必有忠字在源頭了。○新安陳氏曰。誠與仁一理爾。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雪菴求仁。即求在我者。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讀

孟子

卷十八

十二

述善堂藏板

〔註〕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釋〕附此。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意。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讀

〔註〕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釋〕南軒張氏曰。恥吾之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遷。恥吾之未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苟惟漠然無所恥。則為無所忌。

憚而已矣。故人當以無所恥為恥也。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註〕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擊為甚大。

〔釋〕慶源輔氏曰：存之則有所不為，故可進於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為，故至入於禽獸。讀之使人凜凜。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註〕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厭，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三 述善堂 藏板

〔釋〕家引無所用恥者，蓋恥人所固有，獨彼自不用其恥。

不恥，讀不若人，何若人有。

〔註〕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釋〕蒙引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不顧義理之正而無所不為矣。何若人有。附不恥不若人，則入於禽獸矣。

〔釋〕蒙引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不顧義理之正而無所不為矣。何若人有。附不恥不若人，則入於禽獸矣。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

〔註〕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釋〕家引賢王曰古，賢士亦曰古。孟子蓋有感於當時而云也。

孟子 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聞子遊。」

〔註〕宋句踐名遊，遊說也。去聲。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十四 述善堂 藏板

〔註〕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去聲。

人知之，亦賢焉；人不知，亦賢焉。

〔註〕趙氏曰：賢者自得無欲之貌。〔釋〕附自得者，樂其道也。無欲者，忘人之勢也。然非尊德樂義不能也。

曰：「何如？」斯可以賢焉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

〔註〕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賢焉矣。

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釋蒙引自重自安。即上註自得。不慕不徇。即上註無欲。附尊天爵。則不慕人爵。樂守義。則不徇利。

故士窮不達不離道。力智反。

註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釋家引窮不失義。窮而尊德樂義也。達不離道。達而尊德樂義也。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五 述善堂 藏板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註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

註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

釋家引尊德樂義。則可以置言其理。窮不失義節。則

指實而言也。不失義。故士得已節。言其理。古之人節。則又指實而言也。附獨善兼善兩善字。皆指德義言。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註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釋南軒張氏曰。興者。興起於善道也。文王風化之盛者。必待風化之盛。薰陶漸漬。而後興起。此眾民爾。若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立。無待於人。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六 述善堂 藏板

此章勉人使自立爾。附物欲與善道相反。不能興起於善道者。物欲蔽之也。物欲所以蔽者。才智不足也。若有上智之資。則無物欲之蔽。而自能興起於善道也。

尊德樂義。真豪傑之士。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欷然。則過人遠矣。

註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欷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釋南軒張氏曰。以外物為重輕者。不得其欲則不足。得則滿矣。其滿於不足。係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欲然。則是不以外物為重輕。志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附不以富貴為事。亦是不蔽於物欲者。豪傑之士也。雪菴目無韓魏。即豪傑之士。目無霸者。真豪傑之士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不怨。殺者。不怨。

雖死。不怨。殺者。不怨。

註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

孟子

卷十八

七

述善堂藏板

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釋或問去惡除害。固尹氏所引程子之說也。而程子又自有救焚拯溺之說。二者不同。子之去彼取此。何也。曰。救焚拯溺。非常有之事。所指者狹。不當以此為說。若曰。去惡除害。則正所謂辟以止辟者。彼為惡以害人。其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不得。而後殺之。以安眾。而厲其餘。凡此皆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且或去惡如

伐叛。除害如救水火。往者不幸而死。亦無所怨。此又足以兼彼之說。而彼不足以兼此也。精言佚字使字。生字殺字。不可作兩項看。使正所以佚之也。殺正所以生之也。附播穀乘屋。所以勞民之事。正是所以佚民之道。俯仰皆足也。除害去惡。所以殺民之事。正是所以生民之道。殺以止殺也。此皆理所當為。上雖欲不為。而不得者。則民亦何怨之有也。

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勞者之民。望望如也。怨者之民。嗷嗷如也。暴者之民。誾誾如也。

也。胡老反。

孟子

卷十八

末

述善堂藏板

註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釋蒙引此即王霸之民氣象。而見得王霸者之氣象。存疑驩虞感上之恩也。霸者有心於民感。故其民感之也。皞皞。忘上之恩也。王者無心於民感。故其民忘之也。吳因之曰。王者之民。雨露之草木也。霸者之民。桔槔之夏畦也。

殺之讀而不怨句利之讀而不庸句民日遷善讀而不
知為之者句

註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
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
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
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釋存疑殺之而不怨三句就是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
同流處過化存神一條是因此而贊其德業之大也○
殺之刑也利之養也民日遷善教也不怨不庸不知為

孟子

卷十八

九

述善堂
藏板

之皞皞也所以致民不怨不庸不知為之處註最明白
○附殺之利之為之正是王者功用及民之實事然皆
因物付物行所無事故民亦習而安之而不知其所以
然所謂帝力何有於我哉註中因字其字自字最分明

夫君子類所過者類化句所存者類神句上下與天地同

流句豈曰小補之哉音扶

註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
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遷畔陶河濱而器不苦
羸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

斯立道斯行緩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
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
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
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釋或問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為及物而又於易傳又有
所過變化如虎豹炳蔚之言其旨明矣蓋言所過者化
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
從其化也然其曰經歷亦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之
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習之所被皆為經歷也所存者

孟子

卷十八

十

述善堂
藏板

神前說既以立之斯立等語明之則其意亦明矣其曰
在己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
如所謂從容以治也但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名
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爾○語類只是所經
歷處才需着變便化也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
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所存者神是心中要恁地
便恁地○吾心之所存處便成就如神爾化是人化之
也神是事之成就如神也○都就事上說○存不是徒
存虛願此中實有德化在存這事這事便來應言感應

之速也。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上下與天地同流。重新鑄一番過相似。同流是處處到。又事事新。件件完全無缺。物物變化不覺。須體會天地生物非小補。同流意方見得出。自王者之民。嗷嗷如也。而下至此。皆說王者功用如此。附過化存神。俱少不得一誠字。蓋至誠動物也。天地同流。至聖配天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主 述善堂 藏板

其感人尤深也。

釋慶源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聲如邠人聞太王為仁人。伯夷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

善政 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註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 民畏之。善教 民愛之。善政 得民財。善教 得民心。

註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釋附此章統論王道之淺深。欲人不偏廢。又要知所輕重也。仁言仁聲。善政善教。皆王道中所必有者。各雖不同。義實相通。以政教宣之於口為仁言。以仁言見之於行為善政善教。自人被政教而形於稱道為仁聲。但分而較之。其奏效之淺深。各不同爾。仁言仁聲之虛聲。自是不如善政善教之實事。此不待言而可知者。至仁言之不如仁聲。善政之不如善教。則恐人未必知也。故孟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主 述善堂 藏板

子明言之。非要人有所偏廢。正要人不失所輕重也。與論語政刑德禮章意同。善政制其外。故所得亦在外。善教格其心。故所得亦在心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註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釋附知能之良。此情善而才亦善也。正從性善發出。本然之善。仁義是也。雪菴不學不慮。即聖而不可知。

之神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

其兄也。句。長上聲。下同。

註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釋附知能之良。莫先於愛親敬長。此立愛所以必自親始。立敬所以必自長始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句。

註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盡心卷十八

述善堂藏板

以為仁義也。

釋或問楊氏說固善。然有未盡處。蓋既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親親仁也。則惻隱親親固仁之發。而仁則惻隱親親之未發者也。未發者其體也。已發者其用也。以未發言。則仁義禮智渾然在中者。非想像之可得。又不見其用之所施也。指其發出而言。則日用之間。莫非真切。而其未發之理。固未嘗不行乎其間。要之體用未嘗相離。故孟子因用以明體。正欲學者即是而默識之爾。尹氏大意得之。其曰能不失者。則又言外之意也。

潛室陳氏曰。親親仁之發。敬長義之發。顧麟士曰。達

之天下無不同者。只就孩提稍長說。附愛敬從仁義發出。此所以不待學慮而為良。知良能也。達之天下。即

上兩無不字意。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

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

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句。行去聲。

註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

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

孟子盡心卷十八

述善堂藏板

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釋語類問舜未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而不可禦。蒙引總是所聞所見。都是他胸中物事。故其應之速如此。精言聖人全體是善。未發則渾然於中。已發則勃然於外。本無異同。非靜時一舜。動時又一舜也。但以其氣象言之。則寂然不動時。無所發見。了不異人。及感而遂通。若決江河。乃知其不可及也。孟子本以上截跌起下截。語意

甚抑揚。○至虛至明三句。乃推原所以若決江河之故。非以此為與木石居等句注脚也。○附聖心渾然天理。其體如海。其用如江河。此皆其大異人處也。孟子即用以明體。正欲人因江河之流。而並識其淵海之藏也。故註中合寂感備言之。要非有如海之體。不能有如此江河之用也。○聞見若決江河。蓋善與善相感應也。才聞見便應。故甚速。雖一善亦然。故無不通。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

卷十八

孟

述善堂藏板

註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釋語類人心之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開自知了。到計利害。却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為之欲之爾。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來這裡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附此教人以師心之要法也。只心所不為不欲者。便斷然不為不欲。

則所欲所為者皆義。而義不可勝用矣。蓋此心即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句。知去聲。疾丑刃反。

註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釋語類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樸實工夫。方磨得出。

○蒙引在心之理。謂之德。處事之方。謂之知。德之慧。明無不照也。術之知。處無不宜也。下舉孤臣孽子。以證其

孟子

卷十八

孟

述善堂藏板

實。○德之慧。明理之知。術之知。識事之明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

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釋精言操心危。是就自己身上檢點。所以為子臣之道。不敢一毫放逸。惟恐稍有不是處。得罪於君父。慮患深。方是就變上防備。○附獨字貫下。操心危。慮患深。二句。言惟此兩樣人。操心慮患如此。故能達於事理。操心慮

患二句。是所以能達之由。正示人以處疾之道也。苟不如此。雖處疾。恐不免於廢棄爾。亦何能有德慧術知哉。○達於理。即德慧。達於事。即術知。倒言之者。文順爾。○憂患生人。要在人自能生於憂患爾。猶安樂死人。亦在人自不死於安樂爾。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註。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釋。附此志於富貴者。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孟子

卷十八

七

述善堂藏板

註。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釋。附此志於功名者。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註。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

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

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

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釋。附此志在行道者。却不肯小用其道。故寧沒世不見

知而不悔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註。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

○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

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

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

之。

釋。或問。程子至矣。然於天民之名。亦少有未盡處。其曰

天民大人。亦係乎時與不時者。蓋天民。專指潛隱未得

孟子

卷十八

七

述善堂藏板

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如乾之二五。通上下而言之也。

曰。然則此其不言聖人何也。曰。大人。蓋亦通言之矣。如

乾之大人。豈必以為充實光輝而未化者耶。○慶源輔

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

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南軒張氏曰。以事是

君為容悅者。慕爵祿而從君者也。以安社稷為悅。則志

存乎功業者也。與為容悅者。固有開矣。然未及乎道義也。

蓋志存功業。則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則亦所屑為

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雖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

為。而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不敢徇也。天民者。必明見夫達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必於行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理者也。天之生民者。其理無不具。而人之虧欠者多矣。故程子謂天民為能踐形者也。以其在下而未達。故謂之民。若伊尹之在莘野。是也。正已而物正者。正已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狹矣。已正而天下之感無不通焉。固有不言之信。不令而從者矣。秦漢而下。其間號為賢臣者。不過極於以安社稷為悅而已。語夫天民事業。則鮮也。慶源輔氏曰。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周公之無意無必也。任止久速。無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

孟子曰 句 君子有三樂 讀 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句 ○樂音去聲下

並同

釋 淺說王天下。只是說得位而已。未說得其道大行處。若到道行處。便是下章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正為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述善堂 藏板

君子之所樂者矣。傳道猶可樂。况親見其道之大行。而使萬物各得其所乎。行道傳道。皆是性分之樂。然以對所性之蘊。則所性又為在內矣。

父母俱存 兄弟無故 一樂也 句

註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 俯不忤於人 二樂也 句

註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釋 新安陳氏曰。本文無克己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不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述善堂 藏板

得天下英才 而教育之 三樂也 句

註 蓋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眾。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釋 慶源輔氏曰。此樂與朋自遠來之樂同。而有大焉。

君子有三樂 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句

註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

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釋附有天下而不與。真魏魏者也。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音洛下

註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註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述善堂

釋語類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慶源輔氏曰。二者皆

施仁之事。但有一國與天下之辨。故所欲未足以為樂。

至於樂。則博施濟眾。聖人之事也。所欲極於所樂。固亦

非性外事。但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初無增損也。精

言樂之。是伊尹納溝心事。孔子歷聘天下。孟子三宿出

畫意。正此理也。所性不存。是伊尹鬱鬱胸懷。孔子樂亦

在中。孟子何為不豫。正此理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

定故也。去聲

註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釋語類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君子所性。只是這一箇

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加添些子。若窮而為

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

了。更添減不得。這所性字說得虛。如堯舜性之之性

字。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其處畝

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

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

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述善堂

損。附人性從天命渾全中得來。雖是全體。恰似各自

分得一分者然。故曰分。夫命以全理賦人。人得天之全

理。以成性。此性分中。百理俱備。元無欠少。亦無可增加。

人人同得。故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亦隨在如一。故大行

不加。窮居不損。皆以性分一定故也。惟君子自然能全

此性。故謂君子所性如是。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

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音現

盎。反。

〔註〕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粹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粹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五

述善堂

〔釋〕精義伊川曰。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粹面盎背。有諸中必形於外。觀其氣象。便見得。或問根心。楊氏曰。只是說本來如此。若粹面盎背。則充養之功存焉。○或問程子至矣。宜深玩之。楊氏以仁義禮智根於心。為本來如此者。亦曰其所稟者然爾。蓋孟子所謂所性。猶性之之云也。○語類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着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便剗斷了那根。

便無生意。譬如木。根着在土上方會生。其生色也。粹然

都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便見得先有這心。便

有許多物在其中。○上說君子。是通聖人言。蓋君子氣

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着土。所以

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重

隔了。這箇根便未着土在。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

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

之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

而今人只要去其氣質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着土。而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五

述善堂

已如堯舜性之便是根。已着土了。湯武反之。便是元來未曾着土。而今方移得來着土了。○養得到見得明。便自然生根。此是人功夫做來。○只根字甚有意。○問四體不言而喻。曰。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自然重。不待教他如此。而自如此也。○新安陳氏曰。道之大行。如堯舜固所樂也。而於性分亦何加窮。居如孔孟。亦非所戚也。其於性分亦何損。此君子所以惟求盡其性分之在內者。而無所慕於勢分之在外者也。○

衛匪莪曰云背面四體者。前邊是仁義禮智之色。後邊亦是仁義禮智之色。動作威儀之間。無非仁義禮智之色。儼然畫出一箇聖人。○附此指出上節分中之蘊合。身心內外。都是仁義禮智之存發。所以處窮達而無加損也。○自古聖賢之底蘊。俱不出此。其所以處窮達而無加損之本。亦皆在於此。舜禹之有天下。不與孔顏之樂在不改。其道一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

同太他。蓋反。

註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

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

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

無飢矣。

註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一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註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爾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釋慶源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而已。附上節概言文。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王之政。此承言所謂善養老。即在其中。此王道之所以不同於小惠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費也。

註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註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

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

註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一也。餘見前篇。

註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一也。餘見前篇。

註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一也。餘見前篇。

註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一也。餘見前篇。

註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一也。餘見前篇。

註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一也。餘見前篇。

註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一也。餘見前篇。

火句菽粟如水火讀而民頓焉有不仁者乎句○焉於處反

註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釋新安陳氏曰。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為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鑿鑿皆實如此。○附仁者理義之恒心。不止求無弗與。而無弗與亦在其中。

孟子曰句孔子頓登東山讀而小魯句登泰山讀而小天

子蓋心卷十八述善堂 天藏板

下句故頓觀於海者讀難為水句遊於聖人之門者讀難

為言句

註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泰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釋附輯畧云。大哉孔子之道乎。遊其門者。如登山觀海。然朱子謂登山觀海皆與。蓋孔子二字一頓。言孔子之道大也。下以登山觀海與遊聖門。以小魯小天下難為水與難為言。却是從學聖人者眼中看出聖人之道之

大。未嘗正言聖人之道如何大也。下節有本。亦是觀聖

道之大者。就於他用之大處。見得他是有本底。亦未嘗正言聖道之本是如何也。○難為言。呂侍講謂遊聖人之門。聞堯舜周孔之道。則知諸子百家皆不足學。故難為言。慶源輔氏謂遊聖人之門。則天下之言皆不足以動吾之聽。二說似不同。其實一也。蓋天下之言。不過諸子百家之說爾。其不足學。自不足聽也。此亦有若出類拔萃。生民未有盛之意。

觀水有術讀必觀其瀾句日月有明讀容光必照焉句

孟子蓋心卷十八述善堂 天藏板

註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釋新安陳氏曰。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比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附道大如小德川流。有本則大德敦化也。吾道一以貫之也。

流水之為物也讀不盈科頓不行句君子之志於道也讀

不成章頓不達句

註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

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
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釋或問此章雜取眾理錯比成文以明難明之理猶詩
之有比興也登山觀海流水盈科興也觀瀾容光比也
學者反覆而詳玩之則可以默識於言意之表矣。○語

類此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
事如何與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也。○成章
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慶源輔氏曰如自有諸

已之謂信至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踰
矩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須實體之方知其味非妄想
虛空者所能測識也。○附此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
意也。逐層皆須積厚文章外見乃積厚之驗也。

孟子曰句雞鳴而起讀孳孳為善者讀舜之徒也句

註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讀孳孳為利者讀蹠之徒也句

註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句無他句利與善之間也句

註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爾善與利公

孟子

卷十八

堯

述善堂藏板

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
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閒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
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
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
主於敬便是為善。

釋或問程子未接物時之論尤能發明言外之意學者
所當深念也。然程子又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
亦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
善利之閒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者

孟子

卷十八

罕

述善堂藏板

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為要而必以格
物致知為先也。○語類若才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
以此求利祿皆為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為皆善但
有一毫歆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
面只着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做善須是做到極盡處
方與做善。○閒是兩者相並在這裡一條路做這邊去
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閒。○利與善之閒不是冷
水便是熱湯無那中間溫吞煖處也。○王觀濤曰但據
善端初起微別於利利端初起微別於善而聖狂即從

此分。分者。兩路。分開也。閒者。兩路界限處也。○附閒是。善利分途處。亦是善利初發端處。兩雞鳴而起。正從由。靜而動。念慮初萌。事為方起之際。分別善利。見舜蹠之。分。即在此閒。不待遠求也。末節閒字。即承此二句意而。合結之。所以教人謹幾慎獨也。○凡無所為而為者皆。善也。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句。為我之為去聲。

註。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孟子

卷十八

聖

述善堂藏板

釋語類。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為己。問老子似不與楊朱同。曰。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却討便宜。置身於安閒之地。云清靜自治。豈不是與楊朱同。老子謂先語大道。後却涉步姦詐。如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之類。曰。孔孟亦知天下有許多事。何故不厭他。曰。孔孟見實理。把作合做底。看他不見實理。把做無故不肯為。孔子何為問禮於他。曰。他本周家一官。自知禮只是以為

不足道。故一切掃除了。莊子數稱楊子。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畜神氣。雖一句話也不妄與人說。正孟子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是也。邵康節亦有些小似他。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句。為之上聲。

註。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釋。南軒張氏曰。摩其頂以至踵。一身之閒。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

孟子

卷十八

聖

述善堂藏板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註。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閒。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

言一處。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園則堂非中。而園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釋精義伊川曰何物為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義義以

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楊曰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

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即所謂權也○語類

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邊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原其

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權猶權衡之

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遊移前却以適其中蓋所

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者也程子謂子莫執中

比楊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之執中與舜

禹湯之執中不同則如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聖

述善堂

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

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

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

狀而可執也殆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

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

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

所惡執一者

為其賊道也

舉一而廢百也

皆去聲

註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

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

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

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

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

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爾故孟子以

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

亦楊墨而已矣

釋新安陳氏曰舉一偏而廢百端百者言其多爾○附

子莫無權楊墨亦是無權故皆舉一廢百○雪菴佛老

之賊道亦然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聖

述善堂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

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

亦皆有害

註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

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註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釋附此章端為處貧賤者說故開首便曰飢者渴者人

能於貧賤時立得脚定便是卓然有守豈不過人遠次

節飢渴字。就當貧賤字看。貧賤者人心之飢渴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註。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

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釋。精義楊曰。若觀其和。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

孟子 卷十八 聖 述善堂 藏板

或問。柳下惠不辭小官。楊氏既以為和。又以為介。何也。

曰。不辭小官。和而介也。人知其為和。不知其為介焉。楊氏之說。為有功矣。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註。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棄前功也。

釋。慶源輔氏曰。為人而未得為聖人。言治而不及於堯舜。皆為未及夫泉也。附孟子言必稱堯舜。正要人皆不自棄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註。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爾。

釋。語類性之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反之是先失着了。反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聖人之心。不會有箇起頭處。堯舜性之。合下便恁地去。初無箇頭。到湯武反之。早是有頭了。但其起處甚微。五霸則甚大。問假之事。如賁楚包茅不貢。與夫初命三命之類。否曰。他從頭都是無一事。不是如齊桓尚自白直恁地假將去。至晉文公做了千般踐踏。所以夫子有正誥之論。如興滅繼絕。誅殘禁暴。懷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入得。故不得不舉行。夫子稱管仲如其仁。只是言其有仁之功。未說到那假字上在。且如孺

孟子 卷十八 聖 述善堂 藏板

其仁。只是言其有仁之功。未說到那假字上在。且如孺

子入井。有一人取得出來。人且稱其仁。亦未說到那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性是自然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底。湯武固皆身之。但細觀其書。湯身之功。恐更精密。湯有慙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吳因之曰。性與身之。隱隱是誠底意思。在曰性。則天生帶來。曰身。則在已身上着實做。非若假之者。多在外面粧點。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平聲。惡。

註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

孟子 卷十八

述善堂藏板

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釋蒙引。久假不歸。所謂居之不疑相似。附不歸猶云不返回。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

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註予不狎于不順。商書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平聲。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註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釋精義。伊川曰。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終不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爾。使太甲

有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二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

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

孟子 卷十八

述善堂藏板

與之。伊尹不自為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為

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

為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為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

其不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尹與光是

太甲昌邑所用之臣。不受先王之委寄。而諫不用。則去

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為也。義理自昭然。楊曰。伊尹

所以事君。更無回互。惟知忠而已。所以能為放太甲之

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又曰。伊尹之

事。自後世觀之。以為異。其實亦所謂中道。或問程子

之說曲折詳盡。其處義精矣。楊氏以伊尹惟知有忠者。亦為得之。然孟子但論在我者有是心。則伊尹之事可為。一有毫髮之偽。雜乎其間。則不免為篡賊爾。不以素行之著不著。天下之疑不疑。為可否也。其曰中道者。則善。附伊尹之志。就指放太甲之時之心言。蓋心無私。而事當理也。然非素忠不能有。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此。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兇 述善堂 藏板

是句。餐。七丹反。

註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釋精義。尹曰。不素餐兮。刺無功受祿之詩也。其君安富尊榮。子弟孝弟忠信。則有功也。孰若。附居是國五句。與耕字對看。耕而食。不素餐之小者。居是國有用從之效。不素餐之大者。君子為大人之事。不為農圃小人之事。故能如此也。下章尚志是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丁念反。

註。整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閒。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註。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釋。語類。此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先見於所存也。湯霍林曰。身雖卑微。而志則高大。不論於卑汗醜醜也。蒙引。不卑汗其志。而必高尚其志。此即士之事也。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幸 述善堂 藏板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註。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釋。慶源輔氏曰。志於仁義。則高尚。溺於利欲。則卑汗。

黃際飛曰窮達之事有異而居仁由義之事無殊。附
非仁非義所居所由。士自有仁義之實事在。不但虛存
一志也。仁育天下。義正萬民。是大人之事。士既居由皆
仁義之事。則於大人之事。特舉而措之爾。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

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

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註。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
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爾。其辟兄離母。不食

至 卷十八 地善堂

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
而遂以為賢哉。

釋。兩軒張氏曰。仲子飾小廉而廢大倫。其不知義已甚
矣。附以其小者信其大者。是因其不受齊國。并信其

辟兄離母。不食君祿。都是賢者之行了。不知其小廉不
能掩大罪也。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

則如之何。

註。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

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
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註。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註。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註。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
得而廢之也。

至 卷十八 地善堂

釋。存疑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法本於天。制於聖人。
法官相傳而世守之。便是有所受也。

然則舜如之何。

註。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

濱而處。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

註。舜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
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

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

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

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

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釋或問楊氏之說。則詳矣。然桃應之問。孟子之答。皆非以為真有是事也。蓋特相與極論聖賢之心。以為臯陶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舜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各盡其道。而不相悖焉。爾。而楊氏以為舜之於此。猶待於權其輕重。而計其不可以忘父也。則非所以論聖人之心矣。又謂與之執以正法。則何以異於楚人之直躬者。又謂既執而後竊負以逃焉。則臯陶之獄。何以異於場上棘門之軍哉。是皆以辭害意之過。是以徒為紛紛。而反病於理也。夫孟子之為此言。或者既不之信矣。而信之者。其為說。又如此。則聖賢之心。終亦何自而明哉。○曰。然則楊氏八議之說。如何。曰。是則然矣。而其說施於周世宗。而不及於舜何哉。鄉使臯陶必執而不釋。舜必去而不雷。則朝廷公卿海內臣庶之心。吾知其亦必出於此矣。蓋法非天降地出。亦生於人情而已矣。但臯陶必不能為此。以私於舜。舜亦不以此祈於臯陶。此又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盡

述善堂藏板

不可不知爾。楊氏後說。以為孟子只是論舜心者。為愈於前。然為舜慮。而不及乎臯陶。則其說亦有所未周也。尹氏之說。雖約。然極有味。學者宜深玩之。大抵當知必有渾然天理。而超然不累於物之心者焉。則天下無難處之事矣。○語類。孟子只是言聖賢之心。爾。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服。論。○精言極天下難處之事。聖賢只以臣子常理處之。無他。謬巧也。○附舜自全親。臯陶自執法。朝廷公卿等自議貴。三者皆天理。並行不相悖也。○議者天下人心公議之。舜臯陶之心不與也。孟子 盡心
盡心 卷十八 盡 述善堂藏板
○舜臯陶之心。非孟子不能知而言之也。
孟子 頌 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與移氣。養與移體。大哉居乎。夫與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 與平聲
註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爾。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釋語類。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蒙引

其發歎之意。全在「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折衷大哉。居乎。言所關於氣體不小。附夫非盡人之子一句。便。是以王子證明居之移人。註中自明。但此句尙含虛未。指實。至下宮室三句。方指實言之。蓋皆以居之移人。跌。出居廣居一句也。

孟子曰

註張鄒皆云美文也。

王子讀宮室車馬衣服讀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讀

其居使之然也句况讀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句

孟子

卷十八

盡心

述善堂

註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睥然見於面。益於背。居天下之

廣居者然也。

釋湯霍林曰。同是日用所資之同。非制度華美之同。

精言居廣居句。是因王子之居。指點示人。見當善所居

意。非以廣居自負。提出來壓王子也。附况乎有歎美

意。亦有歎動意。蓋所以勉人為仁也。前以大哉居乎

領起。至此句指實與歎之意。雪菴居廣居。即善養浩

然之氣。

魯君之宋句呼於堙澤之門句守者曰句此讀非吾君也句

何其聲之似我君也句此無他句居讀相似也句呼去聲

註堙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釋精言呼是魯君自呼。或在澤門有事而呼。非呼門使

啓。亦非傳呼而來也。作人傳呼。便於氣體不切。附上

因王子明居之移人。此又引魯事證居之移人。非以證

王子也。前曰居使然。此曰居相似。皆與大哉居乎相

應。蓋反覆引人居廣居也。

孟子曰句食讀而弗愛讀愛之也句愛讀而不敬讀獸

畜之也句食音節許六反

孟子

卷十八

盡心

述善堂

註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讀幣之未將者也句

註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

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

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讀君子不可虛拘句

註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

實也。拘。留也。

釋附待賢食為下。愛次之。恭敬其最上者乎。但須有實

方好。

孟子曰句形色類天性也句惟聖人類然後可以踐形句

註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

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

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

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

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

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

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七

述善堂藏板

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釋或問踐形之說曰。人之生於天地之間也。莫不有形。

其有是形也。莫不有色。而本其所得於天者。則是形是

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焉。莫不有所當然之則焉。是則

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梏於氣稟之偏。狃於習俗之蔽。

而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

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

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

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言則

極從。蓋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可

以踐其形焉。踐云者。本有是物。而又能修其實。以副之

如踐言之踐也。語類問色是如何。曰。一顰一笑。皆有

至理。又曰。有此形。則有此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踐

非踐履之謂。蓋言聖人所爲。便踏着這形色之性。爾。伊

川謂充其形色。說得好。蒙引踐形猶云實其形。謂不

虛之也。雪菴二氏便遺了形。二之則不是。

齊宣王類欲短喪句公孫丑曰句爲碁之喪讀猶愈於已

平句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七

述善堂藏板

註已猶止也。

孟子曰句是猶類或終其兄之臂讀子謂之姑徐徐云爾

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句之忍反

註終。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

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

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釋附終。兄徐徐。譬喻爲期之說之非也。教之孝弟。教以

翻轉爲期之說也。雖弟字帶連終。兄而主意却在短喪。

王子有其母死者句其傳韻為之請數月之喪句公孫丑

曰句若此者韻何如也句為韻

註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

傳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

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纁

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

請之也

曰句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句雖加一日韻愈於已句謂

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句夫韻

孟子盡心卷十八

堯

述善堂

註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

猶勝不加我前所議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爾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

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釋條辨莫之禁而弗為正指齊王

孟子曰句君子之所以教者韻五句

註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釋附君道師道俱妙用一因字因者天地生物之道也

有韻如時雨化之者句

註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

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爾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

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會是已

釋語類時雨云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

有韻成德者句有韻達財者句

註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

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釋語類成就其德德則天資純粹者通達其材材是天

資明敏者

孟子盡心卷十八

辛

述善堂

有韻答問者句

註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釋南軒張氏曰成德達材答問固在其中此則專為凡

答其來問者也

有韻私淑艾者句艾韻

註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

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

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子未得為孔子

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釋語類私淑艾。却是不曾及門。聞風而善者。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釋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釋趙氏曰。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雪菴曲成萬物而不遺。

此師道所以輔君道。而與天地參也。為素餐無功而食之說者。何足以知之。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古侯反率音律。

射。變其彀率。古侯反率音律。

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釋附此節破丑使字意。言君子不能變法。以使及也。大匠。羿是譬喻。而正意即在其中。下節說君子另是一意。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

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釋語類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才挑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道物事了。蒙

引得之之妙。不外乎學之之法。而得之。而其所以得之。只在致力於其所學之法。而得之之妙。則無所容其力也。力到功深。則自然心領神會。得之之妙。如曾子所得之一貫。顏子所得之卓爾。附此節破丑不可幾及意。言君子之守成法以教人。雖不變法使人幾及。而所以幾及之妙。即在其中。道本不難及。惟在學者之自勉爾。

○引而不發。即所謂志彀也。射者但教人以此。而不更告以中的之妙。而所以中的之妙。却即在此志彀中了。君子但守法以教人。而不告以得之之妙。然所以得之

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才挑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道物事了。蒙引得之之妙。不外乎學之之法。而得之。而其所以得之。只在致力於其所學之法。而得之之妙。則無所容其力也。力到功深。則自然心領神會。得之之妙。如曾子所得之一貫。顏子所得之卓爾。附此節破丑不可幾及意。言君子之守成法以教人。雖不變法使人幾及。而所以幾及之妙。即在其中。道本不難及。惟在學者之自勉爾。

○引而不發。即所謂志彀也。射者但教人以此。而不更告以中的之妙。而所以中的之妙。却即在此志彀中了。君子但守法以教人。而不告以得之之妙。然所以得之

之妙。即在此成法中隱隱畢露。便如踴躍而見於前也。此無待變法以使人。而自有可以幾及之道也。道只是中。非難亦非易。立如卓立之立。中道而立。猶云道中而立。能者從之。從道非從教也。能者能自勉者也。拙工拙射能自勉。便是能者。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註〕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離也。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聖 述善堂 藏板

〔釋〕趙氏曰：道不可離也。雖時有治亂，已有窮達，非道殉身。即身殉道。以死相從，豈可得而離哉。

未聞 以道殉乎人者也。

〔註〕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釋〕雪菴以道殉身，伊周是也。以身殉道，孔孟是也。殉人者，彼實未有道，所謂繞指柔爾。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註〕平聲。

〔註〕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註〕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釋〕慶源輔氏曰：學者之心，須是專一。方有受教之地。有所挾，則二三也。附滕更有二，公都子謂在所禮，以此不知孟子之不答，正以此也。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聖 述善堂 藏板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無所不薄也。

〔註〕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註〕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釋〕蒙引於不可已而已者，以處事言。於所厚者薄，以待人言。其進銳者，以修為言。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

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註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

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

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

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

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釋精言親同氣，民同類，物同生，等差自天排定。君子因

物付物，是自得其所，分所應得者，只是分數明白爾。原非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奎 述善堂

勉強安排也。附曰：親曰仁，曰愛，厚薄有等，由親而仁

而愛，先後有序，惟有序，故有等。一本故也。此仁中之

義也。朱子三坎之旨，於此亦可見。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

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

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

聲之知並去

註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

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

無不治，而其為仁也博矣。

釋語類：人人各有當務之急，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

人，勞力者治於人，此各有所急也。堯以不得舜為已憂，

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此聖人之所急也。急親賢也。

急先務也。治天下莫過於親賢，知却隨時因事為之，故

不指言。新安陳氏曰：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

堯舜之知仁以實之。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

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快晚反，歎昌悅反。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奎 述善堂

註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

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也。齒

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

子之於道，議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豈

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

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

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

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釋王觀濤曰：此乃不知務底模樣，非不知務之實也。

盡心章句下

註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

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

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

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

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

愛也

註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

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

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

仁之禍由疏逮親

釋原解此論惠王之不仁以為人君爭奪者之戒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註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與之

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名陵之師之類是也

釋南軒張氏曰春秋無義戰如齊桓公侵蔡伐楚如晉

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稟王命而

擅用其師則均為不義而已矣○雲峯胡氏曰春秋書

戰皆以著諸侯無王之罪名陵之師猶知假尊王之義

○蒙引春秋是指春秋經非指春秋時也彼善於此則

有之要見得總是無義戰意○顧麟士曰無義戰言無

義其戰者指孔子書法說○正月林曰彼善於此不就

戰者說亦是春秋品第彼此之優劣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註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

所以無義戰也

釋精言二句是無義戰斷例必上伐下而後為義春秋

之戰皆敵國相征安得以為合義而許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註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

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

也。

釋條辨載事之辭。照下武成言。言理之辭。則無不可信。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句

註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釋王觀濤曰。此章全為武成不可盡信而發。特以首節引起爾而已矣字。見其餘不可盡信。便帶起下節。○條

辨得孟子取武成二三策之意。則知聖人公天下仁天

孟子盡心
卷十八

卷

述善堂藏板

下之心。得孟子僅取二三策之意。則知聖人有取殘無

殘民之事。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

之流杵也句

註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

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

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

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爾。

釋或問武成血流漂杵之云。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

荀子以為殺者皆殷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之不信

何哉。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

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余隱之

云。魯語曰。狙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註易與本草孰先。陶

曰。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

為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註本草誤

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

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

孟子盡心
卷十八

卷

述善堂藏板

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

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蒙引。孟子非初不識書本意。蓋

直反書意而言之。所以拔本塞源。而為生民之命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

也句。陳。去聲。

註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釋小註以帝王之世律之大罪人也。○附猶前服上刑

意。

君好仁 天下無敵焉去聲 好

釋原解前擗與師旅為無王。故不義。此奉行天命為天吏。故無敵。

南面而征讀 北狄怨句 東面而征讀 西夷怨句 曰讀 奚為後我句

註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句 革車三百兩句 虎賁三千人句 虎賁音奔

註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孟子 盡心下 卷十八 圭 述善堂

王曰 無畏 寧爾也 非敵百姓也 若崩厥角稽首

註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釋附征伐必稱湯武。孟子之意可見矣。

征之為言讀 正也句 各欲正己也句 焉用戰句 於處反

註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釋淺說既不用戰。則焉用彼善戰之人哉。

孟子曰 梓匠輪輿 能與人規矩 不能使人巧句

註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駟輪之意。蓋如此。

釋新安陳氏曰。巧即循規矩然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爾。

孟子曰 舜之飯糗茹草也 若將終身焉 及其為天子也 被袷衣 鼓琴 二女果 若固有之句 飯上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圭 述善堂

註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袷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

釋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者。蓋所欲不存。樂天而安土。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虧。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附舜禹孔顏。其心一也。孟子皆知之。蓋皆盡性後自然如此。

孟子曰 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 殺人之父讀 人

孟子曰 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 殺人之父讀 人

孟子曰 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 殺人之父讀 人

亦殺其父句 殺人之兄讀 人頓 亦殺其兄句 然則非自

殺之也讀 一閒爾句 閒去聲

註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閒者我往彼來閒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釋南軒張氏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之親。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屠戮。自今觀之。屠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忿欲。

寡怨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族。是仁術也。附此教人慎所施。通上下皆然。

孟子曰句 古之為關也讀 將以禦暴句

今之為關也讀 將以為暴句

註徵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

而改也。

釋新安陳氏曰：古以讒為主。今以征為主而已。南軒張氏曰：古以義理為國。後世徇利而已。古人創立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為民爾。以利為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為一己之計矣。本源不正。無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為關之暴而已哉。

孟子曰句 身頓 不行道讀 不行於妻子句 使人頓 不以道讀 不能行於妻子句

註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釋語類身若不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全無畏憚了。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妻子亦不可使矣。附道者所以正己而正人也。故持身使人。皆非道不可。

孟子曰句 周子利者讀 凶年不能殺句 周子德者讀 邪世不能亂句

註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釋王觀濤曰：邪世與亂世有別。蓋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有定見則邪不能眩。有定力則邪不能搖。其大

道言。有定見則邪不能眩。有定力則邪不能搖。其大

道言。有定見則邪不能眩。有定力則邪不能搖。其大

道言。有定見則邪不能眩。有定力則邪不能搖。其大

道言。有定見則邪不能眩。有定力則邪不能搖。其大

者如孔子之在春秋。孟子之在戰國。真如白璧在泥塗。終不受點污也。○原解此勉人厚著其德。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

食豆羹，見於色。句。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註：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釋：或問好名之人，能讓國矣，而不能忘情於小物，何哉？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善

述善堂藏板

曰：千乘之國，辭受之閒，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單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所忽易而不虞之地也。○語類東坡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精言能字，是着力。勉強見字，是不覺流露。見於色，分明見胸中原有底裏在。至此忽然敗露爾。○蒙引此章是觀人之法，只在孔子察其所安一句內。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註：空虛，言若無人然。

釋：新安陳氏曰：仁賢分言，則仁仁人也。賢有德之人也。合言則仁德之賢人也。○附仁賢國之幹也。不信仁賢，則國雖有人，無足恃賴，故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註：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釋：原解禮是尊卑，上下一定之體統。義即禮中裁制之宜。截然不亂處，皆主名分上說。上下亂，謂上替下僭。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美

述善堂藏板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註：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釋：原解政是大綱，事是其中節目。政事不止理財，而理財是其大端。如九職任萬民，及不違農時，是生之有道。九賦斂財，賄及什一而稅，是取之有度。九式節財用，及量入為出，是用之有節。無之何以開財源，節財流。○南軒張氏曰：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託。姦先有所憚，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禮義，則自身以及

國君君臣。父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有政事。則先後綱目。粲然具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焉。此三者為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興。禮義興而後政事修。雖三王之所以治。亦不越是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註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

卷十八

老

述善堂藏板

釋張彥陵曰。當時互相吞噬。自謂力可以經營天下矣。故孟子以仁字喚醒他。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註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釋或問。民貴君輕之說。得不啓後世篡奪之端乎。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

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辭之不可借。而所以啓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言乎。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註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爾。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註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

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註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釋或問。變置社稷。程子以為變其所配之人。諒乎。曰。以湯變夏觀之。則固有是事。然初不為水旱也。且以水旱之故。不自省已。而遽廢其配祭之人。於理亦有未安者。

湯變夏觀之。則固有是事。然初不為水旱也。且以水旱之故。不自省已。而遽廢其配祭之人。於理亦有未安者。

若集註之說。則出於彭城陳無已之論。曰。有為句。容令
多盜。改置社稷而加禮焉。既而盜止。愚竊以為此。或有
合於古人之意。故取之以為說也。語類變置社稷。非
是易其人而祀之也。蓋言遷社稷壇場於他處爾。○南
軒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
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貴。社稷次之。
而君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
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闇主使
民畏己。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己者。亡。驕亢自居。民雖迫
於勢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非

述善堂 藏板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
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
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
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註。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釋。或問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
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世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非

述善堂 藏板

人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
速。而所及者廣。譬如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於
去病之功為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熱者之所便也。若
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
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為藥。平居有養性之益。
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黃。非所以施於閭
巷之閒。危急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於孔子。其
意殆以此耶。顧麟士曰。聖人百世之師也。聖人二字
重。故聞至若是乎。正解夷惠之師百世。而斷其由於聖
人也。○黃際飛曰。夷惠未有人曾道他是聖人。孟子特
聖之。此章兩聖人字。鄭重出之。特尊之為聖人也。大成
章以孔之較之。微見其短。隘與不恭。直分明說他短處。
故言外有願學孔子神情。若此章則極力推尊。並無孔
子在言外也。○原解正就他偏勝處。見其制行之高。足
以感動百世。極力推崇。言外並無不足二字意。○蒙引
末句深致神游贊嘆之意。○附非聖人句。與首句聖人
二字應。首概言聖人為百世師。下承言夷惠之師百世
若是。非聖人能之乎。此句乃正贊其為聖人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註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

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

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

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

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釋或問所謂合而言之者。其以人為仁之謂乎。曰：孟子

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各爾。故本文以言之為說。程

子亦以率性謂道。道是總名釋之也。蓋言人而不及仁。

孟子

卷十八

全

述善堂藏板

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已。言仁而不即人之身以明之。則

又徒為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以仁之理

合於人之身而言。然後仁之為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

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程子

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亦此意也。語類此仁字不是別

物。即是這人底道理。仁是人之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

來。又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人之所以得

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

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爾。必合而言之。方得見

道理出來。存疑道猶路也。因人行方有箇路。亦因人

行方有箇道。不是懸空有箇道路。故但說道便粘着人。

無人說不得道。如曰率性之謂道。性仁也。率之乃人也。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當然之理仁也。事物乃人也。豈不

是合仁與人而言。形而上者謂之道。亦是合仁與人而

言也。附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此理即具在人身

上了。但專以理言謂之仁。以理合人身而言之。則謂之

道。如合耳目言為聰明之道。合手足言為恭重之道。以

至合父子兄弟為慈孝友恭之道之類。以各為其所當

孟子

卷十八

全

述善堂藏板

由之道故也。要皆仍是一仁之理。以合人身而言之。便

謂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

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註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註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釋慶源輔氏曰：陳蔡之厄。聖人之極否也。是亦氣數之

窮。在聖人則何與焉。

貉稽曰音陌稽大不理於口音陌貉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

註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句無傷也句士頓憎茲多口句

註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曰句憂心悄悄句愠于羣小句孔子也句肆不殄厥愠句

亦不隕厥問句文王也句

註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絲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

孟子盡心

卷十八

金

述善堂藏板

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

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

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

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

者而已

釋語類如見毀於叔孫幾害於桓魋皆愠於羣小也辭

則衛詩意似孔子之事故孟子以此言孔子新安陳

氏曰文王孔子二聖人尙不免逢人之愠怒况今能絕

衆人之謗訕乎惟在自反而盡其在我者爾

孟子曰句賢者頓以其昭昭讀使人昭昭句今頓以其昏

昏讀使人昭昭句

註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

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釋附上使字道德齊禮下使字道政齊刑

孟子謂高子曰句山徑之蹊閒句介然用之讀而成路句

爲閒不用讀則茅塞之矣句今頓茅塞子之心矣句

註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

大路也爲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

孟子盡心

卷十八

金

述善堂藏板

心不可少有閒斷也

釋精義尹曰仁義人心之所固有安可舍其良心哉或

作或輟而欲成德是茅塞之類也蒙引山徑微可通

行處喻道心之惟微成路喻平坦光潔之心體茅塞喻

物欲障蔽介然二句喻此心通塞之機係於俄頃之閒

瞬息操舍卽判此心存亡所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

念作狂也孟子窺見高子心學偶懈故以茅塞惕之

條辨不是貶抑他正是提醒他使他拽轉來接續做工

夫

高子曰句禹之聲讀尚文王之聲句

註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句何以言之句曰句以追蠡句。追音推蠡音禮

註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

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句是奚足哉句城門之軌讀兩馬之力與句。

註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

孟子盡心卷十八金藏板

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

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

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

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

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句陳臻曰句國人皆以讀夫子將復為發棠句殆不

可復句。復扶又反

註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

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句是為馮婦也句晉人有馮婦者句善搏虎句卒

為善士句則之野句有眾逐虎句虎負嵎讀莫之敢撓句

望見馮婦讀趨而迎之句馮婦讀攘臂下車句眾皆悅之

其為士者笑之句

註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撲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

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釋華陽范氏曰：孟子在賓師之位，方以仁義說齊王，幸

孟子盡心卷十八金藏板

而聽其言，故發棠邑之粟，然而不行王政，孟子言終不

合及再飢，孟子遂不復言，度其不可言也。附王可以

復發棠於國人，國人可以受王復發棠，即有為國人復

請王發棠者，亦無不可。惟孟子此時則斷不可復爾，以

其道不行而將去故也。此知止之義也。

孟子曰句口讀之於味也句目讀之於色也句耳讀之於

聲也句鼻讀之於臭也句四肢讀之於安佚也句性也句

有命焉句君子不謂性也句

註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

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釋語類君子不謂性。這性字便不全是就理上說。夫口之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如何自會恁地。這箇是天理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許氣却從血氣軀殼上發出。雖說道性其實這已不是性之本原。故君子不當以此為主。而以天命之理為主。都不把那個當事。但看這理合如何。性也有命焉。性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七

藏善堂

字兼氣稟而言。命也有性焉。此性字專言其理。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

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註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嬰

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

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

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

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

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

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

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

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釋或問所謂性命者。何不同也。曰。性者人之所受乎天

者。其體則不過仁義禮智之理而已。其發則雖食色意

欲之私。亦無不本於是焉。命則因夫氣之厚薄而賦於

人之名也。不惟智愚賢否之所繫。雖貧富貴賤之所值

亦無不由於是也。故君子於食色意欲之私。則不謂之

性。而安於貧富貴賤之有命。於智愚賢否之殊。則不謂

之命。而勉於仁義禮智之有性也。曰。然則此其專為貧

賤愚不肖者言之耶。抑其通言之也。曰。孟子之意。似若

專為貧賤愚不肖而言者。而其推之則亦無不通矣。蓋

富且貴者。雖所求之必得。而亦必有制度之節。聖且賢

者。雖所稟之已厚。而亦未嘗不勉其所當勉也。語類

君子不謂命也。此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

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

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

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

值言之。集註之說。是以所稟言之。清而厚。則仁之於父子也。至若瞽瞍之於舜。則薄於仁矣。義之於君臣也。盡若桀紂之於逢干。則薄於義矣。禮薄而至於賓主之失其權。智薄而至於賢者之不能盡知其極。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有性之反之之不同。如堯舜之盛德。固備於天道。若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亦其稟之有未純處。是皆所謂命也。○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限制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性也有命。

孟子

卷十八

先

述善堂藏板

焉。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

稟。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有厚薄清濁之分不同。且如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此是合下所稟。有清濁。而所造有淺深。不同。仁之於父子。如舜之遇瞽瞍。義之於君臣。如文王在羑里。孔子不得位。禮之於賓主。如子敖以孟子為簡。智之於賢者。如晏嬰智矣。而不知孔子。此是合下來所稟。有厚薄。而所遇有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大抵孟子此語。是各就其所重言之。所以伸此而抑彼。然又自要看得活。

孟子

卷一八

先

述善堂藏板

道理不是死底物。在人自着力也。○一章只要人遏人欲。存天理。前一節。人以爲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人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修。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附孟子性命分屬上下節。特因世人之說而矯之爾。其實性命一也。謂命者。亦可謂性。謂性者。亦可謂命。但要認定理氣爲主爾。○性命皆有理有氣。世人所主在氣。孟子所主却在理。○前節言耳目口鼻之欲不可縱。後節言仁義禮智之理所當盡。總是要人以理御氣也。所謂動心忍性也。

浩生不害問曰句樂正子頓何人也句孟子曰句善人也句

信人也句

註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句何謂信句

註不害問也

曰句可欲頓之謂善句

註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不可惡其為人也

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釋或問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惡其為人也處心

孟子盡心

卷十八

三

述善堂藏板

造事行已接物凡其所為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是可

謂善人矣。語類可欲只是說這人可愛也。問可欲

之善曰為君仁為臣敬為父慈為子孝是也外是而求

則非。附可欲不可惡只是其人有善無惡

有諸已頓之謂信句

註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

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釋或問然此或其天質之美其知及而勉慕焉未必

其真以為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一旦脫然

有以真知其善之在已而不得不然決定真實而無一

毫虛偽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語類信者實有

於已而不失之謂。慶源輔氏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則表裏誠實無一毫勉強假托之意也。精言是誠意

以後事。附承上善字而言其皆實為已有也

充實頓之謂美句

註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

外矣

釋或問然亦足以自信於心而已未必其行之充足飽

孟子盡心

卷十八

三

述善堂藏板

滿而無歉於身也然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

是而不自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

隱微曲折之閒亦皆清和淳懿而無不善之雜則是所

謂美人者也。語類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他善都是

裏面流出來。附充實者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

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閒亦無線毫欠缺不到處身如虛

器充實如水來注滿毫無欠少也非充滿善量之謂或

問自明。惟其全身是善充塞無一不善之雜故謂之

美人

充實而為光輝之謂大

註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釋或問然亦足以充於其內而已。而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晬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蒙引去聖人不遠。但微有思勉爾。

大而化之之謂聖

孟子盡心卷十八

奎

述善堂藏板

註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釋精義伊川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或問然大而不化。則其所謂大者。未能離平方體形迹之閒。必其德之盛者。日以益盛。仁之熟者。日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且將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

其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雙峰饒氏曰。生知安行。是性之之聖。大而化之。是反之之聖。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註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釋或問至於是。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制。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

孟子盡心卷十八

奎

述善堂藏板

於聖且神焉。則雖非思勉之所及。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語類善是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己之謂信。真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己。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如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只是人捉摸不着。問至大而化之。皆是指人否。曰。皆是。又問。只自善推去否。曰。固是。蒙引化自我而言。不思不勉也。不可知以人而言。莫測其所

以然也。○附以化謂之聖。以不可知謂之神。仍是一聖。而神更覺微妙。

樂正子頌二之中讀四之下也句

註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盡心卷十八

奎

述善堂藏板

釋或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舖設從子敖。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則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此其所以未免於程子所謂受變於俗者歟。

孟子曰句逃墨讀必歸於楊句逃楊讀必歸於儒句歸讀斯受之而已矣句

註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

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釋語類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附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與孔子不為已甚同。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句

註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欄也。招。臂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盡心卷十八

奎

述善堂藏板

釋附往者不追。何以辨為。

孟子曰句有頌布縷之征句粟米之征句力役之征句君子頌用其一讀緩其二句用其二讀而民有矜句用其三讀而父子離句

註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

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釋沈無回曰。惠民不必罪征。殃民不必橫斂。只一緩急。閉而死者。相關如此。可不慎哉。陸稼書曰。上之取民。不特不可為非制之取。亦不可為非時之取。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註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堯 述善堂藏板

釋存疑土地所以立國。人民所以守土。政事所以治民。故皆為諸侯之寶。

盆成括 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

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註盆成括。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釋語類恃才妄作。謂不循理了。硬要胡做。南軒張氏曰。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為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存疑若大有才而不聞道。殺其軀也必矣。若商辛智伯是也。

孟子之勝。館於上宮。有業獲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註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曰。以是為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堯 述善堂藏板

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聲夫子如字。聲為狀。余者非。

註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廢。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爾。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釋慶源輔氏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者。與人為善之公

也。至於孺悲欲見則辭以疾。滕更在門則不見答。是又義之所當然也。然教亦固在其中矣。淺說教人各因其材。不得不別其科。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堯 述善堂 藏板

羞惡之心。穿窬之類多端。故彼略而此詳。欲其於此有以識其推擴之端爾。西山真氏曰：有所不忍不為者。此心之正也。能即是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亦不忍。即仁也。雖所為者亦不為。即義也。附所不忍者。仁之一端也。達之於其所忍。則念念皆不忍。即念念皆仁矣。所不為者。義之一端也。達之於其所為。則事事皆不為。即事事皆義矣。念念皆不忍。便是滿其不忍之心了。事事皆不為。便是滿其不為之心了。故下節曰：充者無所不達之意也。惟達故充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釋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心之量也。無欲害人之心，即是所不忍。無穿窬之心，即是所不為。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百 述善堂 藏板

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推所不為以達於其所為，然後能充滿其無穿窬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附此承上節以無害人無穿窬指實所不忍所不為之端。要人推而達之，以充滿其量也。語類達者推之也。是展開去。充者填滿也。須填塞教滿。竊謂達者推此及彼。展開其不忍不為之端也。充者達彼足此。填滿其不忍不為之心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註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卽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釋附此仍是上節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但以無受爾汝換了無穿窬。見人所不為之多端。要人皆推而充之也。充無穿窬者。要悉除去穿窬之類。不但指穿窬也。觀末節可見。充無受爾汝者。亦是要悉除去受爾汝之類。不但指受爾汝也。實作本心字看。

孟子

卷十八

百

述善堂藏板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餽音

註餽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卽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釋語類餽是鈎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強說幾句。要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餽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

不說。須故爲畱難。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餽之也。問政使富言而言。苟有悅人之意。是亦穿窬之類否。曰。固是。

這穿窬之心。便是那受爾汝之實。又問此章首言仁義而後專言義者。何也。曰。仁只是一路。不過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言。是說入至細處否。曰。然。附此正發明充無穿窬之心。充字之意。言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等隱微之事。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不然。猶不可謂能充無穿窬之心也。凡內懷不直。而外畏人知之。事皆穿窬之類。

孟子

卷一八

百

述善堂藏板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註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釋精義呂侍講曰。君子之言至近。而指意深遠。則可謂善言也。所守至約。而德施廣博。則可謂善道也。不下帶者。近在目前也。君子之言。近在目前。而道德存焉。此言

近而指遠也。或問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汎濫而少成事。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張彥陵曰。指是言中含蓄底指趣。施是守中發出底施用。附言合於道。故所言事雖淺近。而指自深遠。

君子之守讀 修其身頓 而天下平句

註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述善堂藏板

釋精義呂侍講曰。修之一身。可謂約矣。身正則物正而天下平。此守約而施博也。附平天下自有事在。然只是一修身之理。舉而措之爾。

人病頓 舍其田讀 而芸人之田句 所求於人者頓 重讀 而

所以自任者頓 輕音捨 舍音捨

註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釋南軒張氏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在己者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蓋不知一身為天下之本故也。

孟子曰句 堯舜讀 性者也句 湯武讀 反之也句

註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釋精義明道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

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便

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述善堂藏板

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或問程子論堯舜禹湯文武一條。尤有功。非其學臻聖域。則孰能及此乎。語類湯武固皆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更加密。又如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詞氣亦不同。史記但書湯放桀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又曰。湯有勲德。如武王恐亦未必有此意也。黃際飛曰。舉堯舜湯武。亦只是作箇影子。次節已離開泛說。不定貼堯舜。末節亦不貼湯武。

動容周旋頓 中禮者讀 盛德之至也句 哭死而哀讀 非為

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

正行也。行並去聲

註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釋語類問信言語以正行。莫無害否。曰。言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所為而然也。○蒙引動容

以顏貌言。周旋以動履言。此皆其小處。此等處皆能中禮。則其大者可知。故曰細微曲折無不中禮。○王觀濤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述善堂 藏板

曰。中禮只是禮自性中流出。○張彥陵曰。哭死而哀。是所性之痛悼。經德不回。是所性之蹈履。言語必信。是所性之誠實。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註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

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釋或問是理也。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

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外此則亦寂寥而無聞矣。斯道之傳不傳。考之於

此。其亦可見也夫。○語類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述善堂 藏板

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固須行法以俟命也。○原解此與上節分安勉不分誠偽。○附行法俟命。正是修為工夫。從此可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故曰反之之事。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註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釋或問子嘗以為後世之畏大人。非畏大人也。畏其巍巍然而已矣。故進而君公之退。而爾汝之。孟子之藐大

人也不視其巍巍然者而已矣。故雖不肯枉尺而直尋而齊人之所敬王莫孟子如也。特以當時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拘束。勿畏其巍巍然爾。若夫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特於大人而反藐之哉。語類這為世上有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集註說自分明。論語說畏大人。此却說藐大人。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不是藐他。只是藐他許多。堂高數仞。椽題數尺之類。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夏

述善堂

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椽楚危反般音樂音洛乘去聲

註椽構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

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

無此矣。

釋湯霍林曰。制不是制度。只理之當然處。若有成法。爾以其為古聖賢相傳而守之者。故曰古之制。附此即前章樂道忘勢之意。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夏

述善堂

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釋或問養心寡欲之說曰。程子至矣。而其曰不必沈溺者尤密。其論荀卿之失者尤精也。呂侍講所謂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其亦善矣。曰。周子之言不止於寡而存者。奈何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也。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語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是以周子之說於此。為有相發之功焉。語類緊要在寡字多字。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

欲不當言寡。若眼前事事食要時。道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如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焚之書。一箇焚受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又曰。未說到事。只是才有意。在上面。便是欲。○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仇滄柱曰。孟子言寡欲。為初學言之也。周子言無欲。為成德言之也。○孟子所言寡欲。正欲漸次克除。歸於無欲而後已。○附寡有節制也。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見 述善堂 藏板

曾皙 嗜羊棗 而曾子 不忍食羊棗

註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 膾炙與羊棗 孰美 孟子曰 膾炙哉

公孫丑曰 然則曾子 何為食膾炙 而不食羊棗

曰 膾炙 所同也 羊棗 所獨也 諱名 不諱姓 姓 所同也 名 所獨也

註肉彘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釋朱氏公遷曰。曾子之孝。見於論孟者。凡三章。養曾皙

見其順親志。啓手足。見其重遺體。養志是生能致其養。不食羊棗。是沒能盡其思。

萬章問曰 孔子在陳 曰 盍 歸乎來 吾黨之士

狂簡 進取 不忘其初 孔子在陳 何思魯之狂

士 註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釋條辨狂簡。字。自重往說。簡。如所以。成其為狂

處。蓋志大而不略於事。則所見高遠。而行又副乎其志。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見 述善堂 藏板

便不叫做狂了。惟略於事。故僅成其為狂。○附進取是

狂之好處。而簡即在。其中。不忘其初。即不知裁意。蓋不能改其狂簡之舊習也。

孟子曰 孔子 不得中道而與之 必也狂乎 狂

者 進取 獯者 有所不為也 孔子 豈不欲中道

哉 不可必得 故 思其次也 音。獯

註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獯作狷。有所不為者。知

取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

言也。

釋蒙引其次專指狂者。孔子之言本兼狂狷。孟子引答何思句意。

敢問 何如斯可謂狂矣。

註萬章問。

曰 如 琴張曾皙牧皮者 孔子之所謂狂矣。

註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

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

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

孔子 卷十八

聖

述善堂藏板

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註萬章問。

曰 其志 嚶嚶然曰 古之人 古之人 夷考其行

而不掩焉者也。

註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爾。此所謂狂也。

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爾。此所謂狂也。

釋新安陳氏曰。志大言大。動欲慕古。狂故也。平考其行。行不掩言。簡故也。附狂者志大。非誇詐之大也。乃志在最上層道理。特所行未及爾。惟志大故言大。言即言其所志也。故嚶嚶兼志大言大說。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註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狷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狷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 卷十八

聖

述善堂藏板

釋新安陳氏曰。以不善為不潔。而不屑為之也。蒙引是狷也。比之狂者又其次也。附當時狂者有琴張曾皙等。此云不可得。恐只是概言不可易得之意。狂是中行之次。狷又是一般中行之次也。

孔子曰。過我門 而不入我室 我不憾焉者 其惟鄉原乎。

鄉原 德之賊也。曰 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註鄉人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

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

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釋蒙引是究鄉原為人之實。故下文只就其問答之未言其賊德。

曰何以是嚮嚮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

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生斯世

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

鄉原也。其禹反聞音奄。

孟子盡心 卷十八 聖 述善堂 藏板

註踴踴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

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嚮嚮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

必稱古人邪。又譏狠者曰。何必如此踴踴涼涼無所親

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

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闒如奄人之奄。閉藏

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

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釋語類鄉原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狠。一心只要得

人說好。便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夫理之是非。彼狂

者嚮嚮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

狠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

汗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自是為己。不為他人。

鄉原反非笑之。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

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狂狠

是箇有骨力底人。鄉原是箇無骨力底人。周遮掩覆。惟

恐觸忤了人。東倒西搖。去取奉周全人。○慶源輔氏曰。

闒然媚於世。此是鄉原之隱情匿志。孟子說破其情狀。

孟子盡心 卷十八 聖 述善堂 藏板

○附鄉原由無明識。不見得正當道理。故其志行與狂

狠相反。彼不可一世。此則求媚一世。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狂。而不為原人。

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註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

乎汗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

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註〕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汚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釋〕語類狂者所見過於高遠而行不判。狻者能力行而見有所不逮。二者皆可收拾入來。至於鄉原則孟子敢斷然以爲德之賊者。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只被他自以爲是。既把來做是了便休。是以終身爲原人。而孟子以爲德之賊也。蒙引非輕刺重。流俗狹汚世廣。忠信以立心言。故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聖

述善堂藏板

曰居廉潔以制行言。故曰行。原解非之二句。見其深自閉藏之工。合乎二句。見其以媚於世之術。居之二句。正其闕然求媚爲諛。願實事。正其爲德之賊。實地。衆皆悅之。見其惑人之深。自以爲是。見其執迷之堅。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即前所謂中道。後所謂德與經也。鄉原與堯舜之道。天懸地隔。此節極鄉原賊德情狀。附德即

忠信廉潔也。鄉原以似媚世。即以似亂真。故曰德之賊。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雅也。

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註〕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閉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狽。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釋〕存疑佞是才智之稱。他胸中有智略。本是不義底事。他却安排裝點說出。都是一段道理。全似箇義利口之人。無許多心機。只是目前口尖舌利。聽其言人皆以爲信。不知心中全無實事。附鄉原不狂不狽。自處於似是而非之間。蓋由其不識義理。無以知夫真是非之所。在故誤認非者爲是。而遂居之不疑。人亦羣以爲是。而悅之。將不復知有所謂真是者。而惟以似是者爲真是矣。非德之賊而何。此惟反經可以正之。以經正則是非自明也。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聖

述善堂藏板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無邪慝矣。〔註〕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

無邪慝矣。〔註〕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

邪惡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與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釋語類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惠

述善堂藏板

無窮。蓋有不可勝正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息爾。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附反經者。修政事。胥教誨。揚常道於中。天使如日星之明而已。達而在上。則為堯舜。使契為司徒。教人倫。窮而在下。則為孔孟。剛定贊修。道性善稱堯舜。皆反經之實事。○從來邪說之興。皆由大經不明故也。未有經常之道既明。而敢有邪說以惑人。人亦未有為其所惑者也。大要只在是非明白爾。

孟子曰。由堯舜讀至於湯讀五百有餘歲句若禹讀臯

陶讀則見而知之句若湯讀則聞而知之句

註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釋雲峰胡氏曰。語孟末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言。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敘其

見聞之真。堯言執中之用也。湯言降中之體也。舜自心上說出性中之蘊。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

原降中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至若見而知之。言禹臯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舉禹臯

孟子

盡心

卷十八

惠

述善堂藏板

以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曰謨。而禹臯獨曰謨。蓋可見也。況洪範九疇。禹發之。天敘天秩。五典五禮。臯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

由湯讀至於文王讀五百有餘歲句若伊尹讀萊朱讀則

見而知之句若文王讀則聞而知之句

註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釋雲峰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於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於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

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於仲虺誥中。

矣。吾以是知萊朱即仲虺也。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諸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唱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為左相。同時他誰與之班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

由文王讀至於孔子讀五百有餘歲句若太公望讀散宜

生讀則見而知之句若孔子讀則聞而知之句散

孟子盡心卷十八藏板 稟述善堂

註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釋雲峰胡氏曰。敬勝忘。義勝欲之類。非太公執發之書。曰。茲迪彝教。則彝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

由孔子而來讀至於今讀百有餘歲句去讀聖人之世讀

若此其未遠也句近讀聖人之居讀若此其甚也句然而

無有乎爾讀則亦無有乎爾句

註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

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

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

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

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

心得之者爾。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

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

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

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

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

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質質焉。莫知所之人

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

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

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

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

斯名之稱情也哉。

釋或問卒章之說。曰。范氏所謂七篇大意者。得之矣。但

禹臯陶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

孟子盡心卷十八藏板 稟述善堂

必見其君而后知之也。至於湯文孔子。又或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后得之也。此而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辭害意焉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故於此竊以子程子之傳繫焉。後之君子。其必將有慨然有感於斯者矣。○雲峰胡氏曰。善乎勉齋黃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而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附見知聞知。只重知字。不重見聞。特以同時謂之見。以異世謂之聞爾。至其

孟子

卷十八

五

述善堂

所以知之之由。則皆出於天理民彝之不容自己者。彼此不必皆相師。前後不必盡相襲。要其同揆合符。則前後彼此一也。如謂聞知必由於見知。豈湯文必得統於禹臯伊尹。孔子必得統於望散乎。恐未免以辭害意之過也。○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孟子之後一人。

孟子

卷十八

五

述善堂

中庸章句序句讀

中庸何為而作也句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讀而作

也句蓋自上古聖神讀繼天立極句而道統之傳讀有

自來矣句其見於經句則允執厥中者讀堯之所以授

舜也句人心惟危句道心惟微句惟精惟一句允執厥

中者讀舜之所以授禹也句堯之一言句至矣盡矣句

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句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句必

如是而後可庶幾也句蓋嘗論之句心之虛靈知覺句

一而已矣句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句則以其或

中庸原序

述善堂藏板

生於形氣之私句或原於性命之正句而所以為知覺

者不同句是以或危殆而不安句或微妙而難見耳句

然人莫不有是形句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句亦莫不

有是性句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句二者雜於方寸之

閒讀而不知所以治之句則危者愈危句微者愈微句

而天理之公句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句精讀則察

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也句一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

離也句從事於斯句無少閒斷句必使道心常為一身

之主讀而人心每聽命焉句則危者安句微者著句而

動靜云為句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句夫堯舜禹句天下

之大聖也句以天下相傳句天下之大事也句以天下

之大聖句行天下之大事句而其授受之際句丁寧告

戒句不過如此句則天下之理句豈有以加於此哉句

自是以來句聖聖相承句若成湯文武之為君句皐陶

伊傅周召之為臣句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句若

吾夫子句則雖不得其位句而所以繼往聖讀開來學

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句然當是時句見而知之者

惟顏氏曾氏之傳讀得其宗句及曾氏之再傳讀而

中庸原序

述善堂藏板

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句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句子思

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句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

之意句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句更互演繹句作為

此書句以詔後之學者句蓋其憂之也深句故其言之

也切句其慮之也遠句故其說之也詳句其曰天命率

性句則道心之謂也句其曰擇善固執句則精一之謂

也句其曰君子時中句則執中之謂也句世之相後句

千有餘年句而其言之不異句如合符節句歷選前聖

之書句所以提挈綱維句開示蘊奧句未有若是其明

且盡者也句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句為能推明是

書讀以承先聖之統句及其歿而遂失其傳焉句則吾

道之所寄句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句而異端之說句

日新月盛句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句則彌迤理而大亂

真矣句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句故程夫子兄弟者出

句得有所考讀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句得有所據讀

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句蓋子思之功句於是為大句

而微程夫子讀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句惜乎

其所為說者讀不傳句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句僅出於

中庸原序

三

述善堂藏板

其門人之所記句是以大義雖明讀而微言未析句至

其門人所自為說句則雖頗詳盡讀而多所發明句然

倍其師說讀而淫於老佛者句亦有之矣句喜自蚤歲

句即嘗愛讀而竊疑之句沈潛反復句蓋亦有年句一

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句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

其衷句既為定著章句一篇句以俟後之君子句而一

二同志句復取石氏書讀刪其繁亂句名以輯畧句且

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句別為或問句以附其後句然

後此書之旨句支分節解句脈絡貫通句詳畧相因句

巨細畢舉句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句亦得以曲暢旁

通而各極其趣句雖於道統之傳句不敢妄議句然初

學之士句或有取焉句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一助云

爾句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原序

四

述善堂藏板

讀中庸法

朱子曰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又曰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中庸之書難着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讀書之序須是且着力去看大學又着力去看論語又着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畧畧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

中庸 讀法

述善堂 藏板

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讀書先須看大綱又看幾多閒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閒架譬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閒架內又有小閒然後方得貫通

又曰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為子思做又時復有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為此書自是沈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近看中

庸於章句文義閒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

如繩貫棋局之不可亂。中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

問中庸大學之別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功夫如謹獨修省亦只是誠意問只是中庸直說到聖而不可知處曰如大學裏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篤恭而天下

中庸 讀法

二

述善堂 藏板

平底事

四書句讀釋義卷之十九

古楊師岡范凝鼎手錄 門人箕陽劉光晉謹鐫

中庸

註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釋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已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

中庸 一支

卷十九

十一

述善堂 藏板

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

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

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而下與無忌憚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不可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污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

中庸 一支

卷十九

十二

述善堂 藏板

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

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

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

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

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

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

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

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中庸 一支 卷十九 述善堂 藏板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註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

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

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

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

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

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

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

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

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

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

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釋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

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

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於人者。是則人

之所以為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己者。

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

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

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

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

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

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楊韓子之

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

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

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

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

於敬長尊賢。皆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

中庸 一支 卷十九 述善堂 藏板

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皆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于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獮之報本。睢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閉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爲。而亦豈

中庸一支

卷十九

五

述善堂藏板

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疎之殺。而使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智之爲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智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於天者。而強爲之也。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閒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手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理之不該。而老氏之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脩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

中庸一支

卷十九

六

述善堂藏板

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詰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爲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脩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曰。率性脩道之說。孰爲是耶。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脩爲而言也。

中庸一支
卷十九
七
述善堂
藏板

至於脩道。則亦程子所謂循此脩之。各得其分者爲得其旨。呂氏所謂先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後世者。得之。語類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伊川云。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去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

也。○健順之體。卽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義健而禮智順也。○如牛之性順。馬之性健。卽健順之性。虎狼之仁。螻蟻之義。卽五常之性。但只稟得來少。不似人稟得來全爾。○率只訓循。此循字。非就行道人說。只是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性是箇渾淪物。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道卽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實無二物也。○人與物之性皆同。循人之性。則爲人之道。循牛馬之性。則爲牛馬之道。○穿牛鼻。絡馬首。皆是隨他所通處。仁義禮智物豈不有。但偏耳。隨他性之所通處。道皆無所不在。○性是體。道是用。道便是裏面做出底道理。○性不容脩。脩是擺苗。道亦是自然之理。聖人於中爲之品節。以教人耳。○問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則脩道之謂教。亦通人物。如服牛乘馬。不殺胎。不夭歿。斧斤以時入山林。此皆聖人教化。不特在人倫上品節防範。而及於物否。曰。也是如此。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畧。人上較多物上較少。○雲峰胡氏曰。孟子性善之論。

中庸一支
卷十九
八
述善堂
藏板

自子思此首一句來。然須看開端。一天字。東陽許氏曰。健順本上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為陽。為健。義智為陰。為順。信則中和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非順乎。附此三句。皆是懸空說理。以見性道教之全體如此。至落稟受事為以後。則性道不惟物與人不同。即人與人亦有不同處矣。修道之教。雖聖人亦有做未盡處。要之性道教一本自然貫通之理。則初不可易也。性就天命流行。方賦予人物之初言。此天之全理。即為性之全體。道就天性渾然。未著私意。人欲處言。此性之全理。即為道之全體。修道就全盡道體無遺處言。此聖人參贊位育之極致。而教亦在其中矣。此皆子思指示人本來道理。全備無遺。以見人不可不務盡其體道之功也。故下節接言道不可離。君子務戒懼以致中和也。性是天所賦予底。道是性中發出底。教是因道裁成底。舍此而言性道教。便非真正性道教矣。性道教皆天也。吾心全具之。

中庸 支 卷十九 九 述善堂 藏板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去聲 註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 現 註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釋 或問既曰道也者云云。又曰莫見云云。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云云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

中庸 支 卷十九 十 述善堂 藏板

中庸 支 卷十九 十 述善堂 藏板

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云云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

中庸一支 卷十九 述善堂藏板

是人力私智之所為。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為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閒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

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微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嘗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盡美。而無須臾之閒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己。過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為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為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耶。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

中庸一支 卷十九 述善堂藏板

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微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嘗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盡美。而無須臾之閒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己。過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為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為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耶。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爲一事。則其爲言。又何必若是之重複耶。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爲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爲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

中庸 支

卷十九

三

述善堂藏板

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各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爲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亦甚矣。曰。他說如何。曰。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呂氏既失其指。若楊氏無

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爲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爾。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說。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則其爲害。將有不可勝言者。

中庸 一 支

卷十九

古

述善堂藏板

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語類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所不睹不聞。不是閉耳合眼時。只是萬事皆未萌芽。便是喜怒哀樂未發時。自家却先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裡。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也無甚麼矜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懼。這不睹不聞處。是工夫盡頭。問謹獨。曰。是從見聞處。至不睹不聞處。皆戒謹了。又就其中。於獨處。更加謹也。是

無所不謹。而謹上更加謹也。○問謹獨是念慮初萌處。否。曰。此是過說。不止念慮初萌。只自家自知處。如小可沒緊要處。只胡亂去。便是不謹。謹獨是已思慮。已有些小事。已接物了。戒懼不睹不聞。是未有事時。謹獨便已有形迹了。○戒懼不睹不聞。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上一節存天理之本然。下一節遏人欲於將萌。○雖是存得天理。臨事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密處。若只說存天理了。更不謹獨。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了。○吳因之曰。道不可須臾離。便含着性情中和。戒懼慎獨。便是致中。致和工夫。喜怒哀樂以下。皆是申上文意。○附君子戒慎恐懼。無時不然。不睹聞與隱微。特指出至靜初動兩時。以見致中致和之意。其實統體是戒慎恐懼也。戒慎恐懼。所以存心也。心存則性存。性存則體立。用行而於道無須臾之少離矣。○戒慎恐懼。主敬也。體道之功。以此為本。知仁勇本此入道。擇善固執。本此進德。歸宿到誠。亦是戒慎恐懼。做到純熟無迹處。所謂篤恭不顯其敬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庸一支 卷十九 述善堂藏板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註]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

中庸一支 卷十九 述善堂藏板
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也。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釋或問喜怒哀樂二節云云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中庸一支

卷十九

七

述善堂藏板

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

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靡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如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為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上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安得不一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曰初非有二物也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耶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殯卵殪則不必人洎物盡然後為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為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為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啟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為盡爾曰然則當其不位

中庸 支

卷十九

六

述善堂藏板

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之所以致夫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耶。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其閒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也。曰。二者之為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為破碎之甚耶。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語類。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林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仔細。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不偏於一方。只在中閒。所謂中也。及其已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各行所當然。無復乖逆。所謂和也。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已發之中。卽時中也。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為。

中庸一

卷十九

九

述善堂藏板

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未發時。有義理之原。未有義理條件。○橫渠心統性情之說。甚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方其靜時。動之理自在。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問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恐非實理。流行處。曰。世閒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而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而千萬人懼。以至哀矜。矜寡。樂育。英才。這是萬物育不是。以至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卽這喜怒哀樂節處。便是實理流行。更去那處尋實理流行。○問位育。須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功用。曰。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問吾身之天地萬物。何如。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卽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卽吾身之萬物也。○附大本之中。達道之和。此性情之全理。蓋推本天命之初。以明其具於人心者。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至落氣稟以後。則性情之理。便有全有不全矣。

中庸一

卷十九

九

述善堂藏板

故須用致中和工夫。以中和致位育。自有作為實事。蓋道化之極。非感應之驗也。自五達道推之。為九經。為三重。皆是位育中事。孟子性善情善。亦是本天命之性說。中和位育皆心也。惟敬能全之。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

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

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

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

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

中庸 支 卷十九 述善堂 藏板

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註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

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釋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

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

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

之而已矣。周人冠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諡而諱其名。則

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

曰。適爾皇祖伯某父。乃直以字而面命之。況孔子爵不

應諡。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之。則將謂之何哉。若

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

當時眾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附體

之者。體備無遺。蓋盡全其本然之理。而無違也。反則背

而去之矣。二者相對看。此合下節。通作仲尼之言。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

人而無忌憚也。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

人而無忌憚也。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

人而無忌憚也。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

人而無忌憚也。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

人而無忌憚也。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

人而無忌憚也。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

人而無忌憚也。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

人而無忌憚也。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

人而無忌憚也。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

人而無忌憚也。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

人而無忌憚也。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

謂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者且是分別箇善惡。中則是恰好處。小人大抵是不好了。其有忌憚無忌憚。只爭箇大膽小膽爾。然他本領不好。猶知忌憚。則為惡猶輕得些。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附時中不是自然能變通合時宜。只是時時戒慎恐懼。以求合於中庸之道。而不敢違。故能時時依處於中道之中。而無須臾之少離也。無忌憚則雖遠離去而不顧矣。二者亦宜相對看。為善者君子之德。至時中則又到恰好處。為惡者小人之心。至無忌憚則又加放肆了。君子時中。皆各兼內外言。小人無忌憚亦然。

中庸一支

卷十九

三

述善堂藏板

右第二章句

註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言。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註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

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釋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為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期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爾。兩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請矣者。又已然之詞。故程子釋之。以為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期月守者不同。文義益明白矣。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第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全篇之旨矣。雙峰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眾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雲峰胡氏曰。此比論語添一能字。仍須看下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附此章世教衰。下章生稟異。皆是所以鮮能中

中庸一支

卷十九

三

述善堂藏板

庸之故。至後知仁勇以入道。則示以變化氣質之方。蓋不待教而興也。中庸之至。只是恰好之意。

右第三章句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句。愚者

不及也。句。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句。

不肖者。不及也。句。知者。過之。句。愚者。不及也。句。

註。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

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

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

中庸一支 卷十九 述善堂

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

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釋。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

鮮能久矣之意也。曰。知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

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

言之何也。曰。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

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褻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

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唯知是務。而以

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

也。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

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

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為不

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語類此分明交互說。知者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為不足

行。此道之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為不足知

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大知。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

行。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知者過於明

他只去窮高極遠後。只要見得便了。都不理會行。如佛

老之屬。他便只是要見得。未見得時是恁地。及見得後

也只恁地。都不去行。又有一般人。却只要苦行後。都不

去明。如老子之屬。他便只是說不要明。只要守得自家

底便了。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附知行相因。不知者不

能行。不行者亦不能知。總由其不求知行。夫中庸之道

故也。故下節以不察明之。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句。

註。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釋。或問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

中。中庸一支 卷十九 述善堂

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爾。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語類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附過不及。總由不知夫道之中爾。能察則知而行之矣。下章知仁勇俱要從此察字入手。人字兼知愚賢不肖。

右第四章句

釋存疑此承上章言民之所以鮮能者。由於賢知愚不肖之過不及也。

中庸一支

卷十九

三

述善堂藏板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注由不明故不行。

釋原解其矣夫三字。本有感慨來歷意。

右第五章句

注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釋原解由不明故不行。則必如舜之知而道乃行。故曰

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

舜乎。句。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注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中庸一支

卷十九

三

述善堂藏板

釋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為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為優。程子以為執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矣。蓋當眾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故必兼總眾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至。當然後有以知夫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

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為過不及而不可行哉。○語類舜本自聰明睿知却又能合併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也。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匿之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惜言也。求善之心廣大光明如此人安得不盡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人之言乎。○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

中庸 支 卷十九 无 述善堂 藏板

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若但以極厚極薄為兩端而中摺其中閒以為中則是子莫執中矣。中閒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至於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棄其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以用之也。○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曰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為他做得

更密。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強爾。如千里馬也須使四脚行。駑駘也是使四脚行不成說千里馬不用動脚便到千里只是他行得較快爾。又曰聖人說話都是就學知利行上說。○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理。○附知以無過不及為大舜樂取於人則不求知所不必知執兩用中又能知所當知故無過不及而道可行。○舜真知味者。○用中於民兼治教在內要緊在執兩取中乃是舜之真能擇中庸處用則行之至也。

中庸 一 支 卷十九 三 述善堂 藏板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句予知之知去聲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撿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釋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爾或

以二句各為一事言之。則失之也。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質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誦誦期月之章而自省焉。則亦足以有警矣。原解所擇者。雖即舜之事。而既得復失。是知之未真。仍不得為知。附道其不明矣。夫由不行。故不明。

右第七章

註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中庸一支

卷十九

三

述善堂藏板

註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釋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期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也。乃所以為知也歟。曰。諸說如何。曰。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

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為親切確實。而足以見其深潛縝密之意。

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似文意亦未安爾。語類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原解顏子之能擇。是明膺所照。觸處洞然。其能守乃欲罷不能。既竭吾才。不似舜之行不大段。着力也。兩層要皆於真知得力。附一字法。則字緊。隨

得隨守。必如回之能行。方是以道為足知。而求所以知。故道明。回真知味者。

中庸一支

卷十九

三

述善堂藏板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註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釋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

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取必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憤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難無難。知難能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難若甚易。而實不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語類三者亦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只是就其所長處。着力做去。而不擇乎中庸爾。○中庸便是三者之間。

中庸一支

卷十九

垂

述善堂藏板

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不然。只可謂之三事。○雲峰胡氏曰。如管仲一匡天下。是天下國家可均也。如晨門荷蕢之徒。是爵祿可辭也。如召忽死子糾之難。是白刃可蹈也。然夫子則以為民鮮能於中庸久矣。蓋深嘆夫中庸之不可能也。○附難而易。只為一偏易而難。只為恰好。○勝人欲之私。非君子之強不能。

右第九章

註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註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註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註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

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釋語類忍耐得。便是南方之強。○問君子居之。此君子

中庸一支

卷十九

垂

述善堂藏板

稍稍輕否。曰。然。問南。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和而不流。以下。是學問做出來。曰。是。問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曰。雖未是義理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如此。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原解君子有不屑教誨處。有必當報復處。一概含忍。便是不及乎強。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註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

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釋原解如燕之慷慨。秦之無衣。亦是綱常路上人。但剛猛太甚爾。

故君子頌和讀而不流句。強哉頌矯句中立讀而不倚句。

強哉頌矯句國有道頌不變塞焉句。強哉頌矯句國無道頌。

至死不變句強哉頌矯句。

註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

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

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

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

中庸支卷十九支 述善堂

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

德義之勇也。

釋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

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

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

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所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

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

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

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

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

言所以長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

於流。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為強哉。曰。

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唯強者為能無所依。而。

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

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為強也。○蒙引和。

為柔德。中立為剛德。○雲峰胡氏曰。四不字。有骨力。是。

之謂自強。南北以勝人為強。其強也。固於風氣之中。君。

子以自勝為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

中庸支卷十九支 述善堂

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為大也。○附和。有流。有不流。不流。

之和。乃和之得中者。有倚而中立。非能中立也。中立而。

無所倚。乃真能中立者。不變塞。富貴不能淫。至死不變。

貧賤不能移。此皆中庸之事。非有能自勝其人欲之私。

之強。不及此也。○知擇仁守。皆非勇不能。

右第十章支 素隱行怪句。後世有述焉句。吾弗為之矣句。

子曰句。素隱行怪句。後世有述焉句。吾弗為之矣句。

註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隱。

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

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釋語類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如戰國

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隱僻。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是也。

君子頌 遵道而行 半途而廢 吾弗能已矣句

註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

中庸一支 卷十九 述善堂

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釋語類只為他知得不曾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

半途而廢。若大知之人。一下知了。于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爾。原解聖人語中。還作勉焉不敢廢說。

君子頌 依乎中庸 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 唯聖者頌

能之句

註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

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釋伊川曰。索隱行怪是過者也。半途而廢是不及也。不見知而不悔是中者也。語類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兩句結上文兩節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雲峰

胡氏曰。第四章為知仁勇開端。則言知者賢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此章結之。則言聖者之中庸。首尾相應如此。

中庸一支 卷十九 述善堂

右第十一章句

註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

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 費而隱句 費讀 而隱句 費讀 而隱句

註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釋或問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

隱也。○語類費道之用也。隱道之體也。用則理之見於日用。無不可見也。體則理之隱於其內。形而上者之事。固有非視聽之所及者。○原解道獨屬之君子者。承首章來。以君子之所當體而不可離者言。○附此統論率性之道。故及於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

能破焉。句。與去聲。

中庸一支 卷十九

三

述善堂藏板

註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

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

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

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

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

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

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釋或問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

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

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不獨聖人有所不知

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

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

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

婦愚不肖之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

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

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

夫婦之所能知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

中庸二支 卷十九

罕

述善堂藏板

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

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

曰。從程子之說。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曰

隱之為言。正以非言語指陳之可及。故獨舉費。而隱常

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更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為隱

矣。程子之云。又何疑耶。○語類天地間固有不緊要底

事。聖人不能盡知盡行。緊要底。則聖人能知之能行之。

若至妙處。聖人不能知不能行。粗處却能之。非聖人乃

凡人也。○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

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如。物。有。至。小。而。尚。可。破。作。兩。邊。者。是。中。着。得。一。物。在。若。云。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原。解。天。地。圍。於。形。氣。聖。人。限。於。時。勢。君。子。則。惟。言。其。全。理。○附。愚。不。肖。所。知。能。是。夫。婦。居。室。日。用。常。行。合。理。底。事。天。地。之。大。以。道。言。至。字。大。字。俱。是。全。盡。意。

詩云句鸞飛戾天句魚躍于淵句言其上下察也句○余專反

註詩大雅旱麓之篇。鸞。鸞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

中庸二支 卷十九 聖 述善堂 藏板

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釋或問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足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曰程子所謂鸞飛魚躍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鸞之飛而戾於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

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思喫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為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閒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

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碍云爾非必仰而視乎

鸞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為精密然但為學者集義養氣而發爾至於程子借以為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耶曰此但俚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爾彼固不得而專之也況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

中庸二支 卷十九 聖 述善堂 藏板

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道之體用固

無不在。然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相亂也。必如釋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為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為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

中庸二支

卷十九

聖

述善堂藏板

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為說益以精矣。程子曰。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神。語類。鳶飛魚躍。胡亂提起。這兩件來說。飛躍氣也。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孔子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也。雙峰饒氏曰。察

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揜。條辨觀此節。則知橫冲直撞。都是這道理充塞流行昭著在人。則動靜語默無非此理。故朱子曰。喫緊為人處。是要人就。此督地便見箇天理全體。附此借詩言畫出道之流行昭著。隨在可見之全像來。詩言偶指鳶魚兩件。子思則統言道之全體。上下察內。上至天。下至地。中包人事物理。雖不離鳶魚天淵。却不專指鳶魚天淵。蓋借鳶魚天淵。指出化育流行。上下昭著之全理以示人。所以發上節未盡之意也。道之全體大用。皆具於人心。惟心存。則體用

中庸二支

卷十九

聖

述善堂藏板

皆備。故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碍。真活潑潑地也。道雖統貫化育流行。所重尤在人倫日用。

君子之道

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註結上文。

釋或問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之。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雎而戒淫佚。書記釐降。禮謹大昏。皆此意矣。語類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

及其至也。言極盡其量。夫婦人倫中之至親且密者。苟於是而不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也。所以孔子有言。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察與上句察字同意。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新安陳氏曰。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莫能破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大莫能載。包到鳶魚上下察處。該括盡矣。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巽

述善堂藏板

釋雙峰饒氏曰。此章論道之費隱小大。以為下八章之綱領。○附自此以下九章。詳論道體。以見人不可須臾離之意。蓋天地萬物之理。俱不在人心外。故天理之自然。皆人事之當然也。徐敬紘曰。須看此下八章。孰非君子分內事。或疑不知不能有憾於君子何與。曰。天地固於氣。君子盡乎理。聖人值其變。君子道其常。周聘侯曰。不知不能。亦是偶然。知不到行不盡爾。非必謂古今斷無知能之人。亦非謂此道遂可不知不能也。如孔子不得位。堯舜却又得位。問禮問官。孔子却又講求便知。觀

此二說。則道之費隱大小。皆為人所不可離明矣。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註。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釋。語類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黃氏曰。率性之謂道。道何嘗遠人。此人字兼人已而言。自己觀之。便具此道。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巽

述善堂藏板

自人觀之人。亦具此道也。○陳氏曰。此道常昭著於日用人事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為道。如老莊言道在太極先之類。無非高遠。此三句語脉。猶道不可離。非道之謂。○雲峰胡氏曰。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率性只在人倫日用之間。其篤實也。又如此。○附此節註中。高遠如索隱行怪之類。與下章行遠登高之高遠不同。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駭研
計反

〔註〕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駭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哭

述善堂藏板

〔釋〕或問子以爲以人治人。爲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責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爲道之全也。耶。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巳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

今必以是爲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

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語類。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會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原自有底道理。還以治其人。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他本自有此道理。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故中庸一書。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是如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哭

述善堂藏板

何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爾。未改以前。却是失人道。既改。則便是復得人道了。更何用治他。問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曰。道者衆人之道。衆人所能。能行者。今人自做未得衆人爾。此衆人不是說不好底人。附衆人猶云人人。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註〕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

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釋或問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為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為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謂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會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名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為同也。語類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般。未是自然。所以違道不遠。正是學者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是成德事。問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兗

地善堂

此只是恕。何故子思將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其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附謝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若無形。則影從何來。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

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

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

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兗

地善堂

爾。句。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註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釋或問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

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閒。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修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而以父君兄之四字為絕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哉。語類凡人責人處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找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滿處。附未能一焉。固是聖人自謙。亦是於細微曲折。實見得有未盡處。蓋卽此人倫日用之事。論其一節。愚夫婦可以與知能。及其全體至盡處。雖聖人亦有所不能。要皆是道之小處。何其費也。中庸以人倫為主。故此節所言。皆就人倫上以明不遠人為道之事。上四段自責未能。而自修意在其中。庸德以下。言君子之行如此。而欲以是為則。而自勉意亦在其中。道在已

中庸二支

卷十九

至

述善堂藏板

所求於人。以此自責。便不遠人以爲道。兩不敢句。仍是行謹工夫。但更加密爾。故曰益力益謹。兩顧字。是照顧之意。不是成功效驗。亦不是另做工夫。緊承兩不敢意見。其言之不徒然爾。慥慥不是成德極至。只是樸實頭篤厚致力之意。夫子所以如此云三者。皆要見不遠人為道之意也。

右第十三章句

註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中庸二支

卷十九

至

述善堂藏板

釋雙峰饒氏曰。此章實承上章。上章說道如此。費恐人以濶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

君子頓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句

註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釋史氏曰。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存疑言君子但卽其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其於利害得喪。皆所不計焉。附素位而行者。爲其所當爲也。不願乎外者。無所爲而爲之也。

素富貴讀行乎富貴句素貧賤讀行乎貧賤句素夷狄讀

行乎夷狄句素患難讀行乎患難句君子讀無入而不自

得焉句○難去聲

註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釋游曰：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

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雙峰饒

氏曰：入字濶，上四者特舉其概，隨其所在而樂存焉。○

附得者無不足於吾心也，以無不各盡其道故也。

在上位讀不陵下句在下位讀不援上句正己讀而不求

中庸二支卷十九畫述善堂

於人讀則無怨句上不怨天句下不充人句○援平聲

註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釋張子曰：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

於不充人，學之至也。○附人字濶，不止下上二者，求人

是願外，求而不得則怨生，故怨亦是願外，不求不怨，不

願外之義乃備。

故君子讀居易以俟命句小人讀行險以徼幸句○易去聲

註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

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釋游曰：君子惟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

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得

得也，故窮通皆醜。○語類行險徼幸，本是連上文，不願

乎其外說，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存疑該做底便

是平地，不該做底便是險道。

子曰句射讀有似乎君子句失諸正鵠讀反求諸其身句

正音征鵠工券反

註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

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中庸二支卷十九畫述善堂

釋趙氏德曰：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於侯

而設正。○吳因之曰：求於身之中，是即所謂素位也，不

求諸身之外，是即所謂不願外也。

右第十四章句

註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釋雙峰饒氏曰：上章道不遠人，是就身上說，此章素位

而行，是就位上說。

君子之道句辟如讀行遠必自邇句辟如讀登高必自卑句

譬同

釋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難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衛絳山曰自正心誠意而至於平天下自戒懼慎獨而至於位天地育萬物皆自卑適以至於高遠也。附高卑遠適是一理是兩事其功不可缺而序不可紊必須自此做到彼爾。與大學之先後孟子盈科後進之義同。

詩曰句妻子好合句如鼓瑟琴句兄弟既翕句和樂且耽句

宜爾室家句樂爾妻帑句濼亦作耽樂音洛

中庸二支 卷十九 述善堂

註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釋存疑宜爾室家貼兄弟二句樂爾妻帑貼妻子二句

子曰句父母其順矣乎句

註天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睦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于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釋雙峰饒氏曰室家宜妻帑樂皆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欲上面順須下面和始得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之意。附宜室家樂妻帑順父母各有盡道之實事在功夫缺一不可但其序之先後決不容紊如大學八條目之先後以其效常相因故功必相須也夫子贊詩以成效言而功之相須自在其中于思引之蓋舉一以例其餘也

右第十五章句

釋東陽許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道者也

子曰句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句

中庸二支 卷十九 述善堂

註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釋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

罕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呼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

神陰魄為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爾。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呂氏改本有所屈者不亡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而程子數辨其非。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善

誠善堂藏板

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謝氏歸根之云。亦微有反原之累。○語類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問造化之迹。曰。風雨霜露。四時代謝。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二氣之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布置。故曰。良能。二氣則陰陽。良能是其靈處。○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陽之靈為神。陰之靈為鬼。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伸。

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程子曰。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以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反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間閤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為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既涸之氣復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皆是理。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舉謝氏歸根之說。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是無歸。如月影映在這盆水裡。除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影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去。又如這花落便無了。豈是歸去那裡。明年復來生這枝上。○問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善

誠善堂藏板

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問世俗所謂物怪神竅之說。則如何斷。曰。多是有非命死者。或溺死。或殺死。或暴病卒死。是他氣未盡。故憑依如此。又有是乍死後。氣未消盡。是他當初稟得氣盛。故如此。然終久亦消了。蓋精與氣合。便生人物。游魂為變。便無了。○陳氏曰。鬼神之義甚博。大綱只是屈伸。往來之謂爾。○存疑性情功效。都是就體物不遺看來。性情猶言才調。蓋能體物處是其才也。此鬼神之情。到那體物處。便是功效。蓋其才之見於用也。此鬼神之功。效也。○附性情如水之性寒。火之性熱。功效如水能潤物。火能燥物。○體物不遺。故德盛。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堯

述善堂藏板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註。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釋。或問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為也。故鬼神為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為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

中庸二支

卷十九

本

述善堂藏板

乎物而言順爾。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楊氏曰。妙萬物而無不在。○語類問迹可得而見。又曰。不見不聞。何也。曰。說道無。又有。說道有。又無。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然又去那裏見得鬼神。至於洋洋乎。如在其上。是又有也。○問體物而不可遺。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乃是有此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遺。夫鬼神也。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物。○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系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朱氏仲曰。弗見弗聞。德之微也。體物不遺。德之顯也。○附物無體。得鬼神以成體。是鬼神體乎物也。物有體。無體非鬼神。是物不能遺鬼神也。○萬物鬼神之傳舍也。○體物者。氣以成形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註。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

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釋祭義。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
 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
 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
 則。註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
 使人精神悚然。是悽愴。語類。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
 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烟。這下面薪盡。則烟只管騰上
 去。問鬼神體物不遺。後却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
 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死便是屈。感召得來。便
 是伸。問既死之氣。復來伸否。曰。這裡便難恁地說。這伸
 底。又是別新了。問如何會別生。曰。祖宗氣只存在子
 孫身上。祭祀時。只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極其誠敬。
 肅然如在其上。是甚物。那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也。
 所以古人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謝氏謂祖考精神。
 便是自家精神。已說得是。問洋洋在上在左右。似不
 是感格意思。是自然如此。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
 之始得。雙峰饒氏曰。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看。見得
 他靈處。許白雲曰。言在上又在左右。拍塞皆是鬼神。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奎

述善堂藏板

非恍惚無定之謂。陳氏曰。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
 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隨所當祭者。誠敬以集
 自家精神。則彼之精神亦集。便洋洋流動充滿。如神在
 焉。附鬼神只是一箇鬼神。都是造化運行之靈機。但
 隨所感百物之形。而各著為百物之精。聖人即因百物
 之精。各制為祭祀之禮。凡人之行此禮時。皆是物精使
 然。即皆鬼神使然也。祭祖考亦然。但必親生子孫。乃
 能一氣相感通也。故非其鬼不祭。承祭祀概言。語類
 但專指祀先一節。以明之。觀註百物句可見。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奎

述善堂藏板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矧。射音。亦詩反。射音。亦詩反。
敬也。思。語辭。
陳氏曰。言神明之來。視不見。聽不聞。皆不可得而測
 度。矧可厭。數而不敬乎。陳北溪曰。即屋漏之地。而鬼
 神無不至者。則其體物不遺於此。尤可見矣。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讀音。夫。音。夫。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

之不可揜如此。

〔釋〕或問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

也、按經文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

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為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

其誠爾、非以誠自為一物、而別為鬼神之德也、今侯氏

乃析鬼神與其德為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則失之

遠矣。○語類鬼神主乎氣、為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

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揜者、誠實也、言

鬼神是實有者也、固是實、屈伸是實、伸合散無非實者

中庸 二支

卷十九

奎

述善堂 藏板

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揜如此。○上下恁地說、忽插一段

鬼神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在這裡也是鳶飛魚

躍意思、所以末稍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原解鬼神自是氣、甲裡事、故章句訓誠字、並不移入理

甲裡。○附理氣不相離、有是實氣、而實理即在其中、故

此章言鬼神之德盛不可揜、正道之費不可揜也、一陰

一陽之謂道故也。

右第十六章 句

〔註〕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

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 舜 其大孝也與 德 為聖人 尊 為天子

富 有四海之內 宗廟 饗之 子孫 保之

〔註〕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釋〕東陽許氏曰、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是綱、德為聖人下

五句皆孝之目。○王觀濤曰、首節贊舜孝在德、福之榮

隆、下詳聖德獲福之必然也。○附此節大舜之孝處、正

中庸 二支

卷十九

奎

述善堂 藏板

大其能以德受福爾、下俱反覆申言大德受福必然之

理、不言孝而孝在其中矣。○惟福本於德、故皆為大孝

中事、不然、雖得福亦不足稱也。

故大德 必得其位 必得其祿 必得其名 必得其

壽

〔註〕舜年百有十歲。

〔釋〕語類大德者必得位祿名壽、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

德而不得位祿與壽、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

。○附此即舜之事而概論其理如此、不專就舜一人言

也。其曰舜年百有十歲者。章句以證其實爾。上節無名壽。此因祿位連及之。末節又只是得位。並不及祿。蓋聖賢之文。只要理足。原不必字句之拘拘也。

故顛天之生物讀必因其材而篤焉句。故栽者讀培之句。

傾者讀覆之句。

註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釋語類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着。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此自有

中庸 二支

卷十九

奎

述善堂藏板

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意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奏矣。徐元扈曰。一般風雷。有物遇之。便生發。有物遇之。便摧折。一般雨露。有物遇之。便滋潤。有物遇之。便壞爛。夫豈有二氣哉。一氣流行。栽者自相入。傾者自不相入爾。王宇泰曰。因字最妙。理在物不在天也。附此以天之篤物。喻天之篤德。見大德之必得福者。皆天理之自然也。因材而篤。包下二句意。但承接上下文。大德得福言。即側注栽者一句。亦無不可。

詩曰句嘉樂君子句憲憲令德句宜民讀宜人句受祿于

天句保佑命之句自天申之句。

註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釋雙峰饒氏曰。栽培傾覆。只將天之生物。喻天之眷聖人。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是栽。受祿保佑申之。便是培。

故大德者讀必受命句。

註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釋新安陳氏曰。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此一句。總結上文意。附生物引詩。皆證上

中庸 二支

卷十九

奎

述善堂藏板

四必得之理。此節應上正結之。受命即得位也。而祿名壽在其中。

右第十七章句

註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釋附孝庸行之常也。說到得天受命處。推之極其至。見孝道之用廣也。

子曰句無憂者讀其惟文王乎句以王季為父句以武王

為子句父讀作之句子讀述之句。

〔註〕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釋〕語類文王自公劉太王積功累仁。至文王適當天運恰好處。此文王所以言無憂。如舜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亦是天道流行。正得恰好處爾。附文王積德而開先繼後。又皆一德相承。故無憂。猶舜之無為也。憂勤者文王之心也。無憂者文王之遇也。

武王續大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奎 述善堂 藏板

〔註〕此言武王之事。續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天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釋〕輯略游曰。謂之不失。則與必得異矣。乃如其道。則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舜未始不同也。楊曰。武王之武。蓋聖人之不幸者。非欲也。然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以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也。精言積功累仁。即得天下之道。續緒即續其所以

得天下者。謂續緒有必取天下之心。固不是。謂武王續緒。非即所以得天下之道。亦不是。註於緒字。早以翦商為言矣。附肇王迹。勤王家。皆以大王王季所為之事理言。非謂其心務要希圖王業也。武王之續緒。亦只續其積功累仁之事爾。其於天下之有無。毫無容心也。然推其所以有天下之故。則實本於此。蓋非積功累仁。不能壹戎衣而有天下也。惟戎衣有天下。本於積功累仁。故不失顯名。而尊富享保之備至。亦如舜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奎 述善堂 藏板

〔註〕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紉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

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釋輯略呂曰。追王之禮。古所無有。其出於周公乎。大王避狄去邠之岐山之下而居。從之者如歸市。則王業始基之矣。王季承大王之業。至文武受命作周。故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者。明王業之所基也。追王之禮。文王之志也。武王承之。武王之業也。周公成之。武王末年始受天命。於是禮也。蓋有所未暇。此周公所以兼言成文武之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以達追王之意於其上。中庸二支 卷十九 述善堂

堯

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

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

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

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

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始搜剔出來。立為定

制。更不可易。三年之喪。中庸只是主為父母而言。所

以下句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存疑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祭用生者之祿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

士庶人。皆得用生者之祿以祭其親也。下為大夫數句。

姑舉以示例爾。葬禮只與祭禮相形言之。重在祭上。

。龔註成文武之德一句。是此節綱領。追王二句。成其

孝先之德也。斯禮至末。成其孝治之德也。附推己及

人。周公之恕至矣。此平天下絜矩之要道也。

右第十八章

釋輯略河東侯氏曰。中庸之道。參差不同。聖人之時中。

當其可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文王

之中庸也。舜以匹夫而有天下。此舜之中庸也。武王纘

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此武王之中庸

中庸二支 卷十九

李

述善堂

也。武王末年。方受命而有天下。未及有作。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先公之禮。喪葬之制。皆古先所未有也。此又周公之時中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註〕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釋〕附達孝與大孝。名雖不同。其為孝之至則一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註〕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圭

述善堂藏板

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釋〕或問小註此祭祀之禮。通於上下。即前章達乎諸侯

大夫及士庶人意也。上章言祭之禮。已舉其端。此章乃詳言其事爾。附繼述前人之志事。而能做件件恰好。盡倫盡制。仁至義盡。故曰善。不以事之廣狹言也。所以善繼述之實。已見上章。此章特就上所言祭祀之禮。而申言其禮制之詳備。義理之深遠爾。乃詳上章所未及詳。非另舉一事。亦非專以此一事為善繼述之實迹

也。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註〕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釋〕楊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周公追王大王王季。上祀以天子之禮。所以繼其志述其事也。夫將祭必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圭

述善堂藏板

思其居處。故廟則有司。修除之。祧則守祧。黜聖之。嚴祀事也。宗器。天府所藏是也。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類。歷世寶之以傳後嗣。祭則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裳衣。守祧所藏是也。祭則各以所遺衣服授尸。所以依神也。時食。若四之日。獻羔祭韭之類。以生事之也。附攷祖廟。天子七。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適士。上士也。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立祖考二廟。官師。官有司也。師長也。諸

侯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得立考廟無祖廟而就考廟祭其祖耳。諸侯大祖始封之君也。大夫大祖始爵者也。士無大祖而皆及其祖考不及高曾也。庶人祭於寢。雖祀三代亦不為僭。無廟故也。古所謂廟體面甚大。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先王先公有廟有祧。祧即大廟室中西夾室。廟則有司修除。祧則守祧。黜聖。宗器有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盾之舞衣大貝鼓。鈞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之屬以統之。先祖遺衣服小斂大斂之餘乃藏之。

中廟二支 卷十九 述善堂 藏板

廟祧祭祀則以其衣授尸。服卒者之上服。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鱸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鱉羽膳膏雉。行猶用也。膳調治也。香牛膏臊犬膏腥雞膏雉羊脂。蓋四時之食各有其物。而調膳之物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也。此節舉春秋以示例。而推之於祭禘祭皆然。又精言云。此下二節原上下通行之禮。故註於宗廟。則兼天子諸侯大夫等言之。而宗器則舉周以概其餘。故云若周也。竊意此說與上節註語相合。顧麟士曰。此節敬其所尊。下節愛其所親。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句。昭如。字為去聲。

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眾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饌於其長。而眾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

中廟二支 卷十九 述善堂 藏板

齒年數也。

釋曰。呂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別人倫也。親親之義也。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貴貴之義也。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尊賢之義也。旅酬下為上。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下下之義也。燕毛者。既祭而燕。則尚齒也。長長之義也。天下之大義。親親長貴貴尊賢而已。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間。大義以正。至恩以宣。天下之事盡矣。或問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曰。其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

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祖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祔於大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祔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遷昭之南廟矣。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圭

述善堂

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遷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廊霍為文之昭。刊。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祔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惟四時之祔。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毀廟之道。易櫛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圭

述善堂

納新主。示有所加爾。非盡徹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說。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紕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又王

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爾。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二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諱法者。不為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為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稅。復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也。諸侯之黜。聖斷墓。

大夫有不得爲者矣。大夫之倉楹斷楸。士又不得爲矣。曷爲而不降哉。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爾。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爲禮畧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爲一處。雖衍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義禮之正。而務爲抑損之私。遺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堯

述善堂藏板

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華。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枯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爲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爲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爲虛文矣。附宗廟序立之禮。所以序生者之昭穆也。蓋生者昭穆

之分。平日自是依宗廟推次序定。至將祭序立時。只要昭穆行列不亂爾。祭羣廟皆有昭穆。但不若太廟之羣昭羣穆咸在。註故舉太廟以例其餘也。宗廟之次四句。原生者所以序昭穆之由。有事於太廟二句。則正指祭時序昭穆言也。此別同姓之禮也。至異姓助祭皆有爵外。則諸侯內。則諸臣。但有貴賤不同等。於此序之。使其貴賤不紊也。廟中職事。同異姓皆然。而事各不同。或爲宗而詔相。或爲祝而祝。或贊裸獻執邊豆。或執爵沃盥。於此序之。雖與祭皆賢。而賢各有長。因能授任。不相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卒

述善堂藏板

掩也。至祭將畢。則有旅酬之禮。蓋主飲福酒。而均神惠與衆同飲也。問導飲。朱子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酬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賓受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舉。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疑後世所謂倍食於賓者。此也。蒙引。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各字其字。可見賓弟子舉觶於賓之長者。兄弟之子舉觶於兄弟之長者。舉觶非就是各勸其長飲也。只是洗盞更酌。而歸之於其長。其長則將此觶往勸他人飲爾。賓則勸兄弟。兄弟則勸

賓考儀禮是如此。此則合同異姓而舉行於西階阼階之下者也。迨祭畢。異姓者已出。則獨與同姓者燕於寢矣。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蓋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陸稼書曰。上節事神之謹。此節待下之周。兩節時祭。禘祭皆如此。竊意禘祭宜亦不廢此禮。此亦禮之通於上下者也。

踐其位句 行其禮句 奏其樂句 敬其所尊句 愛其所親句

事死類 如事生句 事亡類 如事存句 孝之至也句

註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全 述善堂 藏板

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釋游曰。事死如事生。以慎終者言之。事亡如事存。以追遠者言之。楊曰。始死則事之如生。既亡則事之如存。著

存不忘於心。孝之至也。朱子曰。記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則所

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善。附上一二節概言武周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

此節則正就武周躬行此禮制處言。以見其為善繼善

述也。踐位行禮奏樂。皆曲體先王生存之心而為之。故不必事事依倣先王。却自事事不悖於先王也。敬尊愛親。指上二節之事言。說到如生如存處。則武周無一念死親之心。無一件死親之事。真能以親之遺體。心親之心。事親之事者矣。非善繼述而何。故曰孝之至也。註先王宜兼大王王季文王言。蓋前章追王推文武之意。上祀先公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也。死亡字勿泥。皆言親不在之意。

郊社之禮讀 所以事上帝也句 宗廟之禮讀 所以祀乎其

先也句 明乎郊社之禮讀 禘嘗之義讀 治國類 其如示諸

掌乎句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全 述善堂 藏板

註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

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爾。

釋或問郊禘呂游不同。然合而觀之。亦表裏之說也。呂

曰。事上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祀乎

其先者。所以立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故壇廟之別。牲幣之殊。升降禘獻之節。俎豆奇耦之數。酒醴厚薄之齊。燎瘞腥膾。小大多寡。莫不有義。壹餼之均。則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壹胙肉之均。則羔豚而祭。百官皆足。非特是也。知鬼神為可敬。則鬼神無不在也。洋洋乎如在。其在。如其左右。雖隱微之閒。恐懼戒慎而不敢欺。則所以養其誠心至矣。蓋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立身。身且不立。烏能治國家哉。故曰明乎郊社云云。此之謂也。游曰。惟聖人為能饗帝。為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中庸二支 卷十九 金 述善堂 藏板

孝子為能饗親。為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於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其於慶賞刑威乎何有。故曰明乎郊社之禮云云。成王自謂予冲子。夙夜茲祀。此迂衡之要道也。○譚氏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閒而已。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為何如。當其奠羊以祀祖宗之時。其心為何如。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偽介乎其閒。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聚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而不當。○增註敬答天地生成。紹述祖宗功德。為治道大原。○朱子曰。周禮

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先儒說祭社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如用牲於郊。牛二。乃社於新邑。此乃明驗。五峰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好。○附此統舉所制祭祀之禮。而深贊其禮義之深遠。以總明其繼述之善。而為達孝也。蓋武周繼述。原不專指祀先一節。觀上章續緒成德可見。○郊禘天子之禮。社嘗內亦有上下通行之禮在。

右第十九章 句

釋附前三章費之小。指道之切近者言。後三章費之大。指道之遠大者言。無前三章切近工夫。做不出後三章遠大專業。○前三章之孝。是事親順親。後三章則推廣到顯親揚名處。

中庸二支 卷十九 金 述善堂 藏板

哀公問政也

註哀公魯君名將

子曰文武之政讀布在方策句其人存讀則其政舉句

其人亡讀則其政息句

註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釋呂曰所謂文武之政者以所修之道施之於為政而已有文武之心然後能行文武之政無文武之心則徒法不能以自行也附文武以人立政故舉政非人存不能

中庸二支 卷十九 金 述善堂 藏板

人道讀敏政句地道讀敏樹句夫政也者讀蒲盧也句夫音

狀 註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釋原解君臣早作夜思奮然舉行便一時綱立目張豈不是敏政附上下二句言人易於舉政下言政又本易舉合看乃盡易舉之義此申上節則字意

故頌為政讀在人句取人讀以身句修身讀以道句修道讀以仁句

註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釋語類修道以仁仁是築底處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帶箇愛底道理下文便言親親為大

中庸二支 卷十九 金 述善堂 藏板

附此從上人存內側注君身要他仁道以修身為哀公言之也道含下五達道仁便含下義禮知但此處且言其概下文遞詳之

仁者讀人也句親親為大句義者讀宜也句尊賢為大句

親親之殺句尊賢之等句禮所生也句殺去聲

註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釋語類問修道以仁繼以仁者人也何為下面又深說

釋語類問修道以仁繼以仁者人也何為下面又深說

釋語類問修道以仁繼以仁者人也何為下面又深說

義禮曰仁便有義。陽便有陰。親親仁之事。尊賢義之事。

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隆殺等差。這便是禮。親親在父

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

友之者。所謂等也。附人身原從天地之仁。心中生來。

既有此身。便自具得天地許多仁。心所謂滿腔子是惻

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此心隨處發見。而惟親親

為最真最切。不特於一本為然也。即於宗族視一本有

間矣。而較他人亦自有獨真切而最先者。故統言親親

為大。蓋五達道。俱要有一仁愛之意。貫徹於其中。故曰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全

述善堂藏板

修道以仁。而仁愛之實。莫先於親親。故又曰親親為大。

事理各有所宜。人從而分別其所宜。便是義。以尊賢為

大。蓋就為君者言也。義之實自是從兄。親親尊賢之等

殺處。皆天理自然之節文。便是禮。但禮有體有用。等殺

却是禮之發用處。故曰所生。推之親親亦是仁所生。尊

賢亦是義所生也。但此句文法獨變為倒裝爾。此即

上節仁字而析言之。有義又有禮。所謂分作兩片看。三

片看。合之只是一仁也。又於仁義禮中。各指出親親尊

賢等殺。示哀公知所當務之實事。不徒空談其理也。觀

下節可見。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註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註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

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

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

故又當知天。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全

述善堂藏板

釋語類此一節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得力處却是知

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箇自然道理。未知天。見事頭

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知

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聞

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

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

故也。附此總承上兩節而遞推為政修身之端。必始

於知天。見得修道之仁。又少不得一智字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三句曰君臣也。

父子也句夫婦也句昆弟也句朋友之交也句五者頓天下之達道也句知仁勇三者頓天下之達德也句所以行之者讀一也句知去聲

註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閒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允

述善堂藏板

釋附此申上文未盡之意也。上槩言修身以道。此則備言其道有五。上言修道以仁。次及於知天之知。此則備言其德有三。而又總歸於一誠。皆所以發上面未盡之意也。知實是知。仁實是仁。勇實是勇。而德無不實。則知是實知。行是實行。強是實強。而道亦無不行。蓋一誠而無不誠矣。然要非先立乎誠不能。所以章末又詳言前定之功。

或生而知之句或學而知之句或困而知之句及其知之

頓一也句或安而行之句或利而行之句或勉強而行之句及其成功頓一也句強上聲

註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卒

述善堂藏板

釋或問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弗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

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雜。天理幾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困知勉行為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卑矣。夫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為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而言。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為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為知。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為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為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為知。三行為仁。而三近為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史氏伯璠曰。詳分字等字。是從理氣上分出來。分是性分之分。是性中所具之理。有此

中庸 一支

卷十九

空

述善堂 藏板

三者之分。所以見之於用。則各有所屬。知屬知。一行為屬仁。一分強於知行屬勇。一分以分而言。是平而分之。如禮記分無求多之分相似。此主理而言也。等是等級之等。是所稟之氣不齊。故姿質有高下之等。所以上等則以知為重而主知。次等則以行為重而主仁。下等則以強於知行為重而主勇。以等而言。是豎而分之。如孟子凡五等四等之等。此主氣而言也。蒙引或生而知之。此三知字。皆以已知者言之。或安而行之。此三行字。亦以已能者言之。及其知之成功。一只是從上面評斷之詞爾。不然則生知安行者。又待何時方到知之成功之地耶。附或以分言。或以等言。總不外知仁勇所謂橫看豎看。都是這箇物事也。皆是以達德行達道也。此承上言以達德行達道。人人可能。不必以氣稟不同而自諉。所以策勵哀公也。下節遂言入德之事。

中庸 二支

卷十九

空

述善堂 藏板

子曰。好學。讀。近乎知。力行。讀。近乎仁。知恥。讀。近乎勇。

子曰。子日二字衍文。好學。近乎知之知。並去聲。

註。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

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釋語類上既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欠如此。○附此承上節統言入德之事。自當兼學利困勉在其中。但其用功難易各自有不同處爾。觀後博學二節可見。○所學所行所取皆達道也。所以好學力行知恥之實。即博學五者。但困勉者更有百倍之功。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奎

述善堂藏板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註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釋黃氏云。此章當一部大學。大學以修身為本。此章自首至此。皆以修身為要。上文言修身而曰不可不知天者。即大學逆推修身之工夫。至於格物致知者也。此言修身而曰治人治天下國家者。即大學順推修身之功。

效。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附此修身與修身以道之修身應。知所以治天下國家。則知所以為政矣。○所以治天下國家。不過使人人以達德行達道而已。下文九經俱不在道德之外。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註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奎

述善堂藏板

釋三山陳氏曰。施之治天下國家。可以常行而不變。故曰經。○下文既有大臣。又有羣臣。而此先云尊賢者。非臣之之謂。正書所謂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為師。則不

此中正有絜矩之道在。

臣民等約盡乎天下國家之人矣。故經止於尊親九者。欲廢也。附治天下國家者。治天下國家之人也。賢親修身。大學釋新民。必先自新。即是此理。補朱子曰。體羣臣章句與呂說體字雖小不同。然呂說大意自好。不而來。須寬恤之。存疑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始於修身。大學釋新民。必先自新。即是此理。補朱子曰。體羣臣章句與呂說體字雖小不同。然呂說大意自好。不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

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釋雲峰胡氏曰。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是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新安陳氏曰。得賢以師資講明。故不疑於理。北溪陳氏曰。不眩是信任專。政事舉無所眩迷也。王觀濤曰。若小臣聚訟盈庭。而無一元老主張。事安得不眩。蒙引自先事講明而言謂之理。自臨時區處而言謂之事。陳氏曰。報禮重。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也。百姓勸。君待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庶民子來是也。朱子曰。若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財用乎。如織紵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蒙引如布帛耒耜皆財也。布帛有布帛之用。耒耜有耒耜之用。東陽許氏曰。柔遠人謂無忘賓旅。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遊士及商旅之徒。天下畏之。指四海內外總言。蓋懷諸侯以德。則諸侯誠服。中國為一家。中國臣民無有不愛仰。則四隅海表。夷狄異類。莫不畏服矣。附畏或問專指諸侯說。

齊明盛服句非禮不動句所以修身也句去讒讀遠色

賤貨讀而貴德句所以勸賢也句尊其位句重其祿句同

其好惡句所以勸親親也句官盛任使句所以勸大臣也

句忠信讀重祿句所以勸士也句時使讀薄斂句所以勸

百姓也句日省讀月試句既稟稱事句所以勸百工也句

送往讀迎來句嘉善讀而矜不能句所以柔遠人也句繼

絕世句舉廢國句治亂讀持危句朝聘以時句厚往讀而

薄來句所以懷諸侯也句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

反稱去聲

朝音潮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卷十九

述善堂 藏板

註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

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

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

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

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

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

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

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釋或問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

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

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内外交

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修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

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

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

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

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

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大臣

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眾盛足任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卷十九

述善堂 藏板

使令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

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為勸士

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

為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償

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

為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

嘉其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

而願出於其塗矣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

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

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養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教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恃。爾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如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

中庸

卷十九

先

述善堂藏板

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此經之義。而然爾。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成其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中庸

卷十九

吉

述善堂藏板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釋三山潘氏曰。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

者二所以實其事。

凡事豫則立句不豫則廢句言前定則不跲句事

前定讀則不困句行前定則不疚句道前定則不窮

句○跲其劫
反行去聲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行道泛言其效如此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矣。達道

達德九經是逐事求誠誠身是全體皆誠惟全體誠則

事事皆誠在其中矣。

在下位讀不獲乎上讀民頓不可得而治矣句獲乎上頓

有道句不信乎朋友讀不獲乎上矣句信乎朋友頓有道

不順乎親讀不信乎朋友矣句順乎親頓有道句反諸

身頓不誠讀不順乎親矣句誠身頓有道句不明乎善讀

不誠乎身矣句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巨

述善堂藏板

反諸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為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修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修。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附身誠則全體皆誠。而凡事之誠。一以貫之矣。在上在下。其理一也。誠者。讀天之道也。句誠之者。讀人之道也。句誠者。讀不勉而中。讀不思而得。讀從容中道。讀聖人也。句誠之者。讀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句。中並去聲。從七卷反。

中庸二支

卷十九

皇

地善堂藏板

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釋或問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於真實無妄之意。爾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為天也。冲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

中庸二支

卷十九

皇

地善堂藏板

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夏秋冬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謬。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忤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僞。

中庸二支

卷十九

稟

述善堂藏板

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爾。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

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閒。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爲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真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爲不誠爾。附此原人所以當誠之故。而并詳所以明善誠身之事。在擇善固執也。誠原從天賦得來。則人之求誠。亦止自復其初而已。非有加也。

中庸二支

卷十九

稟

述善堂藏板

博學之句。審問之句。慎思之句。明辨之句。篤行之句。
〔註〕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釋〕或問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

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語類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思之不謹。恐有枉用工夫。處思之巖淺不及。固是不謹。到思之過時。亦是不謹。所以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箇慎思。○篤厚也是心中庸二支

卷十九

頁

述善堂藏板

之懇惻。○附此又詳所以擇善固執之條目也。統言萬事萬物之理。皆當學問思辨行。分言一事一物之理。亦須學問思辨行。蓋五者廢一不可也。
有弗學讀學之弗能頓弗措也句有弗問讀問之弗知頓弗措也句有弗思讀思之弗得頓弗措也句有弗辨讀辨之弗明頓弗措也句有弗行讀行之弗篤頓弗措也句人一能之讀已百之句人十能之讀已千之句
○註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釋語類此一段。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弗能而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附弗措者。不已其功也。下百倍之功。正弗措之實。○已百之千之。必到知之成功一處而後已也。故是勇之事。此蓋以其分而言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頓必明句雖柔頓必強句

○註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

中庸二支

卷十九

頁

述善堂藏板

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釋蒙引此道二字。兼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不專承困勉者。故註云。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淺說學問思辨。乃學知困知者之所以擇夫善也。篤行。則利行勉

行者之所以固執夫善也。果能盡此擇善之道，則雖愚也必變而為明。與不思而得者同歸矣。況未至於愚者乎。果能盡此固執之道，則雖柔也必變而為強。與不勉而中者一轍矣。況未至於柔者乎。所謂及其知之成功一也。附註於上二節，分屬學利困勉。至此節統選應擇善固執。蒙淺二說不為無據。

右第二十章句

註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

中庸二支

卷十九

見

述善堂藏板

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釋或問何以言誠為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

實用而致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掩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

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

中庸二支

卷十九

早

述善堂藏板

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因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偽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綱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

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自誠明讀謂之性。自明誠讀謂之教。誠讀則明矣。明讀則誠矣。

註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釋語類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自明誠謂中庸三支。卷十九。皇。述善堂藏板

之教。此教字是學之也。此二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修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雙峰饒氏曰。自誠明謂之性。指誠者而言。自明誠謂之教。指誠之者而言。附自誠明者。從誠得明。明在誠中也。自明誠者。從明至誠。誠在明後也。性者全天之性。教者由教而入也。二者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也。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

推明此章之意。

唯頌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註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麤。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爾。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

中庸三支。卷十九。皇。述善堂藏板

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釋或問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為。而之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又况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閒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

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之一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義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唯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乃為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也。語類問中庸之盡性。即孟子所謂盡心否。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盡性就事物上說。事事物物上各要盡得他道理。較零碎。盡心則渾淪。蓋行處零碎。知處却渾淪。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愛之類。盡人之性。如黎民時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咸若。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底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他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然物只到得

中庸三章

卷十九

三

述善堂藏板

這裏。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如虎狼便只得陷而殺之。驅而遠之。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濫。舜尋得禹而民得安居。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只是恁地貫將去。然却有箇則字在。附盡己性。盡人物之性。步步理一。却又步步分殊。贊化育者。助化育所未及處。其於化育之偏。如寒暑災祥之類。蓋亦有範圍之道在。參不又在贊之外。可贊便可參。贊就功用上說。參就位分上說也。天下至誠。即上章誠者。盡性贊化育。皆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之實事。曰其性。曰人性物性。合天下共全夫天命之性。猶大學之明明德於天下也。

中庸三章

卷十九

三

述善堂藏板

右第二十二章句

註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註〕其大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中庸 三支

卷十九

皇

述善堂藏板

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惟聖人爲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卽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程子之言大意如此。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爲說。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衆善之意。至於明動變

化之說。則無以易矣。○語類問致曲。曰。曲是逐事上着力。事事上推致其極。須件件致得到誠處始得。○隨其善端發見於此。便就此上推致以造其極。發見於彼。便就彼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孟子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曲處若不能有其誠。則其善端之發見者。或存或亡。終不能實有諸已。○曲能有誠。有誠則不曲矣。蓋誠者圓成無欠缺者也。○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附其次卽上章誠之者擇善固執。皆所以致曲也。○致曲之至於誠。一節之誠也。曲能有誠。則全體皆誠矣。○致曲亦是在天命之性上做去。但工夫有漸次。效驗亦有淺深。步步着力。必到能化處。方得自然如至誠爾。

右第二十三章句

〔註〕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

中庸 三支

卷十九

皇

述善堂藏板

句善類必先知之句不善類必先知之句故類至誠如神

音現

註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著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釋或問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也語類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

中庸三支

卷十九

真

述善堂藏板

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著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爾聖人至誠無私偽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著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雙峰饒氏曰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嗜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纔有髮影來便知衆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東陽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異也故為中庸存疑禍福將至總承上四句所謂凡此皆理之先見者

善即是福不善即是禍原解見動等在天地閒皆此

實理著見惟至誠之心有此實理故奏着便見附至

誠不徒知禍福之幾正深知禍福之理者也蓋禍福之幾皆實理之發見至誠惟深知其理故知禍福之必然而無疑也首句道字正以其胸中之實理洞燭天下之事理此察理於幾微正明之至者也著龜四體俱承國家興亡說故註以執玉解四體句蓋此章所言之禍

福乃舉其大者也神以知來如神言其心之神明如神之知來易所謂神明其德者也

中庸三支

卷十九

真

述善堂藏板

右第二十四章句

註言天道也

誠者自也

而道

自道也

句道也

註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

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釋或問自成本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游揚皆以

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為無所當且又莊老之遺意也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附誠兼實理實心而側重在心

自成泛言物。而注意在人。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言物所以自成之故在此。非此不能自成。以見人不可不誠之意也。道即實理之見於事物者。本人物所同。但物不能行。而人能行。故自道專指人言。自成猶云成己。觀下節註可見。

誠者。讀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註。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

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中庸三

卷十九

頁九

述善堂藏板

釋。或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惟程子之言為至當。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然其言入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

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

中庸三

卷十九

頁九

述善堂藏板

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閒。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語類誠者物之終

始。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
 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
 之盡。而向於無也。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此誠者所以
 為物之終始也。且如草木。自萌芽發生。以至枯死朽腐
 歸土。皆是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物。
 ○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則無是物。如孝
 而不誠於孝。則無孝。弟而不誠於弟。則無弟。且如而今
 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
 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
 中庸三章 卷十九 車 述善堂 藏板

○誠者物之終始。以理而言。不誠無物。以人而言。○誠
 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自
 道句了。蓋人則有不誠。理無不誠者。恁地看。覺得前後
 文意相應。○存疑誠者物之終始。即誠者自成之意。誠
 兼實理實心。物該天地人物事。不誠無物。專主人之實
 心言。此以起君子誠之為貴一句。○淺說誠者物之終
 始。已該不誠無物在其中矣。不誠無物。只在誠者物之
 終始內抽出一端。以引起君子誠之為貴也。○附始終
 註以有無言。正發明上節成不之意。蓋誠則有是物。

而為物之始。不誠則無是物。而為物之終。始則成。終則
 不成。物之終始皆誠為之。故自成非誠不能也。此句本
 該人在內。下句不誠無物。又特抽出言之。以勉人求誠
 也。○誠在天為實理。在人為實心。散於事物為道。人能
 有誠。則以實心行實理。故有以自成。而道亦無不行矣。
 ○自道。即所以求誠也。君子誠之為貴。其功不外擇善
 固執也。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
 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
 之宜也。
 中庸三章 卷十九 車 述善堂 藏板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
 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
 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
 得其宜也。
 釋或問呂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
 盡者。蓋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
 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為入德成德之殊而已也。
 ○明道曰。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蘊

也。伊川曰：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語類誠雖所以成己，然在我者真實無偽，自能及物。自成己言之，蓋己而無一毫私偽，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而各得其當，故曰知。此正與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相反然，聖賢之言活當，各隨其所指而言。則四通八達矣。仁如克己復禮皆是，知如應變曲當皆是。問時措之宜，是顏稷閉戶纓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是仁智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成已成物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蓋融

中庸三章

卷十九

事

述善堂藏板

微洞達，一以貫之而然也。原解仁知於性分體用，直指吾心無私之體，靈明之用言。蒙引仁知是德，成已成物是事，註謂見於事者此也。以時措之，正猶五者之德，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惟其時措之各得其宜，則纔有以成己，便有以成物矣。顧麟士曰：誠者非自成己二句當讀住，成己仁也，以下一氣遞去，皆推原此二句也。故字倒釋理如此。大段時措，亦便是此二句意。附仁知性之德，成已成物是仁知之事，德在內，事在外，內有如此之德，即外有如此之事，內外合一，更無二道，故曰

合外內之道，不是以己與人分內外也。誠者既得此仁知之德於己，則見於事者自有時措之宜，而已物兼成也。成己即盡己之性，成物盡人物之性，至此則君子與至誠一矣。成己此誠，成物亦此誠，皆可見誠者自成之義。前言誠能盡性，此更言誠乃自成，猶孟子踐形之意也。

右第二十五章句

註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句

中庸三章

卷十九

事

述善堂藏板

註既無虛假，自無閒斷。

釋翼註至誠則無時不誠，即無時或息。附發至誠之盡性，至無息至矣。

不息，讀則久，久讀則微，句

註久常於中也，微驗於外也。

釋語類不息只如言無息。淺說實德既久於中，則必微驗於政事之閒而為功業矣。蒙引久者不息之積也。

徵讀則悠遠，句悠遠讀則博厚，句博厚讀則高明，句

註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釋或問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之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非謂其在己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語類問悠遠博厚

中庸三支

卷十九

臺

述善堂藏板

高明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自微則悠遠。至博厚高明無疆。皆是功業著見如此。淺說既久於中而徵於外。則其徵於外者。亦隨其中之所久者而益悠遠矣。悠遠者氣象之從容而不迫。寬裕而有常也。既悠遠則教化漸被於海隅。德澤浹洽於人心。而積於博厚矣。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但見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矣。附悠如湯之不競。不絀不剛不柔。敷政優優。遠有廣遠意。亦有永遠意。蓋本其在內常久之德而出之。而悠遠更覺有無終窮

之意。故曰益悠遠如是積久。自能德澤廣博而深厚。由博厚發為高明。朱子所謂譬如為臺觀。須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故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此六者恰與後天地之道博也。節相對。但天地於此六者一有俱有。至誠則相因漸致。故此處遞說。彼則平列。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註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

中庸三支

卷十九

臺

述善堂藏板

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語類問以存諸中者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前。以見諸用者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未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悠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又曰。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附久久於內也。悠久於外也。至誠功業自始至終。只是一悠久。博厚高明皆是悠久中漸次積致。總不在悠久外也。故悠久在高厚之前。亦貫徹在高厚之後。

又內久外悠。體用不相離也。載無物不在也。覆無物不冒也。成雖不在覆載之外。然至久道化成之後。其優游涵濡。更有入物微渺處。蓋親賢樂利。萬物各得其所也。至誠盡人物之性。至此無以加矣。

博厚讀配地句高明讀配天句悠久讀無疆句

註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釋附體用皆是功業。以及於物為用。立於我為體。此

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而贊化育不待言矣。

如此者讀不見頓而章句不動頓而變句無為頓而成句

中庸三章

卷十九

莫

述善堂藏板

現見音

註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釋存疑上節是說至誠功業同天地。此節是贊其功業出於自然也。如此二字。是指上文博厚配地三句說。

淺說聖人治天下。有許多設施。何嘗隱而不見。寂而不

動。漠然而無所作。為平。蓋其據事理之當然。以應天下

之事。順吾性之本然。以盡人物之性。所謂天地之常以

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

也。

者也。翼註章變成。俱就至誠功業說。不指民說。附

章變成。以至誠之功業。配天地無疆言。自兼覆載成物

意在其中。曰章者。言配地之博厚。而品物流行。曰變者

言配天之高明。而雲行雨施。曰成者。言配天地之無疆

而性命各正。見動為俱非不好字。只是費力。至誠則更

自然不費力爾。至此則至誠亦一天地矣。其神化一

也。

天地之道讀可一言而盡也句其為物頓不貳句則其生

物頓不測句

中庸三章

卷十九

莫

述善堂藏板

註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

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

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釋節齋蔡氏曰。不貳則無閒斷。所以不息。新安陳氏

曰。不貳者一也。一即誠也。惟其為物誠一而不貳。所以

不息。而其生物之多。所以不可得而測度也。下文今夫

天以後詳言之。

天地之道讀博也句厚也句高也句明也句悠也句久也句

句

〔註〕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釋〕新安陳氏曰誠一不貳接上文說來所以博極其博厚極其厚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之功如下文所云也。○附博厚高明悠久以天地之形體言而造化在其中。○此由不貳而生物之所以然正申明上節則字之理也。

字之理也。

今天天請斯昭昭之多句及其無窮也請日月星辰頓繫

焉請萬物覆焉句今天地讀一撮土之多句及其廣厚請

中庸三支 卷十九 臯述善堂藏板

載華嶽頓而不重句振河海頓而不洩句萬物載焉句今

夫山讀一卷石之多句及其廣大讀草木生之句禽獸居

之句寶藏興焉句今天水請一勺之多句及其不測讀鼉

鼉蛟龍魚鼈頓生焉句貨財殖焉句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註〕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

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

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

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

辭害意可也。

〔釋〕語類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德地大底也是天舉此全體而言則其氣象功效自是如此。○原解山水秉天地不貳不息之理故亦致盛大而有生物不測之功。

附無窮廣厚即包上博厚高明悠久之意在內所謂盛大能生物也日月河嶽先就所覆載之大者言萬物句又統言以該之以盡生物不測之意。

詩云句維天之命句於穆不已句蓋曰讀天之所以為天

也句於乎不顯句文王之德之純句蓋曰讀文王之所以

為文也句純請亦不已句於音烏乎音呼

中庸三支 卷十九 臯述善堂藏板

〔註〕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

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

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釋〕或問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

之而不可得。○語類問純亦不已曰純便不已若有閒

斷便是駁雜。○新安陳氏曰子思引詩以明天地與聖

人之道同一至誠無息而已。○純亦不已稼書謂此只

要添出不已二字來以奏成至誠無息之意不是天人

合一之謂。附命以主宰之命言。却即在流行處見得不已之意。

右第二十六章句

註言天道也。

釋語類問至誠無息一章。自是聖人與天為一處廣大淵微。學者至此不免有望洋之歎。曰亦不須如此。豈可便道自家終不到那田地。只是分別義理令分明。旋做將去。

大哉 讀 聖人之道句

中庸 三支 卷十九

三

述善堂 藏板

註包下文兩節而言。

釋或問小注大哉聖人之道。看下二節。是天地閒所共由底道。却都是聖人開天闢明。創制立法出來。故曰聖人之道。此是修道之教中事。君子乃由教而入者。當分聖人學者看。稼書大哉。即十二章費字。附聖人正以至德凝至道而行者。故道屬之。猶今之以道屬孔子也。

洋洋乎 發育萬物 峻極于天句

註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釋語類問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曰即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方是聖人之道。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須知有聖人分量在。聖人何以充塞天地。凡人心廓然。原與天地相似。却被後來私意私欲障蔽。便與天隔遠。故下云致廣大極高明云云也。雙峰饒氏曰。此言道之大用全體。極於至大而無外。即前章語大天下莫能載之意也。附聖人修道之教中。自有發育峻極之理在。不墮於一偏。不滯於一隅。故流動到谷滿谷。到渠滿

中庸 三支 卷十九

三

述善堂 藏板

渠儀象之內。更無空閒。故充滿此節。總說大綱。宜合看。

優優大哉 句 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 句

註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閒也。

釋語類禮者道體之節文。三百三千之儀。聖人之道無不充足其中。畧無罅子空缺處。此便是語小天下莫能破也。三百三千一事不可欠闕。才闕一事。便是於全體處有虧也。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使一一有所把持。以入老佛則說向

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及做時須事。事着實。如禮樂制度文為。觸處皆是。原解流動充滿。就其外之活潑。溢言充足有餘。就其內之填實飽滿。言。附聖人修道之教。兼禮樂刑政。禮儀蓋舉其一端。○小即大中所包涵。惟小無不備。乃見大無不該。此優。優所以為大。蓋合眾小以成其大也。○此節詳析條件。宜分看。

待其人讀而後行句

註總結上兩節

中庸三章 卷十九

聖

述善堂 藏板

釋饒氏曰。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道也。○附

猶云人存政舉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句

註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釋語類發育峻極三百三千。皆至道。苟非至德之人。則

不能凝此道而行之。凝字最緊。若不能凝。更沒夢子屬

自家。須是疑方得。又曰。道非德不凝。故下文遂言修德

事。○蒙引必德性宏。大學問精密之人。而後是道可凝

而行。○原解聚是總會於吾心。成是全體於吾身。○附

若不凝於我。則道雖流行於天下。而我自不能行道。○成即道成於己之成。聚則不散。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句

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句

句

註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燻。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

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

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

中庸三章 卷十九

聖

述善堂 藏板

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

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

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

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

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

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

者宜盡心焉。

釋或問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

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

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修是德而疑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語類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四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則無以存心。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則無以致知。道

中庸三支

卷十九

真

述善堂藏板

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更須道問學以盡於小。德性猶言義理之性。尊是把做一件物事。尊崇抬起他。道只是行。如去做他相似。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此心本廣大。若有一毫私意蔽之。便狹小了。此心本高明。若以一毫私欲累之。便卑污了。若能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則其心開闊。都無此疆彼界底意思。自然能致廣大。惟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其心峻潔。決無汗下昏冥底意思。自然能極高明。廣大似所謂理一。

精微似所謂分殊。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廚。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逼聲色。不殖貨利。他則過於高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割已惠人之屬。行到恰好處。無步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舊來已見得大體。與他溫尋去。只是存得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新來方理會得那枝分節解底。則所造益深。敦厚者本自厚。就上更加增益底功。只是箇樸實頭。亦是尊德性。禮便有許多節文。敦厚之人。又能崇禮。如云質直而好義。自尊德性至敦厚。凡五件。皆是德性上工夫。自道問學至崇禮。皆是問學上工夫。須是橫截斷看。上一截便是渾淪處。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面一截。而無下面一截。只管渾淪。則茫然無覺。若有下面一截。而無上面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則又空無所寄。

中庸三支

卷十九

真

述善堂藏板

○中閒五句。逐句兼小大言之。與章首兩節相應。工夫

兩下皆要到。○史氏伯璿曰：上四者皆是已如此者，常欲保全之，使不至於不如此；下四者皆是未如此者，亦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此。○四書鏡曰：尊德性，卽戒慎恐懼工夫。道問學，卽擇善固執工夫。○附所以致曲，所以貴誠。許多盡人合天工夫，俱在此節內。雖事分十件，却功歸一路。亦曰保全擴充其德性而已。故曰修德凝道。○每下截工夫，俱在各上截內，益加細密。不是截分兩事。

是故頓居上讀不驕句為下讀不倍句國有道讀其言頓

中庸三支卷十九 述善堂 臬

足以興句國無道讀其默頓足以容句詩曰句既明且哲

句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句○倍與背同與平聲

註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丞民之篇。

釋語類興，如興賢興能之興。不倍，忠於上而不背畔也。

居上不驕，指王天下者而言。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

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不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

之謂。然亦只是常法。若到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

小大精麤，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

○蒙引言：隨所處而無不合乎時中。○葉氏曰：尊德性

節完一人字。所云至德也。此節完一行字。所云擬至道也。○附明則道理上見得真，哲則事幾上見得透。明於理是大綱說，哲於事是逐項說。○興者進而有為，容者退而獨善。

右第二十七章句

註言人道也。

子曰句愚讀而好自用句賤讀而好自專句生乎今之世

讀反古之道如此者讀裁及其身者也句○好去聲裁古灾字

註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中庸三支卷十九 述善堂 臬

釋輯畧曰：無德為愚，無位為賤。有位無德而作禮樂

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

專。生周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

三者有一焉，取裁之道也。○語類道卽指議禮制度考

文之事。○陳氏曰：自用自專反古，皆非明哲保身之道

也。

非天子讀不議禮句不制度句不考文句

註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

文書名。

釋語類此兩段。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濶處。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只看此數句。是甚麼樣氣象。若使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他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翦截成過。截然而不可犯。須先看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際飛此天子承上說。是不愚不賤當今之天子。按下說。是有位兼有德。有德兼有位。今用之之天子。

中庸

卷十九

夏

述善堂

今天下

讀

車同軌

句

書同文

句

行同倫

句

去聲

行

藏板

註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釋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未亡。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於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

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傾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机阻。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像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論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

中庸

卷十九

夏

述善堂

○語類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問章句云。倫是次序之體。如何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

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新安陳氏曰。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端也。書同文。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禮應。附此是上節實証。

雖有其位讀。苟無其德讀。不敢作禮樂焉句。雖有其德讀。苟無其位讀。亦不敢作禮樂焉句。

註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釋困勉錄曰。此節及下節之意。在非天子節內。但非天子節是總言。此二節是分言。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夏 述善堂 藏板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句。吾學周禮。今用之句。吾從周句。

註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釋語類言有宋存焉。便見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夢商禮在。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抵牾者。然以此章

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爾。非以為盡當從周。若魯國邦之問。乃其素志爾。曰得之。附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愚不敢自用也。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賤不敢自專也。今用之。吾從周。生今不敢反古也。皆以非天子故也。

右第二十八章句

註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頓。有三重焉句。其寡過矣乎句。去聲。

註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夏 述善堂 藏板

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釋附王天下。聖人受命為天子。有德有位。有時者也。有三重。惟天子得議禮制度考文也。寡過。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也。有字包下。本身六事在內。寡過。包下世道五句在內。人即天下之人。寡過者。寡越禮。敗度。舞文之過也。自天子出。新民。兼善天下。皆在內。

上焉者讀。雖善頓。無徵句。無徵頓。不信句。不信頓。民弗從句。下焉者讀。雖善頓。不尊句。不尊頓。不信句。不信頓。民弗從句。

註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釋附上焉者無時也。下焉者無位也。不信不從則不能寡過。上焉者已有制作。下焉者未有制作而可以善制。作信以心言。如信道信度之信。從以身言。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中庸三章 卷十九 述善堂 藏板

註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釋或問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繆。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
語類此段第一句第二句。是以人已對言。第三句第六

句。是以已往方來對言。第四句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

○問質諸鬼神而無疑。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附本諸身有其德也。德即至德。從尊德性道問學來。徵諸庶民。有位有時而庶民信從也。於三王已然之迹。不必事事因襲。而隨時損益得宜。有變通而無差繆也。於天地自然之道。事事順而循之。不參系毫智力於其間。恰相合而無違悖也。鬼神至幽而難知。而其屈伸變化之妙。君子能顯體於禮度文之閒。而質之無疑。是幽而有以驗乎明也。百世至遠而難料。而其質文損益之際。君子能豫立乎禮度文之極。而俟之不惑。是遠而有以驗乎近也。凡此皆君子制作之盡善。而為居上不驕之實事也。○無疑者。信其相合。不惑者。決其不易。皆指君子之道言。○焦漪園曰。無所不合者。理也。其不能一一皆合者。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也。先後所值。各一其時也。故不繆等。只論其理。不當論其迹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中庸三章 卷十九 述善堂 藏板

註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釋語類此段說知人知天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總結上四句之義。○東陽許氏曰。鬼神即該天地

一句。後聖即該三王一句。○增註天道自然之妙。一毫人爲假借不得。人道當然之極。一毫私意夾和不得。

焦漪園曰。天人之理。即在禮度文拜跪分寸點畫之間。若不知其正理。則制作必不盡善。○附兩知字。從尊德

性而道問學得來。正見本身之妙處。○鬼神聖人。只是天人之理。無疑不惑。以其於天人之理。實相契合。故無

中庸三友
卷十九
翼
述善堂
藏板
可疑惑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註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釋或問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

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蒙引動言行皆指

三重言是三重之見於號令議論者。行是三重之自盡於吾身。而措諸天下者也。○原解上三句言王化不限於時。是可久。下二句言王化不限於地。是可大。一是直說。一是橫說。世世也。只就本朝言之。○附此節是言寡過。而有譽在其中。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也。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註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

中庸三友
卷十九
翼
述善堂
藏板
六事而言。

釋顧麟士曰。六事如此也。動而節。有譽於天下也。引詩總結之。○饒氏蚤。猶遠也。○原解用反結縮歸六事。見必人已幽明前後無不証合。乃足爲天下法則。以申明

有三重不驕義理。

右第二十九章
註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註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釋或問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迎日推策。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嫌於是哉。問方設居方。亡虞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帝舜理四方諸侯。隨方別其居方之法也。淺說承上章言天道人道之事盡矣。於此復以仲尼之事終之。以見中庸之道。盡於羣聖人而集其大成於夫子也。附

中庸 三支

卷十九

臆

述善堂藏板

此四句以道言。不以學言。言仲尼之道。貫通古今上下。蓋聖人之心。渾然一理。帝王天地之道。以時出之。而無不合。此其道之無不該。正以其德之無不備也。故下取譬天地。以明其德之大小一貫也。四句各開說。不必交互貫串。蓋理雖相通。而事各不同。註中自分明。內外本末。猶言表裏精粗。蓋無事不然。無時不然也。此中庸之全德也。故下以天地擬之。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

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臆句。辟音譬。臆句。臆音譬。

中庸 三支

卷十九

臆

述善堂藏板

註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釋原解此下二節。只一意。蓋以天地之德。擬聖人之德。而贊其大也。上節發其端。下節詳其意。吳因之曰。持載等字內。便含下並育不害意。錯行等字。便含下並行不悖意。大德小德。川流敦化。及所以為大意。皆在其中。下節不過申明此節。非別有一種道理也。附天地之所持載。覆幬者。萬物也。兩無不字。便是並育不害意。四時日月皆道也。錯行代明。便是並行不悖意。所以然者。以天地之大德敦化。小德川流也。但此節先發其端。下節

乃詳言其實。此節註中聖人之德。正照下節德字。贊仲尼有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也。但此處亦未明言。至下節詳言天地。而仲尼自在其中。錯字代字。正並行不悖之實迹。非循環不已之謂也。

萬物頓並育讀而不相害句道頓並行讀而不相悖句小

德川流句大德敦化句此頓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句

註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

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

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

中庸三

卷十九

冕

述善堂藏板

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育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釋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

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

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絕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

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語類大德是敦那化底。

小德是流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

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

便是小德川流。自古亘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作焉。

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

箇道理做出來。以至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

賢。皆只是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會得那源頭。只是這

一箇物事。許多頭項。都有歸着。如天下雨。一點一點都

着在地上。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史

氏全體之分。即物物各具一太極。萬殊之本。即萬物統

體一太極。原解小德是大德之隨處散見。大德是小

中庸三

卷十九

冕

述善堂藏板

德之總統包藏。川流即大德之支流。敦化即小德之本

體。程子謂聖人之川流。是日用處。敦化是存主處。附

聖人一理。渾然者。大德之敦化。泛應曲當者。小德之川

流。萬物並育句。即指上無不持載二句。道並行句。即

指上錯行代明二句。小德大德。乃推原其所以然也。德

不在物與道之外。物與道是形而下者。德是形而上者。

離德便無物與道。離物與道亦別無處見德也。並育不

害。並行不悖。是一時事。統言是並育並行。分言是不害

不悖。大德小德。亦是一德。分言是小德。合言是大德。此

天地句。不是推原其所以大。乃備言其德之實如此。而極贊其為大也。仲尼德同天地。則其大可知矣。中庸之道。莫大於天地。莫備於仲尼。尊仲尼所以立中庸之極則也。不徒為推尊仲尼也。通篇皆然。

右第三十章

註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

句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

中庸三支 卷十九 夏 述善堂 藏板

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皆反別彼列反。

註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釋或問楊氏以聰明睿知為君德者。得之而未盡。其寬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語類仁義禮智之智。與聰明睿知。只是一箇物事。禮智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擴充得較大。如火爐中底。便是那禮智。睿知

則是那照天燭地底。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足以有臨。大槩是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亶聰明。作元后。又曰。天生聰明。又曰。聰明文思。又曰。聰明時憲。便是大故也。要那聰明。文理密察。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詳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陳氏曰。

中庸三支 卷十九 夏 述善堂 藏板

上一句包說。下四句方細破。分仁義禮智說。仁則度量寬大。故曰有容。義則操持牢固。故曰有執。禮之施敬而已。故曰足以有敬。智足以分別事物。故曰有別。四者皆從聰明睿知中。細破分條貫說來。東陽許氏曰。寬廣大裕優厚。溫溫和柔順從。此仁也。發奮起強有力。剛不屈毅堅忍。此義也。齊心之齊。莊貌之嚴。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中正以臨事。言此禮也。文理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附聰明睿知。生知之質。堯舜之生安。孔子之天縱。皆是也。此四字兼內外言。寬裕等字。亦皆是

中庸三支 卷十九 夏 述善堂 藏板

子之天縱。皆是也。此四字兼內外言。寬裕等字。亦皆是

子之天縱。皆是也。此四字兼內外言。寬裕等字。亦皆是

由內以達外。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故下節舉內外而統言之。容執敬別四足字。緊承各上半句四字說。惟其每一德之內。逐件條理具備。故無不足也。五德皆由內達外。但此節且是歷數至聖之德。逐項條件具備。如此。至下節乃正言其積中發外之實爾。

溥博淵泉。讀而時出之句。

〔註〕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釋〕新安陳氏曰。溥博淵泉四字。總詠狀上所列五德之

中庸三支

卷十九

壽

述善堂藏板

體段。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

○蒙引自一至萬。理無不備。是為周徧。自近至遠。理無不該。是為廣濶。淵泉皆假借字。非譬喻也。○存疑靜深

謂萬感俱寂。朕兆莫測。有本謂一源活潑。渟泓無盡。○

翼註溥博總是蓄之厚。淵泉總是資之深。○又補時出

有隨時發見。初無方體。時時發見。並無終窮第二意。○溥

博是無遺。淵泉是不竭。○附溥博淵泉於渾然皆備之

中。要想其井然有條之妙。蓋緊承上節之意而統言之

也。時出要見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之意。

溥博。讀如天。淵泉。讀如淵。見。讀而民莫不敬。句言

而民莫不信。行。讀而民莫不說。句。見音現說音悅

〔註〕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釋〕新安陳氏曰。溥博則如昊天。淵泉則如深淵。非極其

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說。以當其

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

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說也。○諫書見如動作威儀之

類。言如訓誥號令之類。行如禮樂刑政之類。○際飛三

莫不字。是言至聖之見言行。無絲忽毫釐之不當其可。

中庸三支

卷十九

壽

述善堂藏板

莫有不敬其見信其言。說其行者也。○附此就至聖之

包涵衆小德言。故曰如天如淵。若其心則直是天淵至

下章方言之。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

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

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句。施去聲。隊音陞。

〔註〕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

如天也。

〔釋〕新安陳氏曰。有是聖德之實。是以有是聖德之名。凡

有血氣人類也。尊之為君。親之如父母。極覆載人所及處。皆然。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附仲尼雖未有其事。而亦有其理。聲名從敬信說來。故有是以字。但中國即上民之所居。至蠻貊則又遠於中國矣。舟車以下。又極言天下之境地。至於薄海內外。極至盡頭。有至聖之見言行所不能霑被者。而聲名之洋溢。則斷無不及也。尊親云者。聞其聲名而仰其德澤也。此亦至聖之德之感人處。故云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中庸三章

卷十九

翼

進善堂藏板

右第三十一章句

註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釋新安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為小也蓋以此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比下章之渾淪言之而純乎本體者則此為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為大德之敦化彰彰明矣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焉於虞反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焉於虞反

註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哉。

中庸三章

卷十九

翼

進善堂藏板

釋或問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經綸之為致和立本之為致中知化之為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所倚者無所倚則為不得其綱領爾。語類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真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言此至誠無偽。有以默契也。問夫焉有所倚。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闕。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又云便是不思不勉之意。思。堂堂然流出來。焉有倚靠。雙峰饒氏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

經大本之所自來也。蒙引經綸只是聖人一身言天下大經與天下之大本同例。不是天下人之大經而聖人經綸之也。只是聖人自盡其道如此。所謂人倫之至。故足為天下後世法也。至誠於大經理其一定之分而不亂。比其相接之情而使親。雲峰胡氏曰。前章以時出之。是小德之川流。是時中之中。此章大本是大德之敦化。是未發之中。前曰贊化育者。至誠之功。有補於造化也。此曰知化育者。至誠之心。無間於天地也。附至誠之真實無妄。統貫於三者之中。三者之中。又各自有一段真實無妄之意。在如肫肫其仁。便是經綸中之真實無妄也。餘皆然。

肫肫其仁

淵淵其淵

浩浩其天

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釋或問小註問肫肫其仁。曰。須直從誠意懇到處看出。仁之周流無盡。方是至誠本體。語類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閒。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仇

滄柱曰。此三句。只申贊上文。不是推本之詞。附肫肫即仁也。不分兩層。從經綸內看出肫肫。即從肫肫處指實其仁。猶云經綸大經。豈不肫肫乎。此至誠之仁也。蓋申贊經綸之妙也。下二句亦然。誠是大德。經綸三句。即敦化處。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

其孰能知之

之句。聖知之知去聲

釋語類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其德之發見於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

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此三句便是骨子。那箇聰明睿知。却是這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問至聖章言如天如淵。至誠章其天其淵。不同何也。曰。此意當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為德。故自家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

故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

右第三十二章

註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中庸 三支

卷十九

冕

述善堂藏板

釋附至聖至誠。只是一人事。前言其表。此言其裏。言其表。放之則彌六合也。言其裏。卷之則退藏於密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

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

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

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關於反

註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裴衣。裴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

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

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釋語類問衣錦尚絅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須是闇然而日章。曰。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來。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謹獨。存養。省察。兩節工夫而已。篇末尚絅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之初。真箇有為己篤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方肯做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有窮理意思否。曰。也。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去持養。故可與入德矣。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

中庸 四支

卷十九

冕

述善堂藏板

只言戒懼。謹獨。存養。省察。兩節工夫而已。篇末尚絅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之初。真箇有為己篤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方肯做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有窮理意思否。曰。也。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去持養。故可與入德矣。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

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裏。淡則可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若上面着布衣。裏面着布襖。便是內外黑。率率底。明道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未復合為一理。雖曰合為一理。然自然有萬事。在如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是自有敬信在極。而至於無聲無臭。然自有上天之載在。蓋是其中自有不是都無也。○知遠之近。是以己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如中庸四支

卷十九

裏

述善堂藏板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雲峰胡氏曰。第二章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其為君子小人者。可見於行事之際。此則言其所以為君子小人者。已見於立心之始。○周聘侯曰。知遠之近。風之自。人已內外相因之理盡矣。又找知微之顯。恐人但知外之由於內。而不知內之必形於外。則謹獨存養之功。猶有不至。故一表一裏。對說在這裏。○蒙引下文謹獨存養之功。是即於此所謂近所謂自所謂微者而謹之也。下文不賞不怒天下平之效。是即所謂遠所謂風所謂顯者也。夫豈有異旨哉。○知所謹。兼戒懼謹獨。謹獨只是知所謹之一半。○附闡然日章。是據君子為己之心。而推言其事之必然者如此。蓋學有實心。則必有實功。有實功。則自有實得。故外雖闡然無華。而中自有錦繡日積之實也。日章與下日亡對看。即日有之意。但白文是蒙首句。錦綱字說下。故不曰有無。而曰闡章爾。淡簡三句。又申言闡然日章之意。稼書所謂子思深有味乎此一段光景。故再詳言之。不是推進一層也。闡然日章。即日用酬酢隨時隨處皆然。積至篤恭天下平處。亦不外此意。○知遠三句。猶大學知所先後之意。中庸四支

卷十九

裏

述善堂藏板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

平句。惡去聲。

註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釋三山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

愧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其謹爾。○書內即是獨省。即是謹內省。使不疚而無惡於志。正是人所不見處著力。○原解首章從道體大原說入。故先言戒懼統體工夫。而挈其要於慎獨。此章從始學知幾說入。故先言謹獨慎微工夫。而密其功於存養。○附不可及句。詠歎君子之能慎獨。正以提醒學者。使知獨之不可不慎也。

中庸四支
卷十九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去聲。

中庸四支
卷十九
墓
逆善堂
藏板

註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釋語類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雲峰胡氏曰。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為己之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為己之學。首章言慎獨。此言人之所不見。即是獨。內省不疚。即是慎獨。必無疚然後無惡。此為己之功也。首章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蓋動則有可睹。此不動而敬。即是戒慎乎其所不

睹。言則有可聞。此不言而信。即是恐懼乎其所不聞。此又為己之功。益加密者也。○附為己之功至此。則致曲而可以有誠矣。故下言動變化之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同鈇音夫。假格。

註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威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斫刀也。鉞。斧也。

釋蒙引不賞不怒。無言意也。民勸民威。靡爭意也。○賞怒亦聖人所不廢。但民為德所感。不待此而後化。○附不賞不怒。德雖有誠。而效至民勸民威。蓋亦動變而未化也。

中庸四支
卷十九
墓
逆善堂
藏板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註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立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

極功也。

釋語類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處結局了。所謂不顯其德者。幽深玄遠。無可得而形容。下面不大聲以色。德輔如毛。皆不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北溪陳氏曰。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意。原解上節是由敬信而漸熟。此節是由敬信而能化。附篤恭。恭而安也。天下平。過化存神也。唯天下至誠為能化也。

中庸四支 卷十九 墓 述善堂 藏板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

化民。讀末也。詩曰。德輔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句。輸由。百二音。

註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輔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爾。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

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釋伊川曰。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多少。釋氏非黃非白非甘非苦言語。又曰。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聖人篤恭天下便平。都不可測了。後面節節贊嘆其德。至

中庸四支 卷十九 墓 述善堂 藏板
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天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容

如此。語類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篤恭了。便不用刑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爾。正月林曰。三引詩。以漸說到極處。以贊篤恭不顯之妙也。皇矣之詩。猶未離乎末也。烝民之詩。猶未離乎倫類也。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乃為微妙之極。始可以此而形容聖德之不顯。精言至矣。與末也。毛猶有倫二句對看。見彼雖不顯。不可謂至此。乃不顯至極。故惟此然

後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爾。附詩說不顯便是說到無形處。子思三引詩也。直要說到無形處方休。註中猶有聲色與毛猶有倫。二有字俱與無聲臭二無字反照看。有形者不足以形容不顯。惟無形者乃可以形容不顯之妙也。無聲無臭之中自有上天之載在。聖德不顯之中自有恭在。故困勉錄謂無聲無臭即在有物有則上見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

句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

中庸四支

卷十九

臭

述善堂藏板

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

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覆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釋輯畧侯曰。自衣錦尚綱。至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再敘入德成德之序也。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

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元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

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而之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

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

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

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

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

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

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

其意。此章又申明而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

綱之心。以至其極爾。其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

中庸四支

卷十九

臭

述善堂藏板

若大學敬止之例也。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綱以

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不

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

也。侯氏說多疎濶。惟以此章為再敘入德成德之序

獨為得之也。

四書句讀釋義十九卷

山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范梈撰疑鼎字庸齋自號磨鏡居士洪洞人

選拔貢生是編成於乾隆癸酉四書次第用朱子

原本皆先明句讀次詮文義先列集註次錄或問

語類其餘諸儒議論與朱註相發明者乃採錄之

稍有同異則斥不載焉

四書講義尊聞錄二十卷

(一)

〔清〕戴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六年至七

年懷新堂刻本

四書尊聞錄序

蓋嘗觀於六經諸子而後歎四書之語切也觀於古註疏及有宋以來諸儒講義而後歎朱子之心細也讀六經諸子者但卽四書以爲權衡焉足矣讀四書者但究研朱子集註及或問語類諸書以爲參會焉足矣明成祖詔儒臣修四書大全其擇焉不必

四書尊聞錄序

精語焉不必詳然會聚講解以資考核有功於學者不小嗣後蒙存淺達說約諸書發揮行繹要之皆使人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發之於文措之於事焉斯已矣誦聖門之問孝也則宜返之己曰我當如此以盡孝誦聖門之問仁也必返之己曰我當如此以求仁誦誠身之旨則曰我擇善固執

以誠吾身誦知言養氣之說則曰我
可使天下有未窮之理乎可使吾之
氣有怵於私利而不能剛大充塞乎
夫苟不能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發之
於文措之於事雖遍觀廣取何益於
我苟能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發之於
文措之於事雖單詞隻句皆可以勉
之終身進而上希賢聖然踐履必先

四書尊聞錄序

二

以講明參考會通而後心靜理明庶
其有以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發之於
文措之於事乎則講明之功亦烏可
緩也長洲戴生景亭閉戶窮經十餘
年志尚不凡自四書大全以及蒙存
淺達諸書罔不究覽又參之我
朝平湖陸先生安溪李先生講解擇而
存之彙爲四書尊聞錄求序於余余

讀其書力索潛思簡而該詳而有要
不必旁搜遠覽而儒先義蘊畢具讀
是書者可以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發
之於文措之於事矣夫今之士但思
發之文而已其三者皆視爲不甚切
之務夫不能驗之身心其文亦不能
親切有味不能措之於事則所謂道
聽塗說而已我

四書尊聞錄序

三

國家正學昌明超軼前代我
皇上崇聖右儒學貫天人每當
經筵進講輒剖示精微心原若接
聖教之所薰蒸天下學術日進於醇戴生
之爲是書也其以勉人者自勉以不
負發憤下帷之苦心以應文明之會
而讀是書者益復體驗之身心以措
之於事無徒思以發之於文焉則幾

矣

雍正七年三月上巳日漳浦蔡世遠

書



四書尊聞錄序

四

四書尊聞錄序

四書有集註而後大義明集註得大全而後微言析大全之異註猶集註之明經也然大全成於前明永樂時一仍道川倪氏輯釋之舊而加增損之紛紜齟齬使人靡所適從余少讀之始而駭繼而疑久乃稍見涯涘庚子以後博觀程朱語錄或問諸書反覆潛翫頗有所得因以己意點次然脉絡精神猶未融貫元明以後諸儒之說猶多闕如丙午重加訂正每章列總旨於前附諸解於後復採元明諸儒論說以疏其義有不合則以鄙意叅之一句一字務期不悖於註而後已非敢謂自有所見凡以尊所聞而已由此以觀大全庶乎黑白分明不至如向者紛紜齟齬所適從乎書成略識始末以問世願學者共加訂正焉

雍正戊申秋七月長洲戴鉉景亭識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官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又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

大學序

懷新堂

懷新堂

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

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

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

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

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

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

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

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

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

四書章句序

大學序

二

懷新堂

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

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

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

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

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

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

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

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亦竊附已意

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 國家

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
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四書章句

大學序

三

廣新堂

四書講義章句錄卷之一

長洲戴 欽景亭手輯

同學諸子

大學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
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
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章

松陽講義此章只是序不可紊功不可闕之意綱領如
此條目亦如此明季學術淆亂各立宗旨或主明德或主止

四書章句

大學

一

廣新堂

至善或主修身或主職事或主愛知或主格物或主明理
於天下皆屬亂道三綱領還他三件八條目還他八件方是
朱子之意方是聖人之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
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
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
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
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
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

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聖人立教。既養之於小學之中。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道何在。乎一在明明德。已之德本明也。而不能不昏於氣質。物欲故當因其所發以加學問之功。使拘者以正。蔽者以開。而復其本明之初焉。此大人有體之學。一在新民。民之德本新也。而不能不汚於習俗。又當推吾之所明者。立法垂教。使德新民。各有當然之軌。不可苟且。便了。必當使已德無一毫不明。民德無一人不新。到恰好至當地位而後已焉。此大人體用合極之學也。

四書章句

大學

二

懷新堂

教人脩為之方。如君子深造之以道。道也。或不習之於小。固有不。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功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本。及其長也。不道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存疑。本文三在字。皆承大學之道說來。○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困勉錄。大至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其象理應萬事。德也。恐未安。德是虛字。虛靈不昧。具象理應萬事。俱在明字內看。為妙。淺說曰。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最明。○新安吳氏曰。氣稟有昏昧之時。而無息。藏之有生之後。不昧者。所以昏也。然雖有昏昧之時。而無息。滅之理。○朱子曰。所謂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子。本是箇明底物。緣為塵昏。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非義而羞惡。皆明德之發見也。雖至惡之人。亦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受學。氏曰。明之功有二。一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

四書章句

大學

三

懷新堂

是下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綱領。止至善。總明明德新民而言。又八者逐條之綱領。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然明明德新民。何由得至善而止之。惟先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物皆有定理。而所志有定向矣。志既定。則內念不與外物不接。無以動其心。而後能靜矣。心既靜。則慮不形。自然舒泰。無所擇於地。而後能安矣。安則日用之際。從容開眼。事至物來。有以接之。而後能慮矣。慮則隨事觀理。研幾審處。而後能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象引。上止字。以工夫言。此止字。以實理言。不日至善。而日止者。正以見至善在所當止也。古人立字命意之精如此。

○朱子曰知止是謙得去處既識得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
行路知得從這一路去心中自是定如求之此又求之彼即
是未定○問知止是萬事萬物皆知得所止或只指一事而
言曰此微上微下知得一事亦可謂之知止○新安陳氏曰
章句云知止則志有定向或問見事物皆有定理合二說其
義方備能知所止則此心光明見事物皆有定理而志方
有定向○存疑靜兼內外說如今看書自家既有定說更不
復起疑便是人有異說亦不能打動我○說統靜字在動中
看出非人生而靜之靜注不安二字可味○困勉錄心不安
動雖應事接物亦靜也○朱子曰安是就心上說○翼註得
還通承由知止而至於慮來不單慮○雙峯饒氏曰譬之
秤知止是識得秤上星兩慮是將來秤物時又仔細看能得
是方秤得輕重的當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
際四者乃知止所以至能得之脈絡○朱子曰定靜安慮得
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日○格物以致知是也此節俱
說約知止尚有前一步工夫即下格物以致知是也此節俱
就現成說下知止始能得格物云惟知止而後能定靜
安慮以得也中間每句要上根知止來下起能得去

大學
四
慎新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
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合而觀之明德新民皆物也然必明德方可新民物不
有本末乎知止能得皆事也然必知止方獲能得事不有終
始乎誠知本始所當先而加功於先末終所當後而不急圖
夫後則進為有序自然山本以及末而大學之道不遠矣
○存疑明明德已也新民人也故以為物人已相對而有
內外之分故曰本末知止知此也能得此也故以為事知
得相因而有首尾之異故曰始終○蒙引知止知字深知所
先後知字淺知字又在知止之前○困勉錄近道二字只
依大全仁山金氏作大學之道道字看為是學之方法近
道猶云得法也○玉溪盧氏曰物有本末結第一節事有終
始結第二節知所先後則
近道矣兩句再總結兩節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
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
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
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
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
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大學
五
慎新

○不親之古人乎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以新民者不
求之天下也必先立標準習教誨以治其國欲治其國者不
遠求之國也必先正倫理篤恩義以齊其家欲齊其家者不
遠求之家也必先舉動合義好惡循理而先脩其身至於身之
主宰則心也心有不正則身無所管攝矣欲脩身者必敬以
直內處以應物而先正其心心之所發則意也一有私意無
乎其中而為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矣欲正心者必
戒其自欺求其自慊而先誠其意非固執以為誠也人心
之善莫不有知而或不能使其衷衷洞然無所不盡則誠
之問善惡莫辨欲誠意者必因其所已知推而極之以至無
所不知而知無不致可也知又非懸空以為致也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有未窮
知必有礙欲致知者正在即事即物窮其所以然之則與
其所以然之故而使物無不格可也此大學之條目也
○東陽許氏曰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者
是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
已○汪武曹曰此節從新民逆推明德首句本是新民之
事只當照章句就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蒙引齊家
之道必篤恩義使父子兄弟夫婦皆歡然有恩以相愛必正
倫理使父子兄弟夫婦皆樂然有文以相接○存疑齊家治

國平天下。俱要兼化之處。說○脩身須兼身之所具。所
 說傳中。視聽食是就所具說。孝弟慈是就所接說。○象引正
 心只是主靜之法。靜亦動。動亦靜。故曰敬以直內。○意者
 少○存疑正心是心之應物。得其當。誠意是發心。實要為
 善。惟真實要為善。則此心都在義理上。了。則開應接始可
 求。理使其當。若不然。實要為善。則此心全在物欲上。如
 何使他應接當理。緣接不當。理只是喜怒愛懼之發。不得
 其當。却非惡也。意不誠。全是箇惡人。所以緊要在此。○
 朱子曰。致知誠意。是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覺之關。誠意
 乃善惡之關。透得致知。則覺不然而夢透得誠意。則
 關則善不然則惡。○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鏡子。本全體
 通明。只被昏翳了。而今逐旋磨去。使四邊皆照見。其明無所
 不到。○致知自裏面看出。推知無窮。盡處自外面看入。推知
 無去處。○格物是仔細說。致知是全體說。○則格物還是事
 未至時。格事既至。然後格。○格是到那般所在。也有事至時
 格底。也有事未至時。格底。○格物是到那般所在。也有事至時
 不通透。不妨一事。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
 知○存疑。物字所該極廣。後面齊家治國平天下許多事。皆
 皆在此。○工夫節次。若致知誠意。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最
 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誠意。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最
 在字又緊得些子。○爾勉錄此節音序
 之不可亂下節見序之所以不可亂

大學

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
 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
 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
 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夫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皆必有所先者。亦以其功之粗
 因耳。大人能於事物之理。窮究而無遺。而后吾心之知。亦
 然而無蔽。此致知所以格物也。知既至。則真妄分明。發
 皆無虛偽。而后意可得。而誠此誠意。所以先致知也。意誠則
 妄念既去。中無所累。而后心可得。而正。此正心所以先誠意
 也。心正。則主極不偏。有以檢束其身。而后身可得。而脩。此脩
 身所以先正心也。身脩。則有以儀型於家。而后家可得。而齊。
 此齊家所以先修身也。家齊。則有以觀化於國。而后國可得。
 而治。此治國所以先齊家也。國治。則由近及遠。而后天下可
 得。而不此。明明德於天下者。所以先治國也。其功不可闕。而
 其序不可
 朱子曰。格物。精然有緒。必欲便能識破。他自來點檢
 慣了。譬有賊來。便識得。便捉得。他不曾用工夫。與賊同。賊同
 食也不知。○讀書。錄物。格是知。逐事逐物。各為一理。知至是
 知萬事。萬物。通為一理。○朱子曰。知既至。則意可得。而誠。此
 中間。幾無不及。處。便有賊潛藏。在彼。不可知。若四方。八面。都
 光明。了他。便無著身處。○雲峯胡氏曰。章句。可得二字。蓋
 知此理。既盡。然後意可得。而實。非謂知已。至則不必加誠。意
 之功也。意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
 正心之功也。然不日知。既盡。然後實其意。既實。而後正其
 心者。蓋知行二者。貴於並進。但畧分先後。非必了一節。無餘
 然後。又下了一節。是當會於言意之表也。○象引上條云。明明
 德於天下。而下條云。天下平。須知。必是天下之人。皆有以明
 其明德。然後為天下平也。○說統以。而後字。形出。必先意誠。
 后字。要掉轉上節。數先字。○新安陳氏曰。意誠。心正。身脩。明
 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家齊。國治。天下平。新民。所以得
 止。至善之次序也。註皆字。包明明德。新民。而言。○汪楮九日
 古之兩節。俱是功夫。何嘗說者。效驗。推過。張氏以為。語難。覆
 說。竟實。鞭繫。上文。此說。得之。蓋此節。皆見。不知。此必。不能。如
 意。彼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

錯之耳

要而言之格致誠正皆為修身而設齊治平皆自修身而推則身其要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踐雖殊而以己及人之理則一也

皆以修身為本焉
吳氏季子曰天子有天下者也諸侯有國者也卿大夫士庶人有家者也大學之道皆不可以不講然亦何者不本於修身如日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是齊家以修身為本也如曰君子之守其身而天下平是齊天下以修身為本也如曰君子之守其身而天下平是齊天下以修身為本也○李穀侯曰修身二字只當做自明其明德看若前本明德此又本修身便是兩截○困勉錄喻身為本即是明德為本但前就綱領言之而見其好之不可易此則就條目言之而仍見其不可易也○存疑本是以身對家國天下看不是就格致誠正亦以修身為本蓋句謂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見修身之該格致誠正也

四書傳聞錄

大學

人

懷新堂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夫身既為家國天下之本則必修身然後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若不能格致誠正以修其身是其本先亂了却要使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未治者必無是理矣以家對國與天下言則家親而在所厚與天下疏而在所薄必厚其所厚而後能及其所薄也若不能修身以齊其家是其所厚者且先薄了却要治國平天下將那所薄者反得加厚斷乎未之有也有志於大學者不可不明明德以修身哉

新安陳氏曰此本字接上文本字末謂天下國家○
注亂即不修意治即齊治平意薄即不齊意厚即治平意○
三山陳氏曰國天下本非所薄自家視之則為薄也○
此節正明本之為重意不可以修身齊家並言所厚者薄者跟不能修身以齊家來不是把本末與厚薄對看緣所厚者薄亦是那末不治的起頭處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章

困勉錄此章釋經文明明德曰德曰天之明命曰峻德即是經文明德二字曰克明曰顧諟即是經文上一箇明字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兩書傳聞錄

大學

九

懷新堂

大學所釋明德者爾何嘗考古而得之昔武王告康叔曰人莫不有是明德但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難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惟文王無氣稟物欲之拘蔽故能全其虛靈之本體焉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甲商書顧諟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伊尹告太甲曰人皆有此明命而心志放逸忽忘者多惟成湯能長存此心而顧此明命無一時之怠焉
朱子曰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稱鶴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稟稟然不

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履峯健氏曰：靜存動察，皆
是顧其靜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戒謹不虧，恐懼不聞，其動
也，即物觀理，隨事度宜，於事親見其常
孝於從兄見其當弟，此之謂常自在之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帝典堯典曰：德之在人，體用皆全。本峻大也。但人都被
私欲狹小，惟堯為能盡己之性，而通貫明徹，無限量焉。
○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峻德以此德全
體之大言一也。○蒙引或以峻德為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者，
非也。蓋明峻德，只就帝堯一身言。若說由外便是新民境
界矣。○困勉錄三書雖有次序，傳者引書却不重在次序，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四書會聞錄

大學

慎新堂

由三書觀之，詞語雖若不倫，要皆是自明已德之意。
○不同而意同也。而所以新民之德者，其本已在此矣。
○困勉錄自字對民言。○蒙引著此一句，以別新民小註
以為仁由己釋之，本文無此意。觀章句已德二字，尤可見。
○臨川吳氏曰：自明者，所以自新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者所
以新民。然欲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而新民必先有以自明
而自新。故以自明二字結上文，明德而新民，必先有以自明
德之傳而起下章盤銘自新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章

東陽許氏曰：此章釋新民而章。○五新字皆非新民之
新。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
新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雲峯胡氏曰：上章釋明明德，故
此章之首曰：日新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止於至善，故
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開下章之端。義理接
續，血脉貫通，此亦可見。○翼註此章雖有自新新民新命三

項總以新民作主。蓋自新者新民
之本，新命者新民之應也。重末節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
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
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
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

大學所謂新民者，我又嘗考古而得之。湯嘗自銘其盤
曰：人之洗心，如洗身然。苟能一日之間去其舊染之污，而自
新，志意既誠，確於其始矣。而非但一日而已也。必當因其已
新者而日日新之。工夫接續於繼，又日新之精神振奮於終，
務使私欲淨盡，無或蒙
垢焉。湯之自新如此。

四書會聞錄

大學

士

慎新堂

朱子曰：緊要在一苟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新
則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困勉錄凡入在得迷之中，
最難覺悟。在積習之中，最難振拔。故苟日新，句最重。○苟日
新，是不因循，滌日新，是不中阻。又日新，是不倦勤。看來
全體有此三層工夫。逐事上有此三層工夫。○翼註苟日新
日字只是一日與下三箇日字不同。存疑者來新民工夫
自新蓋居其半，或問說新民變化
之處之二事自新則是化之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然新非一己之新也。當推其自新者以及民焉。武王告
康誥曰：商民雖染時俗，然善心未嘗息滅。亦有自新之機。汝
當迎其機而振作之，井田學校，修其作之之具，勞來匡直，許
其作之之術，使之歡欣踴躍而樂於為善焉。武王之作新如
此。

朱子曰鼓之舞之如擊鼓然自然能使人跳舞勇躍上
之人之於民時時提警警之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
興起同然之善心而不能自已耳。東陽許氏曰第二節章
句以新民為自新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才善心發見便是
自新之機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字是前新字意。蒙引新
字連民言自新之民也。蓋商之民染紂之汚俗已深至武王
布以維新之化民亦皆有自新之機矣但在上者未有振作
而成就之則亦未便能濯然一新耳。故武王於康叔之衛告
之云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
民而始受天命也

然又不自新其德也。詩咏文王曰我周自后稷以來世
為侯國至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上天眷顧之命

是其新舊而命則維
新也。文王之新命如此
朱子曰此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蒙引新命何處
見得只是德化大行而歸附日衆耳。就統新民至於新命
但論道理必以是為至。不是教人圖度天命也。北溪陳氏
曰三節有次第。從第言新民之本。康誥言新民之事。文王詩
言新民成效之極。因他錄盤銘康誥
周書本無淺深傳者引之則有次第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由湯文武觀之自新不造其極無以立新民之本。新民
不造其極無以盡新民之道。是故凡為君子者新已德以新
民德必無所不用其極。不安於小成不
狃於功利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也。
蒙引此君子泛言或以為指湯武文王者非也。厲川
吳氏曰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至善之謂也。

子非贊諸君子。蒙引此其上三節而結之。非只結文王之
也。詩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邦畿千里章

能得又兼釋八者條日其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脩是誠
意正心脩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
○國地錄邦畿節是引起至善黃鳥節是引起止於至善文
王節則實言至善淇澳烈文二節則實言止於至善頭緒雖
多只是言天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人當用致知力行工夫
以求止於
這理上耳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
止之處也

大學所開止至善者我又考究古而得之詩云王畿地
方有千里之廣實居天下之中而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
歸止於其地惟民之所止也。即詩言觀之
可見天下之事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蒙引王都為四方之極猶至善為萬理之極千里二字
貼至廣意猶至善之理全體渾渾無所不包。蒙引惟民所
止之止止居之止也。物各有所當止之止止至善之止也。借
彼之詞寓此之意。章句物字所該者廣自君臣父子以至
於動靜語默之類皆有所當止之至善語其綱則曰明德新
民耳。○連說玩惟民所止口氣若有道理當然聽人自止之
意然日所止是重理一遍日止
於日於止方重人當知止上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加

鳥乎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

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物既各有當止之處而人可不知之乎詩云緝蠻黃鳥止于邱隅岑蔚之處孔子讀此詩而有感曰黃鳥一物耳於其欲止之時尚知所當止之處可以人為萬物之靈反昧其所止而不如鳥乎即詩與子言觀之可見人當知所止也

家引邱隅是言山之一角峻處岑蔚謂山峭高而木森之得其所也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此知字兼能得意胡氏以對能得言恐太泥如在黃鳥只云於止知其所止便是能得所止了不成黃鳥此時只是知所止而猶未能得所止也買註此承上節看不可對上節看蓋所當止三字即上節物各有所當止但加人當知意耳此只泛說勿入明德新民

大學

詩

續新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緝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然其所當止與人所謂知止者絕不越至善為不觀之文王乎詩云穆穆深遠之文王其心繼緒尤明無一毫之蔽故無不敬而見於事者皆安所止焉詩之言如此今於其敬止之大者言之如君之道莫善於仁文王為人君則以心行政而止於仁臣道莫善於敬文王為人臣則以下事上而止於敬子道莫善於孝文王為人子則愛慕繼承而止於孝父

道其善於慈文王為人父則積德昌後而止於慈至於統御國人其道莫善於信文王與國人交接則內外不二終始不欺而止於信所謂緝熙敬止者如此學者於此五者之中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及其餘則無不得其至善之所在矣

朱子曰緝熙是已能如此不是方用工敬在心止在事俱就現成說○蒙引繼緒尤明言其心常明也○西山真氏曰敬止之止舉全體言無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言敬之一事也○困勉錄敬止俱兼體用仁敬孝慈信乃就敬止中抽出其目之大者言之非可與敬止分體用也大全張氏以上一節止字為統體之止不可從○存疑無不敬而安其所止緝熙之實也○下五事又敬止之實○新安陳氏曰章句學者於此以下乃朱子推廣傳文言外之意○蒙引此一節須以文王事言所以實敬止之義也

詩云瞻彼淇澳菴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侗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諱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侗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諱兮者道益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大學

詩

續新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錯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錐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侗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諱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

瑟嚴密之貌侗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諱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

此可見新民止於至善之效驗矣。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聽訟吾猶人也章。

吳氏季子曰此章專釋物有本末之義所說者廣矣獨言訟者舉一以例其餘也。○顧註此章重一使字知本全在上見。

使字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無實

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

四書章句

大學

本

慎新堂

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

先後矣

經所謂物有本末者其義何以見之夫子嘗有言曰聽民之訟而判其曲直吾亦可以猶人也必也使民曲直兩忘

自然無訟乃為貴乎夫子之言如此夫曰無訟是凡民無情實者良心難昧自不得盡其虛誕之辭果何道而能使之然

故蓋由聖人潛孚默化有以大服乎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夫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已德之

明也必己之德明然後民德新而自無訟此夫子之言所謂知明德之為本而先之不徒求之新民之末也經言物有本

末不即此可見哉

李穀侯曰聽訟便有斷折之意不是空聽。○爾勉錄無訟只作無怒可謂是在聽訟之先。○小註不可以聽訟為

未無訟為本只就無訟句內討出本末之意無精句申無訟意大畏句申使字意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蓋已是化為有實

了不是仍舊無情但有所制而不得盡其辭也。○畫字亦不必泥只作這字看不是八九分不十分說盡。○蒙引此謂知本此指孔子所言也。○章句曰觀於此言正謂此也。○或謂指孔子知本此於本文似不費力於章句則不合矣。以為孔子知本則孔子豈止近道者哉。○章句所引以不如此解者正自有說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聞嘗竊取程子之意章

四書章句

大學

本

慎新堂

說物此章分四段言欲二句釋格致之義人心之靈六句推格致之由是以大學五句詳格致之功至於用力之久四句言格致之效末二句結詞此章專屬知所謂明善之要也下章專屬行所謂誠身之本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聞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

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

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

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

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

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朱子謂右傳之五章蓋曾子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謂編已亡矣然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致知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此不可缺者開宗明義之旨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人欲推極吾心之知在體我所接之事物而窮究其理所以然者何也蓋人心之靈虛明不昧莫不有本然之良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當然之道理知在心而實周于物理在物而實具於人心惟氣拘物蔽於事物之理有未透窮究故其心上之知識有所闕畧而不盡也所以大學始初教人必使學者舉凡天下事物之理無大無小莫不因其本心明白處益加窮究之功因之引伸觸類凡理之所當然與理之所以然者無一事之不窮無一毫之不盡務求至乎其極而後已如此日積月累至於久後工夫既到忽覺一旦之間豁然開悟皆貫穿通透得來則衆物之理或在表或在裏或在精或在微或在粗或在細無一不窮而吾心具衆理之全體與應萬事之大用無不明通矣夫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便是物格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

大學

牛

慎新堂

便是知至經文所謂物格而後知至者此之謂也
雖是不具於人之心也故下文遂繼之曰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問經文物格而後知至却是知至在後今乃云因其已知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朱子曰知元自有義要去理會便是這些知窮若格然全不向著便是知至之端未曾通曉思量者便這箇骨子透出來○表者人物所共由裏者吾心所獨得有人只就皮殼上用功於理會此乃然者全無見處有人思慮向裏去多於事物上則表裏精粗無不盡○雙峯德氏曰格物窮至那道理恰好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然裏之中又有裏精之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一重且如爲子必孝爲臣必忠此是臣子分上顯而易見之理所爲表也然所以爲孝爲忠則非一字所能盡如居則致其敬養致其病致其憂喪致其祭致其嚴皆孝裏面節目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又如何而致敬如進退周旋慎齊升

降出入揖遜不敢噫噫咳不敢欠申跛倚寒不敢襲澣不敢濡之類皆是致敬中之節文如此則居致敬又是表其間

節文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此特敬之見於外者耳至於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如弗勝以至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又處精粗亦然如養親一也而有所謂養口體有所謂養志口體雖是粗然粗中亦有精養志雖是精然精中更有精若見其表不見其裏見其粗不窮其精固不盡然但究其裏而道其表索其精而道其粗亦未盡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是物格○因勉錄朱子是以表裏精粗各有當然所以然者兼用○新安陳氏曰吾心之全體即釋明德章句所謂其衆理者吾心之大用即所謂應萬事者也○或問又有問進脩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誠意必先致知而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
日格物者必窮理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

大學

牛

慎新堂

身之中以至窮理之極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自一窮理者非窮必盡窮天下之理會得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通圖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矣然之謂如何而爲孝養之宜如何而爲溫清之節莫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不窮究然後能之非徒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地之所以高厚厚薄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

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酒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真過於寡欲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者也

所謂誠其意者章

困勉錄此章誠意是緊關頭慎獨二字又是把意之要小人節言不能慎獨者之形外洵是節言能慎獨者之形外洵見君子小人分途處全在於此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

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母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經文所謂誠其意者是欲人於意念發動之時真真實實實禁止其自欺之心也毋自欺如何惡惡如惡惡臭一般是一

實禁止其自欺之心也毋自欺如何惡惡如惡惡臭一般是一

其心惡他而務決去其惡好善如好好色一般是真心好他而求必得其善如此機是好善惡惡的本心無有虧欠得管自己心上快足所以謂之自謙然欺曰自欺謙曰自謙是意之實與不實人不及知而已心所獨知是獨知之地雖隱微却是善惡之所由分不可不謹故誠意之君子於此必加謹以審其幾稍涉自欺便就禁止若是自謙便加擴充不致有一毫苟且亦不待發見於容色事為

之際而後用力也所謂誠其意者如此

新安陳氏曰前章云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誠意正心脩身皆自脩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脩之首○翼註此禁

止不是傳者戒人之詞乃是誠意者自家禁止○朱子曰自

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却又十分去為

善知道惡不可為却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如

私緣做官會此是放無狀小人豈自欺之謂耶此處工夫

極細未便說到粗處前後學者說差了緣連下文小人間

居一節看了所以差也○如有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便

是自欺到得厭然掩之於其者○在格九日意字只

指欲為善去惡的一念故緊著好惡兩句言其好善惡惡

必當如此也高中立謂好惡宜懸空說而後未往好善惡

之語為非膠矣○連說如惡惡臭者意念上務決去如好好

色者意念上求必得非在事為上務決去求必得也○朱

曰自謙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謙了非謂做得善了方能

自謙自謙正與自欺相對所謂謙其意便要毋自欺非是說

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自謙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淡

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此中心其實有些子不願只此便是

二心誠偽之所由分也○翼註自謙猶云自家求謙自家也

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毋自欺也四句要緊緊一氣說只

是一意蓋自欺者反言之也如惡惡臭二句正言之也一反

一正固無兩意此之謂者承言之也即此便謂之自謙亦無

兩意○新安陳氏曰獨知之地即此也此獨字指心所獨

知而言非指身所獨而言○朱子曰如與衆人對面心

中動一念或正或邪亦不在此處○幾者動之微是欲動

謂獨也以其為實與不實分頭
處故曰處蓋欲動未動之時也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
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
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
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
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
也

四書章句

大學

章

經斷章

然君子所以必慎其獨者何也試以小人不能慎獨而
自欺者觀之小人於閒居獨處之時以為人莫子知任情恣
欲以為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也知惶恐却消沮閉藏揜
其真實之不善而著其虛假之善彼固以為君子可欺而揜
者有益耳殊不知我方如此揜飾而踪跡已露君子之人視
之如洞見其肺肝然夫惡不可揜而善不可詐豈不在費心
機竟何益矣此所謂實有是惡於中自有以形於外是皆獨
知之地一念不謹以至於此耳故君子重以為戒必慎其獨
以毋自欺也

小註閒居獨處對見君子說不見君子時便是閒居不
限定是一人獨處○翼註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消沮即愧作
意愧則神消氣沮也閉藏即下掩惡著善也消沮了自去閉
藏不是平說○困勉錄人之視己人字專主君子言○正解
如見肺肝實作君子見之則何益何方接得緊○困勉錄此
誠字只當實字雙峰謂此誠字兼善惡言是也○小註此謂
語脈緊頂上文來專就惡一邊指點轉落重以為戒意方合
○新安陳氏曰上一節每自欺說得相密乃自君子隱然心

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人說得粗乃自小人
然詐偽之善者言之無上一節自欺而必自謙之工夫
為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
至此又重以小人為戒而尤必慎其獨○雲峯胡氏曰前章
未分君子小人此章分別君子小人其嚴蓋誠意為
善惡關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

會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
此可畏之甚也

會子平日嘗有言曰幽獨之中人皆以為莫子視莫子
指也不知善惡幾萌於意便已昭然難揜莫謂無人看見乃
十目所共視也莫謂無人指樹乃十手所指也幽獨之不
可揜至此豈不其可畏乎即會子之言觀之愈見君子不可
不慎也

四書章句

大學

章

經斷章

存疑十傳皆會子之意則閒居一節亦會子意又引
會子之言何與曰小人閒居節是為誠意而設十目所視
是平日之習既述其意復引其言自不相碍○翼引十目所
視十手所指若依新安陳氏用常如二字則於本文其嚴字
之意反疑矣要明說出不可揜之意○翼註所視所指實
作人指視我嚴字是凍凍森森之意○松陽講義此節在
難云引此以明上文之意然會子只是言獨之可畏不若君
子小人者論言外之意則君子小人皆在內不知其可畏者
長者君子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
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
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苟能慎獨。又豈無其驗乎。如人若富足。自然光潤。其屋
矣。况意誠而有德之人。有不潤其身者乎。潤身之實如何。以
言其心。則不愧不怍。廣大而寬平。以言其體。則不矜不驕。安
舒而自得。所謂德潤身者。然也。然德自誠意中來。故君子必
慎獨。以誠其意。好善則如好好色。惡惡則如惡
惡臭。必到那自謙處。則德全而有潤身之效矣。

新安陳氏曰。此借富潤屋。以起下句德潤身之意。朱
子曰。富潤屋。以下。是說意誠之驗。如此心。本是箇潤大底物。
事只因愧怍。便卑狹。被他觸礙了。所以體不能得安舒。○蒙
引心廣體胖。一句。平說皆潤身之實也。章句輕重解者。推本
之意也。○章句所謂心無愧怍者。仰意誠而自謙之謂也。
註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蓋至此。則是能自謙而
無自欺。而意已誠矣。故繼之云。故又言此以結之通。
此一節。皆為結語也。不可專指故君子必誠其意。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

四書章句

大學

朱

慎新堂

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
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為進德
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
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章

如何正然。意既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前二章言知言意。雖
皆是心。然知是就心之知覺處說。意是就心之發念處說。至
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程子說。使目四不得其正。言心不
正也。視不見以
下。言身不脩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

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
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
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經文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蓋以心者。一身之主。宰而
心體至虛。原若不得一物。如喜怒哀懼四者。皆心之明。而人
心之用。不無但能虛。以持之。隨感而應。則施之。各中其節。而吾
而有所忿懣。則心為忿懣所累。而不得其正。偏主於怒。而有所
所恐懼。則心為恐懼所累。而不得其正。偏主於憂。而有所好
樂。則心為好樂所累。而不得其正。偏主於喜。而有所憂患。則
心為憂患所累。而不得其正。心之用。失其正。則心之體。安能
得其正乎。

四書章句

大學

朱

慎新堂

身之主人。心之主宰。然心之體。本虛而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
身之主。固其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好惡
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
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
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
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
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或不
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
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朱子曰。正心。却不是將
此心去。正那心。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懣恐懼好樂憂
患。自來不得。○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須
看有所二字。○心纔繫於物。便爲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
事。未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問在心下。不能忘
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爲物所繫。轉便是有這箇物事。
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若了。如心得其正。○松陽講義
忿懣四者。雖在動時。然只是論心。不論外邊形迹。若涉外邊
形迹。便是脩身事。○存疑。本文只是有所。章句加不能察。三
字。此朱子喚醒人處。○章句欲動情勝。只在本文有所內。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在。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

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心既累於喜怒哀懼。而有不正。則亦外馳於喜怒哀懼。而不在虛靈之舍矣。心為一身之主。心既不在。則無以檢其身。目雖視而不見其色。耳雖聽而不聞其聲。口雖食而不知其味。而衆體皆失其職矣。心不正。身便不脩。如此則勉錄心不在。即是不得其正。無兩臂之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朱子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雙峯饒氏曰。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况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存疑直之。即是去其有所而使之正也。敬是直之工夫。故曰敬立則內直。

困書章句錄 大學 朱 懷新堂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夫心一有所不在。則視聽飲食。尚不能辨。推而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將無一得其理者矣。此經所謂欲脩其身。先正其心。正之云者。察之於方動之時。而敬以直之。務使此心如太虛。應接萬物。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焉。可也。
翼註此節要承上二節。而不泥上二節。蓋次節視聽飲食。本盡不得脩身之事。而首節亦只以用言未及其體也。此脩身如五官百體。應事接物。皆欲得其理。此正心亦不粘定。喜怒哀懼。但跟著有所說耳。困勉錄章句。審察此心之存否。及敬以直之。俱屬在正其心。正字義內。朱氏公遠曰。經言正心。是象體用言。傳言所以正心之道。是專以用言。蓋射於外。所以養其內也。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

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

所謂齊其家章

朱子曰。正心脩身兩段。大槩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問如何脩身。專指待人而言。曰脩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共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也。一節說。一節去。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困書章句錄 大學 朱 懷新堂

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經文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蓋身與人相接。情之所向。各有當然底道理。但常人任情而不能檢察。故每陷於一偏也。如於其骨肉之間。為所親愛。或不復制以義理。而辟焉於其卑汙之人。為所賤惡。或不復加之寬厚。而辟焉於其尊長之倫。為所畏敬。或過於屈抑。而辟焉於其困苦之人。為所哀矜。或流於姑息。而辟焉於其平常之人。不妨教。或遂至驕肆。而辟焉於夫。親愛畏敬。哀矜於好之屬也。豈其中盡無善乎。賤惡敖惰。惡之屬也。豈其中盡無美乎。而皆一於偏僻如此。故好一人。則好心中。而其人之美。以過情而棄。若於所好之人。則惡心中。而其人之美。以過情而棄。若於所好之人。而又能知其惡。於所惡之人。而又能知其美者。此非脩其身而能得好惡之正者。不能求之天下。蓋亦鮮矣。
雲峯胡氏曰。本文人字。非為君子言。乃為眾人言。章句曰。眾人又曰。常人是也。案引之猶於也。或者多以向字釋之。

太著力了。○朱子曰之所親愛如父子當主於愛然父有不
義不可以不爭子有不肖亦不可不知教之之所敬畏如君
固當敬畏然若當正教責難也只管敬畏不得賊惡固可惡
或向可敬或有長處亦當知之○家裕如有大害方欲懲之
被他哀鳴懇告又却寬之這便是哀矜之偏處○問放情惡
非好事曰此如明鏡之懸妍者自妍醜者自醜隨所來而應
之不成醜者至前亦喚作妍者○有一般人上未至於可親
愛下未至於可賤惡只是所為也無其好處令人懶去接他
是謂放情此放情不是惡德○忿德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
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問脩身齊家章所謂親愛畏敬以
下說凡接人皆如此不特是一家之人○曰固是○說統五
箇字但主太過一邊說就是不能知此非是由於不知也
○莫正好而不知其惡此惡字是美中之惡惡而不知其美
此美字是惡中之美○上章註云然一有之而不能察此章
註云推其所向而不加察○察字最精蓋平時格物
致知臨時又省察一番本文○知字亦從加察中來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中庸章句錄 大學 慎新堂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

所以不齊也

人情之偏如此故諺有之曰知子莫若父然人情溺愛
則不明有其子不肖而莫知其惡者如苗莫若農然人情貪
得則無厭有其苗已盛而莫知其碩者由是言推之可見人
之情藏於愛則如父之於子者多矣昏於利則如農之於苗
者多矣偏之為
害一至此哉
說約教之始生日苗碩大也言苗之大也詩大田既登
亦是說苗之大時文皆透用蓄熟滿家千倉萬箱等語非是
困勉錄此即親愛之一端而推之畏敬哀矜亦然即戒惡之
一端而推之放情亦然○章句偏之為害一句較上節更添
一層觀朱子謂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可見○蒙引
兩節通是身不脩之事不可因章句上節有身不脩字下節
有家不齊字遂分上節為身不脩下節為家
不齊○看註中所以二字家不齊意在言外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夫人情之偏一至於此則身決不可得而脩矣

尚何以齊其家哉此所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章

困勉錄此章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便包盡一章
之義下文皆是發明此意家雖不得身故註必從身脩說來
凡章內言家處皆兼身在內成教於國內有化之意有推之
意家齊而國自治此化之也家齊而後國可得而治此推之
也總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章句若兼化之推之
意不必如仁山金氏說某處是說化某處是說推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

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

者所以使眾也

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

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

教成於下也

經文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蓋家乃國之本若不能
脩身則家之人已不可教而能教國之人使之感化決無此
理故治國之君子身不出家而標準已立自成其教於國焉
所以然者何也蓋家國雖異其理則同如善事其親謂孝然
國之有君猶家之有親是事親之孝即所以事君之道也善
事其兄弟謂弟然國之有長猶家之有兄是事兄之弟即所以
事長之道也撫愛卑幼謂慈然國之有衆猶家之有幼是撫
幼之慈即所以使眾之道也此君子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

也。吳氏曰：傳只是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并析身言之。探本之論也。○四書家不可不教。非家不可教。乃我不能脩身以教之。○其註教人是教國人。○葉引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蓋之二句且便說出家國一理。下文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方說出○存疑。教國尚有許多事。未必只在家中。其化就於國。要其化之行。則本於此。故探本而言。不出家而滅教。於國。○說統孝者三句。正解所以不出家而滅教之意。其理未說到。君子國人身上一家。與仁讓節方是教成於國之效。○續困勉錄有註云：孝弟慈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所以事君者也。○四字語意最明。故三者字不是指人。不是指事。只就家字中指出。○件道理如云：家之所謂孝也者。即國之所以事君者也。云爾。時解誤看註中君子修身句。遂將孝弟慈屬君子。下三句屬國人。說來竟犯第三節發疑矣。於是又有謂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說者。亦非也。君子固孝弟慈。家人亦教此孝弟慈。國人亦教此孝弟慈。即至天下國家。皆教此孝弟慈。大學

弟慈也。只完得家庭道理。若事君事長使衆。乃是國屋事件。亦君子與國人共有的。不專指君子也。○葉引此節非正言齊家治國乃是究言治國之所以本於齊家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誠其端而推廣之耳。是孝弟慈也。豈假於強為哉。觀慈幼一端。可見矣。康誥曰：保民如保赤子。夫赤子有欲不能自言。而慈母愛子之心。誠切以求其欲。雖有不中。亦不遠矣。此愛子之心。人所自有。不待學而能世固未有先學養子之法。而後嫁者也。夫慈幼。既非強為。則孝弟之不假強為。可知。但能誠其端而推廣之。則立教之本在是矣。

存疑如保赤子。如字輕。傳者之意。只是說慈幼。不是說保民。當如保赤子。○爾勉慈莊不假強為。是慈釋心誠求之。以下○存疑。章句在。其端而推廣之。是本支言外之意。推廣是充滿其本然之量。不是推之以事君事長使衆也。○上言孝慈。此獨言慈幼者。偶舉其一。以例其餘也。○困勉錄前言治國必先齊家之義。已明矣。又恐人疑孝弟慈是箇難事。故又即康誥以見其不難。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與。讓一人會。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借獲取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夫家國之理。既原於一致而立教之本。又出於自然。君子能脩身以教家。而教有不成功於國。平誠盡孝弟慈之道。以教於家。使一家之中。藹然有恩。以相愛而皆仁。則一國之人。莫不興起而為仁矣。一家之中。秩然有禮。以相接而皆讓。則一國之人。莫不與起而為仁矣。此正所謂不出家而滅教於國者也。向使一人在上。貪而好利。戾而背理。而無仁讓之德。則一國之人。皆效尤而作亂。亦無仁讓之風矣。夫一國之仁讓。由於一家。一國之作亂。由於一人。可見上以此感。下以此應。其機開發動處。自然止遏不住。有如此。所謂一言之失。足以敗事。一人之正足。以定國也。君子安可不戒貪戾。以絕禍亂之萌。而躬仁讓。以為定國之本哉。存疑。弟慈。稟俱有仁讓。有思以相愛。仁也有禮以相接。讓也。○其註貪戾。總反仁讓。勿分。○吳氏季子曰：天地之間。惟應為甚。速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如矢赴的。瞬息不能免也。彼其機括。伏於胸中。莫或擊解。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戾。而何至於亂。○玉溪盧氏曰：慎事定國。蓋古語。觀此。謂二字可見。引以証上文。○新安陳氏曰：一言僨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與仁讓句。○葉引註效字。謂實跡也。教成於國。即是效。不可於成教之外。更討箇效也。

竟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
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
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
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
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一人定國於何見之嘗觀之古聖人矣彼克舜躬行孝
弟慈而帥天下以仁民皆感化而從其仁桀紂不孝不弟不
慈而帥天下以暴民亦效尤而從其暴機甚捷也夫桀紂之
時何嘗不令民以仁但其所好者暴而所令者仁是所令反
其所好民必不從矣是故君子必有孝弟慈之善於已而後
可出令以責人之善無不孝不弟不慈之惡於已而後可出

令以禁人之惡此乃推已及人所謂恕也若己未能有善而
無惡却令人為善以去惡是所藏乎身者已不怨矣而能使
人從其令者未之有也

亦不必添○蒙引其所令反其所好句不要兼克舜說○爾
勉錄有諸已指孝弟慈言無諸已指不孝不弟不慈言○或
問此為治其國者言之則惟吾所有與民共其善法法合
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
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己而有以
貴人固非謂其專務修己而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
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勝之以必從也○恕字之旨
以如心為美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
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為心必當窮理以正之使其
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
而恕之為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發兩章始及於此則
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雙峯饒氏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

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平天下其首也
此章言有諸已無諸已是要人於脩己上下工夫其在首
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之下等是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
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仁山金氏曰藏乎身者自其盡已
處言之恕者自其推己處言之所藏是指有諸已無諸已者
也恕是指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不怨謂所藏於已
者未可有推以及人如何能喻諸人○蒙引此數人字皆指
國言不兼家人○困勉錄前言其效必然而無疑然空言一
簡效又恐其無徵而不信故又即克舜桀紂明
之而君子之當反求諸己可不待再辭而決矣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合而觀之可見孝弟慈之成教於家者理不假強為而
教家之道即教國之道仁讓之興於國者機必本諸身必能
教其家斯能教其國皆不出
經文治國在齊其家之說也

存疑此須通承上文結方能得若只承克舜帥天下以
仁說不得○蒙引此要將上文配合入講若泛講則與經文
治國先齊其家同耳○以上詳釋治
國在齊其家以下引詩以咏歎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
可以教國人

詩周南桃夭之篇天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
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齊治之理詩書味之矣周南桃夭之篇云惟桃之樹天
天然其葉則蓁蓁然之子乘此時而于歸也有以宜其一家
之人夫治國君子能令女子宜其家人
而後可以教國人使亦宜其家人也
蒙引或以天天少好貌為指桃花非也詩上章有云桃
之夭夭灼灼其華則知桃只是桃身也○下句宜其家人不

復指女子言。就治國者言也。○
翼註教國人亦須影切正內意。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萊蕭篇

再觀小雅萊蕭之篇云君子在國弟善其兄兄善其弟夫治國君子必盡友恭之道使一家兄弟相宜而后可以教國人亦有以宜其兄弟也

翼註宜兄宜弟是國君諧合於兄弟也國君之兄弟有偏上之嫌有奪嫡之忌宜之尤難○此教國人亦切宜兄弟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鳩鳴篇忒差也

舊唐書

大學

美

慎新堂

再觀曹風鳩鳴之篇云人君儀有常而不差忒有以正是四國之人夫治國君子必為父慈為子孝為兄友為弟恭足以為法於家人而后國之為父子兄弟者皆觀感而法之也

玉溪盧氏曰父子兄弟足法儀之不忒也民法之四國之正也○翼引其為父子兄弟足法不是謂一家之為父子兄弟者皆足為人之法是我之為父為子為兄為弟皆足以法於人○或問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兄弟以御於家邦之意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

宜潛玩

此三詩所言或言家不言國或言國不言家詞雖不同而總之皆謂欲治其國者在修身以齊其家也詩與經文不

互相發

翼註只結三詩不是通結上文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章

三山盧氏曰此章當以總註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為段落首段言平天下之大要在絜矩是總冒下四段分作上下二截存樂只段言絜矩大端在好惡是舉絜矩之條件也先慎段言絜矩之要在不專其利是防絜矩之弊也此為上一截秦哲段是舉用人一端以申好惡之義生財至末又是申言不專利之義此為下一截下截申解上截段落賺然○翼引理財用人總是絜矩中事日而傳者之意只重絜矩不重理財與用人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與弟

舊唐書

大學

美

慎新堂

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與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

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

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

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

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程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謂何蓋天下與國雖有大小之殊而人心總無二致如上老吾之老以教於家而國上恤孤之孤以教於家而國人便興起於慈而不倍此皆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而何疑於天下也然或上之人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之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有不均之虞

四書章句

大學

朱

熹

是以平天下君子當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不惟有以天下之而又有以處之而遂其與起之端也

○朱子曰老與孝長與弟惟孤不倍三句是說上行下效底道理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這却是說到政事上是

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為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既

恁地了却須處置教他得所使各有以遂其與起之心始得

○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與起之心者聖人

之政事也○興孝與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

此章再舉之者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

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

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

行化下之說○所謂絜矩者矩者心也我欲孝弟慈必欲他

人皆如我之孝弟慈不使一夫之不獲者無一夫不得此理

也只我能如此而他不能如此則是不絜矩矣○問絜

矩之道是廣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工夫正要若力若仁者

只是舉而措之耳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矣絜矩正是恕者

之事○不註絜字乃平天下大作用知字仍從國上看上

老老三句不過說治國至絜矩方是平天下之道○困勉錄

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

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

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

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

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

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

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

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

自此而推之

四書章句

大學

朱

熹

之先我者則以此度後之心而母以先後或所惡於後之從

我者則以此度前之心而母以從前或在右者以所惡交我

則必度左之心而母以交於左或在左者以所惡交我則必

度右之心而母以交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

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

無有餘不足之處此之謂絜矩之道

○朱子曰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是將那頭折轉

來比這頭在我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

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

多地地步便均平方正若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面

長上面短不方了左右前後皆然○翼註上下前後左右俱

泛說不作平天下者說上下亦不作君臣○翼註上文六母

以字最重不可輕看了講母以處全要發出能度意方見是

絜矩註度上度下等句可玩○翼註說勿施所惡則施所好

可知○翼引此一條亦不過形容絜矩之意義如此非實

有天下者分上事說也○既云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下却

又云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云云似前意已完而復提

且不相貫如何曰上文所云者是解絜矩正義就上下前後

左佑說未說到平天下意故繼之以彼同有是心而與起也云云。註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言皆自以己度人而推之也。故章下總註云。皆推廣聚矩之意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聚矩而以民心為已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夫平天下之道在於聚矩如此小雅南山有臺之詩云樂只之君子乃是民之父母夫君子何以謂之父母哉蓋君子能以民心為己心如他般安樂民之所好也則因而好之以使之必遂饑寒勞苦民之所惡也則因而惡之以使之必去如是則上之愛其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此能聚矩之效也

四書章句

大學

卑

懷新堂

象引此好惡字所該自廣或專就用人一端言者誤矣。小註民好民惡當根聚矩來然聚矩亦非空言乃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實打從政事上做出。困勉錄本文兩箇民之父母雖只就君子愛民上說不是效驗而效驗意自當補在言外註民愛之如父母一句是補意愛民如子是正解本文。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帥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聚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小雅節南山之詩云節然高大彼南山也維石之在山者巖巖而峻起况今赫赫然之太師尹氏也民豈不具於爾

是瞻仰乎詩刺尹氏如此即此可見凡有國者舉動係斯民之觀瞻好惡關百姓之安危固不可以不慎若徇於一己之偷則禍及天下怨歸一人必至身與國俱亡。為天下之大僂辟矣此不能聚矩之害也。

可不慎正謂其好惡不可偏也故繼之曰辟則為天下僂矣。謂能推之政事使遂其善心。說統傳作辱字存。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聚矩

四書章句

大學

卑

懷新堂

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文王之詩又云殷當未喪師之時能對乎上帝而為君也其後殷師已喪天命便去今周宜以為監視峻命甚不易保也詩之戒王如此蓋言殷之先王能聚矩而得乎衆心此所以得國而克配乎上帝也非所謂好惡合衆人之公而為民之父母者乎及紂之身不能聚矩而失乎衆心此所以失國而不足以配上帝也非所謂好惡徇一己之偏而為天下之大僂者乎明效大驗昭於簡冊如此後之有天下者苟能監此得失之效常存敬畏之心則所以聚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小註殷之未喪師只看未字則今日之喪師可見矣。此是殷亡後周公成王而作。蒙引克配上帝詩元主德言大學則主位言矣。蒙註儀監二句乃總承未喪師而言。蒙引道得衆則得國二句指殷說為當如道善則得之道學也之類既著簡道字便是釋文之辭或問所謂言能聚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聚矩則為天下僂而失衆

失國矣此乃以上二條貼入此條之意正意還是得詩
本文存疑未表師即得象也克配上帝即得國也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
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雖然治天下之道固在於聚矩然其所慎而當先者又
在於德也蓋德者聚矩之本也是故君子必格物致知以啓
慎之之端誠意正心以致慎之之實則慎德之功盡而聚矩
之本立矣有德則德之所被者皆於我乎焉即斯有人矣有
人則人之所受者皆入我之版圖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
貢不患財之不足矣有財則量入爲出不患用之不周矣夫
一德而聚衆善其德
之當慎也何如哉

四書章句

大學

聖

懷新堂

有國者不可不慎凡好惡皆宜慎也而德也者尤好惡之原
故先慎之慎德在聚矩前一步聚矩是王道慎德是天德
也然慎德即矩之所以立但未說到聚之耳○吳氏季子曰
此有云者猶言即此便有不待他求也○又註有人有土俱
兼歸之保之如云人新附必聚其土而來歸人承載亦保其
土於不失○存疑聚矩是與民同好惡然民之所以遂其好
惡者只在財用上人君所以不能與民同好惡者亦只在財
用上故傳者言好惡之後即繼以
此要之公財用終歸在同好惡內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且人能慎德則有人有土而有財是德者國之
大本而在所當重也財者國之末務而在所當輕也

達說本末開存不可說德爲財本財爲德末○蒙引
此一節起下本末字承上意故云本上文非結上文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
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聚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
爭奪矣

凡財也者民命之所由生民心之所同欲爲君者苟或
以德爲外而不慎之以財爲內而欲專之則民皆效心不見
有德惟見有財之可好相
爭相奪是上教之如此也

因他錄外本內末與有德反對○吳註爭民是使民爭
鬪也施奪是教民劫奪也此爭奪還是民自相爭奪未說到
外而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上教得他如此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四書章句

大學

聖

懷新堂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民至爭奪尙得有民乎是故外本內末而財聚於上
則人心皆怨離之而民散若內本外末而財散於下則人
心皆歸戴之而民聚曰民口用互爲聚散在
彼在此孰爲輕重有天下者當知所權衡矣

說統是故二字承上爭奪來此與有人有土反看重上
句下句帶言○東陽許氏曰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
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
之多則在下少○吳註民聚只是歸心不必說近悅遠來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
此又因財貨以明能聚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凡乎民之散者財不終聚是故言以悖理而出則人亦
以悖理而應之未有君施逆命而民無逆辭者也言且如此

矧貨財乎。貨以悖理而入。則下亦以悖理而奪之。未有上貪於利而下不侵畔者也。仰此而觀。可見慎德之外。無遠圖。聚斂之外。無別法。貨財之有無。為足為君子之輕重哉。
說 說統是故二字。又承民散來。此與有財有用。反看。重下二句。言悖借來引起。○摘訓悖出。是以民奪君言。○與註民散在爭奪之後。悖出又在民散之後。有三層意。○詞聚斂如何。只管說財利。朱子曰。畢竟人為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殘害人。亦只是這箇。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本義 康誥曰。惟天之命。不於汝乎。為常。何以言之。蓋人若能慎德。聚斂而善。則有人有土。而得此天命。不能慎德。聚斂而

不善。則民散。悖出而失此天命矣。是所謂命不易者也。命果何常之有哉。
附註 翼註不常。意全在二則字。有倏忽轉移之意。○善不善當彖德與政說。○困勉錄此二之字。指天命而人心在其中。與前得衆得國分看者不同。玉溪以人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命去。數語微混。○玉溪盧氏曰。有德則能聚斂。是之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聚斂。是之謂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說約道善則得之二句。據一道字。亦自為釋書之辭。但主意結束。則在慎德專利耳。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為 為君者。其可外乎。內未而不知。聚斂之道。乎。楚書曰。楚國不以自珍為寶。惟以觀射父左史倚相二善人為寶。
國語 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日

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若諸侯之好幣。其而道之以訓辭。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勇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勇犯晉文公。勇狐假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山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本義 勇犯曰。亡人無以為寶。惟以哀痛慘相盡愛親之道。為寶。合二書所言觀之。則君子當內本而外末。而盡聚斂之道也。
翼註 仁親切。若喪說。看來不反。國便是。不親若反。國則是。幸父之死。而因為利。此心便忍。而不仁矣。檀弓正是此意。不是泛說哀痛。惻惻也。○說約楚書二條。據許氏。僂氏。胡氏。俱謂結上文之理。財而起下文之用人。故欲盡在第三節之首。然惟善可言。用人而仁。親難說。且章句亦但云。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是未及用人也。不如帶在第二節之尾。而素誓以下。方作第三節為安。
附註 禮記檀弓篇。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故於斯。得國。復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昔勇犯勇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矧疾以惡

亦曰殆哉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定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秦晉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
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本義然豈特財利常察也至於人小之用尤宜慎也秦晉
日若有一个臣自其外觀之斷斷分真誠純一若無他技
能者乃其心則休休焉淡然無欲亦粹然至善寬宏廣大如
物之至大者無所不容焉有容如何見人之有技而不藝足
以適用者則若已有之未嘗以不己出為嫌見人之彥聖
而德器迥出庸常則其心好之之篤不但如其日之所言
焉是實能容天下之才德矣有臣若此必能汲引善類布列
在位以能保我子孫使常享富貴保我黎民使常享太平庶
幾有利於人國哉若彼小人無斷斷之誠休休之量見人之
有技則恐其勝己而如嫉以憎惡之見人之彥聖則恐其同

四書章句

大學

吳

懷新堂

升而拂戾之使不得通達是實不能容天下之才德矣將見
傷殘善類進用匪人必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危殆人國
哉秦晉之

言如此
斷斷因勉錄一个臣包下兩項人宜虛說為是○翼註斷斷
今無他技作一句斷斷今即形容其無他技也不可以斷
斷今作有德無他技作無才斷斷誠一之貌誠一字不可說
在心內只就貌言辭云一味朴實頭也無技飾故曰誠無技
葉故曰一其所謂無飾無技葉者只是無技而已○蒙
引休休有容即休休處有容也不可分二意其曰其如有
容者心之容物無形此蓋以物之有容者狀之辭○人之
有技者心之彥聖有德者也○葉註若已有之要說
向心上夫不要說在外面去○山陳氏曰聖字專言之則
為衆善之極對衆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翼註心好
之口必稱揚之然口之稱揚有限而心之羨慕無窮故曰不
音若自其口出極言好之深意○說統人之有技五句正是
形容如有容處○玉溪盧氏曰前言如有容此言實有容二
句相應○翼註以能以此故能也○因勉錄保子孫保黎民

均重對說向亦有利總承○蒙引不啻若自其口出尤重於
若已有之違之俾不通尤重於相疾以惡之蓋以其賢之大
小則大惡之其待之心也彼如惡之人見小賢則小惡之現
能而人所同好者而用之惡如疾者不能兼知而人所同惡者
君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如疾者而舍之是又聚矩之大者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
能惡人

逆猶逐也言有此相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
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本義以此觀之用人之有關於人國也大矣自非能聚矩者
又焉能好惡之而盡用人之道哉故唯仁者之人私欲無蔽
而天下之公在我知如此相疾小人當深惡而痛絕之則加以
放流之刑逆諸四夷之遠不與之同處乎中國即此惡惡之

四書章句

大學

吳

懷新堂

一端見其好惡之得正此正所謂唯仁人為能
愛人能惡人也而豈不能聚矩者可以與此哉

二句一意是又不使在內地也○新安陳氏曰此引家語孔
子之言故以此謂冠之乃引援古語之例○翼註仁人不蔽
於私故明足以別賢奸不撓於欲故斷足以神舉錯○二能
字要與下節相反愛人之所公愛惡人之所公惡此反拂性
也愛人之所公愛而愛之極其至惡人之所公惡而惡之極
其嚴此反命過也○因勉錄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
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若此者知所
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彼世之人亦有見賢人之可好而不能舉用或雖舉用又遲疑延緩不能及早用之則是以忘忽之心待天下之賢人也非命而何見人之不善之可惡而不能遇黜或雖退黜又優柔容隱不能進諸遠方則是以姑息之心待天下之不善也非過而何若此者蓋知

善也非過而何若此者蓋知
絮矩而未盡絮矩之道也
能速用之。翼命作慢不是遲慢只是忽畧苟且全不經
意若謂賢人進退無係於國之輕重也過字是太過之意不
是過誤之過蓋此等小人乃將就處之覺他寬縱了。讀書
錄知賢而不知用知惡而不知退不若不知之為愈何也不
知賢則人稱冀其能知而有進用之時不知惡則人猶冀其
能知而有退遠之望若知賢而不能用人知其必不能用
矣知其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必不能去矣是使賢者終無
以行其志惡者愈
得以肆其惡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蓄必逮夫身

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大學

樂

懷新堂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若彼全不能絮矩者惟狗已見不顧公論於人之所共惡者則以其便於己私而偏好之於人之所共好者則以其責己所難而偏惡之是謂違拂人之本性矣拂人之性則失人之心失人之心則失天之命小則身危國削大則身弑國亡雖欲免於前患胡可得耶然則有因

者可不公於好惡以盡絮矩之道哉
王溪盧氏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人皆好善而惡惡則仁人之能好惡不過順人之性耳苟好惡惡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非不仁之甚而何存疑夫好善至不啻若自其口出公之極也惡惡至違之俾不道私之極也仁人能好惡人公之極尤明好惡拂人之性又不止狗於一己之偏者是私之極也故曰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上言好惡公

私所該者廣不止用人一端此就用人上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蓋好惡之公私固關於國之興衰若用人一事則所關為尤大是為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

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亡之幾決矣

然好惡所以有公私之不同者以其存心不同也是故絮矩之道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固天下之大道也君子有此大道必忠以盡己而不欺信以循物而無違則一心之中渾然天理於好惡所在自能推己及人而無不當絮矩之

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大學

樂

懷新堂

大道以得矣大道得則得東得國而得天命者此也若或驕焉而矜夸自尊泰焉而侈肆自恣則一心之中私意障塞於好惡所在不惟不能同人而且至拂人絮矩之大道以失矣大道失則失衆失國而失天命者此也夫大道之得失天理之存亡也而其幾決於心之公私

如此欲絮矩者盍求之吾心乎
存疑是故二字總承南山有臺以下所言得失說來○
王註君子以位言之不指已能絮矩者看蓋下文仍有驕泰一說也○蒙引大道正指絮矩之道此簡道乃天下之所以道而何○釋大道必兼脩己言者君子是治人者也治人難不待脩己○朱子曰發於己心而自盡則為忠循於物則而不違背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存疑格物致知是明善事誠意正心脩身是誠身事皆是欲求到忠信去處到忠信是成功地位故曰即明明德事○淺說忠信者誠也誠則無不明而能知千萬人之好惡即一己之好惡誠則無不公而能以一己之好惡為千萬人之好惡忠信以得之者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也驕泰以失之者無忠做忽不出也

者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也驕泰以失之者無忠做忽不出也

○存疑 矜自張大也。高自高也。矜高總是務外自高。人而務外自高則少誠心與發已自盡相反。修是修然自放之修。雖修德修意妄行不循法度也。與物無違相反。○李厚庵曰。忠信怨三字。須看得分曉。如盡吾孝慈之心。忠也。老幼幼幼。實見之事情也。老老如所求乎子。幼幼以及人之幼。怨也。信與怨亦可就一事上看。如人心之父子。以事父其本實心。以事父處是信。其推實心以事父處即是怨也。○存疑。前言天下之得失係於人心。次言人心之得失係於聚矩。未言聚矩之得失係於吾心。所謂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者。如此善不善切於得與失。眾忠信驕泰切於善不善也。○蒙引。註天理存亡之幾。決矣能聚矩與不能聚矩。知天理之存亡也。忠信驕泰天理存亡之幾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

四書章句 大學 懷新堂

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人君固不可以財為內。然財亦國家之所急。而不可缺者。要其所以生財。自有正大之道。不必用私意小智。而巧為聚斂之術也。大道何如。蓋財皆產於地。若務農者少。則地力不盡。財何能生。必驅幸游惰之人。使盡歸於農。是生之者眾。俸祿皆出於民。若冗食者多。則貢賦未免虛耗。必汰革冗濫之員。使不至耗費是食之者寡。農事各有時候。若役使不時。則有妨農事。必須輕徭簡役。使民得以及時力作。是為之者疾。用度富有定規。若不撙節。未免既乏。必須量所入之數。以為所出之數。是用之者舒。夫生眾為疾。以開財之源。食寡用舒。以節財之流。則國家之財。永無不足之患矣。豈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

存疑。生財有大道。舍不必外本內末。以聚財意。○蒙引。生之者眾。四之字。皆以財言。○新安陳氏曰。務本謂生者。眾為者。疾所以開財之源也。節用謂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之流也。○說統財足雖主國家用。說要本民足來。○摘訓。恆字。蓋不但平時足。而有事之時亦足。不但豐年足。而不足年亦足。○吳氏。季子曰。聖賢論雖高。而不但豐年足。而不足年亦足。○大學卒章。深以聚斂為戒。使他人言此。則但知財之不可聚。而不知財之不可無。論激而趨於一偏。天下後世始病其難行矣。聖賢則不然。既闢財之非。則必曉之以生財之道。蓋生民日用。有不容一日闕者。使聖賢為國。亦不能以舍此之理。自可以生財。則所憂者不在乎財。而利之徒。不得乘此以投其隙矣。○困勉錄。此節與忠信不相接。而與先慎乎德。數節相接。蓋因財用為有天下者。所不可缺。故既論用人之後。復取而申言之。○蒙引。不可以此節為生財下節。為散財。蓋生財有大道。便不是外本內末。以聚財者矣。不外本內末。以聚財。便是散財。而可以得民矣。故曰。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四書章句 大學 懷新堂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惟仁者之人。知生財大道。不欲專利於己。由是天下歸心。而安處崇高之位。是以財來發身也。若彼不仁者。不知生財大道。惟務殖貨於上。由是天下離心。而不免危亡之禍。是以身去發財也。○困勉錄。蒙引云。此仁者與不仁者。都從心上說。未是既曰。仁者自然體用俱備。○問仁者以財發身。朱子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買教人來奉己。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財散之效如此。○蒙引。發字全在得民上。民共戴之。則尊榮矣。○不仁者。輕看。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夫財利者人情之所同欲也專於己則損於人仁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施於此則應於彼未有上之人輕徭薄賦既好仁以愛其下而為下者不輸租效忠亦好義以報其上其有終者也力由於民者且不自愛矧財出於君者敢生覲觀乎未有府庫之財仍有悖出之患而不為君有者也然則有國者豈可外本內末以專利哉

問如何上仁下便義宋子曰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翼註好仁註貼愛其下要見不忍專利意好義註貼忠其上且就民心寬說終事之就在公之務畢力以備其成講蓋終事不重只引起守財耳○蒙引其事上之非也與下文非其財者之其字皆指在上者言○或問此以財發身之效也

圖書傳聞錄

大學

聖

懷新堂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孟獻子亦有言曰士初試為大夫則君賜之車得駕四馬者曰畜馬乘則已食君之祿矣不當又察祭於雞豚以侵民之利為卿大夫而喪祭得用冰者曰伐冰之家則其祿厚矣不當又畜養牛羊以侵民之利至於百乘之家是有采

地可以出兵車百乘者則其祿尤厚於畜馬乘伐冰之家者矣不當又畜養聚斂之臣以奪取民財君子之心公而恕與其有聚斂之臣寧可有盜府庫之臣蓋盜臣止傷己之財而聚斂之臣則傷民之力也獻子之言如此豈獨為有家者訓哉正謂有國者不當專其利於己而以利為利當公其利於民而以義為利也

新安陳氏曰孔氏疏曰按書傳士飾車駟馬詩云四牡騤騤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故知上初試為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上若恩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繁可也○仁山金氏曰伐冰斬冰也然斬冰有國之事若卿大夫則受冰之家非約人君仲春則用水命夫命婦則取冰於公故謂之伐與○云獻羔而啓之火出而畢賦又周禮凌人夏頒冰是卿大夫以下三月以後而得用冰也○蒙引正謂因宮食地故曰采地采官也○聚斂之臣是於采地所出之外多方哀取之也若惟正之供則不謂之聚斂○雷岩居士曰上節好義義字

圖書傳聞錄

大學

聖

懷新堂

自民之義言此以義義字自君之義言○吳氏季子曰君子小人之分特判於義利之二字有國有家者所用皆君子則能以義為利矣所用或小人則必以利為利矣孟獻子惟知此理故深以聚斂之臣為不可用聚斂之臣即小人也畏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况以利為利又必有其害乎為國家之長而專務財用者必由小人導之也彼人若不察反以為善不知小人使治

國家專事聚斂則下失人心上干天怒天罰人書紛然道
此時雖有善者以繼其後而勢重難返亦終無如之何矣求
利之害如此此謂有國者不可以利為利而惟當以義為利
也誠能不專其利而與民同好惡則聚斂之道得而孝弟慈
之分願各遂矣
天下有不平哉

玉漢盧氏曰務聚斂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喻義
人主用君子則能聚斂矣小人喻利人主用小人則不能聚
斂矣○(翼註)彼為善之彼指若言正或問所謂賞其納忠嘉
其任怨也○(達說)小人之使為國家內全要補出聚斂意○
東陽許氏曰蓄如日食星變水旱蝗疫皆是善如人心怨
冤賊姦坑兵戈變亂皆是○(困勉錄)有善者內兼有人君悔
悟意善者不但是平常善者即是聚斂也○(慎德)君子一
○(玉漢盧氏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上所以就理上說
同是明聚斂之常務下所引就利害上說尤足明聚斂之
不容不務言愈丁寧過人欲而存天理之意愈深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大學

大學

書

懷新堂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聚斂之意
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越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
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
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四書講義會聞錄卷之一終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
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
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
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
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
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
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
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
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
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
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
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
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
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
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
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

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擊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子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

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畧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二

長洲戴 鉉景亭手輯

同學諸子共訂

中庸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四書尊聞錄

中庸上

慎新堂

朱子曰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為一理指上天之賦中散為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事如知仁勇許多事為學底道理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中間無些子罅隙句句是實○齊王曰是篇分為四大支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一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至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其極

天命之謂性章

朱子曰天者本然之義理有當然之工夫有自然之效驗性道三者皆出於天本然之義理也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蓋有是義理必有是工夫以全是義理有是工夫則有是效驗是以應是工夫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出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

四書尊聞錄

中庸上

二

慎新堂

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朱子曰明道之本原曰天下之人莫不有性而非外鑿也天之生人既與之氣以成形則必賦之理以成性而人受之以為仁義禮智之德焉是性原於天乃天命之謂也天下之事莫不有道而道非強為也性分之中萬理皆備人各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事物間自有至當不易之理是道根於性乃率性之謂也若夫聖人立法以引導天下則有教而教非強人以本無也人之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則有不能盡協於道者聖人因人所當行之道而裁成其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使過不及者皆有所取衷焉是教因

朱子曰天所賦于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之性之謂之性天命謂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道是天道不雜氣稟而言是專言理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也○天命之

四書章句

中庸上

三

慎新堂

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萬物皆只同一箇原頭聖人所以
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天
命與氣質亦相與同○天命是有此氣方能承當此理若無
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未嘗偏枯○此理則
有偏處○存疑○語性便兼理氣日理氣中其性則未
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問
以健順五常言物之性如健順字亦恐有疑○朱子曰如牛
之性但只稟得來少不似人稟得來全耳○性者只是說
循性本然之性便自有多道○性者只是說循性本然之性
循性中分派條理循性之所行○性者只是說循性本然之性
循性也○此循性字是就道言○性者只是說循性本然之性
循性也○然則或出於氣稟或出於物欲安得謂道○或問天命之性
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君子之分以至於教長尊賢皆
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皆
道也循其禮之性則自父子之分以至於仁民愛
物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教長尊賢皆
道也○循其禮之性則自父子之分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

虎豹犀象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
各有節品節使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所以謂之盡物
之性也○於人較詳於物較畧於人較多於物較少○新安
陳氏曰此章命性道教皆當兼人物而言而必以人為主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
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
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
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謂性之性為道所自出故為道所由成是皆不外乎道矣
道也者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本無須臾之離而人固不可
須臾離之也若其可離則是身外之物而非率性之謂也是
故由教而入道之君子必密其體道之功焉心常敬畏不特
目有所睹而後戒懼也即目未與物接而其心亦常戒懼而
不可忽不特耳有所聞而後恐懼也即耳未與物交而其心
亦常恐懼而不敢忘

此平時存養之功也○雲峯胡氏曰首三句重在一道字天命謂性是道之體
脩道謂教是道之用所以於此獨提道也者三字○問道不
可離只言我不可離道道亦遠是有不能離慮意否○朱子曰
道是不能離底統說是不能離不成錯行也是道○淺說無
物不有無時不然不是說如此則道不得離是言道本無須
臾之離所以人不可須臾離之也○存疑○章句事物當然之
理解道字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原其本於性也○無物不有無
時不然見其無須臾之可離也○可離非道要說得明白是
道所以不可離以道無時不在也○外物所以可離以外物亦
有用無時也○朱引須臾非專指不睹不聞時也惟是道不
可離於須臾故雖不睹不聞之時亦須戒懼恐懼也○雲峯說

以不聞不睹為須與則泥矣○朱子曰戒慎恐懼不須微得
太重○此只是聖人收拾來便在此裏伊川所謂道箇數字也
不大段用力孟子曰操則存○操字亦不是着力把持所不
不聞不睹是閉耳合眼時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急
地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
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戒謹不睹恐
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懼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
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此乃統同說承上道不可須
史離則是無時不戒懼也然下文猶獨說承上道不可須
此段正是未發時工夫只得說不睹不聞也○說約大意謂
睹聞之時戒謹自不待言至雖有不睹不聞之須臾耳日未
交思慮未起而已早自成懼是無時無處而不存養可見此
理既此章句亦照本發不待存疑請書之○案此也○因
勉錄分言之則戒懼是敬恐懼是畏合言之總是一敬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

中庸

五

慎新堂

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
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
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
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夫道無不在君子固當密存養之功而更有切要之處
在所當謹者如方寸之中極是幽隱一念之萌極是細微然
此雖未形而幾則已動其或善或惡自己知之最真最天下
之至見莫過於隱而天下之至顯莫過於微矣故君子既常
戒懼而於此獨知之地尤不敢不致其
謹以審其幾焉此發念時存察之功也
其說一也○既謂之隱而又曰莫見既謂之微而又曰莫顯
者此意全在獨知上見得○朱子曰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
睹不聞也獨知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道不可須臾離是言

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
者道不可離是說不可不存養是故君子以是教人成德存
養工夫莫莫起處防之只兩字可見○戒懼是謹防做工
獨察私意起處防之只兩字可見○或問此因論率性之
夫道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或問此因論率性之
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
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無睹無聞者所以用防之無
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懈怠忽之不謹而用防之
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慎其
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微
悉無不顯者又有其於他人之知者乎○案此也○李厚庵曰上節該貫動
靜而下節亦通徹微纖經文專靜及微者以見
其功之密且存察工夫此處尤親切得力耳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中庸

六

慎新堂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
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
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
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觀君子體道之功固知道不可離矣然道之所以不可
離者正以斯道體用之全不外吾心之性情也蓋喜怒哀樂
人所共有之情方其未發也此心不著一物雖有四者之理
初無四者可言無偏無倚恰在中間所謂之中及其已發也
無太過無不及皆與當然之節度不相拂戾所謂之和然中
即天命之性道之體也渾然在中萬理咸具千變萬化皆由
此出蓋天下之大本也和即率性之道道之用也四達不悖
而天下之古今之遠莫不共由乎此蓋天下之達道也夫
中和為吾之性情而道之體用即是在是使靜而不知所以存
之則失其中而大本不立動而不知所以察之則失其和而

達道不行矣此道之所
以不可須臾離之也

朱子曰喜怒哀樂未發如虛室中東西南北未定向
不偏於一方只在中間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

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各行所當然無復乖逆所謂和也
因勉錄末感物時胸中自有主宰程子所謂靜中無物朱子

所謂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也此溪
陳氏曰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其中節是感物欲而動

須有成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獨工夫方有已發
之和○雙峯饒氏曰四者皆中節方謂之和譬之四時三時

得宜一時失宜亦不得謂之和矣○存疑中節要看得細如
不當喜而喜此固不是言中節若當喜而喜之中分數有多

寡之差亦定未中節處○程註和如五味之調和一般發不
中節不但怒與哀不是和喜與樂亦不是和只因有所乘戾

故也發皆中節不但喜與樂是和怒與哀亦是和只因無所
乘戾故也○朱子曰上四句分別中和不是說聖人事只是

泛說道理地頭名色如此下面說致中和方是說聖工夫處
而惟聖人為能盡之○蒙引天下之達道與率性之謂道二

四書章句

中庸上

七

慎新堂

道字大同小異彼道字對性教言則為義理之名目此達道
字對大本言則為和字之名狀○困勉錄兩天下字一是以
理言一是以人言○翼註註由出字貼本字皆字貼大字由
字貼道字共字貼達字○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
心之體用也此心有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
之和心有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
騫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動靜一主於敬成謙恐懼而禮
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朱子曰是問
未發時當以義理涵養日未發時著理義不得發知有理義
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義理之原未發時有義理之原只一箇主宰
嚴肅便有涵養工夫○說約此一節是大凡說不頂上兩節
致字方頂上兩節說也○仇浚柱曰此是推原不可離道之
故非謂道本不離人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

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

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道

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

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

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

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

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

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本義惟其大本不可不立達道不可不行君子於是盡其戒
懼之功自賸間以至不賸不間之際無少偏倚是能推到中

四書章句

中庸上

八

慎新堂

極處而大本立矣尤盡其謹獨之功自隱微以至應物之處
無少差謬是能推到和之極處而達道行矣由是吾之心即
天地之心以中感中而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即天地之氣
以和召和而天地之氣亦順將見七政不愆四時不忒山川
岳瀆各得其常而天地莫不位焉少有所長老有所終動植
飛潛咸若其性而萬物莫不育焉至是則天命之性自我而
全率性之道自我而行而脩道之效亦自我而立矣體道之功可不勉哉
○東陽許氏曰致中和是戒懼慎獨推行積累至乎極處
○朱子曰敬以直內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
○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存疑自
戒懼而約之道約是檢束此心不令走逸也○至靜至字輕
觀下文應物字可見○新安陳氏曰收斂近衷費乎約審察
幾微費乎精二字下得尤不存○勉齋黃氏曰章句無少偏
倚無少差謬是精致其守不失無過不然是位萬物本育只
物兼人物說○天地本位只不干其和便是位萬物本育只
不閉其化便是育矣了凡云天高地下本求成位故以位為
安其所萬物化生本來是育故以育為遂其生最明○或問

天地位萬物有曰以理言者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
若直以事而理在其間之爲耳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
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其不能者天不
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其不能者天不
皆然○問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有水旱之災朱子
曰經言其常堯湯遇非常之變也○雲峯胡氏曰致吾之中
如何天地便位致吾之和如何萬物便有蓋以天地萬物本
吾一體故也朱子此八字是從天命之性說來○存疑中和
兼致方得位有效驗章句是各原其所自來而分屬之符合
看○蒙引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天地之心正然後天地
之身安所謂位也天地之身安則天地之氣順矣天地之氣
順然後萬物之得是氣以化生於天地之間者始遂所謂育
也○史氏伯翳曰朱子不以心正氣順爲中和特曰能致中
則在我之心正能致和則在我之氣順心正則天君安泰即
一身之天地位也氣順則百體悅豫一身之萬物育也在
我者如此則在外者亦如此感應之理自然而然可見一體
之實○雙峯饒氏曰父子夫婦夫婦此一家之天地
地位也妻子臣妾人人各得其所此一家之萬物育也

四書章句

中庸上

九

懷新堂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
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
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
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
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總旨困勉錄此章見天下人品只在中庸中庸工夫只在一
敬也○雲峯胡氏曰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述夫子之說獨此
章與第三十章揭仲尼二字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
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 微之 他無 此由 與和 反其 原由 故也 體也 注也 小人 有之 西書 君子 王齊 之正 小人 蓋也 能也 妄行 何也 所以

也。又肆欲妄行無所忌憚此其所以反中

也。君子小人只在敬肆之間而已矣。

○朱子曰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

憚者亦有之。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

忌憚。○說說君子時中。俱帶用功說。玩註內所以二字。便見

○東陽許氏曰。既日隨時處中。又曰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合

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時。而在此隨時字。合

○事皆處乎中也。又曰。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為中。他日應

之。乃如彼。為中。凡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說統

章句。隨時以處中。是論工夫。隨時而在。是論本體。無時不

中。是論究竟。○蒙引無忌憚者。肆欲妄行。其於理之是非

事之利害。都不顧也。肆欲妄行。字貼置本文。無忌憚字內。

○爾勉錄。小人不知有此一句。對君子。知其在。我三句。不戒懼

意。已在裏面。肆欲妄行。二句。對君子。知其在。我三句。不戒懼

氏曰。章句前六句。已正解此節。文義明白。後又推其本。而以

知此理為重。○說約此條。蔡氏作子思釋孔子之言。今通作

俱孔子之言。○說約此條。蔡氏作子思釋孔子之言。今通作

是上節註疏。作推原說。

中庸上 禮新達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中庸其至矣乎章

○變峯僕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

能字

○子思引孔子之言曰。天下之事。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皆非盡善之遺。惟中庸則無過不及。其盡善盡美。而無以復加者乎。然此理人所同有。本無難事。但自世教之衰。人各拘於氣稟。固於習俗。而所知所行。大過不及。鮮能此中庸者已矣。

○說統按。其至矣乎。是贊辭。說者皆以無過不及。講至字。不知

無過不及。只形容得箇中庸。若至字。又推開說。思不肯者。減

不得一分。賢知者。增不得一分。故曰至也。○蒙引。民即人也。湯

曰。君子辨上下。定民志。字亦兼上下言也。○說說能字。兼

○爾勉錄。本文能字。與下章鮮能知味。不能期月守中。庸不

可。能唯聖者能之。以至果能此道矣。至誠能盡性。能經綸大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章

○存疑上章言中庸之德。民鮮能此承之。言民之所以鮮能者。由於賢智愚不肖之過不及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

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

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

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

中庸上 禮新達

不明也。

中庸何以鮮能也。子曰中庸之道本是常行的。今乃不行於天下也。我知其不行之故矣。蓋人須知得方可行得。今則智者深求隱僻而知道過乎中。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安於昏昧而不知不及乎中。又以道為不能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中庸之道本是常明的。今乃不明於天下也。我知其不明之故矣。蓋人須行得方可知得。今則賢者好為詭異而行過乎中。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安於卑近而行不及乎中。又以道為不能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中庸之道。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為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錯銖不差也。○雙峯饒氏曰。或問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却交互說者。何故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歎行不

中庸上

中庸上

三

慎新堂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夫人之知行。雖有不合於道。而是道則何常離於人哉。特患人之習而不察耳。今人莫不飲食也。鮮有能知其飲食之味也。不察其味之正。故凡所飲食皆不暇擇。而失其正。不察夫道之中。故凡所知行皆陷於一偏。而失其中。若加慎思。明辨之功。以致其察。則知事事物物各有當然之極。或俯而就。或企而及。決不敢徇一偏之質。以戾天下之大道。而道無不明不

不明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存疑章句道不可離不能。未嘗須臾離人。○朱子曰。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象引鮮能知味之知。所譬合知行二意。又稍在知行之前。故章句云。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存疑章句道不可離不能。

離也。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少異。○困勉錄章句道不可離。貼人莫不飲食也。人自不察。貼鮮能知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應上節。

右第四章

道其不行矣夫章

中庸此章只承智思不承賢不來要見慨歎意。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

子嘗有言曰。世人之所行。不失之太過。則失之不及。鮮有能得其中者。然則中庸之道。其不行矣。夫然要其所以不行者。實由於不明也。

中庸上

中庸上

四

慎新堂

困勉錄。此章承上章言。道必能知而後能行。舉大舜正不行其不行者。固自有不得辭其責者在。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舜其大知也與章

困勉錄。此章承上章言。道必能知而後能行。舉大舜正以見能擇之知。○吳因之曰。首章以戒懼慎獨為不離道之助。此合下又以知仁勇為入道之門。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

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

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宜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

以與之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道既不行必知如大舜然後道可行也夫子嘗有言曰人非明知無以見道然知有大小舜其大知也與何以見其知之大也蓋天下之理無窮而一人之見有限若自用而不取諸人其知便小了舜則切切然好問於人而所問之言不但高深者必察也雖極淺近之過言亦必以爲至理所寓而好加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矣察之而其言之不當於理而隱

四書章句

中庸上

圭

懷新堂

者則未嘗宜露其來告之意言之當於理而善者則必嘉獎之以堅其樂告之心然言之善者固所稱許而其間或有說得太過說得不及未必合於中也於是就衆論不同之中持其兩端而權衡量度以求其至中者而即用之於民夫人之論舜者必將謂其聰明睿知高天下而不可及也孰知不自用而取諸人者乃舜之所以爲舜乎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宋子曰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爲一人之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也若只據己所有便有窮盡之難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焉爲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問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過言之實也○過言是該括之詞非專察過言也章句淺近之言非淺近人之言也即禹皋陳謨有深遠者亦有淺近者○新安陳氏曰隱隱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蔽○朱子曰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極大以至極小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

輕重大小之沖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乃所謂中若但以厚薄爲兩端而中指其中間以爲中則非子莫執中矣中如何現得便是沖蓋極厚者說厚極薄者說薄者說大小莫不皆然蓋推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察其兩端不用而但取兩端之中者用之也且如自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說百金或說十金萬金至厚千金至薄也則執其兩端自其至厚至薄而精權其厚薄之中合賞萬金便實萬金合賞千金也只得實千金合賞千金皆然若與其兩端只取中間則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問所謂衆論不同都是善一過成日惡底已是隱而不宜了○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曰聖人也須擇善是全無所作爲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皆只是下用字上○說統用其中於民是把此中用於民上不是用民之中○黃氏海鏡曰執其兩端謂求中也用其中於民是言執中擇之審謂知之至仰執其兩端是也行之至謂行之盡即用於民是也擇之審即舜之精行之至謂舜之一○

四書章句

中庸上

未

懷新堂

右第六章
審陽講義按或問以問察隱揚爲非知之過以執兩用中爲弄知之不及此是論其大綱如此其中又各自有過不及○(實註)首句虛下正見其大知也○困勉錄唯大知而後能問察隱揚執擇唯問察隱揚執擇而知愈大二意兼說方是○(說統)末句總領通節來○(龜齋)黃氏曰困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

人皆曰子知章

新安陳氏曰此章如詩之有興借上一事譬喻以引起下一事也○李穀侯曰此章意猶云道其不明矣夫

子曰人皆曰子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子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拏取禽獸者也擇乎

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卽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朱 子嘗有言。今人與之論事。皆曰予知是蓋自以爲能。知禍之所在也。顧乃馳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避。行險僥倖以取禍敗。是其心有所蔽也。安得爲知乎。亦猶今人與之論理。皆曰予知是蓋自以爲能擇中庸之所在也。然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雖有所擇終非已有是。其知有未真也。又安得爲知乎。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陸 子嘗有言。予知是蓋自以爲能。能析義理於毫茫。似自負之辭。器提陪陷。喻禍機所伏。驅非人。駢乃自驅也。蔡氏林氏。俱作爲利欲所驅。看來除可利。欲亦別無自驅犯患處。說約章句知禍知字。是補出以對下擇字。製註擇中庸只就日用事物之理言。勿說太深。不能守是復失之於過不及也。困勉錄言不能守便該得不

四書章句

中庸上

卷

漢新堂

能守。亦不得謂之知。困勉錄此全重在不能守上。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回之爲人也章

困勉錄此承上章言道。既不明必仁如顏回。然後道可明也。在夫子口中。擇守並重在子思引來。則重在能守一邊。○此章與舜其大知章相對。只重知行之分。大生全。子以安勉分看。雲峯以窮達分看。俱是餘意。非正講。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拳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背也。拳持而著之心。曾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

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朱 道既不明。必如回之能守。然後道可明也。子嘗有言曰。中庸之善。則身體力行。拳拳然恭敬奉持。著之心。曾之間。而不能守。復失之矣。回之爲人。如此夫。豈能擇而不能守者哉。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陸 子嘗有言。予知是蓋自以爲能。能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雖有所擇終非已有是。其知有未真也。又安得爲知乎。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王 若莫非性體之微。殊必須隨處體認。愈悟愈精。方纔有得。○說約能守。卽是行存疑。謂行在擇之下。得之上。太鑿。○汪武曹曰。按或問以擇乎中庸爲非賢者之過。服膺弗失。爲非不肖之不及。似亦當兼說。○勉齋黃氏曰。道之不明。起於賢

四書章句

中庸上

大

漢新堂

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顏子。而後可以望道之明。○困勉錄諸家皆認舜爲知回爲仁。故於上下相承處。多明白須知子思之意。乃是云如舜之知方。可謂之仁。如回之仁。方可謂之知。脈理自井然。

右第八章

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說約此章大意。謂中庸不可能。必如後章所言之勇。乃能之。平實與引舜回處一例。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

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

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中庸之難能審矣子嘗有言曰天下國家如此其大未易均也然不論當理與不當理而但處置得去則資質之明敏者能以不為高則資質之廉潔者能以不為富則資質之易動也然不論當死與不當死而但以輕生為勇則資質之果敢者能以不為勇於中庸雖無其高遠難行之事然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必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然後能為此所以若易而實不可能也

四書章句

中庸上

克

懷新堂

下事舉出至難者有此三事非是於知仁勇三者之中各取出一事而言也○朱子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一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問中庸如何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急些子便過慢些子便不及所以難也○存疑章句無一毫人欲之私承上一句來義不精則疑似之間見之不真將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是固不能無一毫人欲之私也義精矣而仁不熟則雖見得端的然此心未免出入雖欲由於此理之中時或逸於此理之外而不自覺亦不能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故必義精仁熟然後能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人欲之私是就平日言能擇而守是就臨時言必平日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然後於中庸能擇而守之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章

或問此亦承上章之意○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雲峯胡氏曰南北以勝人為強其強也固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為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為大也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路蓋問剛足以任道而未得其與故問於夫子曰如何為強

其與故問於夫子曰如何為強○附錄蒙引強者力足以勝人之名故下文節節有勝人字未節則用自勝字自勝則不期於勝人而自勝人矣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抑語辭而汝也

夫于知其發問之意在於行行之強而先詰之曰強之類不一汝所問者果習於南方之風氣而為南方之強與果

四書章句

中庸上

辛

懷新堂

習於北方之風氣而為北方之強與抑本於義理而為汝學者之當強與○附錄說統三與字亦不是聽其自擇分別南北正要他不為氣質所移抑而強與句即是南北二句中轉語○新安陳氏曰汝之強謂學者之強也下文四強故矯應結束此句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為強君子之道也

何謂南方之強如人有不及者我教誨之即不事教也只含容異順去化導他人有以橫逆加我者我只直受之雖不當受亦不報復此南方之強也蓋南方風氣柔弱能以含忍之力勝人此猶近於忠厚故君子以之自處是不足乎

非汝所當強者也

附錄 疑者不拒人而皆有以教之也。柔是其所教者。隨物性之不齊而不強其從也。舍忍極是難事。嘗觀世人或遇拂已事。便忿然不自勝。雖欲忍而不自忍。人之不能忍。者乃天下之大力量也。**附錄** 此是二項不當事。○雲峯胡氏曰：此君子是說下文。君子和而不流。是說成德之君子。○賈註：居之是以其強自處。非居其地也。○朱子曰：此雖未是理。義之強。然近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

在金丹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在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四書尊聞錄

中庸上

手

慎新堂

附錄 何謂北方之強。戈兵甲冑凶器也。彼則恬然安處。雖以此戰鬪而死。亦無厭悔。此北方之強也。蓋北方風氣剛勁。能以果敢之力。勝人。然純任血氣強者。以之自處。是過乎中。非汝所當強者也。

附錄 松陽講義。在是借用字。有習而安之意。人以為危者。彼以為安也。在金丹。不定是用兵。乃借以狀其情之樂。禍死而不厭。亦非必定死。言其雖至死而不悔也。○說統二句。串看。○雲峯胡氏曰：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含忍者。亦不過舉其風氣之大槩而言耳。○雙峯饒氏曰：陽剛陰柔。理之常也。而南方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動何也。蓋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矣。才說風便是用了陽主發生。故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倚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附錄 故成德之君子。自有義理之強。焉如處人貴和。然和者易至於流。君子為然。可視而其中自有主張。決不肯隨波逐流。盡去圭角。其不流也。是擇乎處人之理而守之者也。強哉矯。處已貴於中立。然中立易至於倚。君子卓然守正。而始終極其堅定。決不致缺。邪傾。倚靠著一邊。其不倚也。是擇乎處己之理而守之者也。強哉矯。人當未達時。亦能自守。及其既達。未免喪其守矣。君子當國有道。必以行道為心。不肯便生驕溢。變未達時之志。行其不變塞也。是擇乎處達之理而守之者也。強哉矯。君子之強。如此非汝之所當強者。哉。此子思引孔子之言。以見必有此強。然後能體中庸之道也。

四書尊聞錄

中庸上

手

慎新堂

之者也。強哉矯。人處順境時。亦能自守。及至困阨。便至變其節矣。君子當國無道。只以義命為主。即到十分難堪。亦不肯改平生之節操。其至死不變也。是擇乎處窮之理而守之者也。強哉矯。君子之強。如此非汝之所當強者。哉。此子思引孔子之言。以見必有此強。然後能體中庸之道也。

附錄 存疑。和是與人無所乖忤。不立異以為高。不矯情以絕物。然其中自有分曉。自有界限。自有把持。如此方是不流。○或問。中立固無所倚也。然凡物之情。唯強者為能無所倚。而獨立弱而無倚。則其不傾側而假于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為強也。○蒙引。中立而不倚。此中字。淺與中庸之中。不同。中立。猶未是強。必至於不倚。乃為強也。如舉世皆出而我獨處。是中立無倚也。若非見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堅。少則未有不隨眾而出者。又如舉世皆處而我獨出。亦不隨眾而處者。也。然非知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定。少則亦未有不隨眾而處者。也。○和與中立。字輕與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亦一例。強處全在四箇不字上。○存疑。四箇不字。皆兼擇守意。此成德後擇守。看章句。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

私不能擇而守可見○(翼)未達之所守生平之所守只是
一樣但國有違則身出而仕回視潛修則為未達之所守國
無道身未出仕故但言生平○此節分人已窮達四件者○
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乎○朱子曰此
乃能擇後工夫大智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
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查賢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
勝方能微頭徹尾不失○困勉錄朱子此條似與章句不同
然必能擇能守而後進於強亦必有如是之強而後可謂真
能擇真能守朱子
之說固未嘗矛盾

右第十章

素隱行怪章

淺說上數章分言智仁勇以
為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中庸上

中庸上

章

懷新堂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
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
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
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子思引孔子之言曰今有人焉於日用所當知之理以
為尋常不足知而深求隱僻之理欲知人之所不能知於日
用所當行之理以為尋常不足行而過為詭異之行欲行人
之所不能行人情厭常喜新故此亦足以欺世盜名後世或
有稱述之者此知行皆過乎中不當

強而強者也吾於此固弗為之矣
隱僻之隱乃常道之中者○朱子曰深求隱僻如戰國鄒衍
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
如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中居狄尾生之徒是也○松

陽講義言後世有述則當世可知時
解謂後世聖遠言渾故易惑此近整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
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
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亦有君子擇乎中庸之道而遵行之却不能實用其力
至於半途便廢棄而不進焉此知行不及乎中當強而不強
者也吾於此
蓋弗能已矣

朱子曰此君子亦是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
是說成德○問半途而廢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朱子曰
只為他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途而廢若大
智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

四書章句

中庸上

章

懷新堂

自住不得耳○史氏伯璠曰知行二者未嘗不相因強特成
就結裏此知行而已曰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又曰此其
知雖足以及之經文此句只說行能遵道知意蓋於遵字上
見此行因知而有始也曰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又曰行有
不逮經文此句連上句意亦當帶知意說而章句却全歸重
於行者是又因其行之不至而所知亦為徒知不假言矣則
知又因行而無終也經文但言行而知意自寓章句則以知
行互文見意以發經文引而不發之旨也○(翼)註吾弗能已
矣既不可作勉焉而不敢廢又不可自認至誠無息只就道
上發不能已便是顏子欲罷不能正與此通○(困)勉錄即學
不厭

君子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遜世
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

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夫太過不及皆非君子之道至若成德之君子則所知所行一依乎中庸之理而不為索隱行怪即至遺逸於世而不見知於人其所以依乎中庸者自如終無所悔必不能半途而廢焉此乃知之盡仁之至不類勇而裕如者唯德造其極之聖人然後能之耳夫聖則吾不能然不敢不以之自勉矣噫夫子於隱怪弗為於半途弗已則其所能者正在乎此雖不以聖自居而亦豈能辭之哉

中庸

中庸上

壹

懷新堂

有辨信者是已而非人悔者而忘已不慊自反之至也
出於天而備於我乃吾分內終身所當服行一息尚存不容
少懈者也有見於此故能逐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困勉錄
依與無間斷也○大胡氏云依非難不悔為難引淺說俱
云依只是仁知不悔方是仁知之至俱不是註知之盡數句
總承上來不專頂不悔說○雲峯胡氏曰前說鮮能不能不
可能此則結之日唯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能不見
○程子曰索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及者也○不
知不悔是中也○雲峯胡氏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
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
勉而進於此中○史氏伯璠曰右以前十章大槩發明知仁
勇此後九章皆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
人所能知能施於常知常行之道故既論知仁勇即以費隱
繼之○此二節施於常知常行之道故既論知仁勇即以費隱
相承之次也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說統通章以費隱二字為主然隱不在費之外首節概言道費而隱是總冒次節是形容其費三節是指點其費末節收拾而兩節意而結言其費總是言費而隱在其中以見道不可離正欲使人不離道也○松陽講義下數章方就君子所以體道者言之此章則皆就道體言之耳

中庸

中庸上

壹

懷新堂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子思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曰道原於天而體備於君子故道為君子之道是道也其當然之發用無物不有無道不在蓋極其費而就其中所以然之體則無形迹可見無聲臭可聞又極其隱焉
○獨訓道該夫婦聖人天地萬物在內以其非君子不能盡故曰君子之道○困勉錄章句只就道言不就君子身上言○問或說形而下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朱子曰形而下者其廣其形而上者其微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就其中形而上者非就形而下者而言也○問形而上者與費而隱如何曰形而上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下說○費而隱和亦有費有隱不當以中為隱以和為費○存疑章句用謂道之發用也體謂道之本體也體即道也對發用言則為體觀或問云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用之體則不離乎此可見○兼引謂之隱者所以費費之

妙也。○而勉費盡皆就理。言不可認氣為費認理為隱。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

中庸

中册上

卷

禮

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何以見之彼夫婦中之愚者於道宜若無所知也然日用常行之理可以與知焉及其全體之至也則雖生知之聖人亦有所不能盡也然日用常行之事可以能行焉及其全體之至也則雖安行之聖人或數與勢遠心力不逮亦有不能盡能焉不但聖人即以天地之化育如此其大也然而覆載生成之有偏寒暑災祥之失正人猶有不滿其願而憾之者夫道無可憾而天地有可憾是天地亦未能盡道如此故於君子之道而語其大則無物不包而其大無外天下無有能出其外而載之者語其小則無物不體而其小無內天下無有能入其內而破之者道之極於大小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也

氏曰可知可能道中之一事是就日用間一事上論如事親事長之類○朱子曰人多以為道之精妙處若只是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是為聖人這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朱子曰大木之根處元無欠缺只是古今中一變體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一分○朱子曰天地之大以道不以形言○朱子曰道是滿是意不專是怨望如天賦生養不能成地賦成載不能生覆是以天地之常言也如雷寒而暑常暑而寒善人遇惡凶人遇祥是以天地之變言也○不可說按天地聖人只見道廣耳○朱子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若得一物在若日無內則至小更不容破於天是也其小無內謂無所不包如發育萬物○朱子曰是也至於一塵之微一息之頃莫非此道之理此皆費也○新安陳氏曰全段皆是說費在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為

費隱○朱子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

詩云鸛鳴于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中庸

中册上

卷

禮

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

不觀之詩乎早麓之篇有云鸛率其性而飛至天魚率其性而躍于淵詩之所言如此正以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朱子曰鸛鳴于天見化育之流行於上凡在上之物無一而非斯道之昭著也魚躍于淵見化育之流行於下凡在下之物無一而非斯道之昭著也道無不在正所謂大莫載小莫破也不亦費而隱乎

朱子曰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
結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為道之為如為仁由己
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陳氏曰道不遠人
不遠人以道言也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以學道者
言也遠人之人是皆衆人之為道人字是指為道之人○
陳氏曰此三句語脈猶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存疑為
上文誤得割了故此便說入
身來此上下相承之意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
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
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
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

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遠

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行
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以治人言之詩云伐柯伐柯即其所執之柯便是所伐
之則蓋不遠也然即詩言觀之執此柯以伐彼柯其則雖不
遠而未免有彼此之別自伐者視而視之猶以為遠者夫入
之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君子有見
於此故其治人也惟以其人之道遠治其人之身以其所能
知者而責之知以其所能行者而責之苟於性分無虧則
為人之道盡矣於是即止不治豈於其所能之外而責之以
所不能者哉此可見道不遠人而人當不遠人以為道也
朱子曰人人本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道理
却依從不是道理處去君子治之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
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本有此道理我但因其自有
者還以治之而已○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如木本東流矣

其道而西流從西邊過得歸來東邊便了○陳氏曰
章句之所謂衆人非庸衆之衆雖堯舜之聖亦衆人中之人
耳改非畧改而不必至於至善之謂若但畧改而即止則孝
不必十分孝忠不必十分忠皆可止耶堯舜之聖亦不遠
人之道爾孝未至於堯舜便是為子之道有所未盡○實性
治人就教人說其人能改即止不治不是姑息是道本不容
有加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遺穀
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謂也道即
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

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

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又自愛人言之率性之道本不遠人但人為私意所屬
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故所以施於人者多不得其當而去
道也遠矣惟本乎忠而行之以恕雖曰出於勉強而未能與
道為一也然由此而往則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
其去道也何遠哉忠恕之事何如不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耳
如人以無道而施諸己此己所不願也則以己之心度人之
心知人之心即己之心不以己之所不願者而施之於人焉
此忠恕之事也此可見道不遠人而人當不遠人以為道也
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只是盡自家之心不
要有一毫不忠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我是憂他地
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我是憂他地
想人亦要憂他而今不可不教他他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己
及物○問此只是恕如何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
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王蔡謝氏曰：忠，怨德形影也。無忠，怨德不出來。○問到得忠，怨已足道。如何云違道不遠？朱子曰：仁是道，忠怨正是學者下工夫處。○問論語中庸言忠怨不同，曰：盡已推己，此言違道不遠是也。是學者事忠怨工夫到底只如此。曾子取出以明聖人一貫之理，正若聖人之忠，怨只說得誠字與仁字盡字推字用不得。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

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初，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父自責己，言之。君子之道，其大端有四。丘則未能一焉。如我所責乎子以事已，亦如此。反求乎我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以事已者，如此。反求乎我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以事已者，如此。反求乎我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求乎朋友之施於己者，如此。反求乎我之所以先施於彼者，未能如此也。然我之所以未能者，皆君子所已能也。君子以子臣弟友之道而責之於身者，庸德也。則行之而踐其實，以子臣弟友之道而責之於人者，庸言也。則謹之而擇其可庸，德易至於不足，有所不足，則不敢不勉。庸言易至於有餘，有餘則不敢盡。則足謹之至。

而中庸上 慎齋

而言焉。顧行有不足，不敢不勉，則是行之力，而行顧言未能。皆實也。且言論之責於人者，亦皆親切有餘味，而非無實之空言也。然則君子胡不慥慥爾？此道之所以歸於君子而為君子之道也。此吾之所以未能當自勉以進於君子之道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也。

朱子曰：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滿處。○事父未能，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事君未能，須要如周公之事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未盡，便是道有所欠缺，便非子與臣之道矣。○兩勉，錄于臣弟友主。夫子自己之，子臣弟友言，不是泛說，蓋夫子雖未嘗為君而有臣義。○栗引，子臣弟友之道，庸德也。以此道而形於言，庸言也。○翼，謹者，擇其可子臣弟友之道，如何有不可言者，蓋道雖可言，但使不能行，而徒言，即不可也。其實不是務要擇其可者言之，乃是務要戒其不可者不言也。主戒虛意，方切謹字。○建說，行然後知不足，謹然後知有餘，不足有餘，不可作實看，只是他心上見得如此。愈行愈見有不足，愈謹則愈

見有餘，惟自以為不足，自以為有餘，故益勉益不敢。此三句是自責自脩，愈進愈無窮意。○翼，註是字要說得細，其分中有一分未盡，亦是不足。○言顧行，行顧言，二顧字以用工。言不以成功言，是臨顧之意。○建說，言顧行，行顧言，則是論皆已化為躬行，有躬行而無議論，是純然天下之篤實也。故曰：德慥。○蒙引，舊說以庸德之行以下為孔子自責自脩之事，於君子德能一句不順。今當斷自庸德之行以下為正言君子之道，而自脩之意，當安在言外，不當直入本文。○侯氏伯璠曰：此段皆是夫子責己自勉之辭，而教人勉人之意在其中。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君子素其位而行章

釋此章首節為綱。下三節詳而明之。末節結而證之。通章重位字。亦重身字。蓋身之所居為位。反是為外。位不能無得失二境。但反求諸身。要吾身無失耳。自得自字。正己的已字。俱是此箇身字。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本義子思謂凡人所處之位。不同莫不各有當行之道。君子但因其在所居之位。而循其道。以行。未嘗於位之外。別有所願。蓋本分之內。其道正不易。盡自不服。及乎其外也。
補註蒙引素其位而行。以事不願乎其外。以心言。其註行字。是因位盡道。不是苟且塞責。願字。不但當求。少有動念。即是。小註此二句。章之細下文分應之。

四書章句

中庸上

壹

慎新堂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本義素位而行。何以見之。如見在富貴之位。則行乎富貴所當行之道。見在貧賤之位。則行乎貧賤所當行之道。見在夷狄之位。則行乎夷狄所當行之道。見在患難之位。則行乎患難所當行之道。道無往而不存。心無往而不樂。蓋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素位而行者如此。

附錄蒙引人之處世。非富貴則貧賤。故對舉言之。至於言患難。則在平時可知。言夷狄。則在中國可知。是又舉此以見彼也。故未更云無人字。該之。素夷狄行夷狄。素患難行患難。非謂苟免而從夷也。存焉。君子雖在夷狄患難。亦不離道。用勉錄四行字。是盡其居位之道意。雙峯侯氏曰。入字。關上四者。特舉其槩。隨其所在。而樂存焉。小註自得二字。關上文。

字從憂。勤盡道。來道盡而心無歎。非道遙出世之比。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怨天下不尤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本義不願乎其外。何以見之。如在上位。則不作威以陵乎下。在下位。則不越分以援乎上。夫陵下不從。則怨其下。援上不從。則怨其上。今在上位。在下位。但知正己。而不陵不援。不求於人。如此。則何怨之有。但見中心泰然。雖上而不得於天。亦只順受其正。而無所怨於天。雖下而不合於人。亦只安於所遇。而無所怨於人。所謂不願外者如此。
補註蒙引陵是作威。意接是附勢。意下文總謂之求。人者蓋陵求其順。援求其庇。我。說統正己。六者只是完己之分內也。容合註正己。句是總括上文。不陵不援。意乃過避之法耳。臨川袁氏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八字。又以申無怨。

四書章句

中庸上

貳

慎新堂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其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本義惟其素位而不願外。故君子所為順理。安居平易之途。而窮通得喪一聽之。天命無有計較之心。豈若小人。騁其私智。常行於險地。而安思分外以求理之不當得者哉。

附錄蒙引居易字。不可就作位字。位中之道。乃易也。存疑。俟命。指那窮通得喪處。君子無心計較也。該做底便是平地。不該做底便是險道。容合註重君子。邊下句。輕是不可平對。達說此節總上二節。而申言之。未是結上文。射有似乎。君子方是。結上文。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參義嘗微之孔子之言曰射雖曲藝然有似乎君子之道何以見之蓋射者失諸正鵠而不中則反求諸身以爲內志未正外體未直而不怨勝已者夫射者之立心如此其仰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之心乎所以有似乎君子也觀於此言而君子之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何以異是

附釋小註須認得射似君子不可說君子似射蓋中庸引語以君子爲主若夫子初語則以射爲主也○趙氏德曰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翼註孔子口中須泛說子思口氣方可我到素位不願章旨

西書尊聞錄

中庸上

季

懷新堂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章

困勉錄此章言進道之序自道不遠人章至此乃是一步緊一步雙峯饒氏謂其進運放開者諺曰玩後章總註云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言則知此章高卑遠邇俱當在費上說○此因上章說簡位字而位之內有高卑遠邇之不同故又以其序言之則此高遠只是位內之高遠不必說到天地聖人所不能盡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參義子思謂君子之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盡性至命本於人倫日用之常精義入神基於洒掃應對之末君子之道如此辟如行遠必自邇者始焉辟如登高必自卑者始焉

存疑君子之道進爲之道也故就承之曰辟如行遠云云此句與大學之道在明德在新民意相近蓋上句意就在下句意內也不可以君子之道當大哉聖人之道看辟如行遠二句方作進爲之序○理無遠邇高卑自人之所見而有不同也○說統兩喻一是橫說一是豎說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參義且舉一事言之棠棣之詩有云人能於妻子情好昇合如鼓瑟琴無不調和於兄弟既翕然友愛極其和樂又且久而不變既翕則能宜爾之室家矣好合則能樂爾之妻帑矣詩之所言如此

西書尊聞錄

中庸上

美

懷新堂

存疑宜爾室家貼兄弟

二句樂爾妻帑貼妻子二句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困勉錄孔子讀此詩而贊之曰人惟妻子不和兄弟不宜多貽父母之憂今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一家之中懽忻和睦如此則父母之心其安樂而無憂矣乎夫父母是在上者妻子兄弟是在下者今由妻子兄弟之和諧遂致父母之安樂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驗也然則學者之於道可不循序而漸進哉

翼註黃氏洵饒曰妻子兄弟皆卑近父母皆高遠○翼註章句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謂之意者言非盡其實也

右第十五章

鬼神之為德章

存疑通章是說鬼神之盛而終歸於誠也。困勉錄此章重在誠字。自道不遠人。以下三章。因上言費隱。而指其切近者。以示人恐求道者之驚於廣大也。此章又因上言費隱。而指其真實者。以示人恐求道者之佈於虛低也。故此章誠字乃一篇之歸宿。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

中庸上

中庸上

堯

懷新堂

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子思引孔子之言曰：天地間總陰陽之氣，其氣之靈，莫謂之鬼神。夫鬼神之為德也，至無而合，至有而虛，而統至實其流行之盛矣乎。

朱子曰：鬼神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吳氏程曰：鬼神雖是說氣，而理實在其中。故遠專以氣言，而良能以理言。然後其意始備。大抵理形而上，氣形而下。而鬼神則形而上下之間者也。○蒙引：天地之功用，仰造化之迹也。造化之迹，指屈伸而言。此說看也。○朱子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之理。自然非有安排布置。二氣則陰陽良能是其靈處。○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則陰陽良能是其靈為神。以一氣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靈也。其既伸者，神之靈也。亦有伸，有屈。其既屈者，鬼之靈也。

其來格者，鬼之神也。新安陳氏曰：二氣以陰陽之動，待者音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音。○蒙引：鬼神之說，蓋程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也。故朱子又以一氣貫之。然後鬼神之義盡矣。朱子之說，重一氣上。○如日月寒暑春夏秋冬風雲雨露山川陵谷禽蟲草木之屬，要皆是鬼神之傳舍也。小註云：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暑往來日月春生夏長皆是。又曰：風雨雷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斯言要借此示人以默會鬼神之所在。爾若謂此即是鬼神，則為視而可見聽而可聞矣。要之日月風雲之類，亦物也。皆鬼神之所體者也。○較宰方氏曰：性情言其體，功效言其用。鬼神生長斂藏是說使之然，是他性情如此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夏斂而成秋藏而成冬便是鬼神之功。○蒙引：蓋字意重在體物不遺上。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中庸上

中庸上

卑

懷新堂

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附幹事。

何以見其德之盛也。凡有形者皆可見鬼神無形也。視之而弗見，凡有聲者皆可聞鬼神無聲也。聽之而弗聞，然鬼神無形而實通體乎形聲之中。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神之至而伸也。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鬼之反而歸也。蓋體物而物不可遺焉。則其德之盛為何如哉。

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
若謂既返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
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窮之形
既反之氣以為造化○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學竟無歸如
月影在盆水裏除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影飛上
天去歸那月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
又復來生
這枝上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
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
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蒸蒿悽愴

中庸上

中庸上

學

懷新堂

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何以見其體物不可遺也且以顯而易見者言之鬼神之
靈能使天下之人齊明以肅其內盛服以肅其外於以承
奉乎祭祀當此之時但見鬼神之神靈洋洋乎流動充滿如
在吾之上如在吾之左右焉此可見其無往不在有觸斯應
而體物不遺
之一驗矣

雙峯饒氏曰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看見得他靈處○
蔡引盛服兼冠履之屬不專指衣也○陳氏曰承祭祀如天
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隨所當
祭者誠敬以集自家精神則彼之精神亦集便洋洋流動充
滿如神在焉○問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似不是感格
意思是自然如此朱子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
○許白雲曰言在上又在左右相蓋都是鬼神不是或在左
或在右恍惚無定之說○聖註不可云惟誠敬如此故洋
洋洋如在其上如此說是重人敬鬼神了此不重人敬鬼神只
重鬼神自發見昭著○使天下之人三句是鬼神能使人畏

敬奉承也洋洋乎三句是鬼神發見昭著也此即體物之一
驗不是正見其體物○新安陳氏曰此章自體物而不可遺
以上所說鬼神所包甚闊凡天地造化日月風雨霜露雷霆
四時寒暑晝夜潮水消長草木生落人生血氣盛衰萬物生
死無非鬼神自使人齊明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中
提出所當祭祀之鬼神來說○存疑下神之格思亦是此類
就祭祀言耳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息而不敬也思

語解

抑之詩有日神之來也不可測度則屋漏之地雖極其
誠敬尚恐有愧况可厭射而不敬乎觀於詩而益信鬼神之
體物不
無物不

中庸上

中庸上

學

懷新堂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
揜如此

夫鬼神不見不聞甚微也而乃體物不遺若是其顯而

不可揜何哉蓋天下之涉於虛偽而無實者到底只是虛無
何以能顯惟鬼神則實有是理其合也實理之通其散也實
理之復此所以終始萬物在在著見而不可揜也如此夫由
子言觀之益見道之兼費
應包大小而不可離矣
不可揜即顯也如此夫就指不可揜說○朱子曰誠是實然

之理鬼神亦只是實理若無這理則便無鬼神無萬物都無是實理而已○雙峯饒氏曰中庸誠之一字方見於此蓋為自此以後言誠張本也此章誠字是費之所以然處以理言也○後章誠字是以費衆費而有諸已處以德言也皆所謂隱也○鬼神物誠體鬼神○困勉錄此節是推原其所以盛不是贊詞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

大而言

舜其大孝也與章

四書章句

中庸上

望

懷新堂

困勉錄此章是從册行之常看道之費處章味須到孝上○第一第二第五節俱就舜說惟第三第四節泛說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子思引孔子之言小凡事親者皆當盡孝然孝有大小若舜其可謂之大孝也與何以見其孝之大蓋為人子者非德不足以顯親舜則生知安行德為理人是其所以顯其親者至矣非貴不足以尊親舜則受堯之禪尊為天子是其所以尊其親者至矣非富不足以養親舜則富有四海之內以其尊其親者至矣非足以養其親者至矣又且上而宗廟享其祀而為親報本於前下而子孫保其業而為親垂裕於後德福兼隆如此此舜之孝所以為大也

取耳 說統物字兼動植說註中氣至氣反兩氣字指氣化非指雨露須知氣即在物身上○象引必因其材而篤焉言因

象引宗廟饗之謂宗廟饗舜之祭鄭氏謂舜饗子孫之祭未然也○舜之子孫章句不畢商均而乃及虞思陳胡公之屬者指其雲仍之遠者言以見其遺澤之無窮○翼註此保之只是保諸侯之國與武王不同○東陽許氏曰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是細德為聖人下五句皆孝之目○象引虞思者虞君名思也女夏所封陳胡公周武王所封其父在周為陶正武王以元女妻胡公收封於陳故曰陳胡公胡公諡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然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效故舜有是聖人之大德必稱頌而得其名必多歷年所而得其壽舜雖無心求福而福自應之如此

四書章句

中庸上

望

懷新堂

然此節亦含得○翼註名壽俱就天子身上說若不切聖人天子便非是○劉上玉曰首節德福平說次節以德得福側說

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凡此皆天意所在而要非天有私於舜也獨不親諸天之生物乎天之生物必因其本然之材質而異其所加如根本完固栽植而有生意者便從而培養之根本搖動傾仆而無生意者便從而覆敗之或培或覆豈天有意於其間哉皆物之自取耳

取耳 說統物字兼動植說註中氣至氣反兩氣字指氣化非指雨露須知氣即在物身上○象引必因其材而篤焉言因

其材而有所加也。篤字非个。好字裁者。培之。固篤也。傾者覆之。亦篤也。○朱子曰。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若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氣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翼註。此與下節一喻。一證。俱輕看。不可。其正意。至末節方見。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又。不觀諸詩。乎假樂之篇。有曰。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是顯顯之美德。既宜於在下之民。又宜於在位之人。以此能受天之祿。而保其躬。佑其行。命為天子。且又自天。申之。保佑命之不已。使長享福祿於無窮也。

○因勉錄。受祿三句。當作三層看。是已然。方然。未然之分。○中庸上。懷新堂。

保佑命之。是可。大自天申之。是可。久。○雙溪饒氏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是。栽受祿。保佑申之。便是。培。○臨川袁氏曰。引此詩。以証大德之所得。以著因其材而篤之意。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以此觀之。則舜有是。大德。正所謂物之裁者也。正所謂君子之嘉樂者也。其受天之春命。而為天子。固理之必然者矣。夫舜以聖人之德。而致尊富。保以成大。幸非古今所不可及者。與觀於子言。而孝可格。天道之費何大也。道其可難哉。

○翼註。受命。即尊為天子也。祿位名。壽宗廟。子孫皆在其。中。○新安陳氏曰。必者。決然之辭。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此一句。總結上文。意。○雲峯胡氏曰。前言父母之順。在於宜。兄弟樂。妻祭。不過目前之事。費之小。

者也。此言孝之大。在於宗廟。子孫。保則。極其流澤之遠。費之大者也。前言費之小。則曰。居易以俟命。學者事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必受命。聖人事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章。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孫合註。云。此言文王之德。此言武王之德。此言周公之德。當三節。平看。總是言文武周公之事。皆道之所在。所以明道之費也。新說。單重文王。謂下俱子述之事。而文王之所以無憂也。此非本旨。不可從。

○中庸上。懷新堂。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子思引夫子之言曰。自古帝王。創業守成。皆未免有所不足於心。若遇天倫之盛。而可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蓋文王以王季之賢。為之父。以武王之聖。為之子。父焉克勤王家。而作之於前。子焉丕承厥志。而述之於後。前後皆得其人。作述皆有所賴。此文王之所以無憂也。

○翼註。無憂。以遇言。不以心言。王季二句。只言父賢子聖。未可犯下作述。○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皆無憂者。後人之言文王也。○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皆無憂者。後人之言文王也。○翼註。作述。只開闢。就經國事業。說不。所以惟文王為無憂。○翼註。作述。只開闢。就經國事業。說不。

可專在王業上講似
周家累世圖天下了

武王纘犬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
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犬王王季之父也書云犬王肇基王
迹詩云至于犬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

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釋以武王之事言之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
三分有二我周世業也惟武王克纘之夫其纘緒也本不期
於有天下也奈何紂惡貫盈不得不伐於是著戎衣而遂
有天下夫以下伐上其事不順宜乎失其名也然天下皆識
其為應天順人之舉而無利天下之心故身不失天下之顯
名由是變侯為王而尊為天子化國為天下而富有四海之

四書章句

中册上

樂

懷新堂

內宗廟饗之而七廟然子孫保之而
卜年方承此武王之所以光大其業也

釋說纘緒只是纘其積功累仁之緒不得以有天下為
纘緒之實○翼註有天下只是克商勿得下尊富二句一字
見不勞再舉○不失字要蓋武王原有顯名不失是照舊
意○建說尊為天子四句須看與大舜有別大舜節備實
諸福畢集此則言武之大
有作為意各有所主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犬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

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

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

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

之所起也先公組紉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又推犬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
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

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釋以周公之事言之武王不得已而受命年已老矣一應
禮制所以述文王者有不及為是文德未成即武德未成也
周公於是相成王而一成就之近尊古公為太王尊季歷
為王季不王其身而王其號而文武之心慰矣遠自組紉以
上以至后稷皆以天子之禮祀之九獻以爲節八佾以爲舞
不王其封而王其號而太王王季之心亦慰矣然不惟自盡
其孝而已又以天下之名分雖殊而孝親報本之心則一
於是以前所制之禮禮下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使人皆得
隨分自盡如父為大夫子為士葬固以大夫之禮而祭則以
士之禮如父為士子為大夫葬固以士之禮而祭則以大夫

四書章句

中册上

樂

懷新堂

之禮蓋葬從其爵始死者以安也祭從其祿伸生者之情也
又制為喪禮期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大夫猶通行之天子諸
侯便不行親不敵貴也若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天子皆

通行之蓋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子於父母無貴無賤都是
一般貴不敵親也孝心隆徹禮制通行此周公之所以成
其先德也合而觀之皆道之大而費也道真不可離矣
釋史氏伯璣曰章句所以訓末為老者蓋以下文即言周
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上祀見得武王老不暇及夜後周公乃
成其志也此所謂武王末受命一句不是結上節意正是引
起下文周公追王上祀之意而言耳○存疑成武王之德易
說成文王之德難說此當以下章纘緒述事來看○翼註曰

追王則祀以天子之禮不待言矣日上祀則追王不及矣○

宋子曰禮家載祀先王服袞冕祀先公服鷩冕鷩鷩諸侯之

服蓋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

公但鷩冕旒玉與諸侯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蓋雖與諸侯

同是七旒但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葉**引斷
禮即是上祀先公之禮主祭禮言下文父為士數句亦重在
祭上言皆得用生者之祿也非禮只與祭禮相形言之蓋詳

川死者之倚自周公未制禮之前已如此故父為大夫以
下不可以葬也○董田呂氏曰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
期為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兄弟
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喪之期天
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期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
降猶服大功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期尊同則其
也如旁親之期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期尊同則其
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期尊同則其
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
是也○宋子曰三年之喪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
之喪無貴賤一也便是解所以達乎天子之意○象引達乎
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自上而達於下也○存疑周公成文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自上而達於上也○存疑周公成文
武德事斯禮也○只管到祭以大夫處期之喪以下又是一
語合而言之總是一推已及人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也○翼註
成文武之德也○斯禮至末成其孝治之德也

右第十八章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章

新安陳氏曰此申言武王與周公能盡中庸之道○固
勉後進孝二字是善繼善述乃達孝之實也○春秋三節
所制祀先之禮以見其善繼善述○社節合事而祀先之禮
以見其善繼善述蓋盡倫盡制總是孝中事則總是道中事
可見道無限量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

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子思引孔子之言曰事皆等於衆人不足以合衆人之
仰望功不被乎當世不足以合當世之人心而欲稱譽之通

乎天下也難矣若武王周公之
孝其天下稱之無有異詞者乎
朱氏公遷曰大孝至孝達孝不同以其不可名言謂之
大孝無以復加謂之至孝天下稱之無異詞謂之達孝○象
合註達孝據註云通謂之孝且引達尊為證甚明白時說達
孝作達之天下說又作達權說俱未得旨○存疑上章言武
王周公之事此因以達孝稱之所謂承上章而言也○江陵
項氏曰舜為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及也周為王制之備
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蓋古之
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為訓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

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

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中庸上

率

續新堂

夫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何哉蓋前人有志未達而成禮之
為繼不必前人有此志而吾之所存合天則隔世相感是為
善繼人之志前人有事可法而遵行之為述不必前人有此
事而吾之所為當可則易地皆然是為善述人之事此武王
周公所以為善繼善述而得為達孝也

西山真氏曰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
亦繼述也○象合註志事只是一件自心所欲為曰志自事
所當為曰事○存疑此以理言只宜懸空說舉此以
斷武王周公之達孝爾下文孝之至也正與此相應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

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

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

羔豚膾膾香之類是也

其繼志述事謂何則莫大乎祭祀之制也每當春秋時於祖廟之門堂寢室則洒掃整飭之以致嚴潔而不敢慢也於先祖所藏之重器則隨所有而陳之以示能守而不敢失也先祖之遺衣服則設之以授尸使神有所依而致吾如在之誠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則隨所宜而薦之使神有所養而將吾事生之敬也蓋事神之謹如此

附錄 說四時皆祭獨言春秋者錯舉以省文也○新安陳氏曰先王先公有廟有祫廟則有司脩除祫則守祫對聖此脩其祖廟也○困勉錄註通士看來其是諸侯之上士若天子之上士則受地視子男而廟亦當例此矣○問官師一廟得祭父母而不及祖無乃不盡人情耶宋子曰位卑則流澤浸其理自然如此○蔡引註謂之若周者蓋春秋時祖廟陳宗器是通上下言此特舉周王家以見例耳若下節所謂有事於太廟獨言太廟而不及諸廟及序得云得公侯卿大夫也亦就天下之祭言蓋皆舉其大者○說約此節照後散其所尊一句下節照後愛其所親一句○困勉錄春秋以下

四書章句

中庸上

率

懷新堂

不是以之與繼述只舉其禮制之大者言春秋二節即註所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乎上下者言明季講家以敬其所尊為通乎上以愛其所親為通乎下非是又或以上節為禮備下節為義周或以上節為時祭下節為裕祭皆誤上節是事神之謹下節是待下之周總是

附錄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註士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若上士則二廟○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日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書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刀赤削也武王誅紂時以赤爲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註赤刀赤削也武王誅紂時以赤爲飾大訓三皇五帝之書及文武之訓天球鳴球玉磬也河圖伏義時龍馬負圖出於河○周禮守祫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祫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則各以其衣服受尸註日尸當祫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也○膳夫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香香夏行肥醯膳音膳秋行積膳膳音膳冬行醯醢膳音

禮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宗廟之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四書章句

中庸上

率

懷新堂

附錄 當祭於宗廟之日同姓畢集其班次之禮乃所以序其孰爲昭孰爲穆使先後不至於混亂也異姓助祭者外有公侯伯子男內有卿大夫士序之以爵乃所以辨其孰爲貴孰爲賤使尊卑不至於紊越也祭必有事如爲宗而禘相爲禘而視與夫贊禘獻豆之類皆事也必於同姓異姓之中而序次其執事者乃所以辨其威儀之美與否之能使不掩其賢也迨祭將畢飲福酒同姓兄弟與異姓之賓互相勸酬其在下之子弟各爲在上者舉觶正所以逮及賤者使亦得以伸其敬也祭已畢異姓之賓皆退獨燕同姓於私寢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於坐次乃所以序其年齒而加敬也夫序昭穆者親親也序爵者貴貴也序事者賢賢也序齒者幼幼也序齒者老者也其待下之周又如此

四書章句

中庸上

禮

禮新堂

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為別也○新安陳氏曰昭在左左為昭
 昭者陽明之義穆在右右為陰穆者陰幽之義父穆則子昭
 父昭則子穆也○案引註子孫亦以爲序此非指當祭之時
 言子孫亦以其行派也○下文有事於太廟云云方是祭時
 序昭穆也○趙氏惡曰此必以太廟言者惟祭太廟之時則衆
 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故羣昭羣穆成在
 若餘廟之祭惟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羣
 昭羣穆成在也○或問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
 其爲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明也今且假借諸侯之廟
 以明之則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官之東南
 矣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
 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四世之君居
 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
 南廟五世之君居之昭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週
 焉太祖之廟自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
 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相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
 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
 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祧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

四書章句

中庸上

禮

禮新堂

祖之西○彌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案引序爵
 異姓也○同姓者不與若說兼同姓則畫已在昭穆列不得復
 分身在爵列矣○公侯自侯國音該伯子男也○卿大夫自內
 朝言該上士中士大夫○龜山楊氏曰禮尸飲五君洗玉爵獻
 卿尸飲七以瑞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華有司此
 序得而尊卑有等所以辨貴賤也○案引宗是掌宗廟之人
 如宗伯宗人是也○祝是掌告神之詞者如周禮大祝小祝猶
 今之讀祝者是也○有司是宗廟中有司者如今之司帛司
 爵之類是也○困勉錄序言辨貴而不及否蓋諸侯與士
 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官其容體其於禮其於樂而中
 多者得與於祭非是不得與祭則與祭之上皆賢此辨賢只
 是辨其材能欲使人不違其能非辨其賢不肖也○案合註
 族酬不重衆相酬只重各舉解於其長○案引兩賤字不同
 上賤字是指公侯卿大夫中之位在下者言下賤字指賓之
 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賓賓賓賓賓賓賓賓賓賓賓賓賓
 賓賓則子姓兄弟皆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
 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階之東有司羣執

穆中序。非泛序。商。說約。凡同姓者。俱。子孫。與。姓。者。俱。臣。庶。○。困。勉。錄。春秋。二。節。俱。兼。時。祭。祭。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本義 武。周。制。祭。祀。之。禮。如。此。不。可。以。見。其。繼。述。之。善。乎。先。王。對。越。神。明。有。位。焉。今。所。踐。者。即。先。王。之。位。先。王。禪。讓。登。降。有。禮。焉。今。所。行。者。即。先。王。之。禮。先。王。聲。容。感。格。有。樂。焉。今。所。奏。者。即。先。王。之。樂。先。王。所。尊。者。祖。考。也。今。春。秋。備。舉。而。致。其。誠。格。是。敬。先。王。之。所。尊。矣。先。王。所。親。者。子。孫。臣。庶。也。今。宗。廟。周。列。而。各。展。歡。心。是。愛。先。王。之。所。親。矣。可。見。武。周。事。先。王。雖。死。而。事。之。如。生。雖。亡。而。事。之。如。存。真。善。繼。善。述。而。為。孝。之。極。至。也。非。達。孝。而。何。

中庸上
禮記 說。統。位。是。對。越。神。明。之。位。兼。主。祭。助。祭。禮。如。九。禋。九。獻。樂。如。九。變。八。佾。俱。著。天。子。說。○。存。疑。踐。位。行。禮。奏。樂。不。是。武。王。周。公。踐。行。奏。是。後。來。奉。祭。之。人。踐。行。奏。所以。使。踐。行。奏。者。周。公。也。而。皆。出。於。先。王。此。見。周。公。繼。述。之。孝。也。故。章。句。曰。皆。繼。志。述。事。之。意。○。自。常。情。觀。之。禮。制。出。於。周。公。此。何。與。於。先。王。也。殊。不。知。制。禮。作。樂。在。武。王。周。有。是。意。矣。但。未。受。命。而。未。及。為。文。王。雖。未。必。有。是。意。然。使。當。是。時。必。行。是。事。其。意。亦。可。知。也。周。公。但。體。其。意。思。而。制。作。之。爾。故。所。踐。之。位。即。先。王。之。位。所。行。之。禮。即。先。王。之。禮。所。奏。之。樂。即。先。王。之。樂。○。說。約。章。句。其。指。先。王。亦。只。指。文。王。耳。太。王。王。季。在。所。尊。內。○。禮。記。此。節。不。用。著。力。生。意。只。繫。上。二。節。結。之。踐。位。五。句。申。結。上。二。節。事。死。二。句。承。上。五。句。而。贊。之。孝。之。至。正。言。其。善。繼。述。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

然 其。所。制。祭。祀。之。禮。不。但。此。也。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或。行。於。國。丘。或。行。於。方。澤。蓋。所。以。事。上。帝。與。后。土。答。其。生。成。之。德。也。有。宗。廟。之。禮。焉。或。五。年。一。禘。而。合。享。或。三。月。一。嘗。而。分。薦。蓋。所。以。祀。其。先。盡。吾。追。遠。之。誠。也。夫。斯。禮。也。與。斯。義。也。惟。聖。人。制。之。亦。惟。聖。人。明。之。苟。能。因。文。以。達。其。情。默。契。其。精。微。之。蘊。吾。見。明。於。享。帝。之。仁。亦。必。能。仁。育。萬。民。明。於。享。親。之。孝。者。必。能。孝。治。天。下。治。國。不。如。示。諸。掌。乎。夫。武。周。之。制。禮。不。惟。善。體。乎。先。王。而。又。可。通。於。治。道。此。所。謂。達。孝。也。可。以。見。道。之。貴。矣。

中庸上
禮記 朱。子。曰。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先。儒。說。祭。祀。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太。年。又。如。用。牲。於。郊。牛。二。乃。社。於。新。邑。此。乃。明。曉。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好。○。吳。氏。徵。曰。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國。丘。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惟。天。子。得。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今。至。祀。天。之。外。孟。春。祈。穀。於。郊。亦。於。國。丘。五。時。兆。帝。則。於。四。郊。亦。惟。天。子。得。行。之。其。他。非。時。告。天。禮。之。重。者。則。亦。謂。之。郊。禮。之。輕。者。則。謂。之。祭。言。此。非。正。郊。也。有。類。於。正。郊。焉。爾。地。猶。母。也。母。親。而。不。尊。故。惟。北。郊。方。澤。一。祭。為。至。重。其。次。則。祭。地。於。社。北。郊。之。祭。天。子。所。獨。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天。子。之。社。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夫。士。庶。人。之。社。謂。之。里。社。此。皆。正。祭。除。正。祭。外。天。子。諸。侯。各。因。事。告。祭。重。者。謂。社。輕。者。但。謂。之。宜。言。非。正。社。之。祭。其。禮。與。社。祭。相。宜。稱。焉。爾。○。張。氏。存。中。曰。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通。上。下。行。之。以。事。夫。后。土。宗。廟。之。五。年。一。禘。惟。天。子。行。之。以。

右第十九章

四書尊聞錄

中庸上

孝

慎斷堂

記其先宗廟之三月一嘗則通上下之理無不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禋三句與論語同皆兼理無不明其先也○
 言有知行意○廣平游氏曰祭人之非精義不足以致其親也○
 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親也○
 而與帝同德孝子為能祭親為其盡道而與親同心也○
 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亦於焉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也○
 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天下國家也何有○
 統明乎三句亦不重人能明之見得武周禮義之弘遠○
 也○
 自吾身推而廣之天地祖宗是皆身之親也○
 自處則旁親只是兄弟父母是皆身之親也○
 自處則旁親只是兄弟父母是皆身之親也○
 便包得許多物皆在宗族之中○
 宗者安能愛物皆在宗族之中○
 者真能事天地祖宗父母則必於天者推之也○
 心此治國所以如示諸掌也○
 言而深贊其意義之深遠見得○
 非武王周公不能制此禮也○

周九廟圖 周大禘圖 周共王時大禘圖 周共王時時圖

<p>武世室 昭昭昭</p> <p>太祖后稷</p> <p>鄉南俱</p> <p>此劉歆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也○蒙引周以文武親盡當祧而有功德當宗不可祧故別立世室而皆百世不遷與太祖同世室者不毀之名也自是以後穆祧者藏文世室昭祧者藏武世室</p>		<p>始祖后稷 南鄉</p> <p>此趙伯循所謂禘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p>		<p>中庸上</p> <p>此朱子所謂已毀未毀之主畢陳而無所易也</p>		<p>穆王 康王 武王 成王 周文王 周武王 周成王 周康王 周穆王</p>		<p>穆王 康王 武王 成王 周文王 周武王 周成王 周康王 周穆王</p> <p>此朱子所謂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遠進而居王季之處也</p>	
---	--	--	--	--------------------------------------	--	--	--	---	--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三

哀公問政章

存疑此章自人存政舉後當分三節看自為政在人取
人以身至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為一節是說脩身事凡
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為一節是說治人
事自凡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為一節又是說脩身事總之
是人存政舉一意反覆推說自脩身中細分又有三層意蓋
脩身不外以知仁勇行五達道而已自脩道以仁推而至於
知天之知有其意矣未言其實也自天下之達道五至知斯
三者則知所以脩身言其實矣未盡其詳也凡事像以下至
未始盡其詳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四書尊聞錄

中庸下

此引夫子論政以明中庸之道也昔魯哀公問政於夫子

懷新堂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夫子對曰政莫備於文武文武之政布列在方策之中
班班可考只是其君臣已往矣若使當今之時上有如文武
之君下有如周召之臣則其政皆可舉行而文武之治亦可
復見於今也若無此君臣則其政便都滅息載在方策者不
過陳迹而已徒法豈能以自行哉

小註舉文武之政重大備意不重法祖意○賈氏前錄
曰木曰版竹曰簡版大簡小大事書於木版小事書於竹簡
○存疑人存政舉一篇主願自始至終不是說人存
便是說政舉○翼註人亡政息輕反言以決之耳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

敏速也蒲蘆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
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

如此

存何以政舉蓋以人之為道主於有為最能敏政君
臣一德則百度振傷矣如地之為道主於發生最能敏樹土
脈滋潤即百昌培植矣然敏政猶如敏樹非泛猶夫樹也夫
政也者蒲蘆也本朝之制作最為精詳一遇其人自不俄頃
而奏治

翼註人道道字輕虛人字亦兼君臣○小註王政不是
速求速效特君臣早作夜思奮然舉行便一時綱立日張豈
不是敏政○翼註舊說云二句言人易敏夫政下二句言
政易敏於人上重人下重政此說甚不得旨蓋此不過就敏
政之喻更進一步耳與上非兩意也且此政字同是文武之
政然敏政政字亦即文武之政豈至此而始推重文武謂文

四書尊聞錄

中庸下

武之政非他政之比乎

二

懷新堂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
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
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
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
而政無不舉矣

惟人道敏政。故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蓋賢臣為輔。而後
綱紀共理也。然人不自至。其取人則以君身。蓋標準既立。則
取舍自明。而後賢才樂附也。是身為取人立政之本。所係誠
重矣。然身何由馨。其脩身則以道。蓋道所以範圍乎此身者

惟此身納諸日用彝倫之中而後各當於則也然道又豈虛
具飾貌為裁其脩道則又以仁蓋仁所以貫徹乎此道者惟
日用彝倫間皆惻怛慈愛之真心周流
無間而後道無不盡即身無不全也

陳氏曰為政雖在得賢然使吾身有未脩則取舍不明無以
為取人之則○兼合註脩者要無過不及焉○於中也○更氏
身二句是一段○綱領下文五達道三達德乃條目也○更氏
伯瑋曰○章句既以道為天下之達道一知所不達○終成此仁
乎○如○此○則○仁○便○是○三○達○德○之○一○知○所○不○達○終○成○此○仁
而已○脩○道○以○仁○即○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之○意○存
疑○脩○道○以○仁○這○就○愛○之○理○達○道○是○箇○惻○怛○慈○愛○意○思○五
間○若○無○此○相○親○相○愛○的○意○思○豈○成○箇○道○道○理○故○脩○道○全○在○仁
○(○蒙○引○)○脩○道○以○仁○至○於○仁○則○盡○道○矣○仁○不○在○道○之○外○也○(○蒙○引○)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
三句皆是文武之君不可不問平看

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
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脩道固以仁而仁者何謂也即具此生理而有惻怛慈
愛之人也然仁雖無所不愛而惟親愛已之親族乃能推以
及人而愛無不周則親親為大有仁必有義義又何謂也即
分別事理而使之各得其宜者也然義雖無所不宜而惟尊
敬有道德之賢人乃能講明此理而施無不當則尊賢為大
至於親親中有父子宗族之隆殺賢賢中有當事當友之等
殺此又禮之所以生乎
其間而非私意之為也

四書尊聞錄 中庸下 三 懷新堂

朱子曰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
底意我如今須要自體認得○存疑○擬成箇人便有這仁所
謂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是也故滿腔裏皆惻
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是知人非血肉之軀也即我之

仁也以仁訓人亦切乎○(蒙引)仁者人也與孟子仁者人
也○不同彼專以心之德言故曰人之所以為人者理又曰合
而○言○之○道○也○此○特○以○愛○之○理○言○故○曰○其○此○生○理○自○然○便○有○惻
怛○慈○愛○之○意○又○曰○親○親○為○大○也○人○字○內○有○惻○怛○慈○愛○意○故○起
得○親○親○之○親○親○為○大○此○親○親○所○謂○親○睦○九○族○者○及○宜○兄○弟○和
妻○子○皆○是○故○親○親○有○殺○若○專○指○事○父○母○則○無○殺○可○言○矣○(○存○疑○)

四書尊聞錄 中庸下 四 懷新堂

事君敬長與上文亦有何交涉○(朱子曰)節者等級也文者
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斐斐得如升階揖遜○問脩道以
仁繼以仁者人也何為下面又添說義禮曰仁便有義禮
有陰親親仁之事尊賢義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節降殺
等差這便是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
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說統)此節案承上
節仁字而釋其義只重一箇仁字由仁而行之得宜便是義
由仁而行之有節文便是禮總是完得箇脩道以仁的事○
(蒙引)仁義禮意却不重重在智仁勇上尊賢之義是知人親
親之有殺尊賢之有等是知天同是智也日義日禮却都歸
在智

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

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不合而觀之。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君子不可不脩身。以
端其極，脩身以道，循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為大。故思脩身不
可不事親。以教其本，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思事
親不可不知其人之賢，以得其助。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
秩天敘之理也。故思知人，以為事親之助，不可不知天以無
私於所施，由知天以知人，由知人以事親，則仁自親始，道以
仁行而脩身之事全矣。

四書章句

中庸下

五

懷新堂

附蒙引：事親是就親親中舉其尤重者而言，亦不止是父
母如諸父亦是在所事者。故下文親親之殺，方接得來。○朱
子曰：思事親不可不知人，知人只如知人則哲之知，不是思
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與
他處，豈不為親之累。○蒙引：其親師取友以講明道理，兼五
達道而講明之，而今乃曰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孔
子姑就其大者言之，以例其餘。朱子亦姑用本文之音而聯
絡其意。○朱子曰：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
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非真知也，只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
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
蒙引：無以得內不可把等殺平看，豈不知天則取命之極已
亂自無以得其人之賢而尊之矣。又何以得親親之殺而親
之乎。須如此講方是。○朱子曰：此處却是倒看，根本在脩身
然脩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箇自然道
理學，若不知天便記得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
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朱子曰：事親
合註上二節，特論此承上二節方著君子身上，而齊成之
重脩身上事親即上親親之仁，知人即上尊賢之義，知天即
上禮所生之天理，皆脩身之先務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
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
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
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
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
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
者之外，更別無誠。

四書章句

中庸下

六

懷新堂

不試：舉脩身之事詳言之。脩身固在道，然其道非一端
也。天下所共由之達道，蓋有五焉。脩道固在仁及知天，然
亦非一端也。所以行此達道者，有三焉。五者何。曰：朝而君臣
也，家而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外而朋友之交也。此五者天
下之達道，所以脩身者也。三者何。心之明為知，心之公為仁，
心之強毅為勇。此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脩道者也。然要之
達德之所以行乎達道者，則一而已。蓋一則智是實智，而道
自此知，仁是實仁，而道自此體，勇是實勇，而道自此強，不徒
五與三之名已也。德以誠而立，道以德而行，則脩身之事至矣。無復有餘蘊矣。
蒙引：不曰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曰君臣父子者，蓋有
君臣必有所以為君，臣者有父子必有所以為父子者，所謂
有物有則也。可見人外無道，所以脩身必以道。○朋友獨加
之交二字，蓋朋友實以相交而成者也。如父子兄弟皆天合
夫婦亦只一陰一陽，而終身不可解。君臣雖以人合，然莊生
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惟朋友一倫在。所交而已。交則
為朋友，無交則不在其朋友之列矣。故獨口朋友之交云。○
翼註：五者俱是就道說，說得見成，不可誤作以人體道意。○
達說：講五者天下之達道，全要根著身子說。來人有此身，定
須有這五樣，若無這五樣，豈復成箇身子。豈不達之天下達

之萬世。故曰達道。○朱子曰。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仁智勇。非勇便行不到。○存疑或問。格道以仁。於仁以愛言。知仁勇之仁。又以無私言。然則仁有二乎。曰。無私者仁之體。愛者仁之用。其切於五達道言。則曰愛。自其切於躬行言。則曰無私。要之無私。則可以兼乎愛矣。曰愛。偏言於躬行。無私專言之仁。○知所以知仁。所以體勇。所以強此是解。所以行達道。意不是。正語。○蒙引。知仁勇。是性分上帶來者。故曰古今所同得之理。○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對三字而言。下文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亦然。皆是數目字。但一字所指是誠也。故註不日一誠也。而日一則誠而已矣。又曰。一者誠也。不可謂一是不二之名。蓋以不二為誠。又是一意。○存疑。三者。縱實。道便自行。不是。既實後方去行道。○兼合註。所以行。即上文所以行。俱是行道。上言所以行。達道者在三德。下言三德。所以行。達道者在三誠。○自此以下四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蓋上言脩身以道。未見其為何道也。上推脩道以仁。及於知天。未見其為何知仁。勇也。故於此盡言之。見所以脩身者。其道有五所。以脩道者。其德有三。所以盡上而未盡之意也。

四書章句

中庸下

七

懷新堂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

不明不行也

不明明不行也。○朱子曰。達道之所以行乎達道者。何如。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則有不同。其知道者。言之有氣。稟清明生而知此道者。有得清之多。而不能無蔽。必待學而後知。此道者。又有昏蔽。不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必因心。衝慮而後知。此道者。其知雖有蚤暮之別。然及其知之。則亦各明其善而已。一也。自其行道者言之。有賦質純粹。安而行此道者。有得粹之多。而不能無雜。如其為利。而必行此道者。有駁雜不粹。不復所安。未知其利。必勉力矯強。而後行此道者。其行雖有難易之殊。然及其成功。則亦各復其初而已。一也。

四書章句

中庸下

八

懷新堂

利勉強。俱在工夫上說。人之精神不聚。則不通。○蒙引。或生而知之。此三知字。皆以已知者言之。或安而行之。此三行字。亦以已知者言之。其日及。其知之也。及其成功一也。只是從上而詳。斷之詞耳。○問。達德既人所同得之理。如何又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曰。若非性分上帶來。元有此智。則雖困而亦不能知。安得至於知之一處。但未免暫為氣稟所蔽耳。○存疑。知之成功。一看来。只是說知行雖有三者之異。然到知之成功。地位都只一般。初無異。蓋生知者。於道固此知。學知困知者。初無淺深高下也。所以謂之一不可云。學知困知者。與生知一般。利行勉行者。與安行一般。○達說章句。以其分而言一段。是本正文。意以其等一段。及下節章句。三知為智。云云。是朱子中河看。得有此意義。因為後學併道之耳。○兼合註。此段雖並舉三項。却重困勉上。見氣質不足。以限正夫子引。哀公之意。○存疑。此詳達德行達道之事。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行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解。

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

然足以起懦

本義然或末及乎達德則當求以入德彼其習則能知矣吾未能知而好學以求知則聞見日廣明悟日開雖未全然是智而亦近乎智仁則能行矣吾未能行而致力以行之則已私漸去天理漸復雖未全然是仁而亦近乎仁勇則知行各詣其極而無不能之可恥矣吾未能勇而知恥其不能知不能行而必欲知之行之則奮志日生搖東日振雖未全然是勇而亦近乎勇此三者入德之事也

附錄蒙引此學字專指知存疑破愚亦未是智方是近乎智智是成德非豈破愚可言無私仁也能忘私則近之矣然非力行不可力行忘私工夫也○**蔡合註**中真知得羞愧自不得不振作故可以起懦○**蒙引**不可說知恥在好學力行之先好學力行之不容自己而決要及人處乃是知恥之勇也○**小註**上既言達德之名惡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

四書章句

中庸下

九

懷新堂

其不達者以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史氏曰**知之成功而一是就己至處言故可為勇三近是就方求處言故但為勇之次也○**翼註**此入德之事即困勉者下手工用功處非又在困勉下一等也一說兼學利困勉下手工用功處亦未為不通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本義君子誠知好學近乎智而從事於好學焉則由好學以近智以智而知道而脩身之端以啓矣知力行近乎仁而從事於力行焉則由力行以近仁以仁而體道而脩身之實以致矣知知恥近乎勇以居人下之可恥而深自愧恥焉則由

知恥以近勇以勇而強道知行並至而身無不脩矣既知所以脩身則人己一理自知所以治人既知所以治人則天下國家均是人而已自知所以治天下

下國家矣人存政舉不於是哉

附錄存疑知斯三者與知所先後一般不是空如是真前去了不然怎說得如所以脩身○**固石贊曰**治天下國家特在知所以治人句內推廣言之○**說統**五所以字俱有工夫在○**小註**此一節是承上起下法首二句是結上文脩身之意應人存句下四句是起下文九經之意應政舉句○**翼註**故為政在人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此一段文分兩段在不可以不知天斷蓋兩段總是以脩身但前一段欲君知脩身之要務也知天知人事親是要務後一段欲君知脩身之全功也入德成德行道是全功前一一段欲君知脩身下面皆是說脩身後一段說到政止上面皆是詳脩身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四書章句

中庸下

十

懷新堂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本義夫治天下國家固本於達德達道以脩其身矣而其所

九九經謂何首則脩身蓋身為天下國家之本也夫則尊賢蓋必尊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也夫則親親蓋道之所進莫先於家也由家以及朝廷則敬大臣也體羣臣也由朝廷以及其國則子庶民也來百工也由國以及天下則柔遠人而自自有其序者然也

經○存疑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始於脩身大學釋新民必先自新即是此理○問中庸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何也程子曰道孰先於親親然不能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蒙引尊賢與敬大臣體羣臣不相混是師之友之非臣之也○註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不是尊賢了方去脩身脩身元在先必尊賢以資講明脩身之道方曰進耳○三山陳氏曰遠人非四夷乃商賈賓旅皆是離家鄉而來須寬恤之若謂四夷不應在諸侯之上○蒙引賓旅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游士商旅之徒下文嘉善存不能蓋指游士言送往迎來則兼指朝聘者商賈行旅亦在焉○蒙合註註云此列

四書尊聞錄

中庸下

士

懷新堂

九經之目也○末云此九經之序也序意輕目意重序即在目中○說統此節是論治法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即此是也○蒙註講此節不要犯了九經之事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工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

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人君果能行是九經則各有其效焉如脩身則吾身於此各盡其道可以為天下國家之準則而君極立矣尊賢則資其講論藉其啓沃而於脩己治人之理無所惑矣親親則思義所孚上而諸父下而昆弟皆得其歡心而不我怨矣敬大臣則信任專一使得展布其能是非可否皆資之以決斷而不至於眩矣體羣臣則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而士皆宣力効忠所報禮於我者重矣于庶民則君愛民如子民愛君如父母百姓皆歡心鼓舞而相勸於尊君親上矣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財用無不充足矣柔遠人則四方賓旅皆開風慕義而願出於其塗矣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天下莫不

四書尊聞錄

中庸下

士

懷新堂

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自先事講明而言謂之理自眩則區處而言則謂之事○蒙註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若小臣聚訟壘廷而無一元老主張事安得不眩章句小臣不得以謂之句最說得好○說約公卿大夫為大臣則上中下士為羣臣矣○蒙註報禮重只是盡職上○困勉錄此言九經之效而獨曰百姓勸謂百姓之交相勸也○朱子曰若百工聚則事皆者凡六謂上之有以勸之也○朱子曰若百工聚則事皆者有豈不足以財用乎如織維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血之類○蒙引凡有資於民生日用者皆財也財皆有用也○不必金銀寶貝方喚做財○困勉錄財用足兼國用民明言○蒙註四方歸之乘寶樂為用放願出塗言○蒙引懷諸侯本其德乃曰天下畏之何也蓋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二句雖是平說下句又自上句而生何也○此畏字非則心悅誠服自有不威之威矣是威生於德也○此畏字非畏威懼計乃畏不義以負上也○困勉錄天下畏之須補諸侯畏意○說統此節要看九箇則字是不期速而自速之意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譏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

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藋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

四書章句

中庸下

主

懷新堂

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欲收九經之效。必先盡九經之事。試以其事詳之。方其靜也。內而齋明。以一其心。志外而盛服。以肅其容儀。及其動也。凡事皆循諸節文之禮。而非禮則不妄動。如此則內外交養。動靜不違。所以脩身以盡其道也。夫謙以致知。人之明遠。色以專好賢之心。賤貨以清用賢之路。而一於貴德。則人不隱其賢。此所以勸賢也。尊其爵位。以欲其貴重。其祿養。以欲其富。同其好惡。而不拂其情。則人各親其親。此所以勸親親也。多設官屬。足任大臣之使令。而不以細事勞之。則大臣親之。以從容論道。此所以勸大臣也。忠信而待之也。誠重祿而養之也。厚則羣臣得以盡心。厥職。此所以勸士也。使之以時。而不盡其力。薄以斂之。而不竭其財。則民得以各趨於事。此所以勸百姓也。日有省月有試。以程其能。餼稟必與事稱。以償

其勞。則惰者口警而勤者加勉。此所以勸百工也。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賢至如歸。所以柔遠人也。諸侯世裔。已絕者。取其旁支。以繼之。使不絕其宗。祀國邑已廢者。復其故封。以舉之。使得享其爵土。紀綱紊亂者。則治之。使本國上下相安。社稷將危者。則持之。使降國大小相恤。朝以五年。聘以此年。三年。皆有常時。而力不至於勞。我之往而燕賜者。則厚。彼之來而納貢者。則薄。各有常度。而財不至於匱。則列侯載德。所以懷諸侯也。

北溪陳氏曰。九經之事。是做工夫處。齊其思慮。明其潔其心。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內外交相養也。齊明盛服。是齊而未應接之時。以禮而動。是動而已應接之時。動靜交相養也。如此所以脩身。○雲峯胡氏曰。齊明盛服。靜而敬也。即首意戒懼存養之事。非禮不動。動而敬也。即首章慎獨省察之事。○翼廷盛服。只是不褻意。非華飾也。○蒙引非禮不動。此動字。兼視聽言及思。通一身而言也。論語動對視聽言則專指身心之動也。此動字對齊明盛服。有動靜之分。

四書章句

中庸下

主

懷新堂

也。故動字所該尤廣。○李厚庵曰。上言脩身之要。唯仁勇而此復以動作威儀言之。亦就爲政而臨政者言之也。○東陽許氏曰。尊其爵位也。此未言任以事。蓋宗族且主於養。若有才德。則自隨所宜用之。前言做大臣。則不勝是專任。後言官盛任使。是優崇意。○蒙引勸賢勸士勸百姓勸百工。此勸字。就該得尊字。體字。字米字。意然不可以爲正當尊字。體字。字來字。川也。至於親親不徒曰勸親。而曰勸親親。者何。蓋上老而民與孝。上長而民與弟。吾能親吾親。則人皆勸之。而各親其親矣。

周禮天官。官正。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司食。吏。祿廩也。○夏官。葉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養其工。司六物。爲三等。勞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簾亦如之。春。獻素秋。獻乃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引。勢以下。上其食。而誅實。乃入工於司。弓矢及繕人。註。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也。故書試。爲考玄。謂試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節。

令聚棧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送逆及疆註地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路節旌節也疏常事謂朝覲會同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地官遣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既門關之委積以養孤老鄉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一廩廩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註委積者虞人掌斂野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少日委多日積○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註野謂遠郊以外也所斂野之賦謂野之關關山澤之賦也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韭禦冬之具也○禮記王制註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聘義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半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像半壹食

四書章句

中庸下

五

懷新堂

再舉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本義凡為天下國有九經其效與事固各不同而所以行是九經者一也皆以實意而不徒虛文此九經之實也
附錄三山潘氏曰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雲峯胡氏曰脩身不實則欲得以開理尊賢不實則欲得以開正親親不實則欲得以開親推之莫不皆然○齊合註誠不在九經外只件件皆實心實意做出便是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蹶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然所謂一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得也凡達道達德九經之事其所以行之者必須豫先做下許多工夫臨時始可成立若平素不曾豫做這等工夫一時豈能如此則必至於廢壞如言也而前定乎言之理則言皆有物說來自無窒礙何跲之有事也而前定乎事之理則事皆有原施之自無窘迫何困之有行也而前定乎行之理則行皆有常自正大光明而心無愧怍何疚之有道也而前定乎所為道未見諸窮之有所謂凡事豫則立如此苟不前定則言路事困行疚道窮有不廢哉
附錄蒙引凡事之事加一凡字見得無所不包如言與行等皆是事也其下一事字則對言與行言○新安陳氏曰四前定字所以申明上豫字也非以豫與前定為二事乃是所當豫所當前定者謂先立乎誠也○齊合註言事行道非道德九得言行事然須還他四平不必重道

四書章句

中庸下

六

懷新堂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又以下位者推之。如在下位而不獲乎君上之心。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矣。然欲獲上。不可以誠悅取容也。有其道焉。惟在於信友。若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聞。上不可得。而復矣。然欲信友。不可以便佞苟合也。有其道焉。惟在於順親。若不順乎親。則孝行不脩。大節已虧。友不可得。而信矣。然欲順親。不可以阿意曲從也。有其道焉。惟在於誠身。若反身不誠。則外有承順之虛文。內無愛敬之實意。親不可得。而順矣。然誠身工夫。又不可以襲取強為也。有其道焉。惟在於明善。若不能格物致知。先明乎至善之所在。則好善未必是實。好惡未必是實。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是則在下位者。能明善以誠身。而順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所施而不利。誠身之所係如此。此誠之所以當先立也。

四書章句

中庸下

七

陵新堂

李衷一日信即真心感孚處。以此孚友。即以此孚君。不信乎朋友。不惟名譽不起。無以獲上。同輩人且夕切磋者。尚恐孚不來。若臣之際。朕躬更其如何。可使順親。是士人根本處。大節有虧。百行皆無足錄。故友不見信。誠純順親。順字即孟子不順乎親之順。論之與道為一也。雙峯饒氏曰。前言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此曰身不誠。不順乎親。以入德之本。言則脩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發。身誠然後親順。新安陳氏曰。所存所發。指心而言。所存靜而涵養時也。所發動而應接時也。存疑誠原不在遠。道遠德九經之外。只其實處。就是誠也。故擇善固執工夫。亦只是知仁勇立誠工夫。誠亦不外知仁勇也。困勉錄反身不誠。雖承順親說下。其實誠身當開說。讀書錄明善是格物致知。知性知天之事。誠身是誠意正心養性事。天脩身之事。中庸訓推言素定之意。是從德上處。歷歷推到誠身。又推到明善道明善誠身。正是素定之意。方才說出。凡事徐則立之工夫。夫來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

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四書章句

中庸下

大

懷新堂

然其所以必先立乎誠者。何也。以其出於天。而切於人耳。蓋理之在人。真實無妄。所謂誠者也。是誠者乃天道之本。然不假脩為者也。然天理雖無不誠。而人心容有不誠於此。而欲其真實無妄。以復其本然之初。所謂誠之者。也是誠之者。乃人道之當然。功宜自盡者也。惟合下能全天道之誠者。其行則安。而行之不待勉。而於道自無不中。其知則生。而知之不待思索。而於道自無不得。此乃從容中道之聖人與天為一。則亦天之道也。若夫未至於聖。而盡人道以誠之者。其知則未能不思。而得必揀擇衆理。以明善。其行則未能不勉。而中必堅守其善。以誠身。此乃用力脩為。盡人以合天。所謂人之道也。

困勉錄翼註。謂前誠者。以理言。後誠之者。以盡此理之。人言。兩誠者。不同。此說最明。兩誠之者。亦當云前誠之者。以功言。後誠之者。以盡此功之。人言。蓋理之。道就人身上。原其理之本然。而言人之道。以人事當然者。言蓋理本無不實。人之未實者。當實其本然之實。所謂復其初也。雙峯饒氏曰。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知也。從容中道。自然之勇也。或疑從容非勇。曰。今有百鈞於此。一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也。衆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天下之大勇。而何擇善近知。固執近仁。而勇在其中。論誠者。則先仁而後智。以成德。

之序言也。論誠之者，則先智而後仁，以入德之序言也。○
註誠者至聖人作一句，讀言誠者乃是不勉不思而從容中
道的聖人也。聖人二字對下文擇善而固執之者，乃字看
○問明善擇善何者為先。朱子曰：譬如十箇物，事五箇善，五
箇惡，須揀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三山陳氏曰：善不擇則
有誤，認人欲為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矣。
○新安陳氏曰：章句兩以下字，該知勉行在其中。○
註此一係俱相承之言，非相對也。○存疑自凡事，豫以下，是
言素定之意，自誠者天之道至末，是言素定之事。○上自獲
上治民，悅親信友，推本於誠身，則誠之當先立也。其意亦既
了，然而立誠之事，大槩見於明善誠身之兩言矣。此
下則又原人之所以當誠之故而并詳立誠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
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中庸下 懷新堂

然誠是誠之之事，其目有五，而誠之之人，其等有二。以學
知利行者言之，天下之理無窮，必博而學之，以備事物之理。
學之博，然後有可問也。必審而問之，以索師友之益。既問矣，
然後有可思也。必慎而思之，以致其精。既思矣，然後有可辨
也。必明而辨之，以極其當。既辨矣，然後有可篤行也。必篤而
行之，使凡學問思辨而得之者，皆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焉。
○朱子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無暇，審問
審問時無暇，慎思時無暇，明辨時無暇，篤行時無暇。五者
從頭做去，初無先後也。○陳氏曰：擇善有博學等工夫，固執
只有篤行一件工夫，是擇善處，真能知之，則行處功自易也。
○項氏曰：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
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東陽許氏曰：思之不及，非慎也。思
之過，非慎也。思之泛，非慎也。思之鑿，非慎也。○案合註，朴實
頭守將去，不求效驗，不逞精彩，這便是篤。○貫註五之字，俱
指理言，即擇善善字。○案引註誠之之目，雖解在此條
之下，而意實該到下條。下文亦同是學問思辨行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

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
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
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朱子曰：困，知勉行者言之，有弗學則已，學之必求其能，弗能
弗措也。有弗問則已，問之必求其知，弗知弗措也。有弗思則
已，思之必求其得，弗得弗措也。有弗辨則已，辨之必求其明，
弗明弗措也。有弗行則已，行之必求其篤，弗篤弗措也。於是
五者之功，在學知利行者以十能之，已即倍其功於千焉。

○朱子曰：此一段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陳氏
曰：學問思辨智之事，篤行仁之事，弗措勇之事。○案引或說
人字指學知利行者言，看來亦是蓋除却生知安行者不在
所比方也。人一能之，十能之，但日一日十便是，總用功夫者

中庸下 懷新堂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
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
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
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
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
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
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

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夫學問思辨四者乃學知困知者之所以擇夫善也而篤行也者則利行勉行者之所以固執夫善也學者果能盡此擇善之道則一真內融萬境俱徹雖愚也必變而為明與不思而得者同歸矣況未至於愚者乎果能盡此固執之道則一德自樹百私退聽雖柔也必變而為強與不勉而中者一轍矣況未至於柔者乎明即智強即仁而勇在其中矣所謂及其知之成功一也學之有益於人如此欲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此以立為政之本乎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

四書章句

中庸下

三

懷新堂

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真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日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日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關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章

賽合註上二句別誠有大人之異下二句要其歸之同舊說把末二句作申性教之義不可從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以立言謂夫道有天之異名有性教之別果何自而謂之性耶自夫德無不實明無不照者言之則謂之性以其所性而有也非天道乎又何自而謂之教耶自夫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言之則謂之教以其由教而入也非人道乎夫誠明與明誠雖有自然勉強之異然誠則無不明矣而明則可以至於誠矣及其成功一也

四書章句

中庸下

三

懷新堂

明矣猶言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理亦可至於誠此則字意慢

唯天下章

說統此章首一句已盡一章之意下文人物天地即盡性中事性本通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到盡人盡物參贊天地地位方是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四書章句 中庸下 章句 懷新堂
子思以自誠明者。言曰天命之性。本真實而無妄。只為私欲所蔽。所以不能盡性。唯天下至誠。純乎理而不雜於欲。故能於所性之理。察之極其精。行之極其至。而無毫髮之不盡也。夫人物之性。亦我之性。既能盡己之性。便能與養立教。使人人皆復其性之本。然而能盡人之性矣。既能盡人之性。便能節節愛養。使物物各盡其性之自然。而能盡物之性矣。

夫人物皆天地之所生。而不能使之各盡其性。是化育亦有所不及處。今至誠能盡人物之性。則是能成補相。補助天地之所不及矣。豈不可以贊助天地之化育乎。既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是有天地不可無聖人。天位乎上。而覆物地位乎下。而載物至誠位乎中。而成物與天地並立。而為三矣。豈不可以與天地參乎。至誠之功用。其大如此。此天道也。
至誠為能盡其性。言獨這樣人能做這樣事也。不是說至誠了方能盡性。新安陳氏曰。察之謂生。知由之謂安。行。保子曰。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之類。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鼈咸若。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本善之性。終在。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物稟氣偏。無道理使開通。只是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使用他善底。如馬桿者。用鞭策方乘得。此亦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翼註。盡人之性。兼得教與養二意。是蓋教民。固是使復其性。而養民亦所以使復性之地也。翼註。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政。

用之節以遂其生。便是盡物之性。○朱子曰。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間。雖只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的。却在天做不得的。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燥物。而焚必用人。裁成輔相。皆人非贊而何。○存疑。兩可以當云。有以能盡人物之性。這便是以贊化育了。不是從此方。可去贊化育。○孫淮海曰。與天地參。人都說與天地為一。不知參字。是不可相無意。只將贊化育說得重。便是天地都少我不得。○齊合註。以其功用言。曰贊以其定位。言曰參。○黃氏洵饒曰。參天地贊化育。即天地位萬物育。但彼自學問極功。做到聖人能事此。則聖人之自然。而然者。

四書章句 中庸下 章句 懷新堂
其次致曲章。翼註。通章重致曲二字。誠則形以下。皆致曲所馴致者。雖有漸。大然非致之外。別有用功力處。但馴致之而已。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子思以自明誠者言曰至誠固能盡其性之全體而能盡人物之性以收參贊之功矣其大誠有未至者當何如用功蓋必由善端發見之一偏處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是為致曲曲者一偏之誠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全體皆誠矣既誠則積中發外而容貌威儀之閒皆此誠之形見矣既形則日新月盛而誠之形於外者益以顯著矣既著則粹然盎然而然而明則物必感乎誠而動蓋秉彝好德之心同然既發於外而明則物必感乎誠而動蓋秉彝好德之心同然未有誠而不得人之歡羨向慕者也夫既感我之誠而動則必隨我之誠而發蓋有感斯應其機莫禦未有動而不從我以遷善去惡者也由是薰蒸透徹融液周備不但變也而又化焉蓋變猶有迹也至於化則不識不知而相忘於道化之中無復痕迹之可見矣然化豈易能哉唯天下至誠為能感人而使人化也今致曲有誠不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無異於聖人矣此人道也

或問人性雖同而氣質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唯聖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其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發說曲一偏也天之性渾然全體無所偏倚不可以言曲及其感於物則其中之仁義禮智隨感而應先後互發如遇可哀則仁發而為惻隱遇可憎則義發而為羞惡隨事隨物用一而未及其三以曲偏於一端故謂之曲也○雖聖人全體皆誠而所發亦只是曲也但聖人之曲無待於致耳○有疑致曲工夫要不外乎擇善固執○蒙引誠者性之全體也曲者一偏之誠也曲非有誠則自一偏之誠充之至於全體皆誠也形者誠之形著者誠之著明者誠之明故動則變註曰誠能動物非只是明動物也○朱子曰著則明如見而益背是著若明則人所共見如今聞廣舉施於身之類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跡在化則都渾化了無復有痕跡也○東陽許氏曰形著明就心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後說講形著動變化俱要見誠字蓋非誠之驗乃誠之積而自不能已者也○

四書章句 中府下 壹 懷新堂

（案合註）末句不重至誠能化正贊思誠與至誠一也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章

（案）此章首二句言至誠前知下原其所以前知者不外於一聖也○說絕國家將興六句言唯鬼神能為此幾禍福將至三句言唯至誠能燭此幾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

至誠如神

四書章句 中府下 美 懷新堂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

動作威儀之閒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

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閒者乃

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案）子思謂天理渾然私欲淨盡此至誠者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事而知其幾然其所以前知者豈假於術數推驗之類意想測度之私哉蓋自有可知之理也彼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之兆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之萌不特此也或見乎蓍龜而有吉凶凶動乎四體而有得有失凡此皆禍福之將至而其理之先見者也特人心為私欲所蔽故不能知耳惟至誠有以全其虛明之本體故於禍之將至而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待善既至而後知也於福之將至而善也亦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待善既至而後知也夫鬼神滿天地之實理而洩其幾於朕兆之閒至誠全天地之實理而炳其幾於著

見之始故至誠其如神乎此天道也

東陽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異也故為中庸○**雙峯饒氏曰**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嗜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鏡有些形影來便知眾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齊合註**不曰至誠前知而曰之逆蓋其道可以前知正見其於誠緯術數之學揣摩意逆之知也○**蒙引**四體四波也謂動作威儀之間人之威儀動作全在乎手足故只曰四體○**存疑**禍福將至總承上四句所謂凡此皆理之先見者善即是福不善即是禍

四書章句

中庸下

卷

懷新堂

能事畢矣○**周禮春官**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日連山二日歸藏三日周易九筮之名一日巫更二日巫比三日巫式四日巫目五日巫易六日巫比七日巫祠八日巫參九日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大卜章**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日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日果六日至七日兩八曰參○**周官**凡卜人君視體大夫視色視墨凡人卜筮視高揚火以作龜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左傳**定公十五年鄭隱公來朝鄭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能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注亂替注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討邾以邾子益來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章

說統此章總重一誠字首節言誠切於人大節申言以見當誠之故末節推言以見能誠之妙○**達說**章內五誠字第一第二誠字俱兼行心實理第三第四第五誠字俱就實心說然不誠是不實其心誠之是求實其心誠者是心已無不實了義各有所指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

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朱子思謂誠者天命之性宰於形質之中是凡物皆得之以自成原無虧欠者也而率性之道見於人倫日用之間則是人之所當自行為之全在乎人者也

四書章句

中庸下

卷

懷新堂

宋子曰誠者自成也是孤立懸空說道一句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凡物都是如此故曰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道德在道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雲峯胡氏曰**此誠字即是天命之性是物之所以自成此道字是率性之道是人之所當自行物之所以自成是全不假人為人之所當自行為之全在乎人○**翼註**兩自字俱是自己不可以上作自然下作自己○**困勉錄**誠者自成泛就物言而道自道專就人言然自成何難泛就物言而所重仍在人故章句既解誠道又申二句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蒙引**此言誠之者之事全重在誠字上道字與誠不過故第二條只言誠不言道而下文又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則成已只是誠成物亦只是誠道字皆不說及而自該得道在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

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何以見誠為自成而道為自道。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終有始終不自終實理之盡而向於無始不自始實理之至而向於有是誠為物之終始而物所不能外也。然則人心一有不誠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故君子必以誠之為貴而擇善固執以求至於真實之地也如是。

或問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下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理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開斷則

因書章句錄

中庸下

完

懷新堂

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開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開斷則自其開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矣。如曰三月不違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朱子曰誠者物之終始因說若不誠無物這字是誰不他須有箇人不他方得○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自道了○實合註舉始終包得中間無物非真無物無實物也○沈虹臺曰誠之為貴之字內有工夫擇就是也○蒙引誠者物之終始兼人物言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為貴專以人言不兼物者本章意所主在人也下文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則亦專就人言觀成已成物字可見矣凡兼人與物言者則兼實理實心

此專就人言者則只是實心而理自在其中○存疑章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此實理兼實心實理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君子誠之為貴則既有以自成而道行於已矣。然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在我者真實無偽則理之自然者有以及物亦所以成物也。然能如是兼成者其故何哉蓋所以成已者由於粹然無欲之仁也所以成物者由於昭然無蔽之智也仁即誠之體智即誠之用仁與智總是此誠是皆吾性之德也既為性之德則已物雖有內外而仁智初無內外合或

因書章句錄

中庸下

三

懷新堂

已成物而為一之道也故君子特忠吾心有未誠耳吾心一誠則仁智皆得於已時乎成已則成已時乎成物則成物以時措之何所不宜哉至此可謂真能自成矣亦可謂真能自道矣。○存疑成已則能成物理之自然也故曰自然及物非謂無所作為而自然及物也成已而能成物者盡已性而盡人似未是依此則下文時措之宜難說○朱子曰自成已言之盡已而無一毫私偽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各得其當故曰智○問成已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智也曰克己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已如用乎萬物豈不是成物○蒙引合外內之道也道字意輕先儒皆以為與自道之道同殊未可曉不知此豈有當行意耶此據理之本然而言彼以理之當然而言○折衷合外內之道要見仁因在內而智亦非外意○蒙引仁智是德成已成物是事註謂見於事者此也以時措之正消五者之德薄博淵泉而時出之惟其時措之各得其宜則纔有以成已便有以成物○因勉錄時措之宜是以仁措於己知措於物不可專謂措於物○說約誠

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二句當讀作「成已仁也。以下一氣遞去。皆推原此二句也。故字倒釋。理如此。大段時措亦便是此二句意。」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章

翼註此章至誠無息一句。自無爲而成。以上論至誠無息之功用。同乎天地者。出於自然。自皆財殖焉。以上是以天地至誠無息之功用。明聖人至誠無息之功用。末節引詩見天地聖人同一至誠無息也。至誠是主。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開斷。

四書尊聞錄

中庸下

至

懷新堂

子思承上章而言曰。有至誠之盛德。必有至誠之功用。是故至誠者。純乎實理之謂也。天理既純。則私欲不得以開之。而自無息矣。

東陽許氏曰。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開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夫人之心。理倘有開息。則暫時如何有徵驗。至誠不息。則自始至終。皆一誠之運。而能久矣。實德既久於中。則必徵驗於政治之間。而爲功業矣。

附釋蒙引。不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後日又如此。只管繩繩不已。去久。則是從後來總計前頭。見得是久。久者。不息之積也。翼註。久以上屬天德。徵以下屬王道。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既久於中而徵於外。則其徵於外者。亦隨其中之所久者而益悠遠矣。悠遠者。氣象之從容而不迫。寬裕而有常也。既悠遠。則教化漸被於海隅。德澤浹洽乎人心。而積於博厚矣。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但見其手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高大而光明矣。

蛟峯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迫。道遠是長遠。大率功效氣象之促進者。便不長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氣象促迫。故三代之治。長五霸之治。短如地勢悠緩。則其勢遠。斗峻。則其勢絕。皆惟悠故遠之義。存疑久則徵。

四書尊聞錄

中庸下

至

懷新堂

猶有兩節事。徵則悠遠。都無兩節事。只是其所徵者悠遠也。然悠遠。視久則又進一步矣。故曰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蒙引必悠遠然後化深之。故曰以達到至於無遠不屆。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而廣博矣。悠遠故其仁日以深。澤日以厚。所謂積功累仁。培植益固。決於肌膚。滲於骨髓。而深厚可知。廣博是橫。誠是德澤所及之遠。深厚是直。誠是德澤入人之深。存疑至誠德澤及人之遠。入人之深。如所謂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則功業充塞乎宇宙。聲名洋溢乎中國。自有一段高大俊偉處。自有一段光明昭著處。故曰博厚則高明。翼註悠遠博厚高明。俱是至誠功業。俱作帝王模樣。說但講諸只在功業上敷衍。不可說到及人上。恐犯下載物覆物成物意。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即博厚乃所以載物而天下無不獲其澤也即是高明乃所以覆物而天下無不仰其光也博厚高明又皆悠久焉即其悠久乃所以成物而天下無不各得其所也

存疑聖人能弘濟蒼生舉天下之民皆納之仁壽之域是其載物處也聖人能護庇蒼生使天下之民有所仰賴有所棲庇是其覆物處也如易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是博厚載物意如不冒海闊蒼生西土恬冒是高明覆物意也史氏伯璿曰悠久之德即悠遠之德此指驗於外者也悠久之久即久則微之久此指常於中者也兼內外者外主悠言內主久言存疑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有終處成物亦只是就覆物載物上言其終而言至誠之功業自微則悠遠以至高明悠久這裏便有覆載成物了特上言未之及至此始顯言之耳不可謂上只是博厚高明悠久至此始覆載成物也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中庸下
慎新堂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夫博厚而能載物則其博厚也有以配乎地之博厚矣高明而能覆物則其高明也有以配乎天之高明矣悠久而能成物則其悠久也有以配乎天地之無疆矣
新安陳氏曰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疆即天地之無疆也杜翻曰聖人之同體總在功用上說但自功用之施於我者言之則為體自功用之及於物者言之則為用蓋體亦川之體耳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功業之盛如此夫豈假於強為哉其博厚功業固已煥然成章矣然亦積久著極不待表見而後章也此所以能配

地也其高明功業固使人翕然不覺矣然亦存神造化不待動作而後變也此所以能配天也其博厚高明之悠久固已治功有成矣然亦不識不知自然成就不待作為而後成也此所以能配地之無疆也

翼註見是求暴粉飾動是鼓舞運用為是安排造作不見不動無為總是自然意所以自然者皆由於誠也誠者均齊方正而燦然可觀也變者於變時雖而煥然新美也成者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一物之不得其所也分雖有日章曰變曰成之異然要之章則無不變變則無不成而不見不動亦即所謂無為也存疑章變成不是民章民變民成俱就至誠功業說也存疑博厚配地是說至誠功業同天地不見而章條是特其功業出於自然也如此二字是指上文博厚配地三句說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至誠之功則既同於天地則觀天地之功用即可以見彼其全體太極無聲無臭實有是理也無極之真會有一之妄乎陰陽五行經絡錯綜實有是氣也二五之精容有一之雜乎其為物不貳如此正所謂誠也可一言而盡者也惟不二故不息陰陽相濟終始相生或陽變而為陰或陰變而為陽元焉亨焉則誠之通也利焉貞焉則誠之復也誠復則生生之意於此而專一翕聚誠通則生生之意於此而直達發散但見其纖纖而下飛潛動植充滿於覆載之間誰能測其所以然者哉
說統道字在主宰上說翼註一言且虛下不貳即一言也翼引其為物不貳物指天地也則其生物不測物指天地所生之物也何勉錄不貳即是誠註所以字不必泥○賽合註不測與下節不測異非是生之多謂所以生處不

可測也。○此節只重誠字。還未重生物上。○(案)引天地之道。以下要看得節與至誠者相對始得上云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此則云為物不貳。不貳則誠。誠故不息。而久矣。上云微則悠。遠博厚高明又悠。久此則云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上云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悠久所以成物。此則云日月星辰繫焉。云云。載華嶽而不重。云云。草木生之。云云。龍龜蛟龍。云云。節節相配合。信矣。聖人一天地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天地之道惟其誠一不二故能各極其盛焉。自地言之。極其博也。又極其厚也。自天言之。極其高也。又極其明也。合又極其久也。天地各極其盛如此。

說此道字指氣化流行各極其盛處說。○(復)說博厚高明悠久俱以天地之造化言不以天地之形迹言。博者參

四書章句

中庸下

壹

懷新堂

差萬變不可以一端求也。厚者根本靜深。愈出而愈無盡也。高者升降飛揚不可執滯也。明者清通瑩徹無所汗濁也。悠者往來不迫變化有漸寬之至也。久者始而有終終而復始。常之極也。○(案)引不可謂博極其博厚極其厚云云。為各極其盛是謂地則既博也。又厚也。其博厚又悠久也。是地之道極其盛矣。在天則既高也。又明也。其高明又悠久也。是天之道極其盛矣。所謂各極其盛者如此。

今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

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

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

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龍龜蛟龍魚鼈生焉貨財

殖焉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試以天地生物不測言之。今天以一處言之。斯昭昭之多耳。及其全體之無窮也。則日月星辰之象繫焉。萬有不齊之物皆覆焉。天之生物何盛也。今天地以一處言之。一撮土之多耳。及其全體之廣厚則華嶽山之崇也。亦載之而不見偏重。河海水之會也。收振之而不旁洩。以至萬有不齊之物皆載焉。地之生物何盛也。至若生於天地而不能代天地以生物者。又有山水焉。今天山自一處言之。一卷石之多耳。及其廣大則草木於此發生。禽獸於此居止。凡世間寶藏。可以為服飾器用者。皆於此興發焉。今天水自其一處言之。一勺之多耳。及其不測則龍龜蛟龍魚鼈皆生。聚於其中焉。凡

四書章句

中庸下

壹

懷新堂

有用之物可以生致貨財者皆於此生殖焉

山水之生物如此。就非天地生物之盛哉。○(案)註天積氣也。實有是理便實有是氣。下繫覆等。俱以氣而相屬也。地積形也。實有是理便實有是形。下繫振等。俱以形而相屬也。山水乃天地間形氣之大者。其生物尤盛。故復抽出言之。○(案)引寶藏興焉。貨財殖焉。還另說方。如金生麗水。玉出昆崗。山或出銅。或出鐵。海或出珠。或出珊瑚。之類。難以草木鳥獸龍龜之類。為盡山水之利。○(案)註此節亦

俱根

賦來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

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

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

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

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由是而知至誠天地之合矣。有云：惟天命之主宰乎。氣化者實深遠難測而流行不已。其所謂不已者。蓋曰高明上覆者。第可以言天。而此不已。處乃天之所以為天也。又云：於乎豈不顯者哉。文王之德。一物不離。而其天理之純。其所謂之德之純者。蓋曰文王不離。第可以言文。而此純處。乃文王之所以為文也。要之天命固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亦不已。夫純則至誠也。不已即無息也。天地聖人同一至誠無息。如此則其功用之盛也。宜哉。

附錄：蒙引：云：惟天之命。此與文王之德之純。俱要說。是在內者。此德字與聖人之德。著於四方者不同。註不顯。猶言豈不顯也。要說入之德之純。內去不要說。在顯於外。上中庸所引之意。自不能拘得元意。○焦滿：關曰：命以一元主宰。言文以一心經緯。言○蒙引：註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不到功用處。是乃天道聖人之本體也。○翼：註：前由本體說到功用。此則歸功用於本體。○田勉：錄：通節兩開說。純亦不已。只承文王所以為文。來新安陳氏以純字承文王。以不已承天。

中庸下 慎新堂 以亦字作天人合一 看麟士取之俱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章

東陽許氏曰：此章當分聖人學者看。○存疑：此章最是大關鍵。首言道之極於大小而無內外。所以申首章性道教之意也。中言脩德凝道之功。所以申首章存養省察之意也。末言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又所以申首章中和位育之意也。蓋首章雖言道出於天。而備於我。而此道之大。節目之詳。則及也。首章雖言存養省察之要。而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則未之及也。首章雖言中和位育之事。而功效極於廣遠。中間若裁成輔相。彌綸參贊。許多事。會未之及。前而天道人道。數章雖說盡人盡物。覆載參贊。亦未有下手着實工夫。故此章首言道體之大。中言工夫之詳。末言效驗之大。而及夫謙禮制。

度考文之事。皆所以盡首章未盡之意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子思謂率性之道。惟聖人全之。大哉聖人之道乎。

附錄：蒙引：合註：大哉是贊詞。包下文大小而言。但不可露出。只以小大兼該發之。○蒙引：此道字。即率性之道。以其非聖人不能盡。故以屬之聖人。然非聖人身上說道也。謂之聖人之道。猶云學者之事耳。若以為聖人所盡者。則下文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都說不去了。語意正與君子之道。費而隱。時彼同。非就君子身上說道之費隱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附錄

中庸下

栗

慎新堂

何以見其大也。蓋言大有所不包。語小而有所不入。皆未足以言大也。惟道之為物。自其大者言之。則洋洋乎流動而充滿。潛動息物至多也。而斯道之流行。有以發育乎萬物焉。包含備覆。天至高也。而斯道之高。大有以上極於天。為此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附錄：朱子曰：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聖道發育。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就聖人。使他發育。峻極於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雙峯饒氏曰：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而言。萬物發生。養有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即理之所流行也。峻極于天。以道之體段而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於天者。天之所以為天。雖不過陰陽五行。渾渾淪淪。磅礴之氣。而有是氣。必具是理。是氣之所充。即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大。用全體極於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天下莫能載之意也。○蒙引：洋洋乎發育萬物。二句。此以外而規模言。優優大哉。則就裏面許多物項事目來說。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

於至小而無間也

自其小者言之則優優乎充足有餘而大哉禮儀如冠婚喪祭之類其類有三百三百之中無一而非道也威儀如升降揖遜之類其目有三百三千之中無一而非道也此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朱子曰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有三千條○雙峯饒氏曰三百三千莫非天理自然之節文何適而非此道所形見者此言道雖至大而其間節目至精至密極其至小而無內有如此者即前章講小天下莫能破之意也然三千三百雖以道之至小者言而上句乃以優優大哉發之疑若語大而非語小者蓋此章本以聖道之大為言然不合衆小則無以成其大如奉

中庸下

中庸下

疑

懷新堂

山之高包含蘊蓄容有一理之不備亦何以現其為大之實哉此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而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安得不以優優大哉發之耶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凡此道之大處小處雖不必待聖人始有然必待聖人而後道始行

聖人始有然必待聖人而後道始行
○與註其人似應上聖人說然亦不限定是生來聖人大幸希聖而漸進焉者即其人也○要雙關著道之大道之小處必德性弘大學問精密之人而後是道可行也○要合註待其二節結上起下上正言道不虛行下反言以見其必然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疑聚也成也

故曰苟非至德之人則其道終不凝

乘於身而為我有也不凝又何以行乎
○雙峯饒氏曰德者得是道於己也道之大小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為至德有是至德然後足以疑聚是至道而為己存否則道自道己自判然二物豈復為吾用也哉○說統自其體聚處言曰疑自其運用處言曰道非德不凝故下文遂言脩德事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燂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

中庸下

中庸下

疑

懷新堂

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發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以君子知道體之大非淺陋之胸襟所能容必尊德性以全乎心體之本然知道體之細非粗淺之識見所能透

四書章句

中庸下

聖

慎齋堂

必道問學以極夫事理之當然然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何如蓋德性之中萬理咸備本自廣大也有以蔽之則廣大者狹小矣必不問學之功以析理不使有毫釐之差而盡其精微焉德性之中一物不雜本自高明也私欲累之則高明者卑暗矣必不問學之功以虛事不使有毫釐之謬而道乎中庸焉必不問學之功以虛事不使有毫釐之謬而則有遺忘之失必有以溫之而涵泳之味深然義理無窮又必以問學而日知其所未知焉必不問學之功以持守之力固然節文無不致則有放逸之患必有以謹其所未謹焉是則尊德性者所以存心而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存心之屬以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者所以致知而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致知之屬以盡乎道體之細也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能如是則倫德凝道之事全矣誠正之事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也○四書章句

德性即戒謹恐懼工夫道問學即擇善固執工夫○朱子曰致廣大謂心胸開闊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如何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私所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口鼻之欲今纔有欲則皆濁沈墜即不高明矣○翼註致之者非有加於廣大之初惟悉去其蔽之者使昭昭廣大而已極之者非有加於高明之初惟悉去其蔽之者使昭昭高明而已○朱子曰極高明是言心中所學底事立心起見無不盡心而中庸問學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漸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物物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是愈加厚培植其本根若只去理會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蒙引以字即而字

四書章句

中庸下

聖

慎齋堂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與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夫君子既修德以凝道則道備於身自無所處而不當矣是故居上位則以位育經曲之道利濟天下而不至於驕矜居下位則以位育經曲之道為意章而不至於違背國有道則言皆經濟足以與起在位而位育經曲之道見諸大用國無道則收斂退默足以見容於世而位育經曲之道藏諸一心蓋上下治亂無所不宜如此大雅烝民之詩有云既明而悉於理且哲而察於事於是順理而行以保其身無有災害其即君子隨處咸宜之謂與此大哉聖人之道所以待脩德凝道之君子而行也此人道也

○蒙引居上單指天子為下兼臣民言與默容俱指未在此位者言○蒙引問國有道足以與何獨以言曰此對默而言也國無道而默猶默之類而推之其所選藏收斂者固多也○朱子曰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與害不及其身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是

勿泥○朱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者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不截無下截只管淪淪則茫然無覺若下一截而無上截只管要細悉皆知則又空無所寄○陳氏曰存心以極道體之大應前洋洋一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應而優優一節○困勉錄學者工夫不存心致知力行三件此只說得存心致知二件缺却力行於是解者紛然不知言存心致知便也○東陽許氏曰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大言上五節小言下五節首言尊德性道問學一句尾言下四句

論○使氏伯雍曰引詩是通證上文居上不
騁至賦足以容數句故結之曰其此之謂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愚而好自用章

總釋 雙峰饒氏曰此章為在下位者言故於賤者特詳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宋 子思謂君子為下不倍何言之夫子嘗曰凡人愚者當守已而乃好作聰明以自用賤者當安分而乃安竊權柄以

中庸下

中庸下

聖

懷新堂

自專生乎今之世只當遵當今之法度而乃要反而行往古之道如此者越理犯分皆王法之所不容災禍必及其身矣

夫子之言如此也 宋子曰道即講禮制度考文之事○蒙引愚自用無德也賤自專無位也居今反古○困勉錄愚自用賤自專兩句平說而子思引言意重在自取上生今反古句兼愚賤在內而意亦重在賤者上○史氏伯雍曰如此者之此字是通指愚自用賤自專今反古三者言則裁及身是三者之通戒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本有位焉以操制作之權又有時焉而值世道一新之會所謂聖人受命而興之天子乃可也非有德有時有位之天子不得議禮以定貴賤親疎相接之體也不得制度以辨官室

車旗服色之品也不得考文以正聲音點畫形象之差也

說統非天子三字極重此天子兼德位時在內○

禮曰禮也者體也以其賤言之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之類其相臨之際各有分限節度不容毫髮借差也以親疏言之父子如何相接兄弟如何相接宗族鄉黨長幼朋友師弟又各如何相接生而相待如何死而服喪之制如何亦各有分限節度不容毫髮苟且也○度品制指車旗服色等制度車如何制服如何制又天子之車如何制諸侯大夫之車又如何制○困勉錄書即字也文則其體式也皆兼點畫音聲而言章句云文書名音書之名也是專以音聲言而點畫在其中或問云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是專以點畫言而音聲在其中蓋互發也○季東子曰看此段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闊處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是甚麼樣氣象使有王者作改正朔易服色等事一齊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吾一念之微而

中庸下

中庸下

聖

懷新堂

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也 辨裁裁成過先須看取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 周禮春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符論言諸協辭命九歲屬贊史論書名聽聲音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軌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

天下一統也

試以今時驗之自見矣當今天下制作大同以車言之造者非一人而皆同軌以書言之筆者非一人而皆同文以

一人而皆同倫 蒙引轍不在車而在地以迹為驗也夫序之體即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說統同文亦兼形聲○新安陳氏曰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端也 書同文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禮應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三者皆同如此可見天下之人皆安其分雖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固不敢作禮樂焉無有於恩而自用者也不

敢作禮樂焉無有於賤而自用者也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困書卷附錄

中庸下

聖

懷新堂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雖以夫子之聖亦嘗自言曰吾嘗誦說夏禮而夏之後為杞文獻不足徵也吾嘗學習殷禮而殷之後為宋猶有存者焉然又非當世之法惟吾所學之則禮講盡本於文武制作成於周公乃今日所用既非夏禮之無徵亦非殷禮之既往吾惟從周而已然則豈有生於今而欲反古者合而觀之可見為下不倍者之義矣然非脩德極道之君子其孰能之

是存那禮非是說宋僅存○從則只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章

此章首節為綱次節輕看本身兩節言君子制作之盡善應三重句是故節言君子制作之宜民應眾過句亦節引詩以結之亦輕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困書卷附錄

中庸下

果

懷新堂

呂氏曰三重謂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此章謂君子居上不驕何以言之蓋王天下者有禮制度考文三重事焉以之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由是諸侯奉其法而國不異政百姓從其化而家不殊俗其時得以寡其過矣乎

此王天下者即上章之天子也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正所謂同軌同文同倫政在上俗在下觀政於朝觀俗於野○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一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

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然所謂王天下者乃身有其德而又有其時與位者也如時王以前是上焉者其制作雖善然非其時而無可徵考也無徵則不足取信於人既不足取信則民疑之而弗從矣

又如聖人在下是下焉者雖善於制作然無其位而不尊也

不尊則不足取信於人既不足取信則民玩之

而弗從矣然則無時與位且不可况無德乎

象引上焉者不可露出夏商字只言時王以前則可下焉者不可露出孔子字只言聖人在下者則可

無微不信則在已自無以取信於人是不信不信則在人便自無可從之理故民乃弗從不可於上就說民不見信也

建說此節正發明德位時之意善與下本諸身應不信不從與下

身微諸庶民此只是起下文本諸身微諸庶民句與意無干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微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終建諸天地而

四書章句 中庸下 **聖** 懷新

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讓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

諸身有其德也微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

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是以王天下之君子其三重之道必由躬行實得以明禮樂之情節事物之則而一本諸其身而又即庶民有必信必從之理以驗我制作之善於是行所考諸三王則因革損益與三王已然之法無所差謬也以我所建立者與天地相參則裁成輔相與天地自然之道無所悖戾也鬼神至幽而難測然我之制作已無可易印以質諸鬼神其屈伸變化不過此理而不疑也後至遠而難料然我之制作已無以加印以之俟百世之聖人其作為運用不過此理而

不惑也蓋君子三重之道無往不合其功用宏遠無有如此

翼註道字固指三重而言而既謂之道則非指三重之

言乃指制作之精神言也

微字不要把對下句考字字質字俟字看要來對不

不惑不悖字對下句考字字質字俟字看要來對不

以脩德也微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非謂今方去驗他也是

已驗者也

翼註天地鬼神易混蓋天地之道即太極之理寓於陰陽之氣而鬼神是天地之妙用即陰陽之消息五行之屈伸莫測其機者是也天地譬如人身鬼神譬如人身之

知覺運動最靈妙處

存疑考諸三王四句一言以蔽之日

理而已故下文言知天知人章句日知其理也

困勉錄本

諸身六句俱當屬有三重

蒙引六事一節說深一節首身

次民次三王次天地鬼神則至幽者百世之理則至遠者

是合註六事雖並言其實考諸四句又本首二句來然所以

懷新

懷新

懷新

懷新

懷新

懷新

懷新

懷新

懷新

懷新

懷新

懷新

懷新

懷新

懷新

懷新

知人結之。○翼註要重發知天所以能質鬼神知人所以能俟後聖方是。○知天知人皆本諸身有了此又在質鬼神俟後聖上看出耳。○存疑知天知人推原制作之無不合也。惟其知天故制作合於天。天地鬼神皆天也。惟其知人故制作合於人。聖人之至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翼註夫君子知天人之理而制作盡善如此則人其有不寡過者乎是故君子動作而有二重之道則世世為天下之所共由如以三重之道盡於吾身而措諸政事是動而行也則世世為天下效法而無不遵其所行者以三重之道發諸議論而布諸號令是動而言也言則世世為天下準則而無不遵其言者矣以言乎四海之遠則悅其言行之廣被而有

四書章句

中庸下

果

懷新堂

仰望之心以言乎畿內之近則習其言行之有常而無厭敬之意此可見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以其德矣
翼註引動言行俱指三重。○翼註世世也。只就本朝言之若過此又不是時王了。天下兼後賢後王後民。○有望不厭俱重在遵其制作上。○上三句言王化不限於時。下二句言王化不限於地。一是直說。一是橫說。○存疑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以下。是言寡過。○翼註此處寡過與天下服天下化等意不同。別處俱說斯民感化於上。此則不重感化而重有三重。有以鎖鑰而整齊之。故口氣原歸到君子身上去耳。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請身以下六事而言

翼註所以然者以三重之道盡善故也。向使君子之道或不本諸身而徵庶民而未能不謬不悖不疑不惑焉則亦安能以致是哉。周頌振鷺之詩有云在彼本國無惡之者在此我周無射之者彼此皆善無往不宜則庶幾夙夜之謂得以永終其美譽矣。夫永終美譽必本於無惡無射如此可見君子三重之制作未有不由於六事之兼備而能行為世法言為世則遠有望近不厭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翼註引以永終譽謂永終其譽也。蚤有譽謂速便有譽也。蚤即先之意。○翼註有譽即世法世則有望不厭之謂不重名譽只因詩有譽字遂承言之耳。○翼註史氏伯雍曰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當看未有二字正是謂必有本諸身以下六事方有永終之譽。○翼註此節總結上意在彼二句。即君子之道一條庶幾夙夜二句仰動而世為一條。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四書章句

中庸下

五

懷新堂

仲尼祖述堯舜章

翼註東陽許氏曰此章三節。一節言聖人工夫。二節言聖人之德如天地三節言天地之大兩辟如既以天地比其德又以四時比其緯。祖述意章即考諸三王而不謬上律下襲即建諸天地而不悖。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翼註子思謂中庸之道集其大成者惟我仲尼也。如精一執中道實始於堯舜仲尼則遠而祖述其道讓烈啓後法莫備於文武。仲尼則近而憲章其法天時有自然之運也。仲尼則隨時變易而上律乎天。時水土有一定之理也。仲尼則隨處皆安而下襲水土。夫堯舜文武天時水土皆道之所在也。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是於天下之理巨細精粗察之由

之無毫髮之不盡而自如
至終無頃刻之間斷矣

因勉錄竟奔遠而法不盡傳故背遠宗其道文武近
法無不備故言近守其法其實祖述者法在其中遠者道
在其中○蒙引或謂以仕止久速各當其可為上律天時以
用舍行藏隨寓而安為下製水土似若無別日用舍行藏與
仕止久速似無不同若各當其可則附於時隨寓而安則附
於地亦當有別○雙峯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
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史氏伯辨曰堯舜之道文武之法
不過即於上律下襲之中見之堯舜文武所以施之天下國
家何者不是上律下襲之事夫子遠宗近守亦在於上律下
襲而已○淺說註兼內外該本末內以心言外以事言本以
事之大者言末以事之小者言外有本末內亦有本末蓋大
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而此心遂事為之主宰管攝有
是事則有是心故
日內亦有本末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

四書章句錄

中庸下

幸

懷新堂

代明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自其無一物之不盡者言之則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
無不覆幬焉自其無一閒斷者言之則辟如四時之交錯而
行如日月之更代而明焉是
聖人之道與天地同其大也

新安陳氏曰上二句以天地之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
之流行言○陳氏曰如四時之相交錯乘往則暑來暑往則
寒來如日月之更相代日升則月沉月升則日沉○雙峯饒
氏曰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
明如日月悠久之至也○淺說持載覆幬內就舍下並育不
害意錯行代明內就舍下並行不悖意大德小德教化川流
及所以為大意皆在其中下節不過申明此節非別有一種
道理○說約章句言聖人之德是照下大德小德兩德字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

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
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
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
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
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
也

然天地之道果何如其大耶彼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
其間而且性命各正初不見其相侵害焉四時日月其道並
行於天地之間而且往來循序初不見其相違悖焉其所以
不害不悖者蓋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判而為五行分布散

四書章句錄

中庸下

幸

懷新堂

殊而各一其性是天地之小德如川流之分明而不息也其
所以並育並行者蓋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統一渾淪而
於穆不已是天地之大德敦厚其化而出無窮也天地之道
如此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聖人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其一
理渾然而泛應曲
當何以異於是哉

存疑不相害只是各成箇物都不相混亂如羽毛不入
鑊介意不是物相殘害○說統道非道理之道即曆家天道
南行北行之道○存疑並行不是相並而行四時日月各行
於天地間故曰並謂皆有行也以其循序更迭故不相悖○
蒙引並育並行是統而觀之不害不悖是析而觀之○朱子
曰大德是敦化底小德是流山那敦化底這便如忠恕
便是做那恕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便是大德
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只是一箇道理○雲峯胡氏曰小德
川流是其然者也大德敦化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
並育並行而然然者已包於其中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
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故然者全體之分即所謂率性之
道即所謂時中之中渾然者萬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即

所謂未發之中大德教化四字即是首章大本二字章句以謂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即首章章句所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者也。使此伯時曰小德大德也。川流教化則費矣。小德川流是費隱之小者大德教化是費隱之大者。費引焉。物日月四時皆在外者小德大德是在內主張之者。天地之德安有大小自其散殊者說為小德自其翕聚者說為大德。川流是流其所教化是教其所流大德小德可以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論。小德者全體之分全體即大德也。大德者萬殊之本萬殊即小德也。說小德大德推入一層說乃並消並行不啻不悖之所以然也。蒙引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不要太泥所以字要看作字意不必謂是推本其所以大乃是備言其所以為大之實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章

中庸下

中庸下

臺

懷新堂

真莊此章一氣說下。溥博淵泉時出。緊承五德來。如天。如淵。緊承溥博淵泉來。敬信悅來。總聖德說到發外。發外說到及人。新安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為小也。蓋以此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比下章之渾淪言之。而純乎本體者。則此。為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為大德之教化。章章明矣。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子思承上章小德川流而言曰。唯天下至聖。其生知之質。為能聰焉而無不聞。明焉而無不見。睿焉而無不通。智焉而無不知。首出庶物。足以居上而臨下也。又自其仁之德。而

言寬焉而不狹。隘裕焉而不急。迨溫焉而不慘。刻柔焉而不乖。戾足以有容。而能受也。自其義之德。而言發焉而不廢。施強焉而自其禮之德。而言齊焉而極其純。一莊焉而極其嚴。中焉而無少偏倚。正焉而無少邪僻。足以有敬。而不慢也。自其知之德。而言文焉而章美。內蘊理焉而脈絡中存密焉。而無少疎漏。察焉而無少眩惑。足以有別。而不差也。此所以為天下至聖也。

朱子曰。仁義禮智之智。與聰明睿知。便是這一箇物事。禮智是通上下面言。睿知是擴充得較大。睿只訓通。對智而言。智是體。睿是深。通處。蒙引。智只是其心體之明。處。睿則是其思慮之貫。徹乎事物之微。與智畧分別也。以下五德。俱以心言。此歷舉聖人之德。未說行處。故一則曰。足以二。則曰。足以言其德之具也。下文方說着中而發外處。是生知之質。與仁義禮智之德。雖有增損之分。總是一德也。故下只云五者之德。為能字。直貫到節末。并直貫到時出之。

中庸下

中庸下

臺

懷新堂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至聖五德具足。但見其充積於中者。周徧廣濶。備萬物之理。而不可限量。何溥博也。靜深。有本。涵萬化之原。而不可測度。何淵泉也。及其事至。物來。則聰明睿知。仁義禮智。之德。以時發見於外焉。蓋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如此。新安陳氏曰。溥博淵泉四字。總詠狀上所列五德之體。且。困勉錄。溥。註。周徧是就裏面詳細處說。謂其五德之體。欠缺。溥。註。廣濶是就大槩全體上說。謂其宏大而不狹小。淵。註。靜深。謂萬感俱寂。非莫莫。泉。註。有本。是一源活潑。淨泓。無盡。蒙引。淵泉二字。皆假借字。非譬喻也。新安陳氏曰。當用仁時。則仁發見。常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折衷時。出有二義。隨時出之。則咸宜不礙。礙時。出之。則泛應不窮。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聖人之德如此果何以狀其德之盛耶驗其發之時耶彼凡物之溥博莫有過於天也聖德溥博則如天焉而他物之溥博不足以擬之也凡物之淵泉莫有過於淵也聖德淵泉則如淵焉而他物之淵泉不足以方之也其充積之盛有如此以其時出者言之則威儀之見而民莫不敬號令之言而民莫不信政事之行而民莫不悅此可以驗其出之時焉蓋時者當可之謂也使所出者有一之未當則亦安能使天下之人皆敬之信之悅之哉

中庸下

中庸下

禮

禮

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自其表而觀之則其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智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悅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後上文時出字而發觀之也○察合註此節只以天淵擬其溥博淵泉之盛以民之敬信悅驗其時出之妙不是又深一層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履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又以其莫不敬信悅者而極言之蓋其發見當可而民皆敬信悅是以休祥美名內而洋溢乎中國外而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履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極天下之廣凡有血氣者莫不景仰其德而尊

之為元后親之如父母而敬之信之悅之者有異地而無異人焉是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故曰配天○案引註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不可謂極言敬信悅也若曰敬信悅則自聲名洋溢乎中國處便是極言了此語極言天下去處也○新安陳氏曰凡有血氣人類也○固龜錄曰配天者配天之小德川流也註云廣大如天者亦優優大哉之意自溥博如天以下皆所以形容上文非又深一層民之敬信悅聲名之洋溢皆是發見之當可非侈言其功效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章

後說首一節備言至誠之道○鹿鹿其仁三句申明其意也未一節深贊其妙也

中庸下

中庸下

美

禮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

而後能哉

子思承上章大德教化而言曰實理之在天下散於人倫原於性命而皆備於一誠唯天下至誠為能於五品之人倫而為天下之大經者則有以經之辨其分而不亂給之聯其情而不乖各盡其當然之實而天下後世皆於此而取法於所性之全體而為天下之大本者則有以立之一理運於無少虧欠而千變萬化之道莫不包括於其中於一元迭運而為天地之化育者則又有以知之蓋天地化育即大本之所自來而大經之所從出亦一誠而已聖人之誠與之默非其感而遂通者即其誠之通其寂然不動者即其誠之復非但聞見之知已也凡若此者皆至誠自然之能夫豈倚著於

思勉而後能哉

能字貫至化育句○北溪陳氏曰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兄是兄弟是弟夫是夫婦是婦各有條理一定而不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唱和兄弟之

中庸

中庸下

卷

樓新堂

相友睦朋友之相切磨琢磨此其倫類自然相合故曰經○索引經給只自聖人一身而言天下大經與天下之大本同例不是天下人之大經而聖人經之以為天下法也○困勉錄經給只是有分以相接有恩以相愛之意○饒氏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雲峯胡氏曰前章以時出之是德之川流是時中之中此章大本是大德之教化是未發之中首章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則加以立之一字大本是所性之全體本無一毫人欲之偽立之者聖人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也立字不是用力字○存疑至誠知化育亦自其經給立本處有以知之也經給立本到知化處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朱子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缺經給自經給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黃直卿云便是思不勉意思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給立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說說至誠無妄自然之功此功用字只作能字看即所謂至誠之道也與前章以博厚高明為功用者不同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浩浩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愛之淡洽彼此相與之際一思意之周流蓋肫肫乎其仁也即其立本者觀之則見其私意不萌而一性澄徹物欲無間而萬理中涵蓋淵淵乎其淵也即其如化育者觀之則見其心存太虛淵淵而無外誠通造化

廣遠而無方蓋浩浩乎其天也

中庸

中庸下

卷

樓新堂

肫有仁淵天等意尚未說明至此始提出重仁字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不實有聰明聖知之資而達仁義禮智之天德者則心非至誠之心而見猶滯於凡近明非至誠之明而知不免於推測其於所謂經給立本而知化者何足以知之哉然則至誠之道其真可謂之至精至妙者矣

知達天德者九字只是一箇人底名目勿太分析以斷口氣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教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一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章

雲峯胡氏曰。首章曰道。此章曰德。道字說得廣。德字說得親。切德者得此道於心者也。首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自也。此道之在我者無不本諸天也。此章末一天字。要其所成也。德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而本諸天者也。至此則我本於天。天備於我。又不過即其初天命之性。爾是無聲無臭之天。即吾不顯之德。而不顯之德。即吾渾然未發之中者也。然聖人之所以為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懼始焉。○莫注

四書章句

中庸下

堯

懷新堂

入德至德正相照。應首節只說為己之心。可以入德。未有工夫潛伏二節。為己之功。奏假二節。為己之效。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饋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裴衣。裴。綱。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綱。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綱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

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子思言至聖至誠之功用。極其至矣。又慮學者馳騁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功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而推之。以至其極。謂夫為學。莫先於立心。立心。其要於為己。國風衛碩人之詩。有曰衣錦而尚之。以綱。詩之意。蓋惡其文采之外。著也。古人之立心如此。而君子為己之心。可推矣。故君子之道。惟務實而不近名。重內而不事外。其外闇然。若無文之可觀矣。然有是美。存於中。自然日章於外。終不可得而掩也。小人之道。則反是。專事表暴。外固的然矣。然無實以繼之。則亦日亡而已。而何足以欺人哉。其所謂闇然而日章者。何如。蓋凡淡者。必易厭。簡者。必不文。溫者。必無理也。以君子之道言。

四書章句

中庸下

堯

懷新堂

之言皆庸言。行皆庸行。無新奇詭怪。可喜可驚之處。淡矣。然言雖庸。而皆根至理。行雖庸。而皆屬當然。雖淡而不可厭。焉。沉靜朴素。無浮詞。莫說無盛容。繁飾。簡矣。然言取而中。貌質而恭。雖簡而自有文焉。不危激。其言論不峭厲。其稜角溫矣。然事之孰是孰非。人之孰賢孰否。胥中涇渭昭然。妍媸不混。雖溫而自有理焉。此皆君子為己之心也。然有此為己之心。又須知遠而在物之是非。由近而在身之得失。知風之在身者。有得失。由其所以之。在。心者。有邪正。知邪正之存於心者。雖甚微。而見之於身。與物。則其顯如此三者。則功有可用。而從此漸進。可以入聖人之德矣。

朱子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淡則易。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面。○莫注文字無病。病在著字。文太著。則心馳於外。炫故。惡之。○李穀侯曰此句固未說到。下學君子身上。且只釋詩。道字。虛。君子之道。猶云。君子之為君子。○說統闇然。日章。只重闇然。不重日章。然日章。即在闇然內。非有兩層。○莫注小人。輕看。○莫注不厭而文。且理。亦就外面說。其所以然。則以錦之美在中者也。○困勉錄淡而不厭。三句。不過是形容。

關然日章之實。不是推進一層。又都是下學立心之始。勿看
太高妙。松陽講楚此三句。都是外人看得如此。在君子不
但不知有淡簡溫升。不自知有不厭文理。宋子曰。知遠之
近。知風之自。二知。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一知。由內以達
外也。存疑。遠指人近。指身上行。下效。謂之風出。乎身。加乎
民。亦謂之風。風自身出。而其所自則在心也。敬指心。顯則自
身。而及於人。可以入德。方預言之也。未是用功。下文引詩。
方是用功。翼蓋溫而理以上是為已。下三句是知幾未句。
雖承知幾來。而本在為已也。重為已上。案引下文。謹獨存
養之功。是即於此所謂近。所謂自。所謂微者。而謹之也。下文
不賞不怒。天下平之效。是即所謂遠。
所謂風所謂顯者也。夫豈有異旨哉。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
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
四書章句
中庸下
懷新堂

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以入德之事言之小雅正月之詩有云潛處雖隱伏矣
然其理亦甚昭明詩言如此可見獨之不可不謹也故君子
於獨知之地內自省察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也夫不
疚無惡君子誠不可及矣而皆由於內省是則君子之所不
可及者只在人所不見之地
乎此謹獨之事為已之功也
三山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首
章莫見莫顯意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
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謹獨意下一節言已之所不
見處又申首章戒謹恐懼意(劉註)內省省字最重即省
察之省也內字亦不輕一念初萌省其為天理為人欲以加
存過省之又省使人欲盡去便是無疚矣不疚則質之初心
無所愧作便是無惡於志矣(困勉錄)君子內省不疚二句
正言謹獨工夫案引謂內省不疚以已能者言不可看做謹
獨工夫此不可從(運說)不可及二句緊接上文而深著獨
之不可不慎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言不可及唯在此處若過

此關頭便清滋暗長力無
及矣不但是贊之詞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
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而不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已之功

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不但已也。大雅抑之詩有云相爾在爾室之中。尚其不
愧于屋漏之神乎。詩言如此。可見靜之不可不謹也。故君子
戒謹恐懼。無時不然而不言動而後敬也。雖不動而亦存此敬
之心。不待言而後信也。雖不言而亦存此信之心。此戒懼之
功。不益密乎。

朱子曰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
是故存養工夫。古人室在東南隅門東南隅為室西北
四書章句
中庸下
懷新堂

開為屋漏西南隅為與人幾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北隅
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深密之地(雲峯)胡氏曰上文引詩
但見學者有為已之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為已之學首
章先戒懼而後慎獨由靜時工夫說到吾心方動之幾此章
先慎獨而後戒懼由動時工夫說到吾心至靜之極愈靜愈
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折衷)不動不言孩動與言蓋自
言動之時以至於不言不動之際無時而不敬信方是真能
不愧屋漏(松陽)講義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戒懼在慎
獨前此章從下學轉說到
天命故戒懼在慎獨後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
於鈇鉞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恩格
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

莖斫刀也。鉞斧也。

本為已之功既密。則德成於已。而效自有以及於人矣。商頌烈祖之詩。有曰。主祭者進而感格。神明極其誠敬。不待言說。告戒而在。廟之人亦皆化之。靡有爭競。失禮者。詩言如此。可見有是德。則有是化矣。是故君子山戒懼。謹獨之功。以造於成德之地。雖不賞以示勸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有所勸而樂於為善。雖不怒以示威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威於鉞。鉞而不敢為惡。蓋德之及人如此。

引蒙引不賞不怒。無言意也。民勸民威。靡爭意也。○翼註此下二節。不重效。其重德。蓋所以民勸民威。天下平者。皆德也。○兩節。錄漢獨城。總是人德之功。工夫大進。一層則德進。一層則效亦進。一層。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

四書尊聞錄

中庸下

奎

懷新堂

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微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然是德日益以進不以既成而遂已也周頌烈文之詩有曰天子有幽深玄遠之德百辟其刑而法之詩言如此可見德愈深則化愈廣矣是故君子山慎獨戒懼之功至於收斂退藏之密此心渾然天理念念是敬時時是敬篤厚深潛不可窮測而天下自翕然平治并勸

威之迷亦深矣此聖神功化之極致也
北漢陳氏曰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意○雲峯胡氏曰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新安陳氏曰不顯篤恭實原於尚絅開然與慎獨戒懼深密之功下文更三引詩不過形容此不顯篤恭之妙而已○存疑聖人之恭不思不勉而人莫測度是篤恭也是不顯也人莫測度本乎不思不勉也若待思勉是未離乎

方所形體之開而人尚測度得○翼註天下平即勸而忘其勸威而忘其威也

詩云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翰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

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翰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

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

四書尊聞錄

中庸下

奎

懷新堂

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君子不顯篤恭則其德之微妙為何如哉大雅皇矣之詩有云上帝謂文王子孫念爾之明德深微遠密不大著於聲音顏色之聞此言似可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嘗曰為政者化民有本若聲色之於以化民特末務也今詩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未足以形容其妙也烝民之詩有云德之細微如毛斯言也庶乎可以形容矣然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也惟文王之詩云上天之事無聲可聽無臭可聞以是言不顯之德則神之所繫純粹以精渾然與天其一其神化之所行不勉而變靡然與天合其化真德之至矣豈猶不足以形容其妙乎夫進德而造於不顯篤恭則為中庸之極矣然非立心為已

而盡下學之功則亦安能以致是哉
翼註聲指號令色指威儀○蒙引翰輕也此與詩意異彼之輕是不重易舉此之輕是細微之意○說統毛猶有倫

言以毛比德猶有倫類可擬非毛之有倫也。○東陽許氏曰以無聲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虛無而曰上天之事此所以爲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慎獨又於不睹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爲一耳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史氏伯璿曰藏之謂事。事猶道也。不過言天道之妙無聲臭之可聽聞耳。事豈有所作爲之謂哉。○李厚庵曰無聲無臭非窮冥玄默之謂。蓋天命之體純粹以精其心則普萬物而無心其用則神天下而不言淡然無聲臭之可窺也。此天德之所以爲至誠而達乎天德者於是爲至也。○翼註至矣是說德至矣不是說形容不顯之德至矣不顯即至非不顯又有至不至也。○以形容不斷玩註原是如此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

四書尊聞錄

中庸下

奎

慎新堂

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三終



論語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

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

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

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畜蕃息職見

牛人讀爲徹義與代同蓋繫養機周禮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

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

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間韶

季公欲封以尼谿之田公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孔子

四書尊聞錄

論語序說

一

慎新堂

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

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

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

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

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

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

宰墜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

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問國政三月魯

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

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

濁鄒家孟子作適陳適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

王既沒既解還衛主適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去

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又去適陳主司城

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晉趙氏

家臣佛屏以中牟呼召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

荷黃過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適伯玉家靈公問

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經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

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

子所記數言為主而誠貞子時語不然而

語孟所記本皆此一語而所記有異耳孔子如蔡及

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記

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圃有惶見及告子貢

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

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合

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有恐

尹子西不可乃止無此理時則有接與之歌又反平衛時

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衛衛兄弟及各子貢

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

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及敘書傳禮記有祀

益從周剛詩正樂有語太師及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

我數年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

後唯曾參得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孔子作春

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

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

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

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

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竟曰

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

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

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

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

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

意味深長

四書尊聞錄

論語序說

四

懷新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四

長洲戴 鉉景亭手輯

同學諸子

論語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
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據源輔氏曰此章總言如學始終三者之序有淺深而無二道也○說約學字少不得作主然體勢三平凡說家作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學而

一

懷新堂

申過語者自可艾却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釋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朱子曰天命之性皆同氣質之性有異故覺有先後而後覺者不可以不學也者效先覺以致知力行變其異而復其同也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成其學之遺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功故既學矣又必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必有自得於心而不能已者不亦悅乎此學之始也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學而

二

懷新堂

能自已今人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曾習不見得此一句却係切已用功處○學到說時已是進了一步只說後便自住不得○後說說者說於學也註中其進自不能已句正貼說字○新安陳氏曰程子二條說學習兼知行言謝氏一條惟以時習於行言亦惟以惟立起例非止謂坐立時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義理人心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使學既有得而人自信從則吾之所說雖深亦易能達於外耶今有同類之朋自遠方來則學足及人而信從者眾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為一己之私矣吾之所得亦知而發舒於外也不亦樂乎此學之中也

朱子曰信從者眾足以驗己之有得然己既有何待人之信從始為可樂須知己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盡吾之意至於信從者眾則豈不可樂○問謂朋來講習之樂為樂曰不是伊川說得大蓋此朋道遠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不曉得也自問人若有資於彼而後樂其為樂也小矣○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克於中而溢於外○困勉錄朋來不懼俱有工夫蓋由首節工夫大進而不已焉學益深習益熟則朋來又進而不已焉學愈深習愈熟則不懼不可謂下二節只是效驗是從效驗上見耳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學而

三

懷新堂

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以善及人固為可樂苟以人或不見知而遂有不樂焉則猶有近名之累未足為成德也今人不我知亦處之泰然略無纖芥不平之意則其心純乎為己而不求人知其學誠在於內而不願乎外議見高明涵養堅定不亦君子乎此學之終也夫學由說而樂以至於君子學之能事畢矣

雙峰饒氏曰朋是專主同類人兼指眾人上而君大夫亦是○朱子曰懼不是大故忿怒只心有些不平便是懼便是裏面動了○為學是為己當然之事譬如學飯乃是自家用飽飽飽何必問外人知不知蓋與人初不相聞也○人不知而不懼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為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爾若假

煉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熱心裏固有時被他動。雙峰饒氏曰說之深然後能樂之深然後能不懼。○雙峰見高故知其無損於我涵養定故自然不動其心非成德君子而何。○問不懼之說孰為得朱子曰程子得之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為尤切使人之始學即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外矣。○雙軒蔡氏曰程子謂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懼然後君子也。朱子謂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懼以悅樂兩句例之則須知程子之說。○困勉錄兩意亦是相足。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章

存疑此章主意在孝弟為仁之本其曰人能孝弟則不好犯上作亂是先說箇意思至下文始的言之以見為仁必本於孝弟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

者未之有也

論語學而

四

懷新堂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有子曰天下惟孝弟為至重若使其為人也於父母則能孝於兄長則能弟則心常和順所為自然循理而好干犯在上之人者少矣夫犯上是不順之小者且不肯為而乃好為悖逆爭鬪大不順之事者決無是理也
新安陳氏曰大註深意在善字上善事之中有無限難能之事未易言也○淺說其為人孝弟有得於天資者有得於學力者○朱子曰只有拂戾便是犯上不必至陵犯乃為犯如疾行先長亦是犯上○說統好從心上來不但無其事而且無其心滿腔都是至和極順
底意思○彙引此節是據見成者說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

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

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

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

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

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

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

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學而

五

懷新堂

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

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

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夫人能孝弟而不自為非如此可以見孝弟之當務矣是以君子凡事只在根本處專用其力根本既立則事事物處之各當而千變萬化之道自然發生本之當務如此若吾所謂孝弟也者其推行仁道之本與蓋仁具於心只是惻怛慈愛底道理施之愛親教長固是此心推之仁民愛物亦是此心人能孝弟則親吾之親可以及人之親長吾之長可以及人之長至於撫綏萬民養有萬物都從此克拓將出來而仁不可勝用矣學者務此仁道不自此而生乎
存疑本即事之根本切要處其餘許多節目條理即是道亦只是那事也○朱子曰務本道生是汎言以充下句之實所以集註下一凡字○仁者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心之德而仁為之

注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聖義是宜之禮是恭敬辭通之
 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也○此是偏言之仁然二者亦都相
 關說著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專言底則偏言底便在
 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此就仁之發用言必
 上說○仇翁柱曰註以行仁謂為仁明是就仁之發用言必
 遇及心之德者以此是論語第一仁字故兼舉禮用言之○
 朱子曰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
 安頭伊川所以將為字屬仁字則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
 底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爾仁字則流通貫不專主於
 孝弟之一事也仁性上說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
 弟是水流底也仁性上說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
 是性孝弟是性仁性上說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
 是仁為孝弟之本也仁性上說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
 是性孝弟是性仁性上說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
 道是性孝弟是性仁性上說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
 是本為仁之本也仁性上說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
 仁為孝弟之本也仁性上說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
 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居嘗有孝弟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
 性仁性上說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學而

六

懷新堂

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
 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凡慈愛惻
 隱皆在所包固不止孝弟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
 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淮河濟言木而不曰梧桐楸棘非有彼
 而無此也

巧言令色章

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未嘗
 不警者學者觀其辭甚嚴蓋警者學者之意為多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
 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
 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子曰仁惟在於存心學莫要於為己容貌辭氣之間正
 學者持養用力之地若巧好其言令善其色以悅人之觀聽
 則心馳於外而天理暗
 亡少矣其本心之仁矣

朱子曰巧言亦不專為學人過實凡辭色即為學
 以悅人視聽者皆是○只爭一箇為己為人且如動容貌正
 顏色是合當如此何事若做這模樣務以悅人則不可
 言今色之人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勉齋黃
 氏曰苟知心馳於外務以悅人者之非仁則反而求之心存
 於內而無私當理者即仁也○新安陳氏
 曰此章仁字以心之德言乃專言之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此章正為力行體道之實而言○假統此曾子毋
 自欺之學吾身二字最真切人惟認不忠不信不習為欺人
 所以瞞昧過了日子曾子認得自
 己身上病痛便是一毫苟且不得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學而

七

懷新堂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蓋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
 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
 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
 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
 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
 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
 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

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曾子曰吾於每日間常以三事省察吾身三者維何凡人自己謀事未有不盡其心者至於為人謀事或有不忠者乎交而不盡心是不忠也吾省之為人謀事或有不忠者乎交之與朋友交或有不信者乎愛樂於師便當習熟於己若徒面難而不致知力行是不習也吾省之師便當習熟於己若者乎有則改之無則勉之勉之未嘗一日而敢懈也蓋曾子之學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故其用功之密如此

四書傳問錄

論語學而

八

慎新堂

如己事切了若是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便自不問蓋己之謂忠曰盡時須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蒙引此信字不但謂言語以實凡事皆要實也故集註曰以實之謂信而不日言之有實也○存疑傳習不可專主知須兼行說時復思擇習也○重復踐行亦習也○蒙引最要者三箇字有自猜自疑之意正所謂省也○朱子曰謀不忠則欺於人言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師○問為人謀交朋友是應事接物之時若未為人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所謂舜難鳴而起攻之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無管勿差失便是戒謹乎其所不睹恐一貫之後抑未聞之而不言而信處○問三省忠信是聞此是徹頭徹尾底

道千乘之國章

政○蒙引此五者皆從為政者身上說所以為治國之要若夫禮樂刑政紀綱文章之屬乃其條目耳非至要也故曰亦務本之意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

言治國之要在於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

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

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

四書傳問錄

論語學而

九

慎新堂

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

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

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

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

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

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

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有事臨事之時必當兢兢業業事無大小皆不敢有輕慢之心而主於敬而國事之受治者則有民臨民之際必當不二不欺凡其政令皆見其無詐偽之心而一於信且國之上下

相資者則有用不可濫也必當量入為出經權哀益之事
一皆本於制用者之心而用無不節而國之內外相守者則
有人人不可刻也必當一視同仁養育教誨之道一皆繫於
撫人者之心而人無不愛至於力役之征固有國者所不廢
然亦不可不恤也必當存愛養民力之心勿妨其
業而使之必以農隙之時此五者皆治國之要也

心言也易為不言治曰治者政教法令之為治之事也夫子
此言者心也非事也○車乘之說疑馬氏為可據馬說八百
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牛馬兵車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此
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大段費力考究○
困勉錄千乘便見得事煩民衆○朱子曰自泰以來無人識
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
合而言之身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
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覺軒蔡氏曰敬誠動靜主一亦
誠動靜此章敬字乃主動而言○誠誠不曰敬而曰敬事
是萬殊之敬非一本之敬也若一本之敬則備已以敬焉

其猶病諸安得復有別項○翼註信業政與吟言○蒙引
人之字就廣凡百官百姓賢人君子皆是使民以時又
專指民字言○時謂農隙之時際字與畢字不同畢字是冬
來方畢隙只是逐時數日之閒隙而已○朱子曰這五句自
是五件事只當逐句看○說統敬是一點就業之心信是一
點真確之心節用是一點惜費之心愛人是一點惻隱之心
時使是一點愛養民力之心○心即在政上見不是空空信
心○問楊氏云未及為政也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而信
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
使民有使民之政事○朱子曰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
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要之本根都在敬上若能敬則下
面許多事方能管得到○問反復相因曰始雖是敬能敬方
能信能敬方能節用方能愛人能愛人方能使民時是下
因乎上然有敬於己而不信於人者故敬了又須信亦有信
於人而自奢侈者故信了又須節用亦有儉者而不能愛人
者故節用又須愛人又有能愛人而妨農時者故愛人又須
使民時使不以時却是徒愛也是上因乎下須看能如此方
能如此又看能如此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覆推之方見曲

折○蒙引朱子在此五者句
見得反覆相因之說是餘意

弟子入則孝章
○說統此章以弟子起語全是責成爲
父兄者○此須說得沒方切弟子身上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
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
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

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
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
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
而已

○蒙引子曰人生德業端自弟子始爲弟子者入在家庭之內
須教他善事父母以盡其孝出在宗族鄉黨之間須教他善
事兄長以盡其弟一行也必謹而有常一言也必信而有實
於尋常衆人必廣愛之不要有憎人自便之意於有德仁人
必親近之務資其薰陶切磋之益此在已切要之務也此行此
數者於每日間有不應接之時便是有餘暇之力則以此餘
力學文蓋詩書所載皆聖賢教人爲人之道而禮樂射御書
數亦日用之不可闕者故又不可不學之以爲修德之助也
此爲弟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克
而極之爲聖爲賢皆不外是矣

四書傳開錄

論語學而

三

懷新堂

作威儀出入起居皆有常度不放縱正其意也蓋動
 子曰人自是富愛人無憎嫌人處道理○孔愛不是人人去
 愛他如羣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貼他及不自占
 便宜之類皆是也○賈註仁人只作善人看○宋子曰愛
 而不說親仁又流於兼愛矣○或問行有餘力莫是入
 孝出弟之理行之綽綽然有餘裕否曰謹敢便道行之有餘
 裕如孔愛衆而親仁何曾便時時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
 此得以時時親之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
 出而應之入孝出弟亦是當考當弟之時行謹言信亦是如
 此○小註只是行此數事外有餘剩工夫便可將此工夫去
 學文非謂行到從容地位而後可學文也○學文非必專考
 一數者而激者道理亦在其中蓋行以設其質學以明其理缺
 一不可但有緩急耳○王字泰曰人之一身非入則出非言
 則行非待人接物則燕居獨處今無一時一事不範圍於天
 則中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純○雙峰饒氏曰尹氏以
 文對德行有本末先後之分說得文字輕洪氏以文對質言
 不可偏勝說得文字差重朱子以學文爲致知與力行爲對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謂所知不明則所行不當理發明文字甚重三者互相發明
 蓋但知文之爲輕而不知其爲重則將有廢學之弊故不得
 不交致抑揚之意○新安倪氏曰文行二者以本末之重輕
 言則行爲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先本而後末也以知之
 先後言則文爲先故四教章先文而後行先知而後行也以
 二章參觀之則文行之不可不並進可見矣○葉引四教文
 行文不止是此等文
 行亦不止是此等行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

南軒張氏曰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
 所以貴乎學者在此而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也○龜齋黃
 氏曰子夏此語與曾子三省是皆心存乎誠求造其極者也
 然子夏務實行而抑文學曾子務實行而兼傳習則曾子之
 用功愈密而用心愈弘是
 則子夏之所不能及矣

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
 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
 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
 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
 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
 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
 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
 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閒抑揚太
 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
 弊也

四書傳開錄

論語學而

三

懷新堂

子夏曰學者莫重於人倫之大有人於此誠於賢賢而
 易其好色之心誠於事父母能竭盡其力之所當爲而無遺
 誠於事君能委致其身於所使而不私誠於交友凡言必信
 諸心而無欺之數者固有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者然使
 其爲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即其踐履之真實可以信其
 見道之分明人雖或以爲未學吾必謂之即此是學矣可見
 學貴實行非徒
 聞見之功也
 存疑賢賢易色不是初聞好色及見賢遂變易其心蓋
 人好色之心最誠實更無偽爲者故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今好賢之心篤而好色之心衰却似變了模樣○朱子曰
 事父母能竭其力凡事當盡力爲之不可揆惟只做七八分
 力還以奉吾親其事甚庸而常患不能者非私其力以自

後即分其力為他用耳。能竭其力，非謂可以壽生。成之，恩不
過完。吾率性之事。○朱子曰：致身一如送死，與他使看。他
將來如何使。○不有其身，是不為己之私計也。○賢註：言而
有信，兼根心而發，久要不忘。○雙峰：僕氏曰：賢註亦朋
友之倫也。尊賢取友，雖均屬朋友之倫，而賢者為重。集註以
四者言之，人倫莫重於君親，此以賢者居先者，以好善有誠
方能行下三事也。中庸九經以尊賢親親亦此意。○賢註
雖曰曰字，輕看，只作難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蓋子夏非信
此人，已有聞見之學，只說有是四者，即此是學矣。不必多聞
見而後為學。○家外子夏是注，資質之美者，若兼必其務
學之至，說則不至有廢學之弊。
此恐是朱子於他周旋語意處。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小註：四項各有說。不用。○連上說亦不可。首節為一
截。○勉齋黃氏曰：外重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已而速
改過，則其德進。○松陽講義：此章是論君子自脩之道。首節
是主敬，次節是存誠，三節是擇友，四節是改過。這四件是關
論語學而
懷新堂

四書章句

一不可的。○困勉錄：李厚恭以上截為主，
敬以窮理下截為存誠，以脩身亦是一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威嚴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

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朱子曰：君子為學，必養成厚重之質。然後外貌威嚴而所
學之理自然堅固。若輕浮淺露，不能厚重，則見於外者無威
之可畏，而其所學者亦不能實有諸己。
矣。此可見輕之害事不可不厚重也。

○附錄：蒙引：君子字，只當學者看。不重，就實說人須是有重厚
的質，方可為學。若不重厚，便無基礎了。縱去學，也不成。不重
不威，俱屬外面說。○淺說：學字，兼知行所謂大學之道也。學
則不固，意在重字上。不在學字上。○勉齋黃氏曰：先儒論居
敬之方，則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整齊嚴
肅，夫子所謂重而又居敬之本也。容貌之莊，言詞之重，非致

飾於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輕淺浮誇，其中可知矣。何以
究此理之精微，存此心之純一哉。○朱子曰：為學約而易操，
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
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放，則
何以主之。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
為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然立身固要厚重而存心又在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
無實，故存心必以忠信為主，而勿雜以一毫之虛偽。然後可
以進德也。

四書章句

論語學而

主

懷新堂

○朱子曰：忠為實心，信為實事。○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
本，水之無源，更有甚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已
心乎。能不達於物乎。若未盡已之心，而或達於物，則是不忠
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誠實。且設為之如此，四者皆不忠
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
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設為學。交朋友未必盡情改過，
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陳氏曰：主與賓對
實是外，人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裏，主忠信便是以忠信常為
吾心之主。○西山真氏曰：誠指全體言。
忠信指人用力處言。盡得忠信，即是誠。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至於輔我者，則惟友友必勝我者，方為有益。若不如
己，則無敬畏而生狎侮，豈能有益。不可與之為友也。
○附錄：大全辨：母友二字，甚新。截雖日用酬酢，不能却不如己
之來，然胸中界限自嚴，必不與他相狎。○問：必擇勝己者

為友則勝己者必以我為不如已而不吾友矣。朱子曰：但不可求不如己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我求勝己者為友，不如己者又來求我，即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或問：世之樂以不若己者為友，其故亦可知已。蓋樂於縱恣，故憚直諫者之正己，而不致親去於後。隨故惡多聞者之少己，而不肯問。至於凡庸鬼瑣之流，則喜其臨己，而足以為高，使辟佞柔之徒則說其下已而足以自肆也。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

四書學問錄

論語學而

朱

懷新堂

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若夫累我者，則有過不能無而貴於能改，故但遇有過便當急急改之，不可畏難而苟安也。君子於此四者各得其道，則學固矣。學之大本立矣，則見日新而德行亦日純矣。自脩之道，豈有外於此哉？

朱子曰：最要在速字上著力。凡有過若今日不便改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多是憚難過了日子。雲峰胡氏曰：此過也，而集註以為惡日長者，無心失理為過，有心憚理為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為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為惡。說統克己工夫全在勿憚新釘被鐵用力無一毫姑息放過之意。如吝者執之意者安之，皆憚也。存疑威重是為學規模，譬如耕種之田地，忠信如下箇種子，友勝已如培養，改過如艾艾。蒙引游氏總註與朱子註旨意稍異。

曾子曰慎終追遠章

蒙引此章指在上者言，故下文曰：民集註又云：下民蓋是為當時君大夫為民上者，多忽略於喪祭，無以端風化之本，故曾子云然。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四書學問錄

論語學而

朱

懷新堂

終而喪之日，凡事以禮而不使少有後日之悔，與思於既遠而祭之時，一念至誠而有休惕，休惕之心，則己之德厚矣。由是下民化之，喪亦必盡，祭亦必盡，誠而其德亦歸於厚矣。

朱子曰：謹終追遠，自是天然所當然，人心所不能已者，自是上之人所當為，不為化民而為之能如此，則己德厚而民德亦化之而厚矣。東陽許氏曰：送終既盡，俯哭泣之情，又慎喪死之禮，如禮記稱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既盡孝敬之意，又於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而既降有懷，慎之心，兩端既備，有休惕之心之類。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困勉錄存疑謂追遠不止是父母看來，慎終亦不止是父母，但其中自有箇輕重耳。雲峰胡氏曰：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不過復其本然者，爾豈有增益之哉。蒙引民德歸厚亦是慎終追遠而各念所生，民德猶云民心。

子禽問於子貢曰章

松陽講義此章見
聖人盛德感人之妙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
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本義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周流天下但至於是邦也必
然聞其邦之政事果是夫子訪求於邦君而問之與抑是其
邦君虛懷下問自以其政折衷於夫子
而與之與此以常人之情觀夫子也
附錄說統至於此句可見非欲治
之素問非止與聞有商確是非意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學而 太 懷新堂

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
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
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
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
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
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
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
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

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
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
乘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本義子貢曉之曰子亦知夫子果何如耶夫子盛德積中光
輝發外但見其容貌詞氣之閒和厚而溫易直而良莊敬而
恭節制而儉謙遜而讓其德容如此自然感動乎人故邦君
敬之而不忽信之而不疑自以其政來問而夫子因得聞之
即如子所謂求者而論我夫子之以盛德自然
之感求之也其諸異乎他人有心以求之者歟

附錄西山真氏曰和兼厚字方盡溫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
和厚即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暴也厚不刻薄也○良即是
良善猶今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
白直之直無奸詐險詖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是也○儉謂
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西山真氏
曰諺謂不矜己之善選謂推善以歸人○聖人之德無不備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學而 九 懷新堂

明是止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從後退不自聖底
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最要看得此五字溫是如
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
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意思○此子貢舉夫子
之一節耳若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說
統五德就盛德光輝接人上者見之是一時俱形而德則
根於中無可名狀者也分不得和敬眼目○以得之以字不
著力只是子貢從旁模擬之詞夫子固不自知即邦君亦有
所不知○蒙引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非求亦非與也
子貢之言蓋謂夫子於國政自有以得之者與且不足言洗
於求乎效與不答特借求之一字反言之見其自有不求
之求也或者便以為只是與恐亦未得子貢之意○真說他
人之心求有去求也夫子之求無心自致也異字只在有心
無心上分別○續困勉錄金仁山謂註中盛德過化存神是
補內一層亦字與謝氏三亦字是但指其外似矣而猶
粗在未見朱子意旨也所不足於子貢者為此五字於夫子
德容亦止得一針一向偏於和柔則解應流俗之害生故正欲補

其外意不垂內也。惟德盛德是補其內亦
字與三亦字是指外之一節亦不得補內

父在觀其志章

總論朱子曰此章只是轉折說上二句觀人子之大概下句
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新安陳氏曰此為父
子志趣乖為之
不同者言之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
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
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
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學而

年

懷新堂

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
未改者耳

不子曰觀人子非一端也父在時子不得專行然其志之
賢不肖已自可知則觀其志至於父沒已得自為於是其行
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則觀其行雖善矣然猶未見其孝
意何如也必三年之間於父之道有所當改而猶可以未
改者不忍以為得行已志而遽然改之以從己是其心疾痛
哀慕常若父之存而庶幾於復見者可謂孝子之用心矣
附錄朱子曰父在觀其志此一句已自有處變意思必有為
而言觀其文意便是父在時其子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
父在時子非無行而其志在父沒時子非無志而其志在
主在行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三年無改是半上落下
之時雖在所當改但遽改之則有死其親之心有揚親之過
之意須三年後徐改之便不覺若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
限矣其不可改者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
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

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二年而改其所
遇之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存得不忍之心則雖或
不得已而改亦不害其為孝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
游氏則於事理上說○許敬庵曰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志欲
其蚤立而行欲其自脩所以勵天
下之為人子者非徒為觀人發也

禮之用和為貴章

總論新安陳氏曰嚴而泰和而節斷盡一章大意○仇滄柱
曰上節可由之道是對何來者言下節不行之弊是對流蕩
者言意各
有主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
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
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
也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學而

年

懷新堂

不有子曰禮之在人如尊卑上下等級隆殺一定而不可
易其體固是至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和順從
容無勉強矯拂之意乃為可貴古先王之制禮惟其皆出於
和此所以盡善盡美萬世無弊凡天下之事小而幼靜息
大而綱常倫理皆率而行之
無所阻滯禮之貴於和如此
附錄小註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裹得
好如升階揖遜天下有當然之理但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
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使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
之節文○陳氏曰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其於心者也天
理在中而著於人事在外而操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
用者也節文儀則四字相對說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儀
謂容儀有榮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準則有確然不
易底意與節字相應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

○仇澹柱曰禮之用即人之用禮也禮非人不行時解謂只當云禮之用不當云人之用禮者誤○朱子曰禮如此之嚴分明是分毫不可犯却何處有箇和須知吾心方安不如此便不安如人公門鞠躬如此也須是如此吾心方安不如此便不安物事也○禮之用和為貴見若父自然用嚴敬此是人情願非由抑勒矯拂是人心固有之固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禮出勉強便不是和○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截去看○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知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有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新安陳氏曰因用而適其體惟體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用以從容不迫為貴從容不迫蓋從自然中來○翼註先王之道德即禮也以其有可通行而名之曰道正應由字○存疑小大由之指天下後世說不可指先王說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四書章句

論語學而

圭

懷新堂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禮既貴於和則和宜無不可行矣然亦有所不行者何哉蓋所謂和者是在品節限制之中有從容自然之意所以可行若但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率任意情侈然自肆全不以禮來節制之則尊卑失倫而流蕩忘返亦非復禮之本然而不可行也此可見禮之體雖嚴而不至於拘迫其用雖和而亦不至於放縱用禮者惟本之以和而節之以禮斯得禮之全

四書章句

論語學而

圭

懷新堂

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知和而和味嘗不嚴也○新安陳氏曰禮勝則離樂字則流二句出樂記此章本只論禮未嘗論樂程子特借樂字以言和字耳○朱子曰和固不可便指為樂是禮中之樂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樂之有節處又是樂中之禮也便見禮樂不相離○翼註胡氏曰集註前一節分體用後一節獨說全體何也前章是因有子言用而推原其體後總說禮之全體則包前所謂體用者在其中矣如天高地下合同而化便是嚴而泰如四時陰陽沖和有節氣有中氣此便是和而節此固自然之理而禮之全體如此也然禮之全體嚴者未嘗不泰人則有嚴而失其中者矣未嘗不節人則有和而失其正者矣未嘗不泰人則有嚴而失其中者矣未嘗不節人則有和而失其正者矣其體之全也本如此而人之偏也乃如此人之於理有毫釐之差則失之故也

信近於義章

朱子曰此章須用兩截看上面信近恭近禮因不失親是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却是久後無弊之效但當初合下便須著思量到無弊處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四書章句

論語學而

第

懷新堂

人約信固欲其言之必踐也然其始也或不能其宜則所言將有不可踐者矣惟於約信之時謹而慮之務求其近於義焉則其言必可復也致敬於人固欲免其愆尤也然不合於節文則或過或不及皆所以自取恥辱矣惟於致恭之際謹而慮之務求其近於禮焉則其遠恥辱必也偶爾相依必圖其可久也然不度其人之賢而後依之則其人將有不可宗者矣惟於相因之初謹而慮之務求不失其親焉則異日即宗之以為主亦無不可也夫何自失之悔乎

未盡合禮亦已近禮了恭凡致敬皆恭也禮則辨其異若與上大夫接而用下大夫之恭是必不及也與下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是過也過與不及必取辱矣○問取辱是在已在大夫之恭是在裏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辱人所取辱者在此矣○蒙引取辱之便是在已○小註因之為依勢敵而交淺如先主之依劉表是也宗之為主彼尊我賤而以之為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蓬伯玉○翼註可親之人非以情言以道言也道德足重雖可憐亦可親也○淺說玩皆當謹之於始皆字則言行交際當分貼得明若平日無窮與各物之功不是義的反認做禮是義的反認做非義不合禮的反認做禮是禮的反認做非禮不可親就做得愈堅顛倒愈甚安得無悔

四書章句

論語學而

第

懷新堂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

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朱子曰：凡人之所以學。厭忘者多。而好者少。惟君子專心致志。無一毫外慕之思。就是食以養生也。不去求飽居以容身也。不去求安。蓋志有所在。而不暇及也。處事常思其不足。則勉力自強。汲汲然見之於行。而不致怠緩。出言常思其有餘。則謹慎收斂。訥訥然如不出口。而不致放肆。如此用功。必有所得。然猶不敢自以為是也。又必親近有道之人。以考正其是非。凡一言一行。不至差謬。而後已。焉夫志向已定。精專工夫。已是切實。而又加以謙抑之心。此真見義理無窮。其心欣慕愛樂。有不能自己者。可謂好學也。

朱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雙峰饒氏曰：傲於事之事。非特指行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存疑。言謂之有餘者。蓋所言的行。得到處。則無餘。若行未到。則

四書章句 論語學而 美 懷新堂
餘是有餘也。不敢盡其所有。餘是度其能行。到則言不能到。則不言。是不敢盡其所有。餘也。○新安陳氏曰：此有道者。指有道之人。此人之身。與道為一。能出人所共由之道者也。○朱子曰：不求安飽。是其存心處。微事。言是其用工處。須是正方得。○勉齋黃氏曰：尹氏所謂篤志為不求安飽而言也。所謂力行為敏事。慎言而言也。以是四字而繼之。以築註。不敢自是之言。然後足以盡此章之旨。蓋此章謂之好學。非篤志力行不自是。亦無以見其所以為好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勉齋黃氏曰：此章須是見得切。然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蓋言德之淺深。此之引詩。乃言學之疎密。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貧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朱子曰：凡人貧者。易至於諂。富者。易至於驕。此人情之常也。若能處貧而無卑屈之意。處富而無矜肆之心。此等之人。其所得為何如。子曰：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是亦可也。然而非其至者。蓋無諂雖不為貧所困。然猶知有貧也。未若貧而樂者。心廣體胖。身處乎貧之中。而心已超乎貧之外也。無驕雖不為富所張。然猶知有富也。未若富而樂者。處善循

四書章句 論語學而 美 懷新堂
而身處乎富之中。而心已超乎富之外也。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新安陳氏曰：為貧所困。則氣隨以歎。而為卑屈。故多求而諂。為富所張。則氣隨以盈。而為矜肆。故有驕。○朱子曰：富無驕。貧無諂。隨分盡皆可。若力如不向此上立得。是入門便差了。○說統禮是。天理之節文。不日理而曰禮。以其若有規矩可循也。加一好字。便見此心。自相冷淡。○東陽許氏曰：心既廣大。寬平。則體自然舒泰。此由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其心。樂於循理也。此由外以原內也。樂一字。全

是心。故先言內。禮有節文於事上。見其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外。然體既安。舒鳥得有卑屈心。既樂循理。鳥得有矜肆。暗關上兩句。見得未若兩字。意。○家引貧而樂者。富亦樂。而好禮者。貧亦好禮。各以類舉。其重者言耳。○朱子曰：自無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去做去。蓋不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入說。禮一。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一般人。樂與好禮。○家引子貢之問。做一人。說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

非以已事為問也夫子答之亦就其所問而據理說之耳集註云許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此是言外意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語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朱子貢問言而悟曰我以無語無驕為至矣而夫子猶有負而樂富而好禮之云即此可見天下之理無窮窮而學問之功無止息也衛風淇澳之詩有云君子之學如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已精矣而必益求其精焉是詩也其夫子斯言之謂與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學而

夫

懷新堂

朱子曰所謂義理無窮不是說樂與好禮自是說切磋琢磨精而益精耳○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貴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蒙引其斯之謂請此詩所言其即貧不以無為為足而必求至於樂富不以無為為足而必求至於好禮之謂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稽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朱夫子因稱許之曰詩之言詞微婉意味深長非有穎悟之資者不足以言此也如賜也方可與言詩也已矣蓋樂與

好禮是我所已言的切磋琢磨是我所未言的今因我已言的道理就知我未言的意思觸類引伸旁通無礙豈不可與言詩乎

朱子曰所已言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謂學問之功○存疑要之處貧富亦是為學但子貢之意所包者廣又不專在處貧富上說故曰告往知來○雲峰胡氏曰常人二者之病與學者切已之實病當看兩病字若只就貧富上說貧者病富者病病必除諸病之病然後可到樂與好禮地步若就義理學問上說則學者之病固多必先除切已之實病然後可求造道之極致也○新安陳氏曰切必貴瑩瑩必貴磨此正意也必切方可加磋必琢方可加磨此餘意也

不患人之不知知章

朱說此章亦只是務本之意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學而

夫

懷新堂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朱子曰君子之學專務為己而不求人知如上不見知於君而爵位不顯下不見知於友而名譽不彰此務外好名者之所患也君子則以為學問在己知與不知在人何患之有惟是我不知人則賢否混淆是非顛倒在上而用人則不能辨其孰為可進孰為可退在下而交友則不能辨其孰為有損孰為有益此是理有不明心有所蔽豈非人之所當深患乎者

東陽許氏曰兩知字不同上知字只欲知己之善下知却要知人之善惡○慶源輔氏曰人不知己其病在己己不知人其病在己君子之學為己不暇病人之病而病己之病也○小註患不知人當思人何以不知不知人何以可患若徒役役焉就人而別其是非邪正則是子貢之方人夫子所謂我則不暇者也安見其可患耶故知人須說到切己身心

上○(朱子曰)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舍之際不能進賢退不
肖若學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不能辨益友損友○見
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如何知得他人
不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
地位已甚高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為政以德章

○(朱子曰)夫子此言為當
時之徒法而無德者言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

四書章句

論語為政

幸

懷新堂

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

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

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

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

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朱子曰)天下之本在身心之服在德世之為政者但知

求治於天下而不知求治於吾身是以心愈勞而人愈不服

事愈多而天下愈不治苟知端本澄源而為正心脩身之學

凡其立綱陳紀皆本於躬行心得之餘由是至德薰蒸自然

感動不待致詳於法制禁令之間而民皆傾心向化譬如北

辰居其所不動而眾星自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然則為政

者可不務修德以

端出治之本哉

○新安陳氏曰政訓正字本夫子政者正也子帥以正軌
政不正之意蓋以政之理言若第三章集註云政謂法制禁
令則指政之實事言也○(朱子曰)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
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
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
之如眾星之拱北極也○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說令但
以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則政皆以德○(朱子曰)夫子說為政以
德分明有箇字如何却說不見其有為之迹耳○(困勉錄)
乎便不勝其色而人皆默化不見其有為之迹耳○(困勉錄)
譬如上葵補出無為民歸○(朱子曰)北辰是星是星是星
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朱子曰)北辰是星是星是星
可無節記認故就其旁取一星是星是星是星是星是星是星
有五星太乙常居其中極星也○(朱子曰)北辰是星是星是星
亦微動辰不動乃天之極星也○(朱子曰)北辰是星是星是星
星辰位言之謂之太乙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辰太乙以
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

四書章句

論語為政

幸

懷新堂

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平南北之端焉謂之樞者猶星脊之

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

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

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

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

向之也○(朱子曰)北辰則專主五星中之一星也○(朱子曰)北辰則專主五星中之一星也○(朱子曰)北辰則專主五星中之一星也

極則兼連五星而言亦有小分辨○(新安陳氏曰)為政以德

本也無為而天下歸之效也無為而天下歸之效也無為而天下歸之效也

言其意只是取象於北辰其中含此意北辰為天之樞紐為

政以德之君為天下之極居其所譬人君之無為眾星共之

歸天下

歸天下

詩三百章

○(朱子曰)此章是發出先王所以垂詩教之意總要使人思
無邪是一氣語不必講思無邪字義只講思無邪所以蔽三
趣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

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

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

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

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

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

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四書章句

論語為政

聖

復新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言足以蔽之者。亦惟在於知要而已。○朱子曰。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為三百。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予不曾刪去。只是判定而已。○非管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為戒。讀之者。思無邪。耳。作之者。非一人。安能思無邪。子只是要正人心。統而言之。三百篇只是言與行。邪而無言之。則一篇之中。自有三篇之思。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勉齋黃氏曰。直指則非微婉。全體則非一事。直指故明全體。故盡此一言。所以辭約而意該也。○李穀侯曰。不是有一言便可。於三百。謂盡三百。總歸此一言耳。

道之以政章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朱子曰。此章是聖人見得當時為政者。徒以政刑治民。而不知以德禮為之本。故言政刑之效。只如彼德禮之效。則如此欲人知所重耳。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

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

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

○朱子曰。人君之治天下。也不過欲人為善。禁人為惡而已。但出之有本而致之有機。若不知本原所在。只把法制禁令

去開導他。使之奉行。遵守。其有不從。故令者。便加之。以刑罰。使一齊皆歸於善。此其責於民者。亦甚詳矣。然民但苟免於

一時。而其中不知愧恥為惡之心。依然仍在。豈能久而不犯乎。政刑之不可強民如此。

四書章句

論語為政

聖

復新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朱子曰。道齊之以政刑。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依此做禁令。所以戒之。使不得不依此。做法制禁令。亦是使人為善不為惡。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

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

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

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

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

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若使君之遺民不徒以其法也而皆本於躬行之實則民既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間所得有深淺厚薄之不一者則又有禮以齊之使賢者不得以太過不肖者不得以不及而皆協於一焉此其求於民者若甚想矣然民之良心自然感發不但知惡之可恥而絕不肯為又且知善之當為而皆力行以至於善矣豈特求苟免刑罰而已乎德禮之自然及民如此為治者尚其審之哉

朱子曰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為民先如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之類也道之以德是以感人之善心若不著禮以為之規矩如何齊得他須以禮齊之使賢者知所止不肖者有所畏及○新安陳氏曰前則禮字云天理節文人事儀則是禮字之理而官此指五禮之文物而言○蒙引品節亦是禮度中之品節度如吉禮如何凶禮如何軍禮如何賓禮如何嘉禮如何禮節則有厚薄之等節則有無過不及之差○莊淺深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聖人為天下何曾廢政刑治民

論語為政

章

懷新堂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朱子曰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數十五志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心通之妙思但久而益然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年只是這箇終不然到七十便盡住了○問此章如何分志學曰志學亦是學行而知之至○勉齋黃氏曰十年而後一進者亦聖人之志至此而自信取學雖已至而未敢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心至此而自信取學雖已至而未敢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

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此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苟惟謂聖人謙詞以勉人則皆架空之虛辭耳故集註雖以勉人為辭而終以獨覺其進為說○雙學鏡氏曰矩字尤為此章之要致知是矩知此矩力行是矩此矩之所自得此矩定不惑是矩十分透徹從心不踰是矩此矩之所純熟矩者何此心之天則是也○雲峰胡氏曰自堯舜以至夫子聖聖相傳只傳此心夫子言十五時其心已自堯舜以至人到七十時其心猶不敢自謂是聖人若心實自堯舜以至是退託豈聖人之心哉要之志學者此心所向之力立者此心所守之定不惑者此心所見之明知天命者心真理融而洞其所以然耳順者理與心會其順也自然而然不踰矩者此心聖人自知之故即其近似以語學者欲學者皆心夫聖人之助者至用其心又如何便到聖處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論語為政

章

懷新堂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朱子曰如今學者誰不為學只不可謂之志於學如果志於學則自住不得○人志學有兩種一種是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了後却若存若亡不肯至誠去敏者然知之而不肯為亦只是未嘗知之耳○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裏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為學之序方可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本義然向於道而已。猶未得乎道也。由十五而至於三十。則道得諸已。而有以自立。私意不能為之。使外物不能為之。亂守之。

附錄朱子曰。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動搖我。不得如富貴賤威。武不能淫移。屈是也。志方是趨向。德去求討未得。到此則得而守之。無所用志矣。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著了。然猶是守住。○或問。自志乎學。積十五年。進脩持守之功。而其所立之地。確然堅固。物莫能搖也。

四十而不惑。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本義然知未至於融通。而守於假。於費力。由三十而進於四十。則於道之所當然者。皆無所惑。仰事之粗。而見其精。即物之顯。而得其微。知之明矣。

四書每開錄 論語為政 美 懷新堂

附錄或問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知見明微。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髮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更不用守矣。○存疑不惑之深。於立者。立是未見真尚。須守住。到不惑。則見得真。雖欲不如此。亦不可得矣。焉用守為。○困勉錄不惑。於臨事時。看尤切。

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本義然猶但知其所當然。而未能知其所以然。由四十而進於五十。則天命之賦於物。而為事物所以當然之故者。皆無不知。其妙用之大。原會甚殊。於一本。知極其精矣。

附錄朱子曰。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便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是知其所以親。凡事

事物物上。須知他本源來處。譬如一溪。先得溪中有水。然後知得水發源處。○或問。無所疑惑。而克積十年。所知益精。所見益微。而至於此。是也。蓋天道運行。賦子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者也。物之所得。是之謂性。性之所具。是之為理。其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故學至於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說親知字。深看。不是問見之知。天命雖在事物上。見得。然却不是逐事逐物。尋求天命。

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
本義然知之雖精。而猶假於思也。由五十而進於六十。則心與理融。理與心會。人之言。方入乎耳。而理之即契於心。知之至。不思而得也。

附錄朱子曰。聽最是人所不著力。所聞皆是道理。無一事不是。○問耳順。曰。程子謂知天命為思。而得耳順為不思。而得耳順時。所聞皆不消思量。不消提議。皆盡見得。又問。聞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得都有道理。無道理底。也是見他那裏背馳。那裏欠。那裏一違。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落索。都見了。○陳氏曰。幾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相。扞格違逆。不得辭之順矣。如夫子問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或問。其序則自知天命。又加十年。若用加若不用力。而自至如此。蓋其德盛。仁熟。而幾於化也。

四書每開錄 論語為政 美 懷新堂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從心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

便。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是知其所以親。凡事

兩書尊聞錄

論語為政

堯

慎新堂

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閒，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閒，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然行此知為稱難，所知雖出於自然，而所行猶未盡出於自然。由六十而進於七十，則涵養者純熟，持者渾化，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從容於法度之中，而縱橫左右，莫非天理。初不知其孰為天理，而孰為吾心也。夫豈待於勉而後中哉？吾自少至老，學於道而不倦，德隨年而漸進，而其次大約有如此。

小註：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體雖是人，其實只是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或問：此是聖人大而化之心與？理一渾然無私欲之間而自然也。自耳順及此十年之間，無所用功而從容自到，如春融凍釋，蓋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聖人之德之至，而聖人之道所以為終也。雙峰饒氏曰：規矩皆法度之

四書尊聞錄

論語為政

堯

慎新堂

器規圓善於旋轉而無界限之可守，矩方則有廉隅界限，然一定而不易，智欲其圓行，欲其方，故以矩言之，矩即義以方外是也。胡氏謂體即道，用即義，義字正為矩字，而發○朱子曰：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間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之所當知，事是此心之所當為，不要埋沒了他。如脩齊治平，皆要此心為之，此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漸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別括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慶源輔氏曰：聖人別進意，心亡則能日就月將，不極不止，聖人示學者實兼此二意。○蒙引：味註中近似二字，亦知聖人是大約說，或說節節都有知行若聖人進德則知行俱進，但此章是聖人大約說話，據其辭亦略有知行之分，若全不論則不思而得，對不勉而中亦安得說不是知行之分。

孟懿子問孝章

折衷通章

以曉懿子為主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昔孟懿子問事親如何為孝，夫子答之曰：孝順德也，事親而能無所違悖，則孝矣。其意蓋謂不違乎理而非謂不違乎親也。使懿子而能再問，可以發其旨矣。

附：朱子曰：無違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有犯違了，不當為而為，固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詳味無違一語，一齊都包在裏。○存疑無違註謂不背於理說，時未可用，若用則不消下面許多說話矣。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

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子不能復問而退夫子恐其未達無達之旨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因樊遲御而告之曰孟孫嘗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不識孟孫果喻我意否也夫子此言殆欲發達之間以伸其旨使懿子得聞也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別有限

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四書傳聞錄

論語為政

早

慎新堂

樊遲問曰無違之旨何謂也子曰所謂無違只是不違乎禮而已蓋人子之於親尊卑上下各有一定之制如親生而事之凡定省奉養都以禮親死而葬之凡附身附棺都以禮及後之祭之凡備物盡志都以禮自始至終毫不敢苟其尊親也至矣如是方可謂之無違

樊遲曰此禮自天之所賦王之所制言生事三句見人子事親自始至終毫不可假借意○朱子曰聖人之言皆是人所通行得底不比他人說時只就一人面上說得其餘人皆做不特所謂生事葬祭須一於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然其間亦是替孟氏不可不知

孟武伯問孝章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龜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四書傳聞錄

論語為政

早

慎新堂

孟武伯問孝子曰欲知人子事親之理當觀父母愛子之心凡人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惟愛之也切故憂之也深

常恐其有疾病若為子者能體父母之心兢兢焉不至於疾則有以慰親之心矣豈不可謂之孝乎

子游問孝章

子游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大能養而不能敬者之罪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假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

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其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四書章句 子游問孝子曰子之事親固當奉養然必內有尊敬之心外有恭敬之禮然後可以言孝如今世俗之所謂孝者只說能以飲食供奉父母殊不知飲食供奉豈但父母為然推而言之雖至於犬馬之賦皆能有以養之若養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以別乎

欲盡孝道者當知所謹矣
論語為政 朱子曰敬者尊而不敬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犬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幾微之間尊敬之心一

四書章句 有不則是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君子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蒙引與養犬馬者何異此者字不以人言指養犬馬之事言也

子夏問孝章

論語 此章只重色難二字色非難由深愛而出之為難也服勞奉養非可廢者但未足為難以其未必根心故也此數語正深明色之為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

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愛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論語 子夏問孝子曰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蓋人之色生於心者也故子於父母必有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有愉婉之色若於外是凡事皆可以勉強而色不可以偽為所以為難事親有此而後可謂之真孝也若夫父兄有事而弟子服其勞勉而事之無難為者曾是以而可以為孝乎

論語 朱子曰人子胸中縱有些不受於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處七斤以馬視之為難○色難是大段恭順積得厚方

四書章句 能形見所以為難勉強不得○免滯貴氏曰愉悅也色見於面容婉順也容舉一身之容儀言之此三句禮記祭義篇之文○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儘是難朱子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自有箇處之理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為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勉齊黃氏曰四章問孝其一則不辱其親其二則不辱其身三則敬四則愛學者於此四者而深體之此矣

吾與回言終日章 子夏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

論語 此章只是抑揚其詞以贊顏子悟道之妙固非顏子愚於始而智於終亦非大子始疑其愚而終信其不愚也○松陽講義此章要義只在不違是發四字如愚不愚乃形容此四字耳

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問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問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教必以言而傳言必以疑而悟今吾與回言而至於終日之久論說頗多豈無一言之疑而待問者乎乃回也默然聽受無一與吾言違背而相問難者仰其氣象殆如愚人一般及回既退而吾省其私但見其動靜語默之間將吾所

論語為政

聖

懷新堂

心領神會見道分明無所疑而不必問非不能疑而不知問也然則回也豈真愚者哉
困勉錄不違註云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意不相背是說他心裏有聽受而無問難是說他外而在夫子口中只說得外而下半截方看出他心裏來此時夫子意中原曉得他心裏口中却不說他心裏所謂婉轉其詞以形容之○朱子曰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困勉錄退者其私謂是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頗明蓋不在夫子面前即是燕居獨處即是私是專說閉門靜坐不與他人酬酢之時也存疑疑燕居獨處是靜時發不得聖人許多道理此未會註意也○新安陳氏曰發如發揮發見之發非以言語發明之也○小註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且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真箇不於非禮便去視聽言動集註謂坦然而由之而無疑是他真箇見得真箇便去視聽言動集註謂坦然而由之而無疑是他真箇見得真箇退而察其履踐則布于四體形乎動靜故足以發○困勉錄

氏曰發者固是發明此理疑亦有發見活潑潑之意○仁山金氏曰深潛純粹四字只是形容顏子資稟氣象如此深潛知上氣象純粹行上氣象○朱子曰默識心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滋益體膚

視其所以章
小註此章是教人觀人之法○蒙引此一章逐事看亦得就其人之全體看亦得○困勉錄此章是細密看法孟子眸子章是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子曰欲有知人之明當有觀人之法蓋人之所為非善則惡其始也必視其所為之事為善者便是君子為惡者便是小人其大略可知也

困勉錄

論語為政

聖

懷新堂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所從來者不善固不必言矣即所為善者又當觀其意之之真實則善矣不然

亦豈得為君子哉
問觀其所由謂意之所從來何也朱子曰只是看他意思來處如何如讀書固是好然他意思來處亦有是為利者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所由之不善固不必言。即所由善者。又須察其心中。果樂善不倦而安耶。抑感發於一時而中實勉強耶。果出於心之所樂則善矣。不然豈能久而不變哉。

附錄 勿軒熊氏曰。意是發端處。心是全體處。○朱子曰。所安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終是勉強。畢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受器做勉強。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踞做了心方安。○初間纔有善惡。便聽然。到觀其所由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問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意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便道聖人不慈地。只

四書章句
略略看便了。道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倫如聖人也。

夫自以而由而安。在人者既從外而深探其內。自觀而觀。而察在我者。又因略而漸致其詳。則人雖善匿。亦何得而藏匿之哉。何得而藏匿之哉。

附錄 小註焉廋。自主不善一邊說。○陳伯玉曰。末二句。總上三節來說。○新安陳氏曰。在我者不明。則亦何以察人。集註引程子之言。以補本文之意。

溫故而知新章

翼註此章不重。為師只重學貴心得上說。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識其不足以為人師。

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附錄 子曰。天下之義理無窮。而人之見聞有限。若專靠記問。則胸中所得。能有幾何。惟於舊所聞者。時時溫習。不使遺忘。而又能觸類旁通。每有新得。將見義理日益貫通。學問日益克足。人有求問者。自能隨叩隨應。即以為師。其亦可矣。

四書章句
溫故而不以新者。設不溫故。固是間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溫故亦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溫故。又要知新。惟溫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為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溫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更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為人師。○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只緣這箇死殺了。若知新則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矣。○或問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所以明夫未至此者。不足以為人師。非以為能如是而為師有餘也。○朱氏公遷曰。此為為人師者言之。溫故知新。論語中庸兩見之。論語之所謂故。是問於人者。中庸之所謂故。是存於己者。論語是即其一理而推見衆理之無窮。中庸是全其統體。而益見脈絡之精微。論語是一件事中。庸是兩件事。

君子不器章

是兩件事。

困勉錄此章見人不可以器自滿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

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本義子曰人之可以器言者拘於才之有限者也若君子則

得乎天者全養於己者皆其由體而達之用者經權各當大

小咸宜豈特為一材一藝而止以器名者哉人亦求為君子而可矣

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用不如聖人之妙耳君子不器

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元有這許多道理充足若

慣熟時自然要看如何無不周備如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

件事勉齋黃氏曰用無不周見君子之器體無不具原

君子之所以不器也○雲峰胡氏曰士君子之心虛有以具

子貢問君子章

眾理是其體本無不具也其心之靈足以應萬事是其用可

子貢問君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

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

以此

本義子貢問君子曰君子者亦於言行之間知所先後而

而未言者先以體之於行及其行之已至然後時可以言而

言乃其力行所及而言從之也未言而行則行無不及既行

而言則言非有餘此所以為躬行之君子與屬亦法君子之先行可矣

只微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

見得自家所得道理步步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

○南軒張氏曰君子中於行而非以言為先也故其言之所

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為君子

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李雙侯曰先行

其言而後從之本是一句不可斷了從字極可會從隨

也與跟在後一般雖然聖人向前不待若議當先而以躬

行赴之縱然身上做得來却不免已落後也若能言而行

不違者更不消說

君子周而不比章

之相似者言之蓋相反者其情易知相與者其幾未易察故

上見和同從共事上見驕泰從處已上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

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

經 180-528

偏廣闕而不為偏黨之私此所以為君子也至於小人則不然蓋小人之私惟其私也故惟有勢者則附之有利者則趨之或喜其意見之偶同而任情以為好或樂其同惡之相濟而交結以為援是其與人親厚偏黨私暱而無有乎普徧之公此所以為小人也夫周與比其迹相似而其實不同只在此心公私之間而已欲辨君子小人者不可不審察於此哉

論語朱子曰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為諸侯則愛一國為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疎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周比相去不遠須分別得大相遠處周則徧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便是周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便是比君子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於天下則一國天下享其治去一惡人於一鄉一邑則一鄉一邑受其安豈不是周若小人於惡人則喜其合己必親愛之善人與己異必傷害之此小人比而不周也○君子與人相親也有輕重有厚薄但意思自是公○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審察之否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處失了便著於事

論語為政 懷新堂

四書章句 論語為政 懷新堂

上看便舍彼取此○新安陳氏曰通書曰幾善惡幾者善惡所由分之微處也上文公私之際即所謂兩間毫釐之差即所謂幾學者當審察於幾微處而取其公舍其私周比和同驕泰三章皆當如此看以此章居首故於此包括言之

學而不思則罔章

論語松陽講義此章只是說學思不可偏廢然其實不思也則不得學不學也則不得思故又引程子之言置於國外所以推廣此章之義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論語子曰天下之理散於萬事而會於一心惟其散於萬事故必加致知力行之功而後能實有諸己此之謂學惟其會

於一心故必加研求探索之功而後能窮其精微此之謂思二者不可偏廢也若徒學而不思則理不明於心其所學者不過鹵莽之粗迹終於昏昧而已若徒思而不學則功不究其實其所思者不過想像之虛見終於危殆而已思與學可不交

論語朱子曰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道理則所學者粗迹耳故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傍事上體察則無可據之地而終不安穩須是學與思互相發明○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幾效其所為便而行意○新安陳氏曰學而思則理益明而不局於粗淺思而學則理益實而不荒於高虛

攻乎異端章

論語朱子曰此章戒學者當正其學術而不可他用其心也

論語為政 懷新堂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駭駭然入於其中矣

論語子曰自古聖人繼往開來只是一箇平正通達的道理舍此之外便是異端人若攻於其術專治而欲精之則其心既已陷溺其說必然偏僻以之修己便壞自己之性情以之治人便壞天下之風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已

論語朱子曰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釋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

正。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略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勿謂程氏且百家。家技不能相。通是日。小道邪說。該行。辰乎。正道是日。異端。○困勉錄。害於。心。害於事。害於政。害一身。害天下。都是害。○說。勉以害字。點。醒他。斯者。即詞也。者。決詞已者。無他之詞。○新安陳氏曰。孔。子之時。楊朱未肆。故集註下一如字。然則。異端何所。指乎。孔。子。謂。鄉。原。之。賦。孟。子。謂。其。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鄉。原。亦。異。端。也。

由誨女知之乎章

論語為政。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

論語為政。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

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

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曰由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蓋人於天下之義理有所知必有所不知自家心裏本是明白女但於所知者即自認為知於所不知者即自認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此心不敢自欺其於真知本體不曾昏昧此便是知也况以此真實之心從事於學問思辨何難物格知至哉

四書章句

論語為政。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子張學干祿章

子曰。子。張。學。干。祿。而。然。也。若。真。能。著。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悔。矣。何。暇。有。干。祿。之。心。耶。

子張學干祿章

子曰。子。張。學。干。祿。而。然。也。若。真。能。著。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悔。矣。何。暇。有。干。祿。之。心。耶。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

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此二句是朱子祖程子意補之然夫子所以以是告子路者正為必先去此一段蔽然後有可進之機也

者孔子蓋曰耕也俛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論語夫子教之曰君子之學盡其在我者而已人之處已據物莫大於言行而聞見者所以為言行之資也必遠稽近述自少聞而積之多聞而多聞之中有疑而未信者必關之而不言其餘已信者又慎言而不敢輕忽如是則所言當理而人不至以言罪我庶乎其寡矣必旁觀博覽自少見而積之多見而多見之中有殆而未安者必關之而不行其餘已安者又慎行而不敢怠肆如是則所行當理而已心可無愧作庶乎其寡矣能寡尤行能寡則名譽著聞而人將有求而用之者雖不求祿而得祿之道自在其中矣又何必先有求之之心哉

論語困勉錄朱子曰聞見亦互相發亦有聞而行者有見而行者不可泥看故經分言之而謂合解之極有見然朱子曰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恐亦不可泥亦有聞人之行者有見人之言者見人之言如典籍所載是也○朱子曰多聞多見人多聽說過了將以為固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出言

四書尊聞錄

論語為政

論語

懷新堂

或至傷人故多尤行有不至已必先覺故多悔然此亦以其多少言之耳言而多尤豈不自悔行而多悔亦必至於傷人矣○蒙引寡尤不止帶慎言意寡悔不止帶慎行意連多聞則疑多見則殆俱有蓋聞見不多則所以為言行之資者寡矣能無悔尤乎然不聞疑殆則不可言者亦言不可行者亦行矣能無悔尤乎可以言可以行者當其言行之際而或不謹則所言所行者雖是而不能無過當之差又誰能悔尤乎○聖人只教他迷言行因帶著說聖人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要拈殺了他千字○新安陳氏曰學之博擇之精守之約九字斷盡此一章三者不可關一○困勉錄德情而祿至是祿在其中德情而祿不至祿亦在其中蓋只論我有可以得祿之理不論得不得也集註國內只說得前一邊國外程子則兼後一段說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章

論語張雨若曰哀公看服字甚淺夫子直說到服其心處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四書尊聞錄

論語為政

論語

懷新堂

論語哀公問曰人若不知何所作為方能使民服孔子對曰人若若愛服民不是嚴刑可以驅之小惠可以結之者只要順民好惡之公心而已蓋直者人心之所同好而枉者人心之所同惡者也人若誠能舉其直者而於凡為枉者皆錯之則用舍各當正合乎人心好惡之公民自權欣受戴無一人之不服矣若舉其枉者而於凡為直者皆錯之則用舍顛倒便拂乎人心好惡之公民必心非口譏雖欲強其服而不可得矣然則欲服民者豈可徒求之民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論語大季氏意在使字上聖人意在則字上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季康子問欲使民敬我忠我而又皆勸於爲善如之何子曰民不可使而可化而化之之權仍自上操之耳民不我敬毋徒曰民敢慢上也其或臨之不以莊乎臨民以莊則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我既盡其作民敬之道不必使之敬而民自敬於我矣民不我忠毋徒曰民敢悖上也其或未之教而民自忠於我矣民不我勤毋徒曰民不可訓也其或未之舉教乎善者舉之而

不能者教之我既盡其勸民之道則善者益進而而不意而不能者亦將勸勉而企及矣待使之而後勸乎子大夫亦求之而已

朱子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於己舉善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之誅之罰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孝於親是做箇樣子慈於衆則推此意以及人衆此二者方能使民忠於己若徒孝於親而不能推及於衆若徒慈於衆而無孝親底樣子都不得○說說莊字如正木冠尊瞻視是也亦要根心不從外襲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章

困勉錄此章當與點爾何如節同看亦當與正名章同看蓋身有窮達而父子兄弟之倫必不可不盡若使出而不處而盡其道於家耳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疑而問曰子奚不爲政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矣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

理亦不外是

孔子所以不仕之故必有難以疑或人者故託詞以告之曰子疑我不爲政亦知書所云孝乎善爾君陳惟汝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孝友之心以爲一家之政於以內外之別明長幼之序均施與之惠使一家之人各得其所焉書之所言如此人能盡孝友以正家如是是亦能正己以正人而爲政矣何必居位治民乃爲爲政乎

新安陳氏曰書言孝友而起語備言孝者友乃孝之推孝可包友也○朱子曰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推其序如此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綏下面有一箇是亦爲政故不是國政○此全是推字上今人只是不善推其所爲耳○困勉錄施於有政施字是推廣意所謂推者有二一是我之孝友而教家人皆孝友一是我以孝友之心而推之爲內外尊卑長幼之分然此句內又兼有化意○徐自溟曰即此孝友之心而施於一家之中有藹然不容乖之政焉有秩然不容混之政焉蓋即其所施處皆真心貫通即有唐虞雍睦景象即有宇宙和平氣象非政而何

人而無信章

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輅，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哉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輅，輅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軌端上曲鈞，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曰：立心誠實，乃萬事之本。人而無信，便事事虛妄。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何也？人必有信，然後可行。如車必有輅，軌而後可行也。若大車無輅，則無以駕牛；小車無軌，則無以駕馬。輪輓雖具一步，也運動不得，其何以行之哉。人若存心

四書尊聞錄

論語為政

乘

懷新堂

不誠言語無實，則在家不可行於家，在國不可行於國。蓋無所往而不見阻矣。與車無輅，軌者何以異哉。
徐自漢曰：此信字當是論心，不是論行。○存疑不知其可也。也字當作乎字看。○說：人之無信者，不必論到行之隔礙處，方見他不可就他當下無此實心，便已失其行之之具矣。○案：龍光曰：按輅後橫木曰鈞，式南橫木曰輅，前橫木曰衡，輅長一丈四尺，四寸後為踵，以承鈞，前為頸，以持衡。其身自輅前微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鈞之，輅縱而若輪，衡橫而若榮。此詩所以謂之梁輅也。輅是駕馬，領厄之使不得出者。大矣。吳氏以為衡即輅，非也。大車兩輅，小車一輅，兩輅之車，一牛在輅內，故輅短而輅狹。一輅之車，兩牛在輅外，故輅長而輅廣。周禮：轉人疏云：服馬有二，一曰一，此蓋指小車而言。衡止一而輅有二，尚所謂之一物乎。輅與輅與衡三者，分明則知章句解軌字，即指輅而言。解輅字，乃指輅前之橫木。所謂衡者，而言如何混得。○雙峰饒氏曰：行之指車言，人無信之不可行，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

說：此章是夫子以定禮，觀往古來今之無異，非以因革損益為知來也。禮字最重，禮所以維世也。三代所因者，此禮所損益者，亦此禮損益不外因中事。若認所因所損益的做兩件，便隔天淵。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張問：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事。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之乎。

說：統世乃帝王興廢相禪之世，與三十年為一世之世不同。

四書尊聞錄

論語為政

乘

懷新堂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閒，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

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本義 子曰：欲知未來，當觀已往。彼殷繼夏而有天下者也，其於三綱五常禮之大者，則固因乎夏而不能變矣。若夫制度文為，或有餘而損之，或不足而益之，如易尚忠而尚質，易建寅而建丑之類，亦皆有已然之迹可知也。周繼殷而有天下者也，其於三綱五常禮之大者，則固因乎殷而不能變矣。若夫制度文為，或有餘而損之，或不足而益之，如易尚質而尚文，易建丑而建子之類，亦皆有已然之迹可知也。夫綱常互萬古如一日，制度隨時世而改，更觀三代之已往者如此，則

四書尊聞錄

論語為政

李

懷新堂

自今以後，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其所因不過此三綱五常，其所革不過此文為制度，無不可得而知者。豈但十世而已乎？
附錄 朱子曰：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文章，制度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忠只是朴實，頭白直做將去，實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有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此章因字放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能無變，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蒙引集註云：其所以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自不過以下，便入在可知也。句內方知可知也，只帶所損益言其實，所損益只是所因中物，事故下句又兼所因所革

言非謂上二可知，只在所損益下一可知，乃兼所因所革也。按本文本註文勢，意義上二可知，俱不兼言為是。○新安陳氏曰：讀緯如亡秦者，胡之讖及赤伏符等，及諸經之緯書，術數如望氣脈脈，風角等，皆是。

非其鬼而祭之章
新 新安陳氏曰：此章欲人不惑於鬼神，不可知而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為。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本義 子曰：人之祭字，各有其分。若非已所當祭之鬼而祭之，是求媚鬼神以邀福也。諂也。○**附錄** 朱子曰：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厚齋馮氏**曰：其指祭者而言，謂非已所當祭者，蓋精誠神氣之不屬也。但欲諂之，以希福耳。

四書尊聞錄

論語為政

空

懷新堂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本義 天下惟義最所當為。若明見義所當為之事，却乃因循退縮，不能毅然為之，是委靡而不振也。無勇也。○**附錄** 朱子曰：此處要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為，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為，若從源頭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力。○**勉齋黃氏**曰：非鬼而祭，見義不為，非其類而對言之，亦告樊遲問知之非鬼而祭，見義不為，非其類而對言之。聖人推原其病之所自來，則曰：非鬼而祭，有求媚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為，無勇，敢直前之志也。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四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五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章

折衷此夫子誅季氏之僭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

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

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

四書尊聞錄

論語八佾

懷新堂

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

自上而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

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

所不當為不敢須臾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

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季氏桓子以八佾舞於家廟之庭孔子親見其事謂是何等樣大事尚可恬然安意為之則凡僭分之事輕於是者孰不可忍

而為之也

問八佾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為佾者何如朱子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方豈是其佾少而人多

如此哉○雲峰胡氏曰前一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一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

三家者以雍徹章

雙峰饒氏曰上章是罪其僭此章是譏其無知惟其無知所以幸意妄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是可忍也是言其不仁此章無知妄作是言其不知惟其不知是以無禮無義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

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

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

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

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

四書尊聞錄

論語八佾

二十

懷新堂

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

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

徹故仲尼譏之

昔武王祭文王之廟歌雍詩以徹饌乃魯三家祭宗廟亦歌雍以徹子曰雍詩中有云相而助祭者維列國諸侯主

祭者天子其敬德之容則穆穆然幽深而玄遠蓋本天子宗廟之事義有取也今三家之祭相祭果辟公平主祭果天子

平亦何所取義而歌之於堂是其無謂亦甚矣

附錄孫維海曰所引雍詩只提出天子二字便是春秋書法然奚取二字是冷覷語若將大夫陪臣道破反不似譏詞○

仁山金氏曰堂廟堂也上文庭亦是廟庭蓋廟制室內為堂堂前為庭○厚齋馮氏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

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安然不

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為之矣

人而不仁章

折衷此亦慨當時用禮樂者之失其本而發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

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

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

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雅徹之

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四書章句

論語八佾

三

懷新堂

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能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然有序有和而為禮樂若人而不仁則平日盡是匪僻之心故

不禮不敬而禮之本先失矣雖曰周旋於玉帛威儀之際當不

不得樂其奈此禮何故人而不仁則平日盡是淫邪之氣平反

不和而樂之本先失矣雖曰從事於鏗鏘鼓舞之用當

不得樂其奈此樂何哉欲用禮樂者亦求之心而可也

附錄朱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而今莫說八佾雅徹是無如

林放問禮之本章

禮樂何便教季氏用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是他不仁

了○問集註云禮樂不為之用如何曰禮是恭敬底物事關

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底物事關

心中自不樂外面強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慈地外面強

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

禮樂○蒙引游氏以人心言仁則該得理程子以正理言仁

則該不得心故置程說於附外李氏說禮樂二字不謬但於

仁字似諫

故又居後

林放問禮之本章

禮者禮齊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威放之意而為是言本非以儉威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學如此耳其言之抑揚

得其冲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

故以為問

本義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為禮林放疑而問禮之本

附錄勉齋黃氏曰木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

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

子曰大哉問

四書章句

論語八佾

四

懷新堂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

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附錄夫子以其不隨世逐末而獨有志於本故稱之曰

大哉此一問也蓋得禮之本而全體在其中豈細故哉

附錄勉齋黃氏曰得其本則質文華實皆在其中蓋文之與

華亦因質與誠而生也有本則有末末固具於本矣如木有

根本則有枝葉華實皆在其中也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

但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

於文儉威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

四書傳聞錄

論語八份

五

懷新堂

以此

試即禮之本言之。禮有吉凶二者。質不廢文。自有個得中恰好處。今若因俗弊而較言其本。凡禮之吉者。與其侈靡太過而奢。寧可朴。而不及而儉。蓋禮初頭只是儉。後來日流為奢。是儉雖非禮之中。猶不失乎太古無文之初。而為禮之所由起也。若喪禮之內者。與其但治儀節而易。寧可一於哀痛而戚。蓋喪初頭只是戚。後來方習為易。是戚雖非喪禮之中。猶不失乎至情真切之實。而為節文之所從生也。得其本而可漸進於禮之中矣。子有志於禮之本。尚於此求之。故

朱子曰。禮不過吉凶二者。上句泛以吉禮言。下句專以凶禮言。儉戚只是禮之本初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為是。故曰。節斯之謂禮。蓋自有個得中恰好處。○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戚。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奢而言。蓋追說耳。○禮說可以儉戚為禮之本。不可以奢易為禮之本。蓋末只是文。而奢易則文而過者也。所謂繁文也。

夷狄之有君章

朱子引此孔子痛中國之僭亂而甚之之詞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

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耳。

朱子曰。子見當時上下陵夷。不知君臣之分。故歎曰。中國所以尊於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亂也。今夷狄之國尚且有君長以統率之。不知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

季氏旅於泰山章

四書傳聞錄

論語八份

六

懷新堂

徐方廣曰。此章救其陷於僭竊之罪。是正意。既云不能則言神不享。非禮以冀其知無益而止。是轉一意。進林放以是餘意。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鳴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

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

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

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

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

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

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

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

是亦教誨之道也

季氏將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以大夫祭之僭也爾為之臣獨不能救正其僭竊之罪歟對曰彼意已定吾力不能救正也子曰嗚呼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曾謂泰山之神反不知僭祭之非禮而不如林放乎欲誣而祭之奚益哉

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說這嗚呼二語是再求不能救而夫子代救之如此

君子無所爭章

折衷此夫子舉君子之尚德以挽當時之趨也○說統必也射乎只是喝起的話言欲求其爭除非是射而射惟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四書章句

論語八佾

七

懷新堂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曰君子恭遜自無所爭必也惟於射而後有爭乎蓋所射有中否所中有多寡而因以較其勝負是亦爭也然方其將射之時眾耦既同不速射也三揖三讓而後升堂以射既射之後勝負攸分不速下也又與那同時的人都揖讓而下堂來及眾耦既降負者宜罰又不速罰也勝者揖那不勝者使他升堂取解立飲射之始終雍容揖遜無非序賢序不勝

侮之心其爭得來也是君子豈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哉以是觀之信乎君子之無所爭矣

東陽許氏曰射有三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大射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故君子必習於射射必有耦凡耦各服其所宜服和決遂而立堂下昨階之東南閭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射者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眾耦升而射畢司射命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解立飲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主賓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也○蒙引揖讓而升下而飲此揖讓二字應貫下面升下飲三節集註雖析解而不脫揖字○雲峰胡氏曰君子於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勝者未嘗少有怨勝己之心勝者亦略無一點喜勝之心惟見相與雍容揖遜而已豈不足以觀君子之氣象乎○困勉錄其爭也君子要在爭之中見出箇君子來正與和光同塵者有辨

四書章句

論語八佾

八

懷新堂

巧笑倩兮章

副墨子夏之問是不打要緊問夫子之答亦是不打要緊答惟忽想到禮上於口頭語發出一段道理方見善悟若說他問時先有重質意則反把悟處看呆了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繼又云素之無文也。以為絢兮而華美可。
觀夫素絢異也。今反以素為絢。果何謂也。
雙峰說氏曰。上二句賦也。下一句比也。○因勉錄子夏之意。在素絢並重。而錯認詩人之言為即素是絢。似抹殺了。質字是本質之質。

子曰繪事後素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本義子曰。詩人之意。非言其仰以素為絢也。蓋欲因素以加絢耳。如繪畫之事。必先有素地。然後可加以五采。是素處於先。繪處於後。猶人先有美質。而後可加以文飾也。詩之意。蓋如此。

四書章句

論語八節

九

懷新堂

存疑子夏以素與絢是二項。疑詩就把素做絢了。子曰。繪事後素。是說既素了。然後為絢。不是就把素做絢。○說絢詩言素。以為絢。是以素比美質。絢比文飾也。夫子言繪事後素。繪即絢也。不是又把繪事替素絢。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

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夏因此而有悟曰。繪在素之後。則禮其在忠信之後乎。蓋素地未成。繪何所施。誠心不足。文將焉用。必主之以忠信。不欺而後可飾之。以威儀華采也。子夏因論詩而知學如此。故夫子稱之曰。因我之所已言。而知我之所未言。是能啓發我之志意者。尚也。與之言。詩必不滯其心於章句之末。而得其意於語言之外。始可與言詩已矣。

新安陳氏曰。此禮字以儀文之禮言。○說絢後乎是。悟語非問語。○宋子曰。起予者。謂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以為言。正所以起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

夏禮吾能言之章

存疑聖人志在述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傳。以示來世。而文獻不足。微此志不遂。故發此歎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四書章句

論語八節

十

懷新堂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

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周初之禮。取監夏殷。故考古者。每為惓惓焉。夏后氏制度。文為之禮。我能言其大略。然必有證。而後人信之。今杞夏之後。宋殷之後。不足以為徵。吾言也。所以不足徵者。其故何哉。蓋文所以載此禮。獻所以識此禮也。今杞宋之典籍。賢才皆缺。略衰謝而不完。不足故不足徵也。若使足焉。則吾能取之以證吾言矣。二代之禮。何至泯沒無傳乎。惜乎。今之不足也。○潛室陳氏曰。三綱五常。固不待取證。若其制度。文為。隨時損益者。何限。既無文獻。可證。雖聖人不能意料。臆說也。○

雙峰饒氏曰或問夏殷之後其文獻既皆不足不知孔子於何考訂而能言之曰殘編斷簡當時豈無存者聖人聰明睿智得其一二則可觸類以知其餘况周之禮實監二代而損益之則周之文亦可推之以知夏殷忠質之變但無復不信則民不從故聖人雖能言之而終不敢筆之於書以示後世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慶源輔氏曰併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禘懈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己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蒙引既灌而往發以懈怠祭之昔臣凡祭皆然不獨禘也而夫子獨以禘為言豈非以失禮之中又失禮故耶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

四書章句

論語八節

十一

懷新堂

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子曰祭以誠為本而觀之者亦於其誠也我魯之於禘也我嘗於大廟觀之其初祭之始君臣誠意猶存自既灌地求神以後浸以懈怠雖有陳設之粗立升降之儀節不過禮器禮文而已既無當於祭義何以昭示臣民我之心不欲觀之矣

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自世不遠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西向禘則於始廟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朱子曰鬱鬯者禮家以為釀秬為酒糞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條暢也○慶源輔氏曰周之祭必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血簪實之於蕭以燔之以求神於陽也

或問禘之說章

四書章句

論語八節

十一

懷新堂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或人見魯嘗行禘祭而謂先王之制為禘也必有義存焉故問其說於夫子以或人難與言此但答之曰此吾所

不能知也夫禘於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道理
深微而遠大制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雅不刊此行禮者非
仁孝誠敬之至盡不刊此然則講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亦
曉不得此此知之甚不易也若其能知其說者則理無不明
誠無不格誠見自是廣闊精神自能運量其於治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夫治天下至難也而知禘則無難信乎禘之難
知也門人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字謂其如示
祭之明且易也然則知禘之深者莫如夫子矣

朱子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已身未相遠絕祭禮
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
其心至祭其始祀已自大段闊遠難盡感格之道今又推始
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祭理之精微盡誠之極至安能與於
此故如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况其他此尚感得
何况其他○自宗祖以來千數百年只是這一氣相傳德厚
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是七廟然聖
人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祀所自出之帝以始祀配之然已自
無廟只是附於始祀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
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

論語八倍

懷新堂

車

懷新堂

那裏不是大段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
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時則其
人見得道理極高以之處他事自然沛然也○存疑知其
說是仁孝誠敬極其至既知得便行得這知不比尋常知

祭如在章

象引此章重在簡餘下文是記
其所嘗言者而如之誠亦可見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
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門人記曰祭以誠為主而吾夫子之祭則極其誠者觀
其祭先祖也則孝心純篤宛如先祖在位而身與之接焉其
祭外神也則敬心專一宛如
神明在位而見其容聲焉

象引言先祀
則父母在其中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
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
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
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神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
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
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論語八倍

懷新堂

車

懷新堂

未嘗祭也即此言觀之則其
祭祀必致如在之誠可知矣
朱子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
如祭有誠意則曲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說約如不
祭以心言范註無其神以
事言若又一意故置圈外

王孫賈問曰章

鐘乾所曰王孫賈此問與彌子衡對可得同意夫子
謂彌子則曰有命於天以此見聖人果樂天安命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
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
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座祭畢而更設饌

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賈註時孔子在衛。下孫賈欲其附己。故設言以諷。曰俗語有云。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夫奧本尊。竈本卑。祭今乃言媚。奧不如媚竈。其意果何謂也。

○賈註雙峰饒氏曰。五祀先設。上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衰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極。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新安陳氏曰。與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尸於奧。雖有常尊。然竈之類。乃祭之主。而與非祭之主也。以奧之尊。見竈為卑賤。夏屬火。竈以火爨。夏祭土。之當夏之時。用夏之事。○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之月。其祀竈。中央祀中。孟秋祀門。孟冬祀行。

四書章句
論語八份
懷新堂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

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

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賈註于答之曰。媚與竈之言。皆不然也。蓋至尊莫如天。而天以理為主。人苟逆理。而獲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能免也。非特不當媚竈。亦不當媚奧也。

○賈註朱子曰。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不是論禍福之問。獲罪於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若者。即此道理。而巳。○雲峰胡氏曰。纔說獲罪於天。便已非聖非理。則獲罪於天矣。

周監於二代章

○賈註此章是夫子自表其意。章之心。主挽文勝之弊。說者還似牽強添設。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乎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人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本義子曰夏商忠商。尚質其文。皆未盛也。周監二代之後。集其禮之大成。而損益之。制度儀章。纖悉具備。郁乎極文采之盛。故吾也。生周之世。為周之民。亦惟與天下共遵其制度。儀章。爾矣。舍周其矣。從哉。
○賈註新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亦况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不然。於此。蓋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未文勝質之文也。○彙列註。禮字指制度。文為言所損益者也。

四書章句
論語八份
懷新堂

周文之盛。一部周禮盡之矣。

子入太廟章

○陳氏曰此章須於敬謹之至處。玩聖人氣象。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犬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鄉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

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

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新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凡廟中禮文禮器之半每問以審之或人議之曰鄭氏之下素名知禮自今觀之沈謂其知禮乎觀其入太廟每事問則必不知禮明矣子問之曰即此便是禮也禮莫大乎敬我每事詳慎正是禮當如此我亦行禮云耳何反以此為非禮哉

禮覺軒蔡氏曰聖人聰明睿知固無不知然亦如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末字之有詳察亦存乎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也○朱子曰入太廟每事問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是處沈事不可不問固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也

射不主皮章

禮小註此章要得聖人思古之意蓋思古者思其休武太平無事之時耳

論語八節

論語八節

七

慎齋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

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

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量有強弱不同

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

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

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禮子曰儀禮云禮射之行但取其中而貫革與不貫革俱不論此言果何為哉為人之力有強弱之不同等此古昔盛時尚德不尚力之道也不令人慨想無窮哉

新新安陳氏曰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鄭氏註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燕射是也夫子引儀禮之文去上一

禮字若讀全句而味之意自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爭則尚武射此言古之道也與古者言之不出皆是言古者以見今之不及也○朱子曰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鄭爾黃氏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為非也但取其中而貫與不貫不論耳○翼註古之道泛說不必指定周初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禮說統此章主要名實說總見聖賢同是維禮之心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

論語八節

論語八節

太

慎齋

諸侯愛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

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禮魯自文公以後告朔之禮不行而有司每月猶供此羊子貢以禮既不行餼羊徒供故欲去之

東揚許氏曰玉藻天子玄冕聽朔於南門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左傳疏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此章是魯事故集註止言諸侯之視○訂釋告朔有三重奪正朔重天子也告太廟重祖考也脩月令之政重民事也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

藏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

○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夫子視之曰賜也爾之欲去後羊者殆以告朔之禮既廢餼羊之供無實愛惜此羊而欲去之乎自我觀之告朔之禮雖廢而餼羊猶存庶幾後之人或有因羊以求禮者我固愛其禮而不忍此禮之遂亡也如之何欲去之耶

事君盡禮章

存疑此見聖人非但以明己之志實以救當時之失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論語八份

論語八份

九

禮記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子曰臣之事君自有當然之禮乃人臣之所當自盡者也今於事君之際每事依著禮節不敢差失此不過盡其當然者而已非有加於禮之外也而

禮記注曰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於禮之外又有加益哉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簡慢反以爲諂○齊合註當時之人他心裏實見得事君之禮不必如此禮之於人心豈不重可慨哉

定公問君使臣章

正解此章見君臣當各盡其道所以立萬世君臣之極也

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禮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忠其不忠忠禮之不至事君不忠其無禮忠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定公問人君欲使臣下人臣奉事君上其道當如何孔子對曰君臣之合自有相須之勢而其使事之間亦各有當然之道君之使臣也當知其爲君之股肱耳目而不可有一毫輕忽之意厚之以禮則少自體貌是謂使之以禮而君之道盡矣臣之事君也當知其爲君之腹心元首而不可有一毫虛偽之心有官守則必盡其職有言責則必盡其言是謂事之以忠而臣之道盡矣君盡君之道而不求之於臣臣盡臣之道而不求之於君則何上下之不交而德業之不成就

論語八份

論語八份

九

禮記

厚齊馮氏曰以尊卑者易以節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名分雖嚴當各盡其道○說統使不是使使只作服取看

關雎樂而不淫章

朱子曰此言作詩之人樂不淫哀不傷也因問此詩是何人作曰恐是宮人作蓋宮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則哀既得則樂然當哀而哀而亦止於樂轉反則當樂而樂而亦止於樂鼓琴瑟則哀樂不過其則此其情性之正也○問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愛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本義 下曰。道性情者莫如詩。詩之首篇曰關雎。宮人為文王得賢后妃而作也。其既得也。則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其樂可謂盛矣。然后妃之德。世不常有。求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美。宜其有是樂也。樂雖盛。何嘗失其正。而至於淫乎。其未得也。則寤寐思服。輾轉反側。其憂可謂深矣。然后妃之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美。不

四書尊聞錄

論語八倍

圭

懷新堂

能無是憂也。憂雖深。何嘗害於和。而至於傷乎。詩人之情。性如此。學者當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存疑 宮人何為憂樂。宮中之得失。豈特家道之所由盛衰。一國之治亂。恆關焉。是固宮人之所不能忘情。而憂樂係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折衷 此夫子因宰我妄對立社之意。而深責之。欲其知謹於未言之先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

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本義 哀公問立社之義於宰我。宰我對曰。古人立社。必樹以木。夏后氏都安邑。社則以松。殷人都亳。社則以柏。其義皆不可考矣。周人都豐鎬。社則以栗。其所以用栗之意。若曰。使民望之而恐懼戰栗也。

附 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木。以為社。不知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為主。朱子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為神主。使神依焉。如曰。魯有二社。一曰周社。二曰亳社。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故魯有二社。亦粟民警戒之地。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火。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係於社稷之典廢乎。

子問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四書尊聞錄

論語八倍

圭

懷新堂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本義 子問而責之曰。凡事之未成者。猶可說以止之。也。事已成。不可復陳。其是非以說之。矣。事之未遂者。猶可諫以止之。也。事已遂。不可復申。其匡救以諫之。矣。事之未往者。猶可咎以指摘之。也。事已往。不必復指其愆。尤以咎之。矣。子之言已出。而不可救矣。

附 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朱子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後耳。○存疑。成事不說三句。雖以事言。而其答哀公之問言之。亦是事也。本文三句。是泛說責宰我意。

在言

管仲之器小哉章

管子引朱子曰孔子器小二字是也。管子一生自本至末都盡了。奢而犯禮。特其器小。中之二事耳。孔子所以說他者。只是應或人儉乎之問。說他儉只是應或人知禮之問。非是直以此二事證他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道。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四書章句

論語八份

章

懷新堂

朱子管仲相桓公。匡九合其功大矣。然皆出於伯術之私。而非王道之公。孔子譏之曰。吾觀管仲為人。局量褊淺。而器小。受非弘規模。卑狹而設。施不廣。其器不亦小哉。
朱子曰。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規模是就他設施。虞說。免齊黃氏曰。局量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之發見。心者器之體。事者器之用。不能正身脩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於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褊淺。則規模必卑狹。味有不能正身脩德。而能致主於王者。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宋或人不知而疑曰。約節之人多狹小。而不大。夫子以仲為器小。意者管仲儉乎。曰。儉者必節。元費管仲有三歸之臺。以為游觀多設。官屬凡事不相兼攝。豈有與作之。費官有謀祿之費。焉得為儉。而乃以儉為器小也。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坫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

四書章句

論語八份

章

懷新堂

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塗。故開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本或人又疑曰。知禮之人多文飾。而不儉。夫子以仲為非儉。然則管仲知禮乎。子曰。禮以辨等。威儀名器者也。如邦君

屏樹於門以蔽塞內外。今管仲亦樹塞門。是僭邦君尊己之禮矣。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設。於堂兩楹之間。延賓升堂。以爵勸酒。獻酬畢。覆爵於楹上。管仲大夫無此禮。今亦有反。於是僭邦君尊賓之禮矣。其僭如此。而以爲知禮。將天下之人。孰有不知禮者。而乃以不儉爲知禮也。夫子兩答。或人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

論語 趙氏曰。古者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蓋小階當門中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古者諸侯與鄰國爲好會。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楹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於楹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楹也。大夫則無之。○朱子曰。嘗而犯禮。是他取而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爲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如蘇氏說。見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商量。福茂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

論語 八倍 懷新堂

所以卑狹處。兼二說。看其義方備。

子語魯大師樂曰章

論語 雙峰饒氏曰。此章有三節。始作是其初。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其終。俞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是作樂之妙。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音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繹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

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論語 于語魯大師曰。汝典樂之官。不可不知樂。夫先王之樂。其音聲節奏。可得而知也。樂之可知者。何如。蓋樂有一之。不備不足。以爲樂。始作之時。必五聲六律。八音。然合奏。翕如。其合也。然備而不和。亦不足以言樂。及其從之。而放焉。大作。又必清濁高下。皆中其節。而純如其和也。純則易至於澗。澗又必一音自爲一音。不相凌奪。皦如而明白也。皦則易至於間。間又必一音自爲一音。不相凌奪。繹如而連續也。夫自翕如而純如。皦如。繹如。自始至終。曲盡節奏之妙。樂以之而成矣。出此而至於九成。其道。不過如此。樂何不可知乎。

論語 四書尊聞錄 論語八倍 懷新堂

如俱綴於從之下。以成。蓋從而收聲。以爲一終也。翕如與純如。則有先後。純如與皦如。則一時事。不可分先後。

儀封人請見章

論語 胡氏曰。封人有請見之心。則非若沮溺之捐介自高矣。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請問之辭。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容。出語門人。又深得其大致。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

木鐸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

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論語八份
夫子周流至衛。其儀也之封人請見。曰。前此君子之至於斯地也。吾未嘗被拒而不得見也。今夫子之至於斯。我獨不得見乎。於是從者通其言於夫子。而見之。出謂從者曰。二三子何患夫子之失位乎。天下之無道也。亦已久矣。亂極當治。而夫子之德如是。足以轉亂為治。吾知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以開生民之耳目。覺天下之愚昧。如傲眾之木鐸也。

四書尊聞錄

論語八份

幸

懷新堂

也。豈久失位也哉。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
附錄 真註註不曰得位行道。而曰得位設教者。切木鐸字也。如云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最切。

子謂韶盡美矣章

總論 韶引盡美盡善。俱是指樂言。集註是推原其所以然處。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慚德。武王亦

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

然爾

本義 記者曰。我夫子稽古帝王。而聞其所作之樂。嘗謂舜之樂名韶者。聲容備盛。固盡美矣。乃其和平廣大之蘊。潛著於聲容之表。而可以想見者。則又盡善也。謂武之樂名武者。聲容備盛。亦盡美矣。然其發揚蹈厲之氣。潛著於聲容之表。而可以徵窺者。殆未盡善也。子於此蓋不勝升降之感矣。

附錄 朱子曰。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既如此。又遇著好時。飾武王德不及舜。又遇著不好時。飾故盡美而未盡善。○蒙引樂只是許多聲容。何處是盡美。又何處是盡善。曰。只就聲容外面看。便是他美處。就聲容裏面看。其所以為是聲容者。便見盡善與未盡善處。

居上不寬章

論語八份

未

懷新堂

家語 此是夫子崇本之論。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本義 子曰。凡事必得其本。而後其末可觀。如寬弘乃居上之本也。恭敬乃行禮之本也。悲哀乃臨喪之本也。有其本方可。在本上看他得失。何如若使居上苛刻。而不知寬弘之大體。行禮怠惰。而無恭敬之實意。臨喪矯飾。而無哀痛之真情。則其本已先失矣。雖或號令政教之施。進退周旋之節。哀麻。踴之文。未必盡無可觀。然大本既失。則末節無可言者。吾何以觀之哉。

附錄 淺說此寬敬哀在心內。都就好一邊。說見之於外。則有太過不及。而得失分矣。故註云。觀其所行之得失。○朱子曰。

吾何以觀之不是不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只為他根源都不是了更把甚麼去觀他重在以字上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里仁為美章

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為如何來子曰聖人本語只是擇居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術遊必擇士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居必擇鄰居之道也若是里之中習俗仁厚此為里之至美處於此而薰陶漸染可以成其德則惟保愛可以

四書章句

論語里仁

完

懷新堂

全其生智者必居於此矣若擇之而不處於仁則是

不知其美矣焉得為智乎甚矣人之不可不居仁也

謝氏曰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家引擇不處仁則是

不仁者章

折衷此示人全其心以貞遇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

仁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

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閒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日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

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

仁者非顏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

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仁為本心之全德人能全此德而後不為外物所搖若不仁者私欲鋼鐵失其本心故處困窮之時始初或能

強耐久之則愁苦無聊矣不可以久處約也處安逸之地則時猶能矯飾久之則意得志滿矣不可以長處樂也若此者

皆不仁故也惟仁者純乎天理無一毫私欲其於仁也不待勉強而心與之相安處約處樂皆相忘而不自知也智者中

有定見無一毫昏昧其於仁也深知篤好而求必欲得之處樂處約皆確然不易其所守也仁智之分雖殊而能全乎仁

則一所以處約樂之久而不動也

四書章句

論語里仁

幸

懷新堂

謝氏曰久約為饑寒所逼故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故曰久樂為富貴所溺不覺至於奢者如水

之浸入樂來故曰○安仁者心與仁一仁即我我即仁故

曰其仁即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與仁猶二於仁猶有間故

無所往而不安也不易所守知而弗去是也○困勉錄補訓

云註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於仁而不易所守乃先點字而

後發本旨非兩截意或把安仁利仁說以處約處樂添在

言外則夫子之言為歇後語矣此說極是若存疑云處約不

濫處樂不淫這便是仁仁者處約自然不濫處樂自然不淫

故曰安仁智者處約則固守而不至於濫處樂則固守而不

至於淫故曰利仁覺稍差蓋謂安仁則仁內包得不濫不淫

意則可謂不濫不
淫便是仁則不可

惟仁者能好人章

折衷此舉仁人之能好惡以立用情之準也○困勉錄
註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要看得好不是以無私屬仁者
以當理屬能好惡仁者二字是以人品言兼體用無私當理
皆在其內能好惡則專屬當理無私心三字在仁者下補說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
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
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
也

四書章句

論語里仁

卷

懷新堂

子曰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也人惟心有所私是以好
惡當於理惟仁者其心至公而無私故有所好也因其人
之可好而後好之好至正而當於是能好人所好也因其人
其人之可惡而後惡之惡至正而當於是能惡人所惡也夫好惡
惟仁者能之可見
人當以仁為務也

朱子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惟仁者心中渾是正
理見人之善則好之見人之惡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
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繫故見得善惡十分明白
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程子只著公正兩字
解這處某怕人理會不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
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
必好惡當於理然惟公而後正公是
簡廣大無私意正是值無所偏向處

苟志於仁矣章

存疑此為為善未
誠而時有出入者言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
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子曰人心本善而所為有不善者皆不仁之念累之地
誠能一心專用於仁則一時察識雖未能精踐履雖未能熟
亦可保其必無
為惡之事矣

富與貴章
西山真氏曰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賤而不苟此
一節猶是粗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存養細密工
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事可勉而至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
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已熟至此鮮不失其本心若能至
此猶必於其心乃至細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
若無處處根基豈有能造於細密者故必以審察貴賤貧
賤為本然後能造於
此乃用功之序也

四書章句

論語里仁

卷

懷新堂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
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
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子曰凡境有順逆而取舍貴賤如富與貴是義意所同
欲也常情欲之則趨之然有義焉不可苟得今有人焉或不
以其當得之道而得富貴是無故之獲也必審焉而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同惡也常情惡之則避之然有命存焉不

可苟免今有人焉不以其當得之道而得
貧賤是適然之數也亦寧安焉而不去也

王氏曰看有兩端安只一路○說道不處不去若在
貴賤上料理則只是揀擇世上好事去做豈便是仁道
念見所欲有甚於富貴所惡有甚於貧賤換之本然之心
體自不見有所可處有所可去耳人見是不處富貴不去貧
賤君子只知是仁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食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
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處去不啻如此此乃所以存吾本心之仁而君子之所
以為君子者也使君子而貪富貴厭貧賤離去其仁則無君
子之實矣何以
成君子之名乎

論語里仁

名譽之名○雙峰饒氏曰此節是結上生下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違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終食者一飯之頃違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
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閒而已也

○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閒以至於終食違次顛
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
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本義是以君子之於仁也戰戰兢兢存心動察不使一毫慢
易非僻之私得以留其閒而終食之頃有或違焉違次之時
人所易忽也而不敢忽必於是仁焉顛沛之際人所易忘也
而不敢忘必於是仁焉不但外明取舍之分而尤內密存養

之功此日用之淵無
非天理之流行也

說就就食會須臾意不必泥食上說違次顛沛就在終
食中抽出言之○存疑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通指富貴貧
賤取舍至顛沛必於是言○淺
說註中無時無處不必分貼

我未見好仁者章

蒙引此章前一節輕後二節重夫子之意在後二節前
一節特以發起下二節之意耳○淺說此章首節言一難得
中節言仁可為未
節言人自不為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
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
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
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
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論語里仁

子曰天下之道仁與不仁而已仁當好不仁當惡我於
今之人未見有好仁者與惡不仁者夫我所謂好仁者非尋
常好之已也必真知仁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舉天下之物
無以尚而加之我所謂惡不仁者非泛然惡之已也必其所
以為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而惡之極其深不使一
毫私欲加乎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朱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
大優劣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
資性剛毅底羞惡之心較多○東陽許氏曰明言惡不仁者
其為仁矣則是日以行仁為事但於行事常照顧不使一毫
不仁之事見之於身其與好仁而務於行者亦何以異但好
仁者覺自在耳不可將惡不仁者輕看○說絕惡不仁正所

以為仁。故特下其為仁矣。一句矣。字是新釘截鐵語。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

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人在己。欲之則是。而

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然好仁惡不仁之難見。亦人之不肯用力焉耳。有人焉。當藏網之餘。與洋勵之念。能於一日。開奮然用其力於仁。而必至焉。我未見其力有不足者。

朱子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立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氣。用力兼明。以察幾。健以致決。

論語里仁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

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

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

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

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

歎息之也。

蓋人之氣質不同。或亦有昏弱之甚。力不足以副其心。者。然我未之見也。這般人亦未之見。可見用力於仁者之難也。

註昏弱二字昏則不能察幾弱則不能致決。

人之過也章

說此夫子為以過棄人者發。○蒙引此兼君子小人而言。意皆重在君子。蓋緣當時人議論太刻。君子但有用意過當處。人便薄了他。而不原其心之所存。故子發此。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

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

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汗辱之

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

四書章句

論語里仁

藥

慎新堂

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君子小人均不能無過也。然過之為類。正自不同。其過所以不同者。正以其存心之有不同也。故觀小人之過。於薄且忍。者其為不仁不待言矣。若君子之過於愛。過於厚。雖是過。當然實發於一念之仁。觀人者因其過而察其心。便

可知其仁矣。豈可以人之有過而遂謂之不仁哉。

蒙引此兼君子小人而言。意皆重在君子。蓋緣當時人議論太刻。君子但有用意過當處。人便薄了他。而不原其心之所存。故子發此。

檢之際。本心之惻怛發露。最真勢不得已之時。迫切之真情。委曲可諱。○蒙引過以事言仁以心言。

朝聞道章

雙峰饒氏曰此章重在聞道不在死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朱子曰。道者。生人之正理。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也。若人一生不聞道。雖長生何為。苟平日致知格物。積累之久。而一旦得聞大道。則知得其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一即死。亦不昏昧。過了一生。雖朝聞而夕死。焉奚不可哉。

朱子曰。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存箇是處。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夕死可矣。只是沒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雲峰胡氏曰。朝聞道者。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也。苟無平日積累之功。必無一朝頓悟之妙。可矣。二字合。

論語里仁

老

懷新堂

士志於道章

朱子曰。志於道者。盡內而忘外。恥惡衣惡食者。未幾忘外也。倘其外而無得於內矣。夫豈足與議哉。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朱子曰。道本高明。惟識趣之高明者。始足與議。若士之志在道。亦既知有義理矣。而恥自己之末之惡衣之惡者。則識趣卑陋。與不學無識之俗人無異。雖日論道。亦徒說而已。奚足與議哉。可見志道者。必先掃除俗念。方能自得也。

朱子曰。有這般平上落下底人。也志得不力。只名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遷變了。○求安飽者。猶以適乎口體之奉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惡焉。蓋其識見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矣。○存疑議道者。將以行之也。與議道。猶云與適道。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朱子曰。此見君子以虛心應天下之事。○蒙引此三句。語勢相連。言無此二者。只有一義耳。無適無莫。不是仕語。處若無下一句。亦不成說話。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

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

論語里仁

老

懷新堂

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朱子曰。天下事。皆有至當之理。不可先有意必之私。心主於必行。謂之適。適則凡事之不可行者。皆要行。心主於必不行。謂之莫。莫則凡事之可行者。亦不行。此皆意見之私。非義之當然也。惟君子之於天下之事也。先無有適而必為之念。也。先無有莫而不肯為之念也。只看義之所在。何如而惟義是從。耳。義當為則為。而不問於適。義不當為則不為。而不同於莫。此君子大公順應之妙。所以能成天下之務耳。

朱子曰。此君子兼安勉說。○蒙引適是偏這一邊。莫是偏那一邊。義之與比。又不是兩邊都要看。理在那邊。便一向那邊去。不復顧這邊。若從兩邊取。便是子莫之執中矣。此正所謂時

中者也。與此者。與義比也。謂只倚在義一邊去。如倚靠之。○存疑義字與適莫相對。義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

君子懷德章

心術之微。要人慎所懷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閒而已。

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人

子曰。君子小人不同。而其所懷亦異。君子之所懷者。在固有之善。立心欲其無私。行事欲其合理。惟恐悖理而為不

四書章句

論語里仁

堯

懷新章

有之人。若小人則不知德之可好也。而其所懷者在土。凡居之所安者。即戀戀不舍。雖違乎德而不恤矣。君子之所懷者。在朝廷之法。循理而不敢肆。奉上而不敢違。若小人則不知法之可畏也。而所懷者在惠。凡利之可散者。則管營求得。雖罹乎刑而不顧矣。君子小人所懷不同如此。

○義引德字與據於德之德字不同。與天下之達德德字同。言人所同得之理也。

放於利而行章

折衷此嚴。徇利者之戒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孔子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

人故多怨

子曰。利乃人所同欲。可公而不可專者也。若事依著其利。則利己害人處多。必多怨。夫至於多怨。則不能長保者。可不戒哉。

○程子曰。利乃人所同欲。可公而不可專者也。若事依著其利。則利己害人處多。必多怨。夫至於多怨。則不能長保者。可不戒哉。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章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

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四書章句

論語里仁

罕

懷新章

子曰。為國莫大於禮。而禮非徒威儀升降之文也。貴有恭敬辭讓之實心。以行之。君子自盡其責。而能以禮讓為國。凡所以辨名定分。整齊百官。防範萬民者。一本於恭敬辭讓之心。則上以讓感下。以讓應上。下哉然不亂。於為國何難之。有若未盡恭敬辭讓之實。則不能以禮讓為國。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矣。其奈禮之節文。何况為國。蓋未有內慢而外能敬者。亦未有身不能由禮而能化人。以禮者。信乎禮讓之為要也。則治者審之。

○朱子曰。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為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謂恭敬辭讓之心是也。○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擊曲跪拜。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為為。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何不得。自有是實。自然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困勉錄。禮讓於云。禮之讓。說能以禮讓為國。不必說以此禮讓去治國。猶云。為國者。而有禮讓也。○陳氏曰。有禮之實。則為國而有餘。無禮之實。則為禮且不足。

其不能為國意
蓋在言外也

不患無位章

【傳】莫註此章以位與名平對俱就學者言總見君子之學務內不務外不以上屬仕者下屬學者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

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傳】子曰天下事有在於人者有在於己者不可不審所患也如爵位不得人當患之然位之有無無預於我不必以為患惟所以立乎其位者凡政君澤民之具無論有位無位皆所當備則患其不盡也名譽不著人常患之然莫知何損於我不必以此為患惟可以見知之實凡進德修業無論知與不知皆所當備則求其能畢盡也此為己之學也

四書章句

【傳】案合註可知是以致人之知人之知不是可以致人之知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傳】夏九範曰此章不要看深了一即暗指忠恕言也但曾子不待開明而門人未解因指出告之大意不過如此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傳】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於聖人一言一動無不詳記而力行之也其應物處事之閒各有條理而無不盡特未知反求其本而得夫眾理之所自來也然其下學之功至亦將有以

上達矣故夫子不俟其問而呼其名以告之曰參乎爾知吾之道乎吾道雖有精粗大小內外本末之殊然其所以為道者則一以貫通之不得逐事逐物處置運量而自無一事一物之不得其所也曾子之心於是豁然而有以得夫眾理之所自來者故無所復疑而直應之曰唯蓋不惟無待於問辨而亦不容有所稱贊也

【傳】朱子曰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箇理及唯之後下萬箇理只是一箇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文友信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大小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貫如散錢一如曾子曾子盡數得許多散錢只無一箇貫子便把這索子與之今若沒一錢只有一條索子亦有何用貫○曾子伴計曾做來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踐履如何理會○雙峰饒氏曰貫之之字指萬而言萬者一之對也一是指道之總會處萬是指道之散殊處道之總會在心道之散殊在事以道之總會

四書章句

【傳】案在一心者貫道之散殊在萬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案引吾道二字略讀道字虛說○一貫二字不可分一固是體之一然貫亦非是用之萬但其所貫者則是萬所以貫之者則是一也○許氏曰此是就聖人應事處說若只說萬理一原却是論造化與此章不相似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日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

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

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知心為恕於義亦通○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

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

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

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

孔子所以告之也會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

論夫子之告會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達道不遠斯乃下學上

達之義

夫子之告會子也夫子之門人莫不聞之矣然獨會子

為能默其旨而他人不與是以夫子出而因問曰所謂一

貫者何也會子乃曰門人所嘗聞者告之曰夫子之道無他

只是一箇真實之心而施之事物無不當理由忠而發之為

恕而已矣子誠求之忠恕而夫子之

所以教吾之所以唯者即在是矣

或問蓋已為忠道之體也推己為恕道之用也忠為恕

之本也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為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

不殊此聖人之道所以同歸殊途一致百慮而無不備無不

通也以為言正欲使門人不求之空言恍惚之中而考諸

聖人用心行事之實有以默識而加勉強之功焉○朱子

曰門人是夫子之門人○忠是不分彼此之分彼此之分

會一以貫之一以貫之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勉強底一以貫之

實之○家引要須認集註一借字既不夫曾子以一貫當忠

恕之本言而亦不混却忠恕一貫之界限○一箇忠做出許

多恕便是一理貫通乎萬事○一以貫之猶示以一心應萬

事此心若不盡已而無一毫之不肯如何只管推得去

○朱子曰天地是無心的忠恕聖人是無為的忠恕學者是

著力的忠恕○新安陳氏曰註中夫子之一理渾然二句是

聖道之一貫釋則天地二句是就聖人分上移上一步說故

借學者二句是就聖人分上移下一步說○說約忠恕本是

勉然之事今借來解夫子之一貫且當自然者說○泰龍尤

曰曾子口中只說夫子之道學者一層須從後補出天地一

層只可作餘意

君子喻於義章

象山陸氏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

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于義則所習者

必在於義斯喻於義志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四書章句

論語里仁

慎齋

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

見賢思齊焉章

總論身曰此章思字有力。俱在心上說。俱是切實工夫。須未見之先。原有一箇為善去惡之心。故隨其所見。便能思。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成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四書章句

論語里仁

章

讀

子曰吾人遷善去惡固貴責已而恕人亦可因人而自勉已天下有賢者即人心同其之善而彼先得之者也故見人之賢者非可徒視為人之賢已也必奮然與其善惡與之齊焉天下有不賢者即人心易溺之惡而彼先蹈之者也故見人之不賢者非可徒視為人之不賢已也必惕然恐其有惡而內自儆省也此乃不徒見之而反諸其身有益於我其為己之學也

雙峰饒氏曰省謂警省非徒察也。○鄭氏南并曰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湯若士曰恐思方方是真能見賢必內自省方是真能見不賢

事父母幾諫章

存疑此章曲盡人子諫親之道。○說統統諫二字已包盡大旨下不違不怨到底只是幾諫。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學

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人之事父母不惟平時愉色婉容雖遇父母有過之時亦必從容細密幾微而諫不敢伸己之直而詞色皆婉順以庶幾父母之樂從也惟其諫之微婉故親之不從亦非有直斥顯拒之形但微露之於志人子繞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親歡悅復幾諫而不違若或父母堅執不從甚至怒而撻之流血極其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以感動親心俟其意少回仍進幾諫至此則親心必可回而庶幾復於無過此乃深愛其親也

朱子曰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硬要開蔽。○又敬不違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致父母於無過之地。○李衷一曰微詞以諫是幾諫而導是幾諫

論語里仁

章

讀

四書章句

論語里仁

章

讀

曲轉移不令外人知亦是幾不怨不是空空不怨即所云罪引是也。○說統統諫即是敬蓋兢兢小心不敢不諫又不敢激諫也不是到不違時方敬觀又字可見勞苦之心即之流血不必用怨不是怨親自家悔恨有一毫憚勞之心即怨是

父母在章

引聖人此言重在恐懼之念我不可忘。故引范氏云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名已則必至而無失

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子曰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踴步不忘故父母在不可出外遠遊恐親之念已不忘也若或不得已而遊亦必有定向使父母知之可以無憂也此所謂以父母之心為心也

遊其常法也遊必有方者處變之道也○吳省菴曰此當一直看下文因上句說不盡又若下句遊必有方即不遠遊之心也重在體父母愛我之心上

父母之年章

折衷此示人子當及時孝養其親也上言親年當知下原其當知之故○南軒張氏曰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強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心於其親之一事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四書章句

論語里仁

學

懷新堂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父母之年為人子者須常記憶在心不可不知也蓋人子惟常記憶父母之年故一則以其有此多年而喜一則又以其將來之年無多而懼既知所懼則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此父母之年所以當知也

胡氏曰知猶記憶謂念在此而不忘也○**葉引**聖人意重在懼上蓋喜者喜其已有此年懼者懼其將來之日不多也是所喜不足以敵其所懼○存疑不是空空一箇懼便欲及時盡力以事親也故曰愛日之誠自不能已○知解日記憶最是若父母年歲都茫然不知幾何豈成箇人惟常常記憶在心則喜懼自不容已矣

古者言之不出章

朱子曰此章緊要在恥字上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朱子曰人之言行須要相顧古之學者沉靜簡默不肯輕易出言此是為何益凡事必身體力行乃為有實若躬行之不及夫言則誇誕無實可恥此所以慎焉而不敢輕出也

李穀侯曰一恥字是他終身策勵處雖躬有逮日而恥無釋時

以約失之者鮮矣章

四書章句

論語里仁

學

懷新堂

說此章專為以才智自選者發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凡人立身行己但是心裏放肆則所為必有過差若收斂省約事事皆守乎規矩之中則有所據守雖或未盡合於中道而過失斷然少矣

朱子曰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翼註**約字要認得真同不是禮約之約亦不是博約之約只照莊不侈然自放說寧拘無縱循規蹈矩不失尺寸故鮮失○約雖在事上見而實主心言失則主事言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章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實自修

必謹慎收斂訥訥然不敢盡其所有餘而於行則務欲其敏知無不行行無不力奮發勇往汲汲焉必勉其所不足其篤實自修

如行說欲者自欲如是也非成勉之辭○胡季侯曰以謹言勉行親君子猶未足盡君子也唯君子於言行之前自有一段潯然然之意無一時放下猶輕警情不得之言行而得之此心要想出欲字意味來

四書章句

論語里仁

兗

慎新堂

德不孤章

折衷此夫子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

居之有鄰也

子曰人之棄德不脩者豈以德之孤立而無助乎不知德原人心同具亦人情同好必不至行之無從倡之無和而孤立也故有德者必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見其德者固愈加親近聞其德者亦翕然信從如居之有鄰不召而自來矣脩德之功

可已乎

足以畫之○說統鄰有相親附之義有相夾持之義

事君數章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事君數而不至則友必服聽以為仇怨斯日至疏遠矣豈事

已斯反見斥辱矣遇朋友有過則當諫諫不行則當止苟使

四書章句

論語里仁

兗

慎新堂

弟文友

之遺歎

去也數斯疏言當止也

去也數斯疏言當止也

去也數斯疏言當止也

去也數斯疏言當止也

去也數斯疏言當止也

去也數斯疏言當止也

四書講義尋問錄卷之五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六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治長章

困勉錄此章總見聖人擇人在世法之外不必作抑揚
口氣○說約二節皆敘事不但記言也故上曰謂下曰以
其孔子語只夾和在裏面又一體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公治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紲也紲纆也古者獄中

四書尊聞錄

論語公治長

慎新堂

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

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當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

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

辱哉

子謂公治長素行之賢有可妻之道也雖當陷於縲紲之中非其自致之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遂以其子妻之
附錄朱子曰雖當陷縲紲而非其罪則其不肖之行可知非
謂以非罪陷縲紲為可妻也○雙峯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
取之縲紲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紲則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可妻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缙字子容設敬叔孟懿子

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

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

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

已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

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

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

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

乎

子又謂南容能謹言行人也使當邦有道是君子道長
之時必能以言揚以行舉而不廢棄使當邦無道是小人得

四書尊聞錄

論語公治長

二

慎新堂

志以陷君子之聯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

戮其亦賢而有可妻之道矣遂以其兄之子妻之

附錄徐敬註曰南容所以免禍亂世者謂免夫由已致之者
爾不然義之所在刑戮有不可避者亦君子所安矣聖人豈
以苟免刑戮為貴耶

子謂子賤章

南軒張氏曰非特歎魯之多賢言美質係乎蕭陶之效
如此也○說統此章暗重一取字子賤能取多賢是正意多
賢能供子賤之取是副意若子賤不能取友雖日與君子居
究竟何益斯焉取斯全要吞嚥歎息見賢友之不可少也如
此如只歸功於魯便失體重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

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嘗謂子路其成德之君子哉若人乎然斯人所以成斯德者亦由能集眾君子之益耳若使我魯無眾君子者則斯人亦不免孤陋而已何所取以成斯德乎甚矣魯固多賢而若人之能取諸賢為助也有志於君子者宜知取法矣
謝註斯焉取斯亦只說無所取資須要自家費力不能說決不能成德

賜也何如章

松陽講義通節俱是贊詞朱子謂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此是推言外之意不是夫子此時口氣集註云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
歟一抑一揚原重在揚一邊

四書章句

論語公治長

三

懷新堂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子貢好方人見夫子以君子許子賤故問曰遊夫子之門者多有所就不知賜之所造何如子曰汝之才可過於用蓋成才之器也子貢又曰器有貴賤不同夫子以賜為器不知是何器也子曰汝是器中之瑚璉也瑚璉用之宗廟而飾以金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女之才明敏通達是為邦家之光何異於此殆非凡器之所能同日而語矣
謝註胡氏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此以為有用之成材者因下文瑚璉而加重其詞爾○新安倪氏曰發明堂位

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簠是商曰瑚夏曰璉也此因舊註想因瑚在上璉在下而誤耳外方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彙引宗廟盛黍稷見其貴重飾以玉見其華美○南軒張氏曰瑚璉雖貴然未免於可器也賜能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哉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

小註通章不重辨仁只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四書章句

論語公治長

四

懷新堂

朱子曰佞不是簡佞是簡日快底人亦未問是不是一時言簡便抵當得○翼註就或人意美其仁意輕惜其不佞重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

而輕許之也

本義 夫子賤之曰汝以不佞為雍病是必以佞為賢矣自我言之亦焉用佞乎蓋佞人所以應答人者只是以口舌便利取辦一時全無真實意思徒多取憎於人亦何益之有哉汝以雍為仁我固不知其有得於仁否然雍之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亦焉用佞乎

附錄 馮用佞說而實承仲弓來末句亦然有以首句說末句主仲弓不用佞說未可從○聖如禦敵以言語與人相抵敵也口給二字極重佞與仁相反全在此處仁為人佞者不內根於心而徒外給於口則本心之德盡亡之矣屢憎於人不重只要抹倒佞人心事使知本欲取媚而反以見憎於人快然內悔○徐敞說曰時方以佞為賢則宜其見悅於衆而又曰屢憎於人何也蓋折人以言口可屈而心不服也然人字亦可味見不獨取賢者之所憎此正是人心公惡處○仁山金氏曰仁道至大全體者謂全體此仁無一事非仁也不息謂無所開斷無一時非仁也全體橫說不息

四書章句

論語公冶長

五

懷新堂

子使漆雕開仕章

說統 此章是見性之學却亦是經世之學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

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諒

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

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

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

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本義 子使漆雕開仕必其學有所得而可以用於世也開對曰明理而後可以治人吾於斯理未能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未可以仕而治人也此見開之所見者大所期者遠不以所既得者自安而致致尚進蓋未已也故夫子悅之

四書章句

論語公冶長

六

懷新堂

附錄 朱子曰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若臣父子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存疑吾斯之未能信是他於天下義理都要到那盡頭處方肯出來應世其一念求道之志直要到十分地位若一念未到決不肯已非苟且隨世以就功名者○聖人合註學稍有存心於天下則於人必有所濟此夫子使開之意也學未大成而此理未徹未悟則雖深被生民皆分外也此開辭夫子之意也○雙峯饒氏曰集註釋說字有三朱子謂悅其篤志程子謂悅其已見大意謝氏謂悅其不安於小成其實相其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或問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為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對若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問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為如何然曰見大意則於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

道不行章

折衷 此見夫子慨世之志與不忘天下之心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

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本義 子曰舉世皆不我用道已不行無所往矣吾將乘桴以浮於海或者有所遇乎可從我而往者其惟由也與子路素懷憤世之心一聞夫子之言遂信為實然而喜其與已子賤之日由也不憚浮海之困而敢於必行好勇可謂過我矣但無所取其事理而裁度之以適於義也夫海豈真可浮也乎

附錄 存疑浮海亦不是泛泛往冀有所遇耳。劉註說者謂好勇二句泛就子路平日言看來口氣似泛而意實專為此事發也。新安陳氏曰既云勇於義又云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何也蓋勇於義是畧見大意能勇於行不能裁度云云是不能審察精義而有誤勇決行之者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論語公治長 七 慎新堂

本義 勿軒魏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亦類為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錢青臣曰此章只重仁之難全帶言其才正見仁不可輕許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本義 孟武伯問子路其果全其心德而為仁矣乎子曰仁道至大其或有或無吾所不能知也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本義 孟武伯以夫子必知之而不言又問其仁子曰由也好勇千乘之大國可使治其兵賦而時簡練使之有勇作忠義使之知方此其可見之才也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本義 武伯又問求也仁道何如子曰求也多藝千室之大邑百乘之大家可使為之宰而理煩治劇衆務舉此其可見之才也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論語公治長 八 慎新堂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本義 武伯又問赤也仁道何如子曰赤也知禮若令束帶立於朝廷可使與四方賓客言語應對自能不亢不卑不辱君命此其才之可見也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此見聖人不後人所已能而亦不難於人所未至也

附錄 朱子曰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便是不仁三子之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爾。問三子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能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箇仁也

字聖人只稱其才

女與回也孰愈章

折衷通章主
夫子造就子貢說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愈勝也

勝蓋將觀其自知之明以激其進機耳

第一箇人把子貢來與他較量使他自看此豈是當開正以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問一以知十賜也問一以知二

因書章附錄

論語公冶長

九

懷新堂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

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

驗矣

子貢對曰人之分量淺深高下自有不可逆者賜也何

敢望回即以所知言之回也資稟既高工夫又到如所聞者

而無所不知也賜也資稟既庸工夫未淺如所聞者一但以

知夫二此類思索因此儘可以識彼其於天下之理

所知有幾何哉子貢之言若此蓋自以為弗如回也

將此子火逐些子照去○慶源輔氏曰開一知十不是知一

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備始終無遺開一知二亦不

是開一件限定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

生而物無遺照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服又問其與回

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問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

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

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

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

不特問一知二而已也

夫子因而與之曰女之造詣誠弗如回也凡人有不及

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今女有自知之明而又不

難於自屈進道之機就在於此吾與汝弗如之說也

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

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盡於已

至夫子所以許之

事然却由他志氣昏惰所以盡廢志氣乃學問根本志氣既

昏惰如何為學此夫子所以深責下文聽其言而觀其行亦

不怕他欺我只因他志氣昏惰連他自己也做不得主所以

誅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與何

畫寢謂當畫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惰
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困窮宰子一日當畫而寢夫子責之曰木之堅者可雕也若
朽木雖欲雕之無所施其巧矣搢之堅者可朽也若糞土之
牆雖欲朽之無所施其飾矣人之有志者可教也今
子之志氣昏惰如此則教無所施吾於子又何責乎

新安陳氏曰志謂心志
氣謂血氣志先惰氣隨而昏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
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子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子之事而改此失亦以
重懲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

四書章句

論語公冶長

十一

懷新堂

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子
畫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子不能以志帥氣
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傲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
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子也
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
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宰子平日能言必皆好學篤志之論今也畫寢則是行
不逮言故夫子既責其志氣昏惰復重斃之曰子之昏惰固
不足責而吾之鑒于則有深懲矣昔者吾於人也聽其言如
是則信其行亦如是不復疑其素履之何如也而今以後吾
於人也聽其言如是不復信其行如是必觀其行之實而後
信之我之所以改此懸信之失者蓋因于之事而改之也觀

子言而知學者不可不
謹於言而敏於行也

李衷一曰於人二字極其感慨俱暗指宰子與傷今思古
意絕不相干聽言信行與聽言觀行俱活看夫子何嘗受人
欺蓋曰吾不忍逆之云爾且始之人安得言行都相符亦
豈謂今之人言行都相符乎蓋抑揚反覆以深警之也

吾未見剛者章

說統此章須重發未見剛句正是聖人激發天下的意
思然剛主心體說不論作用慾是不剛之病根無慾乃能剛
而不屈非不屈於慾也亦非與慾相反也或人以申根為剛
是就氣質上說夫子以申根有慾不得為剛是就心中粘帶
隱微之
處識破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

四書章句

論語公冶長

十一

懷新堂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根弟
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
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
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
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根之慾不可
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
其所以為慾爾

子曰凡人必有剛德乃可任道今求其可命為剛者吾
未之見也或人不知所為剛對曰夫子之門若申根者非乎
子曰剛則無慾今根也多慾則凡可欲之事
皆足動其心而志氣必為之屈矣焉得剛乎
附解朱子曰剛是堅強不屈卓然有立不為物欲所累底人
故夫子以為未見○存疑剛與柔相反慾乃不剛病根謝註

剛與德正相反。未是故。剛外之。朱子曰。凡人發一物。事便無所主。焉得剛。節齋蔡氏曰。剛者外雖退然。自守而中。不諱於德。德者外雖有剛強之貌。而其中實有計較。勝負之意。即此便是德。聖人觀人。直從裏面觀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便是德了。說約凡語。意皆以照下為理。然又有必不可照下。開說乃如者。如管仲器小。及此。吾未見剛。一句是也。無德焉。剛方是明其所以然之故。若首句先道破。即下文亦何但嚼蠟。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松陽講義此章見仁恕之分。朱子曰。程子所以分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開。爾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規常。底是仁。有計較有規常底是恕。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

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子貢自言其志於夫子曰。人已同此心理。凡非理之事。我所不欲人之妄加於我也。我亦欲無以此妄加於人。夫不日勿加而日無加。此等地位。是本體中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曰。賜也。非爾今日所及也。亦於此求勉焉。而可耳。

四書章句

論語公冶長

三

懷新堂

真註及字就目
下言不就日後言

夫子之文章章

蒙引此章要見聖人教不躐等。亦見子貢有獨得其味之意。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四書章句

論語公冶長

三

懷新堂

美也

子貢曰。凡人學力有淺深。故其聞道有難易。吾夫子平日凡動作威儀。都有法度。言詞議論。皆有條理。此是德之著見乎外者。所謂文章也。夫子固常以教人。無所隱秘。學者皆可得而聞也。若夫仁義禮智。稟於有生之初。謂之性。元亨利貞。運於於穆之中。謂之天道。夫子亦嘗言之矣。但道理極其微妙。言語難以形容。若不是學力既深。可與上達之人。決不輕告。蓋不可得而聞也。

也。夫子教人有此。如西山真氏曰。夫子平日以身教人。凡威儀文辭。自然成文。有章者皆是。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也。若性與天道。則淵奧精微。未可達與學者。言恐其慮度料想。馳心玄妙。反踴等而無所益。故罕言之。○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開孔子說耶。朱子曰。是後來開孔子說。曰。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

子路有聞章

說統此即狀子路之急於行三句減下一字不得蓋蓋出子路一箇心事也○翼註三句一氣看勿斷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未○子路勇於進道聞善必行若縱有所聞而未及行則其心惴然惟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及夜勉勉必力行其所聞而後已也

說統本能行要看得活謂子路力不從心而未非也方纔聞善時豈能即行得而子路之心已恐其存聞矣

論語公冶長

論語公冶長

志

懷新堂

及字可味○翼應身曰惟恐恐字非是怕聞乃是恐覺之意蓋急急皇皇不少寧處惕然猛圖欲聞斯行之以為後聞之地以裕繼行之力耳推其心直欲盡天下之善而歸之尤欲盡所聞之善而行之然後已是何等勇果力故純之則行健不息矣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

朱子曰此章因論益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姓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論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說

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論曰文

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之為人若無足取者何以得為文也蓋論法亦有所不公與于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文子雖有明敏之資凡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一一講習討論而無有厭心其勤學如此位高者多恥下問文子雖居大夫之位却不敢自充凡事有未知者雖下僚之卑小民之賤亦虛已問之而不以為恥其好問如此蓋論法中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今文子之行正與之相合此其所以得為文也

論語公冶長
夫
懷新堂

論語公冶長

論語公冶長

夫

懷新堂

說統本能行要看得活謂子路力不從心而未非也方纔聞善時豈能即行得而子路之心已恐其存聞矣

子謂子產章

說統此在逐事上見子產有君子之道○翼註恭教惠養俱是本之心而達之外者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養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

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

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嘗謂鄭大夫子產有合於君子之道四焉四者維何恭以持已君子之道也子產之行已也有善不矜有勞不伐退然謙遜以自居何恭也敬以事上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事上也則內脩國政外聽諸侯始終謹恪而無怠何敬也仁以有民君子之道也子產之養民也則利必為之與害必為之去舉廢敬之民而生全之其古之遺愛歟義以正民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使民也則辨上下之等均彼此之利舉淫縱之民而約束之其邦之可直歟子產備此四美於上下人已之閒是以能尊主庇民而鄭國賴之豈非春秋之賢大夫哉

也敬是謹恪以盡臣職盡相道言亦不在容貌上○存疑者民是有其生也惠社愛利是二義愛根於心利施於外使民是驅使猶云駕馭也義是裁制經畫欲使民就我條理所以濟惠之不及也

四書會聞錄

論語公冶長

七

慎新堂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鄭伯賈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事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展之功也臣不敢及實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塗廬非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秦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裕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執殺子產者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恐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湍弱民狎而斃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寵隨以謹無良式遊處虛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

能運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綽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滄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開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晏平仲善與人交章

子之美蓋萬世與人交之要法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為善

子曰交道易以陵夷非正其志者莫之能守也若晏平仲善與人交矣凡人之交初則敬久則玩惟平仲則不詭不實一以敬相與交雖久而敬不衰也惟其久而敬則愈久而愈親也

四書會聞錄

論語公冶長

六

慎新堂

家訓交久何以敬衰一則久而易狎狎則不敬一則人而易厭厭則不敬○困勉錄能敬斯能交是餘意不可即包在久而敬內

臧文仲居蔡章

朱子曰下筮事聖人固欲人信之然藏龜須自有合當處今乃如此是他心惑於鬼神一向倒在卜筮上了安得為智古說他伴若是伴便是不仁了今只主不智言大夫不藏龜於家乃因此立說臧文仲在當時人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見他不是處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

畫藻於楨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
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

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本義子曰。臧文仲以知名矣。以予觀之。文仲之作室以藏龜也。刻山於節。以象龜之靜。畫藻於梲。以象龜之潔。真若大龜之居處其中。而吉凶禍福。可以預知。而趨避之也。夫知所務之為智。今文仲不務民義。而諂貴鬼神。如此其心之惑。亦甚矣。人皆稱他為知。吾不知果何如其為知也。

附錄新安陳氏曰。不務民義。本文無此義。然諂貴鬼神者。必不務民義。二者常相附。

附錄古註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長尺有二寸。

令尹子文章

四書章句

論語公冶長

尤

懷新堂

或問于文子未得為仁。如何。朱子曰。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慍。是其心固無私。而私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事善矣。然未能保其心之無私也。仁須表裏心事。一一中理。乃可言聖人辭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未仁。自可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闞。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閒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

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

仁也。

附錄子張問曰。楚令尹有子文者。三次為令尹。人皆以為榮。而彼無喜色。及三次已。其令尹人皆以為辱。而彼無愠色。其喜怒不形。如此。方其已之時。又將舊日為令尹之政。一一告之。新為令尹之人。使有所依據而行。其物我無閒。如此。夫子以為何如。子曰。斯人也。知有國。不知有身。據池行事。可謂忠矣。子張曰。意者仁矣。乎。子曰。仁者。內既無私心。而外之行事。又當於理。今未知子文之所以然者。果皆純乎理。而無私否也。安得遽許以仁。

附錄翼註。喜怒不形。但知位乃君之位也。物我無閒。但知政乃君之政也。故曰。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朱子曰。不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

四書章句

論語公冶長

子

懷新堂

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齊大夫名矰。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問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

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本義 子張又問齊大夫崔子就齊君當時陳文子亦為齊大夫其家有馬十乘可謂富矣乃不肯苟安於其國棄而去之至於他邦見其臣不忠則曰猶吾國大夫崔子也又去之其一邦見其臣不忠則又曰猶吾國大夫崔子也又去之其審於去就如如此夫子以為何如子曰斯人也潔身去亂惟恐弑逆之汙已據他行事可謂清矣子張曰意者仁矣乎子曰仁者外之行事合理而內又無私心今未知文子之所以然者果真有見於義理當然而無累非迫於利害之私而或悔也安得遽許以仁

論語公冶長

論語公冶長

至

懷新堂

朱子曰 今人有些小利害便見於色子文却三仕三已畧無喜愠有些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而子文乃盡以告政告之新令尹今人有一毫保累便脫酒不得而子文有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此豈是易事後人因孔子不許他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為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是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仔細看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存疑子文註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肯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是指事言陳文子註未如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猶未免於怨悔是指心言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潛室陳氏曰 若為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為應事言之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論語公冶長

論語公冶長

至

懷新堂

朱子曰 季文子執政凡事必反覆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人之處事固不可不思而亦不可過思故事之至也仔細思量一番猶恐見不的確又平心易氣再斟酌一番如此則事理之可否從違裁度已審行之自無不當斯亦可矣何必三思為哉
朱子曰 三思者謂所思已審而復展轉思之無已非謂三思也○朱子曰思之未得者須著子細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足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汙於利害之私也○**雙峯饒氏曰** 註窮理是思以前事果斷是思以後事

甯武子章

朱子曰 存疑聖人此言重在邦無道則愚也
不可及意思全在卒保其身以濟其君上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本義子曰。甯武子仕衛。當文公時。邦正有道。則安常處順。行所無事。而智及當成。公失國。邦無道。則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而愚夫觀人者。必以為愚。不如智矣。自我言之。國家無事。可見稍有才識者。亦能之。其智。猶可及也。若其愚。則冒險。濟變。固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卒能使君與身兩全。其愚。真不可及也。

四書章句

論語公冶長

章

懷新堂

松陽講義有道無道。都要切衛國情形說。不要泛看。如愚二字。是就世態俗情上論。○註以有道為文公時。無道為成公時。明季講家欲將有道無道俱作成公時。此蓋拘於父子相繼之例。爾左傳成公初年。甯莊子尚在。武子應未立。然春秋時。父子同在朝者。甚多。只當依註。○蒙引在朱子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為愚。以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為其愚之不可及也。此正意也。在程子則以沈晦為愚。以免患為不可及也。意與朱子不同。故在圈外。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聞楚師敗。楚成王與晉文公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潰出奔楚。初。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許晉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聞楚敗。出居襄牛之地。以避晉。而遂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或謂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安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非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欲大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提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稅之股而哭之。欲犬走出。公使

殺之。元咺出奔晉。冬。會於溫。計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實諸深室。甯子職納。彘館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僖公三十年。夏。晉侯使監行。執衛侯。甯俞貨鑿使薄其馳。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殺。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子在陳曰章

朱子曰此章當連後篇中行章及孟子末篇觀之。則意極明備。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在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在簡志大而畧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

四書章句

論語公冶長

章

懷新堂

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在士志意高遠。猶或可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朱子曰夫子周流在陳。知道不行而歎曰。今世終無用我者矣。吾其歸與。吾其歸與。蓋我之道。雖不行於當時。猶可傳之於後世。今吾黨之小子。志意遠大。而在因畧於世事。而簡其規模。體段已各斐然。成就有文理之可觀。但學力未至。時出乎規矩法度之外。而不知所以裁之也。

制行豈不斐然可觀但各於所自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可觀而精微有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翠張會曾收皮之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矣○宋子曰成章是有首有尾雖在簡非中然却得這箇道理成箇物事不是半上落下○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在也是做得箇在底人成○說約不知所裁正說小子欲裁意在言外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章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

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

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

四書章句

論語公冶長

章

慎新堂

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

子孰能知之

子曰吾觀古伯夷叔齊者人皆知其介而不知其量彼

其平日嚴於惡惡疑若秋隘而無所容矣然所惡者惡其惡

也非惡其人也人能改其惡即見其今日之善而不念其舊

日之惡其好惡之公而德量之廣如此故彼其所惡之人亦

不甚怨之也

朱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胸中都是義理○

孰謂微生高直章

困勉錄天子不是讓微生是欲明直道當與直躬章重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醢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

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

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

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

子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故人不可不

謹也

子曰存己之誠而無所計較順物之理而行所無事是

四書章句

論語公冶長

章

慎新堂

其家無有乃乞諸其鄰而與之曲己之意以徇

物之求掠人之美以市己之恩直者固如是乎

○慶源輔氏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為直若有一毫計較

作為則不得為直知乞醯以應人之求為不直則知所以為

直矣○朱子曰如此與必如此取只看他小事向如此到處

千駟萬鍾亦只是這模樣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

大此語尤痛切

巧言令色章

雙峯饒氏曰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以直舉微生高是要人微事亦謹舉左邱明是要人表裏如一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

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本子曰夫人立心貴乎誠。凡言貌交友無不宜本此出之。有如巧言令色。足過其恭。此有意求悅於人。邪媚之甚也。左丘明嘗恥之。我亦恥之。又如內藏其怨恨之心。而外却與其人相友善。此以不測待人。奸險之甚也。左丘明嘗恥之。而丘亦嘗恥之。甚矣。人須表裏如一也。

論語朱子曰。足者謂本當如此。我却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則是自足。乃不是足。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耶。曰。未可知也。先友。即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昔曰此人。蓋左邱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

顏淵季路侍章

論語公冶長

季

懷新堂

論語此章總見聖賢之志公而不私。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論語顏淵季路侍側子曰。二子必各有志向。何不各言爾之志乎。

論語此志字只泛說與下論作用世之志不同。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論語子路曰。人不可以自私。且如車馬輕裘。雖我之所有。然天下之物。當為天下用。不得專之以為己私也。我若有所愛。車馬輕裘。則願與朋友共之。雖至敝壞。亦無所憾焉。

論語達說車裘共敝。顏類俠士氣味。然自聖賢志之。便成公物之心。此只在心體上辨別。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論語顏淵曰。人不可以自足。且如人能脩德。雖有善可稱。然亦不過復吾性分之所固有而已。我若有善。不欲矜誇於人。而自以為善焉。人能立功。雖有勞可錄。然不過盡吾職分之所當為而已。我若有勞。不欲張大於人。而自以為勞焉。

論語方孟旋曰。非是有善而不伐。不見有善之可伐也。非是有勞而不施。不見有勞之可施。兩無字。直是若無若虛氣象。○朱子曰。顏子是治箇名字。○顏字子路是治箇名字。

四書章句

論語公冶長

天

懷新堂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

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

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

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朱子 子路進而請曰。由回之志。夫子既聞之矣。願聞夫子之志。何如。子曰。吾之志無他。亦惟使天下人各得其所而已。天下有老者焉。所當安也。吾則養之以安。而使之各享其適。有朋友焉。所當信也。吾則與之以信。而使之各全其交。有少者焉。所當懷也。吾則懷之以恩。而使之各適其性。隨其身之所接。而盡其固有之心。聽夫物之自來。而與以應得之理。此則吾之志也。合而觀之。子路公其物於人。而有難於兼濟。顏子忘其善於己。而猶出於有心。惟夫子之志。利兼萬物。而不知其功。仁覆天下。而不見其迹。真如天地之量也。豈二子之所能及哉。

朱子 子曰。孔子舉此三者。朋友是其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者是下一等人。三者足以盡該天下之人。問夫子如

論語公冶長 子曰。吾之志無他。亦惟使天下人各得其所而已。天下有老者焉。所當安也。吾則養之以安。而使之各享其適。有朋友焉。所當信也。吾則與之以信。而使之各全其交。有少者焉。所當懷也。吾則懷之以恩。而使之各適其性。隨其身之所接。而盡其固有之心。聽夫物之自來。而與以應得之理。此則吾之志也。合而觀之。子路公其物於人。而有難於兼濟。顏子忘其善於己。而猶出於有心。惟夫子之志。利兼萬物。而不知其功。仁覆天下。而不見其迹。真如天地之量也。豈二子之所能及哉。

已矣乎章 松陽講義。此章是以改過望人。聖人不能必人之無過。而惟欲人改過。故論語中屢言及之。而此一章說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是所以能改之方。其示人之意。尤為咄緊。數其未見。實深望其見也。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數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數之。其警學者深矣。

朱子 子曰。人不能無過。然必自知其過。而內自訟責。則即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可必矣。吾嘗以此望天下。自今觀之。吾其已矣。而絕望乎。吾未見有自己知所行不是。而內自訟責者。也。然則欲求其改過。豈可得乎。昔之所望於人者。今終不可得見焉。謂

論語公冶長 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內自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已。存疑內自訟。最難。是心內自責。人所不及。見方是慎獨工夫。真實為己之心也。故數其未見。大註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此意亦緊要。但內自訟便有此意思。

十室之邑章

朱子 說。統大意只是勉人以學。將自己做箇樣子。不如二字。正是提醒世人處。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朱子 曰。人之造道。固在於天資。而尤須乎學力。若但以資質言之。豈必天下之廣。就是十室之小邑。亦必有純朴篤實之忠信。如丘者焉。但人皆恃其美質。不如丘之好學。所以不能聞道。而有成者鮮也。夫不替其學之不至。而徒談於質之不過。豈

學非他不過充此忠信而已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雍也可使南面章

其可使節字是主○家訓首許仲弓終然仲弓皆以其得節之本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節重有人君之度也

也○子曰南面者居上臨下之位非其人莫可使也吾門雍也○和可使之居南面之位蓋仲弓為人寬洪節重寬洪則不

失之苛刻而有容物之量節重則不失之煩瑣而得臨下之體故夫子稱之

節重如言德量止說得寬洪包不得節重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節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

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

之辭節者不煩之謂

仲弓知夫子許已之意是以其節因見子桑伯子之節與已有不同者故以為問殆欲觀夫子之與否以証節之得失也子曰可也其為節固異於俗勞者也可也節引可也節者其節而非可其南面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節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節而行節無乃大

節乎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節以臨民則事

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節則中無主而自治

疎矣而所行又節豈不失之大節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

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

蓋大節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論之曰居上臨下之道固貴乎節然有節當之節有苟節之心則不可不辨也若能自處以敬兢兢業業無怠惰放肆

四書章句

論語雍也

章

懷新堂

舉夫稱存大體不至於煩屑紛更則事有要而不煩民相安而不擾其節不亦可乎若先自處於恣意任情無矜持收斂之意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繁從節畧不分緩急

母乃太過於節乎

伯子得毋類是

論○朱子曰居敬行節是兩件事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節則有偏於居敬之意○今固有居敬而人把得忒重却反行

得煩瑣了臨下以節只要揀那緊要底來行○存疑敬兼內

外中有主以在內者言自治嚴以在外者言○朱子曰節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而今行節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

領底節○說統無

乃二字有實疑意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

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

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

簡則為疏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

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仲弓雖未喻夫子僅可之意而其論簡之理有誤辨焉

者故夫子語之日雍也以居敬之簡為可居簡之簡焉不可

豈不誠然乎斯言可以經世矣觀此則知夫子之可簡而許

察者正以其敬簡而其備可伯子者正以其大簡也其可以

得治術之

源流矣

折衷是解所謂可與大簡者而然之

或謂雍大簡之言正我簡之意偏矣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

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

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

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

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

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

論語雅也

章

懷新堂

論語雅也

章

懷新堂

事則理之當喜怒哀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

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

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

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懶於己

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

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

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

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其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

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

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繫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

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

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

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

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

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閒其亦異乎顏子之學

矣

哀公問弟子中孰為好學者孔子對曰弟子之能學者

有矣而好學者不恆有追思其人而類同者好學夫學莫難

於治心而治心莫要於克己故凡怒而遷焉過而貳焉者皆

其心之蔽於私而不能自克也回也克己之功至矣齊之

觸不能無怒然隨物而怒亦隨物而忘為能不遷檢之偶
雖不能無過然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為能不賦蓋
平日克己功深故能至此可謂真好學矣不幸天奪之速而
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此人弟子雖多未聞有好學如回者也
好學難

言哉
而直言之也朱子是就怒已發念已萌而橫言之也其理則
一必兼之方盡其意也勉齋黃氏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
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本怒之初雖空而既怒之後冰消
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為好
學而集註以為克己之功也○慶源輔氏曰顏子不遷不厭
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
學者克己之事故集註以為克己之功必其平日過怒則克
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過則克不使之伏藏於內以
為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自然不遷過覺其根則久久自
然不厭○勉齋黃氏曰論顏子之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
子之用功則只是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幾幾動處便覺
四書章句錄 論語雅也 懷新堂

惟其剛且義也故幾
覺便與一刀兩段

子華使於齊章

厚齋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
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爾○新安陳氏曰一義字
可斷盡此章弟子為師使義也繼富而請粟請益非義也不
繼富而與之少亦義也宰常祿當與義也有餘以周鄉鄰亦
義也夫子於赤非吝於思非吝辭受取子惟視義之當否爾
再求為請自多與以示惠原意甘貧辭常祿以為廉皆察義
未精故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
子與之粟五秉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

六斛

本義門人記夫子用財惟視義之可否子華為夫子出使於
齊冉有為其母而請粟於夫子夫子止曰與之釜所以示不
當與也冉子病其少而請益夫子亦止曰與之庾所以示不
示不當益也冉有不達夫子之意遂自與之粟五秉
附註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朱子曰聖
人寬洪可以子可以無子子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
餘

本義夫子聽之曰求之與粟得毋謂赤之急而周之哉赤之
往齊國也所乘者肥壯之馬所衣者輕暖之裘則其家不貧
而其母非不足於粟者吾嘗聞之君子但周今之急而不繼人
之富今求之與粟是繼富非周急也亦異乎君子之用財矣
四書章句錄 論語雅也 懷新堂

不繼富周字繼字有味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
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門人又記夫子為魯司寇時原思為家邑之宰夫子
與之粟九百是其常祿所當得者原思乃以其多而辭之
子曰母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母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
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
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

使義也。而冉子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夫子因此之日。爾毋辭也。蓋官有常祿。乃國家之定制。汝得以私意辭之。若果祿有餘。則爾之鄰里。鄉黨有貧乏者。推以與之。不亦可乎。而何以辭爲也。

與爾鄰里鄉黨是餘意。以

四書章句

論語雅也

卷

懷新堂

子謂仲弓章

困勉錄此章。只主不以世類觀人。上無勉仲弓。俯德意不可以觀人自立對。象引大抵亦是當時人有以仲弓之。父賤行惡而病之。故孔子發此。不然雖稱其子之賢。反彰其父之惡。宜非其子之所樂聞。而聖人隱惡揚善之心。亦不如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尙赤。牲用騂。角。周正中。犧牲也。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

也。○范氏曰。以警賤爲父。而有舜。以繇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仲弓。聖門賢弟子也。想當時人必有以其父賤而行惡病之者。故夫子私諭之曰。物之見用於世者。非可限於其類也。世間有雜文之犁牛。固不足取。乃其所生之子。其色純赤。而騂。既合當代之尙。且角。又周正中。犧牲之選。如此。自可用以祭山川矣。人雖以其出於犁牛。而欲不之。用山川之神。其肯舍置之。而不享乎。夫子言此。以見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折衷此夫子稱顏子以勵諸子也。

四書章句

論語雅也

卷

懷新堂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之心。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惟心無私累者。爲能冷之。回也。以明健之資。深克復之力。視聽言動。純是天理。用事。幾至三

月之久而其心之所存所發與仁常不相離蓋幾乎中心
安仁者也若其餘羣弟子非不從事於仁但無持久之功或
一日之內心有其德少開又為私欲所開而違乎仁或一月
其餘求進於日月之中則常於仁而可臻不違之境回也從
容於三月之後則一於仁而并美不違之迹矣豈非吾之所
深望

者哉
朱子曰仁與心是一物被私欲一偏心便違仁去却
為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
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
鏡明矣○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
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幾間斷便覺當下便
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中間斷來○顏子豈
直恁虛空湛然常開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
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
私欲耳○日月至焉是客從外面到底然亦是徹底會到一
番却不是勢難見得箇恁地○日至謂一日無間斷月至謂

四書章句

論語雅也

美

懷新堂

一月無間斷○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或有
出時然終是在外不離纜出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為主日
月至焉者心常在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纜人
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趙氏曰三月姑借以言其久
日月亦借以言其暫○蒙引註過此則學
人矣自顏子說過此幾非在我自學者說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章

說統果達德就才而上
說於從政何方說到應用上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
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
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材能○程子曰季

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

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康子問夫子之門如仲由者可使從君為政也與子
曰凡人優柔不斷者不足以從政由也資性剛決遇事能斷
平日是簡果的果則足以決大疑定大事於俄頃之際於從
政也何難之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凡人執滯不通
者不足以從政賜也心胸穎悟事理通曉平日是簡達的達
則事至物來可否立於於從政也何難之有曰求也可使從
政也與子曰凡才不能泛應者不足以從政求也心思工巧
處事有方平日是簡藝的藝則設施措置應用不窮於從政
也何難之有三子各有所長如此
用人者當得隨材器使之道矣

治劇藝則能
隨機應變
論語雅也
懷新堂

四書章句

論語雅也

卑

懷新堂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章

新安陳氏曰始言善為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
之汶上絕之之意甚決真有德行者善於進退之言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
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
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
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
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
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

音大棄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而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闔子其賢乎

本論季氏使人召闔子為費也宰闔子對使者曰大夫雖欲用我然我之心不願仕進爾其為我委曲其詞以辭爾大夫焉若不見信而再來召我則吾必出境而

附錄蒙引善為我辭辭今此之名也如有復我預却其後此之名也○翼註善字不可說勿觸彼之怒只是能達我之意止彼之名

伯牛有疾章

徐微曰顏淵之死則謂之天喪伯牛之亡則歸之於命蓋在顏淵則可以言天在伯牛則可以言命不盡其道而死者皆不可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

論語雅也 聖 懷新堂

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本論伯牛有疾夫子往問之其家遷伯牛於南牖下使夫子南面視已夫子不入其室但自牖執其手曰疾勢如此其亡必矣是誠命矣夫以斯人也而乃有斯疾也以斯人也而乃有斯疾也不應有而之其真莫之效而至者耶

附錄在山金氏曰此牖牖字誤當作牖蓋室中北牖南牖○塘牖也古人室北牖上起柱為壁雖壁開西北角有小圓窗名屏謂之牖然無北牖之名○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避禍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問命者何也朱子曰有生之初氣稟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存疑執手是與之永訣亡之以下見痛惜之詞不若永訣觀註可見

賢哉回也章

賽合註曰人都說孔子稱顏子安貧余謂實取顏子之精進耳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

論語雅也 聖 懷新堂

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朱子曰凡人學道者多。得道者少。賢哉。惟回也。何以見之。蓋人莫難於處貧而回則貧之至者矣。所食者一簞之食。所飲者一瓢之飲。所居者又在陋巷之中。其困窮至於此。使他人處之。有不勝其怨者。無聊者。而回也。泰然自得。不以身之困窮而改其曾中之真樂。是其所見者大。

朱子曰顏子曾中自有樂。故貧窶而亦不以累其心。不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問程子意。謂顏子之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閒。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而後樂也。朱子曰。謂非以道為樂。到底所樂。只是道。蓋非道與我為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問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足為顏子。又却云。顏子所樂者仁。

四書章句

論語雍也

聖

懷新堂

而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唯仁。依能樂。爾是他有。仁日用閒無些私意。故能樂也。而今却不要如此。論顏子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何。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事做得實。工夫透。自然至此。○孔顏之樂。大綱相似。難就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畧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儘能不改。

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章

朱子曰困勉錄此即求也。退故進之意。

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

女畫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

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詭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務秦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朱子曰冉求曰。夫子之道高矣。美矣。求也非不欣慕而求以至之。但資稟昏弱。力不足以從心也。子曰。所謂力不足者。非不用其力也。乃是心誠嚮道。盡力以求之。至於中道。氣力竭。不得不廢。耳。今汝乃畫地自限。未嘗實用其力以求進也。奚可自諉於力不足哉。

四書章句

論語雍也

聖

懷新堂

女為君子儒章

朱子曰聖人為萬世立言。豈專為子夏說此處。正要見得義利分明。人多於此含糊去了。不分界限。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閒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味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朱子曰子謂子夏曰。人之為學。所以學為儒也。然同為此學。而用心以分別人品。途別如致知力行。只欲求得於己。君子儒也。女勉為之。若致知力行。只欲求知於人。小人儒也。女慎無為焉。蓋為己為人一念之閒。而君子小人之分遠矣。可不審。

業

附錄困勉錄曰為日無為極重。家訓謂一彼一此。剖其界。此入彼。履其幾。是而非。非而是。謹其似。極得。此對子夏言。當指謹守中之為人處。

子游為武城宰章

總論松陽講義此章見聖門取人之正大而學者持身之法亦可見矣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

論語雅也

論語雅也

聖

慎新堂

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子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附錄子游為武城宰夫子問曰武城一邑之中必有德行道誰可以表正風俗者汝今為宰亦曾得如此之人與之相處否乎子游對曰有澹臺滅明者其為人也行必以大道不由小捷之徑進見必以公事非公事則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偃之所得者如此此其動必以正而有以自守可知矣

附錄朱子曰焉爾乎三字是請助。困勉錄分職事。齊禮。端風俗。是主輔政說。以立身以傳道。以用世。是推開說。皆是得人內事。楊氏主輔政說。崇引推開說。看來兼用。為是。○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求講而已。故又曰。可知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體。○問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闊廣。故取得這般人。朱子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

孟之反不伐章

總論存疑須看孟之反不伐意思。是如何。他意師欺國辱。正臣子負愧之日而已。乃以此時得功。非特於心有愧。實不安。耳。似此存心。過萬萬矣。故夫子表而出之。亦以愧夫當世之淺中狹量者。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論語雅也

論語雅也

聖

慎新堂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附錄子曰。有功者。易伐。若孟之反者。為能不矜伐也。戰敗以後。殿後為功。孟之反。當我師奔北而獨為之殿。則彼齊人不得長驅而前。我師得以全軍而返者。反之功也。及將入門。是國人屬目之時。乃策其馬而言曰。非敢獨後也。馬不能前進。無如何也。非惟不自有其功。又自掩其功。深自損抑如此。亦賢大夫哉。

附錄朱子曰孟之反只是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得是職分之所當爲少

附錄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帥師伐我孟孫子視帥在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不有祝鮀之佞章

附錄說統此章重慨時尚之非意不是教人求免憎惡亦不是爲難免者惜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四書章句

論語雅也

聖

懷新堂

附錄子曰方今世道不古必言詞便佞如祝鮀容貌美好如宋朝然後可以取人之悅若不有祝鮀之佞則宋朝之美色則無以投時俗之好人將厭而棄之求免於今世之憎惡亦難矣

附錄仁山金氏曰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連之○蒙引宋朝是體貌自然之美色與人爲之令色不同○饒峯饒氏曰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矣

誰能出不由戶章

附錄西山真氏曰此數世人但能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出道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

爾

附錄子曰事必有道亦猶室必有戶也人若能出不由戶則其行不由道可也然天下之人其誰能出不由戶者乎何故乃不由此道也蓋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既非有所禁而不得由又非有所難而不能出乃由戶而卒莫由道不誠可怪也

附錄朱子曰但纔不合理的處便是不出道

質勝文則野章

附錄折衷此救當時文質失中之弊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畧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

四書章句

論語雅也

聖

懷新堂

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自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附錄子曰人之一身有質有文二者不可相勝若質勝乎文則樸畧有餘而華采不足其失也謂之野若文勝乎質則外雖可觀而中無實意其失也謂之史二者皆不得爲君子也惟是有真誠朴質之衷又有威儀文詞之美彬彬然文質相兼而無一毫太過不及之偏方是成德之君子

附錄艾千子曰此文質就學者身上說言動語默威儀文辭皆是俗解講到世道奢儉制度文爲上者非也○朱子曰文質是不可以相勝纔勝便不好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了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

○慶源輔氏曰：質勝文則野，則質有餘而文不足。文勝質則史，則文有餘而質不足。學者能於其不足者補之，於其有餘者損之。至於成德，則文質班班相繼而進，相稱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然後可以謂之君子。○蒙引：文質當有輕重，所謂彬彬者是質以爲主，文以輔之。○淺說：文質彬彬，本文是謂彬彬者，言不待損益者也。○蒙引：君子與上文野字，史字正相反。○困勉錄：註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是補說。

人之生也直章

困勉錄當與直躬章參看。○說約：上句只說理，故曰生理。本直人當順此理，意在兩句夾縫處，不在言內。文義蓋反足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論語雅也

子曰：人之生於天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本是直道，可見人必直而後可以生也。彼人之不能順是而虛罔不直者，是失其有生之理，而無可生者也。而猶能保其生者，特幸而免於死耳。然人可不反其生理之直，以求無愧於得生之道乎。

朱子曰：只看生理本直四字，如見孺子入井，便自有怵惕之心。見不善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本有那箇當爲之理。若是納交要譽，便是不直。罔之生也，是與上句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而誠絕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說約：此章借求所知所好所樂，爲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三箇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之道。方於已分上有得力處。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人之造道有淺深，而學者當勉其所未至。彼不知道者，固不足言矣。若能識其爲當然之理，是因勝於不知者矣。然心裏曉得，未能實用其力，也不如好之者。悅其義理而愛慕之，深玩其旨趣，而進爲之力，然後可進於道也。豈徒知者之可比乎。夫好固勝於知，然用力進修，未能實有精已也。不如樂之者，融會於心而充然自得，全體於身而浩然自適。

論語雅也

然後爲學之成也。豈徒好者之可比乎。學者逐漸加切，以馴至於斯道之極可矣。

論語雅也

朱子曰：人之生，便有此理。然欲得此理，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知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存疑：這知字向淺故不知，好若知得深，便無不好。此就學者進道言，故說得淺。此好字就是知者利仁利字，故解曰：深知篤好，而必得之。此樂與孟子仰不愧，俯不怍之樂，微不同。此樂是樂在理上，彼樂則只是樂理後之樂。孔顏之樂是也。○雙峯：饒氏曰：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論工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大學物格知至，是知之者，意誠而心正，身脩則心廣體胖而樂矣。○沈

論語雅也

中人以上章

說約：此與夫子之文章節相發明，但此又是夫子自說。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

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

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

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

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

進於高遠也

本義子曰教非可以樂施亦顧其人為何如耳天下惟中人

最多而有所謂中人以上者資稟不凡而學力已深苟以道

之精深者語之則言者適當其可而聽者不苦其難可以語

上也若中人以下者資稟庸常而學力又淺苟亦以道之精

深者語之則不惟強其所不能亦終茫然而無得不可以語

上也此所當因人而施也而學者亦當勉力以爲受教地矣

附錄問中人以上是資質否朱子曰且不裝定他地或是他

都包在裏面○聖人說中人以上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

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

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

覺便也解到高遠處○西山真氏曰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

對之屬事之粗也

四書傳聞錄

論語雍也

至

懷新堂

樊遲問知章

本義說述仁知實落工夫只在務民義與先難上然說務民

義必兼鬼神說先難必兼後復鬼神正與民對其敬而遠處

正專務民義處後正與先對其後

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

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

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

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

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

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本義樊遲問智於夫子子曰是非之心智也民之義是人道

所宜爲者則用力務盡至於鬼神亦必誠敬以祀却非惑之

以求福而遠之則知其所當知不知其所不當知是非之心

不失可謂之智矣遲又問仁子曰心無私欲仁也仁者於事

之所難必先之而不敢後至於效之所獲則後之而

不爲計此不汲汲於功而心無私欲可謂之仁矣

附錄問此不汲汲於功而心無私欲可謂之仁矣

此鬼神是指正當合祭祀者○劉註不謂求福便是遠了

狹約仁外豈更有道理○仁解爲是若陳氏謂先難所包

後字○劉引務民之義先難後獲皆舉見成底說○務民義

敬鬼神分明於是非上見得透徹故爲智先難

後獲分明是心一於理而無私欲之蔽故爲仁

四書傳聞錄

論語雍也

至

懷新堂

知者樂水章

本義朱子曰此一章只要理會得如何是仁如何

是智若理會這兩箇字通透如動靜等語自分曉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

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本子曰天下之人有為知者有為仁者以其性情而言知者本性空明有似於水所樂應在水而喜其流行之趣仁者本性厚重有似於山所樂應在山而悅其敦良之基以其體段而言知者心無疑理不為事物所蔽即不為事物所拘無論為寂為感而其心一於流通殆極其動仁者全乎天理不為人欲所雜自不為人欲所擾無論為寂為感其心一於寧謐殆極其靜以其效驗而言知者志氣清明則不為事苦不為境累有隨往而樂之真仁者精神純固則物不能侵數不能天有必得其壽之理

四書章句

論語雅也

聖

懷新堂

者敦厚和粹安於義理故靜知者明徹疏通達於事變故動○智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故知仁動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震澤韓氏曰註體字是體段之體非體用之體○翼註註本以動靜推原樂水樂山又以樂壽根動靜說○蒙引樂壽據理而言

齊一變章

綱家訓此章是夫子望齊魯善變以復先王之道非徒第其至道之難易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

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畧可見矣

本子曰國家求治必如先王之道而後可昔太公之治齊周公之治魯皆此道也至於今皆非昔日之舊矣齊俗壞於桓公之霸勢雖似強於魯而先王之道已蕩然無存若齊之君臣能變而作新之僅可如今日之魯蓋功利既重方可變以禮教夸詐既去方可望以信義而文武之盛固難以遠也魯之勢雖似弱於齊而先王之道猶有存者若魯之君臣

四書章句

論語雅也

聖

懷新堂

能變而作新之則便可至於先王之道蓋禮教信義其非先王之舊但脩舉廢墜則制制度煥然維新而文武之盛可復見於今日矣是可見至道雖有難易而一變再變治功無不成者惜乎其不能也

綱潛室陳氏曰齊魯俱是聖賢之後本都是王道但魯難中開廢壞不曾脩葺不曾改易周公法制故聖人變魯一變便可復王道之舊齊自桓公以來一變為功利之習把太公遺法一齊變了設若變齊須除去許多功利了重新脩葺一番始可復王道之舊故變齊只用許多氣力變齊須用兩許多氣力○朱子曰是他功利俗深管仲稱齊法壞盡功利自此盛然太公治齊尚功時便有些小氣象尚未見得只是功利較雜其心耳○恰似一開屋簷如舊殿之屋其規模原在齊則已經拆壞了

觚不觚章

本朱子曰天子之意本為觚發而推之則天下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指其制觚故觚故觚之失其制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節。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非國矣。

子曰天下之物有其實乃可稱其名如器之所以名觚者本因其稜角故名為觚也。今觚而去其稜角是失其觚之本制矣。尚得謂之觚哉。尚得謂之觚哉。以觚觀之天下名存而實亡者多矣。

四書章句

論語雅也

臺

慎新堂

宰我問曰章

達說此章宰我說處須得為仁陷害意。雖然言外夫子說處須得為仁決無陷害意。雖然言外。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

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宰我問曰仁者以慈愛為心則必切於救人。雖或告之曰井有人溺於中焉其將以身從於井而救之也不救則無惻隱之心救之則有沈溺之患仁如此其難為乎子曰仁者即欲救人亦何為其從井然也蓋仁者即君子也君子附人有難而使之奔走往救可也若使之隨人入井而陷之則不可也是何也仁者未嘗無知覺也夫凡遇事應變人可得而欺之以理之所有不可得而罔之以理之所無惟其可欺也故可逝也惟其不可罔也故不可陷也

翼註雖字言不但平時濟人雖告以至危之事亦將從之乎不限定井水無人。朱子曰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翼註逝陷二字俱屬人使君子觀註使之往救陷之於井可見

四書章句

論語雅也

臺

慎新堂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曰君子之學將以求道也道之散殊而繁著者則為文道之規矩可循者則為禮不博文則所以窮究夫理者未得其詳不約禮則所以踐履夫理者未得其要未必其不畔於道也誠稽之古以究聖賢之成法考之今以識事理之當然而博學於文又將道博學者約之以禮諸身擇其至當不易切近可守者行之而一循乎禮如此則內外相助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矣中即未能與道為一亦可以弗畔於道矣大學者不可不勉也

朱子曰博學是致知約禮是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
首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有分曉○
蒙引文與禮一也就文物上為文就吾身之行為說便是禮
博文者究聖賢之成法議事理之當然也約禮者動必以禮
也博者在外約者約上身為朱子曰非博學則無以約禮
不約禮則博學為無用○雙峯饒氏曰一博一約相為開闢
恐人墮於一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權為二也由
博而約次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泛
濫支離之失必約而本之於博則無偏狹固滯之病此博約
之貴於兼盡也然君子之博正欲貫通乎理以為反約之地
豈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為用也必由博而
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遂執吾所自得者以為據依則
以非禮之禮為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不博而
徑約之過也○蒙引弗畔兼博約說為長程子之說偏重在
約禮故在固外

子見南子章

論語雍也

慎齋

卷

慎齋

沈無回曰非夫子不敢見南子非見南子亦不足以見
夫子非子路不敢不說非不說不足以見子路分並如是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
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
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
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
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
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
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朱子曰子見南子子路以南子非可見者不悅夫子乃出誓言
曰子之行有所否而不合禮不出道者則得罪於天天必厭
絕之天必厭絕之也子何疑焉
程子曰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
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此時豈得不見○雙峯饒氏曰子
路氣粗見偏卒未易回異言則不入
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思得之

中庸之為德也章

雙峯饒氏曰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章有之為
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
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消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
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中庸下
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與行
而然中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
此是夫子本語彼
是子思降括語

中庸之為德也章

論語雍也

卷

慎齋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
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
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與於行少有此
德久矣
子曰人所同得者為德而德之太過者則可損不及者
則可益皆非其至也惟中庸之為德也無太過無不及為日
川之所不可易其至當恰好而無以復加矣乎此乃人所同
得者乃今世之民安於習俗之弊非太過即不及其鮮有此
德者亦
已久矣
朱子曰中庸之為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
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了

如有博施於民章

朱子曰此章三節前而說仁之功。用中。開說仁之體。後而說仁之方。立人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諸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即夫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遺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論語雅也 堯 慎新堂

子貢有志於仁而未知其方以為仁道至大非窮極其量不足以言仁也故問曰如有人焉博施恩澤於民而又能所濟者衆無一人不被其澤其德何如可謂之仁矣乎子曰博濟若此何止於仁此等地位必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行仁到那極處然後可以當此乎然聖如堯舜亦尚以施濟未周為病此非堯舜不能盡仁蓋博施濟眾勢有所不能耳

朱子曰博施是施之多施之厚濟眾是及之廣。新安陳氏曰博施自說之施恩澤而言濟眾自眾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眾難於博施是進步說有雖博施而眾不皆被其澤者。朱子曰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橫。仁以道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畢以地位言也是難了仁而為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道理聖便是充道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猶病之意。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當連看蓋不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到處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本義夫所謂仁者不必事功之廣濶而在心體之周流其心純乎天理之公而無私欲之翳看天下之人皆吾同體如已欲立以自植其生即思慮置他人而立人扶持栽培使之有以自植已欲達以自遂其志即思慮道他人而達人必無遇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遂即其勢有不能盡立盡達而視人猶已吾心已無一毫人欲之私矣仁者之心如此

朱子曰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外而言謂如在此而住得穩便是立如行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便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存疑立達俱兼教養說。說約語類云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不待勉強又云已欲立便立別人已欲達便達別人這更無甚著力此皆對下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而言

下是近於勉然欲別此為仁謂之自然也其實到立人達人少不得知明處當四字令人不解遂謂人已之際一欲可通已方欲立便立人已方欲達便自達人如捏空塑影無實際。朱子曰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却不執心上說夫子所以執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已

不相于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
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
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
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
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
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
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
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
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

四書尊聞錄

論語雍也

李

懷新堂

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
於已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
進

宋仁體之切近如此則求仁者何必求之遠且難哉但能
近取已心以譬諸人心以我之欲立欲達而知他人之亦欲
立欲達然後推此心以立之達之則人已之私由此而去天
理之公由此而全雖未可謂謂之仁而可謂求仁之方法也
已何徒

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
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
說齊氏曰手足不屬已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已心
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開之故與氣不相貫已與
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開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
關者腎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關者聖人亦必有方然

則恕者聖人示學
者以去開之方也

四書尊聞錄

論語雍也

李

懷新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六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七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

七章

述而不作章

新安陳氏曰諸家說此章多於述作二字著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畧之大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嘗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不如丘之好學常人之所以不知好古不能好學皆信道不篤故爾惟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惟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古焉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論語述而

懷新堂

一

懷新堂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本義當時有以作者之聖稱夫子故夫子辭之日大凡天下之事有前人已為而後人傳之者謂之述有前人未為而自

我創始之者謂之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猶可自勉也我惟述舊聞而不敢妄作正以天地開道運管古人所已言就中講求自有無窮妙處我則深信不疑而篤好不厭但見其在所當述而無用於復作也然豈我之獨見哉商之時有老彭者信古而傳述我

不過私做之而已

存疑述而不作固聖人自謙之辭其實在當時亦只得如此無容大去創作緣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只是這般事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自羲皇以降至於文武周公凡當說底當做底無不說無不做大略亦將盡了後聖似不容大創作其間或過或不及或偏滯廢墜或未備則有之但因其見成底而脩理之損其過益其不及救其偏補其缺附其所未備使歸於中正完全則古先聖王之創作皆自我而裁成此其事雖非其功尤有盛於作也問信而好古宋子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好之者他也且思地說信之者雖知有箇理恁地畢竟是欠了箇篤好底意思○說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兩句是與老彭合底看集註於老彭下先著蓋信古而傳述者也一句孔子刪詩書等已自

四書尊聞錄

論語述而

二

懷新堂

說篇

默而識之章

松陽講義此章見聖人望道未見之心亦便見聖人有察之功○家訓上三句時說俱以默識為主不若平平開說不牽強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本義子曰人之體道存乎識而識以言者非心得也茲惟默而不言而此理之潛會者得於心而自不忘焉道存乎學

而繼以厥者非善學也。茲則深信義理之無窮而自始至終無一毫厭倦之心。傳道存乎海而繼以倦者非善學也。茲則真知物我之無間而開導引掖無一毫怠倦之心。此三者皆成德之事。我之所當致力者。然反而觀之。何者能有於我哉。我用是

自勉矣。
朱子曰：是三節雖非聖人之極致。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夫人與己。若無干涉。安能不倦。此亦須心無間斷方能如此。○蒙引：識訓記。訓存不忘也。非著力記憶之謂。謂能不忘為己有也。學不厭。誨不倦。皆說自然底。○問何有於我哉。朱子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憐然不足之意。眾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存疑：三者自是聖人之事。註曰：非聖人之極。至者。蓋聖人窮理盡性而至於命。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曰：識曰：學乃。是餘事。不足以言之也。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三

復新堂

德之不脩章

松陽講義此章與上默而識之章相為表裏。上章是自謙之意。而自省之意。即在其中。此章自省之意。多而自謙之意。亦即在其中。上章默識三句。內句句包得脩德。學從義。改過之意。此章脩德四句。內亦句句包得默識。不厭不倦之意。總見道體無窮。而聖人日新之功。亦無窮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子曰：吾所固有之德。必日日脩之。而後成。若於德不能省察克治。以去其累。吾所當盡之學。必日日講之。而後明。若學不能講習討論。以窮其理。義貴日日遷徙。以從之。而後善。可積若已。聞義不能遷。而徙之。以從其新。過貴日日改之。而

後遷而去。若有不善。不遷克而去之。以革其舊。則德日進。而善日損。而過日改。將無以日進於高明矣。豈非吾所深憂乎。

朱子曰：脩德是本。如有害人之心。便是仁不脩。有等害之心。便是義不脩。德是理之得於吾心者。已是我有底物事。了更日日磨礱。勿令間斷。徒義改不善。須是分別義是事之宜。我做這事。覺未甚合宜。須從今合宜。此却未有不善處。不善便是過惡。須速全體改之。始得有輕重之別。○問德之不脩。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徒與改過。略似脩德。及而事然也。別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蒙引：德之不脩。以行言。學之不講。以知言。聞義不能徙。以爲善言。不善不能改。以去惡言。○愛字。只在四箇不字上。○李穀侯曰：是吾憂。見責任無可委託。工夫無可替代。

子之燕居章

論語述而

四

復新堂

家訓夫子聖之時者也。其根於心而彰於身者。無非時時之妙。時有事則有有事之氣象。時無事則有無事之氣象。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者。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

中和之氣

記者謂吾夫子德盛體充。而容色之著。隨在各得其宜。如閒居無事。非見賓承祭之時。但見其容申申如而有展布之意也。但見其色天天如而有和悅之意也。董德性極其純備。故容貌合於中和如此。

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天有和悅之意。惟身可言展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言和悅。故知以色言。○朱子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德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南軒張氏曰燕居時在眾人易以怠肆。君子則未免矜持。安有此氣象。○兼引國外程子註不分容與色。且中和字亦微泛。

甚矣吾衰也章

○翼註此為不能行周公之道而發。非為血氣與數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

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凡人年有老少。則氣有盛衰。甚矣吾氣之衰也。何以驗之。蓋吾向也。氣盛之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嘗夢見周公。而今也。久矣。不復夢見周公。即此觀之。可見吾衰之甚矣。

○翼引集註云。孔子盛時。以氣言也。則無復是心者。志也。而亦無復是夢者。夢也。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者。指氣言也。孔子是就無夢上驗其一身氣運之衰。朱子是就夢上驗其志字。蓋夜之所夢。費之所思也。所思慮處。即志。○問孔子夢出志字。蓋夜之所夢。費之所思也。所思慮處。即志。○問孔子夢

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股兆也。○朱子曰。聖人易嘗無夢。須看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勤懇惻惻。但不能自己。處自有箇然。無所繫累。處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困勉錄。困內無復是心。心字與程註存道者。心字亦不。困內

心字專指行道之心理。註心字則是說心之本體。志於道章。困勉錄此章大意。只是有序而不道。○此當與興於詩章參看。朱子曰。自志道至依仁。是從粗入精。自依仁而游藝。是自本兼末。○沈滄柱曰。四字中。惟志字稍可作頓。若據字。則必粘在德上。依字則必粘在仁上。游字則必粘在藝上。不可脫空。斷講。

子曰志於道

子曰志於道。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子曰。學莫先於立志。然有非所當志而志者。則趨向以誤。故必以道為終身之準的。而專心致志以求之。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子曰。學莫先於立志。然有非所當志而志者。則趨向以誤。故必以道為終身之準的。而專心致志以求之。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正而無他岐之惑矣。○朱子曰。志道。不是只守箇空底見解。須是至誠懇念。念不忘。所謂道者。即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正是專志於此也。○志道如講學。力行皆是。○困勉錄。志。真知行不專屬知。○胡氏曰。道猶路也。故適字。他岐字。皆自路言之。

據於德。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行此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德而不持。則持守之功。不能保得者。之不失。乎。故必拳拳服膺。務使此德常有。諸已則始終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據於德。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朱子曰：德是心得，此道如欲為忠而得此忠，欲為孝而得此孝，既得之亦會失了，須當照管不要失了。○四書通集註訓德字承上文道字來，下文心德之全亦承德字解以見道德仁若有異實只是一理。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體此道而心德純全謂之仁，仁而不依則私欲有時復萌，能保全者之不虧乎？故必念念在茲，務使此仁無一息之閒斷，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朱子曰：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此心常在，不合少不走作，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德是逐件上理會的，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仁是逐處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一，便閒斷了。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懷新堂

存疑仁與德有分別，仁是心德之全，德則不必其皆全得一件，亦謂之德，得十件亦謂之德，皆不得謂仁。必心德全善備方謂之仁。既仁了又何須依心德雖全然未至於純熟不能無閒斷時，如顏子三月不違是有閒斷時也，故必依於仁無終食之閒違，仁是依也。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

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閒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夫志道據德依仁是本之在內者，無不盡矣。至於名物度數雖藝文之末，然亦至理所寓而日用不可缺者，又必隨其餘力游心於此，則有以盡乎物理，周乎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閒，其心亦無所放矣。本末兼該，內外交養，為學之全功也。

朱子曰：此句比上三句稍輕，然亦不可大段說輕。○存疑游藝之功與志道據德依仁亦是並行如餘力學文意，不是未到依仁時且都不得到依仁後方從事也。○問小學之功以學藝為先，此却於依仁之後教人何也？曰：小學習其事，此是究其理，習其事者方致力於儀文度數之閒，未必能通其意，究其理則有深造自得之妙，非初學所可同年語矣。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懷新堂

朱子曰：以先後之次言之，則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後藝可游，以疎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據德者未如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乎游藝之周於外也。○程氏復心曰：先後之序，輕重之倫，以用功言，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自其本體而言，道德仁藝凡四者，則道德仁為本，而主於內，藝為末，而主於外，以用功言，志則依游，凡四節，則志據德依仁，而藝為最重，而可輕用力之時，不先倫序，既能處重者而務於先，又不可以輕者而遺於後，則本末可以兼該，內外得以交養，而日用之閒所謂志據德依仁者，無少閒隙，從容之際，所謂游者，又有涵泳從容，真不知優入聖賢之域矣。

自行束脩以上章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小註：此夫子自發其誨人不倦之心。

脩脯也。十庭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

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

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人生皆善。皆當有以教之。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理耳。苟自行束脩以上。雖厚薄或殊。而知以禮來。吾未嘗

不諄諄然誨之不倦焉。亦在學者之自勉已耳。

錢弘人曰。聖人特借束脩說來。全是鼓舞後學之機。惟曰吾未嘗無誨。只是要吾人領會此意。欣然自得。不徒曰大道爲公已也。設說語云不知

來學則無往教之理。此意輕。

不憤不啓章

說統此言教不可輕。正欲學者勉爲受教之地也。翼註不啓不發不復一例。三平看勿以下段承上二段。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九

懷新堂

子曰不憤不啓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

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

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

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

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

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

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曰君子教人固當盡言無隱。然必其人有受教之地而後可。如人之求道有用心思索而未通者。謂之憤悱。

則有可通之機。吾因爲之開其意。則豁然通矣。若不憤則在

彼本無求通之心。我何從而開之乎。不啓也有心知其意而

口未能言者。謂之悱。悱則有可達之勢。吾因爲之達其詞。則

暢然達矣。若不悱則在彼本無欲言之心。我何從而達之乎。

故不發也。至若理之相因而見者。猶物之有四隅也。若舉一

隅以示之。而不能以三隅反。証則意見凝滯。雖更端以再告

則不復也。學者可不勉爲受教地哉。

慶源輔氏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已。憤有鬱滯之意。口欲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悱然而不能自伸。悱者屈抑之貌。翼註憤者意全未開。故啓以開其意。悱者意稍開。但詞未達。故發以達其詞。三隅不是道之全體。蓋使悟道之全體。則又何復告之有。友三隅者。只借言其類推之多耳。蒙引或曰。若能以三隅反。又何待於復日所復者。又別一件道理。非以三隅復之也。○兩勉錄憤悱在未教之前。三反在已教之後。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十

懷新堂

蒙引此章見聖人哀樂中節性情之正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宋濂記者謂子哀有喪者食於其側則不能甘味未嘗飽也。

附錄厚齋馮氏曰。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世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爲記耳。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

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性情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

以學道

子於是日而他人之喪而哭則
餘哀未忘終是日自不能歌樂也

與也若自己之喪豈但是日不歌哉

用之則行章

義註此章前以出處之時許顏子後
以義理之勇進子路上下不必牽強聯合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

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謂顏淵曰吾人出處只看時之所遇何如耳或以仕
為通而至於枉已徇人固不可或以隱為高而至於絕人逃
世亦不可惟是世苟用我時可行也則出而行為不先取必
於行也世苟舍我時可藏也則退而藏焉不先有心於藏也

論語述而

論語述而

士

懷新堂

或出或處無一毫意必於其間方是隨時處
中道理惟我與爾其心同其道同能有是夫

道自在其中。我與爾我和你非許與之與下二節與字
又是相與共事之與與此不同。蒙引有是夫猶云能然也
不是有其具。宋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人
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
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
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惟我
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

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子路因子獨與顏淵問曰子若
行三軍則誰人可與意以勇自負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也

暴虎徒馮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
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
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

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
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

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
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

論語述而

論語述而

士

懷新堂

子曰我行三軍不懼與也若徒手搏虎徒步涉河甘心
必死而無怨悔者吾不與行三軍也必也平日為人不能
以慎事亦不蓄疑以敗謀事到而前不敢怒暴而凜然有危
懼之意好用計謀預先斟酌而必果決以成之此方是持重
詳審智勇兼備之人吾方與
之行三軍耳何取於徒勇哉

朱子曰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
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
是臨事時又更審一審蓋問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
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後能慮慮字
相似○蒙引臨事懼好謀成以素行言非謂行三軍時也○

臨事而懼是就心說好謀而成是就事說必能懼而後
能謀

富而可求也章

富而可求也章

陳氏曰此章為中人以下設言之耳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者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曰人之役役以求富者意以富為可求耳若使富而可以人力求也則雖執鞭至賤之士吾亦為之而不辭矣如有命焉不可強求則亦從吾所好之義理而安之耳何必終日營營以取辱哉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主

懷新堂

附錄存疑本文兩字俱指中人說今人都作聖人自言恐味是看來朱子亦不是如此說蘇氏聖人未嘗有意求富之說故園外之○實註如字乃轉語詞非設言也○或問小註蘇氏曰聖人將教人以勿求則人猶有得之心特迫於聖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為高其開闢固其屬餘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以無有也

子之慎齊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謹之時不操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

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門人記夫子所謹慎者有三一日者蓋齊以交神苟有不慎則志意渙散神必不享夫子必內秉寅恭外教儼格務致其誠焉一日戰蓋戰者衆之死生國之存亡係焉苟有不慎則不能制勝夫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務出於萬全焉一日疾蓋疾乃死生存亡所係苟有不慎必至傷生夫子無疾謹漸防微有疾則加意調護而不敢有忽畧焉

子在齊聞韶

慶源輔氏曰夫子之學韶樂非但有以極其聲容節奏而已併當日大舜無不精誠之德當時雖無平成之治所關蓋善盡美之實而得之不齊如身有其事親歷其時也則其誠意之深而見於歎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足以及是也

常情之所

能測也

古

懷新堂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夫子在陳得聞韶樂之音因而學之三月之久心一於是存不知肉味之為甘者遂不覺發歎曰吾向也但聞韶樂之美然不意其情文兼備至於斯極也蓋其相契之深故歎息之者有如此

宋子曰三月大納只是言其久不是真個九十日○三月當作一句點蓋是學節樂三月耳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不知肉味是所思之事大而飲食不足以奪其心也

夫子為衛君乎章

正義通章重一仁字○夫子取夷齊在仁其不為衛君只為他不仁非特爭與讓反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葬而國人

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

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

也

論語述而

論語述而

宜

懷新堂

朱子曰居衛時適晉人納蒯聵而其子輒拒之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私問子貢曰不知

吾夫子亦以衛君為當立而為之乎

朱子曰子以兵拒父是多不順自不須疑而問冉有疑夫子為衛君者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蒯或當

立也故疑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

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

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

其中子其後武三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

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

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

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

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

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蹠爾何怨之有若

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

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

故知其不與輒也

朱子曰子貢以衛君拒父爭國難於顯言而伯夷叔齊則兄弟遜國者也其事可以反觀乃入而問曰伯夷叔齊何如人也

論語述而

論語述而

未

懷新堂

子曰二子遜國而逃制行高潔是乃古之賢人也子貢以二

子雖賢然其所為或出於一時矯激而後或有悔焉則衛君

猶可恕也故又問曰二子遜國之後其心亦有所怨悔否乎

天倫為重各要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所以求仁也

既而不違父命不悖天倫是求仁而得仁矣其心已遂又何

怨悔之有乎夫子既以讓國為是必以爭國為非而不為

衛君之意可知矣故子貢山語冉有曰夫子不為衛君也

朱子曰問子貢欲知為衛君何故問夷齊朱子曰一箇是父子

爭國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翼註賢人只就讓國說勿兼諫伐怨是怨悔不是怨恨○問夫子以夷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問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為何耶朱子曰夷齊之賢天下莫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為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憾也二子雖賢而衛君之爭猶未為其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起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以燭乎衛君父子之聞其

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故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雲峯胡氏曰。人心雖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即乎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以父命為重。是伯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伯夷之心方安。叔齊以天倫為重。是叔齊之心合乎天理。而後叔齊之心方安。集註下一安字。便見夷齊不怨。若怨則不安矣。轉之拒父。全無人心。天理於心安乎。○翼註夫子不為。只在忍心害理上斷之。

飯疏食飲水章

○翼引此章亦示人以內重而見外輕之意。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食之也。疏食。糜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

困窮章

論語述而

七

懷新堂

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人心隨遇為忻戚者。皆其中無所得也。如我所飯者。疏食。所欲者。水。曲其肱而枕之。貧困可謂已極。然吾胸中真樂。初不因是有。抑蓋亦已在其中矣。彼不義而富且貴。雖欲食居處。可以極人生之欲。然於我視之。直如浮雲。然何動於中也。而又安足移吾之樂哉。

○朱子曰。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自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為所動矣。○樂字在先。理會得樂後。方見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

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如浮雲。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聖人表裏精粗。無不賅徹。其形骸雖是人。其實只是一箇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

加我數年章

○小註。夫子假年一數。正深明易道之無窮。以教人。亦是聖人唯日不足之意。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書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作假

困窮章

論語述而

太

懷新堂

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曰。易之為書。天時之吉凶消長。人事之進退存亡。畢具於中。乃聖人教人。窮過之書也。我嘗欲學之。以盡其妙。而今則老矣。天若假我數年。使得卒其學易之功。凡天時人事之理。無不融會於一心。由是而見。諸行事。庶幾能審動靜之時。得趨避之正。雖未必全然無過。而亦可以無大過矣。夫聖人全體易道。猶藉學易而後能無過。正謂易理無窮。欲人及時勉學。

○程子曰。統加我數年。不是年紀。須以工夫說。○存疑。吉凶消長之理。以天時言。進退存亡之道。以人事言。要之。人事與天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充

懷新堂

時亦相因。天有是時，則人有是事。如乾之初陽在六時之消，占日勿用，人之退九五居尊時之長利，見大人人之進以例。推之，繫可見矣。○困勉錄：易當兼不易變易說，過當兼心過身過說。○覽軒蔡氏曰：進退存亡之正易之道也。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學易之道也。聖人雖日生知亦必有驗乎易。蓋聖人之道，即易之道也。聖人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豈有過差乎？夫子謂加我數年，則於學易也不敢易，謂可以無大過，則合於易也。無甚差，皆不敢當之謙詞也。謂無甚差，則為無差矣。○西山真氏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陽為善為吉，陰為惡為凶。獨言陽則陽自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為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為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月盈則虧，若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全體皆易也。○朱子曰：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當見

子所雅言章

折衷此記夫子教人所常言也。註切於於日用之實，只在性情政事節文上看出。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言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

之語而類記之

公門人記夫子之教，固因人而施，然平日所常言者，有三。一是詩，蓋詩之為言，有美有刺，吾人所以養性情者，莫切於此。一是書，蓋書之所載，有治有亂，吾人所以考政事者，莫切於此。一是執禮，蓋禮主恭敬，而有節文，吾人欲養其德性，使有所執持者，莫切於此。此三者，都是切實道理。緊要工夫，夫子常言之，欲人時時用力而不解也。

附錄：朱子曰：古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地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雙峯饒氏曰：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耳。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說書記者：記夫子之言多矣，如子以四教于，罕言子不語怪力亂神，又尊味之詞，蓋此是述詩書執禮而又尊味之詞，蓋恍然會意，夫子平日所言，莫非是也。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羊

懷新堂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只學而不厭一句道盡。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不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

名言者與。

名言者與

葉公問孔子之為人於子路，而子路不對。

新安陳氏曰：一則葉公不足以知聖人，一則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

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本義子問之謂子路曰葉公之問蓋欲知我之爲人也汝當時何不對之曰其爲人也惟篤於好學而已方其理有未得也則發憤以求之直至於忘食及其既得也則欣然自樂雖事之可憂者亦忘之未得而求至於得則憤者未嘗不樂已得而向有未得則樂者未嘗不憤二者循環日有孜孜而無所止息雖老之將至有不自知者吾之爲人如是云爾汝何不以告葉公耶

論語述而

論語述而

三

慎軒堂

本義子曰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理代至非將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謀詞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詎之意矣○蒙引夫子一憤一樂循環於終身可見其無一善之或遺是謂全體無一毫之不遺其極是謂至極又無一時之或息是謂純亦不已本文三句一氣讀下○正解發憤三句正爲人之實奚不云爾緊相呼應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達說此章不重辭生知之名見求知有道非好古敏求不可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

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本義子曰人見我之與知乎道也或以生知目我矣然我固非生知而不待學習者只是見得此理都具於古人之典籍所以篤信好古汲汲然勉力以求之而能有所知也豈真生而知之者哉

子不語章

總旨正解此章以理字作主怪力亂俱非理之正故不當言神又理之至微却未易言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論語述而

三

慎軒堂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本義記者謂夫子教人固無所隱然亦有所不語者如怪異反常勇力妨德悖亂害治鬼神惑人皆不與人語其爲世道人心妨

者深哉

附錄蒙引語與言有別自言曰言答述曰語不語者人雖言及而已亦不答也觀註聖人所不語又曰不輕以語人可見○怪者山精水妖天地變異之類力者如鳥獲之能舉千鈞孟賁之生拔牛角孟說之扛鼎是已悖亂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之類也鬼神者日月星辰之所以升降風雨霜露之所以慘舒四時之所以代序萬物之所以榮枯者是也○語怪

則客人惡。力則客人爭。語亂則客人悖。理逆倫之事。語神則客人馳心於不可測。知之境。故聖人謹之。

三人行章

論語 說統此夫子亦人能自得師之學。全重擇上。舉三人以概。按交舉行以概。日用舉善不善。以概善惡。變態之極。致知此則無往不。可以得師。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

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附錄 子曰學無常師。人能存心為善。豈必授業樂羣之時。而後有師哉。誠是彼此三人相與同行。必有我之師焉。蓋師也。

論語 述而 懷新堂

論語

者所以引人為善。戒人為不善者也。三人同行其一為我。彼二人者。豈無合於理而為善者乎。我則擇其善者。景仰而從之。以從之是善。固我之師也。豈無不合於理而為不善者乎。我則反觀內省。改其所為。而不由之焉。是惡亦我之師也。何以

遠求為哉。

附錄 朱子曰。人若以自脩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善乎前。者無不足以發吾善。理之正。○雙峯饒氏曰。此始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亦有我師。此則言外之意。○兩軒

張氏曰。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

天生德於予章

天生德於予章

論語 因勉錄。此與匡人章。另是一樣議論。與公伯寮章不同。與用舍行藏章亦不同。蓋此是聖人以天命在己。自信安命。道之說。亦不足以講此。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魋。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天害已。

附錄 昔夫子適宋。桓魋忌夫子而欲殺之。門人懼其不免。夫子曉之曰。人之死生禍福。皆出於天。若天無意於我。必不生。子如是之德。天既生子。以如是之德。則天心固有在矣。天之所祐。誰能違之。桓魋亦人耳。其奈我何哉。夫子托天自信。所以警強暴也。

附錄 朱子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其易。惟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吳氏曰。其如命何。猶聽命於天也。其如子何。則天命在己而已。與天為一矣。故其論公伯寮也。猶以廢與不可知之辭。道之若其人。桓魋則為斷然自信之說。

論語

史記 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

論語 因勉錄。此章看來。只是教不曠等之意。二三子以夫子為隱者。但問夫子之文章。而不問言性與天道也。夫子云。無隱者。則以文章自有性與天道也。但欲我言性天道。則固有其候焉。而不可曠等也。蓋教之不能不似隱者。教者所無如何也。而要之。皆非隱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

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本自高深而平日教人則甚平易疑必有所隱而然故夫子釋之曰二三子以我為有所隱矣而不相示者乎不知在之與爾初未嘗有所隱也蓋道理在人本是高明簡易吾身之所在仰道之所在吾無所行而不昭然示爾二三子者是丘之所以為丘也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章

懷新堂

隱語無往包得作止語默或指躬行說較註畧差○與字對隱字看是丘也言聖人不倦此乃丘之為丘也若有隱非丘也○存疑聖人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貫之而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則其進為之序也由卑近則高遠可致舍卑近而務高遠則躡等凌節終無可至之理矣故聖人即日用常行者以立教而不以高遠示人正欲使學者由近以及遠積小以成大是其淺近之教正所以進於遠大之階不教以高深者正所以教之也○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所包甚濶作與語之為教人易知之止與默之亦為教所當知也○朱子曰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而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行庶物森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洒掃應對

子以四教章

道理也在裏面

徐微註曰此亦自門人所見言非聖人有此四科之設也○困勉錄四者皆當以道為主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門人記曰夫子之教亦多術矣而其大要有四一日文道誠於名象不有以講論之則無以爲窮理之功故夫子每教人以學文也一日行道切於日用不有以踐履之則無以爲體事之要故夫子每教人以脩行也一日忠道存於盡已夫子每教人以忠使其行之發於心者肫肫懇至而無一念之欺也一日信道本於以實夫子每教人以信使其行之反於心者體體篤實而無毫之偽也知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章

懷新堂

當從外說入○困勉錄文行相須而有先後行忠信亦相須而不可分先後雙峯饒氏謂外面能行然後方可責其裏面誠似未是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新安陳氏曰入德有門戶進德有闢奧自有恆而入學而充之以造其極有至聖城之理虛誇無恆者尚無入德之門戶况敢望進德於闢奧乎末三句言不常之失以明有恆之義學者以希聖為標準而能以有恆為入門其庶幾焉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人之品第不同隨其所造皆可上進彼神明不測之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才德出眾而為君子者斯亦可以慰吾見聖人之思矣

業引聖人者大而化之
者也君子者大而化者也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然君子去聖人不遠豈易得哉不惟君子不可得而見也至於天資粹美之善人吾亦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存心不

二之有恆者斯亦可

以慰吾見聖之思矣
附錄朱子曰善人是資質好底人自然無惡有恆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可謂善人自然好處在然善人有恆皆未知學問者也此以進於聖人非與其終於此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毛

嶺新堂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

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

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

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夫有恆者之與聖人其遠矣吾何以政思哉正以其行之有常也奈何今之人存心虛偽本全無也而為實有之狀

本空虛也而為盈滿之狀本寡約也而為侈泰之狀若此者雖偽為於一時而本之則無後將不繼欲其守常而不變豈

可得乎蓋難乎其有恆矣人若能純實無偽而充之以學則可由善人而君子由君子而聖人不終於有恆而已此吾所

以思見

其人也
附錄困勉錄亡而為有三句俱兼語言張大容止華飾者皆是欲冒為聖人君子善人底意思○實註亡是全無虛是所

有者少約是有所未甚多分淺深看只是有得盈是有所底充滿是有所底甚大亦分淺深看○朱子曰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

子釣而不綱章

小註此章要看得仁心自然方合聖人釣亦亦是古禮必欲避此入二氏之妄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

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

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

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如此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美

嶺新堂

記者謂夫子少賤時或為祭祀賓客之需有時漁獵然其漁也釣之而已不用網以盡取之其取禽也弋之而已不

射宿者以出其不意此可見聖人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也

附錄業引綱即大繩弋即生絲不日綱而日綱者以其大繩屬網也不日射而日弋者以其生絲係矢而射也○存疑不免於釣弋取物之義也不綱不射宿愛物之仁也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說約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則似嫌以知自任故又日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不通知之次

也言雖無不知非知之者耳多聞以下皆頂我字是夫子自說故日謙詞而勉人求知之法亦在裏面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

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本義 子曰。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世蓋有不知其理而妄作者。若我則無是也。然我所以得進於知者。亦以求知之有道耳。多聞乎。古擇其善者而從之。以行。多見夫。今而舉其善惡之事。盡識之以相參考。得於人者。無窮。裁於己者。有據。則其知日深。雖未能為生知之。上亦知之。次也。

附錄 朱子曰。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聞見皆欲求其多。否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便有從。意故不言擇。善聞見亦互相發明。不可泥看。問不知而作。作是速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困勉錄。不知。

四書章句

完

懷新堂

其理兼當然所以然之理為是。說物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多聞而從。多見而識。便是學。知亦依舊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話。

互鄉難與言章

本義 說統聖人接引後學。其心惟恐人之入於不善。即自外於吾教者。猶且委曲開導。况夫慕道而來。即此向進一念。已開自新之路。若復變其官。將令人望而自阻。反堅其不肖之念矣。聖人止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後學之意也。若止說待物之洪。洪是邊見。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也

互鄉難與言。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本義 互鄉之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一日有童子請見。而夫子見之。門人疑以為不當見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幸

懷新堂

本義 夫子曉之曰。凡人潔己而求進見。則其有悔悟之誠。可知我但許其今日之能自潔也。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且其有向善之心。可知我但許其今日之進見也。亦不許其後日之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何必為已甚乎。今童子正潔己以進者。二子可無疑矣。

仁遠乎哉章

本義 人固有以仁道遠而難至者。故夫子發此以示之。說統此蓋為已放其心者發。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

遠之有

本義子曰世之憚於為仁者皆以仁為遠也自我親之仁果遠乎哉天下唯求之不得得之不速者方可言遠若仁乃心之德我但欲仁而反求之則一念方動木

也貼在此句內須安在下句集註云云都是解我欲仁斯仁至矣而仁遠乎哉之意自見○朱子曰欲有好底如我欲仁可欲之謂善不是情欲之欲○新安陳氏曰斯字甚緊註即此二字貼斯字○問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朱子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手欲使是仁在遠處蓋人心只是有個出人不則入出乎此則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才覺得此心

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仁至我固有之也○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違仁也○困勉錄內反而求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至

陳新堂

之即此而在與程子所謂為仁由己微不同若專主程註則斯字義不出若專用困內又易涉陽明良知話頭須象說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困勉錄此章不必為昭公回護只要見得聖人所以周旋於君父之間者當與直躬章合看○吳氏曰隱諱者臣子

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旨矣葉公以証父之惡為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彼蓋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茂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

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蓋人臣於君稱美不稱惡而可

敗又未顯言不知禮之事故夫子直以知禮答之

大集而答都是因語與諱君失意不相干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匪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

宋女子姓者然

本義及孔子既退司敗乃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直道而行不為黨其由今觀之君子亦黨乎蓋禮不娶同姓魯與吳皆姬姓而魯君乃娶吳國之女為夫人是與同姓為婚矣却假詞掩飾不稱曰吳孟姬而稱曰吳孟子娶吳之女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至

陳新堂

宋之姓其能掩乎是其不知禮甚矣若君而知禮誰不知禮者乎不知禮而以知禮與之非黨而何

困勉錄孔子別司敗而退者知他必不滿意之稱倘再面證如何答之亦委曲為公意也○翼註黨只是匪人之非乃黨之黨非黨援也○朱子曰不日孟姬而日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厚齋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

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說苑按通義史氏曰謂之魯稱之也謂之吳則紀其實謂之孟子則隱其姓皆昭公自為而自諱之也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

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本義 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夫子於此如以娶吳為是則病禮如以娶吳為非則病君乃自引咎曰丘也何其幸乎蓋人莫不幸於不聞過今丘也苟有過失人必知之既知於人則得聞於已豈非幸乎夫夫子既自任過則昭公不知禮可知既不失臣子之至情又不違天下之公議真可為萬世法矣

附錄 翼註初有過過字虛泛不要一字染著黨君觀苟字必字是泛就平日言人必知之只是幸人之知而已不終於莫覺非幸可改之意○兩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姓為知禮乎若言為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已之過而已然而娶同姓

四書尊聞錄 論語述而 垂 懷新堂

之為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
聖人辭氣之開其天地造化與

子與人歌而善章

徐徹 曰此見聖人樂善無窮之心大舜舍己從人就此章自可想見○**雲峯** 胡氏曰此不過歌之善者耳夫子所以取之與之者如此則凡所以與人之善取人之善者可知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本義 門人記曰夫子常與人同歌而見彼人之歌辭意相協音律相和是歌之善者也此時夫子要與之相和然不遽和也且自停其歌使之即其所已歌者反覆復歌凡所以為善處皆審察而詳味之既得其善矣然後自歌以和之不但取彼之善為我之善而又以我之善助彼之善矣即一歌而樂善無窮如此

附錄 翼註歌而善只是音節之善不必太深○朱子曰若不待其曲終而遽和則幾於伐已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妙然後又使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與人歌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說約** 眼曰只在一必字他人或不使反之而已和之或使反之而不和之者矣○**雙峯** 饒氏曰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子之自和也○**附錄** 錄註中從容誠懇謙遜審密不掩人善五意反之和之兩層內俱有

文莫吾猶人也章

總旨 小註此章總是欲人尚行之意○**慶源** 輔氏曰勉人為其實而不廢其文但有先後緩急之序耳

四書尊聞錄 論語述而 雷 懷新堂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
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 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本義 子曰人之為學不在言而在行如或講論道理或敷陳政事煥然有文采之可觀我雖未能過人而猶可以及人也惟是身體力行事事都實有諸已而不為空言這是躬行君子我反而求之則全未有得雖欲勉焉求至而不及矣

附錄 翼引文者如說仁說義說得有次序有條理便是躬行君子則曰仁曰義一體之於身見之於事也○**朱子** 曰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存疑** 躬行君子是渾成語謂躬行之君子若說躬行君子之道不是

朱子曰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處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通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為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放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指意反覆更出互見曲折詳盡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

若聖與仁章

然於不厭不倦味之則又見其自然矣夫子之自謙與子華之體當如此分別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壹

懷新堂

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當時有以仁聖稱夫子者故夫子辭之曰若道德澤化之聖與心德純全之仁人則吾豈敢當哉抑以聖仁之道為之於已而不厭以聖仁之道誨人而不倦不遇如此而已矣公西華聞而歎曰夫子辭仁聖之名而自任不厭不倦者豈

以不厭不倦為易能乎正唯此不厭不倦弟

子所不能學也夫子何容辭聖仁之名哉
外也○新安陳氏曰此專言之仁也義禮智故為心德之全也存疑聖人不但不敢當仁聖之名又示人以造仁聖之學也必兼誨人者成已成物然後為人道之全也以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觀之可見○雙峯饒氏曰前以學不厭誨不倦為何有於我此却以二者自任何也蓋前章是泛說所以雖非聖人之稱至而亦不敢當此章是人以仁聖歸之已既遜了第一第二等只得且承當第三等底事所以勉人也○雙峯饒氏曰此非公西華自謂只贊夫子不易學不重弟子不能學上

子疾病章

子疾病子曰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美

懷新堂

子疾病子曰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夫子有疾子路請於夫子而欲行禱子問之曰疾病行禱果有此理乎子路對曰有之古誅文云禱爾于上下神祇是古人有行之者矣子日果爾有之則丘之禱亦已久矣不待今日有疾而始禱也

宋子曰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言我不用禱而不貴子路之非也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禱耳○病而與禱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禱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禱下策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後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冥漠不可知之問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而備

奢則不孫章

翼註與奢寧儉而在儉上探其本也不孫寧固重在不孫上防其害也此與林放章不同○朱利皇曰若說固儉有好處安見與字寧字之旨唯先將固字說得他弊處乃愈見奢之可危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卷

慎斷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

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先王制禮以得中為貴奢失之過儉失之不及皆奢中道惟其非中故各有其害奢縱底人便有驕傲底意思即禮所不當為者亦欲為之則必至於過度儉上而不孫若儉當底人便有率器苟且底意思即禮所當為者亦借費而不為則必至於朴陋無文而固不遜與固既有有害則皆不可從矣然以二者較之與其不孫也寧固蓋固只是文采不足其害猶小不孫則溢於禮法之外而為世道人心之憂其害大矣人可不以為戒哉

君子坦蕩蕩章

說統此章是摹寫兩人心境而境遇自在其中蕩蕩全從坦來要於平字中見出寬廣意誠感之上加一長字便見一生營營處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曰欲知君子小人之當觀其心境之不同君子心循乎天理素位而行故仰不愧俯不怍但見其坦然而蕩蕩無適而不寬廣也小人心役於物欲行險僥倖故非切切以謀利祿即汲汲以干名譽但見其長是戚戚無時而不憂慮也人品之殊如此學者可不審其取舍之幾哉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卷

慎斷

胡氏曰循理役於物乃蕩蕩感感之所由生也理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而平不僥不詐所以舒泰為物所役則求名役於名求利役於利行險僥倖患得患失所以憂戚○蒙引坦蕩蕩長戚戚皆兼內外言

子溫而厲章

子曰此章就大體上看○新安陳氏曰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性所以有中和自然之德容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閒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

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德全體中和故其見於容貌之間者時乎溫也可觀之中有嚴肅不可犯者存溫而厲時乎威也可畏之中有寬裕不暴烈者存威而不猛時乎恭也莊敬之中有自然無勉強拘迫者存恭而安蓋無往不得其中和如此

朱子曰曰溫曰威曰恭三字是主曰厲曰不猛曰安是帶說○說溫之恰好處便是威之恰好處便是不猛恭之恰好處便是安厲正見溫之妙不猛正見威之妙安正見恭之妙○溫以色言威與恭皆以身言○雙峯饒氏曰註全體渾然應德性句陰陽合德應氣質句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四書章句

論語泰伯

堯

懷新堂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朱子曰此章一則見泰伯全君臣之義所謂三以天下也二亦足以見泰伯全父子之恩所以民無得而稱也重在君臣之義至父子之恩亦帶說對待舉不得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

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

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衰而周日彊大季歷

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

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夫

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

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

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

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

春秋傳

朱子曰凡人有所讓者不足以言至德若泰伯其可謂德之至極而無以復加者矣何則以泰伯之德當商道衰周日強大之時固足以朝諸侯而有商之天下也乃與仲雍逃之荆蠻再三以商之天下讓於商且又托為採藥隱然不露其迹至今人莫得而稱頌之焉夫不利天下之大而委曲以全君臣之倫德之至也何如哉

四書章句

論語泰伯

卑

懷新堂

朱子曰論語兩稱至德一為文王發是對武王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對大王而言○三讓只是固讓

謂讓不取商之天下是以下讓商○朱子曰泰伯若從大王而取商之天下則天下為泰伯有矣故曰三以天下讓非因後來

文武有天下而推原以歸於泰伯也其意是會以天下讓也

泰伯不從此正泰伯之所讓也蓋天下處至於與仲雍逃之

荆蠻者特以途其父傳歷之志蓋知天下商之志既不可同傳歷之志又不當拒去之以滅其迹此亦因不從故有是事也○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夷齊之所執者君臣之義也泰伯之所執者亦君臣之義也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夷齊之於武王有犯無隱其去留不可以顯其迹泰伯處父子之間則當有隱無犯其去留不可以顯其迹此所以民莫得而稱之者也至德只在可取不取上而帶又泯其迹意不可全重其迹若重在泯其迹則文王之至德又說不去了○朱子曰太王見商政日衰是以有翦商之志泰伯惟如君臣之義毅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

未嘗說。邊不是泰伯之心。即夷齊如馬之心。天地之常。也大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通義也。於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

恭而無禮則勞章

翼註禮者中而已無太過亦無不及四者皆太過之弊。困勉錄註弊字要活看不是流弊只是病字意。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憊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子曰人之所行必有禮以為之節文而始無過中之弊。若待人固貴恭然恭而無禮則儀節繁多而不免於勞矣。處事固貴慎然慎而無禮則邊巡畏縮而不免於憊矣。功取固是美德然不以禮自守則逞其血氣必至於悍亂矣。徑直固

四書章句

論語泰伯

聖

懷新堂

是善行然不以禮自防則畧無合容必至於急切矣人可無禮以成其德乎

勞憊亂絞。朱子曰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恁的不恁的。若不合恭後却要去恭則必勞合當謹後則不恁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要去直如證牒羊之類便是絞。源輔氏曰恭慎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無禮以為之節文則過而為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章

朱子曰橫渠說未敢決以為定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為是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

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曰上之君子下之末幸也若能篤厚於其所親而盡吾之仁則民亦興起於仁而各親其親矣能不遺棄故舊而盡吾忠厚之道則民亦不偷薄而各厚於故舊矣蓋以身

教者從儀型觀感之聞初不假於賞罰號令以為之驅也。附錄業引此親字與君子不弛其親同兼父母諸父昆弟子姪說故舊即與故舊無大故之故舊同。新安陳氏曰親親也上厚則下歸厚上行下效也

曾子有疾章

總旨翼註此曾子以守身事親之孝訓戒門人。曾子二句示以身之能保壽云至免夫推言所以保身小子二字望門人亦保身也

四書章句

論語泰伯

聖

懷新堂

曾子有疾名門弟子曰啓子足啓子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

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誓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

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本義曾子平日能守其身。故於有疾將終之時。名門弟子而諱之。曰。啓余以視予之足。啓余以視予之手。曾子有毀傷不全者乎。然吾身體之所以如此。其全者以吾之有以保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而恐墜如履薄冰。而恐陷。吾平日之所以自保其身者。蓋如此。其亦可謂難矣。而今而後。吾知其得終免於毀傷。而可以無恐矣。大小子蓋語畢而呼之。以致丁寧。亦欲其如己之戒。慎恐

釋而一舉足不敢忘親也。
附錄存疑臨深履薄正意只是恐傷其身。翼註引詩中卽寓保身正意與別處正意在上下而引證之者不同。顧渥陽曰。吾知免夫。此是難免。底意思非作免底意思。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四書章句

論語泰伯

聖

煥新堂

李穀侯曰曾子之意蓋以脩身爲本也。正心誠意是上半截。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下半截。事幾舜脩己以敬便是這工夫。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提問之者問其疾也

本義曾子有疾孟敬子往問其疾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

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本義曾子將有言以告之恐其怒而不之謙故先自言曰鳥之將死則畏死之心勝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則本性之真見

其言也善而今我將死矣。有言則善言也。子其謙之。

慶源補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爾。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

四書章句

論語泰伯

聖

煥新堂

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貴乎道者則有三。容貌者民之所觀瞻也。不動容則已。一動容便要從容恭謹。遠了暴慢之氣。而使容貌皆得其近顏色者。民之所仰望也。不正顏色則已。一正顏色便要表裏如一。近於信實而使顏色皆得其

道辭氣者民之所承聽也。不出辭氣則已。一出辭氣便要順理成章。遠了鄙俗之失。而使辭氣皆得其道。此三者乃修身之要。為政之本。所當操存存察。而不可或違者也。若夫邊豆之事。器數之末。雖亦道所該然。其分別有司之守。而非君子所重矣。此吾言之善也。

子大夫其毋忘斯言乎。
附錄 蒙引此君子對有司而言。大槩指孟敬子一輩人說。不必專以德言。存疑不曰君子所貴之道。而曰君子所貴乎。道蓋言君子於其中所當貴者。緊對則有可則字。朱子曰。暴剛者之過。慢柔者之過。如狼戾固是暴。不溫恭亦是暴。偏肆固是慢。稍急緩亦是慢。陳氏曰。顏色以見於面者。言。

○朱子曰。近信是表裏如一。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只將不好底對。有便近字。對遠字說。○羅氏曰。辭氣二字。並重。同是一句。說語或出之以和平。或出之以乖戾。故辭之有氣。猶顏之有色。都要重看。○朱子曰。今人議論有雖無甚差錯。只是淺陋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動正出人人如此。工夫却在下面。○斯字來得甚緊。斯遠暴慢。魯云。便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問所以動容。

四書章句

論語泰伯

聖

懷新堂

貌而暴慢自遠者。工夫皆在先。歟。日此只大綱。言人合如此。固是要平日會下工夫。然即今亦須隨事省察。不令間斷。○新安陳氏曰。操存即日涵養於靜時者。省察即日前致察於動時者。○朱子曰。籩豆之事。亦道之所寓。非是全不用理。會只動容親三者。却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有司管。原其事為輕耳。

以能問於不能章

困勉錄通章以克己為主。○松陽講義此章註中。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二句說盡了此二句。合言之。只是。一箇無我。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附錄 曾子曰。義理本自無窮。而自足者。恆隘之人。已本無間。隔而量狹者。恆較之。凡以有我之未忘也。乃若義理。已知可謂能矣。顧以己之能。而問於人之不能。義理所知。已博可謂多矣。乃以己之多。而問於人之寡。能即有也。雖有其心。却似無多。即實也。雖實而其心。却似虛。其深。知義理無窮如此。人有干犯之者。則以情恕人。以理自遣。初無一毫計較之心。其不見物我之有間。如此。何人哉。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而今安在哉。

附錄 淺說能者。能知大義理也。不能則未有所知也。多者。博聞廣見。而所知者多也。寡則聞見孤寡。而所知者無幾也。有即所謂能。而無即不能也。實即所謂多。而虛即其寡也。以己之能。而問人之不能。以己之多。而問人之寡。能非自以為能。且多。而姑為是。退託以下於人也。但天下之義理無窮。已雖能知。而有矣。然容亦有未能知。或知之而未敢自信者。雖有

四書章句

論語泰伯

聖

懷新堂

而自視則若無焉。惟其有若無。此其所以以能問於不能。而彼亦或有能。而可以為吾資也。已雖多能。而實矣。然容亦有不盡知。或盡知而未敢盡以為然者。雖實而自視則若虛焉。惟其實若虛。此其所以以多問於寡。恐彼亦或多能。而可以為吾助也。犯者。我無所失。以召彼之援。而彼之與頑。粗暴自肆。其橫逆以干於我也。犯而不校者。非氣弱。而不能與校也。非慮患。而不敢與校也。非含忍。而不欲與校也。亦非待之以禽獸。而以為不足校也。蓋其所見者。遠所存者。大包含。偏覆初不知我之有間於人。而慍慍慈祥。又安知人之有犯於我。萬物既皆我。則我將誰校耶。從事於斯者。言其能為如是。非言其學為如是也。○不能且問。况能者乎。處逆境。尚無芥蒂。况順境乎。只用數句。便見顏子之知無不周。而德無不備也。○蒙引以能問於不能。四句。以知言。有若無。問者。終是其不能處。或未自信。處犯而不校。是所存者。大哉。人犯者。他不自覺。得此句對上四句。獨以行言。○但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便見今之無其人也。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松陽講義此章言才節兼備之人難得而以君子許之欲人自勵於才節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

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者不可偏廢也有人於此以其才可以託六尺之孤而為幼君之輔不但可以輔長君也可以寄百里之命而一國之政皆任其裁處不但可以相君以分理乎國政也其才之過人如此至於事變

四書章句

論語泰伯

畢

慎新堂

之來國勢捨獲人心搖兀死生利害之際而從違趨避實關係乎大節其人臨此時而所以輔幼君攝國政者卓乎其要理之精明而不可惑確乎其志氣之堅定而不可撓顧是非不顧利害論順逆不論生死其節之不可奪又如此若人也其可謂之君子人與然觀其才節之兼備如此信乎其為君子人也安得不深思若人哉

象引託孤寄命分為兩事看兩可以字可見託孤必兼寄命者如周公之於成王是也亦有寄命而非兼託孤者如高宗在諒陰政事聽於冢宰又如季任為任處守是也○困勉錄大節業引以事變言淺說就君子身上言尤直捷○問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朱子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欲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欲有為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有守○說統君子二句只反覆以致數美之意非抑揚口氣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說約按鄒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仁仁以德言弘則欲其全體之毅則欲其不息之較細提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任非毅無以致其遠

曾子曰凡人儼然而為士則心體不可以不弘而有寬廣之量不可以不毅而有強忍之力所以然者為何蓋以士所負之任甚重而其

朱子曰弘是寬廣却使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弘是執德不弘之弘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是時道理事物都著得若容民畜眾也是弘但是外面事今人多作容字說了則弘字裏面無用工夫處○翼註弘毅在體上說弘是有容毅是有守有容非容人只是容得道理與執德不弘反看○存疑任是死字猶云擔子也道路途也○新安陳氏曰弘言其量之容猶大車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之勁猶健馬之足以致遠○雲峯胡氏曰惟弘能勝重不以一善而自

四書章句

論語泰伯

吳

慎新堂

足也惟毅能致遠不以半途而自廢也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

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何以見其任重而道遠也蓋仁者人心之全德兼眾理備萬事而乃以之為己任則是舉天下之善盡萬物之理皆於我乎承載其任不亦重乎其任是仁也直至死而後已若一息尚存此志亦不容少懈焉則是向前策勵無可駐足之途畢力進趨無可息肩之所其道不亦遠乎夫任重而道遠如此士之所以貴弘毅也

【禮記】樂引仁者人心之全德。大而三綱五常。小而百行萬善。無一不統於此。○看集註必字不容字。後四句全說任重道遠。未盡在士者用功處。若說得欠。料便是弘毅了。須知任重道遠。是所以當弘毅處。○說約此四句解而兼歎之辭。

與於詩章

【朱子曰】古人自少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與詩立禮成樂。不是說用工次第。乃是得效次第。○譬如服藥。初時一向服了。服之既久。則耳聰目明。各自得力。此與詩立禮成樂。所以有先後也。

子曰與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四書章句

論語泰伯

兗

懷新堂

【朱子曰】古人為學。詩禮樂皆其大備者。然其得效則有次第。其先好善惡惡之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蓋詩有美刺風諭之旨。從容涵泳。易以入人。性情而感動其仁義之良也。

【朱子曰】興於詩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或問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埙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性情。有美刺諷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咏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也。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

所播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朱子曰】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蓋禮有節文度數之詳。外足以範人之日用。動靜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常久。服習則筋骸德性皆得堅固而不移也。

【新安陳氏曰】注恭敬處。已之道也。辭遜。接物之方也。節文。節文章也。度數。制度數目也。○恭敬辭遜禮之本也。節文。度數禮之文也。○蒙引卓然自立者。有定見。有定力。善必為惡必去。○或問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其難強者。故其去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剛辟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

成於樂

四書章句

論語泰伯

手

懷新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

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論 至末梢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蓋樂有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能使人安於仁義禮智之實以成其德也

附錄 新安陳氏曰此郭誠謂私欲之汗惡皆蕩蕩而無餘查淳謂道理純熟未純熟者皆消滅而無迹○或問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其林而能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焉○雲谷胡氏曰與於

附錄 詩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樂精立於禮行之事成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

民可使由之章

總論 說約按鄒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君教人之效則民字似亦只對上人言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

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

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附錄 子曰道理在天地間皆人所當知也然為上者之於凡民但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理之所以

然蓋所當然者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皆人生日用之事固衆人所能行者故能使之由若夫父子之所以孝慈則皆由於天命之自然與人性之固有者非中人以上者未足以語此故不能強使之知然則教民者亦以其可由者率之而所不可知者俟之而已

附錄 雙峯饒氏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朱子曰所由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以德齊以禮教以人倫皆是使之由不可使知不是愚瞽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無緣遂箇與他解說○山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不知之則沛然矣必使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其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不可使之知謂凡民爾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強知也○困勉錄惟其不能知愈不可不急使之由此論不可不補使之由正所以使之漸而知也

好勇疾貧章

附錄 折衷此以生亂之道戒人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附錄 子曰好勇之人有果於作亂之資乃身處困窮疾惡其貧而不肯安分則必以其血氣之強而濟其貪得之念雖悖逆有所不顧矣豈不至於作亂乎至於不仁之人本心已失而我徒疾惡太甚使之無所容其身則事窮勢迫必將求洩其忿而逞凶肆暴無所不至矣豈不足以致亂乎人當思所以弭亂矣

附錄 雙峯饒氏曰好勇而不疾貧未必遽至於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為亂○程子曰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慶源輔氏曰好勇者有果於作亂之資而又不安分是不知義也所謂有勇而無義為亂

此其亂在我。惡不仁本善也。惡之過當。使其人無所容。事窮勢迫。彼將以不肖之心。慮之肆。其不仁之毒。以求免。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此其亂在人。而致亂亦在我也。○陳伯玉曰。何以處好勇者。試其家。奉於職事。塞其貪心。於利祿。何以處不仁者。示之以不測之路。威寬之以自新之路。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說統此章戒恃才意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於各鄙尚也。○程子曰。此甚言

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

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

陽書尊卑錄

論語泰伯

章

懷新堂

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

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人非才之為貴。而不恃其才之為貴。古聖人才藝之美。莫如周公。然周公亦有頑膚之德。未嘗驕也。有勤施之德。未嘗吝也。所以為天下後世法耳。如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不免於驕。焉謂人皆不及已。且不免於吝。焉謂不欲善與人。同則無其德。而大本失矣。其餘才藝。亦何足觀之哉。夫有周公之才而驕吝者。且不可況無周公之才而驕吝者乎。

聖人胡氏曰。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張子曰。古聖人才藝之多。莫如周公。觀其自言多才多藝。可見故借以明之。○朱子曰。誇人所無。是驕。揆已所

有是吝。○東陽許氏曰。其餘亦指才言。

三年學章

說統此示人以純心之學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于祿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

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學以明道。學成而祿自至。原非以于祿也。然世間有為祿而後學者。亦有始學而利祿之念。即生者。有人於此。三年之久。從事於學。而其志不在於祿。則是為己。而不為人。謀道而不謀食。非祿之深。而養之粹者。不能也。豈易得哉。

小註志字。須合註。講朱子易至為志。不是無暇分心。是絕不動念也。○說統三年亦大槩言其積久。然亦是活詞。○三魚堂道編。不易得。兼所養者純。所見者大言。

篤信好學章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

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

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陽書尊卑錄

論語泰伯

章

懷新堂

困勉錄此章與中庸尊德性二節一樣看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

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

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子曰。君子之修身處世。必學問操守。兼造其極。乃為盡善。故學貴於信。不篤信。則志意不專。而不能好學。然徒篤信而不能好學。以明理。則有不當信。而信愈篤。信而愈不得其正者。故篤信。又須格物致知。以好學。焉道真於守。不守死。則節操不堅。而不能以善其道。然徒守死。而不足以善其所守之道。則為無用之守。雖守死。而終不合其宜。故守死。又須

準經合義。以善其道。焉有學有守。則知之明。而行之正矣。

準經合義以善其道焉有學有守則知之明而行之正矣

其政與我無預而乃商度其可否條陳其利害則非其分矣故不在其位不可圖謀其政所以安本然之分而遠侵越之也

師擊之始章
○新安陳氏曰問而告是推廣餘意也

○勉錄此章之意不是美關雎全為師擊適齊而發始字重看追憶其盛所以傷今

子曰師擊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擊魯樂師名擊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

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擊在官之初

故樂之美盛如此

四書章句

論語泰伯

卷

懷新堂

子曰昔吾自衛反魯適師擊在官之初其時詩樂之殘缺者補之失次者序之一時所作之樂備極盛美直至關雎

之卒章其首節之盛其洋洋乎盈於耳而令人傾聽也哉蓋至今猶可想慕焉已

○關雎引關雎一詩在詩則為首章在樂則為卒章故曰亂洋洋乎盈耳哉舉終以該始言自始至終皆美盛也

狂而不直章

○折衷此概人氣習之惡而警之以不屑之教誨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恇恇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恇恇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

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

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

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凡中才以下之人不能無病然有是病亦必有是德如好高者多直幸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多信實此其常也今或在焉而不直或侗焉而不愿或恇恇焉而不信則有是病而無是德吾蓋不知其人矣此深絕之詞也

○沈古疾曰此章是訓詞非形容之詞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

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人之為學將以求進於道也研窮以求其知體驗以求其行惟日孜孜其用功已如有所不及而其心猶悚然

四書章句

論語泰伯

卷

懷新堂

○勉錄此章之意不是美關雎全為師擊適齊而發始字重看追憶其盛所以傷今

○沈古疾曰此章是訓詞非形容之詞

子曰人之為學將以求進於道也研窮以求其知體驗以求其行惟日孜孜其用功已如有所不及而其心猶悚然

○沈古疾曰此章是訓詞非形容之詞

子曰人之為學將以求進於道也研窮以求其知體驗以求其行惟日孜孜其用功已如有所不及而其心猶悚然

○沈古疾曰此章是訓詞非形容之詞

子曰人之為學將以求進於道也研窮以求其知體驗以求其行惟日孜孜其用功已如有所不及而其心猶悚然

子曰人之為學將以求進於道也研窮以求其知體驗以求其行惟日孜孜其用功已如有所不及而其心猶悚然

子曰人之為學將以求進於道也研窮以求其知體驗以求其行惟日孜孜其用功已如有所不及而其心猶悚然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章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子曰常人有一命一爵之榮未免志得意滿何其役於物而自卑小也乃曠觀古昔巍巍乎見越物表量包宇宙而心體極其高大者其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乎舜禹以匹夫之微一旦有天下富貴可謂極矣乃視之漠然不以為樂全似真已不相關涉者然其舜禹之心

論語集注

主民言巍巍不與在二聖心體上說不與勢位壓倒故曰巍巍

大哉堯之為君也章

大哉堯之為君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無能名焉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子曰自古以來帝王多矣大矣哉冠古今而獨盛者其堯之為君也何以見之彼巍巍乎極其高大而無不覆日者惟天而已惟堯之德光被於神化之餘而廣運於推行之下殆與之合德而無間焉故其德之廣遠蕩蕩無涯當時之民無能舉而名之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信乎其大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巍然煥然而已

夫盛德妙於無形而大業顯於有象吾見巍巍乎崇高者其有成就之事業也如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治績之隆有莫可得而向者焉煥乎光明者其有施布於天下之文章也如禮樂成備法度修明治具之彰有莫可得而撝者焉所可見者如是而已是雖莫非其德之所發而亦豈可得而名之哉於以益足見其德之大也

論語集注

主民言巍巍不與在二聖心體上說不與勢位壓倒故曰巍巍

大哉堯之為君也章

大哉堯之為君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無能名焉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舜美唐虞者不在才而實在德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本義門人將述孔子評論人才之言先記之曰有虞帝舜躬堯而有天下其時有臣五人而天下以治蓋舜得五人之功

如

仁山全氏曰禹為司空平水土稷名稷為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飢界為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皋陶為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為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意物不為民害

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

可謂才也

論語泰伯

空

懷新堂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

畢公榮公太顛闕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

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

本作亂古治字也

文王大黜未集而武王克成之其誓師之言有曰子有撥亂之臣十人蓋武得十人之助如此

脚預列於此敘而不議為妙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

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

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

閒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

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孔子有感而歎之曰古語云人才之生最為難得以此觀之豈不信然乎吾觀武王得臣十人而周室安人才之盛如此考之於古惟唐虞交會之際其時氣運方隆人才蔚起

視我周為獨盛耳降自夏商皆莫能及也然數止十人已為少矣而中間有婦人焉不過九人而已夫以

周之盛而止有九人才難之言不信然哉

慶源補氏曰詳味夫子之言便使人有敬重愛惜人才之意○說說此節周是數才之難實是數周才之盛勿作不足之詞唐虞一句重周言而以唐虞形之須看一際字若使唐不際唐虞不際唐則其盛亦不能如周夫唐虞一盛家麥千載至周再盛固見才難除却婦人止有九人尤見才難

可謂才也

論語泰伯

空

懷新堂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

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

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

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

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日起之而自為一章

周之才因與唐虞比隆矣然豈獨才之盛已乎吾因是有感於我文王也文之時天下歸周者衆以天下之勢而三分之周已有其二矣文王則以服事殷無一毫利天下之心周之德其可稱至德也已矣與唐虞揖遜之德何多讓焉才德並隆此周之所以為盛也

宋子曰文王之率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
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盡去
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
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
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代紂觀政於商亦豈有
取之之心而紂固有後心武王乃見天合人心之歸已也不
得不順而應之故曰子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
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

禹吾無閒然矣章

折衷此夫子贊禹以立君天下者處事之準
也首句虛中三句正詳之末句就上事深美之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
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閒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非薄也致孝鬼神謂享

四書尊聞錄

論語泰伯

卷

懷新堂

祀豐潔衣服常服也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
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
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身
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
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

子曰凡君天下者所為不協於中則得指其隙而議之
若夏禹者吾無閒然矣玉食萬方飲食非不足奉也乃却珍
羞而進粗糲其自奉之淡薄如此至於奉祀郊廟則犧牲粢
盛務使豐潔又致其誠孝而無敢簡焉玉帛萬罔衣服非不
足華也乃舍華綺而衣粗惡其被服之朴素如此至於臨朝
承祭之黻冕則服物采章務求盡制又極其華美而無所吝
焉四海為家宮室非不可崇也乃安卑隘而戒峻宇其自處
之簡陋如此至於田間溝洫則又胼手胝足竭盡其力而不

以為勞焉宜儉則儉宜豐則豐會
無罅隙之可說禹吾無閒然矣

說統不但曰孝鬼神美黻冕而必曰致者內極其情外
備其物也○鬼神似常兼天地祖宗黻冕似常兼朝祭○私
陽講義書言濬映洵在艱食鮮食之前是治水時事此言盡
力溝洫是治水後事蓋溝洫是隨時常經營的治水時自有
治水時之經營即位後自有即位後之經營若認作一時事
則便是作司空事不是為天子事矣○淺說盡力乎溝洫亦
謂之豐者多費財而後謂之豐

白虎通黻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黻諸侯赤黻大夫
葱衡黻以華為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
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禮記王藻天子玉藻十有
二旒前後邃延註下旒前後垂旒之玉也藻雜采藻繩之貫
王者也以藻穿玉以玉飾故曰玉藻深也延冠覆也玄表
而纁裏○周禮又官司徒送人凡治野夫開有送送上有徑
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考工記匠人為溝洫九夫
為井井開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開廣八尺

四書尊聞錄

論語泰伯

卷

懷新堂

深八尺
謂之洫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七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八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章

折衷此記聖教之所謹也。說統利字。峇讀斷。謂夫子罕言利命非利也。亦與利罕言也。仁非利也。亦與利罕言也。

一則恐其論於卑汗。一則恐其驚於高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

罕言也。

四書章句

論語子罕

懷新堂

門人記曰。夫子平日教人。雖言無不盡。然亦有所罕言者。凡事只循義而行。而利在其中。若一計利。便有害於義。故罕言之。至於命。則理精微。而難言。而氣數又不可盡委。故亦與利罕言之。仁則統乎萬善。數言之。不惟使人踴躍。亦使人有玩之心。故亦與利罕言之也。

朱子曰。罕言者。不是不言。特罕言之耳。困勉錄利。不止貨利。凡計功算效皆是。策子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詳。尋詳。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云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者。即害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朱子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踴躍。亦使人有玩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象引命之理微。此理字不對氣。而言。乃兼言也。仁兼理事。說統百行。該眾善。其道最大也。

達巷黨人曰章

困勉錄。此章有五病。首節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

藝之名。一美一惜。總在大字內。惜無成名。不是惜夫子之不能成名。乃是惜人之不能名。夫子總是贊詞。故註總謂之者。與湯湯民無能名。例但彼之無名。說得深微。此只就博學上看。出說得粗淺耳。象引存疑。以大哉博學為美。無所成名。為惜。則惜在大外。而與註中舉字不合矣。此蓋本爾外尹氏註。及大全新安陳氏。而非爾內正意。此一病也。既將無所成名。看在大字外。遂有謂黨人欲夫子有所成。以成名。下節是夫子冷語。以破成名二字。言道本無可執。則必須執一有所執。便落於技藝之末。與爾內承之以謙。意相去萬里矣。不知夫子不特博而居執。猶不居聖仁而居為詩也。絕無破名之意。亦絕無道無可執之意。蓋黨人原未嘗欲夫子成一藝得謂夫子反言。以見道無可執。黨人原未嘗欲夫子成一藝之名。安得謂夫子反言。以破名。此二病也。註中爾人譽已承之以謙。此是正意。若學源不貴博。此是旁意。道無不在。故可博。亦可執。不可以一善名。亦不必以一善名。此又是旁人說。

四書章句

論語子罕

懷新堂

黨人夫子之言。看出而黨人夫子並未嘗有此意。說者每將此等議論。夾入正意。此三病也。此章之謙。與他處微不同。蓋博學無名。本極粗淺。與太宰章之多能。一例。但聖人謙讓之衷。不但聖仁天縱。有不放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遽當。故後章則託之少賤。此章只欲自商所執。若不能為博。僅能為執者。然乃謙而又謙之詞。泛言謙抑。則與他處無分別。此四病也。博學二字。緊對技藝說。認作學問。道學之學者。固謬近則多以知能貼之。此雖本大全。然知能亦須緊貼技藝。若離却技藝。空說知能。則與他處學字亦無分別。此五病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無不知。無不能。誠博學也。而惜乎無所成名。蓋汎眾舉。反不得以一藝稱之也。

附錄張何初曰名乃名目之名不作名譽解無成名正見其博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

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

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

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

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

則吾將執御矣

本義夫子聞黨人之言因惕然謂門弟子曰夫博則吾豈敢

四書章句

論語子罕

三

懷新堂

與射者我將執御之事乎抑將執射之事乎二者之中御為

尤易然則吾將執御以成名矣蓋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

附錄正解執御乎二句是自已審度之詞○說約集註大

本只如此恭聖人而不知已在國外道無不諫尤無隔○宋

子曰達巷黨人不知孔子但欲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

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為淺近而自察邇言者觀之則

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

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

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以成名乎則吾將執御矣

麻冕章

正義正解此聖人維禮之意以可從引起不可從上節輕下節重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

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本義子曰績麻成布而緇之以為冕者古禮也今也以其細

密難成而改用絲為之川絲比用麻較為省約是之謂儉儉

雖非禮然無害於義而可從也吾從衆

附錄因勉錄許白雲曰冕冠總名其名有五袞鷩毳希玄天

子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冕之下有弁弁之下有冠皆首服

也冕冠皆以細布為之然註以麻冕為細布冠者恐人誤

以麻冕為凶服故以是釋之其實細布冠不止是麻冕也○

雙峰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

當今五十五分如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耳却

用二千四百縷為經是一寸布

用二百縷也其細密難成可知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四書章句

論語子罕

四

懷新堂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

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

從矣

正義若夫臣之拜君而必於堂下者亦古禮也而今也則

皆拜於堂上是驕慢而泰也害義甚矣雖違眾吾必從下

刑疏案燕祿君燕卿大夫之禮也其禮云公坐取大夫

所膝解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廣升

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

然又親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篚服加命書於其上

升自西階東而大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

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行禮下拜

然後升成禮也

子絕四章

困勉錄此正於作事上想見聖心之虛但亦須想到聖人無事時心體。蒙引本文無循環意集註推說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子罕

五

懷新堂

順理不先期必專主之見悉忘也則毋必及事之已為也而不留無所凝滯蓋與物俱化也則毋固大同於物不私一身蓋視人猶己也則毋我心純乎理而無一念之私事任乎理而無一毫之雜非聖人其孰能之
附錄朱子曰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開三者又從遺裏生出意又生必又生固又歸宿於我。新安陳氏曰集註四者相為終始以下乃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有此四者相為終始又平分之作兩截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說終而復始如元而亨而利貞貞下又起元有三節意皆說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謂夫子之心無私亦有此三節節教也。李厚菴曰毋意則所發者皆天地之心元之德也毋必則為不計效施不望報享之德也毋固則因物付物利之德也毋我則不言所利貞之德也三者皆歸於無我而行乎無我則貞之終始萬物也。王前席曰天下意必固我之私惟心之虛者能絕其機於未然何也謂其先無以擾之也聖人之心無欲無欲則虛惟心之實者能絕其端於自然何也謂其先

有以特之也聖人之心有主有主則實

子畏於匡

附錄小註此章聖人以天自信實以道自信也此身之存亡係道統之興衰則外患之不足動其心可知矣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會暴於匡夫子貌似

陽虎故匡人圍之

附錄昔夫子適陳過匡匡人以兵圍之夫子於是有戒心蓋退變而慎重之意非懼禍也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子罕

六

懷新堂

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附錄時弟子之從者不能無懼故夫子解之曰道每因文而顯亦必得人而傳昔堯舜禹湯之統傳之於文王今也文王既沒則斯文不在茲乎

斯文不在茲乎

附錄新安陳氏曰道者禮樂制度之本禮樂制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顯設於文而後乃可見爾。其註文在茲爾我能

憲章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子何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

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

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夫斯文之興喪，皆天也。若使天之將喪斯文也，則後死者將不得考述其禮樂，修明其制度，以與於斯文也。今我既得與於斯文，則是天未欲喪斯文也。匡人其能違天而害予乎？予蓋有以自信矣。
附錄：雙峰德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也。○困勉錄：天之未喪斯文也，當侯馬註作自信，語口氣與上將喪斯文句自別。麟士謂二句是商量平對之詞，不可從。

大宰問於子貢曰章

真註：此章當以夫子之言為斷。太宰專以多能為聖，子貢亦未離乎多。不有夫子不多之論，何所折衷？末節雖是虛

少賤多能而不多之旨，益見矣。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

多能為聖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吾聞無不通之謂聖，今觀夫子殆所謂聖者，豈不然？何其技藝之無不能也。

附錄：此聖字指才言，亦只是以多能言。多能正指射御釣弋之類，其說最淺。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

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貢曉之曰：子以多能遂足盡聖乎？夫子之為人，固是

天放縱之而不為限量使之。有此才德，殆將造聖之極，聖則自無所不通。又如此之多能也。多能豈足盡夫子之聖哉。
附錄：業引四字不必做實字解，與又字相應。○真註：將字輕看略去亦可。縱字要認，蓋不但使之生知安行，而且縱之以知至行盡也。若但云生知安行，凡聖人皆然矣。○存疑：註聖無不通，正解又多能意，當安在多能上。

子問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太宰以多能為聖，此余不知聖人者。子貢謂聖而又多能，其言可謂知本矣。乃夫子問之，不敢以聖自居，又不欲以

多能率人，故言之曰：賜也非知我，太宰其知我乎？蓋我少賤貧賤，得以從容習藝，故多能。而所能者，特鄙事耳，非以聖而無不通也。然君子所重果在多能乎？哉不在多能也。太宰亦安得以我之多能而遽謂之聖乎。

附錄：業引子問之兼問太宰之所問，子貢之所答也。○摘例：註非以聖而無不通也，正以上條聖無不通相應，則吾少也賤是為子貢將聖而發，非為太宰聖者與而解也。○業引：露出君子意避聖字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

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

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本義：門人因記琴牢之言曰：夫子平日嘗云：吾少時未嘗試用於當世，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夫子此言其即少賤多能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子罕

八

懷新堂

之謂也。然則多能非君子之所貴而夫子之所
以為聖。誠不在於多能矣。太宰惡足以知之。

附錄 蒙引此只是門人記夫子此言。又以琴牢之言實之。○
問吾不試故藝。朱子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
只見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
大功業來。不復有小技藝之可見矣。

吾有知乎哉。章

總旨 說此節。照註。上。海人說。為。是。謙言。已。無。知。識。就。著。在
海人不倦上。說。蓋。當時。人以。夫子。海人。無。所。不。知。而。解。之。故
夫子。遜。謝。以。吾。無。所。知。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
端而竭焉。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
端而竭焉。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子罕 九 慎新堂

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
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為高遠而不親
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
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
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眾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
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
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本義 當時因夫子海人不倦。有稱其無所不知者。故夫子辨
之。曰。人以有知稱吾。果有知乎哉。實無所知也。吾但以啓
迪斯人為心。而不敢謂天下有不可教之人。故無論賢者知
者。吾樂得而告之也。即有鄙夫來問於我。在他雖是空空如

也。我却不敢以其愚而忽之。所以告之者。務必辭吾所知。發
動其兩端。而無一之不盡焉。我只如此而已矣。有何所知。而
或者遂以為
無所不知耶。

附錄 朱子曰。這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不以其無所有而略
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
理。那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慶源輔氏曰。始終以事言。
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後說竭兩端。
只是言之盡耳。蓋其言之發。雖就鄙夫之可知。可行者言。
之。而要之。至理亦不外是也。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
話頭太高。又使中人以下。皆無
下手處。皆於兩端有未竭也。

鳳鳥不至章

總旨 折衷此夫子有感
於吾道之窮而歎之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子罕 十 慎新堂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
義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
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本義 夫子有感而歎曰。古有聖王。則鳳至。圖出。蓋治世
之休徵也。今鳳鳥不復至。河圖不復出。吾其終已矣夫。

附錄 刀蒙吉曰。河出圖。只是言聖王之瑞。與畫卦全無干涉。
故註不之及。○高中文曰。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鳳鳥河圖
伏羲舜文之瑞。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又不可
以明言。故託思鳳鳥河圖以寓意耳。若得伏羲舜文之君。即
鳳之不至。圖
之不出可也。

子見齊衰者章

小註 此章見聖人誠心應物。自然中禮之意。聖人受敬
之心。感於內。而作趨之容。見於外。有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

然者惟其至誠故內外皆如此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

替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

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

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記者說者夫子平日見齊衰而有喪者見衣裳而有爵者與替而不成人者夫子或坐而見之雖彼年少於我必為之起立夫子或行而過其前則必疾趨而行

不以其年少而忽之也其自自然之應如此

四書章句

論語子罕

士

懷新堂

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替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引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不可以雖少而過之須以見之對過之說○刀案古曰必作必趨此聖人之敬心內外合一者也而尹氏獨舉而趨之於既蓋既合內外而後敬合內外此探本窮源之論也

顏淵喟然歎曰章

松陽講義此章是顏子自敘入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例○真註此主歎聖道之妙說有主歸功夫子說者有主歸功於歎斯道之難說者俱不可從○朱子曰仰鑽瞻忽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又是一箇關若不是一箇關若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雖見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德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於如有所立卓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顏淵在聖門學既有得因喟然歎曰甚矣夫子之道之妙也始我於夫子之道以為高也而仰之則升得一級又有

一級仰之而益見其高以為堅也而鑽之則透了一層又有

一層鑽之而益見其堅瞻之若在我前而恍惚之間則又在後而不可為象夫

子之道高妙如此

不可入二彌字勿太泥道非因仰而益高也只因容至高耳

彌堅做此○朱子曰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捉模不著皆是譬喻如此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不著意又失了機著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折衷上二句是在道之高妙顏子用力處且慢說

四書章句

論語子罕

士

懷新堂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

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

惟此二事而已

使不有善教之施學者將何由而入哉幸而夫子之教人循循有序而善於誘人之進焉道之散見於事物者為文

夫子以為文不博則無以見道之萬殊而博我以文道有規矩準繩者為禮夫子以為禮不約則無以會道於一本而約

我以禮博以開約之始約以收博之功夫子之循循善誘如此

朱子曰所謂次序者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

文約禮中各有次序先後淺深○覺軒蔡氏曰不說窮理又

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更味。兩箇我字。尤見以身體之切實。用功處。○存疑。博文工夫多。在讀書上。其用功之序。則自近而遠。自易而難。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積少以至多。積小以至大。自身心性情之德。以至天地鬼神之奧。自洒掃應對之節。以至宗廟會同之儀。自日用常行之酬酢。以至古今治亂之變化。無不探幽發微。鉤深致遠。而表裏精粗。無不到焉。則博文之功。庶乎盡矣。○朱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字。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雙峰饒氏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我自去博。約以學言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夫子博我。約我以教言也。○慶源輔氏曰。致知格物。是所知。非於知之外。別有所謂行也。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百書專閣錄 論語子罕 車 慎齋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

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本義回也既領夫子博約之教百倍其功交進互發但見趣味無窮工夫不容間斷雖欲住歇自不能已而凡所以致其博而歸之約者既已竭盡吾才不遺餘力矣由是用力之久處已治人應事接物莫不各有不備不備無過不及道理如有象焉卓立於吾前者當斯時也吾豈不欲勇往以從而與道為一哉然幾非在我化不可為求由也已回仍將勉焉而不能已矣

百書專閣錄 論語子罕 車 慎齋

存疑既竭吾才工夫全在欲罷不能上欲罷不能則博之又博博之功已盡約之又約約之功已盡才調至此無餘故曰既竭○朱子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酬酢萬變處即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親切不似向來無捉摸處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仁山金氏曰其曰如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容象求達者自悟衆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蒙引所見益就不足認得而已也○朱子曰此是行得只是不得如夫子之自然純然耳○困勉錄卓爾看來固內固外是兩意固內是泛以道言固外是就夫子之不思不勉者言從固內為是○朱子曰末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得許多粗氣力這處也只是循循養將去○真註卓爾與欲從末由俱是指定夫子之道說不是泛說道是立在目前與我為二也從是跟上去與之為一也○新安陳氏曰觀貼卓立句無所用其力貼欲從末由句

子疾病章

說此章聖人只惡一欺字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本夫子疾病子路欲使門人為家臣以治其喪其意蓋欲尊孔子也

直解門人是子路底弟子。慶源輔氏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俯同眾人必當有以尊異之而夫子嘗為大夫有家臣矣故欲為家臣治其喪以尊異之也然不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有無為輕重也哉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病閒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

四書章句

論語子罕

年

慎廟堂

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

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本夫子病時不知及病少閒乃貴之曰久矣哉由之行事詐而不實也昔我為大夫曾有家臣今已去位人皆知我無臣矣而乃自以為有臣則我將誰欺無乃欺天乎

宋子曰久矣哉不特指那一事是指從來而言子路一時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為詐然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只有一處不誠便是詐也。說約誰字指人對天字說。慶源輔氏曰既斥子路以行詐而又自謂其欺天蓋以見義理之不可犯也如此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簣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

子路之謂乎

且家臣非惟不當有亦不必有也。子與其逆理而死於家臣之手也無寧順理而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無家臣不得行大葬之禮然有二三子在豈至死於道路棄棄而不葬乎由欲行詐棄天獨何心也

且家臣非惟不當有亦不必有也。子與其逆理而死於家臣之手也無寧順理而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無家臣不得行大葬之禮然有二三子在豈至死於道路棄棄而不葬乎由欲行詐棄天獨何心也

且家臣非惟不當有亦不必有也。子與其逆理而死於家臣之手也無寧順理而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無家臣不得行大葬之禮然有二三子在豈至死於道路棄棄而不葬乎由欲行詐棄天獨何心也

且家臣非惟不當有亦不必有也。子與其逆理而死於家臣之手也無寧順理而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無家臣不得行大葬之禮然有二三子在豈至死於道路棄棄而不葬乎由欲行詐棄天獨何心也

且家臣非惟不當有亦不必有也。子與其逆理而死於家臣之手也無寧順理而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無家臣不得行大葬之禮然有二三子在豈至死於道路棄棄而不葬乎由欲行詐棄天獨何心也

四書章句

論語子罕

未

慎廟堂

且家臣非惟不當有亦不必有也。子與其逆理而死於家臣之手也無寧順理而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無家臣不得行大葬之禮然有二三子在豈至死於道路棄棄而不葬乎由欲行詐棄天獨何心也

此節以兩且字作轉亦當平說

有美玉於斯章

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求字與待字不待買而求之則併與本然之美失之矣待買者安於義命之正求買者涉於奔競之私席珍待聘其可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

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貴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

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

本義 子貢以夫子抱道不仕，故設問曰：美玉天下之至寶也，今有美玉於斯，將以爲己有，韞匱而藏之，與抑公之於世求善賈而沽之？與子曰：美玉本有用之物，豈可自私沽之哉？沽之哉，但求賈而沽，是自賤也。我國以待夫善賈之自至者，也若待賈而不至，其不沽也又何怪哉？

附錄 真註：子貢設兩端以問，意在沽善賈亦說得好，但在「求」字則於沽似急了，於玉似輕了。夫子以待字換他何等從容，何等自重。

子欲居九夷章

四書章句

論語子罕

七

懷新堂

總旨 夫子道不行於中國，故托言居九夷以傷之。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本義 夫子知道不行，乃欲居九夷之地，蓋有所激而然也。

附錄 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吹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本義 或人不知，乃曰：九夷之俗甚陋，如之何其可居也？子曰：君子居夷，欲自有行乎？夷狄之道，則其習自化矣。又何陋之有？

附錄 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宋子曰：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因勉錄註：化字要看得活，須與大行其道有別，方是不然。便碍了中國，若存疑，莫遇行道之說，又在此化字外，化是可必的，行道是不可必的。

吾自衛反魯章

總旨 存疑此章，引雖因集註置詩於樂之上，作詩樂平說，依愚見，本文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各得其所，則其所主在樂，與語魯太師樂及師琴之始，開離之亂一意，其曰詩樂從順詞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

不行，故歸而正之。

四書章句

論語子罕

本

懷新堂

本義 夫子自敘正樂之功，曰：詩樂在魯久矣，其音律詩歌本是全備，但歷年久遠，亦頗殘缺，失次矣。吾嘗周流四方，參互考訂，始知其說，故自衛歸魯之日，取樂之殘缺者補之，失次者序之，然後樂之始，終條理皆得其正，而二雅三頌之詩，被

之絃歌者，亦各得其所，而不相紊焉。雅頌得所，而樂無不正可知矣。

附錄 鄭氏夾漈曰：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

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頌其文而說其義，可乎。○南軒張氏曰：獨舉雅頌，蓋其大者耳。○因勉錄樂正句

虛雅頌得所，是樂正之說，蓋分言之，則樂自樂，雅頌自雅頌，合言之，則樂即是雅頌，雅頌即是樂。註詩樂二字不可分。

所謂雅頌，即是樂者，有雅頌之詞，有雅頌之音，有雅頌之器，有雅頌之容，有雅頌之地，有雅頌之時，但言雅頌則無所不

包，樂即是雅頌，亦然。以樂爲音律，雅頌爲篇章，而交互對說者，非重在樂，謂樂正而雅頌自得所者，亦非重在雅頌，謂雅

頌得所而後樂正者亦非以樂正為正樂雅頌得所為樂
截然作兩項對說者尤非○註疏缺失大總頂詩樂引
殘缺謂樂失大謂詩誤○李厚庵曰樂正所賦者廣凡律呂
聲者器數皆是然詩為樂章乃樂之本故又以雅頌得所特
言之得所亦有二義篇什失次釐
而定之工歌借差辨而明之也

出則事公卿章

南軒張氏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
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困勉錄此章須
知四者之為辨行須知四者之未易蓋須知聖人之
謙處須知聖人謙而愈謙處要說得周密無遺方是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
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子罕

本

懷新堂

子曰人於倫常日用之間所最切者如出而在邦歸則
善事公卿以明忠順之義入而在家庭則善事父兄以盡孝
弟之行遇有喪事則不敢不勉而緣分盡禮至於飲酒則不
為所困而亂德失儀此四者雖不過尋常之事然能於天理
之當為者各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
則非德盛養純者不能也反之於我果何有哉

雙峰饒氏曰事公卿父兄事生之禮喪事死之禮常
情多謹於事生而易忽於事死不特三年之喪如其功總之
輕者皆不可以不勉三件皆是大節目不為酒困是至小底
然亦甚難有時被人勸而稍多飲便能使人神昏氣亂常人
往往忽視以為小事聖人之心
無時不存亦因可以勉人耳

子在川上曰章

存疑道在天地者不息在人者亦不息但天地無心其
不息者常不息人心有欲其不息者有時而息矣聖人即川
流語道欲人因此以悟道之在我者本不息時時體察於日
用事物之間以遏其人欲之萌使道之不息者常存於我也

○此章當與中庸上下察夫子與點孟子勿忘勿助
來參看○徐玄扈曰此是就水言道非以水喻道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
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
省察而無毫髮之閒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
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
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
也純亦不已焉又曰白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
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子罕

本

懷新堂

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雙峰饒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雙峰饒氏曰不說
來者復續逝而不已者如斯夫自晝至夜未嘗有頃刻之暫
停也人可不察
其本然之體哉

雙峰饒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雙峰饒氏曰不說
來者復續逝而不已者如斯夫自晝至夜未嘗有頃刻之暫
停也人可不察
其本然之體哉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章

翼註德兼人已此只歎誠於好德者少言外有令人自省之意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德是人所同有木人所當好也然天下之人或氣稟昏愚不見其為美而莫之好或物欲牽引明知其為美而不能好或自己修德雖常用力而無精進之功或見人有德雖嘗羨慕而無思齊之實吾未見好德有如好色之誠者也

四書章句

論語子罕

三

懷新堂

翼註好德如好色只重誠意○困勉錄圈外另是一說不必從

譬如為山章

困勉錄此章只重進字止字及兩吾字論止則不特始基之時不可止即垂成之時亦不可止論進則不特垂成之時當進即始基之時亦當進大意只是當進不當止而進止之機總決於吾兩箇一貫不可泥看○翼註正意總在譬如上全文俱就山說而正意自見勿誤以止往作學說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箕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

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然其進止之機皆係於已有功之將成一旦止而不為者譬如築土為山所少者僅一簣之土耳乃忽然而中止焉其止也豈有人阻之哉吾自止也亦有功之始加一旦奮然欲進者譬如平地之上所加者方一簣之土耳乃奮然而銳進焉其進也豈有使之哉吾自往也由此觀之可見將成之勢不可恃方進之機不可量學者可不勉哉

說約本文雖未明言為學然明下兩譬如則為學意當補說本文之上似與松栢驥力苗秀小不同也

語之而不惰者章

存疑此可見顏子欲罷不能處

四書章句

論語子罕

三

懷新堂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情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

子所不及也

子曰吾之教人雖言無不盡然能體而行之者甚少若語之以道即能心解力行而不怠惰者其惟回也與其他弟子皆不及也

慶源輔氏曰心解謂知得透徹聞一知十是也力行謂行得至到既竭吾才是也○新安陳氏曰顏子惟明府故聞夫子之言而心解惟健決故聞夫子之言而力行一知一行皆不懈也○困勉錄情字即兼昏字所謂不惰者當其聞教之始即有莫遏之勢及其力行之時始終一莫遏之象兼說方是

惜乎吾見其進也章

實上論而兩不字皆由人力未到不兼天時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顏淵既沒夫子追思而歎曰惜乎其勤於為學吾但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使天假之年便可優入聖域矣二三子不共見之耶

朱子曰未見其止只是不息非得其止之止之兩勉錄正字是忘弛之意不是成就意

苗而不秀者章

四書章句

論語子罕

重

懷新堂

朱子曰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此聖人勉人進學意也○新安陳氏曰此以比始學而不發達發達而成就者學者不可以方苗而秀自止當以既秀且實自勉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

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穀之生也由苗而秀由秀而實乃為有成今或但苗而不秀者有之或但秀而不實者有之美而不成亦何為哉然則人之為學不至於成何以異此

不實者也

後生可畏章

說後此通是激厲後生語只作一人看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會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開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四書章句

論語子罕

重

懷新堂

子曰人之後生者真有可畏年富則為學有餘日力強則為學有餘功焉如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此後生所以可畏也然其可畏者正以其他日之有進耳若學力不加雖踰歲月直至四五十而不以善聞於人焉則亦不足畏也已後生其及時自勵哉

除後學後氏曰可畏期望以勉勵之日不足畏絕望以警戒之尹氏先釋後二句却轉來釋前二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只說他不足畏了便休○困勉錄此亦為後生而發非以四十五限定人也

法語之言章

困勉錄此章為聽言者發不為進言者發從與說權在言者改與釋權不在言者故曰吾未如何全是激發他改釋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

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釋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懼。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

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日進言者固當因人而施。聽言者必當虛已而受。如見人有過。將法度之言切直言之。彼能不畏而從我乎。然不

四書傳聞錄

論語子罕

壹

懷新堂

貴於徒從而已。必須因我之言而盡改其前日之所為。乃為可貴也。見人有過。將異順之語婉轉言之。彼能不悅而受我乎。然不貴於徒悅而已。必須因我之言而尋釋其微意所在。乃為可貴也。若一時喜悅而不能釋其理。外面順從而不能改其過。則為下愚之歸。而竟無

自新之望矣。吾其如之何哉。

困勉錄法異。指君友不可單作臣諫諍。○說統理無可逃。故必從情無可拂。故必悅。此是進言善處。然必改與釋而後實收其益。全在聽言者自家理會。與進言者無涉。故曰吾末如之何。不重吾說之窮。重彼不可教正上。○困勉錄從與說當淺看。若是真從。自能改。真悅。自能釋。○慶源輔氏曰：從法語說。異言乘奔之性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強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釋者。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請心爾學之不進。德之不脩。家之不齊。國之不治。皆由是基之。若此之人。惟聖人亦莫如之何也已。

三軍可奪帥也章

雙峯饒氏曰：此是教人立志。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

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天下資於人者難。惡存諸己者足恃。如三軍雖衆。然其勇在人。苟人心一離。則謀敗氣摧。其帥可奪而取也。匹夫雖微。然其志在己。苟堅守其志。雖生死

刑害不可得而奪之也。人可不立志哉。○南軒張氏曰：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論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從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翼註：可奪引起不可奪。可與不可全在人已二字。

四書傳聞錄

論語子罕

美

懷新堂

衣做縕袍章

蒙引：大抵學先要。不以貧富動心。有箇重內輕外之意。然後可與進道。若有恥惡衣惡食之意。則謙卑下。無望其能有進矣。然此亦進道之資耳。若專挾此為能。則志有所局。無復遠大之望矣。

子曰：衣做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做壞也。縕。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本義：子曰：貧富相形之際。固有不能不動於心者。今也衣做縕袍。與衣狐貉者並立。而其心恬然。不以為恥者。其惟由也與。

說統承敵不取是極形容子路高明之胸次之詞非必實有是事也取從心上發出見他真心不為富貴所動口頭超脫俱用不着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伎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

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

必伎弱者必求

本義衛風之詩有云人之處世若能於人無所伎忌於物無所貪求則其心無累而人已戚得矣將何所往而不善乎若此詩者由也

足以當之矣

補註說統承敵不取字來伎者取之汲而為忌嫉求者取之溺而為希冀○李衷一日引詩不是贊歎他乃是誘掖弊

四書傳聞錄

論語子罕

子

復新堂

勸他使由此以進道故何足以臧只發明得何用不臧內意非有兩層○蒙引始言何用不臧者以其可進於道也後言何足以臧者以其不復求進於道也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

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

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

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

新也故激而進之

本義夫子以是誦子路者蓋欲其因是而益求其所未至也乃子路若將不伎不求之言終身誦之焉是自喜其能而不

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又勉之曰是不伎不求之道特謂可進於道耳何足以言盡善哉由其求至於盡善之地可也

歲寒章

本義李厚庵曰此章大意重在歲寒後彫勉人不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

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

四書傳聞錄

論語子罕

夫

復新堂

欲學者必周於德

本義子曰人之所不能必者時也而其可以自守者道也獨不觀之松柏乎如春夏之交草木暢茂松柏也不過如此惟當歲寒之時草木無不零落而松柏獨挺然蒼秀

不改其常到此時然後知其不與眾草而俱彫也

補註南軒張氏曰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守也而不

知其後彫耳○雙峯饒氏曰松柏至春後方易葉故曰後

彫必有松柏之操然後能不為歲寒所變以比必有君子之

德然後能不為利害事變所移○李厚庵曰不日有新枝已

繼詩所謂無不凋或承者是也○采子曰欲學者必周於德

知者不惑章

自是勉勵君子謝氏這一

家訓此章三平說俱以成德言學之序意在言外。○子日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日人之不免於疑惑者以見理未明故也惟有智之德者理無不明故事物之來是非可否坐而照之有餘矣何惑之有人之不能無憂患者以私心為累故也惟有仁之德者絕無私累故順理安行雖貧賤患難安而處之裕如矣何憂之有人之不免於恐懼者以正氣不充故也惟有勇之德者氣配道義則至大至剛雖大節重任當之而不動心矣何懼之有學者可不勉為知仁勇之人耶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子罕

卷

懷新堂

困勉錄註明足以燭理解知者二字以心體言不惑以外感言餘做此○胡氏曰公理不能勝私欲則憂惑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朱子曰孟子說配道與道無是餘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攝快者氣不足也○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日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屬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為先

可與共學章

困勉錄此章是對教人者言乃是教不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

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

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子日人之造詣各有高下不可誣其所未至也如人心慕吾道而志於學是知所以求之也可與共學矣然或未能的見吾道之美而勇往以從之此猶未知所往是未可與適道也能勇往以從之矣或不能不因物而遷是未能固執而不變未可與立也學至於困執而不變亦可矣但守其常而已至於事變之來常道行不得處或不能權其輕重之宜出於常法之外以窮其變則未可與權也學至於可與權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變而周天下之用矣學者可不因所至以求所未至以為可與之地哉

朱子曰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遇事變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能處置得變事○

與註可與二字不是許與只是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然意亦不重共為此事只重彼能為此事耳○未可亦不是終不可與只是日下未可與耳乃欲勉人所未至意○冠齊黃氏曰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遇事之常但當守一定之理遇事之變則不得不移易以適時之宜此經權不可無辨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子罕

卷

懷新堂

之說然也。然天下之理。惟其當然而已。當經而經。當然也。當權而權。亦當然也。權雖異於經。而以其當然。則亦只是經。此程子權只是經之說。然也。有有辨之說。則經權之說。始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始正。

唐棣之華章

總目小註此章聖人自論思非論詩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

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所指也。

本義逸詩有云。唐棣之華。翩然搖曳。倘若有所感而動。况我之於爾。豈不思乎。但爾所居之室。遠不可至耳。

西書尊聞錄

論語子罕

垂

懷新堂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

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本義夫子借其詞而反之曰。天下事不患其難致。而患其不求。今詩既云思而復以遠為患。自我言之。彼殆未之思也。何遠之有哉。

附解新安陳氏曰。逸詩所謂爾思以思其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此理。言理之所在。思則得之。何遠之有。不思則不得。始見其遠耳。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

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

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

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

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章

總目小註合兩段。方見聖人全體。○翼註此章重言不重說。言貌者言之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西書尊聞錄

論語鄉黨

垂

懷新堂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

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本義孔子於鄉黨。其言貌之間。畧無文飾。但見其恂恂然信實。而似不能言者。然蓋父兄宗族之前。有如此

附解翼註。恂恂只是朴茂對文飾言。不對詐偽言。似不能言。二句連看。勿斷。口氣猶云。恂恂乎其似不能言。存疑。恂恂只作辭氣說。容貌在其中。下節亦然。○註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是解所以似不能言處。○小子曰。鄉黨不是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為不敢多說耳。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

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

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至於在宗廟朝廷則便便然與人議論或儀節有當難究者則問之必審或事體有當商確者則辯之必明但言所當言常謹慎而不放肆

爾其言貌不同如此
難者極言字在朝廷難著詳問字○翼註重便便言句唯難爾只帶說正見其言也○說約似不能言是足拘拘句唯謹爾是足便便句

朝與下大夫言

說約朝字截起作目上節是接下之言曲而當下節是事上之容恭而安○總註事上謂君也對君則皆為下故曰下接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問問如也

四書章句

論語鄉黨

章

懷新堂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問問和悅而諍也

夫子在朝當君未視朝之時與已平等之下大夫言或可以直遂則當言即言無所隱諱但見其侃侃如也與尊於己之上大夫言不可以徇情雖持正不阿然每出之以和悅但見其問問如也蓋因人而施如此

說約朝字活看言夫子之在朝也當一頓君未視朝自照下君在補入非正解朝字○馮氏曰此當記夫子為下大夫時則與下大夫言固同列耳存疑云下大夫與已平等者上大夫尊於已者甚妙○朱子曰和悅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在己義理之正

禮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三卿二卿皆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及君既視朝在堂上也夫子極其敬謹則踧踖如而不能自寧也然却又從容和緩與與如中適也

陸聚岡曰說君在則天威嚴然踧踖如象其起居不違之狀而與與如又象其踧踖之中適是一箇意象不反對○翼註踧踖包一身儀容言不專主足○雙峯饒氏曰與與言雖恭敬不寧而威儀却皆從容中適恭敬之中有和意也○翼註註中適中是得中而不為已其之恭適是安適而無拘迫之態不可作中節解○蒙引踧踖如也又且與與如也正視問問侃侃者又不同矣

君名使擯章

論語鄉黨

章

懷新堂

君名使擯章
說約統首節是致命之初次節是賓主方見之時三節是君迎賓以入之時末段是禮畢之後各節俱重下半截蓋始終一於敬而已

君名使擯色勃如也足躓如也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躓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古者兩君相見必有摯介傳言夫子當君名使為摯但見敬慎之至頓改常容以色則勃如其變動若不敢安其常也足以足則躓如其盤旋若有所不能進也承命之初其敬有如此

慶源輔氏曰勃如顏色之變躓如容止之變心敬於中則容變於外自然之符也聖人固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

敬心愈至耳。○吳氏程曰：盤辟足盤桓如不能行者。

○翼註：君命當敬而擯相又國之重事，故尤加敬。

○禮記：聘儀，聘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結，擯○邢疏：接

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日介，主副日擯，及

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門外主人及

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

男則擯者二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註用強半之數也。

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闕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闕北

嚮而立，鄭註考工記云：軾，軾末也。其侯伯立當前，侯樹下，子

男立當嚮，註：衛謂車軾其君當軾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運送

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山而闕東，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

運送東南立，並西嚮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則傍相去三

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

自請人求諸已，恐為他事而致故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

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

至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答辭

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

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賓至達

於主君，然後主君

進而迎賓以入。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禮如也。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

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禮整貌。

○禮記：賓至門之際，正為擯者傳命之時，故夫子揖其所與同

立者，或揖左人傳命而出，則以手向左，或揖右人傳命而入

則以手向右，然手雖有左右之動，而身則

端整自如，但見衣之前後，禮如其整齊也。

○禮記：引揖只是拱起手而以命傳付之，非如今日之相揖

也。○宋子曰：揖左人傳命出，揖右人傳命入。○困勉錄：驛士

謂以夫子為次，揜似拘蓋，揜原不止三人，則不必為次，揜而

後有左右也。○蒙引：此節重在衣前後禮如也。若揖所與立

左右手，則不必聖人獨然，凡為次擯者

皆然，言手動而身不動也。故衣自禮整。

皆然言手動而身不動也。故衣自禮整。

皆然言手動而身不動也。故衣自禮整。

皆然言手動而身不動也。故衣自禮整。

四書章句

論語鄉黨

壹

懷新堂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禮記：及賓，主揖見之後，主延賓人，擯當趨入有事。夫子雖疾

趨而手容之恭如故，如鳥之展舒兩翼，然行禮之時，其敬有

此如

○禮記：說統揖所立時而容如是，手雖動而身容肅，趨進時而

翼如是，足雖動而手容恭。○獨訓：張是臂開張而不貼身拱

是手高拱

而不下垂

四書章句

論語鄉黨

壹

懷新堂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

○禮記：行禮畢，賓退就館，主君送出門外，猶竚立以待賓之顧

夫子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所以紆君敬也。禮畢之後，其敬有

如此，自始至終無不

中禮，非盛德之至哉。

○禮記：蒙引：此只是主人送賓出就館之時，未必一見成禮而

送送歸其國也。○宋子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

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

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

○禮記：周禮：司儀疏：出接

賓日擯入贊禮日相

入公門章

陳氏曰此章當玩入與出字自入以至出始終一於敬也○雲峯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若愈近則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取諸餘教久猶未忘則聖人所以存心也可見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夫子趨朝之時方入公門則肅然起敬但見其曲身而行鞠躬如也雖公門高大似不能容其身者然何其敬之至也

說統鞠躬二句連看下旬是形容上句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根闕之閒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

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

闕則不恪

其行過之處必不敢踐闕門限蓋恐失度而踐於肆也此時尙未面君而敬謹已無不至矣

朱子曰門之中有闕屏之兩旁有根根闕之閒即中古人常闕左屏所謂中門者謂右屏之中門也○兩軒張氏曰立不中門遊所尊也行不履域行以度也非獨入公門爲然特如此記之耳○存疑此兩句是入公門時事

禮記曲禮疏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資故出入君門恆從闕東士之朝位雖在西方東面入時仍依闕東○禮疏由闕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闕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玉藻疏闕門中央所豎短木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閒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夫子至外朝行過若之宁立虛位即如若在上一般其顏色則勃如而變動其足則躩如而盤旋其言語則訥然如不能出聲者蓋去君漸近則其敬漸加與人門之初不同矣

朱子曰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於屏門之閒屏者乃門開蕭牆也○雙峯饒氏曰門屏之閒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在門外屏內諸侯內屏其在屏外門內此爲不同○存疑此是外朝人君聽治之所又爲治朝人則爲內朝矣下文攝齊升堂則內朝也

禮記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疏依狀如屏風以終

兩書尊聞錄

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閒編爲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牆戶之閒謂之屏門屏之閒謂之宁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齊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躓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夫子既至內朝則兩手摳衣使之離地以防傾跌之患歷階升堂曲身而行不敢仰視其鼻息出入亦屏藏收斂有似不息者然蓋愈近君則愈敬

禮記曲禮疏古者諸侯之堂七尺一級使裳之齊去地尺則升階不躓之也○慶源輔氏曰鼻息出入人之所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微細自

不覺其出入一似不息者也

衣極提挈也謂提挈
象前使去地一尺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踏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

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

位也復位踧踏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本義夫子見君行禮已畢由是下堂而出降階一等此時顏

色稍舒故有怡怡然和悅之意由是下階則端拱如翼而手

容之肅如故也由是復位則又踧踏不寧而身

容之肅如故也由是復位則又踧踏不寧而身

四書尊聞錄

論語鄉黨

美

懷新堂

執圭章

總目勉齊黃氏曰此章言出使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
則稍輕私親則又輕矣故其容節之不同也如此○**附錄**
合言則總名曰聘享與親皆聘中事分言則聘是聘享是享
親是親聘則執圭是初見享是第二次見親是第三次見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踧踏如有

循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器

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

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踧踏舉足促

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本義夫子承君命以聘問鄰國其行禮之時執君之命圭則
曲身而行鞠躬如也如力有不勝舉者有時舉手向上則如
與人相揖者然而不失之太高有時俯手向下則如以物與
人者然而不失之太卑其見於面者則勃然變動而有戰懼
之色其見於步履者則舉足促狹曳地而行

如緣物一般蓋心極其敬故見於容色者如此

附錄朱子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以為瑞節○**說**
約如不勝足鞠躬意猶前如不容足鞠躬意一例也○**朱子**
曰上下謂執圭之高下○問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既曰平衡

而又有上下莫不心與手齊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

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朱子**曰

踧踏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附錄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侯

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綬圭男執蒲圭○**秋官**大行人時聘

以結諸侯之好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諸侯之禮

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諸伯執躬圭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綬

圭五寸纁藉五寸諸男執蒲圭如諸子之禮○**禮記**郊特牲

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曲禮**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四書尊聞錄

論語鄉黨

早

懷新堂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綬之士則提之○

儀禮上介及眾介俟於使者之門外使者載禮帥以受命於
朝君朝服南鄉鄉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使者入及
眾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其左接闈命

賈人西面坐啓積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纁自公

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纁以受命既述命同面上介

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賈人眾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

之聘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厥明逆賓於館賓皮弁聘

至於朝賓入於次乃陳幣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於大門

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客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
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賓立接西墜几筵既設擯者
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啓積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
執執圭屈纁授賈人眾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
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
西墜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
楹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
退負東墜而立賓降介逆出賓出公
側授宰玉聘於夫人用璋如初禮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

滿容

夫子既聘行享獻之禮此正
展盡情意之時故有至和之容色

禮記

天子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
間行聘禮還命圭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與馬
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卿大夫凡三四次方畢
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以回之皮幣與馬皆陳於
庭故曰庭實

四書尊聞錄

論語鄉黨

星

懷新堂

私親愉愉如也

私親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
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

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
禮當如此爾

禮當如此爾
各當其
同故益愉愉然其和悅焉夫執圭則致其敬享親則致其和
可如此

朱子曰私親是所遺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
卻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蒙引私親亦有及其大臣然
此專主獻其君言○雲峯胡氏曰非敬無
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適聘問之情

儀禮賓禮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有北面奠幣再
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
門西面於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
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
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
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
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也也栗階升公
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公
降立既觀賓若私獻奉獻將命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賓皮
弁襲迎於外門外不拜卿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
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夫
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於階階東上介出請賓迎
大大還璋
如初入

君子不以紺緇飾章

雲峯胡氏曰此以前紀夫子之容貌此後紀夫子之衣
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
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

四書尊聞錄

論語鄉黨

星

懷新堂

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制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
如字僅一見焉○徐徵弦曰孔子之服吉凶有等邪正有辨
寒暑有宜內外有辨公私有別表裏有稱長短有
度厚薄有宜其動必中則皆聖心化裁之妙用

君子不以紺緇飾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楊赤色齊服也緇綠色三年之喪以飾
練服也飾領緣也

君子之衣服各有定制如常服之練不以紺與緇二
色飾之蓋紺乃齊服之飾緇乃喪服之飾用之則恐與喪服
無別也

朱子曰齊服用絳三年之喪既非而練其服以練為飾
○家訓紺色即今之鴉青緇色即今之水紅○蒙引齊自有
齊服之飾喪自有喪服之飾常服自有常服之飾此謂不以
齊服喪服之飾飾常服也莫說非正色既非正色如何齊服

用之。○此常服領緣之制。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閒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私居之服不以紅紫二色爲之。蓋正色有五。紅紫皆閒色。不正用之。則恐以似而亂真也。其致謹於服色之辨如此。

朱子曰：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駢五方之閒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閒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之閒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閒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閒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黑黃而成駢爲中央之閒色。○蒙引：此大夫服飾之制。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四書章句

論語鄉黨

登

懷新堂

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纈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綌是也。

○當暑月則衣葛或精而爲絺。粗而爲綌。皆單服之。然必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蓋不欲其見體而近於褻也。

○蒙引：此暑服之制。必表。○蒙引：此暑服之制。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褐裘。欲其相稱。

相稱

○當冬月則衣裘。必有衣而褐之於外。如朝服。則用素。則有緇衣以褐之。取北面之義也。視朔。則用麕裘。則用素衣。以褐之。取潔素之義也。蜡服。祭服。狐裘。則用黃衣。以褐之。取息民之義也。隨其所宜而色俱相稱。公服之裘如此。

存疑。衣以褐裘。欲其相稱。禮記玉藻。羔裘不入公門。鄭氏注曰：襲裘不入公門。必當褐也。孔氏注曰：襲裘。謂裘不入公門。上有褐衣。褐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襲裘。不露。孔氏注曰：襲衣之美。以爲教也。方氏注曰：充言充乎內也。見言見於外也。○按：諸儒之說。襲上外衣。尚有二重。褐衣一重也。正服一重也。襲與褐之異。只在第二重上。分別耳。第二重衣。直領而露出。褐衣則謂之褐。蓋以所露者言也。第二重衣。曲領而掩蔽。褐衣則謂之襲。蓋以所掩者言也。○說約。此皆公服。故下條言襲裘以別之。

○那疏：緇衣羔裘。是諸侯若臣。視朝之服也。素衣麕裘。則在國視朝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然。其受外國聘。亦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祭農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

○蒙引：此皆公服。故下條言襲裘以別之。

○那疏：緇衣羔裘。是諸侯若臣。視朝之服也。素衣麕裘。則在國視朝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然。其受外國聘。亦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祭農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

○蒙引：此皆公服。故下條言襲裘以別之。

○那疏：緇衣羔裘。是諸侯若臣。視朝之服也。素衣麕裘。則在國視朝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然。其受外國聘。亦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祭農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

○蒙引：此皆公服。故下條言襲裘以別之。

○那疏：緇衣羔裘。是諸侯若臣。視朝之服也。素衣麕裘。則在國視朝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然。其受外國聘。亦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祭農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

○蒙引：此皆公服。故下條言襲裘以別之。

○那疏：緇衣羔裘。是諸侯若臣。視朝之服也。素衣麕裘。則在國視朝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然。其受外國聘。亦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祭農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

○蒙引：此皆公服。故下條言襲裘以別之。

○那疏：緇衣羔裘。是諸侯若臣。視朝之服也。素衣麕裘。則在國視朝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然。其受外國聘。亦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祭農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

○蒙引：此皆公服。故下條言襲裘以別之。

○那疏：緇衣羔裘。是諸侯若臣。視朝之服也。素衣麕裘。則在國視朝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然。其受外國聘。亦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祭農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

○蒙引：此皆公服。故下條言襲裘以別之。

○那疏：緇衣羔裘。是諸侯若臣。視朝之服也。素衣麕裘。則在國視朝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然。其受外國聘。亦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祭農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

○蒙引：此皆公服。故下條言襲裘以別之。

及其衰也。不可解衣而衰。又不可著明衣而衰。故必別有衰衣。而其制則周身之外。仍長有一半。便於履足也。其致潔以盡。敬如此。

南軒張氏曰。程子云。疑上文當連齊而言。故曰必有。新安陳氏曰。齊衰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衰不可行。專為齊之衰衣而已。約此條從程子入下章。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然是衰裘以何為之。以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輕煖而適體也。私服之裘又如此。

厚齊馮氏曰。居不厭溫。故取其厚者。以為燕服。若出則以輕煖為便也。蒙引此又衰裘所宜用之制也。說約此。上三條冬服之制。

四書尊聞錄

論語鄉黨

聖

懷新堂

去喪無所不佩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鵕鶩之屬亦皆佩也。

服必有佩也。夫子居喪不用佩。若既除喪。則凡玉與刀。屬之類。無所不佩也。佩服之用有如此。

慶源輔氏曰。凡佩玉。所以比德。固不可舍。其他如鵕鶩之屬。亦所當有事。而不可闕者。故唯居喪則可去。喪則無所不佩也。存疑玉。漢陳氏註曰。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悅右玦。捍之類。翼註喪不佩去。喪必佩二意兼重。

禮記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錡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錡。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心無自入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結佩。而為鞶。凡帶必有佩玉。唯喪不佩玉。有衛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內則左右佩用。左

佩。紛。悅。刀。小。鵕。金。總。右。佩。玦。捍。管。通。大。鵕。木。總。

非帷裳必殺之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殺。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殺。積而有殺。縫矣。

衣必有裳也。朝祭之服。裳固用正幅。如帷。要有殺。積而旁無殺。縫若非朝祭之服。不用帷裳。則斜裁其幅。而有殺。縫。其制上窄下寬。不惟首費。且別乎公也。裳服之異。其制如此。

朱子曰。帷裳。如今之裙是也。殺。積。卽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卽慶源輔氏曰。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為小。故於要之兩旁。為殺。積。卽今衣摺也。新安陳氏曰。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袂。齊。調。要。不用殺。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惟朝祭之服。帷裳。用正幅者。不殺之非。

四書尊聞錄

論語鄉黨

吳

懷新堂

惟裳而如深衣者。必殺之。殺謂要殺於齊者。一半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夫子見人有喪。則變服以往弔。若羔裘玄冠。乃是吉服。必不用之。以弔。喪所以致其哀也。

李氏曰。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之。於吉故不以弔。困勉錄考禮。朝服亦玄冠。是玄冠不止是祭服。然裳引存疑說。約皆主此說。不知何故。家訓重辨服。不重哀死。折衷言。謹弔喪之服制。

吉月必朝服而朔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夫子當致仕之時雖不在其位至於每月之朔必朝服以朝於魯君所以致其敬也其謹於吉凶之禮如此○之總名○因勉錄此句不重在古月而重在朝服二字○孔子此謂非特孔子事二義兼存以待學者之自擇

齊必有明衣布
謂致潔以盡敬後兩段就食息上說所謂變常以盡敬

脫前章寢衣一節
夫子將祭而齋戒沐浴既畢必更明衣而衣以布為之不但內志之精明而且外體之純潔也

四書傳開錄
論語鄉黨
學
懷新堂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

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至於齊之所食必變其常不飲酒茹葷蓋淡薄以致其誠也其居止必別有齊居不在平日常處之處蓋潔淨以致其敬

食不厭精章
朱子曰不如葷是不食五辛○汪字泰曰夫人心易於玩忽故飲食起居之閒亦必變而遷之異於平時所以提攝此心使無時不致其精明也

食不厭精章
食不厭精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說此章在不多食衛生是飲食之制下是因飲食而類記之○漢首節美其養生次節戒其傷生三節雖不傷生亦不苛食四節雖當飲食者亦有酌量

食飯也精饜也牛羊與魚之腥醢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饜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夫子飲食雖未嘗必求精美然於食則不厭其精於膾則不厭其細蓋皆足以養人故以是為善也

食饜而餽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
時不食
饜飯傷熱濕也餒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

四書傳開錄
論語鄉黨
吳
懷新堂

時不食
時不食

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
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食不食
則不食物雖未敗而顏色已變者亦不食氣味已變者亦不食失其烹調生熟之節者不食五穀果實之類尚未成熟氣味不全者不食當以一報者食之皆足以傷生故夫子謹之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聖人所不食此條言物之傷於人者聖人所不取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凡食不

太多而過飽。禮記此條不承。蓋說。慶源輔氏曰不多食。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由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

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

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天子助祭於公庭所得之胙肉即以頒賜不待經宿蓋

重神惠也至於家之祭肉雖可少緩然亦不出三日皆以分

賜於人蓋出三日則肉敗而人不食之是

褻鬼神之餘矣其頒賜有常可之節如此

食不語獲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

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言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

窒而不通言恐傷之也亦通。

夫子言語各有其時當食則心在於食未嘗

經於各也當寢亦心一於寢未嘗經於自言也

家引食謂正合哺時非謂終食都不語。食不語此節

正意寢不言附記也。新安陳氏曰范說主理楊說主氣范

為儀楊亦

不可廢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閒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

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

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

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

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天子每食雖蔬食菜羹之薄者亦必各出少許以祭始

為飲食之人且必齊如嚴敬有若神明在上者此皆聖人飲

食之節無不

中禮者如此

席不正不坐章

謝氏曰

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口必齊如則明無

不敬之祭也。新安陳氏曰古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

物於豆

間之地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夫子設席必端正若少有不正則不肯坐

一坐之不苟而出入起居之無不正可知矣

慶源輔氏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密

矣。葉氏少蘊曰席南鄉北鄉以西北為上此以方為正者

也有愛者側席而坐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

梁引只是必正席之意。泛說為標不必依葉氏註葉氏謂以

方為正以事為

鄉人飲酒章

徐徵註曰聖人居鄉之事偶記此二

條亦可以見聖人庸德之行無微不謹矣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本義天子居鄉與鄉人飲酒其中老年而杖者出夫于斯從之而出矣不敢先亦不敢後也

附錄禮記注疏曰鄉黨向商故其出視老者以爲節說約此鄉人飲酒與鄉飲酒無殊

附錄禮記注疏曰天子杖於室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杖於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鄉人儼朝服而立於阼階

儼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儼雖古禮而近

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

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

四書章句

論語鄉黨

卷

禮新堂

事

禮記注疏遇鄉人行儼禮夫子乃朝服而立於東階之位以待之

禮記注疏其說

禮記注疏說約鄉人儼爲孔子儼也○蒙別朝服乃當時有官者

禮記注疏之常服非如今制之大裘朝服也○齊魯氏曰儼亦特

禮記注疏牲云鄉人儼夫子朝服立於阼階也以其達陽氣故禮

禮記注疏以逐疫去難故儼蓋鄉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王制禮不禁

禮記注疏因以達陽氣也陽氣通神也儼出於鄉俗其事無於戲矣而

禮記注疏儼然朝服以立於阼階外示其敬而鄉人亦如所止不敢升

禮記注疏階以驚室神神亦得以依已而安也○困勉錄蒙引存疑專

禮記注疏主致敬言註或曰一段非正意兼說亦可見仁人孝子之思

禮記注疏然所謂致敬者有二一則以賓主之禮不可因鄉

禮記注疏人而失之一則以先王之禮不可以近戲而忽之

九門磔以畢春氣仲秋天子力儼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

大儼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謂之大儼者下及民庶皆得儼

也所謂鄉人儼者蓋在此月爾

問人於他邦章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禮記注疏天子所交之人或遠在他邦遣使問候則於使者

之行再拜而送之如親見其人焉不以遠而廢敬也

四書章句

論語鄉黨

卷

禮新堂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

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

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禮疾也

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禮記注疏夫子有疾康子使人饋藥夫子則拜而受之以盡受賜

之禮復以直告曰丘未達此藥所用何品所療何病不敢嘗

也蓋藥有未達自不可嘗然受而不飲則又虛人之賜故直

以不敢嘗告之聖人與人無往而非誠意之所流通如此

禮記注疏朱子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

之飲食則嘗而拜之○翼註不可說大夫有賜於士蓋康子

時孔子以大夫

告老矣非士也

麻披章

因勉錄此要在介時不及計較之時看若斟酌於貴人賤者何異說夢

麻披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此

夫子家燒為火所焚夫子退朝問之仲問曰火得無傷人乎不復問馬是非不愛馬也蓋心切於愛人故不暇問馬耳

南軒張氏曰仁民愛物固有間也方退朝始問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於馬耳

君賜食章

四書章句

論語鄉黨

壹

懷新堂

因勉錄此章雜記事君之禮當與朝聘等章同看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餽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

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

惠無故不敢殺也

夫子為大夫時魯君或賜之以食則儼然如對君上必正席致敬而先嘗之然後頒之於人所以尊君之賜也君或賜之以生肉則必烹調使熟而薦之於祖考不敢私以為食所以榮君之賜也君或賜之以生物則必畜之於家無故不敢殺所以仁君之賜也
其受賜之盡禮有如此
或問不正不坐豈必賜食而後正之朱子曰席因正矣至此又正以為禮也曲禮主人請入為席矣賓既升又跪正

席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而後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統正席先嘗只重如對君上不薦及饋賜意俱輕速下之仁奉先之孝育物之仁皆自其敬君者推之也○慶源韓氏曰所賜既殊所處亦異如鑑照形毫釐不差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

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嘗客禮也

夫子或侍君側而賜之以食君既舉豆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蓋君已先祭自當統於所祭而又不敢以容禮自處也其

侍君食之盡禮如此

那疏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禮記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盡飲而俛若有嘗羞者則俛若

四書章句

論語鄉黨

美

懷新堂

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俛君命之差差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歛君既食又飯

歛飯歛者三飯也君既飯執飯與嘗乃出授從者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卧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

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夫子疾君來視之則遷處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於其身又拖大帶於上蓋不敢以褻服見君也其不以疾而廢禮如此

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屬於疾時為然朱子曰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卧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慮，爾不相識者也。雖多必變，雖衆必以我謂素相親比者也。○象引：與與不同，與與其人與我素熟也。聚謂我之見其人，非在公所禮法之場及與人廣衆之中也。變與以貌亦不同，變只是改舊容有驚哀之意而已。以貌則加敬矣，而以貌之中亦不同於見見者，尊有得而不敬，忽也。於尊者矜不成人，而亦不敬也。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
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因書尊簡錄
夫子在車中，見有穿凶服者，則式之，哀有喪也。見有負版籍者，則式之，所以重民數也。○刑疏：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之。送以式爲敬名。○別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都，比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人有設盛饌以進者，子必改容而起，以致敬也。○新安陳氏曰：主敬者，故爲設盛饌，客敬主，故變色而作，若不敢當也。怡然當之，則爲不敬，不知禮矣。

迅雷風烈必變
迅雷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

之變
遇有疾雷，猛風，子必變色，改容，敬天之怒也。

升車章
達說：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就是升車，自有一段莊敬底意思，自有一段莊敬底容儀，通章把莊敬意作主。

升車必正立執綬
緩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綬，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因書尊簡錄
凡人升車，執不立以執綬，然未必正也。○夫子當升車之初，必正立執綬，而無偏倚焉。○朱子曰：按曲禮，少儀等書，及先儒說綬安也。升車者，執之以爲安也。故執綬乃乘車者之事，非僕御之執也。蓋君車已駕，則僕者負良綬，取取取，以先升，然後以良綬授君。君正立，執之以立於左，僕執綬立於車中，以御勇力之士。升立於御之右，以備非常。周禮大馭，諸右等官，即其職也。○劉上玉曰：庶下節，車中二字，即如註作初升，未嘗不安立於車下，執綬以升於車上也。○存疑前。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轍。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記孔子升車之容
及其既在車中，則瞻視有常，不回頭顧看，言語必慎，而不急遽發聲，手容必恭，而不親手指物，三者既不失常，且

惑人也。夫子升車之容如此。

新安陳氏曰：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夫子懼之，非勉而能。董勳容周旋，自中乎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存疑三者皆失容，故聖人不察焉。

人又後一節，故曰：禮記曲禮：車上不廣，不妄指，立視，五端式視，馬尾，顧不過發，注：後規也。車輪一周為一規，式視向下，不得違，矚目視旁，不得內顧。

色斯舉矣章

翼註：通章重一時字。色，舉翔集，即得時處。三嗅而作，即時舉而舉意也。所集可知，記此於鄉黨之末，蓋以孔子聖之時所辨無非時也。○困勉錄：通章俱以鳥之飛集得時說，而警人意在言外。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四書集注

論語鄉黨

卷

第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記者會夫子款難雉之意，而先記曰：鳥之為物，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而遠去矣。必回翔審擇，可止之地，而後下。集物之見幾，知止如此。

說：斯字而後字重。斯舉去之速也。是見幾之智而後集就之速也。是知止之明。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違，以為時物而共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關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

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據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夫子偶見雌雉而歎曰：山梁中之雌雉，當飛而飛，當止而止，信得其時。黃信得其時，故時子路在側，共而向之。若取之之意，雉乃三鳴而起焉。此正色斯舉矣之一証也。而其翔而後集，不可知乎？人能如鳥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則去就不失其正，而有合於時中之道矣。此記者之深意也。

邱氏曰：共，解拱執為是。共，具為非。嗅，解雉鳴為是。三嗅，其氣及張兩翼為非。○達說：雌雉止於山梁，飲啄得時，便有翔集意。子路共之，徵於色也。三嗅而作，知所舉矣。故特引以為証。

四書集注

論語鄉黨

卷

第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八終

四書講義卷之九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先進於禮樂章

折衷此夫子矯當時文勝之弊故述時人之論禮樂者而附其中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

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

論語先進

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

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子曰禮樂貴於得中但風令日流人心不古如先進之

於禮樂文質得宜者也而時人反謂其朴陋無文而爲郊外

野人之氣象也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者也而時人反謂

其華美可觀而爲賢士大夫之氣象也信如時人之論則其

從後進而不知從先進可知矣

朱子曰禮樂只是一箇禮樂用得自不同古人只是誠

實行許多威儀後人便試好看古人只正容謹節後人便近

於巧言令色如古樂雖不可得而見只如誠實底人彈琴便

雅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摸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

是繁華耳○蔡引此禮樂所指甚廣上而宗廟朝廷下而州

閭鄉黨大而冠婚喪祭小而動靜起居凡日用常行之間莫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慎

過以就中也

若吾而用禮樂則豈敢有人乎哉吾惟有從先進耳雖

野人之名有所不惟也此可以觀聖人用中之意而萬世

禮樂之

折衷則字有斷然不惑時議意○雙峯陳氏曰聖人之道無

適不中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爲崇質在理則爲適中

○潛室陳氏曰從先進是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節從周

也文必以周公之舊方可從周末文弊已不足爲文矣從周

者三代損益之勢當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弊救之當然進行

從我於陳蔡章

折衷此夫子追思與難之賢而門人記之以實夫

子之所思也目其所長與故人各因其材意俱不甘重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

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子曰我嘗厄於陳蔡弟子多從我者固皆相依不舍者

也今則或散之四方或出仕他國不但有隱顯之異亦且有

存沒之殊皆不在門也相從於

患難相連於平居吾能忘情耶

蔡引重在上句以其嘗從於陳蔡時往來於懷

而不能忘耳於此可以見聖人所以待弟子之至情矣

絕糧七日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弟以夫子之言因而記其人謂當時從於陳蔡有幾履篤實長於德行者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有應對明敏長於言語者宰我子貢有才識疏通長於政事者冉有季路有聞見博洽長於文學者子游子夏

論語先進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說統總是喜顏子悟道之妙一順說下兩句合成一語方盡形容中開不得著一轉語

助我若子夏之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

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子曰弟子於質疑問難之間往往發吾之所未發其助我者有矣若回也則非助我者也但見其於吾言無不契合欣然領受已耳夫既無所疑自無所問又安得有助哉夫子蓋深喜之而詞若有憾如此

不說上小註分貼大謬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此二句語不分貼聖人本意全在下句惟其於吾言無不說故為非助我者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義理昭昭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以人之不問而遂有所疑顏淵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然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子則亦不能無也

孝哉閔子騫章

雲峯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為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

此夫子所以稱之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兄弟之言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子曰百行莫大於孝孝哉其閔子騫乎蓋使孝行不孚於家庭雖父母兄弟之聞且有異詞何况他人今閔子騫之孝父母兄弟既稱之矣而外人亦皆信之初不異於其父母兄弟之言非實行交孚何以得此此所謂純孝也

南容三復白圭章

深疑此即有道不廢無道免刑
說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

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

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

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門人記南容常再三反復白圭之詩蓋深有意於謹言
也夫所謹者言則能進德可知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蓋取
其賢也

論語先進

五

朱子曰南容三復白圭不是一且讀乃是日日讀之
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存疑蓋言則行在其中蓋必
其可行者方言不可行者決不言也

不必添謹行○說統攝配只帶言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說約此章下諸章
只是借顏子耳范註不必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

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

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護之道也

季康子問弟子中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真能
好學人也然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弟子中則無其人惜哉

蒙引夫子答之視答哀公雖畧然有顏回者好學一句
已該不還不賅今也則亡一句又該未聞好學者雖畧而未
齊有久
缺也

顏淵死章

折衷此見夫
子不以思掩義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

棺也請為椁欲買車以買椁也

顏淵死家貧無椁其父顏路不忍乃請夫子所乘之
車賣之以買椁蓋以夫子於回恩義兼重當無所靳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

四書章句

論語先進

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

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

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

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

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魯諸市也且為所讒窮

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

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

視有無而已哉

夫子以義不可許乃即前日之葬鯉者答之曰人之生子雖有才不才然以父視之初未嘗異也鯉固才不及回亦吾之子也當其死時亦只有棺而無梓吾未嘗徒行而舍車以爲之梓豈吾愛子之情獨異於汝乎以吾嘗從大夫之後出入當乘命車朝廷體統所在不可徒行也回也吾既不爲鯉而舍車今豈爲回而舍車乎

命車不密於市

切不可以集註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來更此此句

王制命服

顏淵死子曰噫章

命車不密於市

論語先進

七

懷新堂

夫子所以深痛之非惟以其時昔師弟之好而已也

深惜

則道已無傳是天之喪子也是天之喪子也重言以發歎

死而爲已

顏淵死子哭之慟章

新安陳氏曰觀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慟哀過也

顏淵死夫子哭之而過於哀從者曰夫子哭慟矣欲其節哀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不自知乃訝曰吾果有慟乎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

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

如有慟也吾非夫人之爲

慟而誰爲哉明淵非他人比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章

論語先進

八

懷新堂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章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顏淵死淵之門人以其師有賢行欲豐厚其禮以葬之

子止之日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若貧而厚葬則無財而強

以爲悅非禮

朱子曰門人謂回之門人○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門人不

新安陳氏曰蓋疑詞以請車為梓觀之疑瀕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夫子責之日回也視子猶父也一言一動惟吾言是從自少至壯亦惟吾身是依思義兼盡矣今吾之於回不得視猶子也蓋吾向之葬鯉棺余得宜今之葬回棺余多不滿禮未所以安回之心然非我所為也夫門人二三子為之也是其所以使回不得安心於地下者實蓋有所歸矣

鮑濟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子之歎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

季路問事鬼神章

論語先進

九

困勉錄朱子意重學之有序上程註專就合一處說故在圈外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知死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

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

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

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

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

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子路問於夫子以為鬼神者人之所當事不知事之道何如子曰明則為神幽則為鬼若未能事人而得父兄長上之心又安能事鬼而使之來格來享乎汝當先盡其所以事人者可也又問死者人之所必有不知人所以死者何如子曰人必有生而後有死若未能原始而知所以生又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乎汝當先求知所以生者可也

困勉錄子路所問夫子所答鬼神皆指祭祀之鬼神○蔡氏曰事人事鬼以所能之事言知生知死以所知之理言○朱子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道理到那死時乃知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矣○困勉錄知生知死當兼理氣說

閔子侍側章

折衷此記夫子樂羣賢而戒子路無非造就人才之意也

論語先進

十

閔子侍側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閔子侍側夫子之側但見其氣象外和內剛德氣深厚聞問如也子路之氣象則剛強有餘而柔弱之氣絕無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之氣象則和順不足而剛直之氣稍外見侃侃如也四子氣象雖不同然皆稟乎剛明正大之氣而絕無柔暗邪惡之病固皆一時之英才也子願而樂焉

朱子曰問問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蒙引閔子之剛氣含著得密冉有子貢剛稍露

子路則全露了然都是剛正人也或者以下文之言行行不得為好氣象不知此味者也但憾其太露無含蓄耳○困

勉錄四子氣象兼容貌詞令言朱氏公遷專主容貌說者非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

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宋然子路剛強有取禍之理夫子因而警之曰以吾視之若由也似有不得其死者然汝其可不知所成而矯其氣質

附解朱子曰然者未定之詞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質亦必有以處此○蒙引夫子蓋欲子路知所戒也與柴也愚章同意而子路卒死於孔悝之難而中夫子之料者正為不能改其行之故耳非夫子所為子路謀之初也

魯人為長府章

論語先進

士

懷新堂

雙峰陳氏曰觀此章可見閔子開懼之氣氣始言仍舊其如之何辨氣雅容似有商量不決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靜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魯有長府所以藏貨財也魯人之在位者欲徹其舊而更新之

閔子寮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

舊貫之善

閔子寮瀟之日凡改作之事由於不得已者則為之今長府相裕已久未至大壞且因循制一脩整之未嘗不可何必創新改造乎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夫子開而稱之曰吾觀夫人平日固不輕言今日所發之言則必有當乎事理而益於人國也蓋稱閔子以警魯人也

由之瑟章

論語先進

士

懷新堂

借以起下句耳○言必有中還是

由之瑟章

蒙引聖人之言所施各當由之瑟云云為子路言也由也亦堂云云為門人言也為子路言則諷其所短為門人言則表其所長無非教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

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夫子微之日丘之教人以中和為尚者也今由之瑟不足於中和與丘殊不相似何

於丘之門乎蓋欲子路深自警省以化其剛勇之偏也

蒙引此當以由字對邱字看邱所尚者中和也而由之瑟則不中和言此以樂子路欲其變剛強之氣質也人於音樂最有不容以偽為者心動於氣氣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也使子路因夫子之言而欲改其北鄙殺伐之聲亦自養心養氣始夫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四書章句

論語先進

吉

懷新堂

深遠者猶居之有室今由之學識已造於高明之域而升堂矣特其涵養尚淺有欲於精微之奧而未入於室耳由堂而進之亦易易者安可以鼓瑟之一事而遽忽之哉

南軒張氏曰由入室言則升堂為未至由官牆之外望則升堂大有閒矣聖人斯言非特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蒙引或問道之正大高明如何精微之奧又如何曰如仁如義做得成就片璞處所謂斐然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過乎大中正之歸者此精微之奧所謂室也○存疑言子路當重在升堂上若重在未入室却似更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白則過不及不待言矣明季講家謂首節中字不宜說破不知不說破中字則過不及三字無著落了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子貢問師與商所造孰賢子曰道貴得中師也其學每至於太過商也其學每失之不及即此觀之其所造可知也過一節是不足也○說統只兩開說不可較量

愈猶勝也

子貢以過乎中者差勝乃問曰師既足過商既是不及然則師愈於商歟

子曰過猶不及

四書章句

論語先進

吉

懷新堂

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子曰道以中庸為至失之過猶夫失之不及其於道均失耳吾未見師之愈於商也

季氏富於周公章

折衷此夫子因冉求以非義益季氏故既絕之而復正之也上節是案下節是斷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季氏據若制氏富過於周公冉求為冢臣不惟不能匡救又為之急賦稅以增益其富其黨惡害民甚矣

論語先達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四書章句

論語先達

宜

懷新堂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夫子責之曰求也所為如此非吾徒也爾小子於求有朋友之義鳴鼓焉以聲其罪而攻之以衆論之公可也此夫子嘗求亦以

勢季氏如此

存疑既曰非吾徒又曰小子鳴鼓而攻之是欲大家去救正他使改過遷善也註愛人無已須兼二句看小註以鳴鼓而攻為不

柴也愚

存疑四子都是舉其偏處說其好處都不言盡欲使矯偏歸正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發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寶可以見其為人矣

子曰學者之性質各有其偏如柴也為人明智不足見事多膠固而不通其病也愚

參也魯

字相異蓋以高柴之愚言也然聖人意重在智不足上

四書章句

論語先達

夫

懷新堂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參也為大質朴渾厚解遲鈍而不敏其病也魯

問參也魯魯却似有不及之意朱子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朴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

丁此

師也辟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師也為人留意者集而內少誠實其病也俗

存疑此解與後篇友便群註習於厥儀而不直一般

由也嘑

嘑粗俗也傳稱嘑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山也為人粗率野俗而外少文雅其病也嘑曰子可知所自勵哉

是久細麻次文雅

回也其庶乎章

論語先進

論語先進

七

懷新堂

章是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德則屢中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子貢好方人故以顏子與之並言欲其以此自勵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置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置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子曰人之為學皆以求道而近道者少回也以明解之資而務沉潛之學其於道蓋庶幾相近矣乎且又不以貧窶動其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置也夫近道者所造之高而安貧者所見之大何真賢矣哉

所立卓爾想便見○屢空又却在顏子身上指出一件詩人之所不能守處說另是一意只為顏子貧故云若顏子富雖不屢空亦不害其為近道○屢空是因回之貧而見其安貧

貧殖是因賜之富而見其求富屢空只當貧字貨殖只當富字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

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間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節食瓢飲

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

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論語先進

論語先進

六

懷新堂

若賜也則不然貧富自有定命彼則不肯安命有心求富而貨殖焉其不如回之安貧多矣然其才識明敏億度事情每每切中是雖不如回之近道然使由此充之則亦可以進於道也賜可不勉之哉

必分看陳氏謂貨殖是不如安貧不受命是如樂道殆非也註樂道只帶安貧說屢中與言必有中不同彼以理言此以事之成敗言出於料者也彼非以料中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能進於聖賢之奧以其無學問之功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塗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張問人之所以為善人其道何如子曰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他所行底自然皆善不消防禁守轍以踐理賢之成迹而自不至於為惡却亦不能濶濶擴充造乎精微而入聖人之室也道是箇善人底道理

謂蒙引問善人之道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也○問不踐迹朱子曰是他資質美所為無箇不是雖不踐成法却暗合道理然他既自不能曉會只暗合而已却不會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問不入室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

四書章句論語先進 九 慎新堂

論篤是與章

正解此章見觀人不徒以言而貴於察其真也君子色莊詞難兩平須抑揚重色莊邊見不可輕與意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曰觀人者非但言之巧佞者不可許也即言論之敦篤朴實者亦不可輕許若但以言論篤實而遂許其為人斯人也其果表裏相符而為君子者乎抑亦矯飾外貌而為色莊者乎使其為君子之人則與之誠是也若是色莊之人而亦與之不幾於夫人乎觀人者當考其行也

存疑論篤只是言註曰言不可以言貌取人却加貌字蒙引曰大凡言論篤實貌亦在其中此說是今看人談論篤實底其舉動容止自然與他一般未有言論篤實舉動却輕浮也○雲峯胡氏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外自然篤實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雙峯饒氏曰論篤亦可謂之色莊蓋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松陽講義此章見聖人因材施教之教與師尚孰愈章一例但此章則專就力行上論耳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四書章句論語先進 十 慎新堂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路問於夫子凡有所聞即斷然行諸乎子曰聞義則當勇為然父兄在上亦有不得自專者如何可以聞斯行之

冉有問於夫子凡有所聞即勉而行諸乎子曰學莫貴乎力行見義不為是無勇矣汝其聞斯行之二子同一問行而夫子答之各異者蓋有微意存乎其間也公西華不知而問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則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則曰聞斯行之如以寡命為先求獨無父兄乎何以聞斯行也如以力行為急由獨不可行乎何以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則曰將行無定旨矣亦也惑敢問子曰人之材質不同求也者其弱而主於退者也故吾告以聞斯行之使之勇往力行以變其柔懦之習所以引其不及而歸之中也由也資稟強而主於兼人者也故吾告以有父兄在使知安分循理不流於妄動之失所以抑其太過而歸之中也亦又何疑哉

子畏於匡章

論語先進

圭

懷新堂

朱氏公遷曰此見聖賢處物之善餘如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義皆明處憂患之道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

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

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

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

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

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本義子畏於匡一時倉卒顏淵相失在後既免方至子謂之日吾以女為死於匡人之手矣今乃幸而無恙乎顏淵答曰

同之一身視夫子為存亡者也夫子既在回何敢輕生赴鬪以犯匡人之鋒而死乎此不獨師弟恩深抑且生死不肯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章

總目胡氏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己故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

扶綱當真聖人之言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論語先進

圭

懷新堂

本義時由求為季氏家臣子然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以為問曰仲由冉求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也其可謂大臣也歟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

異非常也會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本義子曰吾以子為異常之間乃以由求為問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本義蓋所謂大臣者非以其名與位也其進而事君不以功利不以容悅一以道正其欲而納之於軌物之中若吾之道有不方便奉身而退必不枉道以辱身也進止一無所苟如此

附錄 勉齋黃氏曰。以道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不可謂進不以正言不見從。○說統道字內兼格心宜獻兩件。然勿說做讓臣模樣。○說約以道事君只解不從君之欲。是緊關話。不要只做大臣論說得。○家引但居三公九卿之位。而不能稱其職。不失為其臣。使居小官而能舉其職。或德浮於位。則其位非大臣。其道則大臣矣。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本義 今由與求也。進未能以道。退未能知止。特可謂備數為臣者耳。大臣云乎哉。

附錄 同勉錄。須知其臣不必無才。有才畧而仍謂之具臣。切由求講方是。

曰然則從之者與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論語先進

論語先進

壹

懷新堂

附錄 然不知夫子輕由求之意。乃又問曰。進止俱不能守。然則由求之事人也。其將惟人所為而順從之者歟。子然此則意由求可。苟以非義而為之。黨也不臣之心已見矣。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

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

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

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

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

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附錄 子曰。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大義。則聞之熟矣。若夫弑父與君之事。亦不能脅之以必從也。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附錄 鄭陽朱氏曰。此章因責弟子而見為學為政之次第。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本義 子路為季氏宰。因欲舉子羔為費邑之宰。

子曰賊夫人之子

論語先進

論語先進

壹

懷新堂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本義 夫子責之曰。學優斯可以登仕。明體斯可以適用。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則內焉有妨於治已。而身心性情不可得而脩外。焉有妨於治人。而人民政事不可得而理。德而此而不立。學由此而不成。功以之而廢。業以之而墮。是乃賊

夫人之子也

附錄 困勉錄。未學而仕。一則有任意之患。一則有徇人之患。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本義 子路因夫子之責。遂強為辭說。以應之曰。費邑之中。有民人焉。皆所當治也。有社稷焉。皆所當事也。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何必讀書。拘拘於章句之末。然後為學耶。然則子羔之使。未嘗廢學。而非所以賊之也。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任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任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辭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夫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四書章句

論語先進

聖

慎新堂

子路使子羔初意本不是如此但不肯自認已錯而強為飾詞以抵孔子耳子斥之曰我平日所以惡夫人之佞者正以其言不由衷而徒以口給禦人也今由以仕為學之言是亦佞矣寧非我之所惡乎
附解朱子曰佞不是語佞是口快的人事不問是不見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南軒張氏曰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而人所以著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已而後可以言無過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為可恃而無敢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為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子所以責之之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朱子曰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三子以明於異日者對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又少却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脫洒意思○仁山金

徐徹菴曰此亦自門人所見言非聖人有此四科之設也○困勉錄四者皆常以道為主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門人記曰夫子之教亦多術矣而其大要有四一日文道載於名象不有以講論之則無以為窮理之功故夫子每教人以學文也一日行行道切於日用不有以踐履之則無以為禮事之要故夫子每教人以脩行也一日忠道存於盡已夫子每教人以忠使其行之發於心者肫肫懇懇而無一念之欺也一日信道本於以實夫子每教人以信使其行之反於心者慤慤篤篤而無一毫之偽也知

新安陳氏曰學文者致知之事脩行者力行之事存忠信所以誠實於力行而忠其體信其用也所以謂之四教○問行是就身上說忠信是心上說否朱子曰是○此是表裏互說在這裏不是當學文脩行時不教之存忠信也教人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聖

慎新堂

當從外說入○困勉錄文行相須而有先後行忠信亦相須而不可分先後雙峯饒氏謂外面能行然後方可責其裏面誠似未是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新安陳氏曰入德有門戶進德有闢與自有恆而入學而充之以造其極有至聖域之理虛誇無恆者向無入德之門戶况敢望進德於闢與乎末三句言不常之失以明有恆之義學者以希聖為標準而能以有恆為入門其庶幾焉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朱子曰人之品第不同隨其所造皆可上進彼神明不測之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才德出眾而為君子者斯亦可以慰吾見聖之思矣

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晒之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東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
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僅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
能親其上死其長矣晒微笑也

本義 子路承夫子之問遂率爾而對曰今有千乘之國兵賦
甚繁介居大國之閒舉動有制勢已難為矣而且加之以師
旅而調發不寧因之以饑饉而荒歉頻仍時又難為矣以此
時勢難為之國使由也見知於人而為之務農積穀於其先
節開訓練於其後果銳以作其志信以結其心將見三年
之久可使民皆強勇而敵愾禦侮之爭先又且皆知向義而
親上死長之無二由之志如斯
而已矣言罪夫子微晒之焉

附錄 蒙引千乘之國慢露出大字下句大國又不止千乘矣
○說統千乘句提起說攝是鈐制意見勢之難師旅二句見
論語先進
懷新堂

時之難然二句選說下見得一節難似一節為之內
兼政政兩意○存疑有勇自善政來知方自善故來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
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
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再有謙

退又以子路見晒故其詞益遜

本義 子問求爾之志何如對曰由所任者非求之所能也但
方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此等小國使求也見知於人而當
之制田里教樹畜以開其源薄稅斂節食用以節其流比及
三年之久可使富足乎民不惟俯仰有資亦且凶荒有備求
之志如斯而已然此特富而未有效也若夫禮以節民性樂
以和民心使其化行而俗美則必俟夫成德之君子然後處

之非求之
所敢當也

附錄 朱子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
世之管商○蒙引此禮樂就化民上說君子稱言賢者賢者
則能盡禮樂於已然
後能以禮樂化民也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
為小相焉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
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

頰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本義 子問赤爾之志何如對曰禮樂之事非敢曰能之願即
其率而學焉蓋禮樂無處無之而宗廟會同為大彼宗廟有
論語先進
懷新堂

祭祀之事又如諸侯有會同之舉皆禮樂所在也斯時或有
知赤者亦則服玄端之服冠章甫之冠願為贊禮之小相使

君不失禮於神明不失禮於
天子焉赤之志如斯而已矣

附錄 新安陳氏曰求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今赤若毅然欲
從事於禮樂則是以君子自居故必先為遜辭也○存疑宗
廟是諸侯宗廟會同是諸侯會同於天子故下文曰非諸侯

而何○慶源補氏曰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纁
布冠也夏日毋進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纁布
為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翼註端章甫作赤服說連
下句一氣○蒙引願為小相如云

大矣之後一般據禮初無大相小相
秋見曰觀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類曰
視

點爾何如鼓瑟希鐙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

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亦而後及點也希聞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

論語先達

論語先達

矣

嶺新堂

爲人之意而其曾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四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亦而後及之曰點爾之志何如點承夫子之問乃瑟音少闕餘音猶鏗其未絕於是舍瑟而起從容對曰三子之志皆用世之具若點之志異是有難以對夫子者子曰撰之異何傷乎人各有志汝亦各言其志也點乃言曰如今莫春之時春服則既成矣或借冠者五六人焉或借童子六七人焉相與浴乎沂水之上因而風乎舞雩之閒與盡而止相與歌詠歸焉因天之時乘地之勝同人之和此則點之志也所謂異乎三子者如此斯言也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止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

夫安有物我內外之關哉夫子聞其言而有辨於心不覺喟然而歎曰吾與點之志也

○索引經爾帶下句讀是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鏗爾也○采子曰曾點所見不同方侍坐之時見三子言志想見有些下視他處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看其意有鳳凰翔於千仞底氣象○索引各言其志令點言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也與後面一句不同○采子曰浴沂只是濯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陳氏曰點所言想正對暮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意思○深子曰曾點都不待着氣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觸處皆是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看他鼓瑟希鐃爾舍瑟而作從容暇豫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竟棄事業優爲之觀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固有關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爲底道理却做有專有爲之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針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曾點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無虧無欠是他自然如此

論語先達

三

嶺新堂

四書章句 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思惟會點便見得到這裏聖人便做得到這裏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本義 曾皙以夫子獨與己之志而於子路則晒之於求亦則無言不能無疑乃俟三子出獨在後問曰三子所言之志其得失何如子曰三子之言雖不同然亦各言其平日所爲志也已矣無他說也

曰夫子何晒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晒之故請其說

志夫子何爲晒由也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子曰大凡為國者必以恭敬辭遜之禮然後可以定名分而和民志也其言無少謙遜已不達為國之禮矣此所以哂之也

附錄朱子曰禮者理之節而有節文者也禮則理在其中矣禮讓為國則禮此禮讓在設施上其言不讓此不讓在言論上有一字便見其小疵了不說禮者讓之實若失了禮之實字不能為國矣如何是許其能乎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會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論語先選

論語先選

季

懷新堂

夫子所謂不讓者特以其言辭之不讓非以其以為邦自任為不讓也會點猶未解其故意以子路既以不見哂又問如求所言亦以為國之事自居而不讓者何以不見哂又問唯求則非邦也與子曰先王建邦不皆大國也彼千乘百乘之邦安見方六七十與五六十之小而遂非邦也者求之所任固為邦之事也是夫子之所以哂由者不在為邦可知矣

唯亦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厭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再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

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

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

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

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論語先選

論語先選

季

懷新堂

然夫子究未明所以不哂求之故也故點又問曰唯求則非邦也與子曰先王建諸侯立之宗廟以主邦祀聯之事而何且赤本嫻禮樂之才而曰願為小相特謙退之意耳若亦而僅為其小誰有出其右而為大者乎亦之所任固為邦之事也是夫子之所哂由者不在為邦可知矣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章

朱子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己復禮一日克己
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己復禮之效為仁而已而由人乎
黃是言克己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
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
己復禮非禮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
言上克己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己復禮前後反復
只說這
四字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
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
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
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

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
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
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
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
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
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本意顏淵問為仁之道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也
天理之節文有規矩可循處是為禮仁即本心之物但為身
之私欲所累則禮失而仁即失耳為仁必有以克勝己私
使事事合乎天理之節文以復還於禮則欲淨理全而為仁

論語類編 卷之四 禮運第十

矣夫仁原天下人心所同其誠克治於平而不而其成於一
日之閒已無不克禮無不復則天下之人莫不皆與其仁而
無異者為仁之效甚速而至大如此然仁也乃吾所自
有而自為之其機則出乎己者也而豈由乎人哉此可見為
仁之機之在
我而無難也

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
本心之全德○朱子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親定要克勝
得他○問己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
我忌克之類三也就是夫子所指示宋子曰三者皆在裏看
文非禮勿視聽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困勉錄克己克字
是行的工夫蓋顏子平日知的工夫大界已盡此處只重在
行上集註所謂至明至健是總顏子前後說不是謂此章知
行並重也○朱子曰所以喚做禮而下謂之禮者有實處
只說理却脫空了這箇禮是那大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所
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
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君臣底節文
有父子便有父子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禮是自家本有

底物所以說箇復○克去已私因即能復天理不成克已後
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已私到了這裏恰好著精細工夫故
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己為仁須說克己復禮
為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規矩準則○人只有天理人
欲兩途不是天理則是人欲即無不為天理又不為人欲
且如立如齊是天然誠倚是人欲去賤倚而未如齊即
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齊之時不係人欲也須與立
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人欲斷定○今日克復是
今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須得日日用功○朱子曰天下
復禮以用功者言下克己復禮以成功者言○朱子曰天下
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說得實○於這事做不得
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
不是必被人看破了○新安陳氏曰註甚速以一日言至大
以天下言日日克之以下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而究竟
言之恐人謂一日如此便了須是日日接續用功○
沈滄程曰歸仁由己註雖兩對然本文一氣貫下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論語類編 卷之四 禮運第十

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

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

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

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

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

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

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

論語集注

論語顏淵

章

慎新堂

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

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

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

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

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

召傷易則誣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

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

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
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
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顏子問曰請問克己復禮其條目之詳何如蓋求知所
從事也子曰所謂克復者亦惟於一身之內有非禮者克之
而已如視聽言動四者皆身之用而所以主之者心也視必
有禮一毫非禮即禁止於心而勿視聽必有禮一毫非禮即
禁止於心而勿聽言必有禮一毫非禮即禁止於心而勿言
之皆克己也已克則禮復而仁在是矣所謂克己復禮為仁
者如此顏淵一聞夫子之言遂直往曰回雖不敏請從事於
夫子四勿之語而盡由己之功矣
豈敢甘為自棄以負夫子之教哉

論語集注

論語顏淵

章

慎新堂

可有要聽之心。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
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聽言動不遠便是不明聽
德惟聽非德便是不聽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
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視聽言動之閒所當為者皆
禮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己
之私而復於禮矣。其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
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內外交進
為仁之功盡矣。○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勢之自然。是推本視
聽言動四者皆由中而出。泛言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
工夫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
內。自棄而根之意。○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其
致察於非字。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言其用功於勿字。

仲弓問仁章

朱子曰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恕坤道是
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持敬行恕雖不是着力去克己
復禮。然只一般若把這箇養
來養去。那私意自然着不得。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怨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

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

論語精義 卷之四 復新堂

能從事於敬怨之閒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仲弓問仁子曰仁莫要於存心而存心莫要於敬怨即如一出門也則儼然如見大賓而禮讓之不放忽共無一時之敢忽可知一使民也則肅然如承大祭而對越之不敢慢

其無一事之敢慢可知至人以不欲之事加我必推己之心以度人之心而亦勿以己所不欲者加之人由是在邦則無怨而驗吾之敬怨果足以孚邦人之心焉在家則無怨而驗吾之敬怨果足以孚家人之心焉如是心存理得而仁在是矣仲弓遂直任曰雍雖不敏敢不以敬怨之功自盡以無怨之效自考而期無

負夫子之教哉

附錄存疑敬兼身心有交相養意此心祇費則身亦隨以斂肅所謂心清時則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節束而自然恭謹是也此身嚴肅則心亦在此不放逸所謂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是也○敬該動靜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就動上

說者此亦因出門使民以示例耳○朱子曰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怨而無敬則無以行之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陳氏曰敬者吾心之所主而仁之存也恕者吾心之所以達而仁之施也主敬持已行恕及物則內外無私意而仁在是矣○雲峰胡氏曰敬以持已非收斂此心入來恕以待人是推擴此心出去○問怨有是非如何都待他無怨于己此只說怨得是底○新安陳氏曰考驗也能使內外無怨可以驗我之能敬怨若內外尚無怨者是我於敬怨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自考○朱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著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到這裏道方透徹似一片流水注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到這裏道方透徹這處方是做透徹是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內外開通有一人怨他便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

論語精義 卷之四 復新堂

司馬牛問仁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附錄子曰子欲知所以為仁當自言不安發始試觀仁者之人涵養深沉措詞簡默其於言也若有所訥而不放輕發者

子惟致謹於斯而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朱子曰：仁者之言自然誠。在學者仰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困勉錄**：註心存不放四字說透言詞原故且勿入講恐碍下節。

曰其言也。詎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詎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

為仁之大。舉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又問曰：仁道至大。只是其言也。初便謂之仁矣。乎子曰：女知仁者之言。誠不知仁者之言。所以詎蓋人。惟其心之放也。故幸意而妄為。惟其為之妄也。故肆言而無忌。若夫仁者。則心存而不放。故於事自不肯以苟且而為之也。就就業業為之。必底於成。行之必顧其所言。夫為之既如此。其難故言必慮其所終。其言又安得而不訥乎。故雖不必三緘其口。而其言自無傷易傷。謹之失也。非強閉之而不出也。

朱子曰：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幸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為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

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說統**：難非力行之難。是其難其慎之意。

司馬牛問君子章

松陽講義：此章見君子之無入而不自得。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應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朱子曰：司馬牛問君子之人。何如。夫子以牛多憂懼。故告之曰：凡人於事變之將來。則戚然憂於事變之既至。則悚然懼。此非所以為君子也。君子不能無憂懼之事。而未嘗有憂懼之心。如是。斯可以為君子矣。○**困勉錄**：憂自內生。懼自外入。不必分當事未事。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朱子曰：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見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朱子曰：君子之道大矣。只不憂不懼。便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君子勿易視之也。君子平日所為。無一事不可對人言。無一念不可與人知。故能內省於心。無有一毫疚病。理足以勝私氣。足以配道義。縱有意外之患。夫何憂何懼之有此。非自脩之功。已造於成德者。不能何疑。不足以盡君子乎。

雙峯錢氏曰：無愧是不疚之本。不疚是不憂懼之本。○**慶源輔氏曰**：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強排之也。何憂何懼。則是自無憂懼耳。蓋君子自然之德也。○**蒙引**：內省不疚。何憂何懼。非真之也。勉之也。

司馬牛憂曰章

說統通章只重盡其在表上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宋義司馬牛憂而語子夏曰人皆有兄弟皆得遂天倫之樂我獨不能相安於無事之天而雖有若亡如之何其可也

附錄存疑愛曰是含愁而言

附考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野以獲麋命作春秋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論語顏淵

子夏曰商也嘗聞諸夫子矣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

但當順受而已

人之或生或死是皆稟於有生之初而非今所能移也人之或富或貴是皆天之所為而非我之所能必也但當順

受而已若夫兄弟之有無亦天命也愛之果何益哉

附錄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於人者故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說約述所

聞止此下節商自言也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

平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聞

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

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

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

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

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本義天君子固當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誠能持己以敬而無間斷之失接人以恭而有節文之禮則四海之內皆愛敬之如兄弟矣君子又何患乎

無兄弟也子亦自脩焉而已

論語顏淵

雙峯饒氏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為難聞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為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禮矣○存疑敬該動靜持己以敬動靜皆敬也○

註皆兄弟以愛敬我言我無往不敬誰人慢我我無往不恭誰人侮我

誰人侮我

子張問明章

慶源輔氏曰子張為為人務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畧自足之病而無深潛縝密之功平日不過觀其皮毛意象以為有得於人情之細密事理之精微則未必能察也故夫子因

其問明而始舉二事以告之使其反諸身而如有所戒矣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

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

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怨已之寃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怨究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

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

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謂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

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張問如何而可謂之明。夫子恐其馳之遠而反失之。近也。日所謂明者。亦惟於人情所難察者察之而已。如所人

者其刺擊則不能入人之深。惟是漸漬不覺。戰中傷之新於

微言冷語之中。如水之浸潤。相似此巧於附者也。怨究者其

詞緩則不能聳人之聽。惟是迫切而陳。或言人之加害最慘

或言已之受害最酷。如膚受荼毒。相似此工於怨者也。辭以

緩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愬以急則聽者不及致詳。而

發之暴。二者最難察也。於此而能察之。而不行焉。則是確然

有見可謂明也。已矣。抑不但可謂明也。若如是之謂而浸潤

忍而膚受。而果能不行焉。真勇獨無賴而不蔽於近。其可謂

明之遠也。

朱子曰。謂是謂人。不干已的事。纔說得。便不能入他

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來不覺。愬是愬切已的事。纔說

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觸動他。○說

約集。註信之深發之暴。信字發字。即自支字。○困勉錄不

行當兼我。不行人之語。想謂恕不行之於我。○存疑

明遠是就其不行處。見得要人。所以不行處。是下於居敬窮

理。居敬則心有所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斷斷皆在所照

則明不遠。不蔽於近。則明之遠矣。

子貢問政章

總旨 勉齊黃氏曰。天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義理之輕重也。○獲舉饒氏曰。三者俱全。處事之常。二者可去。處

事之變。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本義 子貢問為政之道。子曰。政以治民生。與民心而已。食者

民之天食。不足。非養民之政也。必為之制。田里薄賦。斂使民

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兵者。民之衛兵。不足

非安民之政也。必為之比。什伍時簡。使民有勇。而方則

戎備。飭而足。兵信者。民之心信。不孚。非化民之政也。必為之

明禮義。厚風俗。使民皆有尊君親上之心。無欺詐離叛之念。

而信於我焉。三者備而為政之道得矣。此為政之常經也。

附錄 日知錄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

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

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受。矛守。戈戟助。是也

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踴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

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為兵。○存疑。是時兵食尚。在民

間。註倉廩。是民間倉廩。○蒙引。民信之矣。謂至此。而民信之

也。非謂至此。方施信於民。而教民信也。味矣。字可見。註然後

教化行。亦謂教化得行也。非謂至此。方行教化也。○民信之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本義 子貢曰。三者兼全。固為善政。設或變起不虞。事勢窮蹙。兵食信難。以兼得。必不得已。於三者之中。始去其一。則以何

爲先子曰若不得已寧可去兵蓋民間之食粗足而又有信
激發他則民視其上死其長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
日可執推以趨堅利
矣此兵之或可無也

附解蒙引必不得已而去言三
者不容俱全也皆主危急言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失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
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
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

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
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

四書章句

論語顏淵

學

懷新堂

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
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
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本義子貢又問曰三者去兵已是權宜若變故相仍事勢愈
變并食信亦有難兼必不得已於二者之中又當去一則以
何爲先子曰又不得已寧可去食蓋民無食必死然自古人
皆有死若無信則相欺相詐雖有食而生亦無以自立於天
地之間不若死之爲安此

附解朱子曰不立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有立
蓋有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而臣棄其君子棄其
父矣○達說去食去兵是樹的於不得已之中而權其所可
去自古皆有死二句則獨揭信字另校一論以深著其不可
無蓋上言其所可去民無信云云則言其不可去者非徒申
明去食意而已民無信全要見得爲政者使之如此觀註

死而不失信於民二句最要於使字上著力○勉齋黃氏曰
所謂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是而後方
信於民也然則教民
以信其可一日緩乎

棘子成曰章

附解雙峯饒氏曰此章當作三樣看棘子成之意欲盡去其
文而獨存其質子貢之意則以爲文質相等集註則謂質爲
本文爲末本
則重末則輕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本義棘子成疾時人文勝而曰當今之世君子欲挽頹風凡
持身應事惟存其本質不失質朴之意而已矣何用緣飾文
采以炫
觀美焉

四書章句

論語顏淵

學

懷新堂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

惜其失言也

本義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崇本抑末乃君子之意也但發
言太易不無矯枉過正之說既已出於舌雖駟馬不能追及
矣之

附解達說惜乎夫子之說作一句已隱然有駟不及舌意了
却又把君子也三字扶起再記駟不及舌抑之見其可惜也
故下節遂明其故○翼註意主救世故曰君子言過於激一
失不可追文曰駟不及舌唯有此意而乃爲此言所以可惜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

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隸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

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木火輕重之差，皆失之矣。

本義 天下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質。以文而較之質，則文與質等耳。固不輕於質而可以蓋去也。以質而較之文，則質與文等耳。亦不重於文而可以獨存也。是文質之不可相無蓋如此。且文譬則毛也。質譬則皮也。文質俱存，然後可以辨君子小人。亦猶皮毛俱存，然後可以辨虎豹犬羊。若如夫子之言，則是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矣。君子何以異於小人。猶盡去其毛而獨存其皮矣。虎豹之鞞何以異於犬羊之鞞乎。此夫子所以為疾言也。

附錄 統上二句共泛言文質之不可分。虎豹二句方彼文之不可去。是凡體不是喻體。○蒙引君子質而已矣。此君子是以德音大子之說。君子也。此君子只以其言意近厚而音亦以德言。集註君子小人無以辨。君子謂質。士大夫兼德位野人也。

陽書專開象 論語顏淵 聖 懷新堂

哀公問於有若曰：章

傳 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未是圖也。有若欲徵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為迂而圖末者有一且之效。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復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末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今一律耳。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本義 哀公問於有若曰：如今年歲饑荒，民之賦稅莫辦，固用不足，將如之何，而可以足用乎。
附錄 存疑註云：公之意蓋欲加賦以足用。夫年饑民正賦且不能辦，如何又欲加賦，乃是欲今後加賦使國有餘積，以備不虞，不致臨時缺乏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

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本義 有若對曰：國家財賦必取於民者，有制然後處之豐凶不足為患。良法具在，君欲足用，何不仍行我周徹法，什一取之。
附錄 朱子曰：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計公田此助徹之別也。○蒙引有若曰：盍徹乎，此意云：何正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看到後頭方得有若意出。○翼註：言公稅畝亦不

陽書專開象 論語顏淵 聖 懷新堂

曰：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卽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本義 公以有若不喻其欲加賦之意，曰：我魯自稅畝以來已十分取二了，今用度尚不足，如之何。更行徹法，豈不愈加匱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

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效之，微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紂則務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蓋微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論語顏淵
子曰：先王微法之制，原通乎上下而為之。計若民一體無分者也。如微行而賦稅有餘，使百姓不困於誅求而皆足焉，則君雖不足孰與其不足者若不行微而征斂無藝，使百姓困於誅求而不足焉，則君雖自足而孰與其足哉？君民相開如此，此微之不可不行也。

四書章句

論語顏淵

堯

懷新堂

君不能
獨富意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子曰：「**德**，約也。承，港也。子張問崇德辨惑，主意只要高明。故夫子告以近裏著己之事。」○**齊氏曰**：崇德，屬行辨惑，屬知。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本義：子張問曰：自脩之道，治心為先。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何以崇之而使之進於高？惑者，理之蔽於心者也。何以辨之而使之進於明？子曰：德根於心而達於事者也。必也內主忠信，使其存於心者無一念之不實，而外徙乎義，使其見於事者無一事不當理。如此則根本既固而善行日新。本心之德，自將日進於高明矣。豈不足崇德乎？

附錄：朱子曰：主忠信，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味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味甚合義。須更徙去合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德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其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困勉錄**：二者雖是一事，而實有兩項。對說為是，麟士亦欲作一串解，不必從。○主字徙字是工夫。忠信與義是德，德氏謂忠信是德，徙義是業。林次，謹謂主忠信未有工夫，徙義方是工夫俱備。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本義：如一川水，情也。有人於此，愛之則欲其生，惡之則欲其死。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為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先既欲其生，旋又欲其死，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心於不可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是惑也。於此辨之，則惑可去矣。

四書章句

論語顏淵

五

懷新堂

附錄：蒙引上二句欲字重，下二句既又字重。○**困勉錄**：存疑謂愛惡只作一人看，看來上二句還宜開說，不必專主一人。既欲二句方專指一人看。○**衛軒張氏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問辨惑何不敘以辨之之方，復舉使氏曰：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

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

此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此是核實之意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曰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景公問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

四書章句

論語顏淵

至

懷新堂

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

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本義子曰：為政以敘彝倫為先，外而朝廷，若成其為君，臣成其為臣，內而家庭，父成其為父，子成其為子，仁敬孝慈各盡其實，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

附錄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謂君便當是簡君，臣便當是簡臣，父便當是簡父，子便當是簡子，詞語是如此，不曰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也。然其所以君君臣臣者，則在各盡其道。上來此乃政事之根本，而非條目也。然亦不可謂此非政事也。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

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

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

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

求其所以然，蓋說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本義公問言而若惕曰：善哉！此言也。信如君不成其為君，臣不成其為臣，父不成其為父，子不成其為子，其何以為國？雖有粟，吾安得而食諸？吁！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如其不用何也。

片言可以折獄者章

本義引忠信明決，正是無宿諾。意如踐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於踐言而不滯者，明決也。但忠信明決，說該得廣而無宿諾，只是其中一事，雖是其一，而子路明決之全體亦因可識，蓋是未曾發言而折獄之先如此也。故集註云：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也。

四書章句

論語顏淵

至

懷新堂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

其辭之畢也。

本義子曰：訟之情，偽多端，若能於片言之間，剖斷曲直，使各得其情，而人無不輸服者，其惟由也與？
附錄引半言，即所謂不待其辭之畢也。○說約其由也，與空說，忠信明決四字，上節勿露。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

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繆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

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諸所以全其信也

木門人因夫子之言遂記之日子路平日為人而諾於人則必急於踐言再無遲留經宿而不行者蓋其踐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於踐言而不滯者明決也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此所以取信於人而獄可折也

聽訟吾猶人也章

釋說統此夫子穆然想古無言之化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四書章句

論語顏淵

卷

懷新堂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可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本子曰為人上者因民之訟而判其曲直折其情偽此事公與明者皆能之吾可猶夫人也然此不過治其末塞其流而已必也正其本清其源使民知向化自然無訟之可聽乃為貴乎

子張問政章

釋雙峯饒氏曰此論為政之心不說為政之條目若為政之條日子張想已熟講而知之矣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忠

本子張問為政之道子曰為政之道無他誠焉盡之矣以此政而存主於心者謂之居居而或倦則非不息之誠矣必也持之以悠久始如是終亦如是不以進久而少有倦怠之意則政自有恆矣以此政而顯設於事者謂之行行不以忠則非不欺之誠矣必也本之以真實表如是裏亦如是一本實意而不徒為粉飾之具則政皆實事矣無倦而行之體以立以忠而居之用以行體

四書章句

論語顏淵

卷

懷新堂

之事不但外如是內亦如是無苟且鋪張之意而裏真如一重在裏字○困勉錄只重無倦以忠不重居之行之居行雖有心與事之分而無倦以忠則俱在心上說

君子成人之美章

釋象引此以君子小人之用心不同言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本子曰君子存心本厚而所好又在善故見人行一好事便誘掖之以引其進獎勵之以堅其守而成人之美見人行一不好事規正之使知所懲沮遏之使不得遂而不成人之惡若小人所存者薄而所好又在惡故見人之為惡則迎合容

養以成其為惡之事見人之為善則既毀忘刻以阻其為善之心蓋反是焉君子恥獨為君子小人喜同為小人此天下所以不可無君子而不可有小人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章
雲峯胡氏曰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先獎勵以作之於將成之際存疑誘掖獎勵是成其事不可就當成說

折衷夫子問意在正人夫子答意在正己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

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四書尊聞錄

論語顏淵

靈

慎新堂

季康子問為政之道於孔子孔子對曰子欲知政直就政之義而思之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以歸於正也然必先自正其身而後可以正人之不正今子大夫固有正人之責者若自端其身安分循理而帥之以正則人莫不敦倫紀守法度相率以歸於正矣孰敢踰於範圍之外而不正者乎不然雖刑驅勢迫不能強之使從也
存疑政者正也且虛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方是就己身上說正人之本輔氏舉引政者正也就作正己以正人說恐未是

季康子思盜章

翼註康子之問在弭盜以法夫子之對在弭盜以心

季康子思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
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患國多盜賊問於孔子求所以止盜之方子曰民之為盜生於欲心而所以啓之者上也使吾子清心勵節不貪於國無奪於家則上行下效廉恥風行雖資以誘之為盜其心自恥而不肯為矣何盜之患哉

附錄慶源輔氏曰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為耳○雲峯胡氏曰康子魯之大盜也夫子答其患盜之問不直曰苟子之不盜其辭婉而意深

如殺無道章

折衷康子之意欲以刑而齊民夫子之意欲以善而率民

四書尊聞錄

論語顏淵

美

慎新堂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尙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

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民俗之淺也人多不道吾意欲殺那無道的使民知所懲而趨於有道何如孔子對曰民之善惡顧所以倡之者何如耳今有子為政勿論不當殺亦焉用殺哉子誠欲善而躬行乎善以率之則民自然觀感而歸於善矣所以然者蓋君子分尊而易於倡導其德主於感循之風也小人分卑而易於率從其德主於應禽之草也以

草而加之以風無不偃什以小人而臨之以君子無不順從此理之必然也然則民之不善亦子欲善之誠未嘗耳何以

殺 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純焉發見於政教之閒則民將率從不發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說約欲善欲字中有作用不是空空一欲便了君子之德風以下是申說欲善民善之故願重君子小人字蓋以位言之草而加之以風小人而臨之以君子俱取勢足相壓為喻舊講風字者多以和煦巽入等立論何異說夢也○蒙引君子之德風二句且虛說若說煞了便起不得草上之風必偃一句

子張問士章

四書章句 論語顏淵 卷一 懷新堂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必 子張馳騁於外故問於夫子曰士以達為貴然達必有以致之未如何如斯行無不通而可以言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夫 子已知其發問之意而反詰之曰何哉爾之所謂達者試言其達之旨而吾得語爾所以達矣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 張對曰人惟名譽不彰是以行多窒碍吾所謂達者謂其在邦則必聞於邦在家則必聞於家而達可知矣是蓋以聞為達正其平日受病處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 子遂折之曰據子所言家邦必聞是乃所謂聞也非所謂達也以聞為達謬於千里矣可不知所辨哉

夫 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 所謂達也者非有心以求人之知也以言其內則質實而無澆漓正直而無偏曲而又孜孜好義凡所行皆必求其合理之宜其立心行事之善如此然猶不敢自是而察人言語之從違觀人顏色之向背以驗在己之得失又不敢以賢知先人而常思謙抑退讓居人之下其接物處己之謙又如此此皆不求人知之事然盛德所感人皆敬愛由是在邦必獲上治民而達於邦在家必悅親信友而達於家所謂達者如此

朱子曰質與直是兩件質就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工夫○蒙引質直是以此為基也能質直然後可講好義○不可以質字當忠直字當信此以意來解只以下文色取仁而行遠來照看見質直之為忠信○說約義雖訓合宜亦是當然而然意非圓融委蛇之謂也○金山謂察人之言觀人之色是接物之際審吾言行之當否朱子曰云驗吾之言似偏○引蒙吉曰慮以下人尤慮心積慮之閒實有不敢上人者非徒以其言與色而已也○困勉錄觀察下人還是兩件世固有能觀察而不肯下人者有下人而不能觀察者饒氏謂是一件事恐非

夫問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懼

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

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

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

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

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

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若夫問也者存心處矣其中本非仁也却外說做出仁的模樣而考其行則素履多愆全與仁相背則與質直而好

義者異矣且又泰然處之畧無疑阻恰似實有此仁一般則

與觀察下人者異矣此專務外求名故人被其欺而稱譽之

在邦必聞於邦在家必聞於家虛與日隆而實德愈病所謂

聞者如此其辨只在誠偽之閒而已子奈何誤以為違而不

審

朱子曰問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此其所以為虛名而無實行也○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色取仁而行違也○雙峯饒氏曰色取仁之色與觀色之色不同觀色專主顏色言色取說得凡發出出來可見處皆是色○存疑居之不疑之字指仁是以仁自居而不疑也自疑則人不之信矣故泰然自居而不疑欲以騙人使人信之也若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問子張樊遲問同答異何也朱子曰子張矜夸不實底人故告以收斂着實做工夫平日喜怒必有過當故告以欲人死之事樊遲以請學稼圃及夫子答問觀之是鄙俗粗暴底人鄙俗則有近利之意粗暴則有因忿忘身之患皆因其失而告之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謂惑如何可崇惡匿於心之謂慝如何可脩事蔽於心之謂惑如何可辨

困勉錄進所問三件便是克己復禮之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己

子曰善哉問乎

何其切於為己也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

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籩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四書章句

論語顏淵

卷

懷新堂

夫德非他吾心之理也。使為其事而即計其功則天理奪於人欲之私德之所以不崇也。若能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則心志專一本心之善將日積而不自知矣。非所以崇德與。愚非他吾心之惡也。纔有心去責人自家過惡便由發而不治。愚之所以不脩也。若能專於攻己之惡而無暇去攻人之惡則自治誠切而纖毫不留矣。非所以脩惡與。若夫一時之忿恨非不共之仇與終身之恨也。乃不能自制。遂至忘其身以禍及其親而不顧非惑之甚與。能於此懲創之則心無所蔽而惑可辨矣。遲宜知所從事矣。
朱子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是高道。後為些小利害計此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也。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是崇。纔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斂了。如何得會崇。達說攻冠目不他

視耳不他。盡努力向前。專心致志。一絲一毫不得。一退步不得。無攻人之惡。不是聖人禁止他。也不是脩德者用力。努力。須先認得惡字分曉。那無字便得力。至顯然過惡。還易掃除。惟在心曲隱微處。那頭緒渾不見。若真箇理會得便。見前念方息。後念又起。此方按伏。彼又跳梁。方苦主弱而客強。雖欲攻人。自是無功。凡暇於攻人者。只是未嘗攻己惡也。困勉錄。惡顯而愚微。然微必至顯。故遲以為惡。而夫子以為惡。引一朝言其忿不終朝。暫時之忿也。困勉錄。忘身及親兼是非利害說。

樊遲問仁章

樊遲問曰。知人愛人是分言。智仁之用。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合言。智仁之相為用。遲說問仁而曰。愛人。問智而曰。知人。觀知人愛人。並舉可知。便是不相妨害了。舉直錯諸枉。二句。即是明知人愛人。道理。舜有天下。節又即是發明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道理。大抵樊遲未達。以下只申明首節所寓之意。非以仁智異用。仁智相承。作兩項開對。

四書章句

論語顏淵

卷

懷新堂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問如何為仁。子曰。仁主於愛。凡人之親疎厚薄。皆在其所愛之中而已。又問如何為智。子曰。智主於知。凡人之邪正賢否。莫逃其所知之下而已。

樊遲引愛人知人。亦以己能者言。此以仁智之用言。然亦可見其能仁且智矣。蓋本末未嘗相離。今答樊遲。獨專舉用言。使其有下手耳。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共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悖爾

樊遲問言而未通達其旨蓋以仁無不愛而智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樊遲問言而未通達其旨蓋以仁無不愛而智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分別賢否賢者愛而否不愛矣豈不有妨於仁耶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諸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本義子曰于不觀舉錯之道乎誠真知人之正直者舉而用之真知人之邪枉者錯而舍之舉錯既明則勸懲各當將見枉者莫不有所感發以去惡而從善即能使枉者亦皆為直矣理之相成也如此

附錄朱子曰每常說仁智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响一箇唯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智智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枉一例去愛他不得大抵唯先知了方能頓放箇仁聖人只

四書章句

論語顏淵

查

懷新堂

此二句自包上下從來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劉上玉曰此處仁字絕不可露一毫則遲無復疑矣註使枉者直則仁矣及二者相為用俱宜渾之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

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本義遲向未喻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欲再問則近於實故不敢而退以質諸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夫子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舉直錯諸枉也吾知其所謂矣而能使枉者直此於智之理果何謂也

附錄劉上玉曰遲見於夫子問智途自丟却一半了所以惑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本義子夏一聞其說便歎曰富哉夫子之言豈止言智而已乎

附錄劉富哉句虛喝起下節正是說富哉言乎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

四書章句

論語顏淵

查

懷新堂

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又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本義觀於往事可見矣昔者舜有天下選於眾人之中知臯陶直者也乃舉之為士師由是天下之人恥己之不得與於選舉之列遂感化為仁而不仁者皆遠去於舜之世矣湯有天下選於眾人之中知伊尹直者也乃舉之為相由是天下之人恥己之不得與於選舉之列遂感化為仁而不仁者皆遠去於湯之世矣以此徵夫子之言豈專為解哉

新安陳氏曰遷於泉而舉臯陶伊尹此知人之智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爲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二語已包于夏之禮子夏之言益發明夫子之旨

子貢問友章

正解此章明處友之道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子貢問處友之道子曰友所以輔德凡勸善規過必盡此心之誠以相告而又心平氣和從容簡當以善道之使已意伸而聞者亦不忤也如此而猶不見省則吾說不可行矣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爲也則止而不言無自取辱焉而

四書章句

論語顏淵

奎

懷新堂

交友之義以全矣

雙峯饒氏曰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能忠且善焉而泛然告之道之違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精切簡當而可深思大率欲伸己意而聞者不忤也

君子以文會友章

雲峯胡氏曰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

會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會子曰君子之爲學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文者道之散殊而道以講習而後明故君子之會友非徒會也以文會

之也或與之考詩書於古或與之窮事物於今參互考究而道以益明矣仁者德之統會而德以相觀而益善故君子之爲仁非獨爲也以友輔之也有善則相勸有失則相規切磋琢磨而德以日進矣夫明道進德皆資於友如此友之於人大矣哉

雙峯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存疑此當會其意不可泥其辭據其辭是以文會友若其意乃以友論文與以友輔仁一般皆於講學脩德上重友特爲之助耳○以文會友者朋友聚會論文講學彼此相資互相啓發未知者求其知未真知者求其真知也以友輔仁者氣質藉以薰陶德業藉以教告過失藉以箴規也

四書章句

論語顏淵

奎

懷新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章

註首節言政本於身下節言政要諸久先勞要根心說到身上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子路問為政之道子曰政也者本身以治民而已凡民之行則以身率先之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子路

懷新堂

必先之以弟則行無不興矣凡民之事則以身勤勞之如循行阡陌勸課農桑之類則事無不舉矣為政之道如此
雙峰饒氏曰行者政之本孝弟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目農政師役之類是也行與事雖是分說其實是一於顯勞於處常勞於聖變要知先勞不專為民而設實自家該盡的道理若云我先而民不敢後我勞而民不敢逸尚落一層

請益曰無倦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

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子路以為政多術復請益於先勞之外子曰子惟於此二者持之有常而始終無倦已耳民行雖已興而所以先之

者愈加民事難已舉而所以勞之者愈力此則所以益之也又何益乎

雙軒蔡氏曰夫子方答以先之勞之子路遽又請益則其勇躁之意可見故但告以無倦所以救其勇躁之失也○說統無倦意已包在先勞內因于路請益故又抽出言之要之上下只是一意曰先必無一息之可後曰勞必無一息之可逸無倦云者非以益先勞也乃明所以為先勞也

仲弓為季氏宰章

姚承菴曰論政者貴識體先有司二句是政之大體舉爾所知而所不知者付之他人亦舉賢才之大體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子路

二

懷新堂

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仲弓為季氏宰而問政於孔子子曰政有大體如眾職之修廢宰之任也如必事事親之則不勝其煩凡事必先分在於有司而吾惟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庶獄之平反宰之任也若於小過一舉苛責則人無所容故於無心之過而寬宥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人才之用舍宰之任也賢才不舉則百職皆廢故凡賢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為政之道何以出此

朱子曰凡為政隨其大小各有有司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困勉錄舉賢才兼已用未用說○新安陳氏曰先有司一句是總開赦小過舉賢才皆承先有司而言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

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

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閒

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

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夫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

天下乎

本義 仲弓又問曰賢才之伏無窮一人之智有限焉得盡知賢才而舉之耶子曰所謂舉賢才者非必盡出於已也爾雖

四書章句

論語子路

三

慎新堂

不能盡知然豈一無所知者但於爾所知者舉而用之其於爾所不知者人亦必有知之矣乘彛好德人有同心孰肯舍之而不舉耶舉其所知於已付其所不知者於人又何患賢才之不能盡舉哉此舉賢才之大體亦即為政之大體也
附錄 雙峰饒氏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自已聰明為聰明故有焉知賢才之問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故說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蒙引程子只在公私之閒爾一句只是以用心之大小為公私

衛君待子而為政章

正義 正名二字是通章主腦名不正二節反復以明不正之害正見名不可不正意言無所苟即是正名玩而已矣三字見正名之外無他正與必也正名乎句相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及乎衛

本義 孔子時自楚反衛子路以為將仕衛也乃設問曰衛君若虛位以待子而後為政不知子之所施設以何者為先乎
附錄 蒙引為政二字屬衛君若屬孔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為政可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本義 子曰政莫大於正倫若使民於衛為政必也先正其父子祖孫之名使名得其實可乎

附錄 蒙引此名字是名分之名○此一句分明是不與輒非惟見衛君之名不正亦以見孔子之仕衛不成矣非但答其子將奚先之問亦示以不肯仕衛之意也當時若仕於輒了如何廢了輒而請命立公子鄆乎既要廢他又如何仕他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四書章句

論語子路

四

慎新堂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本義 子路不深思其意乃曰有是哉夫子迂濶而不近於事情也為政自有急務惟取今日所宜行者圖之可也何必拘拘以正名為先乎

附錄 說義子路意以輒承祖命而立於理上原說得去於名亦不甚不正故子為迂奚其正者胡不以濟時行道為急而乃欲理會到此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幸爾妄對也

本義 子曰野哉由也何其識見鄙陋而言詞粗俗也君子於事理有不通曉處則姑闕其疑以候考問何得幸爾妄對若此

附錄 野無精密之見。沉潛之思。正對君子看。○
劉上玉曰 關如在心上講。言此心關然不敢自執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實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本義 我之欲先正名者。豈故為是之迂哉。蓋以名不當其實。則名不正。名不正則言出有礙。上不易乎天。理之正而稱之者。為道辭下。不當乎人心之公。而當之者。有愧色。而言不順矣。言不順則無以考其實。凡所為者。一出於人為之私。而大倫以教。凡所為者。一出於私習之為。而天理以素。而事不成矣。

附錄 異言字不泛。仰指稱名之言。說事是一身所行之事。與下文政事字不同。○若疑言不順。事不成。都是說不。正未父便是父。祖便是祖。如今說父是我。祖是我。父於理通乎。故曰言不順。就出來。既不順。依他這等。做把父做箇。與

四書傳問錄

論語子路

五

懷新堂

兵去拒他。把祖來做箇父。承其國。彌他。豈成箇事。故曰事不成。○事不成。不但就事不得成。就是事成。就了。也不成箇事。體猶今云。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

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刑罰不中

附錄 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於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為惡者皆得以幸免。而為善者反罹於刑。意而民無所措手足矣。

朱子曰 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面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范氏曰。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舛。禮樂何由而起。事失其理。而不和。故禮樂不興。○中節。節。言刑罰者。實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則濫。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蒙引。人。蒙。是名不正。無所措手足。一齊都到。特節。節。推出來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

附錄 異言字不泛。仰指稱名之言。說事是一身所行之事。與下文政事字不同。○若疑言不順。事不成。都是說不。正未父便是父。祖便是祖。如今說父是我。祖是我。父於理通乎。故曰言不順。就出來。既不順。依他這等。做把父做箇。與

四書傳問錄

論語子路

六

懷新堂

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知。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附錄 名不正之弊如此。是以君子之為政也。知名不正則言不順。故無所名。則已名。便安正。必可言也。知言不順。則事不成。故無所言。則已言。便要順。必可行也。君子於其稱名之言。務求當其實。而無所苟。則事成。禮樂興。刑罰中。此外無餘矣。吾所謂先正名者。為此。子反以為迂哉。

此子反以為迂哉。

家引名之必可言也總是名要正言之必可行也。總之
言要順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只是言名不可不正也
獨舉言者有其名必有其言也。○**稟註**言以稱名言無所苟
能作稱名無所苟非歸重言字也。○**說**遂不苟舉言者蓋
言乃名所由遠而行所由出也然正名意即藏在內而已矣
見得一正名便都了該得禮樂刑政等事。○**稟註**上二節反
言名之不可不正此正言名之當正
無兩意名之二字提起兩必字着力

樊遲請學稼章

稟引此章是教以學大人之事是木仕
時說諸若說遲已作又請稼圃似不近情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本義昔樊遲以務木力農乃治生之常道請學治稼之事于
曰惟老於農者精於稼吾不如老農安能為言稼也遲以

圃之事比稼為易爾學為圃子曰亦惟老於
圃者精於圃吾不如老圃安能為言圃也

附錄家引請學者欲夫子教之也。○**新安陳**
氏曰兩言吾不如雖不顯聞之已婉拒之矣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本義遲再問而夫子再拒之如此意有在矣樊遲不能復問
而出于懼其終於不喻也故責之曰小人哉識見淺隘志遲
卑陋樊須
之所為也

附錄新安陳氏曰此小人是以位而言下文集註云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人上推廣而對言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
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論語子路

七 慎新堂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子路

八

慎新堂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
各以其類而應也。○**稟註**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
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
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
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
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
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本義夫吾人自有大人之學在也。上誠好禮而莊以持已則
民自儼然畏之誰敢不敬上誠好義而所行合宜則民自帖
然任之誰敢不服上誠好信而至誠接物則民亦以實意應
之誰敢不致其情夫我既有聯民之心如是則四方之民聞
其上也安享其奉而不為泰又安用身親稼穡之事哉遲誠
小人

附錄稟註三好字照二學字三上字對小字禮義信代稼圃
字禮義信俱兼本之身心而達之政事者言○**說**遂禮自難
度上言不卑指容貌義自舉動上言不卑指用舍信自精神
上言不卑指號令○**稟引**用情猶云以實也謂致其誠於表
也○**附錄**稟註上三箇民字即兼遠近四方之民亦兼遠近
負其子而至只作為之耕稼看○**稟引**焉用稼穡非惟不屑為
自不用為矣孔子是說不用為的道理○**說**統此節全要
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若只講上下感應話頭便顯奴
主失

附錄新安陳氏曰此小人是以位而言下文集註云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人上推廣而對言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
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誦詩三百章

稟引折衷此為窮經
而不濟於用者發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彼詩之為經也本乎人情該乎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故誦之者必達其政且其言溫厚和平而不激亢長於風諭引喻而不直致故誦之者必能言若誦詩三百篇授之以政而莫知所設施使於四方而不能專對則誦讀雖多而卒無得於心無益於用矣雖多亦奚以為

論語子路 九 慎新堂

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彼詩之為經也本乎人情該乎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故誦之者必達其政且其言溫厚和平而不激亢長於風諭引喻而不直致故誦之者必能言若誦詩三百篇授之以政而莫知所設施使於四方而不能專對則誦讀雖多而卒無得於心無益於用矣雖多亦奚以為

其身正章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宋子曰上之導下以身不以言若使倫理無不盡言動無不謹而其身正矣則民皆感化雖不待命令以驅使之而民自翕然聽順無不行也若其身不正則民心不服雖令之使歸於正亦有不從者矣

魯衛之政章

宋子曰魯與衛本兄弟之國今就其紀綱法度言之其政亦正好是兄弟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宋子曰魯與衛本兄弟之國今就其紀綱法度言之其政亦正好是兄弟也

論語子路 十 慎新堂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章

宋新安陳氏曰由合而完由完而美既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會無盡美之心非賢而能之乎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夫行書謂衛公子荆善於居室。何以見其善也。蓋公子荆本不以家計營心。凡器物用度。當其草創。初具而始有也。在他人必求其盡有。而後為快。荆則曰。今已苟且合聚矣。當其漸漸稍備而少。有也。在他人必求其盡備。而後為快。荆則曰。今已苟且完備矣。當其完備而後。有也。在他人必求其精美。而後為快。荆則曰。今已苟且華美矣。當其有節。既見其不以殖產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滿而不溢。非賢而能之乎。此可為居室之法。

然也。荆為衛之公子。善於居室。而未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案引善於居室。善為家也。○合者。初聚聚而未備也。完則備矣。而納未至。充足而有文采也。富有則有餘。盈溢而文采生矣。故曰美。○存疑。三有指家中凡事。所當者不但器用。如錢財。宮室。田園。皆是。○案子曰。常人於室。不極其華麗。則趨傾壁。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而美備。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

子適衞章
南軒張氏曰。庶矣則富。富矣則富。故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為有序也。

子適衞冉有僕御車也
子適衞冉有為之御車而行

子曰庶矣哉
庶眾也
子見衞之人民而歎曰庶矣哉。何其生齒之眾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冉有曰。有國者。因欲民之庶。然不知既庶之後。當何過以加之。子曰。庶而不富。則無以厚其生。而庶不可保矣。必也制田里。薄稅斂。以富之。

雙峰饒氏曰。田是所耕之田。孟子所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是也。里是所居之里。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是也。田出粟穀。里出布帛。有粟則不饑。有布帛則不寒。二者富之道。○案引賦兵役也。斂。征稅也。又征是取其貨稅。是取其租兵。以戰役。如為臺。為沼。鑿池。築城之類。然賦字亦有為斂字用者。如不賦其履之類。征亦有以賦言者。如力役之類。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冉有又問曰。有國者。因欲民之富。然不知既富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子曰。富而不教。則無以正其德。而富不可保。庶亦不可保。矣。必也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而後庶而富。者。可長保也。一問答。開而王道之規模。次第。其於此矣。

附錄。蒙引。立學校。兼鄉學。國學。所謂家有塾。黨有序。衛有序。國有學也。○明禮義。不止孝弟。亦不止五倫。大同徒以鄉三

物教萬民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皆禮義也禮義二字相連說禮必有義猶云道理○爾勉錄富是君道教是師道○松陽講義富字緊從庶字發論庶難富亦易富教字緊從富字發論亦易教

苟有用我者章

說統此非聖人自擬用世之效乃望世之終其用之意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四書章句

論語子路

注

懷新堂

夫子有感而言曰當今之世固無用我者矣苟有人焉不病吾道之難行舉國以從而能用我者雖用至朞月一年之久而國政之弊者以革廢者以興大綱小紀漸以就理庶乎其可觀也若用我至於三年便化行俗美禮備樂和民生厚民德新治功大備而有成矣然如無用我者何哉

葉氏少蘊曰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也○蒙引可者僅辭或曰紀綱粗布者非也紀綱布方是僅可不是紀綱僅可○南軒張氏曰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朞月所立之規模也充之而已矣

善人為邦百年章

說統此章只為當時尚威嚴而喜速效故以滿徐德化感動人主若曰王道非奢貴之術循良非旦夕之功云耳善人百年而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古語有云善人為邦而治天下積功累仁後先相繼至於百年之久則和氣薰蒸亦可以化殘暴之人使之同歸於善而民無極惡大罪不用刑殺矣古語如此以今觀之誠哉是言也吾得見善人斯可矣

附錄雙峰氏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微寓不足之意似有未能必其殘果盡勝殺果盡去之意蓋亦所謂幾致刑措者也○葉氏誠哉是言有極慕

四書章句

論語子路

申

懷新堂

觀見之意是信善人之治非止信其有是言也

如有王者章

蒙引此見王道無近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

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世之論治孰不稱王者之仁而仁亦未易言也如有聖人受命而為王者欲德教浹洽於天下無一人之不善必其仁心仁政薰陶涵育積累至於一世而後久道化成天下同歸於仁也夫豈速效者哉治以至仁為極而仁必以世為期彼以旦夕

言效者陋矣
【便】韓氏曰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與其他仁字不同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漸仁漸義節禮和樂使其化薰蒸透徹融洽周遍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方謂之仁如入一身之則生慈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謂之仁○南軒張氏曰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安能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及矣

苟正其身矣章

【存】此章其身正不令而行通君臣而言此章從政專自為臣者言

四書章句

論語子路

事

懷新堂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子】子曰凡政皆本於身苟自正其身矣遵守禮法輔上帥民將見形端影正令出惟行於為大夫而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則相導以邪其如正人何哉

冉子退朝章

【鄒】陽朱氏曰此章諷弟子而警權臣以見正名分之意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

以吾其與聞之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

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存】冉有為季氏宰自其於朝而退來見夫子子曰退朝有常期今日何獨晏也對曰適有國政而議之所以晏也子曰此必季氏之家事也若是國政則吾嘗為大夫今雖不見用於禮猶得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明矣夫子言此所以教冉有之意深矣

四書章句

論語子路

夫

懷新堂

子曰政私室之事曰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從】統邦之興衰由於君心之敬肆主心自見其難便是興邦的機括主心自恃其樂便是喪邦的機括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閒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

效

【存】定公問於孔子曰國之興也恆由善言以致治不知一言之閒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一言未必遽可以興邦言不可以如是而期其效也

翼註與字兼創等○蒙引此
幾字與下文兩不幾字幾字同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當時有此言也

然亦有之嘗聞人之言曰為君以主治其責
甚難為臣以輔治其責亦不易當時之言如此

此取上一句耳體人言中先作低昂非是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

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

不及臣也

四書章句

論語子路

七

懷新堂

君惟不知其難故無望於興邦耳使因其言釋其所以
言而知為君之難也則必兢兢業業以圖之不敢有一念之或忽
將見君德日以清明政事日以修治天命於是乎眷佑人心
於是乎愛戴矣不幾乎為君難之一言而致興邦之效乎

翼註戰兢俱在
一知內非空空知也

曰一言而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

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言他無所樂唯樂此耳

定公又問曰一言興邦既聞之矣若一言而可以喪邦
亦有諸孔子對曰一言未必遽可以喪邦言不可只如是
而期其效也然亦有之嘗聞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惟
其言之出而莫之違此則為君之樂也時人之言如此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

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

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

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諂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與喪

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夫君令臣從固無敢有違者然亦有君之所言何如如
其所言之善而臣下莫敢違也豈不善乎如其所言不善有
害於生民有損於社稷亦要臣下莫敢違也則君驕臣諂生
民必受其禍社稷必為之危也不幾乎莫之違之一言而致喪
邦之禍乎

葉公問政章

四書章句

論語子路

六

懷新堂

葉公問政以得人心為本故夫子
告之以此欲葉公驗民情以自考也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楚令葉公
問政於孔子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曰善為政者亦觀政於民而已民有在吾境內而為
近者能使之被其澤而感悅則可以知能邇之政矣民有在
吾境外而為遠者能使之聞其風

而來附則可以知柔遠之政矣
黃氏曰此非有意於求其悅且來也
悅且來則必有不悅不來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如此

乃所辭政。○蒙引聞其風不必依新安謂聞近者悅之風也。兩其字同近者得被其澤遠者不得被其澤只是聞其風而已。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章

論語 子夏規模甚小夫子直以王道之德遠博大者期之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

利則大事不成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

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

論語子路

論語子路

无

慎齋

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論語 子夏為魯莒父邑宰問政子曰為政之弊有二暴急之

人方為其事而遽責其效是為欲速子之為政必須推行有

漸不可欲速以求目前之效淺狹之人徃於淺近而昧於遠

大是為見小利子之為政必須志量廣大不可見些小事功

便以為得計也蓋政以能達為貴然必有漸而後可達若欲

速則求治太急而無次第欲其通達反不能達也此所以不

可欲速也政以大成為期然必所志者大則小者不得以域

之若見小利則其心已足而無遠圖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

矣此所以不可見小利也

論語 勉齋黃氏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

然之分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

得學如十日之程必照程行一日一程行得盡時自然到今

不照程行一二日就要到必駭車墮馬傷足而反不得到矣

故曰不達○為政須以遠大自期待如養民必無一夫不遂

其生教民必無一夫不復其性方是遠大若見得民略能自

立不至為餓殍略能賦不大為惡便說治已至了則其治僅

至小康而止耳安能至於遠大故曰大事不成○蒙引此兩

開說饒氏合說雖非正意然於道理有發嘗驗之天下之

人未有見小利而不欲速者亦未有欲速而不見小利者

葉公語孔子曰章

論語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論語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人之羊而已為之子乃從而證明其事夫父子尚如此直何

如

論語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只曰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而不曰如何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

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諱殺

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

直何暇計哉

雙峰饒氏曰父子主恩於理當隱於情亦當相隱故以是順天理合人情而直在其中若是父子相諍則天理人情兩有相乖何取其為直集註順理為直是說聖愛親之心勝是說情○蒙引夫子非指隱為直也隱其所當隱於天理人情為直故曰直在其中直便不隱而此以隱為直者直之權理之經也

樊遲問仁章

新安陳氏曰此與答仲弓問仁章當參看彼以敬恕言此以恭敬忠言蓋居處恭時敬也執事敬時忠也忠即恕之體恕即忠之用也而已矣動靜恭敬表裏忠恕又能持守而無間斷則私意何所容而仁豈外是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微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

論語子路

論語子路

幸

懷新堂

充之則辟面蓋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樊遲問仁子曰仁其於心隨時隨處而無不在者也時而居處必儼然肅恭而不敢惰慢而心存於居處之時久時而執事必肅然敬謹而不敢怠忽而心存於執事之時矣時而與人必忠實而不敢欺偽而心存於與人之時矣然又不可少有間斷也必以此三者拳拳服膺雖夷狄患難之中而此心亦確然固守而不可棄也如此則心存理得而仁不外是矣

勉齋黃氏曰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而忠則天理常行而人欲不萌矣又能無適而不然而則流行而無間斷仁之為道孰外乎此○陳氏曰敬工夫細密恭氣象渾大敬意思卑屈恭意思尊嚴但恭只是敬之見於外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

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不外能恭而內無敬者○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朱子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說此章重行已自勝一句孝弟信果俱行已有取中事上言不足算亦是行已處有虧即有他才能亦不足觀○再勉齋重行已句固是然首節自應平說下三節方見重行已意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君命可謂士矣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論語子路

論語子路

幸

懷新堂

子貢問曰士居四民之首果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節行乃立身之本才略為用世之具若於行己之閒以道義為大關此非義之事皆有取而不為是大本已立矣及其出使於四方則又應對諸侯不辱君之命是其志既有所不為而其才又足以有為若此者始可以謂之士矣

雙峰饒氏曰有取士之行不辱命士之能有其行又有其能全才也故可為士○存疑行已有取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事皆取而不為也才足以有為不止於使事此特舉一事而言耳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子貢曰全材不可多得敢問其次於此而可為士者子曰士固以才行相兼為貴然與其行之不足寧可才之不足若有人焉善事其親而宗族皆稱其孝焉善事其長而鄉黨皆稱其弟焉此其才雖不足而大本不失亦可謂次一等之

矣士
朱子曰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為士之上者豈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禮聘說氏曰行已有恥是事不尚且孝弟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士行中之一端而又無其能故以為士之次也○存疑宗族亦可稱弟鄉黨亦可稱孝此言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互言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誠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四書章句

論語子路

章

樓新堂

子貢又曰孝弟亦難盡者敢問其又次而可為士者子曰言行人之大端與其失之放恣寧可失之拘執今有人焉所言者不擇理之是非而必期於信所行者不問事之可否而必期於果此識量淺狹硜硜然堅確之小人也本末雖無足觀而自守之固亦可為次一等之士矣

說統信果二字無病病在必字上○疑註註識淺以所知言量狹以所守言○蒙引本末皆無足觀在本文外此只是自守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間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

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貢又問曰士品有三既開命矣若今之從政為大夫者何如亦可為士乎子曰噫此輩乃鑽頂之徒譬如斗筭小器所容無幾本末既無足觀言

行亦無可取何足算而數之也
說統斗筭主器量容受說若他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味更無道德止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斗筭借言○蒙引此正市井之人言
謬行縱者也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蒙引此章言中行狂狷雖見而其實都是指實質上做出底不然知行不過而中行了聖人又何用復傳他道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四書章句

論語子路

章

樓新堂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

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

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

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

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本義子曰吾之道中而已矣中道而行之士本吾所欲得也
傳道者也今既不得中行之人而授之以道然則吾所與者
必也其士之狂狷乎吾之有取於狂狷者何也蓋道非委靡
者所能勝而狂者則進而取法乎上動以遠大自期其過往
之志駁駁乎有不可限量者道非卑污者所能勝而狷者則
自愛其身非禮之事斷然不為其能守之節皎皎乎有不可
少緇者吾各就其過不及處而激勸裁抑之狂者使之踐履
篤實以充其進取之志狷者使之恢弘通達以擴其不為之
節以歸於道不難也此吾
所以因中而行而思狂狷也

附錄朱子曰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為又精密有狷者
之節又不至過激此極難得之人○觀此中行只就資質
言其無狂狷二者之病耳非謂依乎中庸也○剛柔有必也
二字若非這般人決與他不得○蒙引狂者進取二句是就
他好處說言其所以有取於狂狷者之意非謂進取是知之
過有所不為是行之過○進取即志盛高也有所不為即守
有餘也○雙峰饒氏曰或解集註激勸裁抑以為激勸則者
裁抑狂者是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
者知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於中
處裁抑之使之俯而就中於不及處激厲之使之跂而及中
如此則皆近道矣○若徒謹厚者只是怕事底人
雖不為惡亦不足與為善反不若狂狷之可取也

南人有言曰章

新安陳氏曰此章訓無恆者雖賤役不可為至差辱不
可免以見人決不可以無恆也○說統此夫子思有恆之意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
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本義子曰南國之人有言曰人常有恆久之心若使人而無
恆處事則作輟鮮終與人則反覆難測此等人巫醫猶不可
為蓋巫所以交鬼神不恆則誠不聚而神不享醫所以寄死
生不恆則術不精而醫不效南人之言如此由是知人而無

恆即巫醫賤役且不可為况倫德立功
之人乎善夫南人之言近而指遠也
附錄真註恆字要看得深據易辭恆是恆德即恆心也一切
浮念皆無常惟真心有常故名曰恆○蒙引南人之言似專
指為巫醫孔子稱之曰善夫則不
專指巫醫矣蓋無所用而可也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附錄然不獨南人有此言也易經中恆卦九三爻詞亦云人
而不恆其德則內省多疚而外侮皆至人皆得以羞辱進之
矣
附錄朱子曰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進善舉與之也
○連說由凡事不可為而推極於羞辱不可免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
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
略通

本義孔子既引此詞又曰大易之戒明顯如此而人顧多無
恆者則亦不玩其占而已矣苟玩其占則惕然省悟奚至於
無恆
附錄說約既曰九三則其爻動矣故謂之占占即指爻辭不
玩其占言不玩此爻辭也○朱子曰不占而已此只是不讀
書之意

君子和而不同章
或問此二者外相似而內實
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本義子曰君子小人公私而已君子之心公則視人猶己與物無忤固極其和然惟理是視是非不假而不苟同於人小人之私則喜邪親阿比所以常同然各爭利樂

思刻而不能和處乎衆外相似而內實不同如此
附錄朱子曰君子之心是公底道理小人之心是私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苟同小人是有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至紛爭而不和也○和是公底同是私底和鄉人皆好之章

折衷子貢之問是欲取人於好惡之皆同夫子之答則欲其精諸好惡之以類也

論語子路 毛 嶺新堂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本義子貢問曰公論每出於鄉人今有人焉一鄉之人皆好之何如意其行成名立者乎子曰一鄉皆好安知其非同流合汚者也未可信爲賢也子貢以爲不得於好必得於惡又問然則鄉人皆惡之何如意其道高峻者乎子曰一鄉皆惡安知其非謬世疾俗者也亦未可信其賢也我以爲取必於鄉人之皆好皆惡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鄉人之不善者惡之蓋善者循乎天理今從而好之是必喜其與己同也不善者徇於私欲今從而惡之是必厭其與己異也既能取價

於君子又不苟同於小人其爲賢也必矣
附錄說統兩何如俱就一邊說○**賈軒**蔡氏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乃夫子答子貢鄉人皆好皆惡之之問耳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徐自漢**曰好出於善是顯而觀之之法惡出於不善是隱而察之之法然鄉人之善不善又將何以定之此又在吾心先善好惡之源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總旨翼註註公怨以外乃約題之意耳非推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怨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閒每相反而已矣

本義子曰爲人上者以一身操用舍喜怒之權人固有任其勞而事之者有投其意而悅之者若君子則易於服事而難得其心之悅也何也蓋君子之心公而怨公則好尚必以正悅之以非理之事彼必拒之而不悅也悅之不亦難乎及其使人也則又以怨心待之隨才器使雖一材一藝皆得進效於君子之前事之不亦易乎小人則難於服事而易得其心之悅也何也小人之私而刻私則好尚不以正悅之難不以道彼亦折然而悅也悅之不亦易乎及其使人也則又以刻心待之責望無已必求全備而後快焉

事之不亦難乎一念之閒而相反如此
附錄厚齋馮氏曰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雙峰**饒氏曰說不以道不說不說不說是難說器之是易事說不以道亦說是易說求備是難事○**新安**陳氏曰公故難說怨故易事私故易說刻故難事

君子泰而不驕章

總論 存疑泰與驕亦相似而不同泰是有道德者氣象驕是負才勢者氣象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本義 子曰君子小人之氣象皆本之心而形之外者也君子之心循理故心廣體胖常見其安舒自得而已何嘗矜已傲物而或涉於驕乎小人之心逞欲故志得意滿常見其矜誇自足而已何嘗從容不迫而有所謂泰乎君子小人之存心異故氣象不同如此

附錄 聖註泰主自得驕主傲物泰是無心的驕是有意傲作的。南軒張氏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而氣盛也驕則何山泰泰矣驕之有然而能不自矜而求免乎拘迫者也。有之蓋雖能制其和而海養未至猶未免乎拘迫者也

四書章句

論語子路

兗

懷新堂

剛毅木訥章

存疑 此言天資近於仁魁人當因是而加功意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附錄 子曰仁雖人心所固有而亦不能不拘於氣質之偏若剛者志氣強勁而不撓毅者德性堅忍而不倨木者質樸而無華訥者言語遲鈍而不佞四者之質為近乎仁蓋仁無欲而剛毅則不屈於欲仁在內而木訥則不馳於外豈不與仁相近乎由是質而充之以學則可以與仁為一矣

朱子曰 剛是體質堅強不軟不弱毅却有奮發作興氣象。象引毅兼用言即健也訥者遲鈍不專謂言之鈍也是

似不能言者模樣。存疑無私欲而有其德仁也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於無私欲而有其德為近心存而不放仁也木訥則不至外馳於心存而不放為近。朱子曰近仁之說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以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卻剛毅本訥四字要想像思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總論 聖註黃氏曰所謂士者滿派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于路負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切惺惺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嚴之。雙峰德氏曰切切惺惺怡怡如也這是一句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惺惺怡怡如也可謂

四書章句

論語子路

兗

懷新堂

士矣朋友切切惺惺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惺惺也惺惺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朱子曰 子路問曰何如而後可謂之士乎子曰士之質性貴於中和必其人己相接之際切切如而惺惺惺惺如而詳勉而怡怡怡和和悅也其氣象如此非涵養有素而化其氣質之偏者不能可謂士矣然是三者不可混於所施於朋友則當切切惺惺以盡儆規之義於兄弟則當怡怡以敦天性之恩義兼盡而施之各當士之為道何以加此

在語言上見故朱子以教告言之此切
德二項內俱有忠告意俱有善道意

善人教民七年章

總旨 雙峰饒氏曰七年而可以即戎比之三年而有勇知方者有開百年而可以勝殘去殺比之必世而仁者遠甚此是善人作為久近之效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四書章句

論語子路

聖

懷新堂

本末 兼教之法或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使之知尊君親上之義或教之以務農講武之法使之知坐作進退之方積而至於七年之久亦可以使之披堅執銳以從事於行陣之閒而敵愾禦武矣

雙峰饒氏曰 善人即善人為邦之善人天資好善之人也○雲峰胡氏曰教民本非為即戎而設教之深亦可以即戎矣○青巖敬之孝弟忠信之行養其心也教之務農厚其生也教之講武熟其藝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通承上三意

以不教民職章

新安陳氏曰 此章與上章未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乃承上章之意而反言之也

子曰以不教民職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本義 子曰戰者危事若平日不曾教民而一旦聖之於戰適足以殺其軀而已非棄其民而何
雙峰 朱子曰戰法自不用教了孔子却是為見春秋時武會戰故特說用教之以孝弟忠信之意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章

總旨 新安陳氏曰有道無道雖是平說然就原憲分上觀之則重在邦有道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殺邦無道殺恥也

憲原思名殺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殺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殺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四書章句

論語憲問

聖

懷新堂

矣至於邦有道殺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本義 原憲問何事可恥子曰邦有道不能為為而但知食祿則是尸位素餐矣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則是貪位慕祿矣二者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殺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殺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雙峰 說統狷者有所不為只了得一身的勾當不知士君子任天下之責當思大有為以建立於當世故夫子合有道無道以明恥正欲廣憲不為之志以進於有為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松陽講義 此章見私私不足以為仁而仁之為仁可知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而能制之不行焉可以為仁矣乎。

附錄 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舉互言則克伐者固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固已所無而生氣歉也。惟本言之又皆由有己而生也。

子曰可以為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

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

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

論語卷之九

論語憲問

壹

復新堂

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慮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

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

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理。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

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

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

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本義 子曰：常人之情。一有克伐怨欲之心。萌於中。則必行之於外。而不能以自制。今能制之使不得行。可以為難矣。謂之

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仁也。

附錄 朱子曰：克伐怨欲。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求勝做甚麼。

去矜誇他人。傲甚。庶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爾其庶耳。曰：小

病疾。都如冰消凍釋。無有痕跡矣。若只是遊在胸中。不行

如一株草。割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割去此箇意思。如何。

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割去。若只是在人面前

不行。而此箇根。常留在裏。便不得。○問：克己與克伐。怨欲

病根。在這裏。譬如捉賊。克己便是開門趕出去。索性與他打

殺了。便是一頭事了。不行。是開了門。藏在裏面。放他且不得

出來。作過。○雙峰饒氏曰：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

一。是勇猛決去。法也。○王元美曰：可以為難。雖是許之之

論語卷之九

論語憲問

壹

復新堂

士而懷居章

折衷此示為士者當忘物累也。蓋為係遷者發。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本義 子曰：所貴乎士者。為其能道足以御情。志足以帥氣也。

苟於意之所便安處。而聽聽不能舍。或懷於宮室器用之美。或懷於聲色貨利之私。則心為形役。不求其義之安。而惟徇

其情之安。名雖為士。實則無異於常人矣。何足以為士哉。

附錄 胡氏曰：居。以為居室。亦可。然居室一事。所該者。狹聖人既斷其不足以為士。則不止思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為意

所便安處。皆是。○說統不足為士。是就懷居上斷之。不必推開說。

邦有道章

折衷此論士君子處世之道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處世固貴有特立不變之操又貴有相時而動之宜當乎邦有道之時時可以遂其直也則危其言焉有舉世所不敢言而獨言之危其行焉有舉世所不能為者而獨為之若夫邦無道之時時不可以遂其直也亦必危其行焉而不變其已之守至於言則少孫焉而勿至於激人之怒可也是何也蓋制行無時而變者持身之道也出言有時而不敢盡者保身之道也

四書章句

論語憲問

卷

慎斷

○陳氏曰高峻者廉剛之稱非詭險也卑順者加謙恭之意非阿諛也○兩斯殺氏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御於世自他人視之則見其高峻耳○此指在下位之士若居其位者自不容於言孫只宜盡其位

有德者必有言章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

必有仁也

○子曰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有德者雖不尚矣言然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敷之謙論必然順理成章可必其有言者有言者則不必其有德蓋有君子之言有色莊之言未可遠信為有德也心德渾全之謂仁仁者雖不期於勇然心無私曲則正氣常伸臨事之際自然見義必為可必其有勇若有勇者則不必其有仁蓋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未可遠信為有仁也然則脩己者豈可不以德

○仁為先而觀人者又豈可以言勇為重哉
○問仁與德如何分雙峰德氏曰德所得淺深皆可以為德皆可見於言仁則德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為德未到此田地未必其能有勇也○困勉錄言便佞口給及血氣之強要看得好不本於躬行底即是便佞口給不出於血氣之強便是血氣之強故無論言之強辯者為便佞即言得合理亦是便佞無論勇之過當者為血氣即當勇而勇者亦是血氣

四書章句

論語憲問

卷

慎斷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章

○困勉錄此章只重尚德意不重不答意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彘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羿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羿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

不答然造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
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嘗聞有窮國之君名羿者善射羿
臣寒浞之子暴能陸地行舟以力言之天下無有能過之者
矣然一為亂臣所殺一為夏后所誅皆不得其死然禹平水
上搜捕百穀身親稼穡之事以勢言之亦甚微矣然禹則親
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夫以強則羿
羿之亡也如彼以弱則禹稷之興也如此其得失之故果安
在哉南宮适之問甚深且或有感而發夫子於此蓋有
難於言者故默然不答但俟其既出而歎美之曰自世俗尚
力而不尚德是以君子不可見而知德者鮮也今仰造之言
而觀其行君子哉若人乎何人品之高也仰其言以察其心
也豈隨時趨尚者所可比哉

四書章句

論語憲問

卷

論語

子曰君子而不知者已難於答以爲覆此孔子尤難於答
不答須兼此二意○君子以人言尚德以心言○四書章句
子二句依註一直說惟
尚德所以爲君子也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章

存疑君子有不仁之時小人
無得仁之理總以見仁之難盡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關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

仁也

子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心有間斷便
是不仁如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關心不在焉而容或不
仁者有之矣若夫小人則失其本心縱天理有
時暫萌亦不勝其私欲之擾固未有能仁者也

無私心而合天理方得謂仁小人立心制行專在於私那得
有如此時縱有一點明處亦天理未純偶然發
見其本心則非也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愛之能勿勞乎章

存疑此爲知愛而不
知勞知忠而不知誨者發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爲僨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
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子曰愛之於子未有不受果愛之矣則不以庸愚待其
子必以賢智待其子凡所爲責成與戒嚴者一出於勞雖欲
姑息而勿勞也愛之之心能已乎臣之於君無不當忠果以
忠焉則不以中主望其君必以聖明望其君凡所以陳善與

四書章句

論語憲問

卷

論語

子曰爲命禪讓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
產潤色之

爲命章

鄭陽朱氏曰此章即諸侯辭命而見用人之效
○困勉錄率賢能和衷子產能不自用是此章餘意

禪讓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葉也世
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
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

產潤色之

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苟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本義 或又問管仲子曰：是人也，功足以服人者也。仲相桓公，桓公以其有功，奪其大夫伯氏所食之駟邑三百戶，以予仲伯氏。後來窮約，餓死，食至於沒齒，曾無怨言。夫奪人之有，人之所不堪也，奪之而致其窮約終身，尤人之所不堪也。乃伯氏安焉，終不以爲怨，苟非有以深服其心，豈能如此哉！此而管仲之功可知矣。
附錄 吳註：人也，字雖略，說曰：桓公下。○齊管仲氏曰：周禮二十五家爲社，書社謂以社之戶，書於版圖，各凡三百社。
貧而無怨難章

論語憲問

論語憲問

里

懷新堂

胡氏曰：聖人因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易者不必言，故集註又申明其不可忽之意。○獨訓：觀註中人之常情，則難易專就人情說，却從事勢上來，不可把事勢人情平看。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朱氏曰：人情處貧乏之境，多所怨恨，乃能處之泰然，畧無怨尤之心，此非安於義命而有定見，定守者不能也。此貴人分自守而不至驕肆，爲人之所易，常情如此，人當勉其難而無怨也。

附錄 朱子曰：張敬夫云：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一且處富貴則失其本心，難易之論其不然耶！此蓋未知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耳。又鳥保

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中，皆爲怨也。故貧而無詭，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於樂矣。

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章。

附錄 困勉錄：薛方山曰：此章分明譏魯失官人之道。據翼註亦有諷公綽任職不稱之意，當兼用爲是。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貴重然則公綽蓋廉。

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忠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論語憲問

論語憲問

里

懷新堂

可知矣。

朱子曰：人之材器各有所宜，如孟公綽之爲人也，以之爲家老，雖趙魏大家，然無諸侯之事，官守之責，苟能正己養廉，則居其位而無愧，彼固爲之有餘矣。若以之爲大夫，雖是廉薛小國，其政亦煩，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非有治煩理劇之材，則不足以勝其任，彼亦不可爲也。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故用人者貴因材而器使之也。

附錄 劉上玉曰：註中國小事，繁言雖國小事，亦繁見大夫難爲公綽不稱也。否則國大事，倒簡不成。○困勉錄：廉靜自康，靜短於才，自短於才，非廉靜便是短於才也。○新安陳氏曰：惟其廉靜寡欲，所以優爲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爲滕薛大夫。

子路問成人章

翼註 上節告子路以人道之全，下節告子路以人道之重。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世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

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論語卷問 復新堂

子路問成人之道子曰人也真陰陽而備萬善參天地而靈萬物所謂成人者豈易至耶若臧武仲之明智公綽之不貪欲卞莊子之強勇冉求之多材藝兼此四子之長其質稟固已優矣又能節之以禮去其過中失正之偏而歸於至當和之以樂去其乖戾矯激之病而協於和平

則才全德備中正和樂亦庶幾可為成人矣
朱子曰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為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然而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而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為亦可以為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存疑四子之智廉勇藝未必得中皆有過不及處故須節之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是箇得中底物節之以禮者損其過益其不及使知廉勇藝皆歸於中而無太過不及之失也節之以禮則四者皆歸於中道矣然猶或出於勉强矯揉未至於從容和順故又須州樂以和之道樂是孟子樂之實也○樂也註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是也○和之以樂者勿忘勿助日就月將使知廉勇藝四者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有純粹之美而無駁雜之弊也○象引

四者只是才德必文之以禮樂方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不然雖兼四子之長人猶見是知是廉是勇是藝到文之以禮樂則無知無勇無廉無藝皆不見痕迹矣○知足以窮理四句未宜說上蓋好去為下文文之以禮樂在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猶在文之以禮樂句內則材全德備四句却只自文之以禮樂說合亦可以為成人○文以禮樂文字當節字和字註文見乎外文字當死字看○困勉錄材全德備雲峰胡氏以不欲為德智勇為才說引又謂廉勇為德智藝為才似有未安思意智廉勇是德藝是才如此則與下節註才智禮樂有所未備向尤合蓋思義是廉投命是勇而知藝則未備以才字代藝字註自明○分言則智廉勇為德藝為才合言則四者俱是德故註德成於內德字便兼藝在內而語類亦有四德之目

左傳襄公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南過御叔御叔在齊武仲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人為孫問之見齊侯與之言伐魯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

變伏夜擊不突於寢廡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率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智之難也有威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新序莊知齊侯將取不欲受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新序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侯伐魯莊赴闕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千人而死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有久要誓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

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再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本義子又曰若今之所謂成人者何必才智禮樂之兼備哉但能見利思義而臨財無苟得見危授命而臨難無苟免與人約雖經歷歲月之久而亦不忘其平日所約之言有是忠信之實則雖才智禮樂有所未備而大本不虧亦可以為成人之次矣由今之成人而進之而吾所稱成人者可及也由其勉之哉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章
一當其前不覺貪畏始要之日人多慷慨期許久之不覺頭忘此皆念頭不真實之故○(案)引忠信之實三句總言之也○不可分○存疑忠信實心為善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皆實心為善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忠信尤明白○(案)引上亦可以為成人對聖人而言也下亦可以為成人對上文而言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章見時中之難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賈名亦衛人文字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昔公叔文子人以不言不笑不取稱之夫子疑而問於公明賈曰信乎爾之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子衛人也當必得之聞見而知之真矣夫子此問蓋疑其過於中而不近人情也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

之也
公明賈對曰夫子豈全然不言不笑不取者殆告之過也然為是言者亦有由矣蓋多言則人厭其言吾夫子時可言然後言是以人不厭其言而遂謂之不言也苟笑則人厭其笑吾夫子遇可樂然後笑是以人不厭其笑而遂謂之不笑也安取則人厭其取吾夫子義可取然後取是以人不厭其取而遂謂之不取也豈誠不言不笑不取乎然時人固為不情之言而賈尤為過情之舉故夫子疑而詰之曰據爾所言爾夫子其果能然豈其果能然乎吾未敢必也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章
雙峰饒氏曰武仲只當請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為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

見唯不以防爲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任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爲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

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

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

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四書章句

論語憲問

聖

慎新堂

乃自邾如防以求立後於魯。推其心以爲若不從我之請。則將據邑以叛。蓋挾之以不得不從之勢。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武仲何

所逃罪耶。

與公山弗擾以費畔之以防二字。

欲立之防於臧紇。紇爲立之季氏。以公鉏爲馬正。孟孫惡臧

孫季氏愛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爲立。爲請仇。臧氏孟孫

卒。公鉏奉獨立之。孺子秩奔邾。臧孫入哭。其哀出孟氏閉門

告季孫曰：臧氏將爲亂。季氏不信。臧孫聞之。成孟氏將辟藉

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大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孫

出在魯。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口說不佞。失守宗祧。敢

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弔。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

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黜。

敢不避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

晉文公論而不正章

存疑此。俱就其行事言也。若其心術。則皆不得爲正。註云：彼善於此。有分曉矣。○過說此是夫子臧伯之意。初非評其後

子曰：晉文公論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諂。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諂。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

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

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救楚。而

陰謀以取勝。其諂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

發其隱。

四書章句

論語憲問

聖

慎新堂

子曰：五霸迭興。桓文爲盛。雖其以力假仁。心術同歸於

不正。然其行事之閒。猶有彼善於此者。嘗見晉文公所行之

事。大抵踪跡暗昧。而陰謀取勝者居多。如楚圍宋也。則伐曹

衛以致楚師之救。楚釋宋也。則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至於

溫之會。則以臣而召君。於翟泉之盟。則以下而陵上。其殆諂

而不正也。又嘗見夫齊桓公所行之事。大抵舉動光明。而不

由詭道者居多。如楚未服也。則問于祭。不供而責。尊王以義

楚既服也。則退師名陵。而待楚使以禮。至於葵邱之會。則明

王者之大禁。首止之盟。則定世子之大法。其儉也。

而不諂也。二公他事亦多類此。其優劣固可知矣。

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

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供。昭王不復。寡人之問。諸水

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使曹衛楚必戮之，則宋免矣。○晉侯使曹伐衛，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衛侯歸之於京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侯曰：請復衛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侯從先軫之言，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楚於楚。

桓公殺公子糾章

存疑于路疑未仁以心之德言也。夫子稱其仁以愛之施言也。于路所疑是心術理人所許是事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魯，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

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

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皆相乎子糾者也。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死之，可謂殺身以成仁矣。而管仲獨不死，則其忘君事讎忍心害理甚矣。以由言之，管仲未得為仁矣。予。

所當為而忍之，使不為害理，謂理所當然而嘯之，使不怨忘君事讎，即忍心害理也。

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僖公。公之二人因作亂，遂殺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來公子小白，出奔魯，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春，齊侯殺無知，夏，伐齊，納子糾，桓公。

自昔先人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表帥敗，諸將歸，則刺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曰：鮑叔牙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管夷吾治於高，後使相可也。公從之。管夷吾請管名魯，來請管名以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殺吾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于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于糾可謂有生臣矣。乃行人齊境，自列而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以信義服人，而不以兵車之威，皆管仲善謀之力也。夫仁者以濟人利物為心，今仲之功如此，當世孰有如其仁者乎？孰有如其仁者乎？未可以不死而遂病之也。

朱子曰：九之為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証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為九合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也。公殺以來，皆為是說，可謂鑿矣。○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推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德之如何也。○蒙引于路之發者，記其過而忘其功也。夫子之取者，錄其功而不計其過也。蓋其過小，其功大也。至於忘君事讎一節，則夫子始置不論，初未嘗為解釋也。

下章之論亦如此。

管仲非仁者與章

蒙引前一節稱其功，後一節不責其死，稱其功以見其仁，不責其死以見其無害於仁，不可以上節為答，又相之下。

論語卷之九 季康新堂

節為答
不能死

子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貢意不死倫可相之則已甚矣

宋子曰管仲其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仲為子糾之臣當有死無二彼不死則亦已矣乃又事桓公而為之相忘君事讐忍心害理豈仁者所為乎

論語慶源輔氏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於名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為未仁子貢智者也故以仲之不死為倫可而以其相桓為已甚而非仁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四書章句

論語憲問

宰

懷新堂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宋子曰子以仲相桓為非仁豈知仲正以相桓有大功乎周自東遷王室微而夷狄橫天下不正其矣管仲輔相桓公為諸侯之長尊周室攘夷狄天下之亂於是正不惟當時賴之民至於今猶受其匡正之賜而相安於禮樂衣冠之盛當時若微管仲則中國皆淪於夷狄吾如今其亦被髮左衽矣管仲相桓有大功如此

論語翼註滿諸侯是為諸侯之長會盟征伐俱聽他命令○達義夫下稱桓之功正敘處只在一匡天下仲下二句又承上一匡意而益致鋪張之詞到今受賜正是言後世被澤而當時之意俱已在內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綏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

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

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

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

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

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

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

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

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

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四書章句

論語憲問

宰

懷新堂

宋夫仲既有大功則其不死也意豈有在矣豈若匹夫匹婦所見淺狹守一己之小信而忘終身之遠圖自經於溝瀆之中而竟無聞於天下後世者哉子亦錄其相桓之功而可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章

論語困勉錄此章正意是借法以見進賢之義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臣家臣公公謂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本公叔文子之家臣後為大夫名僕者與文子同升諸公朝而並列焉蓋以文子忘分以薦之也

困勉錄首節止言與文子同升耳升者僕也與文子同升者亦僕也文子薦賢意當在言外補出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證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美論也夫子於文子既沒之後，聞其有薦饌之事，而稱之曰文。美論也。文子忘分薦賢所為如此，亦可以為文矣。於證何愧哉。

論語案引順理成章四字，不有平說。言順理而有可觀也。若何之事，理所當然，而為之是為順理而成章矣。○證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孔子意不在此，只是順理而成章之意。看註中亦字自見。○慶源補氏曰：知人智也，忘己公也，事君忠也。有是三者，則理順章成而祭然可觀矣。安得不謂之文哉。然文王之文與全體而言，此與孔子之文取一事而言。○蒙引洪氏註文子三善總不出文公順理二字，不可謂孔子以其有是三善而許之云云。○說統此是極取其善，非解。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法東陽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為法，但欲當其才耳。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喪失位也。

有夫子在魯嘗言衛靈公無道之事。季康子問曰：人君有道則興，無道則亡。衛靈公既無道，如是何故能終保其位而不亡？
於表乎。
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般皆大約之詞也。其中云云最多。故

康子承之曰：夫如是，三字有所指，不止是無道二字。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者也。則用之治宗廟，以主禘祀，祭嘗之典。王孫賈長於武事者，也。則用之治軍旅，以主節練，訓教之事。治賓客得人，則朝聘往來無失禮於隣國，而不至啓釁。治宗廟得人，則遠近無不致。祭三者皆國之大本，夫皆得其人，如是，又奚其喪？夫無道而能用人，猶可以保國。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者乎？

其言之不詐章
二字激發人必為之志。
子曰：其言之不詐，則為之也難。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往來無失禮於隣國，而不至啓釁。治宗廟得人，則遠近無不致。祭三者皆國之大本，夫皆得其人，如是，又奚其喪？夫無道而能用人，猶可以保國。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者乎？

子曰此人有必為之志其於言也必度吾所能行者言之所不能者必慙愧而不敢輕言然後其為之也易若或輕肆大言高自稱許略無愧怍之心這是全無必為之志徒妄言以欺人非其為之也不亦難乎

陳成子弑簡公章

陳成子弑簡公章
宋子曰大夫初告時簡欲討陳恆後人知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非是聖人託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曲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論語卷問

論語卷問

章

懷新堂

昔者齊大夫陳成子弑其君簡公

記者之詞如春秋法則名之矣如下文便見

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懼之驟頡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庚辰執公於鉅

州甲午弑之
子我即闕止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

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

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孔子時雖告老乃齊戒沐浴而朝以告於哀公曰陳恆不道弑其君人人得而誅之名請君與兵討之

君彭大惡也曰請討正大義也○張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陳恆弑其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

公曰告夫三子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本義時政遷大夫制之權哀公不得自專使孔子曰汝為告夫三子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

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邪

孔子出而自言曰君臣大倫討賊大義所係至重以吾者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即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曰告

論語卷問

論語卷問

章

懷新堂

夫三子者何耶夫子此言所以傷其君者至矣

之三子皆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

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子者半

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

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

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

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

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

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本義由是孔子以君命往告三子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相表裏故沮其謀以爲不可孔子知其事不

濟乃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以不告也至於聽不聽則在彼也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附錄新安陳氏曰以吾已致仕從大夫之後高致於義不敢不告則正爲君卿大夫各當何如警之在此

子路問事君章

總旨魏莊渠曰勿欺是要盡存誠心犯之是要行吾直道此萬世人臣事君之法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

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本義子路問事君之道子曰事君以誠而且直爲道平日本之以忠君愛國之誠心凡進言宜力必內以盡其心外以盡

其分不可有一毫欺罔之念也而君或末向道志仁必犯顏取諫雖觸君之怒不恤也事君之道盡於此矣

附錄存疑勿欺兼所言所行說犯專就諫諍語說○雙峰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爲本然不欺甚難惟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

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

君子上達章

折衷此論君子小人所造之異欲學者慎所趨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汗下

本義子曰君子小人始不過一念少殊終至趨向之迥絕何以言之君子循乎天理故其心志清明義理昭著所知者日以精深所行者日以純熟將日進於高明矣豈非上達乎小人徇乎人欲故其志氣昏昧物欲牽引所知者日以喪失所行者日以恣肆將日流於汗下矣豈非下達乎學者何可不慎所趨也

附錄朱子曰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汗下底道理○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

小人一日沈淪似一日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初間只差些少少開究竟將去越差得多今人做差一件事說

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少開教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胡氏曰循天理而人欲上達下達

之原也○蒙引高明汗下貼本文上下字日進日究貼本文達字○存疑日進高明日究汗下都是日新不已意

古之學者爲己章

附錄困勉錄此章是務名務實之分不是成己成物之分爲人爲己俱兼成己成物說但其所以要成者不同耳國外

附錄

附錄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獲

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

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

矣

本義子曰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者明道進德其心要得之於己今之學者明道進德其心要求知於

人其內外名實之別如此

說統兩字即註兩欲字是學的主意俱在心上分別
○徐散莊曰爲已則天地萬物皆屬之已爲人則形骸耳目
皆屬之人

遠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說統此章只重欲寡其過句
而交友之義爲使之道只帶見

遠伯玉使人於孔子

遠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

玉使人來也

衛大夫遠伯玉
使人奉使問於孔子

說約此使亦非僕隸之謂
也觀子華爲天子使齊可見

論語意問

論語意問

聖

懷新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

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

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

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

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

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

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孔子命之坐而問焉曰夫子近日何所爲使者對曰吾
夫子之所爲者亦無他惟於日用之間常常欲寡其過而猶
未能也即使者之言觀之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
見矣使者既出夫子從而稱之曰其真可謂使乎其真可謂
使乎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
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之心也

存疑過有三念慮之差過也言語之差行事之差亦過
也故曰心過口過身過○蒙引註省身克己即省察克治也
省身有過便克治了○夏註講未能若云力不從心氣不剛
志便有病如云愈克治愈覺私累之難淨便無病蓋註常若
不及正是他心上自覺未能○使乎使乎兼深

知君子之心而又善於詞令○意然知心過重
則陽爲遠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卒細之
以非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君子思不出其位

論語意問

本

懷新

此章是以辦事之思言若學者平日
常講道天下事皆其分內事皆當講究原非位之可限

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

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

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會子述艮卦之象詞以示人曰心之所慕謂之思身之
所處謂之位位以內當思位以外不當思思之即爲出位矣
是故君子維繫謀畫只在

位之中不在位之外也
南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
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
中其能然乎○楊嗣註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
是指不在其位言然此處乃重出者不必牽及

君子思不出其位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

胡氏曰或謂恥其言之過於行固必如樂註釋為兩事斯得夫子立言之本意○馮氏曰此以君子之已能者言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本義子曰人之言行貴於相稱言易至於有餘也君子則恥其言若有所愧作而不放盡行易至於不足也君子則過其行必致其龜勉而使之有餘此其所以為君子也

附錄學齋馮氏曰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淨於言也○存疑恥是恐行不得故以為恥恥則必擇其所能行者言之雖能行得猶留一兩分不敢盡說至所不能行者則絕不敢出諸口矣故曰不敢盡過其行是對恥其言說謂言則恥不敢盡而行則過之也○陳氏謂如說七分而行十分是此意故曰欲有餘之辭行必過其言方為有餘不

論語集注

論語集注

李

懷新堂

然雖至聖人亦只是盡道理而已豈能有餘

君子道者三章

說約此夫子望道未見之心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自責以勉人也

子曰君子之道有三反之於我未有能焉三者維何仁知勇是也仁者理足以勝私處困逆而心不憂我未克於憂也則於君子仁之道無能也知者明足以燭理遇事而心不惑我未克於惑也則於君子知之道無能也勇者氣足以配道義任重而心不懼我未克於懼也則於君子勇之道無能也敢不勉哉
○象引仁者不憂見已未免於憂也下二句亦然○朱子曰

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學者之意○附疑集註自責以勉人者聖人向未能況學者乎此為以勉人也

子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

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本義子曰此特夫子之自言如此也以賜觀之夫子於此三者蓋綽綽乎有餘矣又何不能之有哉
附錄存疑自道自說也不是自謙自謙意在其中蓋自說則常引退更不肯自炫其能此便是自謙故曰在其中註曰猶云自謙有分曉矣

子貢方人章

論語集注

論語集注

李

懷新堂

附錄象引以為賢獲之也而曰賢乎哉則又疑其辭爾我則不暇自貶也然夫子於此且不暇而子貢獨服之乎蓋慮必自治者自不服於方人其自貶者乃所以深抑之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本義子貢平日好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非自治之切務也夫子婉言以警之曰方人之事惟自治既優者能為之今爾務此賜也其賢乎哉工夫最當有餘也若我則於人之短長固不服及之賜其知之否

新安陳氏曰我則無暇及他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
○采子曰學者須思量不暇其處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

不忠人之不已知章

困勉錄此是示人以爲己之學思不是空思便要其
所以能如不能明其理便要其去致知不能踐其實便要其力
行又須知不是求能以爲人知
地如此依然是忠人不知意了

子曰不忠人之不已知思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
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
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四

不逆詐章

說統此爲人以察察爲明者後
總是貴自然之明不可以誠明並說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抑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
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
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
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
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子曰天下之人防範過密者多過德之私其不逆億者
多置於小人之計有人於此初不逆料人之我欺不億測人
之我疑而於人之欺我疑我者抑亦自然先覺

微生畝謂孔子曰章

困勉錄此是示人以爲己之學思不是空思便要其
所以能如不能明其理便要其去致知不能踐其實便要其力
行又須知不是求能以爲人知
地如此依然是忠人不知意了

微生畝謂孔子曰章

孫淮海曰微生畝徒泥於無道則隱之
說而不知聖人以道易天下之心便是周處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四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
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微生畝方以退隱爲高見孔子歷聘疑其以口給取悅
謂之曰邱何爲是栖栖然依戀不舍歟毋乃務爲口給以悅
乎人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遠尊禮恭而言直如此
其誓之亦深矣

子答之曰邱之爲是栖栖者非敢爲佞也亦疾夫執
一不通而果於忘世也若以天下無道而棄之則是固矣子

其如
我乎
附錄家引殊謂是聖人自德也
不遇之事非惡執一不通之人也

驥不稱其力章

總旨 驥者良馬也。其力足以馳驅。而致遠。人
之意。劉上玉曰。此其德也。君子才德意在言外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

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本義 子曰均是馬也。而馬之良者為驥。德與力固驥之所兼
有也。而原其所以得稱驥之名者。不徒以其有馳驅之力。正
以其有調良之德也。由是觀之。則人之欲
為君子者。可徒恃其才。而不以德為本哉

四書章句

論語憲問

奎

懷新堂

附錄 雙峯饒氏曰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
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

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
也。良者順服而不蹄齧也

或曰以德報怨章

附錄 錄通章重
報怨上報德帶說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附錄 或問曰人惟思怨之心太明。故忠厚之心
日薄。若人之有怨於我者。我惟以德報之何如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

報之乎

附錄 子曰報施貴得其平。以德報怨。似乎厚
矣。但人之有德於我者。不審何以報之也
附錄 朱子曰以德報怨。不是不
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
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
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
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
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

四書章句

論語憲問

奎

懷新堂

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

詳玩也

本義 夫有德有怨。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名。有所當必
也。於人之有怨於我者。我則不計其怨。而愛憎取舍。一視夫
理之當然。不以懷私怨。而味與善之公心。亦不避私讎。而廢
除惡之公典。所謂以直報怨也。是亦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
至於德有大小。皆所當報。則以德報之可矣。若
必以德報怨。是亦私意所為。非天理之正也

附錄 雙峯饒氏曰直是直道。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是之
謂直。存疑愛憎取舍。這便是當報不當報。意理當愛當取
便是。不當報則愛之取之而不報也。理當憎當舍則憎
之舍之而報也。如此說方無礙。且與報怨意有相涉處

莫我知也夫章

附錄 朱子曰此段只渾淪一意。蓋孔子當初。數無有知我者
子貢因問何為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子

解

子曰莫我也夫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夫子一日忽發歎曰世之人其莫知我也夫蓋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謂與不患莫知知字大別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

論語卷之

論語卷之

李

懷新堂

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本義子貢怪而問之曰人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人惟高世絕俗乃可以致人之知若我則無是也窮通係於天我雖不得於天而未嘗怨天用舍係乎人我雖不合於人而未嘗尤人只是處勉於庸近之閒理求其所當知事求其所當行由是漸次通達知日精而至於知之至行日進而至於行之盡凡此下學而上達也要皆無以甚異於人何足以致人知哉

意者奉天之理而與天理相周旋知我者其惟彼蒼之天乎此其所為莫我知也

下學即自脩之實也夫凡怨天尤人者必不知反已反已自脩者自然無怨尤○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道其理即夫形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否曰不是全體共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了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存疑此天字是蒼蒼之天天者理而已此理與之相契故天歸知之若竟作理說理如何能知聖人○知我者其天乎只是說莫已知○蒙引註此但自言其反已自脩三句直解到其天乎作或者止故到上達處非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朱子曰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此章命也是為景伯說如日有命是為子路

論語卷之

論語卷之

李

懷新堂

說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公伯寮魯人子服景伯字孫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本義子路為季氏宰有公伯寮者乃讒惡之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其事告於孔子曰吾夫子固將因公伯寮之言而有惑志矣讒邪害正法不可容以吾之權力猶能誅之陳其尸於市朝也

附註吳氏曰市朝不遇連言之左傳晉殺三卻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市賤者在市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

何

謝氏曰：雖察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察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道之或行或廢，有非人所能為者。使道之將行也，與命之通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之窮也，今由之用舍，固有命存焉。公伯寮其如命何哉？子大夫其聽之耳。

○朱子曰：此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而言。○蒙引：將行四句，泛說本句方歸察上。

賢者辟世章

○鄭氏朱氏曰：此章即出處去就而見隨時之義。

如書身開錄

論語憲問

矣

懷新堂

子曰賢者辟世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子曰：賢人之出處去就，惟其所遇之時。有見舉世無非，則避而隱身不出者。

○劉上玉曰：賢者二字當全冠其。次指辟之次第言，非以賢之次第言。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有見此地無道，則辟去而之他邦者。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有以其國之君交接之禮貌既衰而辟去者。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其次有與其君言語不合而辟去者。蓋時之所遇不同，而處之各異如此。

○吳氏曰：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勉齋黃氏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宜可也。

作者七人矣章

○蒙引：此夫子憂世之意。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

如書身開錄

論語憲問

矣

懷新堂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質之，則繫矣。

○子曰：君子一身與斯世相關者也。故君子之出處，可卜世道之盛衰。今起而隱去者，有七人，不為不多矣。世道之可憂何如哉？

○子路宿於石門章。○源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有不可為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子路宿於石門章

子路宿於石門

子曰：自孔子自石門曰：自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為之者與

石門地名晨門堂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子路子路從夫子周流備宿於石門之地嘗問晨門者問曰汝從何人而來曰我從孔氏而來曰我聞魯有孔子者明知時事不可爲而猶皇皇然以強爲之今子所自得非此人歟子從之亦勞甚矣

子路勉齋黃氏曰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然無孔子之聖則寧自處於抱關乎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賢也

子擊磬於衛章

子擊小註此章見聖人未嘗一日忘天下

論語集注

論語集注

幸

懷新堂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聖人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一日在衛擊磬其愛世之心已寓於磬矣有荷蕢而過於孔氏之門者聞其聲而知之

曰有心於世哉斯人之擊磬乎

擊磬引有心哉擊磬乎此未有貶意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

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

淺深之宜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何其專確固執而不達夫時宜也君子相時而動夫世莫已知而不之用也斯潔身去亂而已詩不云乎深則厲淺則揭夫涉水者尚觀水之淺深以爲厲揭寧君子處世而可不視時之治亂以爲進退乎斯人何其昧於淺深之宜也

既而說統是陋其識之不達硜硜是病其守之太堅莫已如以下正說其鄙而硜硜處○說蓋始之歎即夫子之心也荷蕢之心也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未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

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論語集注

論語集注

幸

懷新堂

夫子聞其言而歎曰斯人也何其果於忘世哉人之出處若但果於忘世則決去不反者能之亦無所難矣

既而說統是陋其識之不達硜硜是病其守之太堅莫已如以下正說其鄙而硜硜處○說蓋始之歎即夫子之心也荷蕢之心也

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此豈荷蕢所能與哉

書云高宗諒陰章

張引子張是疑人君不可以三年不言孔子是與他說人君所以得三年不言之故蓋古制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本義子張問曰尚書云高宗居喪諒陰三年不言發言語夫人君三年不言則號令莫出臣下何所稟命不識

書之旨何謂也

約百雲許氏云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階之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着地一頭斜倚在牆上外被以茅茨覆苦枕塊嘗處其中諸侯亦為倚廬而加以圍障天子既立柱前有梁形飾如屋相故曰梁闇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論語意問

論語意問

章

慎新堂

子曰居喪三年不言何必高宗為然自古為君者皆考之古禮君薨則君居廬守喪不親政令百官各總攝已職以聽處分於冢宰如此者三年夫既有冢宰可托則則君雖不言何憂國事哉此其所以得三年不言也

上好禮章

說統此欲人主以身作則應精神全在一好字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曰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若為上者心誠好之則禮達而分定民皆知事使之當然而處常則趨事赴功處變則從征犯難不待刑驅勢迫而爭先恐後矣有不易使者

平

好禮之下○要源輔氏曰禮謂達於下也○雲谷胡氏曰禮也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民之志定民之力可使也

子路問君子章

朱子曰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而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盡故夫子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

論語意問

論語意問

章

慎新堂

之盛自然及物者皆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已而言百姓則豈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齊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經帝

子路問何如而後可為君子子曰人之成德不外於心所謂君子者其用力惟在脩己而其脩己也一主於敬誠懷

恐懼無時少懈則天理存人欲退而德無不成矣君子所以為君子者然也蓋敬該動靜合內外徹上下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學積諸此路不喻而少之也日君子之道大矣如斯而已乎子曰敬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為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人得其安脩己以敬而後可以安人也子路又曰如斯而已乎子曰施為當理將牽繫百姓莫不各得其安脩己以敬而後可以安百姓也夫脩己以安百姓此等功之大雖堯舜之心其猶以為病請此火非君子不足以當之

而子何以是為不足蓋君子也
論語集注
朱子曰脩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于路之問而以功效之及物言之也然日安人則脩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脩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大小遠近之差別然皆不離於脩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敬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蒙引脩己以安人脩己內有脩敬字○蒙注安人安百姓不主感化要認注自然及物意自然及物非是端拱無為但所為俱包在脩己內如為君子不能躬行善道固是己不脩就是紀綱法度

一毫不舉亦是君道未盡亦可謂之己不脩也○講安人句勿誤用人無不安等語恐犯了安百姓○三箇以字不同脩己以敬的以字有工夫言把敬脩己也下二以字不著力作即以看

原壤夷俟章

原壤 鄭氏釋學曰聖人之待物各稱其情惡之而遜其辭外之也遇陽貨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踣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踣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

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踣踞然

原壤 見夫子來乃仰兩足踣踞以待之夫子責之曰汝自幼時任情傲物而不知遜弟之道及長踣踞歲月而無善行之可稱如此則不如速死庶不為風俗害也今又老而不死徒敗常亂俗非害人之賊而何孔子既責之而以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踣踞然

論語集注
說統夷俟非故意慢夫子只放於禮法之外耳昔人云禮豈為我輩設壞即此意○說約老而不死何辭不可速下

論語集注
鄭氏曰此章聖人教小子之道○蒙注通章以禮字作主童子不循禮故夫子欲使之習禮習禮內有抑其違徒以儀文為重

論語集注
論語意問
未
懷新堂

關雎 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關雎 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論語集注
鄭氏曰童子來學於孔子孔子使之傳賓主往來之命意蓋有在也或人不知問夫子曰傳命非易事也此必童子學有進益者與故以此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

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注子曰非也禮童子當隨行今吾見其居於正位也而隨之禮不循矣帝子當隨行今吾見其與先生並肩而行也而隨行之禮不循矣有躡等之意無自卑之心此非能以謙受而求學問之進益者也乃欲速進於成人之列者也吾故使之將命先之以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放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躡而異之哉

四書講義尊聞錄

論語憲問

卷

慎新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一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

注鄭陽朱氏曰此章前一節聖人夫說之義後一節聖人處困之道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

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四書講義尊聞錄

論語衛靈公

慎新堂

注衛靈公問兵陳之事於孔子孔子對曰吾自幼習禮如宗廟中俎豆之事則嘗聞其說矣若軍旅之事固未之學也

豈敢妄對乎蓋問非所問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故孔子明日遂行

注存疑祭祀尚有許多文物亦不止俎豆曰俎豆者舉一二以談其餘也○俎豆之事則嘗聞軍旅之事未之學者抑其所當問而啓

注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於孔子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

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與

孔子去衛適陳與起也

從者皆飢餓而病莫能與起

注夫子去衛適陳絕糧七日

因勉錄家引謂范梈不必拘說遺厄
然史記既有明文印指遺厄說亦不妨

問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楚大國也孔
子用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
糧七日孔子講誦絃歌不衰使子貢至楚楚王與師迎孔子
然後得免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

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

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路愠怒之意見於顏色問曰君子之道宜乎天祐人
助乃亦有窮乎子曰禍福成敗有不在我者君子固亦有窮

時也但君子處窮能以義命自安若小人一遇窮困則放
於禮法之外而無所不至矣今日之窮亦相與安之可也

朱子曰固守其窮恐聖人一時問答之詞未遽及此以
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存疑子路曰君子亦有

窮乎者以常理言也子曰君子固窮者以天命言也又曰小
人窮斯濫者以義處命也○說統不重小人是借小人

以見君子不
若二字可玩

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李厚庵曰此章一貫與告曾子者同異宜致思焉論其
同則夫子一貫之道無兩也兩則非一矣論其異則彼以忠
恕釋其意而此以多學而識發其端集註言彼以行言此以

知言者是也蓋所謂一理渾然者一而已矣就其泛應曲當
處則是以行言就其融會貫通處則是以知
言皆因二子平日所從事者而啓發之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夫子欲其知本也故呼而問之曰
賜也女以予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知者為一一多學而
識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子貢對曰天下之理散於事物非學固不能知夫子是
多學而識之者也然事物之理無窮聞見之知有限徒多學

亦不能一一而周知之也夫子始非多學而
識之者歟蓋子貢學將有得方信而忽疑也

胡氏曰集註於曾子曰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
所得以行言也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也亦字

是從曾子說來○新安陳
氏曰於其疑見其將有得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

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

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

一以貫之德翰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
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

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
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

頁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

深又可見矣

賜其知
以一心之理貫之自然觸處皆通而無一事一物之不知也

所本哉

論語
因勉錄一字對多學多識說貫字亦對多學多識說勿

分配為是俗解以一字對多字以貫字對學字識字不可從

之理心即是其此理之心謂是一心可謂是一理可謂是專主者

非○績錄學識是夫子文章○貫是夫子性天○朱子曰聖

人也○不是不聖會博學多識聖人之所以為聖却不在于博

學多識而在○以貫之個人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

是無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

學無一事不理會過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存疑

聖人氣質清明無物欲之蔽所謂一者不失故日用之間隨

而敬視而明聽而聰一物一理萬物萬理都是這一心之理

照之此聖人之一貫也自聖人以下氣質不能清明物欲不

能無蔽萬理之具於心者不能無昏昧障礙若不隨事隨物

探討窮究許多道理如何得明多學而徹正探討窮究以明

之也然專靠多學而識都無箇本領源頭處不遇口耳形迹

之粗而已安能有得於己故須有箇一貫道理然工夫未到

心中曠曠強欲去貫他如何貫得故必博學多識其積力久

一旦豁然貫通則心體光明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

者復全於我萬殊一本之理始有以貫之此學者之一貫會

子子貢之所從事故聖人於二子皆必待其真積力久將有

所得而後告之者正為此也○聖人未嘗不令博學多識

其實事事都理會如問禮問官之類可見但其中自有一貫

道理他道理本在胸中事事物物雖皆理會但一看便曉與

學者絕異聖人是自上面源頭做下來學者必從博學多識

由知德者鮮矣章

四書章句

論語衛靈公

四

懷新堂

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己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應

度之知非真知也夫苟真知

之區區窮達豈足為欣戚哉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

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

章蓋為慍見發也

夫子呼子路曰由義理之得於心者謂之德是德也非

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故內重而見外之

輕得深而見誘之小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動

之然求其人蓋亦鮮矣由其知勉進於德哉

同知在行先曰知道則道未為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曰

知德則此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道裏面滋味

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

膏粱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

德於己所以纓絕糧便慍見

無為而治者章

因勉錄所以能無為者兼德盛緒堯得人三意三意

當稱在其舜也與下夫何為哉二句只是申上文意恭己只

主容說不可

作本領講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

四書章句

論語衛靈公

五

懷新堂

子曰自古帝王為治多矣若無所作為而天下治者其
與蓋德盛而民化既不待其為而又結堯之後得人
以任職尤不見其有為之迹遙想其時夫果何所作為哉但
見其敬德之容形於外恭己正南面之位而已矣夫所見者
惟恭己之象不益
以見舜之無為耶

或問舜之為治朝觀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
無事也此其曰無為而治者何耶朱子曰即書而考之則舜
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之
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
書之所記簡古稀闊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雙峰饒
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
為此是聖人之所同一節說舜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眾
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此是舜之所獨傳舜與無憂者其
惟文王
乎相似

子張問行章

論語衛靈公

論語衛靈公

六

懷新堂

子張問行章
人施教而救其務外之失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張問人必如
何而後行無不利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
州里行乎哉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祿問達
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子曰言行為身世之樞機誠能言焉忠信而有實行焉
篤敬而有常斯則言行皆誠矣將見惟誠可以動物雖蠻貊

之邦可以行而無礙矣况其近者乎若言不忠信而務為虛
設行不篤敬而惟事炫耀斯則言行皆不誠矣將見動搖尤
梅離州里之近不能行矣况其遠者哉

雙峰饒氏曰忠信都訓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
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
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
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
意思篤自篤敬自敬○存疑篤厚也是待人接物忠厚不刻
薄君子篤於親故舊不遺皆篤厚之事○雙引上一節據見
在說出兩端下一
節乃教以下工夫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

論語衛靈公

論語衛靈公

七

懷新堂

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

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

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然忠信篤敬何如必也存誠之至念念在此如一立也
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參於吾之前一在輿也則見忠信篤敬
之理倚於吾之衡夫然後所言皆忠信所行皆篤敬

存疑曰立日在輿亦即兩事以示例耳自此惟之出入
起居動靜語默無不然也與前篇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相似○朱子曰參前倚衡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
有一塊物事光輝耀在那裏○參引參前倚衡是說未行未
言之先此心不忘到處相隨之意○新安陳氏曰工夫全在
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八字上惟念念不忘於心而後常如有
見於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淳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張問夫子之言即書於大帶之上蓋欲其觸目警心而不忘也。此亦可謂能服聖人之教者矣。
蒙引書諸紳則身在其紳亦在是則忠信篤敬亦在是矣。○**困勉錄**程註學要鞭辟近裏著已此句最要體認近裏則非務外著已則非為人忠信篤敬參前倚衡所謂近裏著已也。

四書章句

論語衛靈公

八

嶽新堂

直哉史魚章

蒙引聖人之稱二子非有品題其高下之意。○**困勉錄**有過無道聖人只是平說但看書者於言外補說二子優劣則於無道邊見耳。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鮪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

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子曰直哉其史魚乎當夫邦之有道也當言則言當行則行絕無所回護其直固如矢矣及乎邦之無道也其言如故其行如故終無所屈撓其直亦如矢焉夫不顧其身之禍福而惟欲遂乎一己之直直何如哉

翼註直兼言行說○新安陳氏曰註舉此一事可見其餘

家語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蘧子取不肯反任之史魚諫而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蘧子取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廟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蘧子取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直乎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四書章句

論語衛靈公

九

嶽新堂

君子哉其蘧伯玉乎當夫邦之有道也則居位行志出而見用於世及乎邦之無道也則從容引去悉卷而懷之是於出處之際有合乎聖人之道豈不足為君子哉

新安陳氏曰卷懷皆指此道而言。○**困勉錄**卷懷兼指隱避說近關之出非隱避乎

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肝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刺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學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好之雖好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驢出公使子蟠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邱宮孫子皆殺之四月辛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甯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瓊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殺子叔孫林父以戚如晉甲午衛侯復於衛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程子引此章是言人之語默中節為難然其用工不在於語默上而在於知人欲知人則在居敬窮理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

不失人亦不失言

程子曰言貴因人而施如人或虛已而能受或問言而能悟是可與言者也而不與之言是以可言之人而忽之以不足言之列則為失人如人或拒諫而不納或語之而不達是不可與言者也而乃與之言是以有用之言而施之無用之地則為失言夫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以言也是不智也惟智者識見精明權度素定知其可與言則與之言而不至於失人知其不可與言則不與之言而亦不至於失言語默各中其節此其所以可法也

四書章句

論語衛靈公

十

懷新堂

志士仁人章

程子引此章是言志士仁人其存心總是以仁為主無求生以害有殺身以成爲正反語以決其必然意非限定不生而死也與守死善道等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

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

一箇是而已

程子曰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惟夫有志之士成德之人其於綱常倫紀之際惟期合乎天理當乎人心故決無苟且求生以害吾仁但有寧殺其身以成吾仁而已

子貢問爲仁章

程子說此章論爲仁之先資

四書章句

論語衛靈公

士

懷新堂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

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

程子貢問爲仁之方子曰爲仁之功固常決於己亦必有資於人如工欲善其所爲之事必先利其所用之器器利而後事可善也况爲仁者乎是以君子居是邦也於大夫之賢者則事之接其言論風采以消吾之鄙吝考其德行政事以勵吾之進脩則有所觀法此心自嚴憚而不放肆矣於士之仁者則友之德業相勸以日進於純全過失相規以日遠於非僻則有所切磋此心自勉勵而不

附錄家凡問仁者。要其成也。若問為仁。則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也。○說統居是邦三字。不問正要他隨在取益也。○問事與友。孰重。朱子曰。友為親。切實只是統言。友德指仁上說。○勉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事者也。士言仁方見於脩身者也。

顏淵問為邦章

總旨 張氏好古曰。有言。王之法。有萬世之大成。四代禮樂。為百王立此法也。或以鄭尊按。大為萬世保此法也。○蒙引。顏子之學。博文約禮。以至所立。卓爾不群。不違王道。本領。都有子。有大德。然後可語上道。故夫子以四代禮樂告之。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本義 昔顏淵有志於川世。因問為邦之道於孔子。

四書章句

論語衛靈公

主

懷新堂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本義 子曰。治莫善於法。古道尤貴於用。中正朔者。帝王之首務也。考三統之制。取義不同。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嘗不以言乎地。則收歲之美。不明。惟夏以寅為人。正而春夏秋冬。不違其序。長養收藏。可施其功。時正令善。莫過於此。故治歷。

明時者必當行夏之時焉。

附錄 或問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見。以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始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故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問集注斗柄初昏建寅之月。何獨取初昏為定。雙峰陳氏曰。天象難捉摸。只有初昏可見。日已落。星初明。於是時推測方有定。若其他時候。周流四方。無可捉摸。凡測星辰。都川初昏測日景。如用日中。存疑。歲首而當春。蓋故曰時正。天氣至是方發生。故曰令善。今猶改今天道流行發旨。萬物猶王者之政令也。

乘殷之輅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

四書章句

論語衛靈公

主

懷新堂

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本義 制度者。朝廷之大端也。大車之制。由來久矣。其輅者。或等威不辨。其詳者。又過侈而易敗。惟殷之輅。但以木為之。樸素渾堅。既可經久而貴賤之間。等威已辨。此質而得中者也。故乘輅之制。必取乎殷焉。

附錄 或問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用靈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亦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制之所以為過侈歟。○正義曰。路大也。君之所在。以人為號。門曰路。門曰路。殷車曰路。車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勿軒熊氏曰。按記明堂位。魯車有虞氏之輅也。鈞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之輅也。乘輅。周制也。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象以飾。諸末革輅。以革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已。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
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
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
得其中也

本義人君有冕所以承祭也其制始於黃帝而文采未彰惟
周之冕華不為靡費不及奢蓋文而得中者也故服冕之制
必取乎

周冕或問加之首則體嚴而川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
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
有未備

禮記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衣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
者矣

四書章句

論語衛靈公

古

懷新堂

山川則冕冕祭社稷五祀則緇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十二旒鷩冕九旒鷩冕七旒緇冕五旒玄冕三旒夏官弁
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
五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纁旒九就璫玉三采其餘如玉
之事纁旒皆
就玉璫玉笄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本義帝王作樂所以象功德也歷代皆有而盡善盡美則莫
有過於韶者故於樂則當用韶不但取其聲兼取其舞焉
禮記樂引樂則韶舞謂用樂則用韶而其舞也蓋樂主音
故增一舞字或單言樂則兼舞○朱子曰非謂為邦之道盡
於此四者略說四者作一箇準則
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
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
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
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
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
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
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
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論語至於鄭國之聲則放而絕之弗使接於耳便佞之人則
遠而去之勿使近於前是何也蓋鄭聲邪僻淫佚聽之使人
心志搖蕩故不可不放佞人變亂是非近之足以覆人邦家
故不可不遠也法其所當法戒其所當戒為邦之道盡矣

禮記或問鄭衛之音皆為淫奔夫子獨欲放鄭何也朱子曰
鄭聲之淫甚於衛夫子蓋舉重而言也○陸稼書曰朱子答
呂伯恭云雅鄭二字雅便是大小雅鄭便是鄭風不應概以
鄭風為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愚按今人有謂鄭聲與
鄭風不同者不知朱子已經辨過○張氏好古曰小人之禍
國家柔惡尤可畏於剛惡剛惡築點暴中才之主猶知畏
而遠之為害猶淺惟柔佞者諂諛媚媚使人喜愛親聽聰明
之尤者言也○朱子曰顏子於道理上不消說只
恐他這制度尚有欠闕故夫子只與他說這箇

人無遠慮章

論語衛靈公

古

懷新堂

禮記三山盧氏曰蘇氏似只以地
言饒雙峰謂兼時地說意方足

人無遠慮章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

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天下之事變無常而人之思慮貴審若只狃安於目前而於身所不到處不去照管苟且於一時而於後來之事不去思算此等人方自謂無復可憂而不知几席之下日夕之間已有不測之虞矣人可無遠慮哉

附錄湯霍林曰聖人遠慮是慮理非慮事也王文憲曰遠慮以地言則周以時言則豫困勉錄無遠慮之人有二一是悠悠一是浮跡

已矣乎章

新安陳氏曰此句已見子罕篇此加上三字而警人之意愈切

四書章句

論語衛靈公

去

懷新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已矣其絕望矣乎吾未見人好德之誠有如好色者也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勿軒熊氏曰公叔文子與僕同升則稱其文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與立則讓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為重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

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

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

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

竊位

本義子曰人臣居其位當求無愧於心若不稱其位而私據之是竊位也子觀臧文仲其竊位者與何也彼明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薦之於君與已並立公朝是以職位為己之私有而不以職位為國家待賢之公器矣非竊位而何

附錄困勉錄文仲所以知而不舉或懼其形己之短未可知或有所牽制而不舉未可知或有所私恨而不舉未可知不當說無總之不能舉賢便是不稱其位便是竊位大矣饒氏之說殊備○蒙引柳下惠魯大夫既為大夫何為不與並立耶蓋必先為文仲所抑想是三黜時也然以下惠之賢終是抑他不得為大夫是後來也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脩已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為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

四書章句

論語衛靈公

去

懷新堂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本義子曰人情處人已之間責已常輕責人常重此怨所由生也誠能於躬之所當自盡者責之又責以極其厚而其責於人概從薄焉則已益脩而人易從人之怨之者自此遠矣

附錄朱子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爾之薄者如言不以己之所能必人之如己隨才責任耳非舉而棄之自有六經以來不曾說不責人是怨○困勉錄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說得廣蒙引存疑俱謂自身所以待人者要使其厚至於人之待已則薄責之殊謬○蒙引責已厚則身益脩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不招怨

不曰如之何章

折衷此警人
當詳於處事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

人亦無如之何矣

本義子曰人之處事苟有熟思審處之心則人言可人為謀必成矣使不能心口相語曰當如之何如之何者是不能熟思而審處矣如是則幸意妄行雖與之言必不見信吾亦無如之何也已矣

附錄雙峰饒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說就如之何如之何乃心與口自相商量之詞非口說而已幸意妄行的人其病有二一

是躁妄不肯如之何的。一是木石不知如之何的。

羣居終日章

論語衛靈公

本

懷新堂

釋此章言燕朋之害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

險僥倖之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本義子曰君子之取友本以為講學輔仁之資也若羣聚而居至於終日之久而所言者全不及於義理所行者惟好為

小慧如此則放辟之心滋傾險之機難欲以入德而免患豈不難哉

附錄蒙引言不及義就言上說好行小慧就行上說○采子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且○蒙引難

以哉兼注入德免患兩意雙峰謂言不及義故無以入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分說非是

君子義以為質章

釋松陽講義此章就處事上見君子學問之精○蒙引禮行孫出信成是一時事非是禮行了方孫出孫出了方用信成也○新安陳氏曰此章本無敬以直內意程子又推本而言之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

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

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

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

信以成之

本義子曰人之處事難於盡善若既不失事理之宜而又兼備眾善之美則惟君子能之蓋君子知事無定形而有定理

論語衛靈公

充

懷新堂

故凡應事接物必以義為之質幹其是非可否一視乎理之當然而事之本立矣然未嘗徑情而直行也又行之以禮而

周旋曲折燦然有品節之文焉未嘗自是而輕物也又出之

以孫而謙卑退讓藹然有和順之美焉且自始至終一誠心

之貫徹而無一毫虛偽矯飾之意此為信以成之是則主之

而不宜矣信乎其為成德之君子哉

附錄朱子曰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信以

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人然讓之時

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之後方信以成之也○

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

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樸實頭做

無信則義禮孫皆是偽○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

起者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南軒張氏曰義以方

外是義為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為體。蓋物則森然具於象。之內此義之所以為體也。必有是體而後品節生焉。故禮所以行此者也。其行之也。以孫順則和而不失。故孫所以出此者也。而信者又所以成此者也。蓋義為體而禮與孫所以為用而信者又所以成此者也。信則行乎事物之中。而禮無不具矣。○困勉錄他處禮字誤得孫字。所謂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也。此處禮字只當主節文度數說。所以程註於美以爲質。上補說敬以直內一句。○朱子以出辭氣解孫以出之。只是舉辭氣以爲例。其實兼言動說。○三之字只依程註指義說。爲是蒙引謂皆指其事言。不必據存疑則又似行之之字指義出之。字指禮成之之字指義禮孫亦不必。○君子哉總收上四句。

君子病無能焉章

○總旨 鄧陽朱氏曰。此章明爲己之學。○姚承菴曰。此與不忠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只例得一下。然皆以君子二字與不忠起語作警戒之辭者有別。

內書尊開錄

論語衛靈公

手

慎新堂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學以爲己。故道不明。德不立。是己之無能也。君子深以爲病焉。若已有能而人不知。初無損於我。君子不以爲病也。其爲己之心如此。

○附錄 存疑此君子是有善者之稱。無能者不能知不能行也。有能而人自知也。如此則亦。○蒙引 君子病無能焉。此是求其在我者而已。非是以爲我是正義謀利了失其旨矣。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章

○存疑此聖人勉人及時進脩之意。當與後生可畏章參看。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

爲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學以爲己。固無意求名。然名者所以名其實也。若從少至老。至於沒世而無名。可稱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故君子預以爲疾。而及時進德焉。修己者當知所勉矣。

○附錄 蒙引 疾自疾也。○存疑 沒世而名不稱。只是終身無名。○姚氏 蓋推事定之說太深。○翼註 疾乃愧疾。預計如此。非至沒世纔疾也。

君子求諸己章

○總旨 蒙引 此章與古之學者爲己章同意。都是指其用心之不同處。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

內書尊開錄

論語衛靈公

手

慎新堂

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

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遠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小人。人品不同。用心亦異。君子專以爲己。心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專以爲人。爲心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

○附錄 蒙引 君子求諸己。求其在我者也。如病無能焉之類是也。小人求諸人。求其在人者也。如病人之不已。知之類是也。○困勉錄 或云君子求諸己。求其所以致人者也。此說不可用。依此則近於王誼謀利了。圈外楊註。則是此說。

君子矜而不爭章

正解此言君
子持已處眾之道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

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凡處己嚴毅者易至於乖戾此蓋非君子之矜也
君子能以理自律而不以氣凌人則矜也而何有於阿比
與人相易者多至於阿比此蓋非君子之羣也君子以道
相與而不以情相徇則羣也而何有於黨乎此君子於人已
之問所以
交善也

朱子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
德○羣字爭黨勿說粗了只在此念頭便是觀註心字意字
可見○李厚庵曰矜與爭羣與黨相似者其
迹相及者其實也和同周比驕奉之類皆然

論語衛靈公

論語衛靈公

圭

懷新堂

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說統此章主兩平看
上句是用人下句是用言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曰君子者操用人取言之權者也當其用人則以核
實為主不以其言之善而進用其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
也當其聽言則以廣取為主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言
之善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其心至公而無蔽如此
一處兩人字不必皆主不好一邊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折衷子貢求行之要而夫子示以推
心之道亦就其所及者語之而進之於仁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

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

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凡處己嚴毅者易至於乖戾此蓋非君子之矜也
君子能以理自律而不以氣凌人則矜也而何有於阿比
與人相易者多至於阿比此蓋非君子之羣也君子以道
相與而不以情相徇則羣也而何有於黨乎此君子於人已
之問所以
交善也

朱子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
德○羣字爭黨勿說粗了只在此念頭便是觀註心字意字
可見○李厚庵曰矜與爭羣與黨相似者其
迹相及者其實也和同周比驕奉之類皆然

論語衛靈公

論語衛靈公

圭

懷新堂

吾之於人也章

松陽講義此章聖人自明其直道欲與
天下同遊於直道中也毀譽正與直道相反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
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
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

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朱子曰天下本有是非之公而人多徇好惡之私吾之於人也有惡固未嘗不辨之以示戒然但如其惡而止若稱之而損其真則為毀吾於誰而毀乎有善固未嘗不揚之以示勸然但如其善而止若揚之而過其實則為譽吾於誰而譽乎即如有所譽者亦必有所試驗而決知其將來其蓋吾之無毀譽如此

朱子曰毀者人本未有十分惡將做十分惡說他便是毀若只嫌他人惡說之不謂之毀如一物本完全今打破了便是毀若那物元破了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過嘗有所試者那人雖未有十分善我試之知得將來如此若毀人則不如此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

論語衛靈公

論語衛靈公

青

慎新堂

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

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

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

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

於其間哉

然吾之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斯民也即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也夫民心本直無古今之異也三代之君

既因之以行直道而不能枉其是非之實則吾於斯人又安得有所枉而致毀譽於其間哉

朱子曰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大抵聖人之意只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

三代之君於民皆以直道而行故我今亦欲直道而行不敢毀譽正解上文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意註云善其善惡其惡不得在其是非之實其字分明指民也然陽講直道而行時說指三代之民言者誤當依存疑指三代之君言但民心原自有直道三代之君特因之耳在夫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朱子曰須看本文猶字本註益字可見風俗尚時已偷如今益以偷矣傷時之甚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

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

論語衛靈公

論語衛靈公

章

慎新堂

子曰觀人心可以知世道吾生之初已非隆古之時矣然猶及見夫作史者之闕其文疑以傳疑未嘗挾己見以自是也有馬者借人乘之物與人共未嘗挾己有以自私也二

事雖小而人心之猶為近古可見而今則亡矣夫時之益偷也何如哉

新安陳氏曰疑以傳疑物與人共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人心之不古亦可見

巧言亂德章

說此為立德立功者說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

夫之勇皆是

子曰：理出於正而守之於己者，德也。是非有定，理彼巧言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德之則聰明為其所眩，心志為其所移，使人失其所守之正理，豈非亂德乎？有所為而圖之於己者，謀也。謀大事者，能忍乃克。有濟者，小不忍，或幸於私而當幾，不能果斷，或激於忿而臨事失於輕決，則所圖之事必無濟矣。豈非亂大謀乎？此立德立功，不可不遠巧言而制小忿也。

論語集注 巧言他人之言也。小不忍，自己不忍也。存疑此德是執德不弘之德，故註以所守解之。人有所得守之於己，德也。巧言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使人聽之惑，於是非而無定守，故曰亂德。然亦德之淺，方能亂得。若深安能亂？或問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強弱不同，同為不忍何也？朱子曰：忍之義，禁而不發之謂忍。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也。○慶源輔氏曰：婦人之仁，失於不剛。匹夫之勇，失於輕決。二者之失不同，而皆足以亂大謀。蓋大謀難斷，而輕決則又失之。○雲峯胡氏曰：亂大謀，彼自亂彼之知，亂德，非惟自亂其心術，且能亂人之心術。○李象曰：自家平素無知，自不至於欺所誤。

論語集注 言工夫。心自搖惑，故巧言得而亂也。理明，自不至於誤。守自家平素無養氣工夫，心為氣使，故小不忍，得而亂他氣，定自不至於欺所誤。

衆惡之章 小注：此正聖賢從人情物理中勘驗學問處。二之字，指人言。察字，發得兩無成心，纔是仁者之不蔽於私也。兩必字，自是理當如此。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好善惡惡，雖人之公心，而同聲附和之言，亦有未必盡實者。有人於此，衆皆惡之，其所惡宜若公矣。然其中或有特立而為衆所忌者，或有事若不善而情有可取者，是衆惡未必皆當也。故必察之以求其可惡之實焉。有人於此，衆皆好之，其所好宜若公矣。然其中或有特立而為衆所忌者，或有事若不善而情有可取者，是衆好未必皆當也。故必察之以求其可好之實焉。有人於此，衆皆好之，其所好宜若公矣。然其中或有特立而為衆所忌者，或有事若不善而情有可取者，是衆好未必皆當也。故必察之以求其可好之實焉。

皆好之，其所好宜若公矣。然其中或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或有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者，是衆好未必皆當也。故必察之以求其可好之真焉。如此則好惡皆出於公，而不蔽於私矣。
論語集注 衆字與公字不同。公以心言，衆以迹言。○翼註：察非察衆言，乃察本人可好可惡之實。○存疑註：或蔽於私，指衆好惡言。○雙峯德氏曰：衆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反以為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

人能弘道章 存疑此見體道之責存乎人而不可徒委之道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論語集注 子曰：道者立人之理。人者載道之器。道與人不相離也。然人心有覺，加以致知力行之功，使此道體立於吾身，用昭於天下，由脩齊治平而極之參贊位育，則有以滿道之分量矣。是人能弘道也。若道體本是無為，倘人不用力而欲聽道之自然，以致人於高明廣大之域，夫無是理也。道豈能弘人乎？夫人能弘道，則道所當自盡，非道弘人，則人不可自諉矣。

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扇如何搖手？○西如黃氏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乃其寂然而無一理之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非是理之推，這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不盈，指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此

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盡收入來藏分之所當為者
一一便推出去方是弘○蒙引弘道非道本小而我大之也
只是滿其分量處便是○蒙註非道弘人解作非道自弘誤
也弘人明是大其人如為聖為賢之類○存疑非道弘人一
句帶說不可對言○註人心有
覺解能字道體無為解非字

過而不改章

或問此深責
不能改過者之辭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人孰無過過而肯改則過猶可弭於無也

過而不改則過成而有是謂之過矣可不戒哉
○蒙註是謂口氣甚正要人急改非謂能改遂不妨於
過也○困勉錄註成字不及改三字最要玩不及改即成也

論語衛靈公

論語衛靈公

宋

懷新堂

是謂過矣句有兩層意過而不改便真叫做過過而不改便
成了過朱子只主後一說其微人意尤切所謂成者蓋因循
不改則其心已安而不知
改其勢愈壞而不可改

吾嘗終日不食章

黃際飛曰此章為強探力索不肯
深進自得者發與思而不學則殆句異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

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今天下之窮理者無不向夫思矣反而驗之吾向
也固嘗終日不暇食終夜不暇寢以研求事物之理其思可
謂至矣然強探力索究無實得何益之有誠不如遜志於致
知力行之學而深造以自得之也學其可已哉徒思者當知

返矣

朱子曰思是硬要去做學是依這本子小者心隨事斷
理去做○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著寬廣以求之不忒
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困勉錄思不如學註專以頓漸
言頓漸可以包得虛實也○黃際飛曰註遜字反對勞字自
字反對必字所謂優而柔之使
自求之漸而漬之使自得之也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存疑此節當作三句看謀道不謀食是言君子為學之
功學也祿在其中是說學有得祿之理憂道不憂食是明其
無求祿之心耕也饒在其中不
重是起下學也祿在其中句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

子憂道不憂貧

論語衛靈公

論語衛靈公

宋

懷新堂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
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

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愛樂哉

子曰君子之為學終日圖維謀得乎道而已初不謀得
乎食也夫食之得不得原不係於謀不謀如人之耕也固不
求饒而豐凶難必饒在其中矣人之學也固不為謀祿而學
至君求祿在其中矣學有得祿之理如此然君子之心初不
以得祿之故而學也君子惟知道之難能亦難盡憂不得乎
道而已豈為憂貧而欲為是以得祿哉此君子之純於學也
○朱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脚
說耕也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
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教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
道不在受字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新安陳氏曰謀食之食
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饒在其中一句自是引喻此章

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也。○蒙引憂道是本其所以謀道之心也。憂在謀先。

知及之章

朱子曰此章當以仁為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禮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者。○雙峯饒氏曰此章大節之字。要分別及之字。得之字。此四字指理而言。禮之動。此二字指民而言。○存疑此聖人歷言以教人。使先立其大本。而後盡其末節也。○先立其本。而欲盡其末。則未不可盡。先立其本。而末之不盡。亦有所未備也。一章大意。不過如此。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開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本義子曰君子之學。必求其盡善而後已。如學問功深。智足以知此理。然為私欲所開。而仁不能守之。則所知雖得。終亦必亡而已。此有其知者。不可不體之以仁也。

論語衛靈公

論語衛靈公

辛

懷新堂

存疑不日行而日守者。守此行尤深也。故中庸只說擇守。○**因勉錄**本文得之二字。還是主知及說。存疑謂行之面有得終必失之。恐謬。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開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質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本義若夫智既及之。仁又能守之。則德成於己。而大本以立矣。然或於臨民之際。衣冠不整。瞻視不齊。殊無可畏之威。則民特慢易之。而不敬。此有其德者。又不可不謹其容也。

附錄熊伯甘曰。仁守守不能莊。是瑟劍未暢。發到赫喧處。○存疑不莊以涖之。是氣質或偏。學問未盡。到處陳氏謂此。

心小怠妄念便生說太深了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

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

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本義至若智及之仁能守之。又能莊以涖之。則形於身者。無可議矣。然至於動民之際。不能節之以禮。而凡制度文為。設施。胥法。未協於大中至正之極。則禮讓未臻。能使民敬而不能使民化。未為盡善之道也。是務其大者。亦不可不謹於小也。德愈全。則責愈備。君子可不勉哉。

論語衛靈公

論語衛靈公

辛

懷新堂

朱子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和禮字歸在民身上。○存疑。動之不以禮之禮。就君子身上說。與知仁莊一例。○**松陽講義**如條敬號令。張弛寬猛。緩急輕重。得宜便是禮。此是在君子身上。言如寬苗。獨符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此是在民身上。言存疑未善。言道理未至於盡善。也是亦氣稟學問之小疵也。○**熊伯甘曰**莊涖何又動不。以禮是道之以德。而齊禮處未能精密。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章

釋高中玄曰。此論人品格。任用意在言外。○**正解**語意兩平。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

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

可取。

朱子曰觀人之法當取其長而棄其所短君子則所長者大所短者小故不可以一事一藝之末而知其為人當觀其才德宏深可以大受也若彼小人則所長者小所短者大器量淺狹不可以大受然而未必無一長可取而可以小知也

附解聖註大受小知俱以事功言知就外所著見言受就中所承當言○君子不是限定不能小事但此不足以見君子惟大受方見君子也○聖學胡氏曰材之所成爲器德之所充爲量君子之所以可大受者材與德俱大小人之不可大受者器與量俱小故也

民之於仁也章

綱目蒙引上言仁之其切於人以見其所當勉下言仁之無害於人益見其所當勉

論語衛靈公

章

懷新堂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朱子曰人知民賴水火以生而不知仁尤爲生生之理是民之於仁之切也更有甚於水火而不可一日無者也况水火雖能養人或有時殺人吾見有蹈而死者矣仁則天之尊降人之安宅未見有蹈之而死者也人亦何憚而不爲哉

附說蓋民字即天生蒸民民字○存疑甚於水火有兩意水火外物而仁在己是一意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不仁則失其心是一意

當仁不讓於師章

綱目朱子曰此與上章皆勉人爲仁之辭上章爲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爲之者從此章爲學者粗知仁之爲美而不知勇於爲者發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避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避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論語衛靈公

論語衛靈公

章

懷新堂

朱子曰學真要於爲仁須擔當之以爲己任而勇往直前以圖之雖師亦所不讓焉蓋仁者吾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附說朱子曰當仁擔當之當運仁字是指大處難處說這般處須者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所做之事○說絕不讓於師甚言不可推諉也不必泥○困勉然不讓於師不過足上之詞說者謂當仁便是不讓於師註中勇往必爲就是當仁此說最是衆引以爲未安不可曉

君子貞而不諒章

附說存疑此與君子和而不同一般皆是就相似中分別其不同處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真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本義 子曰人固貴於特守。然有見理明而不易者。謂貞有執已見而不移者。謂諒君子則審時措之宜。凡義所當行。則勇往直前。義所當止。則特立不變。精明果確。惟歸於至當而已。初未嘗不顧是非。必信必果。理經然執一己之小信也。此君子之所以善處事也。

附錄 朱子曰。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只恁地做去。所謂知斯二者。非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意焉。○復峯饒氏曰。貞者正。而固守。則固而未必正。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知惟義所在者也。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本義 困勉錄此章深言之。則敬其事。自然後其食。不後其食。則不得敬其事。若淺言之。則自有敬其事而不能後其食者。故敬其事又要後其食。此是餘意。

四書章句

論語衛靈公

雷

懷新堂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本義 子曰。人臣事君。必須一心敬護其事。惟求職業之無虧。委託之不負而已。至所食之常祿。則絕不計及此也。斯可謂純臣矣。

附錄 南軒張氏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胡氏曰。從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縱任其事。而即有得祿之心。猶之也。若日先敬其事。而後有計祿之心。則與利權採公私交職。其不為利心所勝者。幾希。○冠齋黃氏曰。敬事後食。臣之道也。飯糜稱事君之道也。

有教無類章

折衷 此示教人之當公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本義 子曰。人性染於習氣。固有善惡之類。然君子有教。唯欲使人皆復於善。而後已。賢智之類。抑而教之。愚不肖之類。引而教之。何嘗分類於其間哉。蓋大公之心如此。

附錄 蒙引。無類。自教者。云。言所謂不當復論其類之惡也。正是無所擇意。未說到人復於善處。只是人皆可復於善也。○困勉錄。人之始原。無類。其有類者。非其初也。故君子有教。仍以無類者待之。大意如此。麟士竟謂類有善惡。則似忘却善一句了。

四書章句

論語衛靈公

雷

懷新堂

道不同章

本義 困勉錄此章專為待小人異端者發。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本義 子曰。天下之事。非謀不定。然必道同而後可與謀也。若人品學術之各殊。是道不同矣。道既不同。則趨向自見。自別。則此不能為彼謀。彼亦不能為此謀也。豈相為謀哉。

附錄 新安陳氏曰。善惡謂君子。小人邪正。謂善道異端。○困勉錄。是商量斟酌之意。○說約。不相為謀。論理勢如此。當擇人而謀。意在言外。

辭達而已矣章

學善於工言辭者設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師冕見章

師冕見章

四書章句

論語衛靈公

素

懷新堂

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替之道當然爾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為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夫一日之閒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不可須臾離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矣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

其在斯

師樂師替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樂師替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樂師替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樂師替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讀是撮記之辭不可又代口氣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助也古者替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

相助也古者替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

四書章句

論語衛靈公

素

懷新堂

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鯨鯢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鯨鯢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鯨鯢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鯨鯢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鯨鯢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章

顓臾之非下二段相對一因冉有歸過於君而責其過之不
可辭一因冉有文過於已而詳其憂之非所急總見伐顓臾
之非無非正季氏之借而為扶公室計也所重在昔者先王
一節伐顓臾事已詳盡了下文特因
冉有解釋又再申其責之意耳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顓臾以自益

存疑季氏將伐顓臾一句是記者之辭
因冉有季路見孔子之言而置此句於其前
春秋傳顓臾風姓也實可大略與有濟
之祀注伏羲之後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

陽書尊聞錄

論語季氏

矣

懷新堂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

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時冉有季路為季氏家臣似於心不安故見於孔
子曰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蓋欲探其可否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孔子以二子雖同仕於季氏而冉求尤
用事故獨責之日求此母乃爾謀之過與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
也何以伐為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

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

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

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

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

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求亦知顓臾乎夫顓臾昔者有周先王封之於東蒙山
下使主東蒙之祭其立國自來矣且在魯邦域之中非敵
國外患者此况顓臾為魯附庸又是社稷之臣而下在季氏
管轄之內也夫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
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
伐季氏將以何名伐之哉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季氏

矣

懷新堂

引社稷魯君之社稷也故曰社稷猶云公家附庸
只是附大國以自過於天子耳宜非諸侯所得而臣者而此
日社稷之臣者何歟及觀之魯頌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
之山川土田附庸乃知是實為公家之臣矣○製註不可伐
以理言不必伐以勢言非季氏所當伐以分言○慶源輔氏
曰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
而伐之則特
禮犯義矣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冉子以夫子責之乃諉咎於季氏曰顓臾之伐此
皆由夫子之意吾與山二臣者心皆不欲其有此舉也

象引夫子欲之求自解也下
文固而近於費又是為季氏解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顓而不

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幹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諍而不聽則當去也

陳布其功則就其位不能盡其功則止而不就其位如齊魯立相以持危扶顛也若傾危而不持顛仆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者為哉此周任之言也今汝既不欲何不諫諍不諫諍何不去也

存疑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是能陳力也而有官守者不得其職有言責者不得其言是不能陳力也竟而不持顛而不扶是不能陳力也列位而不止也○雙舉饑民曰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不至顛顛則既踣須扶起之○

四書章句

論語季氏

單

懷新堂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

兕野牛也柙檻也積賈也言在柙而逸在楨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且爾言二臣不欲此言過矣夫虎兕不在山而逸而出自於柙龜玉不在外而毀而毀於楨中是誰人之過與是在典守者今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

典守者也季氏有過爾安能辭其責哉

再有曰今夫颯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再求之飾辭然亦可見

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再有因夫子進責也又變遷其說以解之曰季氏欲伐颯與非得已也今夫颯與城郭完固而近於費邑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則在我有侵凌之患今若不乘勢以取之恐貽患後世必將為季氏子孫之憂故耳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欲之謂貪其利

子曰求君子最惡邪心貪貪則舍之不言而別為飾詞以欺人者今季氏之伐颯與本是貪欲力飾詞為後世子孫憂是君子之所疾也

四書章句

論語季氏

單

懷新堂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颯與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我觀季氏非為子孫憂也特患寡與貧耳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人民寡少而患無上下之分而不均不患財用貧乏而患失上下之心而不安夫所以當患不當患者何也蓋貧由於不均若上下之分既得均平則若季公賦之人臣

有采地之供。彼此皆足。何貧之有。其由於不和。均則上下相睦。而和了。和則君有公家之民。臣有私家之民。彼此不爭。何寡之有。均而和。則君安於臣。而無所疑忌。臣安於君。而無所猜嫌。自亦無傾覆之患矣。夫國家之治。極於無傾。而安自均。與安始。此貧寡不足患。而不均不安。所當患也。

論達說開字貫至下節。○翼註均以分言安以勢言均字。要見得固不下替家不上陵方切。諷季氏意安非安危之安。乃彼此相安於無事也。蓋字推原所以悲不悲之意。下文安出和傾二字來。蓋和仰高於均。安故併及之。傾不止於貧。故究言之。和以情言。上以均屬寡而下。乃屬貧。此等處俱不必管他為高。只取大意相應。○雙峯陳氏曰。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錯綜說均無貧而後和。和無寡而後能安。三者又自相因。○存疑。第一緊要是不均而不和。不安皆從此起。○蒙引下節只是終此節之意。都是說從此起。○道理及提起今由與求也。方又指伐蕭牆事說。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四書章句

論語季氏

聖

懷新堂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動兵於

遠。

大義夫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如是則內治脩矣。內治脩則遠人自服矣。故遠人或有不和。但益脩文德以懷來之不勤兵也。及其既來則撫綏以保全之。不

利其人民土地也。丘之所聞如此。
附錄新安陳氏曰。夫如是。總包括上三句。仰所謂內治脩也。○莫註。文德如禮樂法度之類。本均安以脩之。不可就作均安。○來字或內附或外屬。皆是安之。只是使他得所。不更去擾他意。○楊子常曰。夫如是一。故故遠人四句。一概若連看。故字便說不去。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弁黃之遠人謂顛與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本義今由與求也。共相夫子。外面遠人不服。而不能脩文德以來之也。內而邦分崩離析。而不能脩內治以守之也。
附錄雙峯陳氏曰。夫子以蕭牆對顛與。則蕭牆近顛與。遠其為遠人可知。○蒙引。邦分崩離析者。分崩之中。又離析大夫為公室之患。家臣又為大夫之患。
附錄左傳昭公五年。季氏當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直於公。定公五年。陽虎四季。桓子八年。陽虎欲去。桓子十月。將季氏於蕭牆而殺之。不克。脫甲如公。官取實。桓子以出入於蕭牆。陽以叛。

四書章句

論語季氏

聖

懷新堂

千楮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顛與。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齊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顛與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本義而乃謀動干戈於邦內。爾言為子孫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矣。
附錄因勉錄。邦內即作遠人看。○說統季氏之憂。正與子孫憂相應。蕭牆明其近也。仰後世謂發生肘腋。意所謂傾也。○兩勉錄。蕭牆之憂。只亦不能守說。○蕭牆。依金仁山作季氏之蕭牆。說蓋蕭牆。雖是諸侯之牆。然春秋時大夫皆借臺門。

旅樹之禮則季氏亦有之也

天下有道章

新安陳氏曰此章自有道及於無道木又因無道而及於有道其欲維持名分挽今而返之古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四書章句

論語季氏

墨

懷新堂

出而下莫敢干若天下無道此亂世也世亂則名分乖君權替侯國所用禮樂不經天子之制作輒自變易征伐四方不受命於天子輒自專擅而自諸侯出至自諸侯出則逆理矣蓋相傳十世少有不失其柄矣諸侯既可專禮樂征伐則大夫亦可專之也至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蓋五世少有不失其柄矣大夫既可專禮樂征伐則陪臣亦可專之也至陪臣亦可專國命而逆理愈甚矣蓋三世少有不失其柄矣勢必為他人所奪也凡事出其常者可久拂其常者不可久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言不得專政

此惟無道故耳如使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且不致專彼大夫亦安得專政於國哉不在大夫而陪臣可知矣

新安陳氏曰此政字只是國政也要之亦是禮樂征伐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如使天下有道則天子政不在諸侯諸侯政不在大夫大夫政不在陪臣上既無失政庶人皆遵道從上耳豈有私議乎有道之世如此我安得而生其世也

四書章句

論語季氏

墨

懷新堂

驗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於道猶有操必至於庶人自然不議方為有道之極

祿之去公室章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亦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

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後以失政
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
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
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論語 孔子因前章之言而及於此曰我欲自文公處其仲段
子亦以立宣公國之實賦不為空室所有故之去也於今已
五世矣宣公以後越一世而季武子始專國政逮於大夫
於今已四世矣夫政逮於大夫五世希不失故夫三桓之子
孫皆微弱而不振矣然則
論語 上下大分其可將乎哉
論語 大猶云宜乎也孔子此言正發於桓子微因時也

益者三友章

四書章句

論語季氏

舉

懷新堂

論語 折衷此示人以友道而舉益者以為勸舉損者以為戒
也○吳氏曰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友道損益
豈止於三夫子蓋畧言之從
是推之皆可不也三樂亦然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
善柔友便佞損矣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
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
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
可不謹哉

論語 孔子曰凡交友貴知所擇有益於我者有三樣朋友有
損於我者有三樣朋友益者何貴善無諱者直也吾友之信
實相示者諒也吾友之多識前言往行者多聞也吾友之友
直則有過必開友諒則誠心日進友多聞則知識日廣益矣
損者何威儀習熟者便佞也吾友之每事阿順者善柔也吾
友之語言可聽者便佞也吾友之友便辟則不能聞其過友
善柔則不能言其諫友便佞則見日流於污下損矣三益
為常情所敬懼三損為常情所狎悅能取益友而遠損友德
何患不
成哉

益者三樂章

四書章句

論語季氏

舉

懷新堂

論語 覺解蔡氏曰三友損益之發
於外者三樂損益之發於中者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
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
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
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論語 孔子曰人情孰無好樂而樂之有益者有三樂之有損
者有三益者何如禮有制度樂有聲容則樂得其宜而益容
之節見人有嘉言懿行則樂道之而不吝口出直言多聞皆
賢友也則樂多賢友以爲友夫樂驕樂則外可以治身內
可以養心樂道人善則在人得爲善之勸在己有樂取之心
樂多賢友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行其爲益豈不大哉損

者何樂驕縱侈肆以為樂樂安佚玩遊以為樂樂宴逸淫濁
以為樂夫好賭樂則長傲而不敬不和好佚遊則怠荒而思
人之善好宴樂則押邪而慳親勝已其
損又豈不大哉其矣樂不可不慎也

附錄或問君子之於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熱是非不
則時之正存之熱則內有以養其非敬和樂之實字之正則
外有以善其威儀飾奏之文○說統樂多賢友多字著力○
雙峰饒氏曰樂是奢侈如峻宇雕牆之類○新安陳氏曰節
下博奕田獵之類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新安陳氏曰節
禮樂三句都是天理○邊騎樂三句都是人欲○人心向天
理上則德日進而有益心向
人欲上則德日退而有損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總目困勉錄此與失言失人章一例但
彼是見言當因人此則見言當因時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季氏

栗

懷新堂

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聾

君子有德位之道稱愆過也聾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

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卷孔子曰凡人侍於君子之側其語默之際有二者之愆
焉或言未及之時不可言也而兩便言則謂之躁妄或言
已及之時可以言也而緘默不言則謂之深隱或時可以言
也而君子之顏色不在亦能見之而恣意以言則謂之替而
無目者凡此皆心失其養
故語默失宜不可不慎

附錄困勉錄言未及之言及之皆失時未可言時以言
兩兩言皆俱屬伴者為是○黃氏曰既有及未及而又未
見顏色者難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適在或否不
樂則亦未嘗言也○困勉錄三勉有因放肆而然者亦有因
窮促而然者○孫維翰曰三愆之失亦只是平日無
心檢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心誠時之智所以如此

君子有三戒章

總目鄒陽未氏曰此章明以理御氣之功○寇濟黃氏曰三
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
甚者焉故各指其最
甚者而使之深戒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
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
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

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
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鬥戒於得者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季氏

栗

懷新堂

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

彌邵也

卷孔子曰君子平生以理御氣其戒有三者何少之時
血氣未定易動於欲則戒之在好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易
動於忿則戒之在爭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身家之念重則
戒之在貪得君子隨時知戒如此所以不為血氣所使而終
由於義理
之正也

附錄劉上玉曰戒者預禁之嚴制之而不敢犯之意○蒙引
血陰而氣陽不必說血出於陰氣出於陽只是披現在分屬
說血靜而氣動血重濁而氣輕清血無為而氣有覺也○得
貪得者義所當得者則何戒哉○朱子說以理
勝氣范氏說以志御氣志有善惡理則無不
善也故主理且范氏之說志氣二字亦混了

君子有三畏章

分以示人法戒之意也重君子上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

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

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孔子曰君子之心有所嚴憚而不敢慢者為三畏何天

以正理賦於人此天命也君子則所以存之動以察之而

不敢慢一息之或慢則慢矣此大人之命也君子則

欲崇其道神聖守其禮而不敢慢一毫之偶意往古聖人垂

訓之言宜此大命者也君子則本之而不敢慢一毫之

如神明而不慢一念之慢則慢矣此

如神明而不慢一念之慢則慢矣此

如神明而不慢一念之慢則慢矣此

如神明而不慢一念之慢則慢矣此

如神明而不慢一念之慢則慢矣此

如神明而不慢一念之慢則慢矣此

如神明而不慢一念之慢則慢矣此

如神明而不慢一念之慢則慢矣此

如神明而不慢一念之慢則慢矣此

如神明而不慢一念之慢則慢矣此

如神明而不慢一念之慢則慢矣此

如神明而不慢一念之慢則慢矣此

四書章句

論語季氏

季

懷新堂

也故集註於上一節亦兩以知字言之欲知天命者可

生而知之者章

達說此章是於評論氣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

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小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

生知學知以字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

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人之氣質不能皆同彼生而神靈不待於學而

自能知此理者此氣極其清質極其粹乃氣質之最上者也

有生而不能知必待於講求學習而後知此理者是其氣質

雖清粹而亦不能無蔽是次於上者也有始也不知學必待

困心衡慮而後能發憤為學以知此理者是其氣質濁多清

少氣多粹少又次於上者也若夫困而不學冥然無覺惛然

不顧是乃氣質昏濁之甚偏駁之極也

如此之民斯為下矣學其可不勉乎

困勉錄三之字指義理言上字次字下字俱以氣質

言○蒙引困而學之有所激發而後學也如彼於色發於聲

而後喻意思困是於事理不達然後學以求其通也若學而

知之則不待有所激發而自然學○存疑三知雖等級不同及

其成功則一也朱子小註不在言人

君子有九思章

存疑此君子思誠之功凡聖人平日所言克己復

四書章句

論語季氏

季

懷新堂

思敬疑思問念思難見得思義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塞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審思難則念必愆思義則得不苟

○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君子思誠之功有九視便要思明而不為亂色所蔽聽便要思聰而不為昏聲所惑色便要思溫而暴厲之

四書會開錄

論語季氏

季

懷新堂

思矣有為氣質所蘊蔽有為私欲所壅蔽有為矇邪所蘊蔽若思明思聰便須去其蘊蔽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如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家各有箇道理况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故人做工夫內外夾持積累成德便會無些子滲漏○九思不思難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曰若問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南軒張氏曰九思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所由發而人欲所由遏也然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力矣○存疑這思不是空思想作為就在其中

見善如不及章

新安陳氏曰前一節知至意誠之事方篤信自脩未達於用也後一節則身脩而推以齊治平之事體用全而為大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孔子曰見善則如有所迫而不及未稟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好則不思其不為之矣見不善則如探湯未稟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則不思其或為之矣此推知至意誠者能之吾見今有此人矣吾聞古有此語矣見聞相符如此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四書會開錄

論語季氏

季

懷新堂

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若夫方其窮而隱居志在致君澤民把將來所以致君澤民之理一一講求豫備於已及出而行義則上而致君下而澤民以此道達之天下而不肯負其生平之志此則舍隨時體用合一之學也吾聞古有此語矣未見今有此人聞見不相符

索引隱居以求其志此志是尚志之志非高尚之志如所志者仁也則求其仁而守之於已所志者義也則求其義而守之於已○行義不要說得重了只是指出仕而言故曰君子之任也○行其義也若說得重則語意便與達道重了○困勉錄未見其人只是言其難得以窮人之意如未見好仁惡不仁未見剛者之類天下之大而有一二焉亦可謂未見不必如註顏子以實其言亦不必說顏子隱而未見亦不必說顏子不幸早死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困勉錄此章正解此章勉人修德之意。○困勉錄此只說就夷齊為人說不必專就乎困謀國說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困勉錄昔齊景公有馬千駟之多富貴極矣及死之日民無德澤可指而稱之乃伯夷叔齊餓食周粟餓於首陽山之下而卒以正其國故至五

而民到於今稱之
困勉錄此約到於今對死之日言○新安陳氏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季氏

昔

懷新堂

其斯之謂與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常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困勉錄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景公夷齊之謂歟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天下古今豈獨景公夷齊為然哉

困勉錄異以德言

陳亢問於伯魚曰章

困勉錄此章總見聖後之公而擬之曰異擬之曰遠者皆非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困勉錄陳亢問於伯魚曰情莫親於父子子於夫子父子之親也則家庭之間必有異教子亦有獨得所聞而異於眾弟子乎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

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困勉錄伯魚對曰鯉之間於夫子者未有異也憶夫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使有異問當於此授之矣子但問曰汝曾學詩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季氏

昔

懷新堂

乎鯉以實對曰詩未學也子因曰入黃能言而恆自學詩得之若不學詩則無以養其心氣而達於事理何以能言耶鯉於是退而學詩

困勉錄成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殺不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也○蒙引兩獨立字有意言獨立時宜得其聞而所聞者竟無異也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

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困勉錄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使有異聞不得於青必得於今矣但又問曰汝曾學禮乎鯉亦以實對曰禮未學也子因

小人貴能立而恒自學禮得之若不學禮則無以習其節文而養其德性何以能立耶禮於是退而學禮故學之者節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惰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美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禮由今思之當獨立之時所聞於夫子者不過斯禮二者而已此固夫子所雅言以教人者無以異也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問詩問禮又問君子之遠其子也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論語季氏 陳亢退而喜曰吾問伯魚或有異聞所問者一而所得者三問詩不可不學問禮不可不學又問君子之遠其子而略無陰厚之意也所得出於所問之外亢何幸哉

說約充語意仍重喜在聞君子之遠其子一處

邦君之妻章

南軒張氏曰此正名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母為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為夫人如魯惠公平之為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說統邦君之妻四字是通飾綱領而君稱之曰夫人一句又是下二段綱領下文兩君夫人俱因君所尊而尊之正名定分全在君稱之三字上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妻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季氏 夫子申諸侯之妻稱謂之法以寓正名之義曰夫婦人倫之始闢門萬化之原况邦君之妻尤一國之母儀非常人此者其於稱謂之際可苟焉而已哉故自邦君稱之則曰夫人言其與已敵體也夫人自稱於君前則曰小童謙言幼小無知不敢與君敵體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言其相君以治內同君之尊也此稱謂之審於本國者也已國臣民稱已君之夫人於異邦則曰寡小君言其寡德而泰為小君從君之謙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亦以其能相君而治內同本邦夫人之稱也此稱謂之審於異國者也夫以邦君之妻一稱謂之間截然不紊如此名實之際可不謹哉

陳氏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內故亦謂之君○因勉錄小童小君雖是謙辭然不重在謙見得惟夫人然後用此以爲謙亦是見其重意時說竟謂此二句不重者非也○

論語季氏 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猶言主夫人也此君字與小君之君同不可曰君之夫人戰國所謂君王后者正是此義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一終

四書講義尋聞錄卷之十二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章

陽貨欲見孔子而避見之非中也既有饋而不往拜之非中也時其亡則中小人之計非中也幸遇諸塗而又避之則絕小人之甚非中也理之直者其辭易至於不避非中也辭之遜而或有所謂非中也聖人不徇物而亦不苟異不絕物而亦不苟同愈雍容不迫而愈剛直不諂此其所以為時中之妙也○蒙引此一章上條序其事下條序其言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四書尊聞錄

論語陽貨

懷新堂

遇諸塗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

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

拜其門故賊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陽貨以陪臣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以為己重孔子以義自守不肯見之貨遂托大夫賜士之禮賊孔子之亡而歸以蒸豚以致孔子往拜而見也乃孔子亦賊貨之亡也而往拜之雖不廢報施之禮而亦終不失其不見惡人之義也乃不期與之相遇於塗中

朱子曰貨之歸豚蓋以大夫自處○吳氏曰小人行事君子豈得效之非謂禮尚往來欲其相稱不往不可往拜則故格衛如此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救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訕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訕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訕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四書尊聞錄

論語陽貨

二

懷新堂

貨乃迎而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道德治世之寶也苟懷其寶不用而坐視以迷亂其邦可謂之仁乎子曰仁者心存救世使懷寶遠邦不可謂仁也貨又曰時者有為之資也苟平日好從濟世之事而數數失乎事機之會可謂君子乎子曰知者明於事機使好從事而失時不可謂智也貨又曰日月一逝而不可反矣年歲不為我少留及今不仕更待何時孔子曰諾及時行道實士君子之本心吾將出而仕矣貨自為有心之譏夫子若為無心之答其待小人不激不贖如此

道吾未之信也

新安陳氏曰將之一字其辭活其意婉不輕絕之亦未嘗輕許之聖人之遠小人所以不惡而嚴也○蒙引陽貨之問若在孔子身上來孔子之答不認作自家身上去及其曰歲不我與則便曰吾將往矣應答如響全不與較此所謂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驗其意者○大註貨諸皆識孔子而諷使速仕此句不可分解散如依實速邦可謂仁乎是識孔子之懷實速邦而諷其無懷實速邦而速仕也下條亦然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是識其往日之已過來日之不多而諷使速仕也不復與辯者不辨其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但不仕於貨之意也○朱子曰虎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論身却不知聖人是禮舍去見他不為諷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

性相近也章

存疑此是聖人見人有善惡相去之遠皆談之性不知其由於習故言此欲人慎於所習也
論語陽貨
三
懷新室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天之生人本同一性雖氣有清濁質有純駁然本其有生之初而清而純者固可以為善而濁而駁者亦未必便惡彼此相去未為大差固相近也及至形生神發之後則習於善者便為聖為賢習於惡者便為愚為不肖於是善惡相去或相什佰或相千萬而人品始大相懸矣夫以人之善惡繫於習而不繫於性如此人可不慎所習而徒發諸

性

新安陳氏曰人有此形則有此心有心則稟受此理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縱說性字則已寓於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性善以天地之性言非天地之性也非不著乎氣質而自為一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之性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言者言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若是降衷成賦便是說那相近了箇箇都只一般○勿齋程氏曰稟於天者有清有濁有美有惡是之謂氣質受於人者或明或昏或粹或雜是之謂習清濁者質中之氣質美惡者質中之習昏明者質中之氣質雜者質中之習清者明濁者昏美者粹惡者雜道之所在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也朱子曰氣自是氣質自是質稟了翁云天氣而地質○蒙引註以其初而言此初字不是指天地之性但

四書章句

對習字言○或問習而相遠何也曰自其常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習於惡而日流乎污下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進於善而失其惡也凡此四者始皆相近而終則遠矣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章

存疑此固上章意未完故復言之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

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論語陽貨
子曰：人之氣質固相近矣，然其中唯氣極其清，質極其粗，而為上智與氣極其濁，質極其駁，而為下愚兩等人。一定不易，而非習之所能移者，外此皆可善。可惡之中，人也。變化氣質之功，其容已乎。

四書尊聞錄

論語陽貨

五

懷新堂

然之性也。本然之性為氣質昏濁埋沒了，故不務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是也。○說約不移者，不移於習也。習亦不甚重，不移重於慎，其可移處唯上智不移，則凡未能上智者，可危矣。唯下愚不移，則凡不甘下愚者，可勉矣。○存疑程注是言不肯移與本文稍異。本文是說不可移。

子之武城章

說此章總見治必以道，須以道字貫到底。○困勉錄此章夫子之言都是深善意，並非傷時。○前半截喜其能行，後半截喜其能信。在莞爾而笑，分玩註喜字，喜字可見喜。子游嘉子游又皆以勉二字也。此意則寓在二截內。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本義夫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時子游宰武城，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說勉齋黃氏曰：弦歌，弦且歌也。合樂曰歌，人聲絲聲皆堂上之樂也。○象引禮樂不專指弦歌，惟其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弦歌特禮樂中一事。○厚齋馮氏曰：武城乃巖險用武之地，以左傳考之，可見夫習俗尚武，子游乃能以道化其民，使習於禮樂，變甲冑之俗為弦歌之聲，此夫子所以喜之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說夫子驟聞而深喜之，遂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蓋謂其以大道治小邑也。○心則深喜其器若有識焉，實及言以戲之。以觀子游之自信。何如耳。非虛戲也。○與應身曰：牛刀是借言，不是喻言。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四書尊聞錄

論語陽貨

六

懷新堂

則易使也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說子游不知夫子之意，乃對曰：昔者偃也嘗聞諸夫子曰：道本切於身心，人能學之，則各有所益。如在上之君子治人者也。若使學道而有得，則能養其民胞物與之心，而推以愛人在下之小人治於人者也。若使學道而有得，則能明乎貴賤尊卑之分，而易於驅使。夫子此言，儼常佩服之久矣。今武城雖小，亦有君子，小人敢不教以禮樂乎。

說雙峰饒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學時，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闕闕欲啟閉者，亦自知致所以易使。○三魚堂道補禮樂道中一事，子游教民是教以禮樂，故道字勿泛看。○天全辨學道二句，明已所以教武城以禮樂之意。○說統學道從平日調養言，君子學道才能愛人，小人學道才能易使，却不重君子小人人上見主治。

者不可不教君子小人以道要得子游引述口氣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本義夫子因子游未喻其意遂呼門人而告之曰二三子偃學道之言誠是也予前謂爾雖牛刀之言特戲之耳豈真謂小邑不可以大道治之哉蓋深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

國書傳錄

論語陽貨

七

懷新堂

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經蘇氏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取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幸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傳公山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遂據費邑以叛因以聘幣召夫子夫子欲往應之

傳記約按紹開編弗擾召孔子在孔子未為中都宰以前事至定公十二年仲春費時弗擾又畔則孔子方用於魯豈有欲赴費人之名哉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傳子路不悅曰道既不行身無所往亦何必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傳說約末之也已集註其云無所之註疏則云無可之則止較全

子曰夫名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

國書傳錄

論語陽貨

八

懷新堂

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傳子曰夫公山氏之名我者豈徒然哉意者必欲用我也如有用我者而委爾授職吾其與文武之道於東方而使魯

為東周乎

傳困勉錄如有用我者句看來即貼公山說亦不妨麟士謂豈徒哉決公山為東周決我也自是兩節若作一滾則看公山之召太重矣此不必從○翼註魯在周之東使魯一遵周道而禮樂法度率然振舉則周道東矣與魯即是與周非繼周而興之謂也○雙峰饒氏曰當時子路更欠一問如何可為東周夫子必告之為之之道今聖人不曾說出難以應度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傳說按子張一生病痛只是務外夫子因病立方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
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效惠則
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
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
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
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
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四書章句

論語陽貨

九

懷新堂

於天下則心存理得而仁在是矣子張因請問五者之目子
曰所謂五者一是恭敬一是寬容一是信實一是勤敏一是
惠愛凡此皆存心之功而求理之事也誠能行之則各有其
效焉能恭則有可畏之威而人自不敢侮予矣能寬則有容
人之量而自有以得乎衆心矣能信則人皆倚賴於我而不
我疑矣能敏則無因循苟且之病而事無不濟矣能惠則人
之蒙其惠者皆有感激之心而樂為我用矣女
信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仁又豈外於是哉
○蒙引能行五者於天下是一句不可分兩截能行二字
直起到於天下不是一句到五者住○大註行是五者則心存
而理得矣此一句通一章解出答問仁之意心存理得在本
文仁字內下文又另提曰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也非是心
存理得了又無適不然也方為仁○勉齋黃氏曰行五者則
心存理得何也曰心主乎五者則無非辭之義而心之德常
存以五者施之則無悖謬之失而事之理常得又言其效
通指不侮至使人五者欲其以是驗之如答顏冉問仁亦以
歸仁無怨之效言也○困勉錄以此五者存心則心自然無
私以此五者求理則理自然恰合○存疑恭寬信敏惠皆是

佛辟名章

○恭雖主容實根於心先儒謂未有箕踞而心不慢是也寬
是有度量能容物信即敬事而信之信與人期會約來而不
失其言是也敏是動力不怠惠是愛人利物五者皆心之所
由存而理之所由得也○松陽講義註心存理得勉齋分體用
看榮引則云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偏信則心不偽敏則心
不怠惠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不分析蒙
引非也後來講家或以五者作理以仁作心或以五者為心
仁為理或以能行貼心存於天下貼理得或以於天下貼心
存為仁矣貼理得紛紛亂亂其端皆起於蒙引欲翻勉齋之
說○說統五則字不著一替正示以能行五者於天下之實
言必遊到這等地位方謂之能行所謂以效自考者如此○
○困勉錄存疑謂恭寬信敏惠五件與所言之效
乃是主居上者言蓋子張時已出仕此說太拘

四書章句

論語陽貨

十

懷新堂

○朱子曰公山弗擾佛辟名而欲往者乃聖人虛明應物
之心各其善惡自然而發終不往者以其為惡已甚義不復
可往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道並行而不相悖處然兩條皆
子路不同者即其所疑而喻之爾子路於公山氏疑夫子之
不必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於佛辟恐其
說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說已之意

佛辟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佛辟來名孔子孔子欲往應
之蓋亦欲應公山弗擾之意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
也佛辟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辟之說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
入不入其黨也

朱義 子路不知而問曰昔者由也嘗聞諸夫子曰凡人之親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人其黨恐為所說也今佛胎以中牟畔正是親為不善之人君子當遠避之不暇而夫子乃欲往應其召也如之何與不善不入之言似相悖矣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薄也涅染卑物言人之不善不能說已楊氏曰磨不磷涅

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朱義 子曰嘗說得也是我前日曾有是言也然獨不曰物之至堅者手雖磨而不見其薄固無妨自試於磨也獨不曰物之至白者手雖涅而不見其緇固無妨

四書尊聞錄

論語陽貨

士

懷新堂

何為涅而不緇大概是言德之盛而人莫之說也德之盛內自有過化存神之妙有伸縮變化之權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瓜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

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

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胎之召皆欲往者以

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入

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

之智也

朱義 夫既不能說吾則吾可往矣可往而不往是不知變通也吾豈若匏瓜也哉焉能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乎不善不

入之說豈可概論耶

朱義 子曰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龜齋黃氏曰匏瓜繫而不食蓋言匏瓜蠢然一物繫則不能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作有思慮自當見之於用而有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蒙引磨而不磷便見可往若不往便是匏瓜之繫而不食矣為其無變通也即上文子欲往之意

由也女問六言六蔽矣乎章

總 存疑此章當與恭而無禮則勞參看○覺軒蔡氏曰此皆不明理而惑於所似故也能格物以致其知則其蔽微矣

子曰由也女問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蔽遮掩也

朱義 子曰由也女問六言之美而有六蔽矣乎子路時方侍坐遂起而對曰未也

四書尊聞錄

論語陽貨

士

懷新堂

開 蒙引六言之言即一言可以終身行之之言也○胡氏曰如為物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

居吾語女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朱義 子復命之曰居吾語女以六言之蔽

開 翼註居字非徒因起對而命之緣他粗率少精細要他靜坐潛思聞所未聞也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學其蔽也狂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

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
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
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

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論語 蓋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人必好學窮理。而後所行為無
弊。如仁美德也。而所以用其仁者。有存焉。若徒好之而不
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仁所蔽。將至於可罔。而失之愚
矣。智美德也。而所以通其智者。有存焉。若徒好之而不
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智所蔽。將至於窮高極遠。而失之蕩矣。
信美德也。而所以成其信者。有存焉。若徒好之而不
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信所蔽。將至於期必固執。而失之賊矣。直
美德也。而所以行其直者。有存焉。若徒好之而不
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直所蔽。將至於輕情急進。而失之絞矣。勇美
德也。而所以奮其勇者。有存焉。若徒好之而不
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勇所蔽。將至於徒肆行無忌。而失之亂矣。剛美德也。
而所以全其剛者。有存焉。若徒好之而不
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剛所蔽。必將放達不羈。而失之狂矣。夫六言
如此。而六蔽又如此。甚矣不可不學也。由其知之。

四書章句

論語陽貨

三

懷新堂

其理則心為勇所蔽。必將肆行無忌。而失之亂矣。剛美德也。
而所以全其剛者。有存焉。若徒好之而不
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剛所蔽。必將放達不羈。而失之狂矣。夫六言
如此。而六蔽又如此。甚矣不可不學也。由其知之。
附錄 勉齋黃氏曰：學謂效之師友之言。行求之方冊之紀載。
皆學也。所以學欲觀夫理之所當然者。而效法之也。○仁知
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其理。何哉。六者德之大目。
耳。輕重淺深。當施不常。施之問。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
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
有不流於一偏者也。○翼註云：好學以明其理。明字對蔽
字。生然所謂明其理者。如好仁又好學。則認得仁。真了便是。
明仁之理。非仁外又有理也。○存疑其蔽也。愚愚就是蔽。猶
言失之愚也。不是為愚所蔽。亦不是有所蔽而愚。餘做此。○
蒙引：愚謂愛人而失己也。○註：窮高直說極廣。橫說○存疑
賊傷已害物言。○雙峰：陳氏曰：剛屬質體也。勇屬氣用也。
○存疑：勇是作爲果敢剛是本體堅勁。○翼註：狂躁率也。如
仰行不沉靜也。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傳 直說此章是說學詩之益。要知聖人全是憂諷詠中。如
體會功夫。故下可以字通之。遠之多識。字引伸觸類。以自得
正在篇什
語言之外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小子弟子也

論語 子曰：詩之為教。有益於人
大矣。爾小子何為而莫之學乎。
附錄 說總學字宜玩體。驗工
夫全在自得。非誦讀字可了。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四書章句

論語陽貨

四

懷新堂

夫詩可以當學也。蓋詩之所載。有善有惡。學之。則善者
可以爲勸。惡者可以爲懲。而吾心好惡之機。將有勃然不能
自已者。故
可以興
附錄 朱子曰：讀詩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
須是反復誦讀。使詩與心相乳。入自然。有感發處。○蒙引：此
下數句。皆言學詩之
有益。以見詩之當學
可以觀
可以
考見得失
傳 詩之所言。有美有刺。學之。則美者可以考見其得。刺者
可以考見其失。而我身行事之實。將有惕然因之。感動者。故
可以
附錄 新安陳氏曰：觀詩所美所刺者。得失
亦因可以考見我之得失。兼此二意。方爲盡。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其致進情好也於和樂之中不失莊
欲之意學之則和而不流而可以處羣

新安陳氏曰和以處眾曰羣和而不流故可
以處眾若和而流則失於雷同非處眾之道矣

可以怨

怨而不怒

其致舒悲怨也於責望之中猶有
忠厚之情學之則怨當乎理而可以怨

慶源輔氏曰當怨不怨則失之疎怨而怒則又失
之過程子所謂小弁擊鼓皆怨而各當乎理者是也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四書章句

論語陽貨

五

懷新堂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且近而家庭之間所以事父之道遠而朝廷之上所以
事君之道莫不備載於中學之則可以為忠臣孝子而大倫

克盡

新安陳氏曰如關雎言夫婦棠棣言兄弟伐木言朋友
之類父子君臣人倫中之大者○徐傲張曰大凡六經皆備
實待虛之言苟讀詩者有所感發則與觀菜怨事父事君隨
所玩習皆有可得奚必讀涉帖而後可以言事父讀四牡而
後可以言事君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

宜盡心也

宜盡心也

本義至於情所發或因鳥獸以起興或托草木以寓言其
中稱名不一取類至繁學之則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
小物亦察矣夫詩之有益於人如
此爾小子何以不學夫詩哉

子謂伯魚曰章

新安陳氏曰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學詩自此入而脩
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誠學詩先務也孔子過庭既以學詩
居學禮之先此又以二南為學詩之
先所以丁寧其子者豈有他哉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

牆面而立也與

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

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四書章句

論語陽貨

六

懷新堂

子謂伯魚曰汝嘗學夫周南召南之詩矣乎蓋周南召
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人不可以不學也人而不學周南
召南則一物無所見自一步不
可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朱子曰為字如固哉高叟之為詩之為只是謂論語
○困勉錄此為字與上章學字當兼身體力行引伸觸類之
意○說約女為矣乎丁寧之辭言當為之也○或問周南之
詩言文王后妃之化而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化而化行於江
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
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召之名之邦人用之邦國
以教天下後世誠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
慶源輔氏曰二南見文王齊家之化於修身疑未之及蓋身
者家之本聖人之化未有不本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內及外
則修身之事固在其中矣○存疑正牆面而立謂正而對牆
而立倒辭也○問人若不知修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
步不可行也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未子曰自家一身一家已
自都理會不得又况其遠者乎問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
否曰然○姓元素曰凡人能行處全是人情物理上通透此

處不通透。雖家庭之間。自有許多窒礙。處此不可行。根無所見。來不平。

禮云禮云章

小註此蓋以禮樂之本言。趙氏曰。朱子以敬與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二說相須。其義備始。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

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著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

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

西書尊開錄

論語陽貨

七

懷新堂

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

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

之學者。要須識得。

孔子見世之用禮樂者。專事其末。而不知探其本也。故發此以示人曰。先王制禮。以交神人。治上下。固未有用夫

玉帛者。然必先有恭敬誠懇之意。存之於中。而後用玉帛以

將之。若無是敬。則雖玉帛交錯。不過虛文而已。然則所謂禮

云禮云者。豈徒玉帛云乎哉。先王作樂。以養民德。導民和。固

未有不用大鐘鼓者。然必先有權欣和樂之意。積之於心。而

後用鐘鼓以宣之。若無是和。則雖鐘鼓鏗鏘。不過虛器而已。然則所謂樂云樂云者。豈徒鐘鼓云乎哉。人亦求其本。可矣。

禮原齊氏曰。復曰。云者。謂人所當言也。手哉。徒而反之。之辭。禮源輔氏曰。敬者。在中之禮之本也。玉帛則禮之器。所以將吾敬而播之於外者也。禮之末也。和者。在中之樂

色厲而內荏章

王氏曰。此有為之語。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大人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窬。踰牆。言其無實

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人必求其如。方可謂之君子。今有人焉。觀其色。則專事嚴厲。似乎確然有守。然有為者。究其中。則中實柔

怯。甘於利。而林於害。如此之人。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譬諸

西書尊開錄

論語陽貨

太

懷新堂

狀惟恐人知者也。

雙峰饒氏曰。色。不止顏色。凡形見於外者。皆是。如前篇以論篤為色。莊是也。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朱子曰。為他意。只在要購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

鄉原章

新安陳氏曰。真非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易以惑人。故夫子以為德之賊。

子曰。鄉原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苟子原慈。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

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

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

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

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

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有鄉原者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而反亂乎忠信廉潔之

德乃德之賊也
無其見識其所謂原亦未必真原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蘇氏謂其近似中庸而非也故曰德之賊也

道聽而塗說章

德以人偽亂天理是害其所得於天者也
論語陽貨
五
懷新堂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有若方道路聽之而即於前塗與人說過只是以資口說決不去玩味體行則不為己有是德之自棄者也

形容他入耳出口略無停蓄的景象莫認實說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說通章要看鄙夫二字○蒙引自其未得之至無所不至矣盡說鄙夫之為鄙者如此而不可與事君之意自見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君之義若鄙夫者行卑識淺可與之事君也故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也則微俸營求汲汲然惟恐其不得之也及其權位之既得則緊總保守兢兢然惟恐其或失之也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癩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夫事君而有一患失之心則凡可以保其得而免其失者亦何事不可為哉小則卑污苟賤大則攘奪惡陵皆生於此患失之一念而已如此之人而與之事君其害可勝言哉

論語陽貨
五
懷新堂

胡亥張禹之右王氏其謀皆始於患失故孔子深患之曰無所不至者言其必至於亡國也

古者民有三疾章

雙峰饒氏曰語中說古今處皆是歎今之不如古狂肆於廉愚直是氣質之偏所謂疾也肆變而蕩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是習俗所染乃習與性成而為惡不止於疾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子曰甚矣古盛而今衰也仰如古者之民其氣稟之偏有三樣疾今也或併是而亦亡之也

四書章句

論語陽貨

圭

懷新堂

因勉德民字宜汎作人字解圖外范註似拘。慶源輔氏曰氣稟之偏亦謂之疾此以德言之也人身之氣當平和而安寧一失其平則為疾矣人之德氣稟得中則為善一失之偏則亦為疾矣。厚齋馮氏曰或是之亡不敢為決然之辭恐尚亦有之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何以見之古之人有志願太高銳意進取者此是狂之疾然其狂也不過志大言大不拘小節肆焉而已若今之狂也則不顧禮義之大閑縱放於規矩之外而流於蕩此就不

是狂了是無古者狂之疾矣古之人有賦性狷介持守太嚴者此是矜之疾然其矜也不過立崖岸有稜角示人以難親

廉焉而已若今之矜也則逞其剛狠之氣動至與人乖忤而流於忿戾此就不是矜了是無古者矜之疾矣古之人有實識魯鈍暗昧不明者此是愚之疾然其愚也不過任性率真

徑行自遂直焉而已若今之愚也則反用機關挾私妄作而流於詐此全不是愚了是無古者愚之疾矣不亦深可慨哉

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翼註廉是守己忿戾則與人爭如執己之是校人之非意直屬行上說

四書章句

論語陽貨

圭

懷新堂

廉直言其以蕩為狂以忿戾為矜以詐為愚者以今人言也其實不得為狂不得為矜不得為愚故曰或是之亡也

惡紫之奪朱也章

朱子曰不但易於惑人蓋不正底物事自易得勝那正底物事。勉齋黃氏曰是非善惡最相反也聖人不之

惡者以人心自有正理而正不正之相反易辨也惟夫似是而非實非似善而實惡則人心疑惑而足以亂正此孔子所以

惡鄉原而又及乎此也。困勉錄此章二意兼有若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

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朱曰天下之理惟邪每易勝正惟似最能惑人如色以能奪朱也樂以雅為正邪聲近于雅而淫哇足以悅耳故我之惡於鄭聲者為其能亂雅樂也至若事理之是非人品之賢否本有定論乃利口之人滑其是非非之正而巧辨捷給足以惑亂人意故我之惡於利口者為其亂信而能顛覆其邦家者然則有邦家者於利口之人其可以不深惡而痛絕之哉

關氏曰辨朱紫以辨雅鄭以耳其耳目者能之猶未為甚難惟利口之覆邦家則常辨之以心人心之主常為所惑而不能辨故范氏備述其應以曉人苟非自正其心辨之豈不難哉○**蒙**引利口覆邦家不必以覆邦家對上文奪朱亂雅樂說孟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此却對得覆邦家雖亦是利口之害然又深一重了

子欲無言章

四書傳附錄

論語陽貨

卷

懷新堂

關曰此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無言在朱子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無餘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前其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人言也也是做處也盡對客問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

子曰子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朱曰孔子門學皆多求聖人之道於言語之間而不知發見於身心之實故夫子警之曰天下之理以有言而明亦以多言而晦子今而後始欲無言矣

關曰聖賢性天曰子欲無言聖人是愛人其德躬行處體認其於他言語上求甚就躬行上體認便伴伴把伴實事看若其言語上求只將伴伴空言看了無益於得也此與無隱章大同小異那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晦處道學此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

子曰子欲無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大門弟子之得以傳述者正賴有言以講明也夫子如不許則小子何所
關曰此章補氏曰此語必在下問性與天道之前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書傳附錄

論語陽貨

卷

懷新堂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朱曰子欲無言之欲無言也亦以道之無待於言耳今夫天沖漠無朕何嘗有言哉但見寒往暑來之四時日行而不息焉飛潛動植之百物日生而不已焉夫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顯者天亦何嘗有言哉

以此觀之則聖人之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

翼註兩箇天何言哉總說天何言言而不待言之意即在所以行生處○因勉錄時行物生俱屬天全謂兩句自為體用非正意○朱氏公遷曰天以理言在天之天也於穆不已與無聲無臭是指其本體言聖人之德與之相配者如此○四時行百物生是即其功化言聖人之教與之相似者如此○新安陳氏曰輔氏即集註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而強分之以發見為百物生流行為四時行下句雖是上句實非發見流行不必分言也○蒙引註聖人一動一靜都在天何言哉四句外○雲峰胡氏曰集註妙道精義之發妙道其體也天理之渾然者也精義其用也天理之粲然者也

儒悲欲見孔子章
慶源輔氏曰辭之以疾者義不常見也歌瑟使聞者仁不容絕也夫子於此仁義並行而不悖○鄭氏曰於絕之之中不忘教之意

四書尊聞錄

論語陽貨
懷新堂

儒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

以疾而又使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本義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一日欲見孔子想當時必有得罪者故孔子託疾以辭之然猶恐其以為真疾而不悟也俟將命者出戶即取瑟而歌使悲聞之而知其非疾益所以警而教之也

附錄蒙引將命者自是孔子遣人取瑟而歌自是使孺悲聞之其曰將命者出戶見其當時就取瑟使歌聲徹於外為孺悲所聞耳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說統此章提出仁字最重指不忍之良心說凡人心不安處即是仁仁字與安字正相應夫子提醒宰我處只在於女安乎四字上○蒙引孔子三條語一節深一節第二條見得心不安故不食棺衣錦第三條見得以其有三年之愛故不能安於食棺衣錦以見喪之所以必三年而不容已於期年也始終只是要喚醒宰我而使自得其本心絕之雖甚責之雖嚴而此意終有不能自已者所以為聖人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周年也

大義宰我問夫子古禮人子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為制以子觀之期年已久矣何必三年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四書尊聞錄

論語陽貨

柔

懷新堂

夫喪之不必三年者何也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居喪即不得習乎禮樂君子三年不為禮則威儀揖遜之節廢而禮必壞三年不為樂則聲音節奏之妙疎而樂必崩三年之有妨如此

朱子曰禮樂無所不在喪則有喪之禮矣惟樂為無所用於喪者然當喪而不樂是為樂之所以為樂也若當喪而玉帛陳焉鐘鼓作焉則其壞禮而崩樂也益以其矣此其言之失有不待言而喻者故夫子不之答而直以不忍之端告之○翼註崩壞只是生壞了○存疑此一節言三年之不可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

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

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

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

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

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為爾

本義且以期年言之舊穀既盡新穀既登而物候為之一變鑽木取火木既更而火亦改而天運為之一周人子哀痛之情至是亦已盡矣

附釋雙峰饒氏曰四時取火之木不同榆柳木之青者故春取之棗杏木之赤者故夏取之桑柘黃梓檜白楓植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火有五色亦如金有五金之類○問四時取火何以季夏又取一番朱子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存疑

附考周禮夏官甸維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註行火猶用火也變猶易也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四書傳聞錄

論語陽貨

宰

懷新堂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糲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

小祥始食菜羹線冠線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

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

不察也

本義宰我之欲短喪其心固已忍矣夫子從而嘆謂之曰三年之喪食必蔬食衣必衰麻禮也今子說期可已矣則自期年之後使女就舍蔬食而食夫稻梁糲衰麻而衣夫文錦於女心能自安乎宰我不察而直應之曰安蓋不能反求諸心而動其惻

附釋存疑食夫稻衣夫錦是說期年外就食稻衣錦也註解止至小祥可見蒙引謂是自既殯起至小祥此說未是宰我既說期可已矣則期年之內豈不知不可食稻衣錦聖人又何待問之

附考禮記開傳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菜粥衰之喪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醢小功則麻不飲醢酒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蔬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醢醬中月而禫而飲醢酒始飲酒者先飲醢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註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蔬食粗飯也中月間一月也孝子不忍發切御醇厚之味故飲醢酒食乾肉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

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

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附考夫子遂責之曰凡人所不為只為心上不安耳女既安於食稻衣錦則在女為之矣夫君子之居親喪也哀痛迫切雖食旨也心不安於食故食旨有不甘雖聞樂也心不安於樂故聞樂有不樂雖居處也心不安於居處故居處失其常度而居處有不安惟其心有不安故不肯為予食稻衣錦也今女安則為之

四書傳聞錄

論語陽貨

宰

懷新堂

附釋說疏兩女安字極重兩則為之頗輕全要激發他使不自安耳○不為與為之俱指食稻衣錦說而為期年即在其中心○蒙引食旨不甘三句必有成語此處舉之不必與食稻衣錦相入也○新安陳氏曰四不字皆是發其不忍之端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

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

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

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

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論語陽貨
及宰我出，夫子又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也。故深探其本而斥之曰：人未有不愛其親者，子也愛親之薄，由其心之殘忍不仁也。夫父母之喪，所以必三年者，正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抱，故喪必以三年為期，以少盡其報稱之情耳。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不本於父母，則無一人不有此喪服。是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通喪也。子亦人子也，寧獨無三年之恩愛於其父母乎？今乃謂親喪可短，則何其薄親之甚哉。夫子此言，欲宰我聞之反求而得其本心也。
○新安陳氏曰：不安於食稻衣錦者，由其不忍也。不忍之心，仁也。安則忍，忍則不仁矣。

四書尊聞錄

論語陽貨

无

慎新堂

飽食終日章

○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長惡為可畏耳。○小註：此非落博奕之端，乃假此以甚彼之辭。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朱氏曰：吾人日用之間，莫不各有當為之事，必知所用心，而後能有成也。設使飽食終日，優游自安，一無所用其心，則神昏志惰，百事皆廢。欲以人德而成人，豈不難哉。不有博奕者乎？此雖所為非正，然其心未嘗無事也。較之全無所用心者，豈不稍為勝乎？

○漢甘泉曰：終日云者，猶被其辭云爾。心雖一息不用，不可也。翼註：所用心如學術事業之類。○雙峰饒氏曰：難矣哉，所談甚廣。

君子尚勇乎章

○朱子曰：此章言君子者，有三其上二者以德行也。其對小人者，則以位言耳。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四書尊聞錄

論語陽貨

辛

慎新堂

○子路好勇，故問於孔子曰：君子為人，亦尚剛勇乎？子曰：君子之人，惟以義為上而已。蓋義者，事物之權衡，立身之本。是以君子尚之，義所當為，則必為義，所不當為，則不為。而血氣之勇，非所尚也。苟不知尚義而專尚勇，則無一而可者。故使在上之君子，徒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逆理犯分而為亂；在下之小人，徒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兇暴為非而為盜。勇可尚乎哉？

○慶源輔氏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專說。義合義，勇亦在其中。慶源輔氏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專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為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為害隨所居而為大小。故在上則逆理而為亂，在下則肆欲而為盜。

君子亦有惡乎章

○朱子曰：不要作夫子所惡以警人，子貢所惡以自警，都是惡人也。罷註：惟仁者能惡人，可見。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
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
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本義 子貢欲觀夫子之所惡以驗在己之所惡故問曰君子
於人無所不愛不知亦有所惡乎子曰好惡人之公心君子
固有惡也一惡專指利人之惡無仁厚之意者一惡身居下
位而謗訕君上而忠敬之心者一惡好勇之人徒恃其勇而
不知禮讓至於犯上而作亂者一惡果敢之人心不明理執
迷好鬥而肆意妄作者凡此皆人心所公惡故君子惡之如
此

附註 存疑稱人之惡是與人無相干而好稱之則是無仁厚
之意而可惡若居官職或操用人之柄則不在此論。翼註

四書尊聞錄

論語陽貨

幸

懷新堂

下流只是下位。勇以氣言果敢以意言。朱子曰勇是以
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蓋果敢而不窒則
所為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
輕為推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
惡之也。蒙引果敢而窒是自己窒
窒不通不是行去見窒然必見窒矣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許以為
直者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許謂攻發人之陰私。楊

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
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
惡人也

亦有一惡本無照物之明乃伺察人之動靜而自以為智
者一惡本無畏人之勇乃凌人傲物而自以為勇者一惡本
無正直之心乃專好攻訐人之陰私而自以為直者賜之所
惡如此

附註 說統君子亦有惡對愛說賜亦有惡對君子說。南軒
張氏曰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勇與直者也。子貢
惡乎此則所以修身者可知矣。蒙引惡微以為知三句
不可以為似知仁勇而非者直如何貼仁字。雲峰胡氏曰
聖賢之所惡者有不同然子貢所謂微許者因夫子所謂無禮
人之惡與訕上者而推之也所謂不孫者因夫子所謂無禮
與窒者而
言之也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章

附註 黃註此論御臣妾之難在御之有道蓋女子小人多
忽之而不知其難養故夫子提出示人使人知養之道

四書尊聞錄

論語陽貨

幸

懷新堂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泄之慈以畜
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本義 子曰天下唯女子與小人最為難養何以言之蓋常情
於此非過於用恩即過於用嚴使過於用恩則親而近之彼
便扶恩恃愛不孫於我矣使過於用嚴則辱而遠之彼便失
其所望怨恨於我矣近之不可遠之不可此所以為難養也
養之者可不
盡其道乎

附註 蒙引養猶待也。翼註此是比擬無慈不遠是疎斥
與莊不同。慶源輔氏曰此等難養之類君子則有善
養之道莊以過之而端有以消其不遜之心慈以畜之則仁
有以弭其易怨之端而慈其不近不遠之中道乎。說統俱
著君子一語用請言其
本源在脩身下在用人情

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困勉錄此章一則對未四十者言不可不勉一則對已四十者言不可不懼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本義子曰人年四十乃成德之時也前此而年力富強正好加勉過此則神志衰少能精進若於此時而猶有過惡見情惡於人而善之本遠者終不及遷過之未改者終不及改其終於此而已矣人可不知所微勵哉

附錄海齋馮氏曰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志少能精進故古人以四十為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為歸也蓋世有晚而知道者焉得而絕之故知其為有為之言○宋子曰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為之者○

四書傳聞錄

論語陽貨

聖

懷新堂

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與氏曰終止也其終也已哀其不復有進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章

總旨新東上節是記者述三子行之異下節是夫子斷其心之一也○困勉錄此章有云專為微箕暴白者存疑亦主此說看來不是其証
大全都無此說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倚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

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困勉錄紂無道微子箕子比干皆紂親屬臣子也微子諫不聽則引其身以去之箕子諫不聽因佯狂而為之奴比干卒為紂所殺

附錄困勉錄按三人之事先後史記與論語不同宋子或問從史記而倪氏家引存疑皆云當以論語為正此難斷疑可

附錄史記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效曰彼為象箸必為玉盃為玉盃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仰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佯狂而為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其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諍則有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父子之

四書傳聞錄

論語微子

聖

懷新堂

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行不同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附錄此三人者或去或死或不死行各不同孔子從而斷之曰殷有三仁焉蓋論人者不當泥其迹而當原其心就三人之迹而觀之雖有不同原三人之心而論之則其憂君愛國之心一而已矣
附錄問三仁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公若箕子不死而為之奴何以見惻怛之心宋子曰箕子與比干心只一般箕子也嘗

諫紂偶不達紂大怒不殺他也不是要為奴只被紂囚繫在此因得狂為奴然亦不須必死蓋比于既死若更死諫也無益適足長紂殺諫臣之罪故因得狂然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于則索性死他在半上天下處最難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外雖伴狂而心却守得定○張氏庭堅曰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仁之所存義之所主其去就死生不在於一身而在於天下國家也○雲峰胡氏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仁愛君憂國皆非有所為而為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惟其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啻乎愛之理即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蒙引此仁字重在愛之理言

柳下惠為士師章

傳 困勉錄任而黜黜而復任此其和而介之見於三黜前者三黜而終不去三黜而終不枉道此其和而介之見於三黜後者和而介是其同於聖人處和有不恭意是其異於聖人處

四書尊聞錄

論語微子

章

懷新堂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注 昔柳下惠為魯士師之官屢被退黜或諷之曰子既不如此尚末可以去而之他或者有以見用乎惠曰我之所以屢黜者以直道也大抵世人皆好枉而惡直若我守直道以事人則到處為人所惡何所往而不被三黜若我肯枉道

以事人即在魯亦得安其位又何必去父母之邦乎此可見惠之和而介矣

齊景公待孔子章

傳 存疑齊景公待孔子議所以待孔子也若季氏則吾不能二句皆待孔子之言不能用又是更端說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行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而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

四書尊聞錄

論語微子

章

懷新堂

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注 昔孔子之齊齊景公與其臣議待孔子之禮曰孔子魯人也固習見齊君所以待三卿者矣我今待孔子若必如季氏則吾有所不能然又不可僅如孟氏斟酌其中當以季孟之間待之既而又曰彼雖賢惜吾老矣不能用其禮也夫孔子至齊本為行道既不能用其道則禮節亦徒然耳故孔子遂行

傳 困勉錄按魯君待季氏之禮原非待臣之常以季孟之間待之可謂極厚孔子以為不能用而去程註極明蒙引以程註為非而云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少殺誤矣

齊人歸女樂章

困勉錄此及上章是記者明孔子之行皆有故一是不為
不能用而行非為待之不厚也一為受女樂而行非為不致
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

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

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

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魯定公時孔子為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大治齊人懼其將渝因設計歸女樂於魯以惑亂其心季桓子受之於

四書章句

論語微子

卷

懷新堂

是君臣皆荒於聲色怠於政事三日不復視朝則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故孔子行

故曰桓子受之以該魯君也○案列三不朝者君三日不

視朝臣三日不往朝○新安陳氏曰於用孔子之時而如此

簡賢也三日不朝棄禮也○南軒張氏曰去說遠色賤貨而

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

矣是以去之○說約孟子史記孔子之行俱兼致禮然女樂

畢竟是主且本章不及不批為是○據彼婦歌說

者遂謂聖賢設問故有此行然亦恐不達算至此

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問國政三月將羔豚

者弗飾質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

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

吾地近焉為之先并矣蓋地為卑則曰請先容沮之沮

觀終日怠於政事于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
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
郊又不致膳粗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之孔子
歌曰彼婦之口可以走出彼婦之口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
維以幸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
實告桓子嗚然數日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章

爾註此章當以夫子為主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祥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

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

四書章句

論語微子

卷

懷新堂

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

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越不同者也

孔子時將適楚楚之狂人接輿者歌而過孔子之車前

曰鳳兮鳳兮有德則見無道則隱鳳之為鳳固如此也今時

何時而乃不隱是何其德之衰而不知自重耶且往者之事

已不可諫來者之事猶有可追及今尚可隱去矣已而已而

今之從政者亦岌岌乎其殆矣接輿蓋知尊孔子而所趨不同也

雙峰饒氏曰鳳世治則生亂則不生即是有道則見無

道則隱之義蓋麟鳳皆不是有種之物惟理王在上天地泰

和所以元氣之會鍾為麟鳳如鸞生鶴馬生龍駒之類○翼

計鳳即指孔子不可說鳳又說孔子○折衷鳳兮二句是諷

其不能隱末四句是諷其當隱○胡氏曰趨不同者接輿有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與自以為是故不欲聞

而辟之也

孔子時在車中聞其歌聲知其為隱者因下車欲與之

言出處之大義乃接與趨走而避之孔子竟不得與之言焉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新安陳氏曰沮溺以賢人自守之心而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四書章句

論語微子 二

昔孔子自楚反蔡子路御車而行適遇長沮桀溺二人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

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時子路執轡在與今下問津故孔子代之長沮因

而問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沮素聞孔子之名乃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

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

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覆而不輟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

處

子路又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子路曰我為仲由

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子路對曰然也桀溺遂責之曰人貴識

時我觀今之世道愈趨愈下滔滔然如水之流而不反者舉

天下皆是也無一可與有為者將誰與變易耶且彼今日

四書章句

而己汝與其從辟人之士奔走而無成豈若從我辟世之士

難革絕俗優游而自樂哉語畢遂自

治其田事後而不輟亦不告以津處

後以糶摩即使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

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

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

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

下而棄之也

朱子路不得津處行以二人之言告於夫子夫子惜其不

喻已意乃憮然歎息曰充榮溺之標必同羣鳥獸而後可者

也然天下皆人也吾亦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

徒類相與而誰為與哉如之何絕人逃世以為潔耶彼謂天

下無道誰與易之殊不知若天下有道則丘不用變易之矣

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彼二子豈知我心者哉

四書 斯人字兼君民言○蒙引此皆反榮溺之言

然二人所見所執實同反榮溺而長沮亦在其中矣○說約

鳥獸二句反辟世意天下有道二句反滔滔誰易二句○雲

峰胡氏曰聖人不敢有意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

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於此

見沮溺之為忍聖人之為仁

沮溺之為過聖人之為中歟

四書 尊聞錄 論語微子 聖 懷新堂

子路從而後章

雙峰 饒氏曰前章說天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執

世之仁此章說若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仕之義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

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

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朱子路從夫子偶相失在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大蓀而行

因問曰子見我夫子乎丈人曰汝於四體則不動於耕於五

穀則不分其類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觀問夫

子於我吾知就是爾夫子乎遂植其杖而芸田

蒙引丈人老人也如石門荷簣之流不得其姓字既止

子路宿見其二子安得不知其姓字耶以後來滅跡想起他

終是不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朱子路見其年高而語

異遂悚然起敬拱手而立

說約註隱者二字勿露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朱丈人感於子路之敬遂留止子路宿於

其家殺雞為黍而食之因出見其二子焉

蒙引存疑殺雞為黍野人盛設也○困勉錄丈人之待子路

前係後恭定欲動子路而不知隱然為子路所動也若謂其

以田野氣味動

子路之隱則淺

四書 尊聞錄 論語微子 聖 懷新堂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

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與之意也

蒙引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其事告夫子曰觀此人

言詞禮貌如此蓋賢而隱者也惜其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

使子路反見之欲曉然告以君臣之義

及至其家而丈人已先行而不得遇矣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

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

之矣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

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養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四書傳聞錄

論語微子

聖

慎新堂

子路述夫子之意而言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人臣事君義所當然也。若不仕則無君臣之義矣。夫君臣長幼並列於五倫。而君臣爲尤大。丈人昨使二子出見。是於長幼之節既知其不可廢矣。至於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耶。今汝以隱爲高。不過欲全生避世。欲潔其身而已。不知一身雖潔。而君臣之義從此遂廢。實有亂乎人之大倫也。且君子之仕也。非爲貪位慕祿。而仕特以君臣之義不可廢。故出而行其君臣之義也。若夫世衰難挽。道之不行。則吾固已知之。但恐廢義而亂倫。有不忍忽然而耳。丈人何其見之固哉。

在君必特遇而後行。行義在君。無論遇與不遇。而皆當行。君子之仕不拘定在朝。如倦倦爲世之心。而不肯已。便是行義。故道行則此義親見於吾身。固行義之事也。道不行則此義昭揭於天下。亦行義之心也。○說義此節不任一句。提起下皆明此句。意長幼之節。五句就丈人身上說。是賞其志。世之非君子之仕。四句就君子身上說。是明其用世之志。通重一義字。○勉齋黃氏曰。列後與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忘世。所以爲聖人之出世處也。

逸民章

姚承菴曰。逸民有心避世。聖人無意終藏。故詳列逸民而以已終之。見倦倦不忘用世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逸道。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卽仲雍。與泰伯同窺荊蠻者。夷

四書傳聞錄

論語微子

聖

慎新堂

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記者因夫子論逸民之行。而先紀其人。曰。古時遺逸之民。可以考見者。七人。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之七人者。隱避蓬蒿。而守心造行。則異于管。蔡之曰。立。其高。尚而不肯少貶其志。守身清潔。而不肯少污其身。其伯夷。叔齊與較乎。真不可及也。

存疑。蒙引以去周爲不辱。愚以孟子言其不立。惡人之朝。當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觀之。似不可專指去周說。○陳新安以非君不事。爲不降志。以不立。惡人之朝。爲不辱身。此不可曉。不降不辱。總是一事。志以立。心言身以制。行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

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忘三月不

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柳下惠少連和同混俗於人無許雖降屈其志卑辱其身有弗恤矣但其出言則合乎倫理行事必當乎人心有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者惠

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人心

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也或以為中我之思慮者誤矣亦

不必依李氏分貼且柳下惠言中倫行中慮亦在上章見得

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雅容如彼而其確乎不能枉道之意亦

四書傳附錄

論語微子

聖

懷新堂

自見於言外言中倫也三黜而猶仕而終不枉道行中慮也

然則其異于他人之降志辱身矣其斯而已矣指中倫

中慮言謂其所可取者在此耳不可謂其無他善也

不懶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

自廢合乎道之權

謂虞仲夷逸行不必中慮而隱居以自適言不必中倫

而放言自廢而獨善則合乎道之清

不可說隱居就是獨善放言就是自廢○雙峰饒氏曰中清中權是合道理底清權故集註皆以合道釋之○又註清權二句謂須斟酌只在他處處機穿便是講太好在時中了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逃不汙則同其

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避

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

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

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

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

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

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楊雄曰

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其所為者皆其心之有所可也若我則異於是民於山處去

就之際當可則可而未嘗先有可之心當不可則不可而未

嘗先有不可之心因乎時而不膠於一定或為逸民否耶

不可若事財當自有不可之心言也無不可則無有可

莫也此無可無不可之說也曰義之與比則自有可與不可

四書傳附錄

論語微子

聖

懷新堂

及其事已斷之後則有不可矣。○說約不論朱張之行
者或是脫簡邪疏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此孔子言其
行與孔子同故不
論也似未必然

大師擊適齊章

新安陳氏曰魯未樂於齊人而隱於樂官者皆散之四
方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擊之始有
洋洋盈耳之盛彼一時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擊之去
諸賢皆有聲澤澤身之高此一時也諸賢之去固見魯政衰
微之極然諸賢知出處之義而能去亦見夫子道化之功也
○勉齋黃氏曰列此於適民之後以歎魯之末世決不可以
復任也

大師擊適齊

大師魯樂官之長執其名也

四書章句

論語微子

學

懷新堂

夫子正樂之後魯之樂官不安於僭越皆知
去焉如大師名擊者則去而適齊是去魯之倡也

師作一頭是諸人之倡下兩平看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亞飯以下以樂俯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太師既去但見擊亞飯之樂名干者則去而適楚擊三
飯之樂名繚者則去而適蔡擊四飯之樂名缺者則去而適
秦雖所適之國不同
而同一避地之心也

原齋馮氏曰夫子諸侯各以樂俯食每食樂章各異各
有樂師○或問曰先通曰王者平日且食者謂食食凡四
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
樂官自亞飯以下蓋凡三飯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太食三行皆合奏鐘
鼓注太食朝日與月半以樂省食時也省勸也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本義擊鼓之官名方
叔者夫而入於河

播鼗武入於漢

播鼗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
名也漢漢中

本義擊播鼗之官名
武者夫而入於漢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

四書章句

論語微子

樂

懷新堂

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求章
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

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廢之
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

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少師名陽者擊磬之官名襄者夫而入於海雖所入
之地不同而同一避世之心也隱樂官去而樂存固夫子正
樂之功然而
魯其衰矣

周公謂魯公曰章

忠厚之意存於魯初之非敘於魯衰之後傷今思古之遺

也下章亦
是此意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
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施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施遺棄也以
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
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
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
與門弟子言之與

四書會聞錄
論語微子
王象相倚之一脈也苟施其親則親親之道廢矣必也親之
欲其貴愛之欲其富使至親不至於道棄可也大臣國之所
係以為安危者也苟大臣有怨則在賢之禮薄矣必也專其
權而不疑其迫久其任而不迷其功不使大臣怨我之不見
信用可也故舊之家皆先世之有功德於民者苟棄其子孫
則敬故之意衰矣必也官其賢者其不賢者亦使之不失其
祿非有惡逆大故則不棄也人才之生天下國家之利器也
苟責備於一人則用人之意刻矣必也因人此數者皆君子之忠
不強其所不堪無求全責備於一人此數者皆君子之忠
厚之至也汝之就封尚不可不知所勉以培植國家之根本哉

世之
過也

周有八士章

新安陳氏曰記魯未賢人之隱避而終以周盛時賢人
之衆多其有傷今思古之心乎○存疑此只是記周初善人
之多雙生之說不重
註明說不可考矣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
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
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
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
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

四書會聞錄
論語微子
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
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記者曰賢才之生關乎氣運昔我周盛時一母所生者
有八士焉其初乳所生者伯達伯适也其次乳所生者則仲
突仲忽也其三乳所生者則叔夜叔夏也其四乳所生者則
季隨季駟也夫四乳而生八子固已異矣而八子之生皆賢
豈不為尤異乎周室人才之盛如
此非由周氣運之盛又何以得此
○蒙引一母四乳育子也謂一產也非指其奶言蓋一
母四乳而生八子也此朱子疑出以本文伯仲叔季四字俱
雙想是知如此似不宜就安在本文
說總見周之盛時人才之盛如此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二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三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莫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見危致命章

此章見士當立其大節可字是大節無虧意已字是語助辭不作止字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子張

懷新堂

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士之為士貴有立身之大節如果見君父之危則委致其命而臨難無苟免見得則思義之當取與否而臨財無苟得祭以追遠則思內盡誠外盡禮而致其如在之敬喪以送死則思必誠必信而極其哀痛之情上能如此則大節無虧其可已矣

朱子曰致命猶送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西山真氏曰義敬哀皆言思致命謂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御有不待思而決也○新安陳氏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皆處常而思之於平時也○存疑諸家皆以致命不言思謂不待思思意猶不然之死生大事若不思得無為勇也曰見危致命思不待言也

執德不弘章

此章見士當立其大節可字是大節無虧意已字是語助辭不作止字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

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張曰理得者心謂之德德貴於能執而執之又貴於擴充若或器量淺狹容受不多縱有片善寸長便侈然自以為是不復知擴充之功此是執德不弘理得而聞謂之道道貴於能信而信之尤貴於堅定若或意念紛紜把持不定縱遇事交物誘便茫然失其所守不復有的確之見此是信道不篤夫執德不弘久則將並其所執者而失之矣信道不篤久則將並其所信者而亡之矣如此之人有之亦不當得是有無之亦不當得是無何足為重輕哉

論語子張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子張

二

懷新堂

則所以執德者就能寬廣而不迫我信道之貴乎堅確者此以人之志言也人所以進德者由乎道而所以信道者存乎志志有強弱之不同故人所以信道者有篤有不篤也非其志之強則所以信道者就能堅確而不移哉觀此二言信非福心欲量質薄氣弱者所能及也○執德須弘不可道已得此道理不信更有道理須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夫已理會又理會若只理會得二分便謂只消恁地也得如此者非是無德只是不弘○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著重說○存疑諸家皆以信只是未到漆雕開所謂信地信知得道理當如是又或以他念雜之以為不如是也不妨此便是信道不篤也信道不篤不止於知又有守者

子夏之門人章

此章見士當立其大節可字是大節無虧意已字是語助辭不作止字

疎之而已拒之斯言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有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此處之其並幾乎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過亦所常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常遠學者不可不察

四書章句論語子張
三
懷新堂

則嚴而拒之子夏之論交如此子張曰異乎吾平日之所聞夫君子之交於人之才德出眾者則從而尊之至於混於眾人之中者亦必容之而不之棄於人之有善可取者則從而嘉之至於一無所能之人亦必矜之而不之絕可者固在所與而不可者亦無所拒君子之交當如此也使我果為大賢能拒人也子夏之言何其示人之不廣乎要之子夏之論擇交之道矣而乏待物之洪子張之論待物之洪矣而非擇交之道惟夫以上善為師之心辨賢不以含洪光大之度待天下則自無迫狹與混信之弊矣

附錄李九我曰門人問交於子張亦是彼此相質正之意未必是不足於師說。翼註所聞說不必說聞之夫子。賢是成德之稱善只一長可取眾對賢言只是平常不能對善言則有短處即是微禮加隆嘉特稱許之耳容是泛泛包涵矜則有憐恤之義。蒙引君子二句。子張述所聞言也我之大賢以下四句則方是子夏語來破了上二句虛說

雖小道章

陳篤堂曰此重經世之學。困勉錄此當與君子不器參看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眾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附錄朱子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之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而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然能於此或不能於彼而不可以通於君子之大道也

四書章句論語子張
四
懷新堂

○折衷曰小道不為便是只於大道盡心意也

日知其所亡章
附錄汪氏曰此章當與時習章參看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附錄李九我曰人之為學未得則悲其有固循之心而不知所以求之既得則悲其有遺忘之病而不知所以守之誠能於理之未得也則學如不及日惟知求其所未有及夫理之既得也則服膺弗失月無忘其所能已能如此則工夫無間斷而一日有一日之功。可謂好學也已矣。附錄蒙引知字對無忘字說非知行之知日知所亡謂汲汲以求其所未有也兼知行所能亦然。○勉齋黃氏曰求之汲

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
進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

博學而篤志章

說統此章只重心不外
馳不必以致知力行分疏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
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
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
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
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子張

五

懷新堂

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
勞而無功

子夏曰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存矣誠能
博以學之以廣其聞見而又篤其志焉以求其必得切以問
之不失於泛濫而又近以思焉不流於高虛此四者皆學問
思辨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能從事於此則心不放
逸天理可存不期仁而仁
自在其中矣可不勉哉

朱子曰博學是都安理會過近思是注心着力處博學
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
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成外面去博學更無
懇切之志便成放不知求其心更成頑麻不仁惟篤志又切
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使不汎濫走作仁便在其中○存
疑篤志心不放逸只是就上面學上說也○切問切於己者
問也此處看得分曉當隨各人切己處問方是如就他力
量能到及目前可行底來問這是切己若將己力流未能到

及非目前可行底來問這是不切己○近思是思其切近事
也身心性情之德於人為近也言不可求之遠也○朱子曰
以類而推只是傍易曉底揆將去如親視便推類去仁民仁
民便推類去愛物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
去理會那一件事只當恁地揆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
面遠處只管近如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來步開了便費
力只見難只見遠○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學討前求仁門
路當從此去漸見次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勉齋黃氏曰人
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得大襟存諸養之
效所以謂仁在其中矣○存疑博學則心有所繫篤志則心
不泛切問近思則心不馳於遠故曰心不外馳所存自熟
二者兼至方仁在其中若心不外馳而所存未熟則有隨得
隨失之患亦未仁也所存只是上面不外馳仁者心之德之
理也心不外馳而所存者熟則心存而理得矣故曰仁在其
中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子張

六

懷新堂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
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
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

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天下事居之有定然後術業可專為之有成
法然後功效可集故百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必
居於肆則心專於藝而不及乎他乃能成其事君子不學則
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必務於學則心一於理而不馳乎外乃
能致其道欲求道
者可不務學乎

附註存疑學不外知行致其道不惑於他岐而必以正道又必造道之極致不中途而廢也須兼此意○徐自漢曰致有二義道有不能自致者用勇往精進之學以致之之道有不容強致者用涵泳從容之學以致之

小人之過也必文章

存疑此當以過而不改來參看但他只是不改而已此却又有文則益增其過矣故曰重其過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過貴於改若小人之有過也必曲為文飾而自欺以欺人此其所以為小人也

徐巖泉曰必字見小人之欺之心

君子有三變章

論語子張

七

復新堂

四書尊聞錄

折衷此子夏形容有道者之氣象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

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

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朱子曰夏曰成德君子形於一身之間者有三變焉遠而望之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有威之可畏也若然似不可得

而親矣及其近而就之又見其色溫氣和藹然春風之可掬若然似可得而仰矣及聽其言也則是是非非確然不易又

有凜然不可犯者存是豈君子有意而為之者哉蓋其盛德之至自然而然也

附註存疑此君子不是直指夫子然非夫子不能○蒙引望之儼然舉一身言仰之也深指見於面者○乾齋黃氏曰儼

者于恭而足重溫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情而辭確○雙峰饒氏曰聖人本無三變自他人觀之則遠望是儼近就之是溫聽其言又是厲儼乎有三變耶

信而後勞其民章

折衷此子夏示君子以事上使下之道也二段俱重上句下句只反言以見其當先信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

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

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君子事上使下必以誠意交孚為本如勞民之事非民所樂從必平日我以誠心愛民而民信我之愛然後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子張

八

復新堂

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若未交孚則勞民所以安其生而民反以為厲已也諫諍之言非若所樂聞必平日我以誠心愛君而君信我之愛然後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若未交孚則諫君本以成其德而君反以為謗已也然則君子於上下之間可

不知所先乎

蒙引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君下有民○慶源輔氏曰信謂上下交孚已雖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

雙峰饒氏曰誠惻怛見於人所以信之之由惻怛屬愛大抵君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為主○南軒張氏曰信在使民諫君之先○存疑信而後諫然亦有雖不信而不容不諫者其子此于也信而後勞亦有民未信不容不勞者

如子產為政民欲殺之是也特論道理必如此

然後盡心耳非謂不信者不可使民諫上也

大德不踰閑章

雙峰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已則不可○蒙引子夏本意却未分觀人律已所以有弊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長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

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本義子夏曰人之為學貴識其大如君臣父子之間出處進退之際凡其大節所係者一皆盡其道而無越乎規矩之外則於小小節目如動靜語默之微雖或少有出入而未盡合理亦無害也若不務先立其大而徒拘拘小廉曲謹之為奚足貴哉

附錄朱子曰子夏之言謂大節既足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也○龜對其大正形象大德不可闕閑○困勉錄下句原是要形容大德之不可踰但形容得太過耳勉辯之說亦非遂為子夏回護也

四書章句

論語子張

九

懷新堂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總目或問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鉅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統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子游之說蓋失於此故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酒掃應對進退之類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入神之事以盡夫形而上者之全體也子夏與程子第一條之說蓋直以其有序者言之然其所以有序而不可易者則又以程子先後諸說推之而後得其說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

之則無如之何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附錄子夏以篤實為學故教人先從下學處用功子游不知而譏之曰道有本有末不可徒事其末而忘其本也吾觀子夏之門人小子當其洒掃應對進退之間儀節詳習則有可觀矣抑此特小學之本節耳若本之所在則全未能有知之何其可哉

附錄朱子謂子游以洒掃等為末其所謂本雖未說出然指正心誠意之事可知註故云

子夏問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四書章句

論語子張

十

懷新堂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程子言子只在謹對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持義入神貫遺只一理

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四書章句
論語子張
士
懷新堂

者其惟聖人為然乎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也
[翼註]二君子之道俱就教人者言二就字只在君子心上說蓋教有先後之分而心無先後之異也末句只重唯字指出聖人正與門人小子對看孰先傳二句見心本無先後譬諸草木言教不得分先後有始二句見先後一貫之難上事推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使上達不是有始無終終乃見合下便始終皆備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宋陸氏曰程子第一條說教人有序是君子之學後第五條說理無二致是矯子游之偏也

仕而優則學章
[翼註]二句平說蓋各有所指上句言已仕者言下句為未仕者言然仕而學然字說出本文大意又曰二說相須例觀者非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四書章句
論語子張
士
懷新堂

物致知為事故曰事異○[翼註]兩優字不同上優字則公餘暇日下優字是學成了非是暇日之謂喪致乎哀而止章
[翼註]子游蓋亦激於當時之節文習熱而哀戚之不足者亦棘子成之意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

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翼註]子游曰世之居喪者徒尚儀文之末節而少哀戚之真情以吾觀之人士就親之喪但於其哀痛之心推之以至其極而止矣何以文飾為哉

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異註自哀而外文
飾皆其餘事故日止

吾友張也章

李穀侯曰二章雖只一意
但曾子之詞直于游之詞婉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子游曰吾友子張之為人
才高意廣人所不能者
惻怛之意難能也然而少誠實惻怛之意其於仁則未也
惻怛之意難能也然而少誠實惻怛之意其於仁則未也
惻怛之意難能也然而少誠實惻怛之意其於仁則未也

堂堂乎張也章

四書專聞錄

論語子張

三

懷新堂

冠齊黃氏曰以上兩章皆言子張之難為仁
既足以見子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為德根於人心
惟求之至近而備其在內者為足以至之今也向難
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其去仁遠矣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
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
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與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
為仁矣

曾子曰朋友所以輔仁然必專心於內者而後可彼此
相助而為仁乃若堂堂乎張也惟故飾於威儀備整
其容貌而已其務外自高如此則於已無體認密察之功不
可輔之為仁於人無切體感之助亦不能輔人之仁難與

並為仁矣

新安陳氏曰堂堂以貌言難能以才言皆自高之意
猶共也○南軒張氏曰仁必深潛細密親切篤志而後可進
故如愚之回聖人許其不違仁高
堂堂之張曾子以為難與為仁也

吾聞諸夫子章

蒙引朱子解云人之真情所不能已者是以自
然說尹氏註於此不用其誠是以當然說故在圈外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
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四書專聞錄

論語子張

古

懷新堂

之不能自已者而非有矯飾也是則親喪宜無不盡其心
者苟於此而容有不盡其心者則其立心之薄也何如哉
胡氏曰士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
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真情
之不能自已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誠其良心非專為喪
禮發也○蒙引朱子解云人之真情所不能已者是以自然
說尹氏註於此不用其誠
是以當然說故在圈外

孟莊子之孝也章

說慈此章不重在不忘親上蓋獻子賢而忠於魯所
用所行必足以庇主禍國不改云云德文忠忠而成其未竟
非曲諱無為者等也以愛君之心
愛父以盡孝之心盡忠故曰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

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連其父獻子名茂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論語 子曰吾嘗聞諸夫子云孟莊子之孝於親也其他如事生事死雖足為孝然猶可能也惟其父沒之後不改父所用之臣與父所行之政是其難能也蓋莊子之父獻子賢而相魯其所用乃賢臣所行為善政莊子不以己私而替父德宜夫子獨美之哉

論語 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猶擇他私意便自若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此者其多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能也獻子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子張

末

懷新堂

所謂難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章

論語 李衷一曰此章欲治獄者端其本哀矜二字有反已自脩之意非但恤刑而已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論語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之章問治獄之道於曾子曾子曰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

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然後刑罰加之也當今為上者自失其養民教民之道以致民心渙散而不相屬以略於罪戾而陷於刑戮者非一日矣爾為士師當念犯法雖在於民而所以致之則由於上治獄之時如或得其犯法之情實則哀憐之矜惜之視之有若無辜而加刑懲之意焉勿謂或能得其隱情便欣然自喜其明察也如此則用法平恕而不利可以無忤上師之職矣

論語 存疑上失其道使之無道教之無素也使之無道使字內難養意不曰養而曰使者不專是養也○雲峰則曰其詳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八字釋一散字情相維繫不忍離義相維繫不可離○翼註民散是不親不遜意非散之四方情字是犯罪之情所謂罪狀是也○濠源輔氏曰民之犯罪有二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道故也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其素故也○冠齋黃氏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當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如此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子張

末

懷新堂

為糾分疏其意在下二句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質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本義 子貢曰古今言惡者莫過於紂其實紂之不善亦不至如人言之甚也只因其置身於不善之地而居天下之下流遂為眾惡之所歸耳是以君子常自警省深惡自居於下流使天下之惡皆為已歸焉

附錄 翼註惡非惡人乃自警自戒之意

君子之過也章

論語此章與小人之過也必文參看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本義子貢曰人孰能無過若君子之過也就如日月之食焉方其有過也人皆得而見之及其更也則復於無過人又皆仰之不知日月之暫食而無傷於明乎然則過亦何損於君子之德乎

附錄勉齋黃氏曰過也明白而無掩覆故人皆見更也當微而無瑕疵故人皆仰○蒙引更改以君子言在日月不說更只可說復孟子更字亦然其註云更之則無損於明亦以君子言明字借說○君子非久過者日月非久食者故日月之告仰之處為是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子張

七

懷新堂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章

困勉錄師字因學字生蓋有學仰有師而惟其無往不學故亦不可以定師日之語意係歸結在焉不學上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公孫朝衛大夫

本義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於天下事理無不周知果何所從學而然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

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本義子貢曰夫子所學者道也帝王之治備於文武其一代謀烈文章禮樂政教之類雖古今已遠然未墜於地猶在人言人之賢者識其宏遠則識其綱領之大而道即寄於賢者矣人之不賢者識其淺近亦識其條目之小而道即寄於不賢者矣蓋莫不有文武之道存焉於是夫子或從賢者而學其大或從不賢者而學其小無往而不學也無往而不學則無往而非師矣而亦何常師之有

附錄朱子曰文武之道其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巳若論道當則不容如此言矣○蒙引誤謂見於言語者功然見於事為各禮樂文章見於政治者○或問在人之人如老聃長弘師襄之儔若人太廟每事問則視史亦其一也○雙峰饒氏曰不賢者其指眾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新安陳氏曰焉學問何所從學焉不學謂何所不從學○存疑未墜於地與在人言相對說墜地便不在人未墜於地則在人賢者識其大三句正是在人處夫子焉不學是從賢者識其大者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子張

大

懷新堂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章

總旨說統此章總是發明聖道之難窺宮牆以下俱是設為之詞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本義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人皆曰仲尼為聖人自我觀之子貢之聰明才力殆賢於仲尼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曰魯之宮牆賜之牆也及材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子服景伯以叔孫之言告子貢曰人之造語高卑深淺各有不同試言之宮外牆之間賜之牆也僅及肩耳器一物之好人皆得而見之是賜之造淺而易見如此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子張

充

懷新堂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若夫子之牆高有數仞牆高則宮廣故必得其門而入而後可見其中之所有也若不得其門而入則其中如宗廟氣象之華美百官威儀之盛富不能見之是夫子之造詣高深難測如此

說統不得其門而入只就夫子之牆設言之尚未屬人亦未說到難入處○困勉錄美是光輝意當是充實意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今之人得其門而入者蓋亦寡矣則不見其美宜乎其淺視之不見其富宜乎其隘視之如夫子賜賢之云自據所見而言亦何怪其然乎是則子貢之

曉景伯尊孔子鄙武叔者可謂至矣

○新安陳氏曰賢人之道卑淺易見聖人之道高深難知此

子貢以牆室取譬之意也觀乎於人則見聖人使叔孫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聖道之不可喻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

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

四書尊聞錄

論語子張

辛

懷新堂

知其分量

叔孫武叔前說仲尼不及子貢至是又毀謗之子貢雖之曰爾無用為此毀也仲尼固不可毀者也蓋他人之賢者所造雖高不過丘陵也而賢之出於其上者猶可得而踰也若仲尼之為聖冠絕羣倫直是日月也自生民以來誰得越其上面踰之焉人雖欲毀謗以自絕於仲尼其何傷於

日月乎祇見其不知自己之分量也而可以毀為哉

困勉錄仲尼不可毀也此句兼無損於仲尼有損於己說○說統他人亦不可看得低了如伯夷伊尹之類是也○

說約曰月喻高不喻明○翼註仲尼何傷於日月乎此日者就仲尼說不帶在丘陵日月上說其何傷於日月乎此日

尼字而

陳子禽謂子貢曰章

說統通章只重夫子之不可及上其得邦家等語不過就中抽出言之因子禽見識淺故指其功業可見者以示之

不可以德業平看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責子禽不謹言

子貢實之曰君子一言而善則人皆以為智一言不善則人皆以為不智智與不智係於一言故言不可以不慎也

不智其免

不智其免

四書章句

論語子張

幸

慎新堂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夫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不勉其不可及也殆猶天之高不可以階梯而升也知登天之難則知夫子之不可及矣

之難則知夫子

於大乃思勉之所可及故曰可為猶可階梯而升也至於化則非思勉之所可及故曰不可為非可階梯而升矣

子以此發明孔子所以知天之不可階而升之實然然後子貢取譬之

意顯然矣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

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夫子之不可及者於何而見吾試以其感人者言之

子惟不得邦家耳使其得邦家而治之則其動物之效正所謂養以植立之而民生斯遂教以引道之而民行斯從立之之固益加安養以綏之使之拉得其所而民斯愛戴而來附道之之深益加鼓舞以勸之使之其德日新而民斯不變而和協將見其生也則莫不尊親而極其榮顯其死也則如喪考妣而極其哀傷其感人之速而入人之深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如之何其可及也此正所謂不可階而升者也

附錄 困勉錄 邦家活看天下亦是那疏云得邦謂為諸侯得家謂為卿大夫太拘也 勉蓋黃氏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道之以德綏謂撫安之立之固也動謂鼓舞之道之深也立之道之綏之勸之皆聖人教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也存疑夫子之不可及故曰化不可為謂之立立道行綏來動和正此化不可為蓋立道綏勸事業之大人所可為至於斯立斯行斯來斯和感神速此是化實則非人所能為也 註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指斯立斯和四句生榮死哀只就這上見得非有外也 蒙引子貢語意不列斯和截直到其死也哀也 勉齋黃氏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也而其神化之速

不可形容其感人也而其神化之速

不可形容其感人也而其神化之速

不可形容其感人也而其神化之速

不可形容其感人也而其神化之速

不可形容其感人也而其神化之速

不可形容其感人也而其神化之速

不可形容其感人也而其神化之速

不可形容其感人也而其神化之速

不可形容其感人也而其神化之速

不可形容其感人也而其神化之速

不可形容其感人也而其神化之速

不可形容其感人也而其神化之速

不可形容其感人也而其神化之速

不可形容其感人也而其神化之速

不可形容其感人也而其神化之速

不可形容其感人也而其神化之速

堯曰第二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章

雙峰 堯曰堯聖相承只是一中字前而說理志是中國流傳之席下而亦無一不是執中之實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大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本義 記者歷敘帝王之道以見聖門道統之所由傳也昔帝堯將禪位於舜其戒命之詞曰咨爾舜曆數之統天實司之

四書尊聞錄

論語

垂

慎新堂

今爾德當天心則天之曆數在爾躬矣然天命豈易承哉天下事事物物各有中爾惟心無倚著凡處事度物信能執其中而不失則天下蒙福而天心永眷若不能執其中而致四海之困窮則天祿亦永絕矣可不戒哉

附錄 堯曰咨嗟歎聲也爾舜句○或問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識緯之說姓名未發之時其氣象如此也時中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口允執其中蓋以在事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雙峰堯氏曰或以守字解執字守與執不同執是執其要事事物物各有中凡舉一物便要執定那要處如執扇須執柄相如執子中皆而不從期月守方是守便易得死殺了執者隨事隨物而執其中不死殺

○說統中字在政事上看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詳

本義 舜後禪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無異詞也

附錄 朱子曰堯當時告舜只允執厥中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說得又較仔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

曰子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體也

四書尊聞錄

論語

垂

慎新堂

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

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本義 禹之後廢曆數而得天下者則為湯湯既伐桀而告諸侯曰予向之伐桀也請於帝曰予小子履敢仍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夏尚黑無道得罪於天我當明正其罪而不赦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也朕用之而不敢蔽蓋此有罪有德皆簡閱在上帝之心或亦或實我敢有私意於其間乎我之初請命而伐桀者如此而今既為天子其責尤重矣若朕躬有罪乃朕所自為無損於萬方之臣庶也若萬方有罪乃朕之所自為非指伊尹○簡在帝心總承命討說○徐敏強曰此簡總是指伊尹而告諸侯之詞而簡在帝心以

徐敏強曰此簡總是指伊尹而告諸侯之詞而簡在帝心以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至所最重於民者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故制田里以尊民生定喪祭之禮以教民孝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也

說約紹聞編云不言五教者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知慎終追遠回教之本也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

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

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

四書尊聞錄

論語堯曰

至

懷新堂

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

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本合而觀之大凡有天下者誠能寬以宅心則萬物一體人必歸之而得衆信以行政則君不欺民民亦不欺君而於我乎倚任焉勤敏以圖治則百廢振舉而有功好惡刑賞一循乎大公而無偏黨則天下悅服帝王為治之道又孰有過此於

雲峰胡氏曰帝王之道不能外一中字堯舜以禪讓為中湯武以征伐為中泛言之則曰寬曰信曰敏曰公約言之

日中而已○新安陳氏曰寬者柔之中敏者剛之中信者中之實公者中之體也○四書鏡此只重寬信敏公不重得衆

效等

子張問於孔子曰章

翼註夫子告顏淵為邦示以法戒告子張問政告以美惡蓋惟戒而後法盡善惟屏而後尊無疵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

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

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從政矣子曰政之美而效治者有五必尊敬而奉行之政之惡而害治者有四必懲艾而屏絕之取舍當而治道舉斯可以從政矣子張又問曰何謂五美子曰凡惠必有所費君子則不必捐已之所有而人自榮其利於無窮勞必多致民怨

君子雖有役以勞民而人反樂於趨事而不怨欲易至於貪易至於驕君子雖若泰然自得即無一毫於肆之意而不至於驕威易失之猛君子雖有威以臨民即不至於暴厲難堪而或猛五美之日如此

四書尊聞錄

論語堯曰

至

懷新堂

以絕之之意○說統惠勞欲泰威俱就政事上說而美則於不費等

見之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

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

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舉五美之實以告之日以府庫之財與人則費矣又安得人而給之若夫四時之和原惠之利五方之財皆民所自有之利也我惟因之而為之樽節經理以利乎民初非分我所有以與之也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心本不欲勞民不得已擇可勞者從而勞之以佚道使民民自忘其勞矣又何怨仁覆

之念不至兼利萬物其欲不止有若貪得無厭者然以不
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欲者仁而得者仁又焉貪君子無語人
之眾寡無論事之大小一心於教而無改教則所應接舉得
其道自有安舒自得之意而泰矣然泰從敬來而非有心於
簡傲也何驕之有乎君子端正其衣冠尊肅其瞻視持身之
嚴儼然於上人人自望而畏之非以威加人也斯不亦威而不
猛乎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不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
於己者也為政內外始終之道備矣此五美之實所當尊者
也

四書尊聞錄
論語堯曰
無
惟新室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
今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
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
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
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
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刻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
○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
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為人上者欲民為善當素教之
教之不從乃可加刑若平素未教而連殺之則殘酷不仁謂
之虐欲民趨善當先戒而後責其成功苟不戒之於
先而遽考其成則急遽無漸謂之暴有所徵求於民必先期
出令而後民知所從若故意慢其令於前而乃迫其期於後
以誤其民而後刑之則有意害民謂之賊至於有功當賞即
斷然賞之而人始樂其惠若乃之以物與人而於出納彼
之際乃或遲疑吝吝而不果於與則是有司為人守財不得
自專者之所為也豈為政之體乎此四惡之
實所當屏者也尊美屏惡於從政乎何存

四書尊聞錄
論語堯曰
手
惟新室

不知命章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
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說約此章。勝在知字不在君子字。
○引此章自是三段不與三畏章同

孟子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駟人也亦

作鄒本鄉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

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

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職又曰春秋天子

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

四書尊聞錄孟子序說

王襄王齊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宜王時事與史記荀子

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

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

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

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

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

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

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

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

日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又曰孟氏

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

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

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

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

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

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嘗參也魯然顏子沒後

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

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

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

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

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

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

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思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

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得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如圭角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

四書章句

孟子序說

三

懷新堂

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四書章句

孟子序說

四

懷新堂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章

總論徐徵引義利二字是治道學術大開節明此則純王
雜伯君子小人皆一時勸破故大學之書以此而終七篇之
論以此而始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一

懷新堂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證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孟子在當時以道自重。不見諸侯。適梁也。
王以禮招賢。送自鄒至梁。以見之。欲行道也。

存疑。見梁惠王傳。或謂答其禮。或謂欲行道。要孟子不
意是欲行其道。而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則有可見之義。爾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益富國強兵之類。

王問曰。叟不憚千里之遠而來。夫豈
徒哉。亦將有深謀長策。可以利益吾國乎。
西山真氏曰。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
故惠王利國之問。發於見賢之初。以此利是功利之利。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孟子對曰。王有志於政治。與邦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蓋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是君國而
子民立綱陳紀的大道。合此不言。

朱子曰。心之德是渾論說。愛之理。方說則親切。處心之
制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事物為義是也。事之宜是就千條
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
心也。雲峰胡氏曰。心之德是渾論說。愛之理。是用心之制。是
事之宜。是用。像引不必說。亦有仁義可以益王之國。只是
對利字言。不必對吾國字。就統言利。而曰何必有斷然
不必言之意。言仁義而曰而已矣。有舍此無可言之意。
這兩句。且只就理欲上看到中間。乃直陳利害出來。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二

懷新堂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

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

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

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夫求利之害如彼，仁義之效如此，則天理人欲之間，關於治亂安危者大矣。王欲為國亦惟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以啓危亡之禍哉。

雙峰饒氏曰：學者細玩而已矣。與何必之辭，見孟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斷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說統王亦曰：仁義直是要他行仁義，何必曰利。直是要他不求利。不說不說便罷。東陽許氏曰：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於不遺親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五

慎新堂

後君則已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東陽許氏曰：此章關鍵全在借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己與亡，乃其效也。新安陳氏曰：漏大指於前，而分開照應於後。此孟子諸章例也。首章及此章皆如此。此後當以此法觀之，不一一提撥。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見梁惠王，適王立於池沼之上，因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曰：賢者之君亦樂此乎？蓋慚其所樂之不正也。龜山楊氏曰：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則是曰：字當連上也。蒙引賢者是指人君之賢者，如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乎，是指以下賢者。此字指鴻鴈麋鹿不兼臺池言。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

孟子即因其所樂而引之以當道。故對之曰：王勿謂賢者不樂乎。此正惟賢者而後能樂乎。此若不賢者雖有此亦不能樂也。

雙峰饒氏曰：王意謂賢者未必樂此，自家有慙。孟子說惟是賢者樂此，出王之意外。南軒張氏曰：王所謂樂人欲之利，以自逸為樂也。孟子所謂賢者樂此，天理之公與民同樂者也。固勉錄二句只虛說為是。下二節方發明其意。存疑謂賢者而後樂此，能享其樂也。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不能享其樂也，似非此節語意。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六

慎新堂

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勿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何以見賢者而後樂此詩云文王始作靈臺方經度營
謀庶民已相與攻治之不日之間即已成之雖經始之時王
也必既成矣堂下有圃也王在靈園則見夫鹿鹿馴伏而不
驚鹿鹿濯濯而肥澤白鳥鶴而鮮潔園中有沼也王在靈
沼則見夫魚之躍躍者充滿於池中詩之所言如此夫文王
樂之且解其臺曰靈臺解其沼曰靈沼言其修忽而成若神
靈之所為者而又樂其園中之有麋鹿沼中之有魚鼈而歡
美之無已民樂文王之樂如此文王果何以得此於民哉蓋
由文王平日愛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與之偕樂故民亦
樂君之樂而文王遂能享其樂也此臣所謂賢者而後樂此
也然則凡為君者可不常
懷借樂之心以保其樂乎

四書章句 孟子梁惠王 七 懷新堂
其下句圃中有沼併以遊觀爾○蒙引於歡美辭此乃民
樂之辭與上文鹿鹿同皆是民樂文王之所不可謂文王
自歡美○民反歡樂之指庶民子來不日成之也不是包爾

其臺曰靈臺以下○古之人與民偕樂是說平日有恩惠及
人治之政是也○不必兼言勿忽之命○故能樂也○全在民
樂其樂上故集註用此句以發揮其義○固勉錄古之人即
指文王與民偕樂二句俱指文王講當於言外推開以見凡
為君者皆當與民同樂而後能有其樂也○徐元扈曰此節
申明賢者樂此句文王以下只就上詩詞中衍出其意至與
民偕樂方是
孟子議論

湯誓曰時日喪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
豈能獨樂哉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
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
有日曰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

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
此以明君獨樂而不郵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何以見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湯誓曰是日曷時而喪乎
子寧及女偕亡書之言如此夫桀獨樂而不郵其民至於民
怨之而欲與之偕亡則當此之時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
於上哉此臣所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則凡為君者安可
稍存獨樂之念以失其樂
乎王亦勉為賢者而已矣

四書章句 孟子梁惠王 八 懷新堂
就統按通章當以盡心二字為主蓋王者之政王者之
心為之也看他許多經制區畫那一件不從不忍之心做來
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惠王自謂盡心乃其所移
者特民間之粟耳而况不知檢不知發心忍極矣安得言盡
耶孟子抉出病源
以動其不忍之良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章
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
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
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梁惠王自其恤民之政誇示孟子曰寡人之為國也
其於恤民之者可謂竭盡其心而無以加矣如河內凶荒則

移河內之壯民於河東以就食又移河東之粟於河內以給老稚之不能移者或河東內荒其移民移食亦有如救河內者然我備察鄰國之政非無歲內之時然皆漫無料理無有如寡人之用心者宜乎民之去鄰國而歸寡人也乃鄰國之民不見其加多寡人之民不見其加少其故何也

說統盡心就救荒上說河內四句正盡心之事○何也二字是推測歲內上去見得人力無如之何便含罪歲意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郵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九 禮新堂

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孟子發喻以戰之曰王素好戰請即以戰為喻夫戰者兩軍相當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勝敗以分敗者棄甲曳兵而走或至百步而後止或至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之近笑彼百步之遠則王以為何如王曰不可戰以克敵為功兵以死敵為勇彼五十步者但求至於百步耳同一敗走也烏可以其近而笑遠者之無勇哉孟子遂就其明而通之曰王若知五十步之不可笑百步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矣蓋均之未能行王道也

不違農時殺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設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罟也罟網也洿窪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十 禮新堂

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王欲行民亦惟盡心於王道而已王道何初彼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宜如農時乃五穀所自出必愛惜民力勿妨其務農之時則民得盡力於農而於洿池之中則魚鼈不竭於山林之中則材木不竭於材木之生必愛制斧斤勿使草木零落之時方許其入焉則民得養生而無所憾也養生喪死無憾則民無所恨矣

法制自此而可立教化自此而可興矣王道之始事如此

○案引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則四時皆有農隙不專謂冬也然註云至冬乃役之者蓋田以講武則四時皆可伺農隙以役民凡有與作則決至冬也與作與徒作事也田獵以講武不與與作之日○考也二字乎看考地勢自然者地是人所擊者○山林之分其高者為山平而多草木者為林○屬禁與禁也非謂嚴禁也○雲雉胡氏曰此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禁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說統不可勝食勝用只此生畜繁多尚未可入食用上養生喪死無憾方是食用無憾二字最重蓋王道本乎人情使生計稍立人心不至流散然後可以制立法以圖經久○案引養生喪死皆無憾則民心自不能舍是而他適此亦應前而加多之意○新安陳氏曰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法以前天地自然之利謂穀魚材木之類節愛養謂不違農時不用數器斧斤時入之類王道之始謂王制未滿王道未成不通初事下節集注云是王道之成也正與此王道之始相對○孟子梁惠王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士

續新

魚堂遺論此節雖云民生已極民心已得然法制未備則民生植而猶未盡植也民心得而猶未盡得也此可以粗安而不可以長治故下節遂詳立制之事王道之始要見王者猶未敢自謂盡心之意
○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屬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柶新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新材有期日註屬進列也物為之屬每物有藩界也別其地以限之然後命其人以守之設其法以禁之○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屬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人之於王府頒其餘於萬民○禮記王制制朝祭然後漁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國語山不槎蘄澤不伐天魚禁鯢鮪獸長鹿麋鳥翼穀卵蟲舍蟪蛄蕃庶物也古之訓也註槎斫也以株生日藥草木未成曰天鰓魚子也鮪未成魚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

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自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
孟子梁惠王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士

續新

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由是而欲使百姓家給人足各遂其生各復其性須定為經制一夫受田百畝外又有五畝宅舍牆下都種植桑樹以供蠶事則餘帛有出而五十非帛不煖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之時則生息繁盛而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不劫其耕耘收穫之時則民得盡力農畝數口之家可無飢寒之患矣凡此皆養民之事民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幸

惟新堂

得其養則教化可施於是謹脩庠序之教所教之中又以孝悌為重丁寧告誡以致其中重之義則民知愛親敬長樂為代勞彼年高頹白之人無有負戴於道者矣此皆放民之非夫教養舉而治化大行以至於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則人心無不愛戴四方無不歸往如是而不能一統天下以至於王者理之所未有也此王道之成也

註 蒙引二畝半在田曰畝二畝半在邑曰里盧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豚雅豕也豕豕豕也狗有三字狗獵狗豕狗此是指豕狗也○或問既曰魚豕不可勝食矣又言老者始可食肉何也曰魚豕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豕豕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南軒張氏曰未帛食肉必曰五十七十者民之欲無窮而豕豕豕豕之利有限不為之制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使知老者之當養其老幼之有別教亦行乎其間矣曰用飲食無非教也不待庠序而後教也○趙氏曰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蒙引上文不違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至此方一夫受田百畝然雖受

田百畝而奪其時亦無益矣故又須弗奪其時與上句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同或謂勿失其受田之時者非也○庠序指鄉學非謂國學也舉俊秀及此鄉之長者教之所謂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者也所教之申又以孝弟為重蓋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無非教也豈特孝弟在所教耶○存疑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內含教民意○蒙引饒氏謂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來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此說亦無憑據蓋法制所以品節之也况此節重五畝宅百畝其數耳本意非以此論品節也觀上節註有法制未備字可見法制亦兼得品節了又或以五畝百畝為法制勿奪其時勿失其時為品節亦牽強○上節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擇節愛養此亦是先王制度品節處但未盡其詳也○畫法制品節之詳所以極裁成輔相之道也○存疑義成輔相之道即所以左右其民輔陳氏以輔相當養說左右其民當教說不是一因勉錄上節雖云民生已植民心盡得也此可則民生植而猶未盡植也民心得而猶未盡得也此可以粗安而不可以長治也故此節遂詳言立制之事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志

惟新堂

禮記 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天殺鳥註胎懷孕者天始生者○書大傳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綴組已歲所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馬年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朋友不相踰輕任併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註新樂當為新穀餘子猶眾子古者適子恒代父而仕上老父師庶老少師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

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多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

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今王平日不行王道養民無法乃厚斂於民以養禽獸反使狗彘奪人之食而食之而不知檢制至於塗有餓殍又不知急發倉廩以行賑貸如是而民餓以死者乃王之罪非開歲凶也王乃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以兵刺人而殺之乃曰非我也兵也夫兵能代操兵者之罪而歲能代失政者之罪乎王誠惕然反己無歸罪於歲而勉行王道之始終則天下之民皆將望風而來歸矣豈但加多於鄰國而已哉

引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既有以致人之死塗有餓殍而不知發又無以救人之死就統無罪歲內便含罪已脩政意此二句通章歸結在此與上文何也二字相應○家引當時惠王若遂用孟子之言而見之施行必先發倉廩而賑貸以紓目前之急次行王道之始事而後及王道之終事耳

寡人願安承教章

孟子梁惠王

五

慎新堂

四書每聞錄

新安陳氏曰此章戒梁王厲民自養率獸食人勉其行王道以為民父母為心也○黃貞父曰此章提醒惠王處樂緊在為民父母四字而無後四字尤極痛切凡人主雖至愚不肯莫有不利及子孫者借是以動其不忍之心此孟子極善開導處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梁惠王因孟子之言而有感復曰行小惠不若行王政宜罪己不宜罪歲天子所以教我者至矣然而國政多端再言必再寡人願安意以承教夫子幸盡言而無隱也○家引安者出於中心之誠而無勉強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杖也

孟子曰與一利不如去一害虐政除然後仁政舉今試問王殺人者或以梃或以刃兩者有以異乎王曰梃之與刃其器雖不同而同一致人於死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又問殺人者或以刃或以虐政兩者有以異乎王曰政之與刃其事雖不同而同一致人於死無以異也○新安陳氏曰政謂虐政梃刃政殺人承上章歲兵之意而敷演之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餓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

四書每聞錄

孟子梁惠王

六

慎新堂

矣

孟子曰王如知此則今日之政當有在更張者矣蓋王厚斂於民以養禽獸廄中有肥肉廄中有肥馬於是窮民有飢餓之色野外有餓死之人此何以異於驅禽獸而食人乎然則王以虐政殺人有與兵刃無異矣何不反求而亟圖之乎

新安陳氏曰此因前章刺養食人食塗有餓殍之意而究言之即以虐政殺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且如獸本異類其自相吞噬與人無預人之見者猶且惡之况人君乃民之父母民皆賴以為生者乃今恣行虐政

至於羊獸而食人其視赤子之舉命反獸類
之不如矣。愛忍如此。何在其為民之父母也。
新安陳氏曰。以羊獸食人。錄其昏迷之弊。習以為民之
母。其惻隱之本心。蒙引獸和食。飾極言人君以子民之
責。而反為殘民之事。作備
節。又痛言民之不可殘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
斯民飢而死也。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
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
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
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

西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七

慎新堂

君者。固未嘗有幸。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顧其民。
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
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仲尼有言曰。始初作俑。以從葬者。其人殆無後乎。夫仲
尼深惡作俑之人者。為何哉。因其用生人之形。為違死之具。
意法於殘忍。故也。夫象人。以從葬。非真致人於死也。而仲尼
猶惡之如此。况實以虐政殘民。使民飢餓而死。其為不仁。尤
甚於作俑者矣。

如之何其可哉。
蒙引。象人而用。不必此到殺人。悔葬之新。忠其謂天地
間。難得善人。今作俑者。象人。以殉葬。則未嘗不殺人。也。然
以其用於死地。孔子猶惡之。據惠王曰。象人。顯安。事。是
欲孟子救之也。今孟子曰。血。其。水。改。之。殺。人。者。而。終。無。一
言。救。之。何。歟。蓋。斥。其。虐。政。之。殺。人。者。是。欲。惠。王。之。除。其。虐。政。
而。更。施。以。仁。政。也。此。即。其。所以。救。之。也。已。王。政。之。詳。請。已。會。

之矣。上章所
云。是也。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說。晉。通。章。以。百里。明。一。句。為。主。以。地。仁。政。三
字。為。輔。以。省。刑。薄。斂。為。日。而。情。神。全。在。取。日。二字。上。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
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
者一酒之。如之何。則可。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
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
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

西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太

慎新堂

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梁惠王曰。吾晉國在先世時。地廣兵衆。天下諸侯之國。
莫有如其強盛者。焉。叟之所知也。及韓。趙。魏。三家。身。則。魏。
與齊戰。兵敗。而長子被殺。西為秦人所侵。喪失河內外之地。
凡七百里。南又辱於楚。不能與抗。此寡人恥於先人也。
今願為先人一洗
其恥。如之何。則可。

說。約。寡。人。恥。之。存。疑。曰。言。及。先。人。也。故。曰。願。比。死。者。
一。酒。之。死。者。即。先。人。也。後。說。連。說。皆。從。之。然。孫。處。云。寡。人。心。
甚。愧。恥。之。則。下。句。
另。作。一。項。亦。似。可。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遣。將。子。平。王。用
孫。子。計。最。趙。擊。魏。魏。遣。大。將。魏。使。龍。淵。將。而。擊。之。子。平。為。上
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將。田。忌。子。申。殺。將。軍。孫。子。平。
破。○。十。七。年。魏。與。齊。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商。君。作。車。公。
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申。將。而。擊。之。軍。既。相。擊。衛。鞅。遣
魏。將。公。子。申。言。曰。吾。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

可與公子而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德也公子以爲
然會盟已飲而衛執伏甲亡虜公子因攻其軍盡破之
以歸秦觀惠王恐使使刺河內之地歸於秦以和而罷去
安邑後都大梁○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陽陽將兵而
攻魏破之於
襄陵得邑八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孟子對曰王勿患喪敗之後不足以及日也苟有志自
強雖地僅足於百里亦可以王天下况以堂堂千里之業
乎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充 惟衡堂
行仁政下不可用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天下况以堂堂千里之業乎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
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
之堅甲利兵矣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
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
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於農畝春而深耕夏而易耨而民之壯者又以其閒暇之日
於農畝春而深耕夏而易耨而民之壯者又以其閒暇之日

修明其孝弟忠信之義人以此事其父兄出以此事其長上
夫民在平居之時既不失所有之常心則於有事之時必能
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可使制梃以撻夫

秦楚之堅甲利兵矣何強大之足慮乎

所措其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至有所謂於衣
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者必先於民而其事莫有
大於此二者又當時切務也故曰大且存疑者則謂只當其
政與而事或曰曰然仁政先於民而其事莫有大有大於此
者又當時切務也故曰大且存疑者則謂只當其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充 惟衡堂
制梃是在彼有必勝之形下
二節是在彼有必敗之勢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
散

彼謂敵國也
夫秦楚之堅甲利兵未易當也而可以制梃撻之者正
以彼秦楚之君不能省刑罰薄稅斂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力田
以養其父母使其父母凍餓而衣食無所弟兄弟妻子離散
而家室不能保此惟救死而恐不遑何暇爭孝弟忠信之行
哉

引彼奪其民時云云何暇治禮義哉此一句自與上文相
應而意亦方足

彼陷溺其民主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幸

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

誰與我為敵哉

彼為政不仁以陷其民於阱溺其民於水如此民怨之深矣王乃幸吾尊君親上之民往而正其暴虐之罪彼民方樂歸之不暇夫誰有與王為敵者乎此彼之

堅甲利兵無所用而我之所以制挺可摧也

孟子引彼陷溺其民指奪其民時使不得耕稼云云○夫誰與王敵非敵不過也白不與我為敵如射之前徒倒戈是也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四書章句

孟子梁惠王

幸

慎新堂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

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

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是以古語有曰仁者無敵如仁者之無敵則知百里可王非無實事而徒為是迂闊之談王請勿疑而決然行仁政

以王可也何嘗不足云哉

孟子曰勿疑者勿疑百里可王之言也非勿疑仁者無敵之言也○慶源輔氏曰註引孔氏之言蓋怨有當報者有不

當報者若惠王之事則所謂不當報者也不當報而報則是忿讎者之所為耳其心焦灼焚燒愈撲愈熾不至於大敗極

壞而不已若所謂志於救民則至誠惻怛成己以成物一日有一日之功其日唯天吏則可以伐之其所以自治者嚴矣

孟子見梁襄王章

說統通章大旨只重不嗜殺人四字然要得久旱易為雨勞民易為仁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梁惠王子名赫王嗣位孟子見之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

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

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

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

四書章句

孟子梁惠王

幸

慎新堂

知其不足與有為乃出而語人曰吾之見王也遠而望之不似人君之度近而就之不見有可畏之威焉且卒然急

遽而問我曰今列國分爭天下當待何時而後定也吾對曰天下之勢分則爭合則定人君能合天下而一統之則賢令

出自一人而無有敢違命者天下自此定矣

新安倪氏曰左氏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不似人君無可象之儀也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

也○說統定以勢言指兵革卒息說一以權言指政歸一統說○或問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而讓之然

則必以勢位自高而風威嚴以待物耶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

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曰言之急遽亦何讓耶曰良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

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

於諸侯而孟子為之賓師其地有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

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復久於梁耶

孰能一之

王問也

王又問曰今列國之君勢均力敵孰能統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對曰必也以愛人為心以好生為德而不嗜殺人者為能統一之

與註不嗜殺人者為能統一之也。從軒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此言萬世人牧之德也。慶源補氏曰不嗜殺之辨以見理勢之當然非有為也。

因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孟

復新堂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王又問曰當此之時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統屬叛君者有罪去國者有禁雖有不嗜殺之君孰能合彼趨此而歸之也

君言孰能與之以民言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

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

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

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旨未有不以為迂者矣子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

因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孟

復新堂

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似然而已哉

對曰當今天下之民莫不願得所依賴而歸與之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之生意槁矣正孟於望雨之時也天忽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浡然興起發生甚速矣其苗之興如是孰得而禦止之耶知苗則知民矣今夫天下之君以牧人為職者皆重刑厚斂爭城爭野以致民於死而不恤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之主出於其間則天下之民欣然向慕就如旱苗之望雨一般莫不延頸舉首皆欲得之以為君矣夫誠望之如此其切也則其民之相率歸附其勢猶流水之就下沛然一往孰得而禦止之哉此所以謂天下莫不與也王與我問答如此

折衷天下莫不與也此句且虛下以苗喻民正言莫不與之意○蒙引其如是孰能禦之就指苗之浡然興言○與註望以心言歸以身言○蒙引此節重在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及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二句因襄王不曉而問孰能與之故以其時勢開曉之如此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存疑通章主意在是心足王一向是就齊王見牛一事而許之也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齊王不知是心是王底道理老吾老一條是答他所問是心足王者在舉斯心加諸彼即註所謂擴而充之也五畝之宅一條乃舉斯心加諸彼實事之真注全章分五段看首節至是心足王是難前崇王而許齊王之足內保民二字乃一章之大指不忍二字乃是保民之源頭次段至遠庖廚是齊王以察讎次段至善推其所為是齊王以廣充次段至就牛之是齊王不能擴充者病在求大欲發其病而藥之未段說到制民恒產正是保民之實政○附勉錄自王說曰至折枝之類也乃是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

兩書尊閣錄

孟子梁惠上

重

懷新堂

諸侯者

齊宣王問曰五霸迭興桓文為盛其當時取威定霸之事亦可得聞乎趙氏曰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後初以陳為氏後改姓田氏至田和始篡齊而有之辟疆和之曾孫是為宣王○案引所問在此所志在此也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已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孟子對曰臣學本之仲尼仲尼之徒羞稱五伯無有言及桓文之事者既無所道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若

王道之志固治必欲臣言不已則有王天下之道乎此固臣之所聞可為王言者也

如桓公霸諸侯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備者未嘗言也○案引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其要只在保民人君之德誠足以保民則得民心而王天下其勢莫之

能禦也

存疑德字虛下保民即德也○慶源補氏曰保如保赤子之保○新安陳氏曰保民而王一句為此章之綱領○說

兩書尊閣錄 孟子梁惠上 美 懷新堂

統此處保民 慢露心字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

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

曰將以爨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

然則廢爨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斲齊臣也爨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觶郤也觶

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斲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王曰保民乃人君之大德如涼德若寡人者亦可以保

民乎哉對曰王曰夫子何由知吾之可以保民也對曰臣

嘗聞之王之臣胡斲曰王一日坐於堂上有牽牛而行過堂

下者王見之問曰牛將何之牽牛者對曰將殺之以爨鐘王

日舍之吾不忍此牛之殺。雖恐懼其狀似無罪而就死地。誠可憐也。牽牛者對曰：王既不忍殺此牛，則將廢殺鐘之事。歟？王曰：廢鐘大事，何可廢也？其以羊易之。臣所聞制範之言如此。不議果有此事乎？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般觸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四書章句

孟子梁惠王

卷

懷新堂

王曰：此誠有之。孟子遂就此開導之曰：王天下之道，不必他求，即此不忍之心，自足以保民而王矣。然百姓無識，則皆以王為愛其財，而以羊易牛也。臣由王不忍其般觸之言，思之固知王之痛其死而不忍也。故許王之足以王也。物之心，即可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矣。所以指言王之心，即是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矣。所以指言王保民，又不外乎此心是也。○蒙引所謂是心者，即指此不忍之心也。不忍二字，此一章之骨子。孟子只得齊宣王肯不忍，其般觸之句，遂緊執著不忍字一關。百方開導，要他察有以心在焉。而充之，則可以王天下矣。擴充之實，在老為以及人之老云云。○存疑：既曰是心足以王，便能又說百姓皆以王為愛，又說以小易大，彼惡知之，又說牛羊何擇何也。此是孟子機關見識，欲轉齊王處善，欲使轉深惡自得其以羊易牛之故也。以羊易牛之故，見牛未見羊而然。直告之，則他不能都無意味了。故用百姓皆以王為愛一語，去起發他。○蒙引察識如下文註，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

蓋人皆有不忍之心也。擴充則須是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反其本而推之，有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者也。○說約察識：擴充是王內尚不可用。○因他錄：集註所創擴充者，只是擴充其心，而政自該在內。後面說推恩說發政說，制產雖俱就事上說，然皆本心上來。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般觸。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王曰：夫子之言誠然也。易牛之事，其迹似吝，誠有如百姓所譏者，然齊國雖褊小，吾亦何至愛一牛之小利，特不忍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四書章句

孟子梁惠王

卷

懷新堂

說約察字亦大槩首肯之辭。誠有百姓，照上為愛句，齊國以下照上不忍句，俱是依樣葫蘆語。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孟子曰：難之曰：百姓以王為愛，王亦無怪其然也。蓋羊小而牛大，以小易大，迹本可疑。彼百姓惡知其為不忍之心也。王若果是不忍牛之般觸，若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無異羊，亦無異牛。畏死羊亦畏死，何所分別，而乃以羊易牛乎？誠有

難於自解者矣。王至此亦無以自明。乃笑曰：我當日此心誠何心哉？我若非愛惜一牛之財而胡為易之以羊也？不忍於牛而獨忍於羊，即我亦不能自

知者，百姓之以我為愛不亦宜乎？
○家引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是反辭非直辭言。我若非愛其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所謂是誠何心而宜百姓之謂我愛也。○註孟子故設此難故字是故意之故。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

所不忍，毀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

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

四書章句 孟子梁惠王 堯 懷新堂

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

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

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

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孟子又為之解曰：以小易大，雖難解於百姓之疑，然亦無傷也。仁雖無所不愛，而見聞感觸之時，亦有自斟酌變通之術。今王於難處之中，得善處之法，是乃仁之術也。何也？蓋

時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時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得以兩全而無害，所謂仁術者如此。大

凡君子為仁，莫不有術，其於禽獸也，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而於祀奉養賓客之需，亦禮之不可

不聞於耳，固所以預養不忍之心，而廣其為仁之術也。王所為正合於君子又何傷哉。

○朱子曰：此仁字就發用上說，其本體具於心，用不得術也。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須看有箇巧的道理，始得當

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其難處，事大似住不

得，只得以此心而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推過了。這

不忍之心，此心乃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推過了。這

是仁曲全不忍一牛之心，而不為禮所妨礙，是為仁術。勿以

牛得全鐘得毀鐘說。○朱子曰：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

蓋言其體則無限，量其用則無窮，窮充擴得去，有其直時

○宋羽皇曰：見牛未見羊，此句正釋牛羊何擇。○家引庖廚

庖取烹魚之義，周禮有庖人，庖人，庖屋也。○預養其心，即廣其

為仁之術也。重在預字上養之也。預則不至有是心而抑通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

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

於王者何也。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

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宜王問孟子之言，有感於心，而說曰：詩有云：他人有心，

予忖度而得之。夫子今日之謂也。夫易牛之事，我乃自行之

及反之，吾心求以小易大之故，則有不能以自得者。夫子以

見牛未見羊之言，遂於我心戚戚，然有動於中，而當時不忍

之意，宛然而形焉。向非夫子忖度吾心，則我何自而得吾心

哉。但此心其微而王道其大，夫子乃曰：是心足王，吾不知此

心之合於王

者果何在也。

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上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照應。存疑此心不從外得者。若從外得。底物一過。就空了。今有感觸而前日之心復動。可見此心原是固有。底不從外得也。未知反本而推之本對末。言親親是本。愛物是末。因其愛物而知此心不從外得。反請其本。自親親而推以仁民愛物也。○雲峰胡氏曰。齊王於其本心。畧能察識。自此以下。了齊教之以擴充。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圭 慎新堂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孟子曰。齊王未知不忍之心。可擴充以保民。乃設辯以詰之。曰。有告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之重。而不足以舉一羽之輕。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足以見輿薪之大。王亦將信其言而許之乎。王曰。否。人未有舉重而不能舉輕。見小而不能見大者也。曰。王既知此。則知是心之合於王矣。蓋物與人異類。用愛頗難。民則與我相親。加恩甚易。今王恩

足以及禽獸。是能舉百鈞而察秋毫也。而德澤不加於百姓。是不能舉一羽而見輿薪也。其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非無力也。只為不用其力焉。輿薪之不見。非無明也。只為不用其明焉。百姓之不見保。非無恩也。只為不用其恩焉。既不肯用恩。因以不王。故王之不保民而王者。乃能之而不為也。非欲為之而不能也。

仁民易而愛物難。是就術上說。○蒙引用恩與推恩有別。單言親親亦為用恩。仁民亦用恩。愛物亦用恩也。推恩則有次第。○說統用力用明用恩。此川字最好。人皆有有力有明有恩。但自不用耳。為不用恩。正獨何與之故。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圭 慎新堂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王曰。不為者與不能者。固其異矣。敢問其形狀。果何以異。曰。泰山至大。北海至廣。挾泰山以超北海。乃天下所必無之事。以此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至於奉長者之命。而為之折枝。則初無難事。以此語人曰。我不能。是不肯為也。非不能也。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其不同如此。今王有不忍之心。自可以保民。而王天下。然而不王者。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而阻於不能王之不王。乃折枝之類。而由於不為也。

姚元素曰。孟子既要王擴充。何不就以老老幼幼說明。與他只談齊王認保民而王。其難故先分疏。其難易緩急。使

之了然而後
告以用力處

老耆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
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
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者獨何與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
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
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壹

懷新堂

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
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
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
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夫王之不王同歸於不推恩今之欲王惟在於推恩而
已必也先盡孝弟以老吾之老而後推之及人之老使人亦
得以老其老焉先施惠以幼吾之幼而後推之以及人之
幼使人亦得幼其幼焉如是則舉天下之老幼無一人不被
我之恩澤以之措置一世特運諸掌耳何難之有詩云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言人具此心具此仁舉
斯心而加之寡妻兄弟家邦而家齊國治總不外於此心之
運用而已夫自寡妻而兄弟而家邦皆不外乎一心之推如
此然則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獨非是心所推乎故
誠能推心以施恩則包含備盡四海之大可以保之而無

難不能推此心以施恩則眾叛親離難妻子至近亦不可得
而保矣考之上古帝王其功業隆盛所以大過於人而非後
世所能及者豈有他道哉亦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
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善推其所為之思而不失其當然之
序而已矣今王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
百姓倒行逆施不能善推者豈無其故哉
存疑老耆老以及人之老意當屬上文百姓之不見保
為不用恩何方語脉相貫其所以及人之老幼者在後面五
出以應前是心字○以心對彼而言則寡妻兄弟家邦是
彼也此一章心字是骨子○故推恩故字緊承言舉斯心說
業言○心之所加者即恩也以其見於行事故又謂之所為
○註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此推本與前而反其本而推之之
本字不同蓋即上文故字也推本與前而反其本而推之之
及二句與前段辭同意與前段承有復於王來是說易其所
難而反難其所易此段承善推其所為來是說易其所
反後其所先問何與是起下不能不為此獨何與是起下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壹

懷新堂

與兵構怨○存疑推恩意思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二句上
天下可運於掌則其效也引詩只是明此意以舉斯心加諸
彼句來照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舉
斯心加諸彼也故承之曰詩云刑于寡妻云云故推恩二句
是結其意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三句是引古人以證之
上答此心之所合於王意思已盡了又把推功不至百姓
慮重語之直究到他那病根處○南軒張氏曰孟子非
使之以其愛物者及人蓋使之因愛物以補其不忍之實而
反其所謂一本者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所謂王道
也○雲峰胡氏曰此章凡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其察識此
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
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權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
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

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
思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
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
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對夫實有輕重必權焉然後知之數有長短必度焉然後
知之凡天下之物其不可無權度者皆然而心之應物其用
情之當輕當重當長當短苟不以本然之理為之權度則所
行錯亂又豈但一物之失已哉是心之不可無權度所係為
尤甚也今王思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請以本然之權度度
之則知心之仁民者宜重且長愛物者宜輕且短而有當然
之序

四書章句

孟子梁惠王

壹

復新堂

○朱子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
物之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愛物宜
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蒙引輕重長短不在心
亦不在物在心之應物上蓋民與物皆物也仁民愛物則是
應物也○朱子小注云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
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又云度物差了一事心差了一萬事
差所以心為甚此二說俱與大註小異看來只在不可不度
上看其且其曰度心之輕重長短難或云有當輕而短底又曰
物時就那物上方有箇當重而長底或有當輕而短底又曰
心差了萬事差如此則心之不差只消一度字蓋事至物來
千態萬狀其輕重長短當隨物賦形惟在居敬窮理以照之
耳若謂心一差則萬事都差則未應物時初何差之可言既
應物則又未有萬物一時俱差者大抵應此一物差固是心
差應彼一物差亦是心差字面所說亦廣如此看方可通
○慶源輔氏曰此指宜王之心偏頗處言之也必先見得其
輕重長短如此分明了然後究其所以然之故則吾心之蔽
始可去而本然之理始可復此孟子所以引物資權度之說
而使王自稱
量其心也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
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其
於殺殺鯨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夫仁民之心宜重且長而吾王反輕且短者豈是欲與
勳甲兵以驅士臣於危亡之地而構結仇怨於諸侯然後快
足於心與不忍一牛之死而忍萬民之命

王試度之則其長短輕重較然可知矣
○說苑與甲兵三句申說重在危士臣一句正見其不保
民而功不至於百姓處○曰然後快於心與又是構結他
註所謂今王反之則必有故正指此也○蒙引思及禽獸而
功不至百姓對言之度也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
然後快於心單言一事之度也○困勉錄註曰欲其以此而

四書章句

孟子梁惠王

美

復新堂

度之也蒙引謂此又是一重度了最是不可以此節為正解
王請度之也蓋集註不過謂此節亦有度的意思其實此節
度又非上
節之度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
獨在於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
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王曰否此三者非可快之事也吾亦何快於是吾所以
不得已而為之者將用以戰勝攻取求得吾心中所大欲也
○慶源輔氏曰註其心尚明於他者謂不忍
牛之殺鯨也而獨暗於此者謂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

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
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
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
秦楚在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
也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
秦楚皆大國在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

求魚言必不可得

孟子曰王之所大欲臣可得聞與王但笑而不言孟子
固已知其欲之所在乃設言以探之曰王之大欲恣者為肥
四書章句 孟子梁惠王 卷一 懷新堂

甘之味不足於口與輕煖之衣不足於體與抑為采之色
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之美不足聽於耳與便嬖幸之人不
足使令於前與凡此數者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
是而汲汲以求之哉王曰否是何足為大欲吾原不為是而
求之也曰王所欲既不在是然則王之所大欲可得而知已
蓋欲開廣土地朝服秦楚臨御中國安撫四夷使天下大一
統然後王之大欲始達也然所欲既大則其所以得之者亦大
欲以興兵構怨之為而求一統無外之欲猶緣木求魚決無
可得之理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

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
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
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
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

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
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孟子曰大欲難求若其甚然孟子曰王疑我言為甚不
知以此校彼則王之所為比之緣木求魚殆有甚焉蓋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却無後來災禍使以興兵構怨之所為求遂
霸王之大欲竭盡心力而為之後來非惟無功且將召禍有
四書章句 孟子梁惠王 卷一 懷新堂

必不能免者矣王曰後災可得聞與孟子曰此事理甚明但
王未加察耳且如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能取勝王曰
鄒非楚之敵也楚人必勝孟子曰王既知此則可見戰之勝
敗不在兵刃既接之後比權量勢有可預推者矣蓋以國之
小者固不可以敵夫國之大者人民之寡者固不可以敵夫
人民之眾者兵力之弱者固不可以敵夫兵力之強者此理
勢之必然也今總計海內之地大約方千里者有九區焉齊
國集其地其方千里是有其九分之一也今王欲以齊千
里之一而服海內千里之八則小者寡者弱者在齊大者強
者衆者在天下何以異於以鄒而敵楚哉必不能勝以至於
敗臣所謂有後災也夫大欲不可以力求如此王必欲王天下
以遂所欲何不反其本而求之蓋能反其本則小大眾寡強
弱皆所不計而所欲
將不求而自至矣
吳氏程曰王制四海之內方三千里為九州方千里蓋
以田計之山川城池不在數內○困勉錄方千里者九只是
大槩說新安陳氏以九國定之不是○蒙引蓋
亦反其本矣此與前註反其本而推之又不同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無不達王所欲矣何必與兵結怨為哉

說統此節承上反本發政所以施仁非說四欲字正與大欲欲字相應要見得合天下之欲為欲方是大欲此只就士農商旅心上說至孰能禦方說他歸附○索引其曰使天下仕者即發政施仁有以使之也故曰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南軒張氏曰行王政者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以民困為己任為吾所當為而天下自歸心焉

王曰吾僭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齊宣王問孟子發政施仁之言有感於心曰王天下誠不外於仁政願吾實質昏昧未能遺得而施行之願夫子開其精心以輔導吾志政何如而發仁何如而施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行之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

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以愛養百姓為心者而肯為此罔民之事乎王欲行仁政其於制民之產誠有不吝者矣

○雲峰胡氏曰此心字亦指本心而言但指其在士民者言之○說統放辟邪侈便是無所不為無兩層○此節雖有士與民兩層只重民上下言無恆產之弊至於罔民可見士既不可多得而民又至於易犯刑此恆產所以不可不制也罔民二字又打動他不忍之心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是以畜養其妻子豐樂之歲川成充足可飽食終身仰遇凶
年亦有積蓄可免於死在蓋民之遂其生如此然後設教驅
而之於善故民有所資而無所累其從善
也亦易矣此所謂民有恆產而有恆心也
附說統此節制字重有區畫分授周詳意
思在必使字貫下四句合看纔見制產之妙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
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暇治禮義哉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本義今也制民之產不遵古法使民不得盡力於農誠而徒
困於徵求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雖當樂歲亦
終身困苦一遇凶年便不免於死亡當此之時民惟有救死
而恐不足矣暇治禮義為善哉此所謂民無恆產而無恆心
也

四書章句

孟子梁惠王

聖

懷新堂

制產之制也因其所與之田而立為厚斂之法耳○說統經
心只是一箇虛而實之則曰善實而言
之則曰禮義禮義要對放辟邪侈說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此可見發政施仁為王天下之本而制民常產者又發
政施仁之本也王欲行乎仁政何不反其本而制民之產乎
象引此反其本是指發政
施仁中之大者以為之本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
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
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

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

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

君常勸勦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

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

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被鋼已深終不

能悟是可歎也

四書章句

孟子梁惠王

聖

懷新堂

制民之產之法何如必也一夫受五畝之宅而樹下樹
之以桑則帛有所出而五十者可以衣之而獲矣雞豚狗彘
之畜無失其孳字之時則肉有所出七十者可以食之而飽
矣一夫受百畝之田勿奪其農時則穀有所出入口之家可
以無饑矣恆產既足恆心以生於是謹庠序之教又於其中
申明之以孝悌之義則民知愛親敬長而頒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矣夫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則教養兼舉治化
大行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所謂保民而王者正以此區區
伯功何
足道哉

說統此節正是制民恆產之法五畝百畝豈難哉是
一定之制其區畫之妙全在樹畜以時勿失勿奪上可以衣
帛食肉正與仰足以事父母應可以無飢正與俯足以畜妻
子應庠序一段正與與而之善民從之也輕應所謂有恆產
者有恆心也老老幼幼各得其所此等作用俱從不忍一念
區畫出來所謂仁術也○翼註此專重制產也而謹庠序之
教特帶言以應上恆
心耳與告樂王不同

樂樂亦然。乃引起同字之意。到下文與民同樂。方實說好樂甚也。○實註此節且只泛就常情。言未說到人心上與眾樂。只是多人。

臣請為王言樂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此臣請為王言樂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聖

惟新堂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頰也。頰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試鼓樂於此。王之百姓聞王所奏鐘鼓之聲。與夫管籥之音。舉皆疾首蹙頰而相告語曰。吾王之好鼓樂。固然已夫。何使我等不得其所。至於此極處也。以父子則不得相見。以兄弟妻子則皆離散。窮苦如此。獨不一動念乎。今王更以好樂之故而田獵於此。百姓聞王所馳車馬之音。見羽旄飛揚之美。舉皆疾首蹙頰而相告語曰。吾王之好田獵。固然已夫。何使我等不得其所。至於此極處也。父子不得相見。兄弟妻子離散。顛連如此。獨不一顧念乎。夫鼓樂田獵。王之所樂也。百姓如此。嗟怨者豈有他哉。良由王平日獨樂其身。不能推此心以使之同樂也。此好樂之不甚也。

困勉錄。今王鼓樂。不論今樂古樂。○趙氏德曰。樂以鼓為節。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音樂。○新安陳氏曰。管籥也。管如笛而六孔。或曰簫也。○蒙引。鐘鼓之聲。管籥之音。猶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五文耳。○新安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說統。車馬亦謂之音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困勉錄。旌旗二字。在九旗中。本有專指若大旗言之。則旌指竿首之羽。旗指畫角。又舉旌可以該旗。舉旗可以該旌。故註曰。羽毛旄。蓋旌總名。羽毛特其屬之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聖

惟新堂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悅之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為此鼓樂之樂也。不但鼓樂為然。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悅之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為此田獵之樂也。夫同此鼓樂。同此田獵。百姓如此。欣幸者豈有他哉。良由王平日能推好樂之心以與民同樂也。此好樂之甚也。
存疑曰。庶幾。曰。何以。皆欣幸之詞。不可作自相問答。○蒙引。本文此字。兼鼓樂田獵而註。獨云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蓋田獵亦好樂之類也。故樂以好樂。○與民同樂者。非同鼓樂也。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云云也。○蓋其心原有愛樂之異。故問王之樂而愛樂之。亦隨之。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懷新堂

能推好樂之心以及於民，使民心和樂，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近者悅，遠者來，而可以王矣。齊王不其庶幾乎。

文王之囿章

說絕齊王就紉渡上說大小孟子在民心說大小上下相形全要得引誘齊王意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開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或有之也。

南軒張氏曰：意齊王欲廣其圃，諫侯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達之者。文王豈崇圃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為王之圃耳。以芻蕘得往，知其然也。○慶源輔氏曰：於傳有之，亦言大處合止便罷。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蕘也，蕘薪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懷新堂

養與蕘以採薪者，皆往其中，以取焉。民之雉以逐禽，與兔以逐獸者，皆往其中，以取焉。如此，則君之圃，即民之圃，與一國之民同此七十里之圃，民忘其大，而以為小，不亦宜乎？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論若王之問有不然者臣始至於王之境不敢遽入必先問國之大禁知所避忌然後放入斯時也臣問郊關之內有問方四十里不許百姓出入其中設有殺其國中一麋鹿者即與殺人同罪夫人之所畏莫甚於死今殺一麋鹿即以殺人之罪加之則是方四十里乃為阱於國中而故陷民於死地也其為民害如此民之視此固血如陷阱一般其以為大不亦宜乎王亦法文王而與民同之可也

附考禮記曲禮入境而問禁

附考禮記曲禮入境而問禁

交鄰國有道乎章

總論說統通章雖分智仁勇三教合之總成交鄰之道其意總歸在安天下上徐微發曰仁智與勇無二致而交鄰除暴事不相妨苟仁專恤小而不顧善亂以殘民智專事大而不知自強以立國則仁必貽害於人智必受辱於己反為

孟子梁惠王

吳 慎新堂

四書尊聞錄

不仁不智不故湯事葛而征為勾踐事吳而謀吳則勇又濟其仁智之不及者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

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

獯鬻句踐事吳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

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

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昆後篇

文王事昆詩大雅大王事昆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

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本義齊宣王問曰交鄰國而使相輯睦果有道乎孟子對曰講信脩睦國之大事誠有道也夫為大國者多恃其強以侵小國惟仁者寬洪惻怛知有理而不知有勢為能以大事小而盡其無字之道求之古人若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也為小國者多不量己力挑發大國惟智者明敏通達知義理之當然而又知時勢之不得不然為能以小事大而盡其恭順之道求之古人若大王

附考孟子引齊宣王與鄰國相持互有勝負宜有息爭求寧之意故問交鄰之道此一問亦好意思○寬洪故能含容人小恭惻故能容人之惡而不較○變時則曰日本文大事小

小事大集註則曰大字小事小字字字見仁人之心然

大之字小猶木足以見其小必小國雖或不恭而字之心

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之事大猶未足以見其者必大

存疑詩大雅維翰八章肆不殄厥愾亦不隕厥問本謂大王

注謂文王事昆詩大雅者其不殄厥愾則在大王之時至昆夷既矣維翰矣則在大王之後而文王之始也梁引曰非

四書尊聞錄

以肆不殄厥愾二句為文王事昆夷事實蓋以昆夷事在大雅之編而因可見文王事之之略而已此說是也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

畏天者保其國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

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

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大義蓋大事小事大皆天理之當然也以大事小者忘其勢之在己誠心愛人而自然合理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順

其勢之在人安分自守而不敢違理畏天者也樂天者其心與天為一而包含徧覆無不周徧自有保天下之氣象豈不

足以保天下乎吾見九有之大皆在所統馭矣畏天者故能聽天所命而制節謹度不敢縱逸自有保一國之規模豈不

足以保其國乎吾見四境之內皆在所維持矣仁智之效如此

詩云 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詩云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云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

周頌我將之詩有云人能畏天之明威不敢違逆于時可以保守天命而勿失正畏天者保其國之謂也而樂天者處則事大事小保國保天下何一之不善于

四書章句 孟子梁惠王

王曰 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郵小也

新安陳氏曰 引詩不及樂天一處亦偶然耳

雙峰饒氏曰 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

王曰 夫子論仁智交鄰之道便有以保國保天下大哉斯言矣然寡人有氣稟之疾惟在好勇若稍見侵慢則忿怒不勝故大不能事而小不能恤也

象引 勇即小忿也好勇猶言不能忍氣相似

對曰 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孟子對曰好勇無傷但要知所決擇耳蓋勇有小有大王請無好小勇夫激於一朝之忿便按劍怒目而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特匹夫血氣之勇僅足以敵一人者也何足為好王如好勇請於帝王之大勇好之靜則為神武之不震動則為威武之奮揚務使氣懾萬人咸加一世而不徒恃區區之小忿焉則仁智皆所優為矣何至以好勇為病乎

趙氏曰 血氣所為之勇如溝洫之水暴集隨潤故謂之小義理所發之勇天開地闢自不能已故謂之人

說統專 重王請大之句喚起下文節意非是夫勇以安天下乃即安天下所以見勇之大也

詩云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

文王之勇也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 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眾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眾也篤厚也祐

四書章句 孟子梁惠王

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臣 謂吾王當以大勇為好蓋嘗觀於文王之事矣大雅皇矣之詩有云密人遠距王命侵阮而往至於共王乃赫赫奮怒於是整頓師旅以止過密人徂共之眾使不得侵擾鄰國於以抑強扶弱而篤厚周家之福於以安撫天下百姓而答其仰望之心詩之所言如此此文王之所以為勇也文王赫然一怒除密人之亂而天下之民皆賴之以安其勇何如其大哉

新安陳氏曰 怒者勇之發也

象引 密人不是來侵周乃侵阮也但文王是方伯而密人乃相敵與師以侵阮是無文王矣故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

真註 此文王之勇也未可謂大字下句方見其大

書曰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

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

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
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
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

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臣所謂大勇不但徵之於文王又嘗觀於武王之事矣
周書泰誓之篇有曰天降下民不能自理於是立之君以治
之不能自於於是立之師以教之亦惟謂其能輔助上帝所
不及以安全斯民故以君師之位而寵異之於四方也上天
立君師之意如此今我既受天命作民君師則天下之有罪
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天下豈敢有過越其心
志而作亂以虐民者乎以此言觀之則當時設有一人橫行倡
亂於天下武王必以為己之恥而誅之矣此武王之勇也武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書

慎新堂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勇何大也

雙峰饒氏曰書言寵異四方指君而言孟子言寵之四
方指天而言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
諸侯而言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
二者大段不同○**慶源**輔氏曰寵異謂天寵異武王於天下
也寬聰明是以天德寵異之也作元后是以天位寵異之也
心志謂天下之心志也人之作亂皆過越其心志之故耳若
守其心志無所過越則何至有作亂之事乎此武王以天下
之重自任也○**焦漪園**曰文王大而密人小文王嘗事小矣
密人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不害其為仁是其勇也仁
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亦樂天者矣武王小而討大武王嘗
事大矣討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不害其為智
是其勇也智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亦畏天者矣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

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
忿則能郵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
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
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
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本義方今小國不恭其於密人大國侵凌過於橫行天下不
安其矣王誠能法文武之所為亦奮然一怒於以除殘去暴
而救安天下之民則天威所加民皆欣然望救惟恐王之不
好勇也王何以好勇為病乎如此則將臣天下之請僕而交
鄰不足
蒙引亦字承文武來○**雙峰**胡氏曰天子嘗以智仁勇
三者並言此勇字亦當連前仁智字並言仁智中之勇是謂
言矣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書

慎新堂

大勇小勇者不仁不智者也不仁者徒逞血氣而於義理
之勇必無之不智者不明義理而於血氣之勇必有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治上之封畧相似大意主於不自
樂而與民同樂耳樂民之樂憂民之憂雖平說然憂樂相反
而實相關憂民之憂者必不取樂己之樂樂己之樂者必不
知憂民之憂惟先憂以天下而後能樂以天下也前一截已
盡之後不過引
一段故實耳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
不得則非其上矣

雪宮雖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
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

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齊宣王館孟子於雪宮而見之因詩其禮遇之盛而問曰宮室之樂在人君則宜有之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君以此待賢則賢者固得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怨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共之也

蒙引孟子對曰有此有字正答宣王亦有之問是說賢者固有也賢者亦安得有此孟子意以為當得也○詩言人君能與民同樂謂皆有此宮室安居之樂也非謂以雪宮與民共之乃為人皆有此樂也○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故孟子只引向與民同樂上說了便罷再不復細引向與民同樂上說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郵民皆非理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孟

懷新堂

為下當安為下之分不得其樂而非其上者固非也
為君當盡為君之道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說統非上之非是非議非也之非是非理○蒙引用上句以陰助下句非是非說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

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

憂則憂以天下矣

夫不與民同樂則民既有非之心能與民同樂則民豈無感之心是故安居粒食民之樂也人君能樂民之樂而皆為致之則民見君有宮室遊豫之樂亦欣欣然為君樂之矣貧窮無告民之憂也人君能憂民之憂而勿以施之則民間若有敵國外患之憂亦戚戚然為君憂之矣夫樂民之樂是樂不以己而以民固為樂以天下至於民亦樂其樂則

是吾一人之所獨樂者亦眾人之所共樂也豈非樂以天下乎憂民之憂是憂不以己而以民固為憂以天下至於民亦憂其憂則是一人之所獨憂者亦眾人之所共憂也豈非憂以天下乎憂樂皆以天下則民皆望風仰德而莫不尊親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說統此節根上與民同樂樂民之樂四句是言憂樂之相通要說得憂樂相關意出樂以天下二句言憂樂之大同要模寫一段渾融浹洽的光景然此二句不是另一層就在上四句看出兼君民言而以君作上此全是太和景象故謂其可正○說約至此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

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孟

懷新堂

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臣謂公樂可以致王不必遠徵諸古即齊之先君亦有行之者昔者齊景公問於其臣晏子曰省方觀民國之大事吾今欲觀於轉附朝儻之二山復遵海濱而南至於琅邪之邑世思昔先王遊觀當時以為盛典後世以為美談吾不知何所修為而可

比於先王也
說約引景晏事大段是望其納諫意多然主意亦終在同民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

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

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諄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

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巡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卷一 懷新堂
侯行於國中其倦倦為民之心又如此故夏時諺內之諺曰吾王若不游則誰知吾之不足不給而吾何以蒙上之休美吾王若不豫樂則誰知吾之不足不給而吾何以蒙上之休省助是吾王之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為四方諸侯之法度焉此先王之視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賜賜胥護民乃作

歷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今謂晏子時也師眾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

從糧謂糗糧之屬賄賂則日貌肯相也讓謗也惡怨惡也言

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

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以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卷一 懷新堂
則糧食有供給之費而民之飢者弗得食有夫征之擾而民之勞者弗得息於是民皆側目聚為謗謗之言民皆作惡深懷忿怨之心矣夫天子之命諸侯本欲其上宣德意下安民生也今乃上違天子之命下虐無罪之民飲食侈靡若水之流無有窮極是乃縱於逸樂或流或連或荒或亡無所不至徒為所屬諸侯之憂而已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舟隨水順流而忘返謂之流有留戀而勿舍者如挽舟上水

舟隨水順流而忘返謂之流有留戀而勿舍者如挽舟上水

逆流而忘返謂之通以從限為樂而不知止至於廢時謂之荒以飲酒為樂而不知止至於失事謂之亡此今時之弊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若先王之法有過得通職有省耕省斂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也夫先王之法如彼今時之弊如此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

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

者好君也

戒告命也

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

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

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

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

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

推而用之惜哉

景公問之而悅乃大申命令於國示以更化國新之意且不敢安處深宮出舍於郊外以便省問民間疾苦於是始

孟子梁惠王

堯

慎新堂

與發介慶以補助其不足者景公悅晏子之言而行之如此則晏子之悅景公也可知矣故景公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悅之樂以達我君臣相悅之情焉其所作之樂即今所傳之徵招角招是也蓋角為民徵為事君臣以為民為事而相悅故其所作亦為民為事之樂也其詩被之於樂者有曰畜君何尤蓋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不至於招尤而取罪也夫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愛其君者也既出於愛君又何尤哉王謙曰齊景晏子之相與有戚則能與民同樂而民寧復有不得而非其上者哉

景公而致景公之悅是也○存疑晏子陳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以告大戒出舍與發是君有以悅臣也故曰君臣相悅○樂引蓋徵招角招是也一句是孟子述事之言當孟子時此樂蓋猶在也故孟子舉以定之○其曰都者樂也當時都在齊齊

四書章句

孟子梁惠王

李

慎新堂

景公蓋用之而被以新詩故其樂亦謂之韶也○樂有五聲獨舉徵招角招二者以角為民徵為事取其切者也○每一音之樂皆須具宮商角徵羽如徵招之內固有宮商角徵羽角招之內亦須有宮商角徵羽也此之徵招角招者又是實大角徵也蓋五音旋相為宮○新安陳氏曰上

文引據景公晏子事實只末一句是孟子說

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法文王以行王政末二節因其自謙而欲其推好貨好色之

心以行王政只
是行王政一意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齊宣王問曰明堂在齊久矣人皆謂我毀明堂果當毀之乎抑且止而勿毀乎

我毀明堂果當毀之乎抑且止而勿毀乎
何以知其為泰山明堂也曰以其在齊境內也○宋子曰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為明堂左个南之西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為總章左个西之北為總章右个北之中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奎

懷新堂

為立堂太廟北之東為立堂右个北之西為立堂左个中為太廟太廟凡四方之太廟與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立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立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廟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

何必毀哉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亦可以王而居此堂矣何必毀哉
困勉錄此王者只是以位言○孟子王者之堂也不重制度只重出政令上行王政就平時出政說非指若明堂朝諸侯時事○東陽許氏曰宣王之意正是欲不毀耳蓋已稱王即欲行天子之制也孟子則不禁他不毀只是放他行王

政蓋行王政則足副王之
名雖行天子之制可也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奎

懷新堂

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祭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澗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
貧困悴貌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辨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於耕者則行九一之法而敏從其薄於仕者之子孫則行世祿之賞而敏從其厚於關市則但讓察非類而不征商賈之私貨於澤梁則同其漁利而不禁民取以自專於罪人則止及其身而不及其妻子是士農工商皆有所養如此至於老而無妻者曰寡老而無夫者曰寡老而無子者曰獨幼而無父者曰孤此四者乃天下之窮民而無處告愬者文王發政施仁雖於上數者皆一時出令而此四者尤在所加意而必先焉詩有云富人猶可惟貧獨之人更可哀夫惟可哀此文王所以必先之也所謂王政蓋如此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奎

懷新堂

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棗于藜思敢用光弓矢斯張于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藜有底曰藜皆所以盛餼糧也哉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

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

何難之有

宜王問之遂歌美曰善哉夫子此言乎其可謂治國之良圖也孟子曰開善貴乎能行王既以為善則何為不見之行事乎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奎

懷新堂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賈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雖惑用度奢移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賈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

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因問曰然則為一國之君政事廢弛人民困苦而國境之內不治此與負託之友曠職之臣何異則將如之何

以自處也齊王乃顧左右以釋其愧言

他事以亂其辭其不足以為可知矣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卷

陳新堂

所謂故國者章

世臣地精神全在如不得已字下數然後字正其不得已處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

孟子見齊王曰人君其業相承歷年久遠謂之故國喬木世臣皆所宜有然所以謂故國者非謂其有喬木之謂也

重而人主不可一日無者也然他日之世臣本今日之親臣以今親之王已無親信之臣矣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可知親臣高

無况世臣乎然則齊國安得為故國乎

之名不歲數既久則成喬木是亦故國之一證也○王無親臣矣責其親視臣下也○昔者所進進字不是是之進用蓋

是其所親幸而將倚以為腹心者故以不知其亡為無親臣也若是百僚庶官之中有今日進而明日亡去亦何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卷

陳新堂

之使所用者皆真才

不致後日之輕棄乎

定欲得真才而用之以免向日之弊也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舉措之闕而所關於國體者甚大是安可以不慎乎
存疑不得已者皆猶豫留難遲慢不急向前曰如不得已則非真不得已特如之耳蓋這人本是要用的特以欲得真才審之又審遲慢留難有似於已不欲不用逼於人不得已而用之耳○將使卑踰尊疏賤戚是說所以如不得已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充

懷新堂

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慎之當何如有人於此左右近侍皆曰賢未可信也舉例大夫皆曰賢未可信也至通國之人皆曰賢然後從而察之因言以察其心考述以察其用必親見其為賢焉然後從而用之夫不果進則在退列矣若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至通國之人皆曰不可勿聽然後從而察之必真見其為不可焉然後從而去之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則非賢者不進而所進者皆賢安有不識其下才而誤用之者乎

慎引左右皆曰不可者亦是今日所欲進用之人不可謂是已在此而尊之不賢者也且進賢如不得已退人亦如不得已方為退得當下文殺人亦如不得已也總是好惡與民同也○左右皆曰不可勿聽云云者謹恐其失賢也

恐其失賢者正欲其得真賢也故二條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蓋不果進則在退列矣進退相形非固增一箇退人說也故註云如是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只說就一邊○翼註左右諸大夫之言至國人而始決吾之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察即不特進退人才當如此其慎至於用刑亦以此道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至於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必真見其可殺焉然後從而殺之則其殺之也不出於一己之私意而出於衆人之公論故曰國人殺之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子

懷新堂

存疑因說用人帶必刑殺蓋用舍刑殺人君大事也○**察**引大註天命指進退人才言天討指刑殺言如何以退人才亦為天命有德即自有進便有退以此相形言耳意重進賢退只是不用不可謂之天討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慎夫人不苟用而用之必當其可所謂天命有德人君不罪人君不得以私怒而用刑必如此然後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可以為民之父母民心得而邦本固此放國之所以可保也

慎翼註此不是說放驗玩然後字可見不如此則有委其時意重見其當也○今九民日惟為民父母方可以同結人心培地固脈以成故時此與首節所引故同者○何而相應○存疑此總歸左右皆曰賢以下兩節意

湯放桀章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紂於牧野

果有此事乎孟子對曰一載湯誓一載武成於書傳有之

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王曰桀紂君也湯武臣也臣弑其君可乎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主

懷新堂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則誅一

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

者顛倒錯亂傷敗棄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

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

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再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

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未免於

篡弑之罪也

孟子曰臣何言可弑君哉顧天之所以立君民之所以戴君爲其能盡仁義之道也若大賊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

理則謂之賊賊義者顛倒錯亂傷敗棄倫則謂之殘殘賊之

爲巨室章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

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

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始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主

懷新堂

如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始且也言賢人

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孟子曰齊王不能任賢治一日進見而論之曰始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始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矣

必以木王如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必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也

則王必怒以爲不能勝其任也夫巨室之任矣是上之用木惟欲其大不欲其小如此至於人人爲國之植幹當其功而論其明

皆是在義之道及此而通時遇才欲一見之施行以則不負其所學也乃王不思人用以盡其材却曰且舍汝之學而從我則何矣夫巨室之任也謂大木勝巨室之任也

不謂工師斲而小之也故壯則欲行夫仁義今王曰始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矣

所學之仁義而向古所教之功利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始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牧玉人雕琢玉哉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石之賢者常思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思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西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蓋 慎新堂
夫任賢所以治國也王不任賢則是不愛國家矣今有璞玉於此其所值之價雖僅萬鎰王不敢自治也必使玉人雕琢之知已不能而玉人能之也王之愛玉亦其矣若夫國家之重矣豈獨賢人之能治國矣管工之治玉此正宜舍

己以任之者也今乃曰始舍汝之所學而從我之所好則王之治國家何乃異於命玉人雕琢玉哉是愛國不如愛玉矣王亦未之思乎

齊人伐燕勝之章
東陽許氏曰萬鎰謂璞玉之價值萬鎰之金也○家引萬鎰是為齊王言只言其價值之小也方是得下句○說約教玉人教字即使玉人使字何以異猶云為甚庶幾故乃如此怪歎之詞

齊人伐燕勝之章
何氏曰此見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

齊人伐燕勝之章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上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齊人乘燕
亂代燕勝之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宣王問曰燕國豈改其土地人民盡為齊有矣或謂不可合動寡人勿取或謂不可失時寡人取之自寡人之力故不待戰日持久僅五旬而即取戰勝之功人力不盡至於此或者其天意有在陰助而然相之子夫天既以意與我我反棄而不取必受其殃今欲取之其下以萬何如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右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西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蓋

慎新堂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聞不容疑一日之開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孟子對曰天意之不可違也知民心之從違易見王欲取燕亦惟決諸民心而已設使取之而燕民悅然歸附則是天之所勝不可與也王其順民心而取之亦可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若武王當討惡貫盈之後人心皆已歸附可取而取武王無害心也使取之而燕民不悅則是天命未改未可圖也王其順民心而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蓋文王當討惡未終之人心猶不惡而不可取而不取文王亦無害心也然則燕之可取與否但當觀民心之向背何如耳梁子曰紛何足據乎

朱子曰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耳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箝食帝樂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箝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夫欲知天命固當觀人心而欲得人心又當施仁政今以齊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燕之民方箝食帝樂以迎王師豈有他故哉特以燕政暴虐民如在水火之中故避之而望救於齊耳王正宜順民心而以仁政誘之可也若使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卷

懷新堂

水益加深火益加熱暴虐視燕更甚則民又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王豈得而強取之哉

齊人伐燕取之章

正解此章齊王與孟子謀廢兵尚欲得燕孟子為齊工謀廢兵只是棄燕是勸天下以上皆齊王所以召兵之由上速出令以下代他盡止兵之策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

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齊人伐燕乘勝遂取之列國諸侯將謀合兵伐齊以救燕宣王恐曰諸侯以寡人取燕為過多謀伐者事勢至此將何以設備而預待之庶得窺其兵於未發乎王之問亦畏人甚矣孟子對曰臣聞古之帝王有以七十里之小國遂能行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之大國而畏人伐之者也王何不以之自反乎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而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來其蘇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雲霓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卷

懷新堂

以湯為政於天下言之書曰葛伯無道湯初征則自葛始而天下已信其志之在於救民矣由是東而而征則西夷之人怨南而而征則北狄之人怨怨之者皆曰東西南北均一水火中也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由書此言觀之可見湯所未征之國則民望之冀其來又恐其不來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及湯既至師行不擾而民晏然安之歸於市者仍不止耕於野者仍不變誅其有罪之君而弔其無罪之民王澤遍及若時雨降於大旱有以慰雲霓之望而民大悅矣書又

有曰後我后來其蘇則其後之至也何如哉

○說燕引必曰西夷北狄者其遠者言則近者可知也○
大計雲合則兩虹見則止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
疑其不來也願其兩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者是望雲耳
○書之言至矣為後我止自民望之以下孟子申言也謂當
湯未至時則民望之云云及湯既至則歸市者不止云云故
又提書曰後我后來其蘇見得以上是孟子之言也○說
約於秦傳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
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來久矣后來其復生乎明作兩
故故此佈檄當於雲霓句一書上已舉書文而申言之下將
舉書文而先釋之也以已意夾說在書內又引經一證達說
謂後我后二句總証民望民
悅非是此二句只証民悅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
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
加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幸 惟新堂

動天下之兵也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
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
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
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今燕暴虐其民王與師往伐以正其罪燕之百姓以為
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王能如湯之
伐罪弔民則燕人悅而為政於天下矣若乃殺害其父兄係
縛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使燕民大失所望加之何其
可為也夫天下諸侯固已忌齊之強而欲并力以圖之嗚呼
有可乘之機耳今併取燕國加倍其地又不能舉行仁政以
慰燕民之望故諸侯之忌愈深伐齊之謀遂合是天
下之兵王實有以鼓動之也能不以千里而畏人乎

○說燕引必曰西夷北狄者其遠者言則近者可知也○
大計雲合則兩虹見則止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
疑其不來也願其兩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者是望雲耳
○書之言至矣為後我止自民望之以下孟子申言也謂當
湯未至時則民望之云云及湯既至則歸市者不止云云故
又提書曰後我后來其蘇見得以上是孟子之言也○說
約於秦傳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
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來久矣后來其復生乎明作兩
故故此佈檄當於雲霓句一書上已舉書文而申言之下將
舉書文而先釋之也以已意夾說在書內又引經一證達說
謂後我后二句總証民望民
悅非是此二句只証民悅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
可及止也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
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
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
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令所學以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幸 惟新堂

徇之哉
○為今之計王當急發號令曉諭國人反其係累之旄倪
止其未還之重器謀於燕之羣臣百姓擇一賢者立為燕君
以主召公之祀而後引兵而去之如是則燕亂已定諸侯不
得以救燕為名稱可及其兵之未發而止之也待諸侯之策
如是而已否則
王如彼何哉
○四書脈速字最重猶字與速字相應見得備說則無不
矣○說統通節以置君一句為上○有疑此條為齊下品策
正答其何以
待之之辭
○與魯問章
○丁長壽曰人君欲得民一時之死力當備民平日之生
命歸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
由素有限下之事情公不各已而各其五
子却由有司推測君身上真探本之論

鄒與魯開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會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轉饑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之民老弱者既以饑餓之故輾轉於溝壑之中壯者散而之四方以就食者幾千人矣民之死亡困若如此豈有司與有司所當共恤哉而君倉廩之粟自府庫之財自充有司竟無一人陳救荒之議於君而散財發粟以賑卹之是君與有司在上暴慢不恤而殘虐在下之民也

疾視有司之死而不救今而後得以出之有司者

反之一施一報理之常也君無歸罪於民焉

有司莫以告者不告君發倉廩府庫以賑其民也上慢而殘下上慢事而殘害下民也上兼君有司說君之倉廩府庫充君之慢也有司莫以告有司之慢也

怨也怨不必兼德也怨也怨錄反有司所以反乎君有司者君之有司也此意亦須認不然只反得有司矣

看即見出爾反爾之意穆公方說死者三十三人孟子便說民死於飢荒者不知幾千人穆公方說疾視長上而不救孟子便說有司莫以告

正是出爾反爾處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祿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饑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罪於民豈不誤哉

之所以不知卹民者由君之不仁也君之不能以愛民爲心舉行政政卹其飢寒救其疾苦則有司皆體君心而各愛其民有司既愛其民則爲之民者自然情義相關居常則視其上愛戴而不志遇難則死其長躬軀而不悔矣何下或視其死而不救哉此君所以當反己而不可過責於民也

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再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強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徵幸於其所難必。

太王遷岐 只出一時避難之權。而與王之業。定由此者。則太王為善之所。致耳。使為君者。定能修德行仁。如太王之為善。即不王於其身。後世子孫必有王者。若則家矣。然為善得報。理之自然而修德。望報非君子之本心也。君子凡事。創基業於前。而再統緒於後。只為所當為。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與王之功。則天助之也。豈可必乎。今齊疆靡弱。勢固不敵。君之力能如彼。齊何哉。但當勉強為善。法太王之所為。蓋其在我。以遺後世而已。此外則非慮慮之所能及也。

四書章句

孟子梁惠王

金

懷新堂

說約 為善指德政言。非謂還國不爭為善也。創業海統。應為善。就成功。則天應子孫。有王者。就為善。正所以使可繼而俟命於天者也。○創業再統。泛言不指還國。圖存言也。有次第。謂之業。為之自我。謂之創。傳之於後。謂之統。繼在後。人使之可繼在我也。○存疑。苟為善。至可繼。是說。道。理。畢。太。王。事。在。內。君。如。彼。何。哉。二。句。方。指。滕。文。說。

竭力以事大國章

說統 此章雖合還國守死。說意。重在守死。邊。孟子。敘。太。王。還。國。有。許。多。委。曲。不。忍。棄。之。意。述。或。人。效。死。之。說。直。為。斬。絕。意。自。可。見。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厲其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眾而爭先也。

滕文公問曰 滕小國也。竭力以事齊楚之大國。猶不免。侯。侯。之。患。不。知。何。以。為。計。而。後。可。免。乎。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時。侵。陵。之。初。事。之。以。皮。幣。意。其。欲。我。財。帛。也。不。得。免。焉。再。事。之。以。犬。馬。意。其。欲。我。奇。獸。也。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珠。玉。意。其。欲。我。寶。玩。也。不。得。免。焉。太。王。乃。會。集。其。國。之。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非。皮。幣。犬。馬。珠。玉。也。乃。吾。土。地。也。

四書章句

孟子梁惠王

俞

懷新堂

夫土地本生物以養人。若爭地以戰。則殺人。豈野是反以害人。吾聞之也。君子愛民。為心不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而吾豈獨忍之乎。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而不死於難。則汝輩皆有君矣。於是去邠。踰梁山。作邑于岐山之下。居焉。但見邠人。皆曰。吾君平日愛養吾民。思德及人。深矣。乃仁人也。不可失也。於是從之。以遷於岐山之下。如歸市焉。古人迫於難而還國。以圖存如此。

劉上玉曰 按何思無君。此講大是。舊講似委之狄人。一般驅吾赤子。以履虎狼。豈仁人之心乎。猶云。二三子莫爾居。此土有君。離此土。便無君。以為憂。患。我。將。去。之。大。家。共。圖。安。樂。處。也。太。王。實。始。剪。商。是。何。如。主。切。勿。講。作。亡。國。惜。別。之。象。○**蒙引** 仁人也不可失也。以平昔有德於民言。○**東陽許氏** 曰。太王當時地近戎狄。皆開隙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太王得優游遷徙。若滕在中國。久界大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所往。孟子特舉太王之得民。以警文公耳。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

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

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或者又曰土地乃受之先人傳之子孫而世世守之者非吾身所能專也設有患難但當效死守之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不可舍之而他往也此守正以徇國者又如此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運國以圖存者權也

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

陽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金

懷新堂

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

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

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

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

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

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夫此二者在太王所處是一時之權宜在或人所言是萬世之正道君請審己之力觀勢之便於斯二者擇而取之盡其在我而聽天所命事理可為不為如
此若夫儀秦苟免之計豈我所能及哉
慶源輔氏曰在文公惟有此二法故并舉以告之夫太王之去非文公所能為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

也然

魯平公將出章

王鳳翔曰此章與公伯寮怨子路章同意聖賢於此不但以天命自諉乃揭出天命所關之大而小人無能為也正是警制奸邪之意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令

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

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

喪論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論過也言其厚

陽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宋

懷新堂

母薄父也諸應辭也

樂正子仕於魯稱孟子之賢於平公一日孟子至魯平公將往見之嬖人臧倉者知之而故請曰人君一出入不可輕也他日吾君出則必命有司以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尚未知所之敢請公曰我將往見孟子倉遂沮之曰君子乘之主也孟子一匹夫而已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加禮於匹夫者豈以孟子為賢乎夫賢者舉動必循乎禮作事必合乎義禮義從賢者而出我聞孟子之後喪母厚過於前喪父之禮厚母薄父是不知禮義之大道何得為賢君勿輕身往見也於是平公應之曰諾遂不往見焉
章素文曰將見孟子四字中有多少勉強周旋意思在臧氏處口方敢乘間而入翼註禮義淺看只是臧制人情品節人事使
陸殺得宜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

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
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
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乃人見平公曰君向也欲見孟軻今奚為中止
而不見孟軻也公曰始吾欲見孟子為其賢也今有或告寡
人曰孟軻之後喪踰前喪夫父母一體今乃厚母薄父違禮
義之中未得為賢是以不往見也曰君所謂後喪踰前喪者
指他何事而言豈謂其前以上之禮葬父後以大夫之禮葬
母前祭父用三鼎所以為薄後祭母用五鼎所以為厚與平
公曰此言否也我所謂踰者不為是謂其母之棺槨衣衾
美過其父也蓋禮數厚薄乃朝廷之名分固不可強同而棺
槨未食則人人得以自盡於此而有厚薄所以為踰耳樂正
子曰此不是踰是貧富不同也蓋孟子前為士家貧貧則力
乎

不能厚故不免於薄後為大夫家富則力能從厚故不恤
其親厚薄稱家有無是正所謂禮義也君以其非賢不亦過
乎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
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
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我子不遇哉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
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

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
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
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前以夫子之賢告於君君以我之
言為然已命駕來見夫子也嬖人有臧倉者為毀言以沮君
君是以不果來也小人之害正如此孟子曰此亦不是臧倉
之故凡人之遇而行或有人薦揚而使之者其不遇而止或
有人沮抑而尼之者然其人之行止豈非人之所能為使能
為尼也天為之也今我之不得遇魯侯以行吾道乃時數當
衰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彼臧氏之子一嬖人耳焉
能使子不遇哉吾與子室之前已於倉又何責耶

四書尊聞錄

孟子梁惠王

卷

懷新堂

四書尊聞錄卷之十四終